

世紀冤獄

新青年学会案揭秘

徐連胜著

世紀冤獄——新青年學會案揭秘
作者 / 徐連勝
出版、编辑 / 勞改基金會
封面設計 / 殷世華
美國首都華盛頓　2013 年

Century Miscarriage of justice
—A secret case of New Youth group
By Xu Liansheng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非經作者及勞改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複製或轉載文字與圖片。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1734 20th St NW Washington,DC 20009 U.S.A. © 2013 年 11 月版
www.laogai.org
001(202)-408-8300

总经销：
臺澎金馬地區總經銷 /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 / 886-2-82275988
傳真 / 886-2-82275989
http://www.namode.com

香港地区總經銷 / 田園書屋
地址 /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電話 / (852) 2394-8863
傳真 / (852) 2770 2484
網址 / 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931550-28-4
印刷：臺灣
定价：US$25, HK$110, N.T.$320

目錄

序言（吳弘達） i

引言 1

一、青春撞上夢想 2

附錄

1、新青年學會宣言 12

2、新青年學會章程（草案） 15

3、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 16

二、通往監獄的路 17

三、雙面諜李宇宙 48

四、心系失學兒童 113

五、李宇宙混入新青年學會 126

六、設陷阱先抓人後取證江澤民親自批示 143

七、羅織罪名 196

附錄

1、徐偉給張彥華的一封信 243

2、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國》和《怎麼辦?》 249

3、楊子立：《選擇自由主義》 260

八、被脅迫的證人 288

九、查家譜造泡沫政治 315

十、李宇宙外派出國 337

十一、庭審紀實 385

附錄

1、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 443

2、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工作說明》 447

3、黃海霞：關於我的證詞 455

4、李宇宙：給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庭的信 456

5、範二軍、張彥華、黃海霞：《關於新青年學會的若干說明》 457

6、範二軍：我對新青年學會的認識 458
7、彭方志：我所瞭解的徐偉同學及相關問題 459
8、北大學生要求本刊報導這則北京的恐怖消息 461
9、楊子立：辯護詞 463
10、楊子立的辯護人許萬琳、李和平：一審辯護詞 468
11、張宏海的辯護人張思之、閻如玉：張宏海“顛覆案”辯護詞 472
12、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477
13、靳海科：上訴狀 487
14、楊子立：上訴書 497
15、徐偉二審辯護人莫少平、高峽：關於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等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詞 507
16、張宏海的辯護人張思之、閻如玉：張宏海顛覆國家政權案二審辯護詞 516
17、李和平：二審辯護詞 523
18、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529
十二、探監 539
十三、申訴 572
附錄
1、張彥華的證言 605
2、範二軍：我所知道的新青年學會若干情況 613
3、黃海霞：關於新青年學會一案致法官信 617
4、何忠洲證言 618
5、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申訴狀 620
十四、出獄 621

引言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北京。

2000 年 5 月 1 日，五個剛畢業的學生——張彥華，23 歲，中共黨員，學士；範二軍，23 歲，中共黨員，學士；靳海科，23 歲，中共黨員，學士；徐偉，25 歲，中共黨員，碩士；張宏海，26 歲，大專——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叫新青年學會。2000 年 8 月 19 日，又有三人參加，其中楊子立，28 歲，碩士；黃海霞（女），20 歲，在校學生；李宇宙，27 歲，在校學生（系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之命來加入的內鬼）。

他們在一起辯論學術問題，一方說，馬列主義好，理由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存在了近百年，存在就是力量；另一方說，自由主義好，理由是，美國是自由社會，在世界上最強大。此類辯論會在北京大學食堂、北京師範大學教學樓以及中國地質大學等處經常性公開進行，有志趣者均可參加。

2001 年 3 月 13 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突襲了新青年學會，秘密綁架了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綁架了張彥華(張彥華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經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二十六個月違法超時限關押、刑訊逼供，青年學會骨幹人員被冠以“用不同的形式，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國家政權，改變現中國的道路”的罪名。經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由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徐偉、靳海科有期徒刑 10 年，楊子立、張宏海有期徒刑 8 年。至此，演繹出了轟動海內外的世紀大冤案。

一　青春撞上夢想

1999 年 6 月的一天，靳海科在收拾裝扮自己的小房間。這小房間是北京地質勘察設計院的職工宿舍，房間裏有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這是公產。床上整齊的鋪著被褥，一個大紙箱內裝滿了書籍，還有洗刷用具，飯盒、水杯、暖水瓶等簡單用具，這就是靳海科的全部家當。



靳海科

靳海科 1976 年 5 月 26 日出生在河南省鄢陵縣柏梁鎮大路王村，一米七左右的個頭，黝黑的面龐，身材精幹，穿著打扮樸素無華。1995 年 9 月考入中國地質大學。大學三年級經嚴格考查和討論，被批准成為一名正式的中共黨員。

1999 年 6 月，他從中國地質大學畢業，找到了對口的工作，進入了北京地質勘察設計院。四年的大學苦讀生涯結束了，此刻的靳海科躊躇滿志，真是別有一番情懷。

他收拾好了自己的房間，環視著感覺很滿意，室雅何須大，重要的是畢業了，怎樣才能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最大貢獻。他若有所思地觀察著自己的房間，雖然自覺佈置得雅趣叢生，但終覺得少了點什麼，心裏終覺得不太充實。想起來了，應當在房間裏掛幾幅字當座右銘。

他皺著眉頭尋思著。自己學生時代結束，實踐已排在日程上，這屋應取名“學實齋”，是學習實踐之意，只有在實踐中繼續學習加強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為祖國和人民做出更大貢獻，是的，畢業了還要不斷在實踐中學習。他拿起了筆，找了張潔淨的硬紙板，端端正正地寫下了三個大字“學實齋 ”，然後又端端正正地掛在了牆上。

雙休日靳海科的學實齋裏聚集了七八個同學，這些同學是靳海科在地質大學的校友，也有自己的老鄉，有的已經找到了工作，有的還正在奔忙著找工作。其中範二軍是靳海科的同鄉，小學同班，中學同班，又一起考進了大學，他找到的工作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政治輔導員。

範二軍個子比靳海科稍高，小胖臉，濃密烏黑的短髮，比靳海科身體略胖，穿著打扮也好於靳海科，他是後來新青年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且是新青年學會中兩個幹事之一。

老鄉加同學湊在一起很是熱鬧，一個叫王樹林的同學掃視著靳海科的小屋，盯著“學實齋”三個字，富有感情地說：“室雅何須大，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引得其他同學不由自主地笑。

突然一個叫李臣的同學歎了口氣：“唉！畢業了，畢業就是失業。”他這一歎氣不要緊，另一個叫張建國的同學接上了腔說：“在學校裏我被安排黨課學習，黨章寫得真是好聽，共產黨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這踏入社會才真正深刻瞭解到，說得天花亂墜叫你心花怒放的這些話，全是謊話。”他搖了搖頭說不下去了。

另一個叫李叢峰的同學便接著說：“黨章上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

義的領導核心，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這麼回事嗎？農村都分田單幹了，城市國有企業都拍賣了，工人都成了無產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了，哪輩子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急劇拉大了，畸形地拉大了，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這個社會變態了。但實際上我們這個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主要原因是共產黨政府的腐敗造成的。

一個同學接上說：“在學校裏，教導我們資本家為了收買人心，讓工人給他賺錢，賺更多的錢，給工人某點好處。如今我們也成了打工仔，我真希望我的老闆也像過去的資本家一樣，也收買我的心，讓我不加班不拖欠工資，該給我的一分不少。唉！我倒甘願把自己賣掉。”

李臣同學也憂憤地說：“現在政府黨政或國企的一把手，什麼是一把手？就是一請就到，一給就要，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累就叫，一批就跳，最後是一查就倒，都在假公濟私。”

靳海科默默的聽著這些同學發言，原先這些同學都是入黨的積極分子，參加了黨課學習，現如今畢業踏上了社會，找不到工作心裏當然很煩，找到了工作不十分滿意也發牢騷，便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現在畢業了，踏入了社會，便成了社會這臺大機器的一個小部件，如果安置錯了，別看小，整臺機器也就不靈了。如果我們是塊鋪路石，不安於自己的位置，往往也就成了絆腳石。”

靳海科富有哲理的陳述，在座的同學都沉默了。沉默了一會，靳海科又接著說：“把我們不滿社會的現狀，化作積極探索改造現實的良好願望。”（靳海科這種思想，最終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妄圖在中國實行西方目由化。）

靳海科又望著這些同學說：“目前社會腐敗現象嚴重，農民負擔重，農村發展狀況落後，不少地方民主狀況堪憂，這主要是公民缺乏對民主的深入認識。這些情況我們都深為擔憂不滿，我們要盡自己的努力，找出解決的方法。我是深愛勞動人民的，也是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們深惡痛絕的是腐敗官僚，和一些地方的假民主。”

一個同學聽靳海科說完，就發表自己的言論說：“現在不要聽官場那些話，他們心裏想的一套，嘴上說的一套，背後做的是又一套。”

一個同學又調侃地說：“從猴子進化到人，需要一萬年、一億年；而從人進化到猴子，只需一瓶酒、一遝錢、一頂烏紗帽，現在就是這樣。”

李叢峰同學就不耐煩地說道：“莫談國事，畢業了咱就談找工作吧，你看北京那些晨練、曬太陽的老人說的多好，‘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壽、高壽不如高興’。咱去操那份心幹啥，咱要尋找高興。”

靳海科的老鄉範二軍始終一言不發，坐在那裏翻弄那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那一些書，範二軍是一個毛澤東熱。

同學們談來談去，各有各的心事，踏上了社會己不再是學生態那麼單純了。

靳海科聽大家各抒己見，便又深有體會地說：“最愚蠢的事，莫過於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停頓了一會又說：“只要努力我看還是能找到工作的。”

李叢峰同學已找到了工作，也較滿意，聽了別人的議論就加了一句說：“快樂不是因為自己擁有的多，而是計較的少。先找個工作幹著吧。”

李臣同學暫沒找到工作，便自己調侃地說：“現在是只有一個頭銜的是辦事的，掛兩個頭銜的是說事的，掛三個頭銜的是混事的，掛四個頭銜的是惹事的，掛一串頭銜的是蒙事的，掛一大串頭銜的是壞事的。位置都被他們占了，我只有失業了。”

他這一說，把同學們逗得不由自主地笑了。

同學們一笑，李臣同學又打開了話匣子，歎了口氣調侃地說：“人還是要講命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畢業是包分配的。當我們畢業的時候，又不包分配了。當我們不掙錢

的時候，房了是分配的。當我們現在掙錢的時候，房子又不分配了，我們也買不起了。”

李叢峰就接上說：“現在不光是待遇、財富分配不公，連頭銜也是分配不公，哈哈！”

範二軍老長時間不插話，聽同學們自由的爭論，就像是歸納性地說了一句：“毛澤東時代住房分配、畢業包分配，生活困難救濟。我們要高揚毛澤東旗幟，堅持社會主義立場。”

範二軍畢業之後又當老師，說話還是書本味、學院調。這就引得同學發牢騷了，似乎是異口同聲地朝他說：“什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現在是幹活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幹活。不是勞動致富，是權力尋租，權力致富。”

範二軍就接上說：“毛澤東時代分配公道，差距不大。人人有活幹，住國家統一分配的房子。現在是許多人辛辛苦苦地幹，賺不了幾個錢還往往拖薪，甚至養活不了一家人，就別提買房子了。”

“唉！”李臣同學似乎後悔，歎了口氣唱起了小調：“在我心中，老師最凶，佈置作業波濤洶湧。回到家裏，爸媽最凶，盯著作業，從不放鬆。唉！這是我的學生時代，書算是白念了，畢業就是失業了。”

畢業了找不到工作，牢騷滿腹了，讀書無用論了。

李叢峰聽李臣唱小調，就調侃地問：“讀了幾年書後悔了？不如當初沒考上學的吧，現在都有一技之長了，掙錢了結婚了，養家糊口了。”

李臣又牢騷滿腹地唱：“讀書苦，讀書累，還交高昂的學費，不如加入黑社會，有的吃有的穿，還有美女陪著睡。”

1992 年 10 月 12 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談到大力發展教育時說：“進一步改革教育體制、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加強師資隊伍的培養和建沒，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像瘟疫一樣橫掃全國各大專院校，擴

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自主將教育產業化、商業化。學生成了學校賺錢的對象，學校成了產品車間，學生成了產品，老師成了打工仔，加工的產品推向社會，賣掉賣不掉與學校無關，反正已經收了學費。

教育改革變成了產業化、商業化，交了高昂的學費，畢業又不分配，的確難壞了一些學生。如今的教育已不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素質，而是為了賺錢。

這些剛畢業的學生都是靳海科的同學或是老鄉，說話暢所欲言無拘無束。在靳海科的宿舍裏，似乎每天都聚攏一些同學敞開心扉交淡。這些同學有的常來，有的不常來，有的不守時。時間長了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幾個人，這就是徐偉、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

2000 年 3 月某日，在靳海科的宿舍裏徐偉、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正在學習、討論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形成的文件。徐偉、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都是黨齡兩年左右的新黨員，對黨的事業很是關心。靳誨科手裏拿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這些材料在學校裏是沒有注意看的，學習任務太忙。踏上社會，對社會一些腐敗現象有了切身的理解，看到黨內一些幹部貪污、賄賂、挪用公款、走私、失職瀆職、貪贓枉法、腐化墮落等等方面的嚴重問題深感憂慮。

靳海科看著材料對徐偉說："我們都是新黨員，黨內腐敗愈演愈烈我們怎麼辦？"靳海科是在北京師範大學認識徐偉的，北京師範大學有一個全國最大的學生組織"農民之子——農村發展研究促進會"，這個組織是由彭方志、白興華和徐偉組織的，靳海科看了徐偉為這個組織起草的章程：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社會發展相對於城市仍然滯後，農業做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傳統農業的範疇，農業的市場化、產業化水準亟需提高，農民這一廣大的社會群體，其生活狀況、文化素質乏人關注，相當多農民的生活水準，仍然在溫飽線上徘徊。

有鑒於此，我們創辦農民之子——農村發展研究促進會，架起農村進步、興旺發達之橋樑。”

靳海科看了徐偉起草的章程和一些走到農村的調查報告，非常適合自己的觀點，便主動找徐偉交了朋友。



徐偉

徐偉沒有看靳海科手中的材料，他畢業後在《中國輕工報》（後改為《消費日報》）做編輯、記者的工作，整天與各種新聞打交道，對靳海科那些材料早已熟悉。他在學校裏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畢業，對靳海科的材料沒有看，便直截了當地說：“現在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喪失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不搞共產主義了就撈錢。”

張彥華接過靳海科手中的材料，看到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後，全國紀檢機關共立案 70 多萬件，受處分的黨員幹部中，縣處級幹部兩萬多人，廳局級幹部一千六百多人，省部級幹部近八十人，便氣憤地說：“現在共產黨的幹部腐化至極，要打倒，一個也不要留情。”

張彥華畢業於中國地質大學，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

範二軍接上說：“毛澤東時代哪有這麼多貪贓枉法的。”

張宏海崇尚民主，便說：“就是缺乏民主監督。”張宏海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在北京電視臺打工，是一位自由撰稿人。

靳海科手裏還有一份《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張彥華看了這份與“十五”大同樣類型的報告，查出黨內違紀案件八十七萬多件，受處分的黨員幹部，縣團級的一萬六千多件、地師級的一千四百多件、省部級的一百多人，便

氣憤地說：“他們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富，以權謀私令人髮指，黨算是腐敗了，‘十四’大如此，‘十五’大如此，黨內問題相當嚴重，怎麼領導人民搞社會主義。”

範二軍說：“改革開放以來黨員幹部中飽私囊，行賄受賄、投機詐騙，違背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路線。”

徐偉聽範二軍讚揚毛澤東思想，便說：“改革開放以來，黨內違法違紀呈上升趨勢，瀆職、失職、貪污、行賄受賄、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相當突出嚴重，把毛澤東宣導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準則全拋棄了。”

這時靳海科便說：“我們應該成立一個組織，我在學校裏便發起組織成立了青年論壇，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我們踏上社會要繼續下去。”

徐偉贊同地說：“我們是應當成立一個組織，在學校裏我們都參加社團活動，也發起成立過一些組織。我也發起成立了“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現在這個組織已是全國高校最大的組織了，全國各高校都效仿成立了這種組織。”

張彥華便說：“現在黨員幹部貪贓枉法、見利忘義、違法違紀、巧取豪奪已發展到極致。”

當前社會民間流傳：中央幹部忙組閣，省級幹部忙出國，市縣幹部忙吃喝，區鄉幹部忙賭博，村級幹部忙偷摸，學生幹部忙愛國。

徐偉、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在學校都是學生幹部，學生時期入黨，做為新黨員，他們時刻也沒忘記黨課上的教導。他們對當前腐敗愈演愈烈，職務犯罪居高不下，級別越來越高且由點到面這一現象深惡痛絕。而另一方面工人下崗失業，農民工進城務工討不到薪，其子女進城入學要交高昂的贊助費，社會治安狀況嚴重惡化，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等社會現象憂心忡忡，這樣下去黨將不黨。尤其通過學習黨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檔，經濟犯罪、道德敗壞居高不下，年復一年的呈上升趨勢，這的確值得探索、研究、重視。

這些在學校書本上是學不到的，他們抱著求知的願望，對社會負責的態度要對其探索調研，透過現象找出內在的本質關係，以便根除不利因素使國家更美好、更強大。由於思想的接近，他們不知不覺就講到了一起。

靳海科又重新提議，還是成立一個學習小組為好，大家有時間可以定期湊在一起，寫點文章，談點觀感交流一下思想。他的建議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也贊許。但提起成立學習小組，範二軍心裏有些顧慮，原因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興起了經商熱，全民經商，向錢看。做為一個業餘的學習小組，不為名，不為利，美其名曰為社會負責，這便會被人看成另類，即不務正業的一類。

“我們遠離其他年青人顯得太正統了，我們做點正確的好事，能引起別人的嘲笑。”範二軍向他的朋友們解釋著。

“我們不想普普通通那樣過，我們要為社會做點什麼。”這是張彥華的心態。張彥華在中國地質大學畢業後，在天津市地震局當了公務員，為參加同學的聚會他要從天津趕到北京，旅程需要兩個多小時。

“怕被別人笑話可以保密麼，可以筆名發表文章麼。”靳海科仍建議儘快成立一個組織，並給未來的組織起了個名子，叫做“礪志社”，即通過自我磨煉努力做一個道德高尚、體魄強健、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這個名子很快被否決，這個名子有點偏生，不如叫“青年學會”好聽，叫起來也流暢。張宏海說：“青年學會過於普通，沒有標新立異之感。因為有蹦迪的青年，有卡拉 OK 徹夜狂歡的青年，也有得過且過渾渾噩噩的青年。”

“加個‘新’字叫‘新青年學會吧’。”靳海科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五四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之一陳獨秀，在 1915 年創辦的刊物便叫《新青年》。這個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頗受青年歡迎。這樣“新青年學會”的名子也就定下來了。

接著靳海科與張彥華執筆構思了《新青年學會宣言》(見附錄 1)。範二軍執筆構思了《新青年學會章程》(見附錄 2)。徐偉拿起筆寫了一行字“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見附錄 3)做為新青年學會的入會誓詞。(這三篇文章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性為：企圖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抨擊現行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因此，徐偉、靳海科被判刑十年，楊子立、張宏海被判刑八年。這是後話。)

西元 2000 年 5 月 1 日，張彥華、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範二軍五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北京地質勘察設計院靳海科的單位宿舍，成立了“新青年學會”。

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五月一日這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新青年學會選擇這個日子成立，象徵著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心心相連。

新青年學會五個發起人，四個是中共黨員。不管黨章上那些華麗的詞藻是掛羊頭賣狗肉，還是真那麼回事，新青年學會成員都認真的按黨章上寫的去做，也不免淪為反黨囚徒。

新青年學會是嚴肅的，不要那些吃喝嫖賭貪的五毒分子加入，那些追求個人財富、地位、榮耀的也被拒之門外。

新青年學會是為弱勢群體服務的，通常他們討論最多的是政府的腐敗，工廠下崗失業職工的困難境況，各種雜稅負擔落在農民頭上。他們在不同大學校院、宿舍、教室、學生食堂或者是露天集會討論。同學、朋友、有志者皆可一起暢談。

張彥華回憶道：“喝點茶，有時湊點錢吃頓飯。坐在一起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附錄

1 新青年學會宣言

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歷代仁人志士都對青年做過深刻精闢的論述。我們堅信，青年人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和希望。今天有什麼樣的青年，明天就有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青年智則國智，青年文明則國文明，青年開放則國開放，青年富有科學精神則國家科技領先，青年富有經營智慧則國家經濟強盛，青年富有政治頭腦則國家政治發達，青年無私無畏，有勇氣，有責任心，有獻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熱情，國家和社會才能衝破桎梏，快速進步。

我們自豪地看到，中國的青年，曾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揮過十分積極重大的作用．他們走在社會發展的最前端，他們憑藉獨立的思考精神、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責任心，獻身精神以及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巨大熱情無情地批判腐朽的舊事物，勇敢而熱情地探索新科學，建設新世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他們，就沒有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繁榮富強的中國。

中國當代青年人，肩負著新的時代使命，決定著祖國和國人未來的命運。當代青年人中有不少十分傑出優秀的青年，他們富有智慧、責任心、獻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巨大熱情，在社會的許多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讓人痛心的是，社會上的種種流弊正在污染和毒害著有很大可塑性的青年。不守信、不守時，沒有理想、沒有責任心、沒有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熱情，沒有獻身精神，或者渾渾噩噩、庸庸碌碌、思想混亂、一無所為，或者把追求個人的財富、榮耀、地位和個人片面的幸福作為人生目標。這些落後、腐朽的作風成了許多地方青年的普遍狀態。不但如此，在社會流毒的腐蝕下，很多青年社科常識單一片面，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良好的社會判斷力，盲目輕信，盲目追隨。這

種狀況已經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帶來了巨大災難（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如果不及時改變，必將給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

目前，污染和流毒在中國盛行，腐敗在中國蔓延不止、愈演愈烈，城鄉差距不斷拉大，貧富收入極其懸殊，農村發展舉步維艱，精神文明建設徘徊不前，社會問題相當嚴重。歷史對當代中國青年人提出了極其嚴竣的挑戰和極其重要的使命。如果我們年輕人，不盡快跳出桎梏，洗清社會流毒對我們的污染，恢復青年人應該有的種種美德，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將面臨新的危機。

不，每個優秀的青年都不能容忍這種情況，我們當代青年都要從自身做起，解放自己，解放青年，成為富有獻身精神、責任感和追求真理熱情的，自由、民主、文明、有勇氣和信心的新青年，勇敢地擔當起改造社會、建設新世界——一個民主、文明、自由、富強的社會——的歷史使命。青年人在解放自己的同時，就會解放整個世界。

我們堅信，單個的、個別的青年人是無法完成此任務的，因為他要面對的不是一個弱者，而是一種十分強大的，腐朽的舊社會流毒。單個人難以發現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更難以改變一種普遍的社會狀態。同時，我們的目標也不是單個人的解放，而是整個青年和整個社會的解放。只有彼此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相互幫助、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我們堅信，有效地組織起來是通向成功的正確道路。我們還相信，進步者帶動落後者，幫助落後者是全體青年自我解放的正確道路。

青年人的解放並不是在封閉中實現的。青年人要自我解放，必須學會最大限度地繼承前代人的認識經驗和智慧。青年人要自我解放，必須要走入社會、感受社會、深入實踐。

青年人的自我解放也不僅是認識上的解放，它是世界觀、人生觀和行動上的解放。我們做出以下宣佈：

1、我們將努力去做品德高尚的人、富有責任心的人、有良好判斷力的人、熱情追求並熱愛真理的人。從自身做起，努力樹立現代青年新形象。

2、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批判腐朽的舊事物，熱情地、不遺餘力地建立和建設充滿生機的新事物是我們青年人天然的使命。我們不會鑽進象牙塔裏，置身於社會的問題與苦難之外，我們將有效地組織起來，積極地去關注、學習和研究社會問題，並且用我們的不懈努力去解決它。我們相信，人經過努力可以改變世界，達到新的、更美好的境界。

3、我們不會輕信任何一種言論。相反，我們會積極向書本、前代人和社會實踐學習。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廣泛聽取意見，結合社會現實，做出我們自己的結論和選擇。

4、我們堅信團結的力量。我們不但要自我解放，並且要促進和幫助所有人解放自己，改造社會。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任務和途徑。

2 新青年学会章程（草案）

一、本会的名称为新青年学会。

二、本会的宗旨是解放自己，改造社会。

三、本会的纲领是：

1、组织起来，通过自我磨炼、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积极实践、砥砺品行，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体魄强健，具有社会科学常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富有责任感、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新青年。

2、积极研究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3、促进和帮助所有中国人解放自己，改造社会。

四、入会条件：

1、承认本会宗旨，愿意为实现本会宗旨、纲领而努力。

2、递交个人简历及入会申请，并经过两名正式会员介绍可成为本会预备会员，预备会员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后，一半以上会员同意，可成为正式会员。

五、组织机构：

1、本会设总干事一名、干事若干，组成干事处，负责本会日常事务。本会依据需要设立研究机构和执行机构。

2、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须有会员半数以上参加。会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修订章程、选举干事处、审议干事处的工作报告，以及决定本会的其它重大问题。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每届任期一年。

3、本会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活动，进行学习交流、讨论本会会务、安排本会工作。

六、会员纪律

1、对本会会务保密，会员身份保密。

2、按时交纳会费，定期写出交流文章。

七、会费来源

1、会员交纳的会费（无固定收入者每月5元，有固定收入者每月10元）。

2、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捐助。

3、本会盈利性社会实践30%的收入。

八、本章程的修订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同意，才能修改。

（注：本会参考名称：砺志会、青年学会、时代新青年学会、时代青年学会、时社、青年砺志会）

3 新青年学会

入会誓词

我自愿加入新青年学会，认同本会章程，遵守本会纪律，追求进步，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

本人签名：张秀华 徐 范二军 张光海 蔚海燕

2020年5月1日

二　通往監獄的路

在一個惡的社會，善的結局是覆亡。新青年學會的年輕人選擇濟貧扶弱，就不經意間踏上了一條通過監獄的路。

新青年學會擬訂了為社會、為人民做貢獻的提綱，這個提綱主要是瞄向“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和義務支教。

服務欄目設定為：

1、農村政策、鄉鎮企業政策、土地承包政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鄉村基層組織體系。

2、科技支農。

3、維權一線。

4、法律諮詢

5、科技資訊發佈臺。

6、“三農”論壇。

7、到北京郊區農民工子女學校支教。

8、友情聯結。

服務專案擬定了，但大家都有工作，聚在一起服務社會談何容易！

徐偉是《中國輕工報》（後改為《消費時報》）編輯、記者，在報社負責一個版面的策劃、設計、採集資料、組稿，整日東奔西跑，又要編輯、組稿按時出刊，似乎是個白天晚上連軸轉的工作，根本就抽不出時間。

張彥華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局裏有任務安排得完成。由天津往返北京一次，就需四個小時。

範二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政治輔導員，要備課、授課，還要參加學校組織的一些政治活動。

張宏海在北京電視臺打工，泥飯碗，要不停地撰稿求得薪酬才能生活。

靳海科在北京地質勘察設計院工作，經常出差。

新青年學會對人民服務的熱情很高，只能利用雙休日或主動擠時間，深入北京市郊支農、支教。他們始終如一，一直堅持，直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把他們秘密綁架，這項工作才算停止。

成立幾星期以來，靳海科在互聯網上收集了一些文章，這些文章主要是抨擊腐敗的、反腐敗的，靳海科把它編輯成《學實交流文集》傳閱。

新青年學會在國外也沒有哪個政府或民間組織資助，也沒有聯繫。

在國內也沒有哪個官辦機構資助，也沒有掛靠，也沒有民間組織資助。

學生時代新青年學會成員在校內基本都是壯丁，也叫官差。徐偉便是個名副其實的壯丁，所謂壯丁就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要做一些社會調研，要做一些課題研究，便到大學院校捉壯丁，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安排一些課題讓他們做為科研專案調查，完成課題任務。

這些工作是學生們自願幹的，為的是鍛煉在社會上的自立能力。儘管忙的是不亦樂乎，但是卻沒有報酬。可以說連個壯丁都不如，壯丁起碼還得給口飯吃，這是名副其實的義務勞動、打官差。

徐偉是文科研究生，在校其間被許多機構捉了壯丁。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捉了壯丁，安排了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工潮課題組成員”角色，整天忙著為課題組東奔西跑搞調研。還給了他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時報》社記者的名號，整天為徵集稿件奔跑。還被官辦的中國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抓了壯丁，安排了個“中國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員”的角色。還被官辦的中國農村開發促進會捉了壯丁，安排了個“中國農村開發促進會社會工作部部長”的差事。

徐偉整天忙，年青力壯，精力充沛。忙本職工作《中國輕工報》一個版面的籌畫、組稿，這是飯碗。忙官辦機關壯丁單位的一些調研活動，這是業餘。

忙於兼職工作的徐偉多是跑農村，帶著單位任務搞調研，日久生情，徐偉便和農民、農村、農業有了感情，同時認識了農村愛上了農民。他在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關於“三農”問題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社會發展相對於城市仍然滯後，農業做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傳統農業的範疇。農業的科技水準亟待提高，農民這一廣大的社會群體，其生活狀況、文化素質乏人關注。相當多農民的生活，仍然在溫飽線上徘徊。”並提出一系列支農、惠農的措施，如降低農業稅收，發展農村教育事業等等。

這些現象徐偉在學校讀書時不知道，打官差去調研才知道。新青年學會誓言“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農村、農業、農民這三農問題的確滯後，需要探索，以求進步。

2000 年 6 月的一天，新青年學會聚會，這次聚會是在百忙中的相聚，全部會員都到齊了。在張宏海的租居房裏，徐偉講述了一些在農村調查的觀感，建議到北京郊區打工子女學校支教，以提高農民文化素質。靳海科、張宏海、張彥華、範二軍都非常贊成。

一個週日，新青年學會會員靳海科、徐偉、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早早地起了床，他們要到北京市石景山郊區支教。汽車經過兩個多小時顛簸，在接近中午時到達了一處郊區的窩棚學校。

所謂學校教室是一座廢棄的蔬菜大棚，辦公室則是一間廢棄的工棚，女教師兼校長對他們的到來並不感到高興，不相信當今社會還有好事做上門的。不但不歡迎還躲躲閃閃，怕上當受騙。

這處民辦的打工子女學校，一處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工棚，便是老師兼校長的辦公室、臥室、廚房。女教師兼校長怯生生地看著他們，也是天緣，這女教師兼校長也是河南人，和靳海科是老鄉，靳海科便用河南鄉音和她搭話。

“聽口音你是河南人，是哪個縣的？”靳海科操著濃重的河南鄉音和她搭訕起來。

女教師兼校長聽到靳海科原生態的河南鄉音，警惕之心便消失了一半，答道：“河南西華縣人。”

“西華？離我老家鄢陵縣不算很遠。”靳海科親切地接過話說。

靳海科又說：“我在中國地質大學剛畢業，希望盡我的一點微薄之力，給郊區打工子女學校一點幫助。”

女教師兼校長聽著靳海科親切的家鄉音、穿著樸實，身上仍散發著濃濃的鄉土氣息，不覺熱情起來。她又看了看徐偉戴著副眼鏡，笑臉相迎很是面善。範二軍開口也是河南鄉音，也很友情。張宏海也是笑容可掬，張彥華也很和藹，警惕之心便蕩然無存。

女教師兼校長沒了警惕心，便坦言地說：“不瞞你們，我是在非法辦學，學生在非法求學。”

停了停歎了口氣搖了搖頭說：“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段歷史。”

徐偉等人靜靜的聽著。

女教師兼校長又說：“我這裏有八十幾個孩子，都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子女，有的家長是賣菜的、賣水果的，有的家長是收廢品的，大部分是建築工地上出苦力的。”

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範二軍、張彥華看到了這所破敗不堪的學校，聽了她的訴說不免一陣心酸。

女教師又說：“我們都沒有戶口是黑戶，孩子們不能到公辦的學校讀書，那裏每學期要交五百元的借讀費，每年還要交三千元的贊助費。”

徐偉掃了一眼這破舊的工棚式的辦公室，看到一個液化氣罐，還有一些炊具，還有一些飯盒、碗、勺子一類的餐具，便問：“這間屋也是食堂嗎？”

女教師兼校長輕輕的點了點頭，說：“中午孩子們便在這裏吃飯。”又說：“我原來在河南老家是民辦教師，是跟著老鄉到這裏來的。這

些孩子的家長每月總共湊五百元錢給我，算是我的工資。”說到此時，女教師眼裏不禁含滿了淚水說：“我們的學校已被推倒了兩次，我們是非法辦學。”

範二軍看了看徐偉說：“公辦的學校上不起，私立的學校又不准辦，應該寫篇報導造一下輿論，讓社會同情，讓有關部門切實考慮一下。”

他們談著話，一位學生的家長進來了，聽了他們的談話也插上了嘴說：“這些地下學校招惹誰了，不准辦，讓我們的孩子成文盲嗎?”

靳海科聽了很有感觸，感慨地說：“什麼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學生都是中國的孩子，都是中國的未來。”

張宏海也憤慨地說：“他們只知道查封、取締，可他們有沒有想後果。一些黨政官員把本地區的地下私立學校取締也當政績，這個政府的壽命也就倒計時了，十年後這些輟學的孩子，很可能就是社會的隱患。”

範二軍便問女教師兼校長：“他們把這些打工子女的地下學校取締了完事了，孩子們的流向他們是否過問過。”

女教師兼校長悲涼的低下了頭，她有難言的苦衷。雖然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可是有誰來保障這項權利的執行呢?

徐偉看她有些悲涼就鼓勵說：“你們沒有向國家要一分錢，就辦起了學校，就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外來打工人員子女的就學問題，這是應該肯定的，怎麼能取締? 最終政府會出臺法律法規來規範，因為這是社會的需要，最終將由地下轉為地上，非法變為合法。”

範二軍便義憤地說：“制定取締政策的那些人、那些部門應該得到啟示，應當反思。應該制定出有利於教育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能簡單的查封、取締。”又加重了語氣強調說：“辦學條件不好逐漸改善，想當年延安抗日大學也不過如此，難道就不出人才嗎? 出了很多人才!出的人才推翻了中國的三座大山，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範二軍就愛提毛澤東的事。

這時那個學生家長傷心地說：“我們很心痛，我們不想讓孩子失學，但我們又沒有辦法把子女送到公立學校，進公辦學校贊助費我們交不起。封了這些地下的工棚學校，我們只能傷心的哭著，看著我們的孩子失學。”

女教師兼校長又傷心地說：“為了這些貧困的失學孩子，我辦學要東躲西藏。孩子們的家長因受沒文化的折磨，很痛苦。從心裏講總想把孩子送進學校，地下學校被取締了，他們很悲觀失望，只能望著公辦學校興歎。”

徐偉說：“在農村鄉鎮政府已向農民徵收了教育附加費，在城市的商品交易中，教育附加費又做為一個稅種徵收，農民進城打工也要購買商品，等於又被徵收了一次教育附加費。不讓農民工的子女進公辦學校，是不合理的，是政府的失策，遲早要改正過來的。”

靳海科便說：“農民工子女失學這個現象是政府行為，責任在政府。”

他們漫談著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女教師兼校長被他們的真誠感動了，要請他們到附近小飯館吃頓飯。他們提前都帶了速食麵，還有榨菜一類小食品，堅決謝絕了女教師兼校長的一片真意。

新青年學會成員憑著一顆中國人的良心，調研了北京市豐臺區、石景山區、大興區、海澱區等幾乎所有的縣區，打算寫一篇報告送有關部門。又寫了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了，這些文章的主題思想是：對於地下私立學校要從源頭抓起，只要取消了公辦學校的借讀費和贊助費，農民工子女能同城市的子女一樣進入公辦學校，那些私立的地下學校沒有了生源，用不著政府去取締，自然就被淘汰了。要像大禹治水一樣堵塞不如開導，變水害為水利。

從此以後，新青年學會成員靳海科、徐偉、範二軍、張彥華、張宏海把支教堅持了下去，各人都千方百計擠時間，到北京市郊區為打工子女學校講課或捐贈一些學習用品。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要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大力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優化教育結構，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提高教學品質和辦學效益，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江澤民在臺上發言完了，也就完了。台下鼓完了掌，也算鼓完了。一方面是全國黨員幹部公車消費氾濫成災，耗了大量民財。在住房方面以權謀私強佔住房。據中紀委統計，全國有近 60 萬科級幹部超標準占房。公款吃喝玩樂已成風氣。相映對照的是還有很多貧困的農民工子女，沒有良好的學習環境。“要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成了一句空話，“大力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也是一句空話，因為有很多上不起學的貧困的農民工子女為證。

新青年學會成員靳海科在支教工作中，總是熱情奔放跑在前面。今天是雙休日他在豐臺郊區講了兩天的課，晚上拖著疲憊的身子正在整理自己的日記寫支教感想：

“今天是雙休日，前天我就擬定了去豐臺郊區一所打工子女學校講課，支教這工作成了我業餘的唯一愛好，要是沒去心裏就感到落寞。能給貧困的郊區兒童一點微薄的幫助，我心裏感到很欣慰。

今天我去的學校位於豐臺郊區，離我的單位有三個小時車程，這是我提前約好的，老師和同學都高興的在等待著我。

我講授的課程主要是勵志型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或是不來，因為這是學生的休假日。上午九點多鐘到達，學校的王校長帶著一群孩子，熱烈的歡迎了我。我感到很慚愧，他們這樣熱烈的歡迎我，我能給他們的太少太少了。我進了學校的門卻沒有學校的感覺，沒有操場，教室是一座廢棄的蔬菜大棚，辦公室是一處破落不堪的工棚。沒有電腦一類的教學器材，桌椅板凳破破爛爛大小不齊。

那裏早等了二十幾個孩子，年齡從十歲到十五歲參差不齊，對我是怯生生的。我和他們談心，逐個的問一些家長里短的事，交流一些學習的經驗和體會。我不是教他們識多少字，是給他們勵志型啟發的，

談我從一個貧困的家庭，考入了中國地質大學。學生們都聽得很認真，用羡慕的目光看著我。

還有幾個家長也跟著來了，大概是對自己的孩子休假上課不放心。我講了兩個小時人逐漸增多，有的站在了窗外，在那裏聚精會神的聽。這鼓舞了我的積極性，可惜我的知識太有限了，不能幫他們什麼大忙。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學生家長，讓我給他找一些科技興農的資料，我答應了，我可以從電腦上給他找。

學生們聽了我的講課都立志好好學習，將來為國家和人民多做貢獻，我聽到他們齊聲喊‘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心裏高興極了，高興的流下了眼淚。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很顯然每個孩子都有上學的權利，什麼時候才能讓地下學校合法的來到地上呢？那些在流動中求學的孩子，那些被取締的地下學校，那些以此被趕散的孩子，什麼時候才能有一張隱定的書桌呢？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把靳海科這些日記定性為“對現實社會政治、民主的不滿”。）

雙休日靳海科又來講課了。

這裏潛伏著蓬勃茁壯的生命，蘊育著祖國美好的未來。

在一處廢棄的蔬菜大棚裏，聚集著一群孩子，這是一群農民工兄弟的孩子。這處廢棄的蔬菜大棚，便是他們的教室。教室沒有窗戶，冬天乾冷乾冷，夏天悶熱烤人。一些丟棄的半截磚頭、廢棄的預製板疊起來，上面鋪上一塊木板便是他們的課桌。他們坐在從自家帶來的小板凳上，黑板是廢棄的膠合板塗上黑墨製成的。

靳海科每次來都能從他們的眼神裏，看到對知識的渴望和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看著他們手裏那短的不能再短的鉛筆，和已經不能再小

的橡皮，還有那反正面都寫滿了字的作業本，靳海科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童年也和他們一樣，也是在艱難困境中長大的。

靳海科強忍淚水對小同學說：“同學們，你們不畏艱苦努力學習頑強拚搏的精神，使我很感動。我的童年和你們是一樣的，我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是你們的老師也是你們的夥伴，讓我們手拉手同圓一份夢，一起奔上美好的明天。”

孩子們的心不由自主的和他靠近了，愈來愈近。睜大了眼睛聚精會神的傾聽著，有這樣一位和自己血脈相通的老師，他們感到很幸福，太幸福了。看著孩子們那久盼甘露的表情，靳海科語重深長地說：“讓我們一起努力學到更多的知識，將來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做出更大的貢獻。使所有的孩子都不再為學習用品不足發愁，都能開開心心的在寬敞、整潔、明亮的教室裏學習。”

教室內靜極了，孩子們靜心屏氣，等待著靳老師對他們講課。教室裏越是肅靜，靳海科的心裏越是酸楚，他望著這些年齡參差不齊的孩子，又語重深長地說：“我們物質上雖不富有，但我們堅韌不拔刻苦學習的行動，就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我們比任何人都富有，有我們這種精神，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孩子們感動了，進城以來第一次有人這樣看待他們，他們不禁精神振奮，自卑感消失了。靳海科又語重深長地說：“同學們，過去有一位老師叫陶行知，他說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英雄好漢。我們現在努力學習積累知識，將來用我們的知識，定能使貧困地區變好，使我們父母的生活變好，使我們自己的生活變好。”

聽了靳海科抒展情懷的真摯語言，同學們更加振奮，仿佛長了一雙強勁的翅膀，在不久的將來，定能在高高的天空飛翔。靳海科望著這群精神振奮，對未來憧憬著希望的孩子，又說：“同學們，今天我給大家講兩個故事，一個是《醜小鴨的故事》一個是《發明家愛迪生的故事》。靳海科面對這些跟隨父母進城來的孩子，心情異常悲涼，

這些學生穿戴破舊，儘管命運給予這些孩子的童年並不明媚，但我要用愛和關心來抵消這一缺失，使他們像城市裏的孩子一樣笑容燦爛。

同學們認真的聽著、認真的記著，仿佛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都暗暗的下定決心，艱苦努力學習，創造美好的明天。

一個簡陋的工棚裏擠滿了人，這群人主要是學生家長及農民工。由於工棚內沒什麼設施，有的人坐在石頭上，有的坐在預製板上，有的人站著，在工棚的窗戶外也站著許多人，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聽楊子立講課。此時的楊子立還不是新青年學會會員，他只是隨新青年學會一起來支農、支教的。他已經成家結婚了，也擠時間前來參加活動。



楊子立

“農民工兄弟，我是農民之子楊子立。”楊子立在向聽課的農民工兄弟自我介紹著，民工們看著楊子立忠厚的面龐，言語腔調隨和，都靜了下來。楊子立繼續說：“今天我和大家交流三個問題：1、農民工進城務工須知；2、農民工維權；3、提高職業技能，學習文化知識，增強競爭能力。”

聽眾來之不易，剛開始他們支農支教活動根本就得不到認可，那些打工子女學校的校長、教師對他們敬而遠之，農民工則對他們躲躲閃閃。經過努力，漸漸的他們周圍才聚攏起來人。楊子立對人態度隨和、極寬容。他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農村和農民有著天然的感情，

身上散發著濃濃的鄉土氣息，最終得到了打工子弟學校的信任，得到了農民工的認可。

楊子立環視了一下農民工兄弟說："我們農民兄弟進城務工，首先要遵紀守法，遵守所在城市的一切規章制度，入鄉隨俗。看准那些信用好的雇主，天上不能掉餡餅，不要被那些信用不良的雇主所欺騙。最好到政府辦的那些職業介紹機構謀職，既省錢又相對的保險安全。"

多數農民工進城務工都是靠先來的老鄉介紹，或到一些仲介機構交上服務費找工作。或是站在車站和自發的勞務市場上等待雇主。聽楊子立講還有政府部門辦的職業介紹機構，不免有些高興，因為這樣可以省錢。

楊子立耐心的講著，一個農民工兄弟便問："幹完了活要不到錢怎麼辦？"

楊子立便問："這樣的事發生多長時間了？"

那個農民工兄弟聽楊子立發問，便趕緊說："我幹了四個月沒領到工資了，我又不認識人，我找誰？"

楊子立憑著在電腦上政府網站上搜索到的有關知識，馬上便對他做了回答，說："可以到你打工的那個區，找勞動仲裁幫你要，可以去仲裁。"

這些聽講的農民工兄弟有很多被拖欠了工資，聽楊子立這麼說有好幾個民工兄弟齊聲問："怎麼去呀，我們又不是本地人，他們管嗎？都辦什麼手續？"

楊子立又憑他在政府網站上搜索的有關內容說："沒有什麼複雜的手續。寫好你的名字、性別、年齡、職業、打工單位和你的地址及聯繫方式。再寫明白你打工單位的名稱、地址、法人代表或負責老闆的名字、職務。再寫明仲裁請求，憑的是什麼事實和理由。再將保存的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的姓名和地址及聯繫方式都交給仲裁，主要就這些手續。"

農民工兄弟仔細的聽著，楊子立又補充了一句：”大家一定要記住，不要丟失了證據．沒有證據仲裁就不管了。”

一個農民工兄弟又問：“都是些什麼事可以去找仲裁啊，我發生工傷仲裁管不管啊？”

楊子立便說：“勞動仲裁管的事很多，不但管你的工資報酬也管你的工傷。”

農民工兄弟聚精會神的聽著，似乎還有很多事想問，楊子立便說：“還管確認勞動關係發生的糾紛；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因除名、辭退、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待遇、上崗培訓、勞動保護等發生的爭議；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賠償金等情況發生的爭議。如果你能查到法律法規有規定的，勞動仲裁也管。”

一個農民工兄弟又問：“我受了工傷，老闆已經答應經濟補償，雙方都達成了協議，寫了協議書，可是老闆就是不給錢怎麼辦？”

楊子立回答說：“這樣的事法院管，可以拿著協議書上法院。”

農民工兄弟認認真真的聽著，七嘴八舌的問一些問題，楊子立不僅傷感起來了，這些農民兄弟外出打工太不容易了。農民工兄弟問的越認真，楊子立越傷心。我這些法律知識，僅僅是從政府網站上學的，在這裏宣傳普及，可是這些執法者、這些法律條文是否能被執行呢？由誰來保障它的實行呢？

現在社會對農民工極端不公。不久前，在一家上海辦的新民晚報上看到，2000 年春節前．在一月三十日這一天，就發生了好幾次因老闆拖欠工資發生的暴力事件。一個老闆拖欠工資一年多，多次催要也不給，這個討工資的便將老闆夫婦殺了。一個老闆不給工資，討工資的就搶了他六千五百元錢。一個老闆拖欠農民工工資五萬多元，民工要不出來，幾個民工就綁架了這個老闆。

對農民工兄弟們社會太不公平了，老闆被搶、被綁架可以報案破案，但是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卻常常是狀告無門。如果告狀能要到這

些應得的報酬，農民工兄弟們能這樣鋌而走險嗎？楊子立想著這些心裏很是酸楚，只能表示對農民工兄弟的同情。

和新青年學會聚會時徐偉曾說過，他接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任務“關於農民工流動管理問題的調查”，其中一些問題值得研究，農民工外出打工，失業又不肯還鄉的人數大量增加，形成一個特殊的流民群體。這部份農民工沒有正當的職業，沒有正常的經濟來源，成為公安部門收容遣送的對象。北京市每年收容遣送五萬人左右，1999 年遣送高達十五萬人，其中最多的一個月組織了 123 節車廂，每天向遣送人員供應的饅頭就達 5 噸。

“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是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參加新青年學會座談後我應該為支農、支教做些什麼呢？楊子立和農民有著天緣的感情，這次他是有備而來的。

此次來授課內容還有：“提高職業技能，學習文化知識增強競爭能力。”

“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首先改造的是人，有了技能才有工作，工作才能穩定，才不能被遣返。楊子立針對這些情況便對農民工兄弟說：“兄弟們，外出務工僅僅是提高自己經濟收入的一條路，不是唯一的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很多農民工兄弟通過學習，提高了自己的知識，成了糧食大戶、水果大戶、蔬菜大戶、養殖大戶，還有很多成為農民企業家，他們不但提高了自己的經濟收入，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主要的是還帶動了一個村、其至一個鄉鎮都富了起來。有的農民工兄弟通過自己的努力辦起了企業，不但解決了自己的務工問題，還吸納了許多農民工兄弟，也解決了他們的務工問題。”

楊子立的一席話又給農民工兄弟指出了一條路，楊子立又接著說：“我們提高了自己的職業技能，老闆離不了你，這就增強了自身的競爭能力，甚至可以自己當老闆。富貴並無種，自己當自強。我們首先要改造自己，改掉自己的自卑感。”

楊子立樸實的講話，博得了農民工兄弟的好感。他們越聽越有滋味，原先進了陌生的城市，幹什麼都很拘束，聽了楊子立這麼一說，有的就交頭接耳交換想法，有的人就琢磨著，學習一門技術能自己當個小老闆。

楊子立看著農民工兄弟交頭接耳興奮的交談著自己的理想，很是高興，就說："過去老牛拉破車的時代已不復存在，社會發展也快了，不管幹什麼，沒有文化知識是不行的，必須跟上時代的發展。在實踐中學習職業技能，掌握一門甚至多門職業技能，有計畫的制訂自己的發展目標。我們不但不應自卑，更重要的是樹立堅強的意志，堅持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只要堅持努力，我們都能富起來。"

是誰蓋起了高樓大廈，是誰修起了寬敞的街道，就是面前這些人，就是住在窩棚裏的這些人。楊子立看著這些農民工兄弟，心裏很是傷感。有個農民工兄弟又問："國家對我們這些進城的農民工有什麼政策？"

一個農民工兄弟又問："我們找個工作很難，有沒有便捷的條件？"

有個農民工兄弟問："楊老師，維護自己的勞動報酬這權益，還要找律師嗎？"

楊子立耐心的記錄著，農民工兄弟問的這些問題，對自己來說雖然不專業，但是自己熟悉網路。楊子立記了一大堆問題，便向農民工兄弟答復說："這些問題電腦上都有。我馬上回去搜索複製，和大家一起學習。"

就這樣，楊子立沿著為窮人服務這條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進了監獄。這是何等的荒唐啊？可這是事實。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刑事判決書(2001)一中刑初第 2206 號》就是這樣判決的，而且還有人證。新青年學會罪狀之一"用農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來武裝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和經濟等援助老百姓，讓學會獲得民心。

“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是新青年學會宗旨。

徐偉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抓了壯丁、派了官差，便計畫利用兩個雙休日抽樣調查一百個農民工。徐偉帶著“農民工問卷調查表”，調查內容主要是：關於農民工群體的就業和生活、對城市生活的感受、是否有社會保障等等。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差。徐偉已幹了一個雙休日，今天是第二個雙休日的星期日。徐偉來到了北京車站，因為車站是農民工進城返鄉必經的門口，那裏的農民工多是席地而坐，成幫成群。

徐偉看到六個農民工席地而坐，在車站的陰涼角落裏，便主動走了過去笑著打招呼。農民工只抬頭望了徐偉一眼，沒有什麼反應。徐偉也靠上他們席地而坐，說：“麻煩老鄉了，我搞點社會調查，請老鄉幫個忙。”

農民工看著徐偉都不作聲，徐偉便從提包裏拿出問卷調查表。問卷調查表的主要內容：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戶籍所在地、婚姻狀況、在鄉原職務、為何進城打工、對目前工作是否滿意、對城市管理的感受、管理人員對你們的態度如何、在城市打工掙錢的感覺怎樣、如果被收容遣返有什麼看法、如果一個月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合法權益被侵害怎麼辦、工作有無社會保障等等內容。

徐偉又掏出了香煙每人遞了一支，說：“口渴買瓶礦泉水吧，我這裏有錢。”說著掏出了一張拾元的鈔票。農民工兄弟看了一會問卷調查表，徐偉便問：“你為什麼進城打工？”

“我出來主要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在家承包了土地，農閒時在鄉村集市做小買賣，也挺掙錢的。我出來打工，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徐偉一聽這人思想挺開放，便說：“你還挺新潮的呀，錢好不好掙？”

沒等回答，另一個農民工兄弟便接上說：“我們家農業收入低，我才出來的。我是迫於生活的壓力才出來的，我們那裏太窮，只有農

業沒有工業，要靠天吃飯。我把承包的地撂給老婆、老父種，我出來想再多賺點錢。”

徐偉聽著農民工兄弟的述說，腦子浮出了一些聯想，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產生的，是個經濟學概念。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農民工，市場經濟了自然形成了農民工。因此，要按經濟規律妥善解決農民工的實際問題，加以規範納入政府的決策軌道。

徐偉又問一個民工：“你在哪個行業幹？”

那個農民工便說：“我在建築工地幹雜活，現在已不幹了。”

“為什麼？”徐偉問。

“六個月沒要到工資。”那人回答。

“啊，還有這種事，如果再繼續要不到工資怎麼辦？”徐偉看著這個農民工兄弟焦急的問。

“報仇！這是個仇，我撇家拚力氣幹了半拉年，到頭來要不到工錢，這是個仇。”農民工咬牙切齒地說。

“你打算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報仇？”徐偉接著便問。

“反正不能讓他好過了，豁上我這條命，也要報仇。”農民工兄弟回答。

殺人、綁架、傷害、放火、投毒、偷盜、搶劫這些犯罪現象居然和討要合法、合情、合理的工錢密切相關。老闆遭此侵害可以報案，而農民工兄弟遭到侵害卻狀告無門，採取自救的辦法報仇。這個社會現象值得重視。過去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現在採取自救的方式討要合法收益卻成了搶劫。過去綁票財主索要革命經費是革命，現在工資討不到結夥去綁架，就能定性為敲詐。“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是新青年學會宗旨，怎樣才能避免這種社會現象呢？最好能有工會、農會。

另一個農民工兄弟還挺策略，說：“多去幾趟衙門，多跑幾趟去告狀要錢，跑他一百趟，如果這些衙門再不管，再報仇也不遲，也有理。”

徐偉原先看他們坐在一起，原來還不是在一個行業幹的。只是碰到了不順心的事才湊到了一起，相互解愁。

“有什麼用，我們去政府部門根本就不讓你進去，找個理由便把你趕走了。你跑一百次，你就是跑一萬次有什麼用，也沒有給你記的。”另一個農民工兄弟回答說。

原來這六個農民工兄弟中，有兩個討不到工資不幹了。

徐偉看著他們很同情，沉默在那裏。

一個農民工便問：“你是幹什麼的？”

徐偉還沉思在那裏，停了一回便答：“我是一個報社的記者。”

那幾個農民工兄弟聽了徐偉的回答眼睛一亮，一個農民工訴起了苦，說：“你在報紙上寫一寫吧，我原來在一家工廠幹雜工，幹的挺好。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一天把我打發了。”罵了一句後又接著說：“以後才知道原來北京市有檔，有些活不讓進城的農民工幹，留給本市的人幹。”

這是政策性歧視，農民工進城只能幹一些清掃街道衛生、收廢品、做建築工地小工一類的工作。

討要不到工錢的那個農民工兄弟又說：“太欺負人了，幹完了活不給錢政府還都不管，氣死人了。我打算回家和老婆離了婚，回來報仇。”

建築商把錢主動送給官員，而官員並不在工地上幹活。可不發放工錢給農民工，而農民工實實在在的在工地上幹活。官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自然也就不管農民工了，再說，替農民工說話也無利可圖。立法如林，執法無人，是貪官與奸商權錢交易構建的一個社會現象，這個現象已司空見慣，是個社會問題，是政治原因。

徐偉看這個農民工兄弟要不到錢很傷心、很激憤，便說：“往報上我可以寫，不過我看效果不大。這不是個個案問題，太多了。你們也不要太激憤做過激的事，過激了沒有好處，我看還是不要這樣做，多想想討要工資的辦法吧。我也在報紙上造造輿論。”

都沉默了。

停了一會徐偉又問：“你是哪里人？”

農民工兄弟便答：“我們是安徽的。”

又問：“第一次外出是怎樣找工作的？”

一個農民工兄弟便答：“是先來的老鄉介紹的，還有的在火車站等就有人來雇。有時也看廣告，我們不到仲介公司，那裏要錢多。”

另一個農民工兄弟說：“在鄉下，還有城裏的一些工廠，到我們村去找人幹活，就隨著來了。”

徐偉又問：“有沒有政府部門去你們那裏有計畫的招工？”

答：“沒聽說過。”

又問：“你們或你們的老鄉都幹些什麼工作？”

答：“在建築工地當小工的多，也幹裝修小工。也有在商店、飯店幹的，那裏比較好。還有管吃管住的，不過都是年輕人幹的，多是些小姑娘二十左右歲的。”

又一個農民工答：“也有在工廠幹的，幹技術活。多是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他們有文化。四五十歲的多在建築工地幹苦活、累活。”

徐偉又問：“還有社會保障嗎？老闆給不給交失業保障金、工傷保險金等等一類的費用。”

農民工兄弟便答：“沒有。我們只聽人家說過這些什麼金的，自己從沒有享用過。我們找到活就幹，找不到活老鄉之間相互借錢湊合著吃飯，實在找不到工作就回家種地。”

又問：“你們一起來的老鄉都這樣嗎？”

答：“大部分是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就到別的城市了。”

聽到這裏徐偉沉默了，在沉思默想：“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是新青年學會宗旨。看來外出打工的，多是些不發達地區的，想出來賺錢。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工作很難找。個別的又不想回家就滯留城市，無專業技術特長，無經濟來源，極易引發社會不穩定。提高農民工文化素質，也是當務之急。

徐偉又問：”你們不怕遣返嗎？”

一個農民工兄弟便說：“也怕，也不怕。我就被遣返了好幾次，在家待一段時間又回來了。我的老鄉被遣返，在家待了不長時間，到其他城市了。”

農民工嚮往城市，顯然是在農村不如在城市好。農村發達了生活提高了，恐怕請也請不來，看來遣返是個笨辦法，農村這源頭搞的好了，遣返便自然消失了。

問卷也填完了，家長里短的又聊了好長時間。臨中午了，徐偉請他們到附近飯館撮一頓，他們也不去。

中午，徐偉在小飯店草草吃了頓飯，接著就到了市郊。

北京市郊是農民工最集中的地方，這裏的房租便宜，而且可以搭一個窩棚居住，廢棄的工棚也可以棲身，連房租也省了。這裏管理的也較鬆弛，暫住證、就業證一些身份證件，查的也不緊。

調查的這些農民工兄弟主要是做蔬菜、水果等一類小生意的，收廢品的，揀破爛的，在工地打小工的。徐偉按調查提綱又忙了一個下午，連飯都忘了吃。下午六點多了在回來的路上，偶然看見一個在垃圾箱揀廢品的，便上前打招呼。

徐偉上前問：“老鄉，這麼晚了好到吃飯時間了，怎麼還在忙？”

這個揀破爛的聽徐偉說話挺和氣，只向徐偉看了看也沒回答。

徐偉又接著問：“老鄉，你揀的這些廢紙多少錢一斤？”

這個揀破爛的轉過了頭，看徐偉衣著樸素，面容和善放下了警惕心，便答：“廢舊塑膠四毛一斤，廢報紙五角一斤。”

徐偉看了看這個揀廢品的歲數挺大也面善，就說：“我是報社的，我隨意採訪。”

那個揀廢品的仍聚精會神的在垃圾箱淘金，只是又看了徐偉一眼。

徐偉就問：“為什麼不在家種地了？”

答：“村裏人都出來打工掙錢，我也跟著出來了。”

徐偉向他笑了笑掏出了煙，說：“你吸支煙吧。”說完自己先點了一支。那人仍忙著揀並客氣地說：“我不吸，謝謝。”

徐偉又問：“您是哪里人？”

答：“我是從河南來的，來這裏三四年了？”又自言自語地說：“歲數大了打工沒人要，也不會幹別的，揀點廢品賣點錢維持生活吧。”

徐偉又問：“看你歲數挺大的了，你什麼歲數了？”

答：“六十二歲了。”

在城市裏六十歲已退休了，而他六十二歲了還背井離鄉出來拚命幹，這城鄉差別太大了。

徐偉又問：“你年青時讀過幾年書？”

答：“我念完了小學就在家種地了。”

徐偉說：“這麼大歲數了也出來忙，挺難的了。”

“是的，找個活是挺難。在城裏幹個活就比在家種地強。”停了停又重複著說：“我剛來城時在建築工地打小工，還幹過裝修小工。現在歲數大了人家不愛要，我就幹揀廢品這事了。”

徐偉聽著、深思著，如果這人掌握一門技術或有一門特長，歲數大點還顯得有經驗呢，看來提高中國人的文化素質，相當迫切需要，既解決了個人生活問題，相應的還能持續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看來城鄉差別還是挺大的，是一個急須解決的問題。

不經意間，看見這人還揀些破半饅頭、碎包子一類髒爛不堪的食物，便好奇的問：“你還養著豬嗎？揀這些東西給豬吃。”

這人連頭也沒抬只管埋頭揀，低聲回答：“沒養。揀這些東西是我吃的，老婆孩子吃的。”

徐偉聽他這麼說，心沉下來了，有人吃不了往外扔，有人沒得吃往家揀，究竟為什麼造成這種現象。他看這人確實可鄰，便摸自己的口袋傾囊而出，將口袋裏僅有的百拾元錢掏了出來，說：“給你吧，這是我採訪調查給你的報酬，拿著吧。”

那人看著徐偉很是茫然，不敢伸手接，徐偉便將錢扔在他面前，說："你不要我不管了，叫風刮跑了，我不管。"說完逕自走了，連頭也沒回。

一天的忙碌調查還忘了吃飯，已是下午六點多了，走在路上才感到餓，饑腸轆轆的也不好受，趕緊回去吃飯吧。

他緊緊的趕路，離自己的單位宿舍太遠，先趕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在那裏他念了七年書有熟人。巧得很臨時沒找到熟人，賒賬也不想賒，恐怕也賒不出來。正趕上食堂打掃飯桌，飯桌上半拉子饅頭、吃剩的米飯也真不少，還有剩棄的菜。撿了一塊大塊的饅頭就吃了起來，免費的特別速食，快就快在不用挨膀排隊，散落在餐桌上剩棄的飯菜不冷不熱，應有盡有。

一個收拾餐桌衛生的看到了，嘻嘻笑著對另一個說："你看，來了個節約鬧革命的。"

另一個一看，一個傢伙正在狼吞虎嚥的撿饅頭吃，便連諷帶刺的逗著說："免費的速食不用花錢，米飯、饅頭，湯菜、炒菜不冷不熱，即席就吃相當於勤工儉學，還能幫我們收拾衛生，哈哈哈哈……"

徐偉肚子餓的咕咕叫著直催，不算完。耳朵給嘴讓了路只顧嘴忙活，你說你的，我吃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那個收拾飯桌衛生的看徐偉這個樣，你說你的，他吃他的，又嘻嘻笑著挖苦地說："這人有學問，剩飯、剩菜不吃扔了是浪費、污染環境，吃在肚子裏保護了環境，哈哈哈哈……這人可能在環保局工作。"

大概他們看徐偉還戴著副眼鏡，模樣也不像個學生了，又補充了一句："念一肚子書有什麼用，賺不到錢，揀著吃。"

農民工兄弟的孩子上不起學、有人在垃圾箱內揀東西吃，徐偉很是傷心。這個社會貧富差距太大了，北京市郊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那些艱難困苦的家庭形象，始終縈繞在心頭，他想寫篇報導，以引起社會的重視，引起社會對這些艱難困苦家庭的同情。

第二天徐偉又騎著自行車來到了北京市郊，計畫採訪一些困難家庭，在育英小學門口看見張璐、柴英兩個孩子在校門口轉悠著，徐偉看了看表已是九點多鐘了，這倆孩子怎麼還沒進校。在逃學厭學嗎？在一些打工學校裏徐偉能叫出很多孩子的名字，便向前問："小張璐，你們倆怎麼還不進校？"

小張璐低著頭站在那裏，怯生生的抬起頭來看了徐偉一眼，又低下了頭。

徐偉又問："怎麼還不快進校門？"

小張璐仍默默的低著頭，不做回答。

徐偉便說："再不上學我要告訴你父親了。"

小張璐仍然低著頭，發出了抽泣聲。

徐偉反復詢問兩個孩子，兩個孩子始終沒答一句話，只是在那裏低著頭哭泣。

徐偉將她倆領回了家，她們的家在工地上，她們的父親是從河南農村來的，一同在工地上幹小工。在低矮的工棚裏，徐偉問張璐的父親："這孩子今天沒上學，你知道嗎？"

張璐的父親默默的坐在那裏，唉聲歎氣地說："工地上已三個月沒發工資了。"

徐偉在仔細聽。

張璐的父親又傷心地說："連吃飯的錢都成問題，吃飯的錢也是老鄉之間湊的。"

原來是一場活靈活現的淒慘悲劇，孩子沒錢交學費，不敢見老師的面。同是一個太陽照，同是一個黨領導，同在一片藍天下，兩極分化咋就這麼嚴重。有的人上貴族學校，有的人卻連窩棚學校也上不起。這倆孩子知道家裏沒錢，也不敢要，又怕見老師的面，也只有避縮在校門口了。區區三百元的學費，逼得孩子在校門口轉悠，兩個不到十歲的孩子，過早的籠罩在憂難的氛圍中，在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孩子上不起學呢？

“你告訴柴英的父親，”徐偉對張璐的父親說：“這倆孩子六百元的學費我明天就帶來。”

張璐的父親聽了已是熱淚盈眶。

2000 年 5 月 28 日。

新青年學會成員在靳海科的宿舍聚會，參加聚會的有徐偉、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靳海科、李微敖、何忠洲、楊子立等人。此時的楊子立還不是新青年學會會員。他是應靳海科之邀來參加聚會的。李微敖也不是新青年學會會員，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99 級學生。他熱衷於支農、支教，是跟徐偉來談支農、支教體會的，何忠洲也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也熱衷於支農、支教，也是來談支農、支教體會的。

人員剛坐定李微敖就說：“我去北京市郊民工子弟學校支教，並不是教他們幾個字，我是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他們的父母是受歧視的一群人。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生活可以不是這樣，我要教給他們一些現代意識，平等、自由、博愛……”

新青年學會每次支農、支教感受都不同，笑容和淚永總是在臉上交替湧動，新青年學會的根深深紮在弱勢群體中，這就多了一項責任，為弱勢群體獻愛心的責任，他們雖在盡著微薄之力，心裏總想著要貢獻很多很多。

這次聚會主要是談自己這段時間的支教體會。他們坐著如同閒聊，還買了一些散啤和一些小食品，邊吃、邊喝、邊聊。

徐偉發言說：“我到北京市郊這段支教有很多感觸，咱們所調查的這些民工學校，雖然在北京這個地區有關部門不予註冊登記，平時也不進行管理。顯然這些學校從名義上講是不合法的，但卻是合理的。合理的事物最終要納入合法的軌道，此類學校有這麼多生源，而且遍地開花、驅趕不散，像雨後春筍般在成長，而且在茁壯成長，這說明社會有這種需求。”

靳海科就痛心地說：“蔬菜大棚教室，七拼八湊的桌凳，搖搖欲墜的小黑板，聚著這麼多渴望知識的孩子，我見了很痛心。而這樣的學校，隨時都有被拆除的危險，小小年紀的農民工子女，是在恐慌中學習的，這是當前教育失誤的一個嚴竣問題，甚至於可以說這樣對待他們是犯罪，這需要政府嚴竣的對待與思考。”

張彥華接上說：“發展教育是一切建設的基礎工程，年年講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而北京市郊區打工子女學校卻從沒有管的，所謂管就是拆。不破不立，你給人家拆除了，又不給人家安排，實際上是強迫大量兒童失學，這不是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這是在造就新文盲。”

李微敖又傷心地說：“很多打工子女學校都被城管部門劃為違章建築，我曾親眼看到工棚式的教室，在幾分鐘內被鏟車夷為平地。老師和趕來的家長們哭、喊、懇求都沒有用，農民工子女是很受歧視的。”

楊子立聽李微敖談農民子女受歧視，小小心靈就沉浸在憂患中，便說：“我很慚愧，做為農民工的兄弟，只能看著刻在農民身上象徵卑賤的烙印。”

李微敖又傷心地說：“支教要真正的達到目的真的是不容易，課堂外的生活，這些孩子真的是一點都不知道、不理解。有一次我給他們講簽定兒童權益公約、兒童權益保護法的事，一個同學就站起來問我，我們是外地人，外地人在北京就要查‘三證’嗎？我聽到這裏很傷感，四年級的孩子就捲入這些事，懂這些事。”

張宏海說：“教育資源是全民的，適齡兒童都應該接受義務教育。”

範二軍就接上說：“江澤民在黨代會上，大談大力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可連適齡兒童都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據我所知，北京郊區這類地下打工子女學校有幾百所，都是在動盪不安的氛圍中學習，這樣教學品質提不高，學生素質當然也提不高。”範二軍畢業後也一直在學校工作，對教育這方面的政策和現狀還是比較瞭解的。

靳海科聽到這裏便氣憤地說：“這都是腐敗造成的，腐敗象瘟疫一樣到處蔓延，大大小小的權貴們，無所顧忌的貪污受賄，濫用職權搜刮民脂民膏，侵吞國家和集體大量財富，根本就不管什麼教育不教育。權貴們根本用不著發愁自己的子女交不起學費，他們出高價使分數不一定高的子女，輕鬆進入名牌學校、貴族學校，又利用職權輕鬆的將子女安排待遇很高的職位，哪會關心還有什麼打工子女學校的。”

靳海科一針見血的一番話，使在坐的都沉默了。

沉默了一會徐偉便說：“我們能為打工子女學校幹點什麼？”

新青年學會能為學校幹點什麼呢？“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金子般閃著金光的誓言，在每個會員的腦際中迴響著。能幹什麼呢？儘管他們在學校都是高材生、學生幹部、學生黨員，但是剛畢業在社會上無職、無權、無名、無錢。

徐偉又說：“我看盡我們的一點微薄之力，先幫打工子女學校建一座圖書館吧。”

所有的人都觀點一致表示同意。

徐偉看大家都贊同便向大家說：“讓靳海科負責收錢，負責籌備，我們大家能出多少出多少，少者不拒，多多益善。”

話是這麼說了，談到錢卻是很難。靳海科讀大學時是貸的款，和向鄉里鄉鄰借的錢，至今還沒有還，家裏種地吃糧也接濟不上他。其他幾人的家多數在農村，家裏根本也接濟不上。

範二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政治輔導員，靠工資生活沒攢幾個錢。

張彥華在天津市地震局當公務員，靠工資生活也沒攢幾個錢。

張宏海在北京電視臺打工，收入也寥寥無幾。

楊子立已結婚因經濟拮据，還住在最低房租的地下室。楊子立人脈關係多些，平時給朋友電腦編程、整理系統、小修小補都是不要報酬的，他可以臨時借錢。

徐偉是個記者、編輯，工資也不多，平時又不會攢錢。吃飯時，只要方便，街頭小吃攤坐下就吃，不嫌髒。方便起來高檔酒店、餐廳的飯也吃，不嫌貴。

他們平時都把錢看成身外之物，不知道攢錢，得用錢時也就難了。

世界上最難的事莫過於賺錢了，靳海科在支農、支教過程中始終跑在前面，總是把打工子女學校的事，當自己的事來辦。讓靳海科負責收錢，可是他自己首先就沒有錢。借，向誰借呢？已經拉了一身的債，念書借的錢、貸的款還沒有還呢。捐獻自己的書吧，也不行，大學裏的書小學生根本看不懂。尋思了一夜，萬般無奈他選擇了賣血。

為辦這事他諮詢了一些專業醫務人員，又在互聯網上搜索查詢了一些有關資料。靳海科知道自己的體重，也就是六十公斤左右，抽四百毫升血不會出現健康問題，從而影響自己的工作。

靳海科認真仔細的看完了網頁上有關血與人體健康的資料，便決定賣血籌錢，幫助打工子女學校建一所圖書館。

在醫院裏檢查了血型，檢查了肝功能，檢查了血液裏是否有傳染病等專案，一切正常。就這樣，靳海科在一家小醫院裏，偷偷賣掉了自己 400 毫升血液。

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楊子立等人捐的錢都是省吃儉用省下的，他們捐的錢都是辛苦錢、血汗錢。

徐偉為了籌集錢，開始熬夜寫稿子，他儘管在報社負責一個版面，但不想在自己負責的版面上投稿，避免引起嫌疑敗壞社風，他只能往其他報刊雜誌上投。

新青年學會成員自己籌集的錢真是太少了，才三千元多，這對北京郊區打工子女學校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他們又分別到自己的母校籌集，又募集了三千餘元及一些圖書。通過幾個星期的努力，他們終於募集到小小一筆錢，他們購買捐贈了《十萬個為什麼》、《知識就是力量》等等一些知識豐富的科普讀物。還有《發明家愛迪生》等圖書，愛迪生從小勤學苦讀，成為世界級的發明家，為人類做出很大

貢獻。還有《阿伯爾罕．林肯》等圖書，林肯是出身貧困的美國總統，發表瞭解放黑奴宣言，解放了奴隸奠定了人權。還有《安徒生童話》等圖書，安徒生也是在貧困家庭長大，他的傑作都是有感而發，是為窮人服務的。還有《伊索寓言》、《小學生詞典》、《雷鋒的故事》等等。

新青年學會會員徐偉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期間，就發起組織成立了“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深入農村支農、支教，關心三農問題。這個組織是北京市高校最大的學生社團。此社團被媒體宣揚後，全國各高校也陸續成立了此組織，在當時已成為一種熱潮，直到今天還是紅紅火火。

靳海科在中國地質大學讀書期間，便發起組織了“青年論壇”，利用這個平臺深入工廠、農村支教、支農，關心三農問題，受到學校領導的表彰，靳海科所在的團支部還被學校評為優秀團支部、北京市標兵團支部，他本人被評為優秀團幹部。

楊子立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發起組織成立了“北大時事社”，組織學生深入農村、工廠，支農、支教，關心三農問題。

畢業後他們走向了社會，由於對社會的責任感，又發起組織成立了新青年學會，繼續幹著支農、支教活動，關心三農問題。直到他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這些活動在實際上才停止了。

新青年學會默默的，持之以恆地做著支農、支教這平凡而又緊迫的活動，且都是在業餘時間，其團隊在不斷擴大。其間，北京師範大學的 97 級學生何忠洲、98 級學生李微敖、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學會主席彭方志以及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高校的一些學生，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踴躍參加了支農、支教的活動。

消息不脛而走，《中國青年報》、《南方週末》、《北京晚報》、《中國教育報》、《農民日報》等等宣傳媒體，相繼報導了他們的事

績，一些記者也相繼加入了這個行列，踴躍撰寫支農、支教的文章大造輿論。

《南方週末》一個記者劉天時著重採訪了他們，報導載出後，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特邀徐偉做為嘉賓現場演播，在播報中徐偉談了支農、支教活動中的體會，博得了現場及電視機前觀眾好評。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演播大廳燈光輝煌，洋溢著熱烈歡快的氣氛。徐偉做為特邀嘉賓出席了這次演播，在演播現場徐偉發表了支農、支教的演講，題目是“組織和團結在校大學生和社會有識之士，以知識幫助農村建設農村”。

演播現場，聽眾聚精會神的傾聽著徐偉的演講，不時發出熱烈的掌聲。聽眾隨意提出問題，徐偉都一一做了回答。

主持人：“電視機前的觀眾們、各位來賓們，今天我們特邀嘉賓徐偉同志，來演播支農、支教的一些心得體會。徐偉同志筆名徐魯平，意即山東齊魯大地一介平民。我們邀請徐偉為嘉賓，是徐偉除了組織青年團隊無私的、堅持不懈的、始終如一的支農、支教外，還資助了打工子弟學校兩個孩子的學費。這些錢都是徐偉寫稿子、辛勤耕耘得來的。現在我們請徐偉同志，談一談支農、支教活動中的心得體會。”

徐偉：“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郊區打工子女學校數量，已達三百多所以上，而北京數百萬流動人口中，六至十四歲的兒童占百分之三點六，達到十萬多人，而入學率僅為百分之十二點五，也就是說，還有百分之八十七點五的兒童，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孩子們不上學就成了文盲，這將嚴重影響我們人口素質。”

台下聽眾傾聽著，顯示著對打工子弟學校的關心。

徐偉平靜地說：“公立的正規學校上不起，為了不當文盲，就上私立的打工子弟學校，私立的打工子女學校便應運而生。私立學校沒有辦學手續，但很大一部分學校學生卻處於飽和狀態。一間簡陋的教室擁擠不堪，輾轉十幾裏來上學的有之。教室都很簡陋，有的用石棉瓦和三合板構建，有的用廢棄的預製板構建，有的就是蔬菜大棚以及

工棚，課桌參差不齊，有些課桌便是石頭或磚疊起來，再鋪上一塊木板，夏天熱得像個蒸籠，冬天冷的像個冰窖，這樣的學校隨時都有被拆除的危險。”

坐在舒適演播大廳裏的聽眾，怎知還有這樣艱苦求學的孩子呢?

徐偉用帶有呼籲的語氣說：“有的孩子的作文題目是‘我能上學真幸福’、‘我要讀書’、‘為什麼我們上學要東躲西藏’。透過這些稚嫩的語言，就可以看到這類學校的處境。在這樣的學校，他們的學費一般在三百元到六百元，還可以月付。這些學生要是到公立學校讀書，每學期要交六百元學費，另交一千元擇校費，還要交一千至一萬元不等的贊助費。”

徐偉講到這裏停頓了一會，期待著聽眾席上有什麼迴響，大家都在靜靜的聽著，目不轉睛的望著徐偉。

徐偉又深情地說：“我們去支教開始並不被理解，校長對我們敬而遠之，學生對我們怯生生的躲著，在老遠看我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逐漸的他們才瞭解了我們，靠近了我們。我們去支教並不只是教孩子識幾個字，主要是對校長和教師進行培訓。很多家長和農民工兄弟也來聽課，我們授課內容主要是勵志啟發、知識就是力量、學習文化知識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等等內容。我們的團隊利用業餘時間堅持不懈、始終如一的做著，希望更多的在校大學生和社會上有識之士，加入我們這個團隊。我們團隊中的每個人，收入都很低微，只能給民工學校建一座簡陋的圖書館。”

一個聽眾舉起了手報告發言，他望著主持人請求允許，又望著徐偉說：“徐老師，你們的行動堪稱模範行動，我做為一個在校大學生，一定要以你們的團隊為楷模，加入到支農、支教的行列中，貢獻我的一點微薄力量，學習徐老師的模範行動。”

徐偉聽他講完微笑著說：“謝謝您的合作。我不是模範，我只是模範派來的，我們的團隊中的其他人，都做的比我好，還有加入的一些在校大學生做的都比我好。”

一個大學生又提出了問題，問：“徐老師，您是在一種什麼精神感召下，在做支農、支教工作無私奉獻的。”

徐偉便答：“孩子們、家長們渴求知識，知識就是力量。我們的孩子們不管來自城市還是農村，都是中國的孩子，只有他們學到了知識才有力量，我們的國家才能強大，孩子們是祖國的未來。”

一個約摸二十多歲左右的聽眾舉手示意發言，他站了起來說：“我是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聽了你的演講很感動，我也要加入你們的團隊，為支農、支教貢獻一點微薄力量。你們在做著雪中送炭的事，這在當前是難能可貴的，你們在業餘時間做的是平凡而偉大的工作，我向你們學習，我向你們致敬。”

徐偉便說：“謝謝您的合作加入我們的團隊，在支教過程中我們深有體會，孩子們不上學我們的心比什麼都難受。我們只是盡了我們的一點微薄力量，給打工子弟學校和家長一點微薄的幫助，談不上雪中送炭，我們只是續了一把草，讓火更旺。說艱苦也艱苦，苦中有樂。我們都是自願的，所以沒有抱怨的，因為我們原本就不是去享受的。”

又一個學生模樣的人站起來說：“我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在讀學生，聽了徐老師的演講很感動，你們雪中送炭我也感到溫暖，聽了您的演講我身上像是通了一股暖流，渾身熱乎乎的。太感動人了，我也要加入你們的團隊。”

“又是雪中送炭，”徐偉笑著對他說：“我看是錦上添花。走進教室你就會被感動，桌椅都是破破爛爛的參差不齊，只是支撐在那裏而已，他們用的本子反正面都寫滿了字，但他們學習都很用功。他們上學路程有的幾裏有的十幾裏。儘管他們穿的都很破，但學習精神你不得不佩服，很感動人。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繁花似錦的景象，所以我們是去錦上添花。”

主持人：“你們的團隊無私奉獻的精神我也很感動，你們所看到的還有哪方面情景。”

徐偉：“打工子弟學校發展過程中，有些辦學者的主觀動機可能有經濟利益，但客觀上講，的的確確產生了社會效益，而不能只從動機上加以否定，這要有政府從事引導，要逐漸規範它，這是政府行為。”

主持人：“你們團隊支農、支教那麼長時間還有什麼體會？”

徐偉：“北京市區邊緣越來越多的打工子弟學校，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因為不合法常常面臨被拆除的危險。中國流動兒童有多少，相關部門是否有過統計？但是有一點是應當肯定的，就是他們應該享受教育、享受義務教育。因為接受教育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在中國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量湧入城市，這樣的群體將越來越大，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將連通城市與農村，縮小城鄉差別。”

主持人：“我聽了你的演講很感動，我覺得這不僅僅是個單純的教育問題，也是我們祖國繁榮富強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徐偉：“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政府要承擔這個最基本的公平。可是現在的城市公辦學校因為亂收費，逼得農民工子女上不起學，而他們上得起的民工學校又要被取締，這等於政府放棄了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責任。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政府應當納入議事議程，切實的介入解決，如果城市公辦學校敞開大門，打工子弟學校自然沒有市場了，用不著你去取締，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徐偉又說：“我們團隊宗旨是：組織、團結在校大學生和社會有識之士，用知識幫助農村、建設農村。在實踐中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調動全社會積極因素，從根上促進三農的持續發展，我們堅持‘捧著一片心來，不帶半根草回’的精神，為促進城鄉差距的消失，推動社會公平進步，貢獻我們的一點微薄力量。”

演播大廳充滿著嚴肅、鄭重、感人的氣氛。隨著徐偉的演講不時發出掌聲和讚歎聲，最後主持人代表電視機前觀眾向徐偉和他們的團隊表示敬意，希望這支團隊不斷壯大，在支農、支教事業上做出更大貢獻。

三　雙面諜李宇宙

1997 年秋，連考七年高考，李宇宙終於靠槍手考進了中國人民大學。在校內待了幾個月後對教室上課、食堂吃飯、宿舍睡覺這三點一線的生活早已有了乏味，大學校園的新鮮感也沒有了。他給自己訂下了奮鬥目標，第一年即大一入黨。第二年當班幹部。第三年當校幹部。第四年抓緊聯繫社會提前找一個好的工作。這四年還貫穿一條主線，就是想辦法賺錢，改善自己的處境。

他學著別的同學貼了廣告謀一個家教，可是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做家教每次只能賺十元錢，北京這麼大這幾個錢光路費就能除掉一半，買一輛二手自行車也得一百多元，再說騎著車子往返授課也太勞累了，北京太大了。思來想去有了點子，現在宣傳反腐倡廉何不做點舉報的事，既能得獎金還能賺個積極分子創造入黨條件，還是個無本的買賣且又是自己樂於幹的事。第二天他在學校宣傳欄裏找到了他需要的東西，這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張貼的“舉報指南”、“舉報須知”。上面寫著：“你可以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信函、來訪等方式，向我們反映問題，我們將及時就你反映的問題進行調查、瞭解、按照不同的情況力爭妥善解決。”

李宇宙看到這裏就不想看了，我反映問題學校解決問題，這對自己什麼好處也沒有。可是他生性對舉報有特殊愛好，又接著往下看：“我們會嚴格按照為你保密的規定，保護你的利益。”李宇宙看到“利益”二字立刻就來了勁頭，舉報不但可以得到心裏享受，而且還有利益，於是接著看下去：“同時也希望你能實事求是的提供詳細情況，並且最好以署名信函的方式，將所反映的問題連同相關材料影本寄給我們。”看到這裏李宇宙為難了，我到哪里去弄相關材料呢？材料好比炮彈，這個炮彈哪里弄呢？可是因為佈告上寫有利益二字，在利益

的驅動下要動一番腦子。李宇宙又繼續看下去，下麵的具體內容寫著：“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為重點，嚴厲查處基建工程、大宗物資採購和教材、圖書、儀器設備及藥品採購中發生的案件。嚴厲查處招生考試中的徇私舞弊，以權謀私，濫收費等嚴重損害教育形象和群眾利益的案件。”。下麵落款是中國人民大學紀委、監察處、學生處、保衛處。

看完了佈告，李宇宙凝重的呆立在宣傳欄前，這個買賣不好幹，這些相關材料對我一個剛進校門的學生來說，如同大海撈針，怎麼可能撈到手呢？李宇宙打消了幹舉報事業的念頭。他轉念又想，萬事開頭難，幹什麼也不是容易的。他回宿舍後琢磨著怎麼下手舉報。忽然他想起來了，他拿起了自己的課本，看了看訂價多少錢，又到圖書館查了類似的書刊，發現這書確實有差價，同樣厚薄的一本書價格卻相差一元多，他匡算了全校在校生的人數，每本差一元多，如果每生有十本書就多付十多元，如果有兩千學生用這些書，將多付兩萬多元，他算到這裏覺得兩萬元太少，不足使一個人倒楣，不太可能引起學校的重視，便放棄了在這方面的舉報。

幾天後他沒法找到舉報材料心裏就難受，他打聽一些學校購買建築材料的事，如水泥、磚、砂、預製件等等，想從中找舉報的材料，但是這些材料價格、品質、型號太複雜，要想弄懂也要下一番功夫，這樣在這方面舉報的念頭也打消了。

李宇宙生性愛惡作劇，背後不折騰人心裏老是難受，吃飯飯不香，睡覺睡不寧。思來想去還是從教材入手，他打聽到購買教材的具體負責人，於是一封舉報該負責人吃回扣的匿名信，寄到了學校紀委。信寄出去的第二天他便觀察該負責人的表現，一個星期過去了學校也沒有動靜，該負責人照常上班、下班。李宇宙想也可能學校領導怕拔出蘿蔔帶出泥，講吃回扣恐怕領導吃的比該負責人還多，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李宇宙本想先匿名舉報試一試，等學校有了表示再實名舉報，起碼得個積極分子印象賺了個進步，巧了還能給些錢獎勵，可是學校

似乎沒什麼動靜，那個負責人也沒什麼異樣，李宇宙又不敢太露骨的打聽，此後這種類型的舉報李宇宙是徹底的打消了。

經濟方面的舉報李宇宙沒創出什麼成績，便轉向了政治方面，他把目標瞄向了學生舉辦的各種讀書會，這些讀書會名目繁多派系複雜，有的談人生，有的談學習，還有的議論政府，議論共產黨，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些社團活動必須學校同意備案，而且聽命於學校黨委、團委的領導，黨、團領導下的學生社團活動，李宇宙想搞出點什麼名堂也就難了。

李宇宙專心研究這些社團活動，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各種觀點五花八門，儘管有的學生懷疑政府、懷疑共產黨，對於這些李宇宙還不敢舉報，因為那些膽子大的學生很可能有後臺，思來想去他瞄準了一個叫丁子霖的老師，聽說 1989 年 6 月 4 日，她的孩子被解放軍打死了，因為丁子霖的孩子是“六•四”事件的犧牲品，她本人是學校、國安局、公安局都掛了號的，是條落水狗保證打不錯。他便實名舉報了丁子霖在學生中間散佈“六•四”事件是革命事件的言論和為“六•四”事件平反及抨擊校黨委是中共當局的御用工具等等等等。李宇宙親自將舉報信交到校黨委，他信心十足，他也知道，對於丁子霖這條落水狗，不管舉報的材料是否屬實，校黨委都相信。即使不信，自己也可賺個積極向黨獻忠心的名分。

李宇宙持之以恆的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向紀委、學生處、監察處、保衛處寫材料舉報學生社團活動議論共產黨的言行和丁子霖妄圖為“六．四”翻案的言行，以取得黨組織的信任。他知道入黨是一本萬利的事，入了黨混個班幹部、校幹部，將來畢業也能找個好單位，可以進入國家機關，入了黨參加工作提拔的也快，當上官好處可就多了。有了權就有送禮的，有了權就可以權錢交易，按自己的利益打算佈置工作。李宇宙為入黨絞盡了腦汁，漸漸的他也得到學校黨組織的重視。

雙休日李宇宙一是到黨的幹部家做家務，向黨靠近，一是逛街，

逛北京的大街小巷，主要的不是消遣，也不是進商店購物，他是流覽街上的廣告，以便找個賺錢而又適合自己的工作。街上那些野廣告，大多都是聘家教、商品推銷、刻公章、造假證等等。李宇宙看到一則廣告，這則廣告是聘家教的，而且離校也挺近，李宇宙有他的如意算盤，那些聘家教的往往是家裏有錢的或者是有權的，攀上這種人家將來可能也是一條路。見面後，被學生家長面試不合格。李宇宙剪個小平頭、粗敦的身子、一口濃重的方言。一見面，學生家長便找藉口把他謝絕了。商品推銷的廠家李宇宙也去過，可是拿樣品銷售廠家要收押金，李宇宙不想先掏這筆錢。李宇宙在北京大街上漫遊著，不覺已到了傍晚，肚子感覺餓，突然他想起一個好辦法，何不到酒店、飯店打工，利用雙休日幹上兩天，除了賺錢還管飯，而且吃的肯定比學校食堂好。想到這裏他的精神立即提了起來，好像已經享到了美酒佳餚。他一路走著全神貫注的四處張望著，哪家大酒店、哪家大賓館聘服務員，並且檔次一定要高些的，因為自己已是一名大學生了，就憑這張大學生學生證，老闆也得對我另眼相看。

一家門臉裝飾的很好的大酒店鎖定了他的眼球，他定睛觀看著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閃爍著，而且門口正貼著招聘服務員的廣告。李宇宙在門口停了片刻，摸了摸自己的頭髮，摸了摸學生證，便逕自走了進去。不巧的是酒店正在為一個會議辦個大飯局，服務員全部上堂伺候賓客，無暇顧及還有個來找活幹的李宇宙。眼前的一幕使李宇宙倍感淒涼，狼藉的餐桌，推杯換盞個個喝得東倒西歪，胡說八道。我爹一年辛苦種的糧、種的菜、養的豬，全被這些混賬王八旦糟踏了。我操你個江澤民、貪官污吏的十八輩祖宗，自己肚子這麼餓還捨不得在小吃攤買碗麵條吃，還要趕緊趕到學校食堂吃，為的就是能省幾個錢，不管多遠的路都是憑著兩條腿往學校趕，不舍得花錢坐公車。想到這裏李宇宙由酸到涼，由涼到氣，由氣到恨。恨不得一包毒藥毒死江澤民旗下的這些蛀蟲子，他淚眼矇眬的看著這些東倒西歪的醉漢們，你來敬我一杯，我再回你一杯。看著狼藉的餐桌和共產黨豢養的這些腐

敗分子，李宇宙氣憤已極，我要出氣。說句實在話，李宇宙折騰共產黨腐化的這些酒囊飯袋，不費吹灰之力，就像褲襠裏掏雞巴那麼容易。他大咧咧的找了個座位坐下，醉漢們個個醉眼矇眬，摻合幾個人誰也不會留意，李宇宙美美的飽餐了一頓，臨走又順手牽羊，將椅子靠背上一件高檔時髦服裝，穿在自己身上，從容不迫的溜之大吉。

時間長了李宇宙光顧大酒店、大賓館淘寶已成家常便飯，就像其他同學搞家教、推銷商品勤工儉學一樣。他生性膽大又會演默劇小品，撒起謊來面不改色心不跳。用他自己的話說：“共匪豢養的這些酒囊飯袋、行屍走肉、吸血鬼在他眼裏就像糞坑裏的蛆，雖然白白胖胖卻沒一點咬勁，涮他們就像放個屁那樣輕快，褲襠裏掏雞巴那樣容易，一時不涮心裏好像缺點什麼。”

他涮上了癮頭把涮的對象歸納為四類：

第一類，是黨政機關裏的酒囊飯袋，這些酒囊飯袋湊在一起吹吹捧捧、拉拉扯扯、胡說八道。喝大了就說私房話，身在福中不知福，吃共產黨罵共產黨，賺了大的還賣乖，淨幹些以權謀私的勾當。

第二類，是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他們湊在一起互吐衷腸，是些富了方丈窮了廟的主兒，他們也是些牢騷狂，述說著不慷國家之慨就保不住位置的苦衷。效益好點，就得無可奈何的安排那些官兒們硬塞進來的親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他們占著位置光拿錢不幹活，還不敢得罪，把企業攪黃了就走人。

第三類，是私企老闆，他們湊在一起，天南海北胡侃，多是顯耀自己，有駱駝不吹牛。他們述說的苦衷多是政府官員對其關、卡、拿、要，哪柱香沒燒到定會找你麻煩，而且立杆見影肆無忌憚。

第四類，是國企、私企的廠長、經理和政府官員這些雜碎湊在一起搞權錢交易。

李宇宙瞄準了第四類，涮他們從不商量，他來了靈感一天能涮好幾撥。他的戰略戰術就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決不吃回頭草。

雙休日他又穿上工作服，所謂工作服即是混在達官貴人堆裏吃白

飯，又順手牽羊得的那些高檔時髦服裝。他把自己打扮的像個新郎，愣眼一看也很標緻，也像個人物。他滿街蹓躂盯上哪家大酒店、大賓館，瞄準誰准沒擄，百發百中。

一次，他蹓躂到北京三環路一家大酒店，看到門口停著婚車和那麼多高級轎車，經驗告訴他這肯定是政府官員的公子、公主發婚。他蹓躂了一頭午也該是吃飯的時候了，這也算是個機會，過了這個村，恐怕再沒這個店了，他惦記著得美美飽餐一頓，再順手牽羊搞點什麼。

他整了整衣領，用手抿了抿小平頭，撿了個煙蒂擦了擦皮鞋，舌頭舔了兩下雙唇，又幹咳了兩聲，便從容不迫大搖大擺向酒店大門走去。那個服務的禮儀小姐深深的向他躬了一躬，面帶一個練就的笑臉，打著請進的手勢禮貌的唱道："您好，請進。歡迎光臨。"他旁若無人逕自向一個餐桌走過去，回頭又看了一眼禮儀小姐，請不請是我的事，你不請我也得來，我肚子餓的亂叫，我得找點東西打發它，不能對不起它，它是我的肚子。

按李宇宙事後吹噓說，婚禮大廳屎殼郎滿座，少說也有一百多桌。婚禮主持人拿著話筒，正歇斯底里的喊著，迸出些祝福新郎、新娘的賀詞。偌大個雙喜字端端正正掛在禮臺中央，整個大廳掛滿了"天長地久甜蜜蜜"、"恩恩愛愛到永遠"、"家有喜事笑哈哈"、"白頭偕老永不變"等等彩聯，婚禮場面相當隆重。

李宇宙生來膽大心眼多能說會吹，事後經常津津樂道此事："十個和尚摻上個禿子，誰能看得出來。當時一百多桌客，平均每桌八人。八百多屎殼郎，再多一只甲蟲，誰去留神看。"

婚禮在熱烈的進行中，禮儀完畢樂隊奏起了歡快的音樂，音樂聲中眾賓客開始了大吃，李宇宙開始了白吃。在歡快的音樂聲中，祝酒聲、碰杯聲、笑聲、相互祝福聲不絕於耳。酒酣一個醉漢搖搖晃晃的走向了主席臺，自告奮勇獻了一首歌，婚禮主持人又獻了一首歌。婚宴漸入高潮。

不知李宇宙是喝猛了還是喝大了，歌癮也上來了，他竟走向了主

席臺，接過主持人話筒也獻上一首歌。只見他扯著嗓子躬著身子迸力、大聲喊叫，獻了一首電視劇《水滸傳》的主題歌：

大河向東流呀！

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呀！

……

這跑了調門亂了歌詞的演唱，把整個婚宴攪上了高潮。笑聲、掌聲、讚美聲不絕於耳。李宇宙看著這些鼓掌的人，兩只手舉過了頭頂沒命的狂拍，聲嘶力竭的讚美聲蓋過了大音箱。手拿話筒深深的鞠了一躬，謙虛地說道："唱的不好，過獎啦。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們，為了感謝大家的厚愛，我再給大家獻上一首《紅高粱》，希望大家喜歡。"然後抱著拳左右環顧。接著就躬著身子憋足氣將話筒貼在嘴上發大聲，歇斯底里的叫喚起來……

李宇宙過足了歌癮歡快的走下了臺，一邊走一邊和夾道歡迎他的人群握手，嘴裏發出一連串的謝謝、謝謝。

剛一落座李宇宙就端起了酒杯，掄起旋風筷子，什麼醋溜、糖漬、麻辣燙，五香、八珍、十三香，海參、鮑魚、大對蝦，燕窩、魚翅、王八湯。李宇宙掄起旋風筷子如同秋風掃落葉、席捲殘雲，盡情往肚子裏裝。李宇宙的表演算是一個最高潮，高潮過後婚宴稍趨平靜，開始了劃拳行令：

六月六啊！看穀繡啊！

燕子叫啊！蝴蝶飛啊！

山吃山啊！水吃水呀！

老百姓啊！講實惠啊！

……

猜拳罰酒聲此起彼落。互贈名片尋求往來在酒桌上進行著。

猛然間，不經意李宇宙看見一個席桌上，有一個人正端著酒杯在看他。李宇宙一看，氣不打一處來："我日你奶奶來！你瞪著個狗眼往這看什麼？連你李祖宗都不認識啦！"李宇宙馬上斟滿一杯酒，從

容不迫逕自向那人走去。“先生您貴姓？”李宇宙彬彬有禮的向那人躬了躬身子，接著說：“我敬您一杯。”突如其來的問候，將那人問住了。李宇宙又接上說：“這位先生好面熟，好像在哪和您見過面。”

李宇宙躬身哈腰彬彬有禮一本正經的問，倒把那人問的若有所思了，皺起眉頭加勁的回憶。李宇宙一看這傢伙也是尿泥合爐灰渣子磕出來的，不會接招，就想逗他玩。便盯著他的眼睛，磕巴了幾下眼皮，說：“好像找您調查落實過什麼問題。”那人更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李宇宙便若有所思慢條斯理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放下酒杯，雙手恭恭敬敬的遞了過去。那人接過名片一看，是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的，便趕忙擠出一個笑臉，雖然這擠出來的笑比哭還難看，總而言之也是個笑，說明他老實了。李宇宙知道現如今十個官，八個貪，一個捧著美女在撒歡，一個賭博歡。共產黨的官都在貪，不用睜著眼閉著眼用腳撥拉，也能撥拉出一堆，檢察院有抓經濟犯罪這項功能。李宇宙和他幹了一杯，又從容不迫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旋風筷子一掃光，喜糖喜煙盡情裝，李宇宙肚子裝滿了，松了幾次褲腰帶也不濟於事了，再松褲子就掉下來了，便摟草打兔子當捎，打量著醉漢們掛在衣架上的服裝，看看哪套合身、料好、做工精細，流行時髦，便從容不迫大大方方穿在自己身上，再隨手拎一個包。至於是誰的，不該他事。

臨走，又在前臺要了一條雙喜牌香煙和幾瓶高檔酒，還留下一張反貪局的名片和一句話：“有事找我。”不滿載而歸對不起這些屎殼郎，對不起共產黨。

發明家愛迪生說：機會只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1999 年發生的一次大事件圓了李宇宙當警官的夢。

1999 年 5 月，北京市沸騰了，沸騰最激烈的地方首當北京各大專院校。北京是 1911 年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五·四運動標榜的就是愛國。成群結隊的學生湧向了美國大使館，這些遊行的學生高呼著口

號，向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出了強烈抗議。因為這個組織轟炸了駐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不但學生、包括所有的中國人都相信這不是誤炸，不是意外事件。1969 年美國的阿波羅太空船已成功登陸月球，將人送到月球，事隔三十餘年的現在能誤中地面目標，中國人不信，學生更不信，抗議更激烈。李宇宙也在遊行、示威的學生隊伍中，他不是遊行示威的，他是奉學校黨組織命令監視學生的，監視那些激進學生，密察激進學生的後臺人物，是否有異議人士利用學生、教唆學生趁機製造動亂，明則弘揚民族精神，實則趁機反對共產黨。

李宇宙夾雜在學生中間，看著夾道歡迎的人群向學生投來支持的目光、熱烈的掌聲和鼓勵的口號。一個念頭油然而生．一般的講有經濟頭腦的人能捉住商機，在別人看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中有商機，有商機天才的人就能看准一些事物中透出的商機，能及時捕捉賺到錢。有科技頭腦的人能從偶而發現的事物現象中，推導出自然規律、法則。像科學家牛頓看到一個蘋果落地，推導出萬有引力這個自然定律。有文藝頭腦的人能從一般生活素材中，提煉出引人入勝的東西，塑造出一些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佳作。李宇宙愛當密探愛舉報，而且善於從這些活動中得到實惠。看著那些歡迎、鼓勵、支持學生的人群和那些不動聲色不同膚色的外國人，李宇宙頓生意念，在這些人中肯定有臺灣的、香港的或是海外反共組織的人混在人群中，如能和他們聯繫上肯定獲益匪淺。聽說一些反共組織收買情報不惜血本，提供情報可以賺錢，而且也不需要什麼本錢，幹這些事是自己一大樂趣、專長。李宇宙隨著遊行隊伍行走，腦子轉悠著這些事。

遊行的學生來到了美國大使館，有的學生呼喊抗議口號，有的學生往大使館扔礦泉水瓶、易開罐……李宇宙若無其事的夾雜在學生中間，他不呼口號也不扔雜物，他面似無表情心中在盤算。一個西裝畢挺的人盯上了他、走近了他，主動和他搭訕起來。李宇宙見這人文質彬彬、著裝闊氣便和他交流起來。此人問道："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李宇宙反問："您是本市哪個單位的？"

答："我是臺灣的。"

李宇宙一聽心裏來了喜悅，聽說臺灣挺富能攀上個臺灣的恐怕也有好處，便問："來北京有何要務？"

答："來投資開工廠，做生意。"

李宇宙又問："您是做什麼生意？"

答："我們是看好了這裏的環境，大陸政府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吸引外資，對臺灣同胞尤其優惠。大陸注重穩定對臺胞有很好影響。"

李宇宙看著這位臺灣商人，開工廠、做生意來看這些熱鬧幹什麼呢？臺灣商人仍若無其事的觀看著，仔細的聽學生呼喊的口號，像是把李宇宙涼到了一邊。但他揣摸到李宇宙決不是來遊行示威的，從他若無其事的表情中台商已下了肯定。

台商又繼續說："沒有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我們公司的資金怎麼會隨意的投呢，出現了動盪局面麻煩可就大了。公司在俄羅斯就吃了這個苦頭，掌權掌了半個多世紀的共產黨，說倒臺也就倒臺了，亂了套投資環境惡化，我看十年二十年的也難以穩定下來。"

李宇宙便問："聽說蘇聯解體了現在窮的窮、富的富，社會矛盾很大。"

台商便說："有本事什麼時代也吃的開，像咱們投資開工廠做生意的，管他什麼黨什麼派、還是什麼主義，都不去參入。臺灣的國民黨也快下臺了，民進黨在很多縣市的選舉中，得票率都超過了國民黨，國民黨已失去權威，這誰能想到。民主社會就是這樣，老百姓想換換口味，看看民進黨有什麼新花樣，就去投票，民進黨就可能上臺。民主、民主，老百姓做主。"

李宇宙聽他講政治方面的事，也來了興趣，因為自己畢業後也打算在政府機關裏幹，便問："民進黨的人多麼？只聽說過國民黨、共產黨，還沒聽說過民進黨。國民黨的人多還是民進黨的人多？"

台商便說："民進黨是好多個在野黨聯合組成的，參加的人多是

一些知識份子，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都有。”

李宇宙便問：“你投的是哪個黨的票？”

台商答：“我嗎？我誰的票也不投，我投錢的票。民進黨票、國民黨票全不如鈔票，鈔票好使喚。”

臺灣商人又不經意地說：“這些學生涉世太淺，搞什麼政治，這種場面我是最不愛看的。”

臺灣商人早已觀量了李宇宙，看他留了個小平頭，一口土裏土氣的方言，夾雜著做作的普通話，雖然看上去已二十七八歲了不大像個學生，但言談舉止也肯定是個學生。

臺灣商人又說：“好好讀書，畢業後到我們公司工作。”觀察了李宇宙一會又說：“我們說了半天，還不知您貴姓大名呢？”

李宇宙看這人著裝很闊氣，也想和他交個朋友，看這人又無惡意，便說了自己名子和呼機號碼，並告訴了台商自己是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系大二學生。

臺灣商人聽李宇宙說自己是工商管理系學生，似乎對他來了興趣，便很興奮地說：“我們公司就需要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我這次來大陸是來考察投資環境的，希望你能幫上忙。”

李宇宙一聽便接上說：“先感謝您了，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將全力以赴，我能幫個什麼忙呀？”

臺灣商人便說：“社會上有什麼動亂情況隨時告訴我，我們投資開工廠做生意關心的就是投資環境，穩定的環境。比如這遊行示威的事能持續多久，政府有什麼反響，民間有什麼猜測，是否還能延伸出其他事件，引發出其他不穩定因素等等。請幫忙調查一下．我也好向公司彙報，決定投資意向。”

李宇宙見這人文質、和氣也挺有氣質，便決心和他交往。

在北京喜來登長城飯店豪華臥室裏，李宇宙如約與臺灣商人會見了。李宇宙來北京雖然也光顧過一些酒店、賓館，但是像這樣豪華

的房間，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進過，不覺就有點手足無措。他半坐在舒適的沙發上，扭轉著頭掃視著室內那些豪華的傢俱。臺灣商人親自給李宇宙調劑咖啡，他把調好的咖啡輕輕推到李宇宙面前，便和李宇宙說："李同學，以後就叫你小李吧，是不是這樣稱呼親些，後生可畏嘛。"並朝著李宇宙和藹的微笑。李宇宙點了點頭，還沒說話就先拿出了他的調查材料，雙手遞到了臺灣商人面前。臺灣商人並不急於接李宇宙什麼材料，而是向李宇宙介紹一些調料，以使李宇宙飲的滿意。李宇宙喝著調劑好的咖啡，臺灣商人也似漫不經心的翻著那些材料。一共四張十六開的信箋．淨寫了些礦難死了多少人；交通事故死了多少人；搶劫銀行、搶劫計程車；光天化日之下殺人搶財等等一些事例，全是從報紙上和網路上抄的，還收集了一些法輪功人士散發的小報。

臺灣商人看著這些所謂的情報雖不表態，心裏也是有數的，這算什麼情報，這小子真他媽窮極生瘋，騙錢來啦。但他看重李宇宙開頭結尾那幾段話："在中共當局專制獨裁腐敗淫威統治下，老百姓過著暗無天日、水深火熱的悲慘生活。"及結尾："過去中共靠欺騙犧牲人民取得政權，現在靠欺騙壓迫剝削人民維持政權，紙是包不住火的，老百姓已經看透了中共的猙獰面目，共產黨倒臺是老百姓都喜歡、都高興的，不久定能實現。"

臺灣商人雖然對李宇宙情報內容不感興趣，但從開頭結尾這些話可以斷定，李宇宙是棵可以栽培的好苗，是狼心狗肺那一類的，為了錢，什麼也可以出賣的，發展利用的就是這種人。李宇宙有他的心機，我這樣編造順你的心，我管他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還是民進黨，看客下菜碟有奶便是娘，撈你點錢。

轉眼到了吃飯的時間，臺灣商人帶李宇宙選了個雅間，美酒佳餚玲琅滿目擺滿了一桌，李宇宙看著寫著外文的酒瓶子，心裏太欣慰了，看來這位客商還是很信賴我的。美酒墊底李宇宙的話也多了起來，便揣摩著臺灣商人的思想發起了感慨："國父中山先生所倡之民主，何

時得以民享民用，中國之民主大業何時得以真正實現，毫無知情權的國民何以才能擦亮雙眼，看清這污濁、罪惡、偽善的中共當局。”

臺灣商人看出李宇宙是在特意闡明立場，向自己討好表決心，便說：“在臺灣，民國七十五年，也就是大陸上的一九八六年，我們成立了一個新黨叫民主進步黨，大陸上都叫他民進黨，現在才十幾年功夫，民意支持率比國民黨還高，成為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大黨，打破了國民黨對臺灣的長期壟斷，打破了一黨專制的局面，用不多久就將成為執政黨。”

李宇宙便說：“大陸何時才能有民主進步，消除共黨一黨執政，消除腐敗黑暗勢力惡行。共黨的天下一片漆黑，我在山東臨沂大菜園村一個小村，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支持自己的弟兄成立黑社會團夥，他們把持村政權的民主選舉，敲詐勒索魚肉百姓。村主任、副主任、會計他們都才三十來歲卻都有三個兒子，有的黨員幹部四個孩子。我父親超計劃生育就　因為不給這些幹部送禮進貢，就被罰的傾家蕩產，還被批鬥。共產黨的天下就是黑暗，一黨　執政害苦了中國老百姓。”

臺灣商人看李宇宙在苦訴家史，在訴共產黨的苦便對李宇宙說：“中共的腐敗國人皆知，　為了轉移中國人的視線轉移矛盾，轉移人民對他的不滿，便說臺灣搞台獨。以後不管哪個黨　派上臺，只要和中共不協調，也將被冠以這頂帽子。”

李宇宙說：“欺騙、蒙敝人民是共產黨一貫伎倆。”

臺灣商人便說：“哪個黨上臺也不敢搞台獨，美國人讓他們搞嗎？沒有美國人做後盾，臺灣這彈丸之地，早被共產黨吃了，沒有敢搞台獨的。”

李宇宙便說：“大陸報紙經常發表一些批判台獨的文章。”

臺灣商人便說：“分裂中國是美國人的一貫政策，分而治之。中共在一些問題上不聽美國佬的，老美就賣些武器給臺灣，做些兩個中國的假像嚇一嚇中共。中共老實了，美國人再發表遵循上海三個公報，

承認一個中國的聲明。美國佬就握兩個中國這張牌，關鍵時刻就亮出這張牌，決不會往外摔。臺灣真獨立了美國人這張牌就失效了，美國佬決不能讓臺灣獨立，也不能讓兩岸合併，而是分而治之。”

李宇宙對離自己較遠的事情不感興趣，他投靠這位臺灣商人目的只是撈幾個錢，便苦喪著臉說：“在我的家鄉，我們村建的塑膠廠就建在我家附近，有毒的氣體散發著臭味，粉碎塑膠的機器一天二十四小時響，我的母親有病被攪得整天不能睡覺。無奈情況下我們去告狀，這可惹鬧了村黨委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攪了他們的財源，因為辦這些廠子的人要定時給他們進貢的。便對我家打擊報復，我近六十歲的父母無奈，七湊八湊借錢蓋了新房。剛入住，村黨委書記和村委主任又借修路為名，將路面又規劃到我們新房上，逼著我們拆房。就因為我家告了他們的狀，攪了他們的財源。”

臺灣商人靜靜的聽著也不插話，李宇宙又氣憤地說：“我們去上訪從地方到中央都去了，借的錢也花光了，沒有一個部門管的。我親身感受到了什麼叫官官相護，什麼叫暗無天日，什麼叫沒有司法公正，什麼叫百姓有冤無處訴。有理打不贏官司，還背了一身債。”

臺灣商人對李宇宙苦大仇深的境況深表同情，就說：“在臺灣司法獨立，是民主社會，選票是實力。要對投票人負責，在大陸上司是實力，只為上司負責。”

李宇宙又接著說：“我在家鄉讀中學時成立過學生組織：‘同進會’和‘共進社’，我任社長。在山東財政學校讀書時組織了‘山東同學聯誼會’，我任主席。我現在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了‘中國人民大學校友通訊網’，我任理事長。”

這些學生組織確實存在過，只是人數太少。李宇宙中學階段正趕上大陸興起了武打片熱，　上演“少林寺”、“霍元甲”、“射雕英雄傳”等一些武打片，大陸興起了武術熱，他和一個同學自學武術，組織了“同進會”和“共進社”共兩個人。在山東財政學校和其他班一個老鄉共兩人組織了“山東同學聯誼會”，聯誼全省包括全國志同道合學

子為他報仇，被班主任指示班長帶人把他打跑了，跑到濟南市管轄的章丘縣。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友通訊網”只有名沒有設備，只有一個女同學參加，名子叫李可君，是他的同居女友。

臺灣商人聽李宇宙對組織很感興趣，便說：“臺灣民進黨開初也是一些小團體聯合組建的，是‘編聯會’、‘公政會’還有一些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等聯合組建的。現在人氣很旺，在選票上一年比一年多，在縣市長選舉中得票率超過了國民黨，二十二個縣市長位置占了十二個。你對組織感興趣我可以資助。”

這話正中李宇宙心懷，李宇宙說話的目的也就是為這個。有個組織可以募活動經費，可以過當官的癮，還可以以組織名義辦自己想辦的事。

這頓飯他們似乎吃了一個下午，算不上相見恨晚、酒逢知己千杯少，可也融洽。

李宇宙成立組織心切，第二天便把自己起草的組織名稱、綱領給了這位臺灣商人。組織的名稱定為“中國民權陣線”。這很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味道，也有民進黨的色彩，都帶民字，也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中共當局腐敗愈演愈烈，民怨沸騰，冤聲載道，社會分配極端不公，都是人民沒有權力造成的，建立“中國民權陣線”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呼聲。

李宇宙洋洋萬言、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在互聯網上抄錄的這些民運人士的文章，這位臺灣商人看後很反感，他知道這是李宇宙在向他搖尾乞賞，他要在大陸隱身，不能明目張膽的支持這樣的事，但又不能打擊李宇宙的熱情，便說：“不要宣示這些什麼綱領的了，要努力在受迫害的學生中先聯絡一些成員，比如像你這種情況的同學，家裏受到中共黑惡勢力虐待迫害的等等，先不要大張旗鼓的發表什麼聲明。聯絡一些人在一起吃吃飯、聊聊天，沒有我的明確指示，什麼事也不要幹。”臺灣商人當場就資助了李宇宙一萬元經費。李宇宙也心安理得的笑納。臺灣商人看透了李宇宙是為了錢，當然李宇宙也是理直氣

壯的，我為你服務弄兩個錢花花應該。

在北京，抗議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遊行示威活動仍在進行著，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是由各級黨、團組織統一組織的，都在各級黨團組織的掌控之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失控。一些激進學生開始砸美國、英國大使館，一些群眾也加入了遊行隊伍，一些學校的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留學生，也頻頻遭到襲擊。這就引起了當局的重視，因為從根本上講不能破壞已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建立的關係，在國際上要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政府處境維艱，國內的法輪功事件，部隊武裝走私事件，高層次官員一窩一窩、一串一串的腐敗案，不但省部級挖出了腐敗分子，中央政治局裏也逮捕了腐敗分子。總書記江澤民已不敢公開露面對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表示抗議，只能在內部會議上抨擊，江澤民極力討好美國，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卻不領情。而且已經臨近“六・四”，這是中國當前最敏感的日子。

根據上級部署，各校黨組織開始制止蓬勃發展的學生愛國運動，不准學生上街。但仍有一些激進的學生襲擊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開設的餐館，如麥當勞、肯德基以及其他一些商行、旅館等場所。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駐中國人民大學辦事組，根據上級部署緊急與校黨委磋商，他們需要增加臨時人員，以監視、扼制這次學生愛國運動，以防事態擴大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應該說學生都有自己的專長，有的文藝好，有的體育有優勢，當有關方面需要這些人才時，便會自然受到推薦。李宇宙有秘密打小報告的專長，他來自山東臨沂革命老區，入校以來多次遞交入黨申請書，積極向黨組織靠近，事無巨細對校內激進學生、異議人士、民運人士自覺進行監督，向黨組織秘密打小報告。經學校黨組織研究，李宇宙被推薦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並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介紹了李宇宙的基本情況。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聽了學校的介紹，查看了李宇宙的檔案材料，決定使用李宇宙做為臨時雇員，也就是臥底線人，在安全局內部被稱為學生“資訊安全

員”。民間俗稱內鬼。

一天下午，李宇宙的手機突然響了，螢幕上映出一個陌生的號碼，他打開手機，一個人向他做了自我介紹：“我是國家安全局的，能和我們做一次約會嗎？”李宇宙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是不是與臺灣商人的接觸，被安全局偵知，安全局這些特務做事是無孔不入的，難道是這個臺灣商人被捕了？供出了我受錢的事。“李宇宙同學，學校領導已向我們介紹了你的情況。”手機那一頭繼續和他說著。李宇宙一聽學校領導已向他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心稍安定了下來。“我們明天在燕京大酒店約見，詳情面談，謝謝你的合作。”手機那頭最後說。

這突如其來的約見，使李宇宙忐忑不安，他擔心他與臺灣商人接觸被安全局盯了梢，另外也懷疑是不是自己告密的人太多，冒充安全局對自己實施報復。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去的好，被安全局盯了梢跑是跑不掉的，如果是被自己舉報的人報復，他在暗處我在明處，躲也是躲不掉的，倒不如和他們見識見識，便決定按時約見。

在燕京大酒店的休閒廳裏，李宇宙和兩名國家安全局的官員見面了。他們看上去都很年輕，約摸三十歲左右。他們首先感謝李宇宙為他們而來，並首先做了自我介紹。個子較高的叫蒲義，是個副科長，遼寧人，畢業於青年幹部學院。另一個叫曲亮，山東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和自己是校友。

李宇宙端相著他們，兩人都戴眼睛，白淨的臉，說話斯斯文文。他們要李宇宙做一些事情，即監視那些混在學生中間的危險人物，他們趁當前事態陰謀煽動學生鬧事，想把學生的愛國情緒，引到反對政府針對政府的行為。李宇宙一聽原來是這碼事，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便迫不及待的答應了，也松了口氣。他們交待李宇宙說：“注意監視那些進出校門的陌生人，還有國安局掛了號的人像丁子霖、單少傑等。防止他們利用學生的激情愛國行動反對政府。”他們喝著咖啡交談著，並請李宇宙吃了飯。至此李宇宙便開始了他的內鬼生涯。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發了民族主義情緒，北京各

大專院校學生群情激昂，很難發個檔或是進行一番說教就能緩和下去的，局勢越來越難控制，很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外國間諜以記者身份串聯學生，收買情報。因為有些學生喜歡攝影，一些學生喜歡攝像，一些學生喜歡即席演講，一些學生喜歡收集資料，而這些東西反映了社會當前動態，也就是情報。李宇宙接受了國家安全局的任務，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裏不動聲色的警惕的觀察著，發現一個陌生的面孔，此人留著一個大光頭，穿一身黑衣，腳蹬千層底布鞋，中等身材，形容消瘦，目光如炬。他在那裏即席演講："中共當局腐敗無能，同學們，弱國無外交，今天敢炸我們的大使館，明天就敢炸我們的領土，就敢來屠殺我們。中共當局已形同清政府晚期，腐敗透頂病入膏肓啦，八國聯軍要捲土重來啦，腐敗無能的中共當局讓位吧！"說到激動處淚流滿面號淘大哭。李宇宙看這傢伙簡直就是個神經病，但仍有一些學生隨聲附合，李宇宙打聽一些同學，偵知這人叫王野，是一個四川人，是一個流浪的異議人士，整天不務正業，在各大專院校串聯兜售他的政見。李宇宙主動接近他，表示了和他相同的政見。李宇宙說："共產黨現在已蛻變成私產黨，把公產變成了私產，大小官吏無一不貪，吃喝嫖賭樣樣俱全，一年能吃一艘航空母艦，哪有能力保護國家和人民。"

王野越聽越點頭，因為他言辭太激烈附合他的人太少，今天遇到了李宇宙，他鄉遇知己很興奮，這樣他便到李宇宙的租房處，他說出了他來北京的計畫，他要製造一起爆炸事件，襲擊對象是中共官員，這些腐敗的中共官員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中國人民已透不過氣了，他要讓人民緩口氣，以此為導火索在全國掀起民變，犧牲自己也在所不辭。李宇宙一聽倒吸了一口冷氣，這傢伙是一個亡命徒，是一顆人體炸彈。

李宇宙馬上將此人報告了安全局，第二天王野便消聲匿跡了，再也野不起來了，他被安全局收入網中。

李宇宙像一條警犬，警覺的嗅著、聽著。一個四十多歲，像是知

識份子模樣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人表面斯文，演講時卻激烈的很，他在學生中間抨擊：中共剝奪人權、剝奪自由、扼殺民主，導致政府腐敗無能，變成一個超級腐敗大國，成為強國魚肉的對象。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不是偶然的，是中共腐敗導致的。中共如不下臺，腐敗將繼續蔓延，列強將更加肆意進行侵犯。並散發講稿。李宇宙打聽後知道這人是個助教，因授課內容獨樹一幟，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煽動學生重新考慮中共地位，被學校解聘。由於他熟知學校情況，所以在學生中很有市場，也是一個危險人物。李宇宙收了他散發的講稿，真是開門見山，肆無忌憚的抨擊中共政策。他秘密的報告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不久這位學者也消聲匿跡了，校院內再也見不到他的身影，聽不到他情緒激動的演說了，他被安全局收入網中。

李宇宙頻頻得手，使校內一些政見不同的演講消聲匿跡，對學校穩定還真起了作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的羅處長、常科長異常欣喜，真是找到一個好人才。他們找李宇宙談話，請客吃飯關心著李宇宙的日常學習和生活，李宇宙頗為得意。副科長蒲義和特務曲亮明確向李宇宙表示，幹的好畢業後進入安全局。一次副科長蒲義和特務曲亮約請李宇宙吃飯，一見面就給李宇宙一部手機和一部傳呼機。蒲義說：“李宇宙，你現在僅是練習練習，國家安全這工作複雜的很，非得全身心的投入。”李宇宙恭敬的聽著，蒲義又說：“你每月可以向局裏申請活動經費，國家安全這工作突如其來的事好多，花費的錢實報實銷。”曲亮說：“李宇宙，填寫一份簡歷吧，畢業後希望你來安全局工作。”李宇宙高興的聽著，今生當警官的夢有譜了。曲亮又說：“現在你的工作主要是監視中國人民大學的激進學生，異議人士的動態。”

李宇宙填寫完簡歷，成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名雇員，至此，李宇宙開始了他正式的內鬼生涯。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主管社會民意調查，就是國內一些政策出臺，人民有什麼反映，國內外一些重大事件的出現，人民有什

麼反應。李宇宙的工作崗位便是中國人民大學內，監視對象就是激進學生和與黨持異議的教師。曲亮還給李宇宙佈置了練習作業，內容是：

2000 年臺灣總統大選，學生、教師有什麼議論，希望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上臺，還是其他黨派上臺；

江澤民幹了十幾年總書記，學生、教師有什麼看法，希望他繼續幹下去，還是到時候退休；

北京申辦 2008 年奧運會，學生、教師持支持態度還是漠不關心，還是幫倒忙不希望北京辦。

曲亮對李宇宙說："事無巨細一些小的動態往往蘊含著大事，你先練習練習，看從這些動態中能預見到什麼事。"

李宇宙很失望，原先以為安全局就是電影上描寫的國民黨中統局、保密局，蘇聯的克格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希特勒德國的蓋世太保，原來就幹這麼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以後才知道，安全局幹的事多著呢，反間諜、監控境內外反共組織、收集各方面情報、跟蹤、偵察、逮捕等等等等，這是後話。

李宇宙拿了臺灣商人的錢，這個錢也不是好拿的，馬上就派給了他任務，讓他收集安全局的情報。這些情報包括上級機關國家安全部下發到各省、市、自治區的紅頭文件、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總結報告、各科、處的工作方案以及一些會議記錄等等。

李宇宙初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些機密的東西他根本就接觸不到，加上他還是個臨時性質的，所以辦這事很難。平時曲亮、副科長蒲義、常科長只對他說一些鼓勵的話：小李子，好好幹，幹的好畢業就把你調過來。和曲亮、蒲義、常科長這些人雖然經常接觸，但他們都口風特緊，都陰沉著臉，佈置給他什麼任務，就直接告訴他，一點都不透露其他消息。臺灣商人給他的任務確實很難幹。

李宇宙生性膽大，只要有刺激有利可圖便知難而上，他再三衡量，傾向臺灣商人錢多，傾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前途大，將來可以正式調

進去，圓了今生當警官的夢。衡量再三還是一僕二主、一馬備雙鞍、腳踏兩只船好。不放棄臺灣商人這頭，要千方百計收集點情報給他，這是個財源。積極討好安全局領導，畢業後當警官。

在北京長城飯店豪華的臥室裏，李宇宙喝著臺灣商人給他調好的咖啡，專心的向臺灣商人彙報他瞭解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情況。他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共有十六個處。第一處是機要處，這個處的工作主要是秘書性質的，其他各處起草的工作報告，經局領導審閱簽字後形成檔備案執行。處理上級機關和下屬區、縣等單位來往的信函。負責起草局本部的工作總結，如月規劃、年總結等一類的文書工作，還有一些秘碼管理、通訊管理等等，還有一些瑣事如用車調度、接待等等。"臺灣商人面無表情的聽著，也不插話提問，顯然他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

李宇宙翻弄著幾頁紙繼續說著："第二處為人事處，主要根據局裏指示，對幹部進行考查、考核以便使用。還管職稱評定等等。"

李宇宙又接上說："還有基建處……"

臺灣商人打斷了李宇宙的話說："就是審批申報的基建專案，職工宿舍辦公用房的建設……"

李宇宙看臺灣商人打斷了自己的話，知道他對此不感興趣，就說："還有個第八處是反間諜偵察的處。這個處主要是根據在國外潛伏的人員提供的情報，對潛入國內的間諜進行跟蹤。境外一些反共組織收買一些記者、投資商、學者一類的人充當間諜。他們潛入北京市區，不管潛入哪個縣、區，上面都會通知或派員下去一起跟蹤、偵察，獲取證據後便秘密逮捕，呈報上級機關處理。或驅逐出境或關押判刑等等。"

這些事情臺灣商人這個職業特務早就知道，只是他不願刺激李宇宙挫傷他的情緒，這樣對自己開展工作不利，他也不打斷李宇宙的話，李宇宙就繼續講："中共當局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不擇手段卑鄙無

恥還設了一個第九處，也叫保防偵察處。這個處主要監控國外駐北京市、區一些機構和人員，如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機構、法國《費加羅報》駐京辦事機構，國際紅十字會駐京辦事機構，聯合國科、教、文，難民署、人權組織駐北京機構等。還監控國外投資商在北京的活動，監控與外商合資的涉外單位的活動，還監控北京市區一些地下組織，如中國民主黨、獨立作家筆會、記者聯盟、民間的基督教、佛教、法輪功等等。還包括官方掛牌的佛教、基督教這些教會，都在監控之內。”

臺灣商人看李宇宙在出賣良心，說來說去淨是些表面上的東西，心裏很是鄙視，但他不能挫傷了李宇宙的積極性，雖然他說的話帶有濃厚的討好觀點非常下賤，這一切只是為了錢。就這樣的人才最合適利用。他便表示感興趣的問：“你在的那個十四處是幹什麼的？”

李宇宙聽到臺灣商人對自己發問，感到受寵。怎樣找機會摟他兩個錢，他向自己發問了，也算個機會了，又掏出一個小本本看了看，就說：“我在的處是社會調查處，對外稱十四處。”他端起口杯喝了口咖啡又接上說：“這個處主管民意調查，北京市一些重大事件出現，民間有什麼反應。如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北京民間有什麼反應，尤其是大專院校的學生有什麼反應。中國舉辦奧運會等一些國際性賽事，中國民間有什麼反應，持什麼態度。江澤民到時候不退休，社會上有什麼反應等。這個處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一些重點大學，都秘密派駐了駐點特務，監視外國留學生、國外學術交流團體、激進的學生、授課獨樹一幟的教師等。還在院校花錢收買學生，對學校進行監控。中共當局最怕學生，北京的一些大學都有社團組織，這些組織都要得到學校黨組織批准，討論的話題都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個別激進的學生鬧點事一般也不管，只要不鬧出群體事件、不上街，不會去動學生。過去共產黨說國民黨有多壞，在學校裏安插特務，其實共產黨安插的更多、更壞。高教部等部都有自己的學校，安全部也是如

此。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等院校機構，都隸屬於國家安全部，是培養間諜的院校。”

臺灣商人聽李宇宙宣洩般的講著，這些材料太素，根本就不是自己需要的，這些事自己早知道，而且知道的比這小子還翔實。李宇宙只想表功在臺灣商人面前討好處，也不注意對方的表示，就繼續說：“其實中共當局全民皆特務，他們派駐到各校的特務，暗中考察一些學生，發現好苗子就借調使用，幹的好就留下。我所在的社會調查處的曲亮，原本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幹的好就被留下轉正了。”

臺灣商人悶著頭喝他的咖啡，也不插話提問，李宇宙又繼續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還根據上級的指示，將局內人員調往安全部，部裏全面統籌，根據工作需要，便以記者身份、學者身份、考查團等等身份派駐國外，監視駐外機構、留學生、學術交流團體、貿易洽談人員、軍事考查團等等。有些到國外的交流組織，在組團時就安插了國安部的人。派出的這些人情況很複雜，還有以叛逃名義出國執行任務的。”

李宇宙說了這些事，對臺灣商人來說就等於一杯白開水，根本就刺激不起情緒。臺灣商人端起了咖啡不緊不慢的喝著，翹著二郎腿對李宇宙說：“小李同學，謝謝你的合作，你在安全局廢紙簍裏揀到的小紙片，都可以在我這裏換到鈔票。”李宇宙一聽馬上意識到，這是讓我竊取局裏的秘密檔。這個活風險大可利益也大，這事一定要尋機辦，他沒有拒絕臺灣商人的要求，便說：“一些文字性的東西都集中在檔案情報資料處，借閱查看是要經好幾層領導批准的，手續相當嚴格。”李宇宙還想繼續說，臺灣商人站了起來無興趣聽下去，述談便淡然無味的結束了，臺灣商人為鼓勵李宇宙，還是給了他兩千元錢。

談話結束了已臨近中午，臺灣商人又設宴款待李宇宙。

席間李宇宙說：“早晨一些晨練的北京老人，都在議論江澤民無能。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江澤民發了一番感慨說：提高綜合國力，提高國民凝聚力，提高科技力等等。老百姓都說國家的錢

都進了貪官的腰包，吃喝嫖賭全報銷，貪污、行賄、受賄已成了國家機關的工作程式，一年吃喝的錢就能買艘航空母艦，還能提高什麼國力。”

臺灣商人只聽不說，但聽的很有興致，李宇宙也越說越來精神，便繼續說：“那些晨練老人說，我們參加工作四十年，才幾百元錢。機關公務員年年長工資發名目繁多的補貼，收入是我們的好幾倍，這一國兩制的工資制度怎麼能凝聚、怎麼能凝聚到一塊，江澤民淨說屁話。”

臺灣商人邊聽便給李宇宙斟酒夾菜，李宇宙既能吃又能喝又能說，他看臺灣商人殷勤的款待自己，聽的饒有興趣便又嘲笑著說：“大陸老百姓都說，共產黨除了腐敗是真的，還有什麼是真的？”

李宇宙回到租住屋裏，把錢掏出來數了一遍，心裏美不自禁，這錢來的太容易了。自己這些情報算什麼，全是街頭巷尾道聽途說的，從報紙上抄的，從互聯網上抄的，這個冒名的臺灣商人，分明是個特務、狗特務。以後李宇宙把情報派上兩種用途，一種是出口，送給這位所謂的臺灣商人和海外反共組織換錢。同時也內銷，客戶就是他服務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李宇宙自從 1999 年 5 月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聘為臨時雇員，直到 2002 年 8 月出國，這幾年多的時間裏，共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寫了三百多篇密報材料，可謂多產的內鬼。這其中民主黨北京、天津負責人何德普的最多。主要密報民主黨在國內做為反共組織已被取締，何德普卻在國內秘密發展民主黨員，在國外媒體發表文章洩露國家機密、抨擊中共當局，大發反對共產黨的輿論等等。並收集了何德普大量反對共產黨的文章，後來只是由於北京市公安局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爭功，前者搶先逮捕了何德普，李宇宙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密報材料才沒排上用場。值得注意的是何德普被公安局逮捕前，一直還是對李宇宙百般信任、相見恨晚。不知是國安局派他來的，是為了監視

自己的，用民俗話說就是被人家賣了，還在替人家數錢。

另外，李宇宙還密報過曹思源、錢理群、李柏光、余杰、包遵信、丁子霖、單少傑、劉軍寧、彭方志、劉曉波、白興華、任不寐、邵振偉、熊晉仁、於志明等等。對於一些異議人士只要見上一面、談一次話，必有一篇秘密報告，甚至間接知道的也秘密來上一篇。李宇宙生性狡詐、歪門邪道多，撒起謊來如同聊天說知心話，且感情充沛，幹內鬼這行確實是個天才。向來是，不是要我幹，而是我要幹。真的是不須揚鞭自奮蹄。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起初安排他，只是協助秘密駐中國人民大學的特務曲亮先練習練習，這使李宇宙特別失望，他原以為進了安全局幹一些暗殺、綁架之類的恐怖工作，沒想到只幹些雞毛蒜皮的蠅頭小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實際在北京一些大專院校，都有秘密駐點的特務，有統一部署，可李宇宙嫌安排他給曲亮當助手這工作太少，便經常擅自到其他學校密察。為這事北京市國安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批評他多次："先跟曲亮練習練習，不要亂跑，局裏有統籌，不要擾亂工作秩序。"可李宇宙秉性難改，當面答應一出門還就忍不住了。

李宇宙一時不秘密寫小報告就渾身奇癢難忍，飯吃不好覺睡不寧。這天，李宇宙又擅自到了北京大學，因為他實在覺得中國人民大學都是些掛號的丁子霖那樣的落水狗，沒啥意思不刺激，他要另闢蹊徑密查個大的。到了北京大學可真是碰上了運氣，一群人正在辦講座。只聽一個人在那裏講："為什麼實行多黨制、為什麼實行多黨執政會使政治清明廉潔呢？因為多黨執政有競爭。競爭是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發展和進步的永恆法則。"

李宇宙聽多黨執政一詞眼睛一亮，精神為之一振，立功的時刻到了，便趕緊過去坐下，坐下後眼睛便到處搜索。一個接近一米八左右個頭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見這人在忙忙碌碌的張羅。憑經驗這次講座很可能是這人召集的，他盯著這人估摸著這人年齡也就在三十歲左右，看樣子已不是學生了，應該是個獵取對象，便湊到那人身邊

說：“這講話太偉大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廣眾之前批判黑暗的中共當局，真是氣吞山河形象偉大。”這話立刻引起了這人的注意。李宇宙又接著說：“講的太精彩了。”

不出李宇宙所料，這講座確實是這人組織的，這人的名字叫張宏海，就是後來的新青年學會兩幹事之一，這次相會便是新青年學會遭遇十年、八年牢獄之災的開始。



張宏海

李宇宙便朝張宏海說：“這講座是你組織的？”

張宏海以微笑點頭做了回答。

“您貴姓？”李宇宙又問。

“免貴姓張，我叫張宏海。”張宏海看這人挺熱情便做了回答。

李宇宙又套近乎地說：“看得出你也是有學問之人，關心國家大事，不同於那些庸庸碌碌之輩。”

李宇宙又看看演講的人問張宏海：“這人是幹什麼的？”

張宏海便熱情的答道：“這人畢業於湘潭大學和北京大學，是政治學碩士……”

“我說這人這麼偉大。”李宇宙沒等張宏海說完馬上誇獎說。

張宏海又說：“這人還是法學博士。”

“一聽他的演講就不同凡響，水準就是高，切中中共當局要害。”

李宇宙馬上恭維地說。

張宏海聽李宇宙一直在用羨慕的口氣誇張，便也炫耀地說："這人還有很多著作，有《論民主》、《權力與自由》，還有《中國公民常識讀本》等，他叫李柏光，還是一個面向弱勢群體服務的社會活動家。"

李柏光在繼續講著：

"人類社會的任何領域，如果缺少競爭，這個領域必然走向衰敗和死亡。如果經濟生活中不允許競爭，每一種商品那怕是再壞，人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任其盤剝和損害自己。如果文化思想領域不允許競爭，那麼這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必然的、無可救藥的衰敗。同理，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生活中，不允許多黨競爭執政，那麼這個執政黨、這個政府將迅速走向腐敗，整個社會也將徹底腐敗。"

這時，演講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李宇宙和張宏海說著話，聽到掌聲也跟著拍起來。張宏海看李宇宙熱心的樣子很投入，便說："我籌備了很多講座，現在都已排好了日程，下一個講座是在星期天開講，會場設在北京廣播學院，我邀請的是余杰，他的題目是《重走五四路》，歡迎你光臨。"

李宇宙接受了張宏海的邀請，擺出一副興奮的面孔說："我肯定是要來的。"

張宏海看李宇宙太熱情了，真的是相見恨晚，便又說："以後星期六、星期天還有茅於軾、錢理群幾個大教授、大思想家來講，我已洽談好了，希望你也能來參加。"

李宇宙又問："你辦的這些講座還有報酬嗎？"

張宏海便說："我們主辦的人一點報酬也沒有。"

李宇宙一聽張宏海這傢伙是個轎夫，幹忙活，淨請些異議人士大發謬論，是個獵取的對象，張宏海應該是個裏裏外外毫不摻假的貢品，奉送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應該立上一功。

李宇宙又向："這些演講的精英人物，講的這麼精彩、這麼捧，還有報酬嗎？"

張宏海便說：“我四處籌了點錢，就給他們個交通費錢。”

李宇宙聽張宏海說的真實在，便說：“這些人你不給他錢他們也一定來，他們是在為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奮鬥，不為錢。就像我一樣，這樣精彩的講座，我就是無論怎麼忙，也要爭取時間來聽。”

張宏海一聽李宇宙的表態話，不由自主地笑了。

張宏海又心情沉重地說：“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在學校裏我就喜歡辦講座，我看不慣那些追星族，他們追星成風不思考，享樂成風，我便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辦講座。”

李柏光繼續在那裏講：

“政治腐敗造成的後果，輕則毀掉個人的自由和幸福，重則毀掉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因此，為了每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和進步，在政治生活中實行多黨競爭執政，是極其重要的法則。”

李宇宙聽到這裏，又假意地帶頭鼓起了掌，鼓得很響。

李柏光講：

“真正的憲法，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文字，而是體現在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政府行為……．”

聽到這裏李宇宙便對張宏海說：“現在政府是些腐敗行為、一窩貪。我家的地被征了，按規定每畝補償款是七萬元，我家三畝地應該補償二十多萬元，可是只給了我家三萬元，我們到處上訪，天下老鴉一般黑，哪里也沒有說理的地方。”

張宏海同情地說：“現在我們缺少人權，缺少民主監督，人們也缺乏民主意識。”

李宇宙又傷心地說：“我父親去上訪，還被村委書記和村委主任打了。打了人還惡人先告狀，說我父親擾亂社會秩序，被拘留起來了，我們交了一千元保證金才放了人，共產黨的天下就是暗無天日的天下。”說到這裏眼裏含滿了淚水。

張宏海同情的看著李宇宙，不知怎樣安慰好。

李宇宙與張宏海盡情的暢談，講座結束了，他們互留了聯繫方式。至此，張宏海就成了李宇宙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密報的對象、貢品。當晚李宇宙就將這次座談會寫成報告，密報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李宇宙像一條警犬到處尋覓異議人士，他又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李宇宙來此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多是農村子弟，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苦、農村發展維艱，在這裏肯定有反應，透過現象可以發現一些本質的東西，這樣也就有了密報材料。

在一次讀書會上，他瞄準了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叫何忠洲，是中文系二年級學生。何忠洲來自湖北省一個農村家庭，家境相當貧困，對共產黨農村政策頗有微詞，如戶藉政策、農民負擔、城鄉差別等等。李宇宙也訴說家庭困境，兩人很投緣、有共同點。這以後何忠洲經常聯繫李宇宙參加校內一些社團活動，一來二往兩人便成了知心朋友，殊不知，李宇宙是有目的而來，因為這些社團活動中，學生們激烈的抨擊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李宇宙便秘密記錄呈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北京師範大學成了李宇宙一個重要活動地點。

1999 年 10 月，在徐偉的大力活動策劃下，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北京最大的學生社團“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當時成立現場非重隆重盛大，中央電視臺也去現場拍攝。此時徐偉剛畢業已經有了工作。因為徐偉在校期間，一直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往來，徐偉聯繫學生幫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全國搞農村社會調查，這份差事是徐偉的一個老鄉趙樹凱佈置幹的。趙樹凱是山東萊西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處長，兩人關係密切。所以農民之子成立大會趙樹凱也來參加，並在會上發了言。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領導也蒞臨會場表示支持。北京市其他高校也有很多學生參加了大會。農民之子校內外成員共三百多人，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學會主席彭方志被選為會長。

農民之子最大的成績是在全國做了大量的深入實際的農村社會調查，並將這些資訊回饋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還在北京市郊區為

外來打工子女學校支教，每個週末，都有很多學生成群結隊去郊區支教。

李宇宙由何忠洲介紹也來參加成立大會，“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是在學校註冊的，接受學校黨團組織的領導，其活動範圍如超出學校規範與黨中央不保持一致，便會被解散。李宇宙去參加這樣的大會是別有意圖的，接到何忠洲的邀請後歡心若狂，用自己的經驗判斷，恐怕這些參加的學生是苦中苦，中共統治下的農村現實，農民是最苦的一族，既然是最疾苦的一群，思想動機當然要改變現實，就要大造輿論動搖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些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貧農要革命，也就是要革共產黨的命了，他們在會上大放厥詞，就是很好的密報材料。

會議期間，經何忠洲介紹李宇宙認識了徐偉。在樓道裏有一位戴眼鏡的年青人與何忠洲正在談話，好像在向何忠洲交待什麼事情，李宇宙便湊了過去，何忠洲見李宇宙來，便指著李宇宙說：“他叫李宇宙，是中國人民大學二級學生。”徐偉看李宇宙歲數挺大的樣子，便問：“你認識邵振偉、於志明嗎？他們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是我的好朋友。”李宇宙聽徐偉說話帶山東口音，馬上呈出一個笑，親切的問：“你是山東人吧？”“對，我是山東人。”

李宇宙一聽笑容突顯燦爛，稱：“我也是山東人，山東省臨沂市，我們是老鄉。”

徐偉聽著。

李宇宙看徐偉穿著不時髦，又不修邊幅，便在默默的端相著，估摸著他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端相了一陣便問：“你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

徐偉便說：“是城市。”

李宇宙一聽這小子是城裏人，策劃成立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講些“三農”的事，關心農民疾苦？這肯定不是個好鳥，是個別有用心的傢伙，這個老鄉也應該是個危險人物，是個密報對象。

李宇宙有了這個動機，便關切的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何忠洲便在旁邊替徐偉回答：“徐偉就是在北師大畢業，是哲學研究生畢業，現在消費時報當編輯、記者。”

李宇宙馬上誇獎起來，說：“你畢業了還關心社團的事，不辭勞苦來做指導，關心農民疾苦，先天下之憂而憂，真了不起，我有這樣的老鄉真是感到光榮、自豪。”

李宇宙又接著說：“我家是農村地地道道的農民，過去農民苦現在不但苦還受欺負。”

徐偉聽著。

李宇宙又接著說：“農民苦這我深有體會，我家的地被征了，按規定每畝補償七萬元，我家三畝地應補償二十多萬元，可只給了我們三萬元。我們去上訪，天下老鴉一班黑，官官相護，哪里也沒有說理的地方。”

徐偉靜靜的聽著。

李宇宙又傷心地說：“我父親去上訪還被村委書記、村委主任打了，打了人還惡人先告狀，說我父親擾亂社會秩序拘留起來了，我們交了一千元保證金才放了人，共產黨的天下就是暗無天日。”

徐偉聽了便說，這都是腐敗造成的。

李宇宙聽了趕緊說：“共產黨腐敗了，我們的看法真有共同點。”

最後徐偉對李宇宙說：“希望你多參加農民之子的活動，使農村發展起來，使農民儘快富起來。”

事後徐偉成了李宇宙注重監視的人物，因為徐偉出身城市還關心“三農”，居心叵測。

李宇宙成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臨時雇傭特工，此職務稱為線人或臥底，民間俗稱為內鬼。每月領固定工資六百元。交通費、通訊費、材料費、平時應酬的飯局等費用，每月加起來一般在兩千元左右。另外還有特別費用，指的是在特殊情況下的開支，總共每月可在安全局

領兩千五百元左右。李宇宙不但解決了自己的學費、生活費以及同家裏聯繫的通訊費、交通費（電話卡、車票等費用可用工作的名義報銷）而且一些私事方面的聯繫如與同學聚餐、贈同學電話卡等一些費用，都可以按公事報銷。當然主要的是安全局答應他，幹的好將來畢業就正式調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李宇宙在安全局一舉一動如履薄冰，這倒不是他膽子小，主要是怕稍有閃失被安全局辭退，將來當警官的夢就破滅了，對於這次機會特別珍惜，所以格外謹慎特別賣力。

為了監控異議人士工作的需要，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計畫辦網吧，李宇宙成了當然的人選，這個網吧當然不是顧名思義的網吧，是一張“網”，網的是人，張網以待，專門來網那些自投羅網的異議人士。在籌備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投入兩萬元是秘密的，表面上是李宇宙勤工儉學投資辦網吧。為了打掩護，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授意李宇宙找幾個同學合夥打掩護。李宇宙物色了兩個同學，一個叫裴英欣，一個叫石宇紅。這兩個同學當然不知道李宇宙辦網吧內幕，所以便一拍即合欣然同意了。

石宇紅同學投了一萬元，裴英欣同學投了五千元，他們倆投資是勤工儉學，鍛煉自己的自立能力，減少家庭經濟負擔。他們很快辦好了網吧的各項手續，又到北京中關村買了六臺電腦，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門租了間民房，張貼了廣告網吧便辦起來了。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知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學生是單純的、透明的，那些自鳴不凡的異議人士，儘管心高氣傲，根本就看不出國安局勝他們一籌。果然這些民主精英、可鄰的魚兒紛紛自投羅網，這些精英人物往境外發電子郵件，上網搜索境外資訊，宣傳諸如人權、民主、自由一類文章和一些不易在家或普通網吧幹的事，都來李宇宙這家學生網吧。

李宇宙的網吧好不興隆，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互聯網——和安全局互聯在一起的互聯網。這些民主精英的所做所為便一覽無餘的展示

給了安全局，他們前腳剛走，後腳李宇宙便將更翔實的情況報告了國安局。中國民主黨、團結工會、記者聯盟、勞工聯盟、獨立作家筆會等等這些地下組織紛紛燈蛾撲火。為了讓這些民主精英，將腦袋裏裝的反對共產黨的東西傾倒出來，李宇宙還買了咖啡、可口可樂、純淨水等飲料招待。喝著咖啡上著網，這些民主鬥士勁頭十足，盡情的在網上散佈他們質疑共產黨的話題。留下的痕跡確切地說是李宇宙向國安局進貢的材料，或者說是李宇宙的功勞國安局的成績，便一覽無餘的錄了下來，真乃是不打自招。李宇宙這個活幹的太順了，順的簡直不可思議。

原來李宇宙邀裴英欣、石宇紅合股是為了打掩護，看現在這形勢根本就不需要掩護，相反有這倆人在場還礙事。李宇宙要搞個大動作，多釣幾個民主鬥士，主動出擊挖他們腦袋中更深層次的東西，還得躲著他倆。

李宇宙將開業這一個月的情況，向常科長做了彙報。“常科長，”李宇宙坐在常科長面前叫了一聲，常科長正忙著整理一些材料頭也沒抬，李宇宙就說：“我想讓裴英欣、石宇紅兩人退股，把他們趕走。”

常科長忙於他的材料頭也沒抬，就低聲問了一句：“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宇宙說：“有他倆在場太礙事了，他倆滿腦子只顧賺錢，一些異議人物來上網，說一些與當局不協調的話，他倆還提醒莫談國事。”

常科長抬起了頭看著李宇宙問：“你說吧，什麼意思？”

李宇宙說：“他倆聽一些異議人物談人權、談民主、談自由一類的話，背後就對我說這樣不好，讓公安局和國安局知道了，封了網吧就不划算了。”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原先也沒料到，一些異議人士會這麼順的自投羅網，所以授意李宇宙找幾個同學合股打掩護，經過這一個月的實踐，確實用不著掩護。

李宇宙又說：“那些所謂民主精英，實際上都是些超級白癡。”說

著又拿出了一些材料遞給常科長說：“這是何德普給我的材料。”

常科長拿在手裏看了看說：“還有什麼人來上網煽動？不管是什麼反動材料，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李宇宙又說：“何德普這個民主鬥士自稱勇敢、堅強，在許多民主黨被捕下獄或轉入地下，而他仍稱中流砥柱，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他這麼囂張為什麼不抓他。”

常科長鄙視地說：“抓他有什麼意思，讓他跳吧，量他也沒什麼大道行，陰溝裏翻不了船。”

李宇宙便說：“他也太狂了，光天化日之下，公眾面前就那麼隨便地說廢除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取消社會主義制度什麼的，還有什麼多黨執政。”

常科長就說：“不抓他不是因為沒有理由，而是沒有必要。不是需要抓他，而是需要這泡臭狗屎，看他能引來多少蒼蠅。”

常科長說完這話，就對李宇宙說：“打發那兩個同學走人，你自己考慮著辦吧。”

李宇宙怕常科長不放心，就又補充了一句說：“有他倆在場我涮那些民主精英、逗那些超級白癡說瘋話、說狂話不得勁。”

常科長與李宇宙接觸中，深知李宇宙幹特務這行是個天才，是個幹將，從不知疲倦。一些監視任務對他來說“不是要我幹，而是我要幹”。那些民主精英來網吧，似乎像是發現了新大陸，找到了民主根據地，與李宇宙情投意合，相見恨晚。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兩人一次談話中說：“小李子玩這些民主精英，就象褲襠裏掏雞巴運用自如，一個個被小李子涮的有皮無毛，還對小李子千恩萬謝。”說完倆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常科長聽了李宇宙要趕走兩個合股人的彙報，同意了李宇宙的打算。李宇宙高興萬分，他想給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一個驚喜，充分顯示自己的才幹。有裴英欣和石宇紅在場，他不能直接了當的向這些民主精英、人權鬥士提問題，只能聽他們講。把裴英欣、石宇紅趕走了

沒有礙事的，說話方便了，可以向這些民主精英提尖銳問題、敏感問題，套他們的底掀他們的窩，立大功。

李宇宙得到了常科長的允許，有了這把尚方寶劍，就開始找茬打發人。李宇宙對異議人士上網不限時，還備有香煙、咖啡、茶水、可口可樂、礦泉水一類飲料伺候，來吸引這些民主精英。有時特殊情況下，李宇宙執行安全局指派的調查、跟蹤、監視任務時，正好輪到自己值班看網吧，這樣常常將網吧交給一些網友管理，這些來上網的網友當然也就不交錢了。這對網吧的經濟收入就損失了，原先李宇宙的同學石宇紅投了一萬元，裴英欣投了五千元，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替李宇宙投了兩萬元。顯然李宇宙投入的錢比他倆的總和還多五千元，李宇宙就有了絕對優勢的支配權，加上李宇宙又會張羅，因此開始兩人對李宇宙是唯命是從的，李宇宙的作為影響了網吧的收入，這對李宇宙來說並不是損失，因為他獲取的是情報，還可以到安全局領更多的獎金，所以李宇宙並不在乎，在經營收入分紅時李宇宙的比例又比兩人多。又到分紅時石宇紅同學向李宇宙提出了意見，他說："李宇宙，你招呼那些朋友來上網不限時，以後不能這樣，親兄弟還要明算賬呢！以後要按鐘點收錢。"

李宇宙有了常科長允許他們退股的許諾，態度強硬，聽石宇紅這麼說，就怒視著他。

石宇紅又說："以後誰這樣就從誰分紅中扣。"

李宇宙一聽石宇紅這小子不識抬舉，就指著他說："沒有我這個網吧能辦的這麼紅火嗎？你看我分紅多，我的股份也多，出的力也多。"

石宇紅一聽李宇宙來這一套，便說："你出的力多，出的錢多，你送的人情也多。"

李宇宙怒視著他準備發作，石宇紅又接上說："你再來這一套我就退股！"

"歡迎，熱烈歡迎。"李宇宙巴不得他這麼說，跟著就說："不想幹了，現在就可搬臺電腦走人。"

石宇紅聽了這話，瞪大了眼睛氣憤的大聲說：“我投的錢你給我拿出來，我要電腦幹什麼，我什麼地方不能玩電腦。”

“你就是花一萬塊錢，從商店裏買一臺新電腦，出門就成了二手貨，一次也沒用也賣不上一萬元了，這個你懂不懂！？”李宇宙立馬反駁著。

“我主要看你太差勁，三個人的買賣，你為什麼天天送人情！”石宇紅怒視著李宇宙氣憤地說。

李宇宙看石宇紅嘴挺硬，就指著石宇紅喊：“送人情？！這是業務需要，招徠網友打廣告還需要錢呢！”

兩人越說聲音越大、越激烈，李宇宙仗著自己長的壯實，拽著石宇紅的衣領喊了聲：“你給我滾！”把石宇紅拽倒在地。石宇紅也不是個善茬，在地上順手揀起個易開罐，就往李宇宙頭上砸，爬起來就往上沖，兩人拳腳交加你來我往打在了一起。真是將遇良才、棋逢對手，兩人打的頭破血流。有人打 110 報警，派出所員警來了。在派出所裏一做筆錄，原來兩人還是學生，派出所就通知學校將人領走了。

經過學校調解，李宇宙分了三臺電腦，加一個主機。石宇紅與裴英欣分了兩臺電腦加一個顯示器，至此三人散夥。李宇宙開始了單幹，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所投的兩萬元，也成了李宇宙的私有財產。

李宇宙與石宇紅、裴英欣散了夥，便與他的同居女友李可君單幹，租了軍隊幹休所一處地下室旅館。地下室僻靜，不像地上的房子夏天不裝空調太熱，冬天沒有暖氣又太冷，影響生意。這地下室冬暖夏涼，也真是一個開設網吧的好地方。這地下室位於海澱區蘇州街，是第二炮兵司令部幹休所下屬的一個經營實體。

李宇宙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全額資助的網吧，取名為“中國人民大學校友網路協會活動室”。這名子很具群眾色彩，就像挖了個陷阱，頂上蓋了些樹枝、青草等掩飾物，使那些異議人士來“玩”，跌落陷阱，燈蛾撲火不疑心。

地下室的管理員叫程豔，她的丈夫是幹休所副所長、中校軍銜。這處地下室小旅館，過去幾任管理員不是自己幹不了辭職了，就是幹不好被辭退了。原因是住在這裏的人太雜，主要是些外地打工族、低薪階層、一些考學進修的學生。地下室衛生條件極差，稱得上髒、亂、差。平時租住的人掃地，打開門將垃圾掃到公共走廊上，關上門就不管了。亂扔雜物、隨地吐痰。晚上因不愛上廁所，直接在走廊裏小便。公用的自來水常流水沒人管，下水道、廁所三天兩頭的堵。幾任管理員自忖自己幹不了辭職了，一些幹不好的被辭退了。

這次換的管理員程豔，李宇宙給她起了好幾個綽號：母老虎、潑婦、神經病等等等等。別看李宇宙給她冠了這多外號，管理員這職務非她莫屬。一上任她便在地下室走廊裏，大瞪著眼轉悠，見到誰門口有垃圾堆著，便嗷嗷大叫："這是誰幹的，像個亂葬崗子似的，給我收拾乾淨！快給我收拾乾淨！！"嚇的那些租房戶趕緊出來收拾。看到誰往洗刷池內丟碎紙、塑膠袋一類雜物，便指著他的鼻子吆喝："你想把水道堵死，光吃不拉，這是人幹的嗎？"從此再也沒有敢的了。上任三天，髒、亂、差沒了，廁所、下水道再也不堵了，公用的自來水龍頭也不長流水了，用完及時關了，環境衛生大大改觀。

一次，李宇宙不注意在走廊吐了口痰，正好被這位管理員程豔聽見。

"站住！"一聲河東獅吼。

李宇宙聽得毛髮都豎起來了，只見程豔大瞪著眼怒氣衝衝的沖到李宇宙面前，指著李宇宙的鼻子喊道："你為什麼隨地大小便，你給我舔乾淨了！舔乾淨了！！舔乾淨了！！！"

李宇宙一聽這潑婦張口就罵人，也不示弱回敬道："你身上哪個眼看見是我吐的？"

"不是你吐的是狗拉的？！"這個程豔無愧潑婦稱號，罵人就像順口流張口就有，口裏罵著，手指頭眼看戳到李宇宙鼻尖上。李宇宙一看這個神經病，有道是雞不和狗鬥男不和女鬥，乖乖的掏出了衛生

紙，將地面擦的乾乾淨淨，程豔這才悻悻的走了。一拐彎，李宇宙隨手將衛生紙扔在走廊裏。

“站住！給我站住!!”又一聲河東獅吼。

李宇宙不由自主的站住了，原來程豔偷偷監視李宇宙把紙扔在哪里。只見那程豔三步並著兩步，朝李宇宙沖了過來，指著地上的衛生紙瞪著李宇宙大喊：“給我撿起來！撿起來!!撿起來!!!”一口氣連喊了幾個撿起來。把個李宇宙老老實實鎮在那裏，接著乖乖的低頭撿了起來。

雖說這個程豔和住戶關係挺緊張，但是環境衛生確實大改觀了，時間長了地下室空氣新鮮了，租戶倒也理解了，還對她表示歡迎。尤其是令租戶頭痛的偷摸亂拿現象根除了，使租戶覺得，缺了她好象沒了安全感。

李宇宙租了處十個床位的大房間開網吧，來玩的多是些學生，這些學生玩上了癮便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了。尤其是雙休日，他們便宿在了網吧。因為李宇宙租房是開網吧的，所以室內的床都被搬走，騰出地方安放電腦，那些被褥整齊的存放在屋角。學生來玩，瞌睡了便隨手將被褥鋪在地上，睡上一覺。

一天晚上十點多鐘，程豔到李宇宙網吧檢查，一看被子被亂七八糟堆在牆角，還有的鋪在地上，便大聲問：“這是誰幹的！誰動我的被了？”

李宇宙說：“房租我也交齊了，什麼都聽你的，你深更半夜還來幹什麼！？”

程豔一聽李宇宙強嘴，便吆喊著說：“你租房就得交錢，你不交行嗎!?”

“誰動我的被子了！？”程豔指著地上的被繼續追問。

李宇宙說：“用被子又怎麼了，十個床位的房十床被，還多要了嗎？動了又怎麼樣？”

“不行!”

“憑什麼不行？！”

“我租房是給你開網吧的，不是當宿舍的。”程豔聲音越喊越大。

李宇宙一聽，這個潑婦蠻不講理，瞪著眼喊道：“交足了房租我有自主權。”

程豔看李宇宙挺咬牙，大聲嚷道：“我的宿舍床位每天每個十元，你開網吧每天才要你八元。你動我的被褥用，十個床位每天每個按十元算，再補交二十元。”

李宇宙看程豔強詞奪理和他來這一套、這麼計較，便高聲說：“房子我租了，你憑什麼還將被子放這裏保存。每天保管費四十元，折合折合每天再給我二十元。”

李宇宙仗著網吧是國安局的秘密據點，底氣足不在乎程豔。兩人越說越激烈，你指責著我，我指責著你，指來指去扭在了一起。程豔怎是李宇宙的對手，被摔倒在地，額角碰在門上，磕了一個大皰，雖沒出血但滲著血絲。

程豔捂著額頭大哭大叫：“救命啊！救命啊!!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殺人了！殺人了!……救命啊!……”

李宇宙看她大哭大叫，根本就不在乎她，你不就是兩道杠兩個星的老婆嗎！有什麼了不起。老子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地下工作者。

呼天號地的叫聲，把一些上網的學生嚇呆了，一些膽小的嚇跑了。也不知是誰告訴了程豔的丈夫。

她的丈夫、這個中校軍銜的副所長，帶著十幾個士兵沖了過來，他踢開門一看，自己的老婆倒在地上，便指著李宇宙大罵：“你小子！你他媽長了幾個腦袋，發高燒啦！敢動手打人。”那十幾個士兵站在那裏，眼睛盯著長官等待命令。現在的士兵有很多是父母有眼力，看到中國向私有制轉變，早早辭職下海經商發大財。或是一些農村子弟當兵找出路。發了財的父母整天忙於數錢，沒功夫管教孩子，又怕孩子在社會上學壞，便想方設法將孩子送往部隊，來部隊鍛煉、受教育。這些士兵來部隊前，有很多在社會上打仗鬥毆、惹事生非，有很多是

監獄的苗子、勞改隊的候補隊員。在部隊經過鍛煉教育收斂了許多，今天這情景趕上在家早動手了，現在卻眼睛不眨的看著長官等待命令。

中校副所長捫開老婆的手，一看額角上被打了一個大皰滲著血絲，朝著候命的士兵大聲喊道："還都給我愣著幹什麼？！"話音剛落，十幾個急不可奈、早憋得受不了的士兵蜂擁而上，打仗如同過生日，好多年沒過生日今天可是個難得的機會，長官親自給生日禮物開打，叫誰誰不高興。拳頭雨點般落在李宇宙身上，不給李宇宙絲毫還手的機會。這十幾個過仗癮的士兵，越打越上癮盡情的釋放能量。李宇宙被打的步步後退，退到了牆角，不是負隅頑抗，是負隅挨揍。在牆角李宇宙雙手護著頭，只感覺劈哩啪啦的拳頭落在頭上、身上等各部位。感覺兇狠的腳頻率極快的，踢在下身各部位，還有椅子砸在身上的聲音。一些膽小的上網學生，嚇的抱頭鼠竄。李宇宙的同居女友李可君嚇的大哭大叫，拿出手機剛要報警，被中校副所長一把搶了過來，往地上一摔，摔了個粉碎。

李宇宙大喊大叫："解放軍還打人嗎？！解放軍還打人嗎？！……"

"解放軍就是打人的，打壞人。解放軍不打人還要解放軍幹什麼！"中校副所長怒氣沖的回應。

李宇宙大喊大叫，喊叫沒有用。這些士兵沒過足癮，好不容易碰上這個機會那能錯過，李宇宙的喊叫，只是喊來了更加淩厲的狠揍猛打。李宇宙沒轍了，呼騰一聲躺在地上，裝死。

這一撥打夠了過足了癮，中校副所長的兩個副官走了過來。看李宇宙停在地上便假惺惺地說："你怎麼能跟所長的夫人翻臉。"

"哼哼哼哼……"李宇宙痛的躺在地上亂哼哼。

兩個副官看李宇宙躺在地上亂哼哼，便蹲下身子朝李宇宙說："你怎麼能跟女人動手呢？"

"哼哼……"李宇宙還是痛的呲牙咧嘴的亂哼哼。

兩個副官看李宇宙那個狼狽相哼哼個不停，便說："要不是我倆來的及時，你現在你早被拖著扔出去了。

“哼哼……”李宇宙痛的已不能說話，只能亂哼哼。

兩個副官又說：“以後還是老實點好，挨點揍是個好事，權當得個經驗教訓。”他倆一邊說話一邊將李宇宙扶了起來。

李宇宙剛坐起來便大聲嚷道：“解放軍還打人！我要告到中央軍委。”

兩個副官一聽頓時嚇了一跳，他倆原本是來勸李宇宙息事寧人的，沒想到李宇宙真抗揍，打了這麼長時間，打成這個樣嘴還是這麼硬，煮爛鴨頭煮不爛嘴。李宇宙真要告了狀，給長官惹了麻煩，當助理副官的吃不了也得兜著走。

這時，走廊裏又嘰哩哇啦的傳來聲聲怪叫。原來一幫士兵聽說程阿姨被人打了，來替她報仇。這第二撥士兵這第二梯隊，要火線入黨，要火線立功，要表現表現，要放鬆放鬆過打仗的癮。向哪找這樣打仗的機會，今天可盼到了，過了這個村可沒這個店了。他們雄赳赳、氣昂昂跨進了門，看李宇宙坐在凳子上，指著李宇宙罵道：“你他媽好大的狗膽！你敢打我阿姨！”不由分說七手八腳圍著李宇宙打、踹、摑、踢 。李宇宙坐在凳子上，遭四面八圍毆。想倒，倒不了。想站，站不起。向東倒，呼哧一腳。向西歪，噗的一拳。向南倒，乒的一掌。向北歪，嘭的一腿。李宇宙佔據著凳子這個狹小的陣地，被絕對優勢的兵力四面八方包圍，他現在想投降當俘虜都當不成了。很顯然解放軍優待俘虜這條軍規，在地下室無人監管執行。那麼就只有挨打的份了，只有抱著頭，讓打他的人過打癮。

兩位助理副官躲的遠遠的，在那裏偷看偷著笑。

打了一陣兩位副官約摸著，李宇宙可能草雞了，便裝模做樣的走了過來把士兵拉走。然後對李宇宙說：“這是他們的地盤，你能把他們怎麼樣，好漢不吃眼前虧，快老實點吧，老實不吃虧。”

“哼哼……”李宇宙痛的躺在地上亂哼哼。

兩個副官看李宇宙躺在地上亂哼哼，就蹲下對李宇宙說：“不聽我的話他們還來打你，你信不信打了也是白打。”

李宇宙痛的呲著牙咧著嘴去扶板凳，想扶著板凳站起來，扶了好幾次也沒站起來。兩副官看李宇宙想扶板凳站起來都很困難，不用說去報案了，也就放心了，便會意的對視著笑。

“哼哼哼……”李宇宙痛的躺在地上亂哼哼。

兩位副官又蹲下朝李宇宙繼續安撫說：“還是老實點好，出門在外有些事就得忍。”

兩個副官陪著李宇宙，一直陪到下半夜，看李宇宙一直躺在地上哼哼，今夜是肯定不能報案了才走了。

以後李宇宙諮詢律師，律師說，他倆的目的是看住你不讓你報警，不叫同學，不擴大影響。這是後話。

第二天李宇宙醒來，覺得頭痛發暈、胸悶憋氣、腰痛的不敢動，胯痛、腿痛、左胳膊奇痛像斷了似的，整個身體不是自己的了，全身都鑽心的痛。冷不防動一動，痛的就像被人抽了筋，頭昏沉沉、暈倒倒。

北京市海澱區醫院的診斷：

身體各部多處劃傷、瘀腫、青紫，軟組織機械性挫傷多處，胸腔憋悶，無嚴重內傷，腰部、胯部持續疼痛，腰部後面有皮肉裂傷 8cm 長。腿部、大腿根部、胸口部位瘀青連片、劃傷多處。建議住院治療。

李宇宙經營的網吧，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監控異議人士的據點，做為回報李宇宙賺的錢，國安局並不要。如果賠了錢國安局補貼，是個光賺不賠的好買賣。歇業休息住院治療，對李宇宙顯然不利。

肉體上的傷害和痛苦，對李宇宙來說還是次要的，精神上的打擊卻是沉重的。中國人民大學的很多學生，包括教職員工都知道李宇宙挨了揍，一些和李宇宙有積怨的都興災樂禍。做為一名大學生手無寸鐵，竟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無故群毆，以後怎麼做人。他便主動找到中校副所長，如果這個副所長能安慰幾句，便就此借機下臺。可這位中校副所長兼程豔的丈夫和頂頭上司，根本就不買賬。

這位中校副所長輕蔑的看著李宇宙說：“如果你不服氣，那你有

什麼招就使什麼招，你愛到哪告就到哪告。黑道、白道都行，我奉陪到底。”

李宇宙氣憤之下告到幹休所李所長那裏，李所長是中校副所長的頂頭上司。李宇宙嘶啞著嗓子憤怒的對所長說：“你們幹休所副所長侵犯人權，無故打人。”一面說一面展示渾身傷痕。

李所長看一個鼻青眼腫的傢伙跌跌撞撞來告狀，便和和氣氣的安慰李宇宙說：“我馬上調查調查，如果真有打人的事，一定嚴加教育。”

第二天李宇宙又去找李所長，李所長答復：“已調查了副所長和他的助理，也調查了在場的戰士，他們都矢口否認打了你，而且事實是你打了他們，把管理員頭上打了個大血皰。”

李宇宙嗷嗷嘶叫著喊：“姓程的是自己耍潑婦，自己摔倒磕的！”

李所長說：“沒有證明人，我不好表態。”

李宇宙無奈，便將自己遭群毆的事報告了中國人民大學保衛處，保衛處領導靜靜的聽完了李宇宙的傾訴，最後表示：“這種事很不好解決。”

李宇宙又將此事報告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黨委書記，書記說：“你可去上訪、告狀，但恐怕效果不大。”

李宇宙又找到了徐偉，哭喪著臉說：“我的老鄉，我受委屈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老鄉。求你這個老鄉幫個忙了。”

徐偉看李宇宙哭喪著臉失魂落魄的樣子，便說：“這事我聽別人說了，你傷的不輕。”

李宇宙就帶著哭腔說：“解放軍這些共產黨的御林軍、黨衛隊無故打人，在六•四事件中鎮壓學生，現在我也嘗到滋味了，這些黨衛軍的惡行不揭露，給腐敗的共產黨保駕護航，在中國實現民主、保障人權就是個障礙。”

徐偉看著李宇宙沉默著，沒說什麼。

李宇宙又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老鄉，你是報社記者、編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的冤屈就靠你揭露了。”說著拿出一份稿

件，題目是《解放軍打人白打!》，副標題是“大學生被解放軍無故群毆”。徐偉看著這份稿件說：“這個題目太大，‘解放軍打人白打’、‘大學生被解放軍無故群毆’，展示的是解放軍和大學生兩個敵對的群體，這種提法涉及的面太大，這種事編輯部無權通過，不可能在報紙上發表。你急於心理平衡我理解，我看還是上訪解決為好。”

李宇宙狠狠地說：“1989 年六・四事件解放軍打學生，我算體驗到了。”

徐偉看李宇宙這股氣很難消下去，就說：“六・四事件學生是愛國的，黨內一小撮腐敗分子欺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解放軍，解放軍也不是全聽調的。”

無奈，李宇宙找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駐中國人民大學特務曲亮，他又哭喪著臉對曲亮說：“我在網吧無故被打，這個網吧以後還怎麼辦下去，我挨打是小事，網吧還怎麼辦，影響了安全局的工作損失就大了。”

曲亮看李宇宙這個窩囊相，就安慰說：“這事我早知道了，你不要到處亂告了，別誤了大事。這事千萬不能對徐偉講，讓他報導出去造成影響，安全局不會放過你。”

李宇宙冤氣沒消，氣急敗壞的跑到了北京清河中央軍委第二炮兵司令部，這是幹休所的領導機關，一個上尉軍官接待了他，聽完了李宇宙的陳述，告訴他：“這種事一定嚴肅處理。”李宇宙要一個書面答復，上尉軍官說：“你先同去，調查後一定給你一個公正的答復。”書面答復就是不給，李宇宙再三堅持要，上尉軍官惱了叫來兩個士兵，將李宇宙連拖帶拉轟了出去。

臨近“六・四”了，這個日子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最敏感的日子，公安局、國安局此時是最緊張繁忙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的丁子霖、單少傑是李宇宙重點監視的對象，平時他要定期向國安局彙報他們的動態。在辦公室裏常科長面對李宇宙說：“小李子，你和幹休所那回事，我看就到此結束吧，沒什麼大意思。”

李宇宙聽常科長這麼個態度，狼咬著誰的孩子誰吆呼，心裏很不是滋味，又不敢直面反對。

常科長又說："臨近'六·四'了，一些人又蠢蠢欲動，局裏已做了全面部署，從今天起你要零距離監視丁子霖。這傢伙'六·四'時她的兒子在天安門廣場鬧事，燒解放軍的汽車、坦克車被打死了。她將全副精力都用在了串聯上，到處遊說、鼓動其他暴徒家長，每逢'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尤其是'六·四'期間，便組織這些死難暴徒的家屬上訪、攪鬧。"

李宇宙全心貫注的聽著，因為常科長掌握著他將來進安全局的命運。

常科長就嚴肅地說："'六·四'是她孩子的死難祭日，鬧的更凶。這是你當前最重要的任務，要做到萬無一失一絲不苟。"

為了國家的安全，確切地說更為了自己畢業後進安全局打基礎，李宇宙暫時撂下了自己的冤屈，在臨近"六·四"這最敏感的日子裏，全身心的投入了監視重點對象丁子霖的活動中。

他一瘸一拐的暗中監視丁子霖的行動，注意和她接觸的人。一天他見丁子霖和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女走在一起，聽口音那個婦女好像是四川人。瞅准機會李宇宙便主動接近那個婦女，感覺告訴他這婦女是來上訪的。李宇宙主動和她搭訕，膽怯的婦女起初還躲躲閃閃，李宇宙便解開衣扣脫下了外套，露出了一件胸前寫著"解放軍打人白打!!!"的襯衫，又亮出了身上數不盡的瘀青，這婦女一看這"解放軍打人白打!!!"七個大字眼睛一亮，李宇宙看她的表情，便知她已經上鉤，瞬間，他們便成了一個戰壕的戰友。

李宇宙把她拉到僻靜處，找了個石凳坐下，便開始向她哭訴：

"在我身上發生的幾件事，使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知道了什麼叫暗無天日，什麼叫水深火熱，什麼叫司法黑暗，什麼叫百姓有冤無處訴。"他說到這裏傷心的歎著氣："我家在山東臨沂革命老區，那裏的老百姓生活相當困難，我慘澹的經營了一個網吧，為的是解決我

的高額學費問題，再補貼點給我那體弱多病的老父母。我租了第二炮兵幹休所一間地下室，管理員是所長夫人，這傢伙純是一個潑婦，我象奴隸一樣被她管著，一點沒人身自由，限我用水，限制用電，連開窗戶通通風換換氣她也限制。一次，她故意進屋找茬，說我弄髒了她的被，我辯解了一句，她一個暖水瓶就砸在我身上，燙傷了我。這還不算，她又撒潑躺在了地上，喊來了她的所長丈夫，這個共匪軍閥帶著全副武裝的匪兵，把我打傷至今留下後遺症。頭痛、胸悶、腰痛、腿痛，還留下一道七八釐米長的血口子，雖然結了疤平時還是痛。下雨陰天更痛。”李宇宙哭訴著自己的遭遇，博得了這位婦女的同情。他又繼續說：“我找到了他們的領導，直到中央軍委沒有一處主持公道的，這些解放軍就是軍閥。過去我看報紙上說，學生燒軍車、毆打解放軍，從我的遭遇我算知道了全是謊言。共黨豢養的這些御林軍、黨衛隊全是土匪。”

那個四川婦女同情的聽著，撫摸著李宇宙身上的傷痕，聯想到自己孩子的遭遇，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眼淚。

“李宇宙又唉聲歎氣地說：“我為了躲避共匪的追打，躲在我的老家臨沂養傷，我的大學女友照料我。村委書記、村委主任看我帶回一個城市女友，以檢查計劃生育為名，將我的女友輪奸了，共產黨的腐敗天下，老百姓算是沒有活路了。”說著說著嗚嗚嗚的哭了起來。越哭越傷心，悲痛的臥在了石凳上。

這個婦女看李宇宙悲傷欲絕的痛哭，趕忙渾身摸手帕、紙巾可是沒摸到，便趕緊抻著自己的衣袖，替李宇宙抹眼淚。

李宇宙又接著說：“過去年代有一個電影叫《紅嫂》，這是真人真事，就出在我的老家臨沂山區。一個共軍負了重傷，眼看就要死了，被寄養在紅嫂家裏，紅嫂將他藏了起來，躲過了敵人的搜捕。紅嫂剛生孩子，奶水不舍得給自己的孩子吃，讓給了這個傷兵。自己的孩子嗷嗷大哭求哺，紅嫂硬是用自己的乳汁，將這個傷兵養的恢復了健康。可是現在共匪忘恩負義，我們沂蒙山區一點也沒得到回報，貪官污吏

橫徵暴斂，我們還是那麼窮。”

李宇宙越說越憤怒，這個婦女越聽越傷心，也跟著嗚咽起來。李宇宙就憤怒的喊著說：“現在共匪豢養的這些御林軍、黨衛隊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不為老百姓著想，把槍口對準了學生，坦克車、裝甲車碾壓學生，學生反腐敗、反官倒沒有罪，永遠沒有罪。”說著說著又看自己的傷痕，越發悲痛欲絕，發誓說：“這些兇惡的共匪，我一定要報仇。”傷心已極的李宇宙已是聲淚俱下，又嗚嗚的大哭起來，越哭越傷心哭的眼淚唰唰的流，鼻涕冒著泡。這個婦女又忙著抻衣袖給李宇宙抹眼淚，並安慰說：“好同學，別傷心、別生氣，他們遲早是要得到報應的。”

李宇宙又發狠地說；“共匪軍相當年是我們老百姓的乳汁養大的，現在忘恩負義，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個婦女看李宇宙悲痛欲絕的樣子，撫摸著李宇宙身上的瘀傷，眼淚也唰唰的掉了下來，她悲傷的對李宇宙說：“我的孩子也是一名大學生，在 1989 年六・四期間反對腐敗，反對官倒被打死了，現在要是活著也該早結婚了。”這個婦女說著也不禁哭出了聲。

李宇宙看這個婦女也哭了，火候到了，便咬牙切齒地說：“這個仇我一定要報，這個仇不報，我死不瞑目。”

這個婦女抹幹了眼淚對李宇宙說：“這次是丁子霖教授約我們來的，丁教授組織了一批人，我們打算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示威。”

李宇宙一聽眼睛一亮，欣喜若狂，立功的機會又來了。

這個婦女又接著說：“丁教授把全國各地的‘六・四’受難親屬都約來了，一共可來一百二十多人。”

李宇宙一聽好大的規模啊，丁子霖這個老妖婆好大的道行啊！他不動聲色的又裝模作樣的咒罵起共產黨來，說：“共產黨不倒臺‘六・四’這個案永遠翻不了，我們將永遠沒有平冤昭雪之日。”一面罵一面敞開懷，露出了“解放軍打人白打！”七個大字。罵完了又哭著說：“我

也參加，我要在大庭廣眾之下，讓老百姓看看解放軍的惡行。”說完又憤怒的摸著身上的瘀傷，淚眼看著這個婦女詢問這個婦女的聯繫方式。

這個婦女掏出幾頁通訊錄，一行一行的印著各地“六・四”遇難者親屬的名字、電話號碼、通訊地址等資訊，總共有 120 多人。李宇宙看著這一頁一頁的上訪團人員名單，心激動的突突的跳，他強忍激動對這個婦女說：”聯繫的事我也參加，我也辦。”邊說邊拿起了這些名單，鄭重地說：“添上我的名字，我也複印一份。”他添了一個名字，拉著這個婦女又重複著說：“給我一份，我也複印一份。”

那個婦女又對李宇宙說：“這些名單僅僅是一部分，丁教授那裏還多。”

一分手，李宇宙來不及逐級告訴曲亮和蒲義副科長，他急忙掏出了手機撥通了常科長，急促地說：“常科長，十萬火急情報，等著我。”

李宇宙打出租車迅速見到了常科長，已是跑的氣喘噓噓。他急忙把丁子霖召集“六・四”遇難學生親屬通訊錄遞到常科長手裏，常科長看了上訪團名單驚呆了，驚出一身冷汗。帶著李宇宙立即找社會調查處羅處長，羅處長看了這一串上訪團名單，手顫顫抖抖氣喘噓噓心潮起伏，多虧了及時發現，否則我這不是失職嗎？這麼多人上訪鬧事，這不是個政治大事故嗎？輕則掉了烏紗帽調離原工作崗位，重者開除黨藉、公職辦個瀆職罪。羅處長不敢怠慢，立即報告了局黨委。

接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派常科長代表本局，與中國人民大學校黨委聯繫、磋商，由校領導出面找丁子霖談話，對丁子霖做了嚴肅警告。從遼寧、四川、安徽等省來的那些受難學生家長，整天聯繫不上丁子霖預感出了事。丁子霖被警告又被重點監視，組織活動便停止了。群龍無首，其他學生家長，也就商量著回家了。這次“六・四”受難學生親屬群體上訪事件也就夭折了。從此以後，丁子霖秘密組織上訪團為“六・四”平反的事，再也沒有復蘇，算是在萌芽狀態就被鎮壓了下去。

李宇宙辦完了這事，挨打那口冤氣又升起來了，他要利用“六•四”這個共產黨最敏感的日子，對解放軍施加壓力。他穿上“解放軍打人白打!!!”那件襯衫，外面又罩上一件外套，逕自前往北京市清河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部，他要向二炮司令部發出警告，要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公開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將打人者和指揮打人者繩之以法。

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一個處長接待了李宇宙，對李宇宙說：“不是已答應給你處理嗎？不是叫你等著嗎？我們也正在辦嗎？”

李宇宙說：“等著？等著什麼？是等著過了“六•四”，你們打學生這個紀念日過去，就一推不管了。”

“啪”的一聲—拍桌子，這個處長像火棍捅腚似的站了起來，沖著李宇宙吼道：“我看你小子，今天是活膩歪了!”

隨著吵聲司令部保衛處一個處長走了過來，身後還跟著兩名軍官。李宇宙一看就知道，他們根本就無誠意解決此事。他自恃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特務，而且網吧是國安局的一個秘密據點，新近又立了特大新功，平息了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暗中組織的“六•四”受難親屬的群體上訪、鬧事這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這些重大功勞撐腰，李宇宙底氣十足怒目圓睜，面對這些軍官“啪啦”一聲，將自己的外套掙開、脫下，露出了“解放軍打人白打!!!”的襯衫，握緊拳頭高高舉起，大聲呼喊：“我要上街！我要上街!! 我要上街!!!。”這幾個軍官一看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傻了眼，也顧不得自己的身份了，一個軍官飛起一腳將李宇宙踢飛，被踢飛的李宇宙落在茶几上，一些茶具掀翻在地，摔的稀哩嘩啦一片狼藉。李宇宙顧不得痛，爬起來就往街上沖。軍官們一看，沖到街上這不大亂了嗎？一個軍官飛步直追，一個掃蹚腿，撲騰一聲李宇宙一頭啃在地上。一個軍官飛步一躍，將一只腳踏在李宇宙後頭上。其他一些軍官一擁而上，七手八腳有的扭胳膊，有的卡脖子，有的按頭，將李宇宙牢牢的抓了起來。他們像拖死狗一樣，把李宇宙拖了回來，一個軍官抬起腿狠狠一腳，將李宇宙踹進一間小屋內，兩個軍官跟了進去，怒目圓睜沖著李宇宙喊道：“這是什麼地

方！你他媽這麼囂張！找死啊！”李宇宙看著這兩個橫眉怒對的軍官，知道了厲害嚇的抱著頭，規規矩矩的蹲在牆角處。

他們緊急打電話，喊來了中國人民大學保衛處處長，處長到來一看這情景也驚呆了，這還了得，傳出去這可是個中外政治大事件。他惡狠狠的瞪著李宇宙，氣的半天說不出話，他恨不得將李宇宙一腳踹死，過了好長時間他才緩過氣來，沖上前抓住李宇宙襯衫“嘶啦”一聲，就撕脫下來。李宇宙這時也真的害怕了，校領導來了這事鬧大了。

李宇宙被兩個軍官扭著胳膊押上了吉普車，拉回了學校。處長不敢怠慢，將此事馬上報告了校黨委，經校黨委研究，李宇宙目無法紀，太囂張。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蠢蠢欲動，妄圖為“六•四”翻案。臨近“六•四”這敏感的日子，決定殺一儆百，決定對李宇宙校內遊鬥示眾，殺一殺那些別有用心、妄圖為“六•四”鳴鑼喊冤叫屈的狂妄分子的氣焰。校黨委把這項任務交給了保衛處，由保衛處牽頭，具體由學生會組織學生實施，算是一場學生的自發行動。

在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裏，學生會主席正在傳達校黨委會議精神，佈置關於遊鬥李宇宙的各項事宜。參加會議的有學生會文藝委員、體育委員、宣傳委員、李宇宙所在系的團支部書記等，還有一些入黨積極分子。

“這是校黨委交給我們的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學生會主席嚴肅的講著，環視著在座的委員們：“李宇宙大鬧軍事機關，給軍民關係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尤其是臨近‘六•四’，社會影響極壞。校黨委指示保衛處負責遊鬥李宇宙，我們學生會具體實施。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請各位委員和在坐的同學們振作起來，圓滿完成黨交給我們的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決不辜服黨對我們的信任。”

會場沉默了片刻，學生會主席拿出了一張名單，說：“我先傳達一項任命：遊鬥的總指揮是保衛處長，我是總導演，老文（指文藝委員）是執行導演。”他用眼光徵詢了在坐的各位委員的意見，見沒有提出異議便宣佈說：“就這麼定了。請各位委員拿出自己的具體意見。”

“遊鬥幾天？什麼時候開始？”文藝委員首先發問。

“初步擬定遊鬥一天，明天午飯開始第一次，晚飯第二次。遊鬥範圍限於學生食堂，也包括個體戶在我校承包的餐廳。”學生會主席認真的回答著。

體育委員又問了一句：“李宇宙何許人也？”

李宇宙所在系團支部書記馬上回答：“李宇宙近三十歲了，是我系同年級學生中歲數最大的一個。”在座的都不認識李宇宙，這個團支部書記又補充說：“原先和同學合夥開網吧，利益分配不公，打起仗來打的頭破血流，鬧到了派出所，經學校調解散了夥。又在幹休所租房開新網吧，和幹休所管理員鬧矛盾，這個管理員是軍隊幹部家屬，被李宇宙打傷了。”

“老文，你看遊鬥這場戲怎麼演？”學生會主席直接點了文藝委員。

文藝委員馬上回答：“我初步打算這樣，準備一塊 40×50 釐米的小黑板，兩根一米左右長的細鐵絲，一面鑼，一頂 50 釐米高的大紙帽子，五六塊磚頭。”在座的都細心的聽著，文藝委員又接著說：“服裝嗎？我看就讓李宇宙穿著‘解放軍打人白打！’那件襯衫，道具方面也就這麼些。”他用目光徵詢了其他人的意見，別人也沒提出異議，他又接著說：“押解的同學穿警服。大家看行不行？”

學生會主席同意了，又補充了一句說：“把警銜都摘下來，體現群眾的自發行動。”

學生會主席又把目光移到了體育委員，說：“遊鬥進行中的保衛工作，你怎麼打算？”

體育委員已經提前思考了，便答：“我擬定校足球隊兩個隊員、兩個舉重隊運動員、兩個摔跤隊運動員、一個練散打的、一個練跆拳道的。一共八個人來執行保衛工作，維持秩序，我看不會發生問題。”

“好，就這麼先定下。”學生會主席下完了命令，又鄭重其事的強調一句，說：“這事可是咱們校黨委書記，親自找我去談的，你找

的這幾個同學怎麼樣？”

“請放心，全是老鐵，我的鐵哥們。我叫他們向東，保證不向西，叫他們打狗，決不罵雞。保證萬無一失，我的主席。”體育委員亮著大嗓門回答。

學生會主席又把目光瞄向了宣傳委員，發問：“文字方面的事，你打算怎麼搞？”

“我初步擬定了四句口號。”宣傳委員一面說，一面低頭看他擬定的口號，在其他人發言時，他已擬就了四句口號，接著他就念：“‘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這一句寫在小黑板上。”說完他用目光徵詢學生會主席和執行導演文藝委員的意見。

文藝委員點了點頭說：“把它掛在李宇宙脖子上。”

“還有三句，”宣傳委員又開始念：“‘我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我詆毀人民長城罪該萬死！’，‘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在坐的都在全心貫注的聽，學生會主席把目光轉向了文藝委員，說：“你看怎麼樣？”

“行。”文藝委員回答：“最後這句‘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寫在大紙帽子上。”

“是在餐廳內繞著餐桌遊鬥，還是在餐廳門口讓李宇宙低頭認罪，再喊一陣‘罪該萬死’的口號。”學生會主席又發問。

文藝委員便說：“我看繞著餐桌遊鬥不行，時間太倉促，遊遍我們學校所有食堂，午餐一場、晚餐一場，總共就一天時間不夠用。”

體育委員便說：“我看和領導說說遊鬥兩天或三天，以達到家喻戶曉，每個同學都能接受一次教育為好。”

“好，這個我請示領導。”學生會主席說。

“具體操作你腦子是否有個輪廓，說出來讓大家聽聽，提提意見。”學生會主席又把目光轉向了文藝委員。

文藝委員便說：“第一步，把李宇宙押到餐廳門口，命令他敲一聲鑼，引起就餐同學的注意……”

“不行，不行，這不行。”文藝委員還沒說完，學生會主席就連連擺著手反對：“你就‘咣’的敲那麼一聲，就餐的同學還以為誰的飯盒掉地上，或是打飯的鍋掉地上弄的聲音，這不行。不能引起就餐同學注意。”

“那就敲三聲，咣！咣！咣！”文藝委員一面自己演導，一面對學生會主席說。

學生會主席還是不同意，說：“這也不行，敲這三聲，我估計最多能讓拿著筷子、勺子的同學停一停，還不至於放下筷子或是端著飯盒出來看。”

“那就敲八聲，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文藝委員一面認真演導，一面徵求學生會主席意見。

學生會主席眯著眼睛若有所思地說：“試試看吧，如果不行就繼續敲。”轉而又對體育委員說：“告訴你的押解人，如果餐廳裏就餐的同學不出來，就讓這個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之徒繼續敲，起碼得敲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才算有效果。”

“敲鑼的節奏怎麼定？”學生會主席工作很細，又面向文藝委員讓他拿章程，並強調說：“不能像耍猴似的亂敲，逗的同學嘻嘻笑，達不到震懾效果，受不到教育。”

“下午排練的時候再說吧，臨場定。”文藝委員同答。

“好，暫時就先這麼定下來，下午排練時有什麼不妥，再具體糾正。”學生會主席講完這話，又著重強調說：“我們今天下午、晚上排練完了，明天早晨就要預演，保衛處長和學校其他領導來驗收，中午和晚飯時就要正式上場，時間很緊迫，如果支持我這個主席，回去給我好好認真準備。”他說完這話又環視了一下，看大家都不作聲便說：“還有沒有其他意見了？有沒有了？沒有，散會。”

散了會別人都走了，體育委員的心事上來了。宣傳委員就擬了幾句口號，算完了事。文藝委員這個執行導演，就比劃了那麼兩下子，也算完了事。這李宇宙歲數這麼大，還有社會經驗，打仗鬥毆派出所

掛了號，敢打旅館服務員，敢衝擊軍事機關，玩這個刺蝟頭玩不好，可能自己將威信掃地，萬一當著學生的面喊了反動口號，或是押解中不老實鬧出事來，領導怪罪下來，我吃不了也得兜著走。剛走出會議室，便心事重重的掏出手機，分別給他物色好了的幾個同學發了短信、通了電話、打了傳呼。中午飯時，讓他們在餐廳一個角落集合。被他約定的八個同學，都匆匆的趕來了，體育委員看人都到齊了，便對一個同學說："你去買幾個饅頭，打幾個菜簡簡單單的，今天我請客。"

飯菜都買齊了，體育委員也不忙著吃，先對在坐的八個同學傳達了校黨委的指示精神，

又說了學生會的會議紀要。

"我現在就請你們表態幹這個事，能幹則幹，不能幹就給我走人，我找別人。要是幹就一定要幹好，真要臨場出了問題我和你們沒完。"體育委員在嚴肅地說，在坐的幾個同學拿著饅頭，看體育委員一臉的嚴肅，饅頭也不往嘴裏填。體育委員又嚴肅地說："你們幾個人的名字，我已報到了學生會，名單也將報到保衛處，聽明白了嗎！"

在坐的幾個同學面面相覷一陣，體育委員又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說："李宇宙近三十歲了，比你們大七八歲，社會經驗也滿奸詐狡猾，在校外租房辦網吧，打的頭破血流，派出所掛了號告到學校。打旅館管理員，衝擊炮兵司令部膽子夠大的。你們擔任押解保衛任務，萬一他喊了反動口號，或是遊鬥途中不服管制，鬧出事來可就麻煩了。"體育委員看著這八個同學，嚴肅的反復強調的講。

"有什麼可麻煩的，這事交給我吧。"趙姓同學這個散打運動員首先發了言。

體育委員看趙同學發言表態，轉過頭來就要詳細問，還沒等開口，這個趙同學就站了起來，伸腿擼胳膊的比劃著說："把李宇宙這小子交給我，我正缺個陪練，讓他給我當半小時陪練，練完了，保證這小子服服貼貼。"

聽趙同學這麼一說，在座的同學都咧著嘴笑了，於姓足球運動員

笑完了，跟著補充一句：“再不服貼，我來一個遠程射門。”

“這不行，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是領導佈置的。把主角打壞了，這場戲就不能演了，咱們還得挨批評。”體育委員不同意這麼搞。

其他一些同學唧唧喳喳的議論著，都同意趙、於兩同學的意見，朝著體育委員說：“這號人只能這樣，先請他吃一頓棒棒燉肉，要不保證不聽話。”

看體育委員在那裏眨巴著眼不表態，於同學就煩了，對體育委員說：“我的大哥呀！你是不是變性了，變成大姐了，什麼時候做的手術？”

其他人也不作聲，這個於同學就轉而大聲說：“婆婆媽媽的不行，我說不行就不行。”

體育委員瞌巴著眼思考，還是不同意。

李姓跆拳道運動員來了一句，說：“他敢喊反動口號，我來這麼一下。”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比劃往上抬的動作：“把他的下巴頦卸下來。”這個練跆拳道的，有卸骨關節的招法。

體育委員仍一聲不響，在那裏只管思考。不表態就是不同意，於同學性子急就對體育委員說：“大姐啊，你變性變的好慘啊。”

他這一逗把體育委員逗火了，朝他喊：“你給我閉嘴，再亂說，把嘴給你縫起來。”他這句話的本意，實際上還是不同意。

於姓同學這個足球運動員看他婆婆媽媽的就心煩，就針鋒相對地說：“我來個遠程射門，姓李的如果敢自己爬起來，我就不姓我這個姓了，我跟著你姓。”

在坐的八個同學都傾向武鬥，體育委員算是徹底孤立了，他不同意別人的意見，自己又拿不出章程，會場沉默了。於姓足球運動員就嘲弄的唱起了歌：“你總是心太軟，心太軟……”

大家都不說話，知道說服不了他，沉默了片刻，體育委員就說：“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是領導強調的，千萬不能亂來。”接著他便佈置任務，對趙同學這個散打運動員說：“押解人兩個，你當一號角。”

又對李同學這個跆拳道運動員說:“你當二號角,一左一右配合默契,看管好。如果出了意外,就臨時發揮救場吧,自己看著辦。”

“我是幾號角?”於姓足球運動員急著問。

“你先當個若干吧,若干人員參加遊鬥演出。”他看其他同學都在聽,也不爭論了,就接著說:“下午文藝委員還要排練說戲,各人都有什麼拿手的特長就自己表現吧。但是,不管怎麼做,都要以鄧小平理論指導這次遊鬥。”

鄧小平理論有很多,最為人熟知的便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不言而喻,只要能維持好現場秩序,關鍵時刻能將李宇宙制服,那就不管文鬥還是武鬥,能制服了李宇宙就是好鬥。

會開完了,體育委員就朝於姓足球運動員說:“你小子,我先警告你,你別踢球踢慣了,拿人當球踢,踢出事來我和你沒完。”

“我的大姐啊,你變性變得好慘啊。”於同學嘻嘻的笑著譏諷地說。

下午兩點,在中國人民大學西北角一處偏僻的房間裏,參加會議的學生幹部已陸續到齊,學生會主席正在聽取關於遊鬥李宇宙的準備情況彙報。文藝委員這個執行導演已將服裝、道具準備好了,一塊40×50釐米的小黑板,上面寫著“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用墨汁寫的,李宇宙名子上還打了一個大紅叉。一頂50釐米高的大紙帽子,上面寫著“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打了三個驚嘆號。還有六塊磚頭,兩根一米左右長短的細鐵絲,這是準備勒在李宇宙脖子上的,讓他低頭認罪。還有一面鑼,這是讓李宇宙敲吸引觀眾的。還有十幾套警服,都摘了帽徽和領章。

各方面都準備好了,學生會主席挺滿意,就對體育委員說:“把李宇宙押進來,讓導演說戲排練。”

李宇宙坐在一間小屋子裏,還有一個保衛處領導看著。中午,學校讓一個保安送給他兩個饅頭,還有一份菜,他也沒心思吃,只吃了一個饅頭。他越想越害怕,事情鬧大了後悔極了。要是被學校開除,

將毀了自己一生，考了七年大學最後找人替考，才進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校門，耗費了父母多少心血，讓望子成龍的父母操碎了心，多麼的不容易，父母知道了將萬念俱灰，那不得傷心的死了嗎？真是不該這麼做。

正想著，門被推開了，進來兩個穿警服的。李宇宙一看這兩人氣勢洶洶，來者不善，嚇的趕緊站了起來。趙姓同學這個散打運動員朝李宇宙一端量：李宇宙這小子生的好壯實，一米七多的個頭，寬寬的肩膀，方臉，兇狠樣，小平頭，腿、胳膊都挺結實，便一見鍾情，這小子是塊好料，是塊當配練的好材料，手腳不覺就癢癢起來，就想過過招解解癢癢。他一抬腿，便將腳擔在了李宇宙的肩膀上，說："先壓壓腿，抻抻筋，片刻老子就和你過過招。"李宇宙老老實實的站著，那裏敢動，生怕把腳從肩膀上閃下來，惹一身揍。趙姓同學原先想找茬揍他一頓，先給他個下馬威，讓他嘗嘗不服管的滋味，省得這小子臨場不老實。他看李宇宙不動，就用腳尖在李宇宙臉上亂劃，挑他的下巴，鉤他的脖子。保衛處領導知道是怎麼回事，坐在那裏悠閒的吸著煙也不管。於姓足球運動員急了，對趙姓同學說："你是不是也叫人騙了，騙成個阿妹了，你還客氣什麼！？"說著騰空躍起，一個側身飛腳踢在李宇宙脖子上，李宇宙應聲倒在地上。趙同學和於同學就下命令："給我爬起來！"李宇宙那敢爬起來，生怕站起來再惹一身揍，就雙臂護著頭側躺在地上不敢動。這下可惹惱了這兩位同學，他倆的本意是馴他一下，讓他向東就向東，讓他向西就向西，讓他站就站，讓他蹲就蹲，沒想到這姓李的，像體育委員描述的一樣，不服管。讓他站，就是不站。要是臨場這傢伙這麼表現，派給的任務可就完不成了。"人隨王法草隨風，不聽王法揍的輕"這倆同學氣的手腳像雨點般狠狠的向李宇宙身上襲來。一面打一面下著命令，李宇宙被打的沒有辦法，真的站了起來，這倆同學才住了手。趙同學和於同學交換著眼色舒了口氣，罵道："這小子真是揍的輕了。"接著又命令道："給我蹲下！"李宇宙雙臂護著頭，連看他倆一眼都不敢看，那裏敢蹲。

趙同學一看，這傢伙真的是難管，揚起手迎面就是一掌，這一掌下去，李宇宙的嘴和鼻子都出血了。李宇宙的鼻子、嘴出了血，那個保衛處的領導翹著二郎腿，嘴裏吐著煙圈，也不管。李宇宙知道，這一切都是預先佈置的，乖乖的抱著頭蹲下了。“我以為你活夠了。”趙同學看李宇宙老老實實蹲下，狠狠的罵了一句。接著又狠狠的下了命令：“給我站起來！”李宇宙乖乖的抱著頭站了起來。“給我蹲下！”李宇宙又乖乖的抱著頭蹲下。“蹲下”、“站起”重複了十幾分鐘，李宇宙都按命令完成了，這倆同學看馴服了，這才息了怒舒了口氣。

這時，趙同學看著於同學說：“我看這傢伙這樣行了，臨場不會出問題了。”於同學無聲的點了點頭。接著於同學這個足球運動員，將腳伸到李宇宙腚溝裏使勁一挑，李宇宙一軲轆滾出老遠。李宇宙也聽不到讓他蹲還是讓他站的指令，只能盲目服從，雙臂抱著頭，任憑他像足球一樣，被這倆同學帶到了排練室室外。在室外，於姓同學這個足球運動員，腿尖一使勁，將李宇宙射進了室內。

學生會主席正領著各委員在那裏開會，安排任務，猛然間就地滾進來一個人，這主席過去雖沒有與李宇宙見過面，見這個場面滾進的人那個長相，也就知道這人也就是李宇宙了。其他一些人過去也沒見過李宇宙，現在看就地滾進一個人，心裏也都明白，都把目光集中到李宇宙身上。

學生會主席朝一個學生保安吩咐道：“拿把椅子給他坐下。”又朝李宇宙厲聲的喊：“你給我好好聽著！看學校怎麼對你處理。”接著就念學校的公告，傳達學校對李宇宙的處分決定。學生會主席正了正身子，抻著嗓子打著官腔念：

中國人民大學
關於對李宇宙破壞軍民關係的處分決定

李宇宙，男，漢族。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生，現年二十八歲。

原籍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盛莊辦事處大菜園村。

該生一九九七年入校，系工商管理系二年級學生，主要錯誤如下：

二000年四月，在軍隊幹休所旅館經營網吧期間，與旅館管理人員程豔同志（女，系軍隊幹部家屬）因瑣事發生糾紛，將程豔同志打傷。

二〇〇〇年五月以來，先後三次衝擊軍事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部），尤其是竟在軍區內呼喊“解放軍打人白打”、“解放軍是鎮壓無辜學生的兇手”等反動口號。性質極端反動惡劣，造成過路群眾圍觀，嚴重的影響了軍區內辦公秩序，損害了軍隊形象，破壞了軍民關係，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期間校領導多次勸阻，仍執迷不悟、置若罔聞。為了挽回影響，打擊那些別有用心攻擊人民解放軍的反動氣焰，經校黨委會議決定，勒令李宇宙當眾檢查，以示警戒。

會場內鴉雀無聲，學生會主席念完了大聲問李宇宙：“聽明白了嗎！？”

“明白。”李宇宙怯生生回答。發生糾紛鬥毆自己被打了一身傷，還有醫院鑒定，卻隻字不提。李宇宙十分冤屈，但也不敢提了。

學生會主席問完了，便轉向文藝委員這位執行導演說：“該你的了。”文藝委員便拿出一張紙，由一個學生保安遞給了李宇宙，文藝委員便對李宇宙命令道：“這是你的檢查臺詞，共四句，你先把它背熟了。”

李宇宙拿著臺詞一看，共寫著四句口號：

我是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之徒李宇宙！

我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

我詆毀人民鋼鐵長城罪該萬死！

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

片刻，文藝委員又下了命令：“大聲背一遍給大家聽聽。”

李宇宙大聲背完了，自己又加了兩句："我罪大惡極，對不起黨，對不起學校對我的培養教育，我再也不敢了。"

李宇宙話音剛落，"啪"的一聲就挨了體育委員一記耳光。"誰叫你亂加臺詞！？再胡說八道老子扯腿把你劈了！"這個體育委員也挺腐敗，他開會不讓別人武鬥，他當眾先開了個武鬥的頭。

四句臺詞背下來了，文藝委員又對李宇宙下命令："你到窗口站好了，聽主席訓話聽各委員的佈置，聽我說戲。"

文藝委員說完了戲，十三個人開始忙活起來，給李宇宙化妝，其中八個同學是體育委員帶來維持秩序的。四個同學是文藝委員帶來的助手，相當於助理導演角色。還有一個同學是宣傳委員帶來的，是他的參謀。

第一步，化妝，給李宇宙脫光了上身，穿上寫著"解放軍打人白打"的襯衫。

第二步，給李宇宙胸前掛上 40×50 釐米的小黑板，上面寫著"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

第三步，用鐵絲捆著六塊磚頭，往李宇宙脖子上掛。李宇宙穿著襯衫沒有衣領墊著，鐵絲勒的脖子生痛，面對這十幾個業餘化妝師和學生會大小頭目，李宇宙呲牙裂嘴的忍著痛，也不敢作聲。

第四步，戴上五十釐米高的大紙帽子，上面寫著"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

第五步，李宇宙一手拿鑼，一手拿槌。

最後讓李宇宙立正、站好。

十幾個人把李宇宙伺候完畢了，都拉開距離站的遠遠的，以學生會主席為首的大小頭目開始審視。這間房子大約五十平方，李宇宙全身披掛孤零零站在那裏，學生會頭頭們上下左右對李宇宙審視，他們審視了十幾分鐘也沒提出意見，化妝算是通過了。

執行導演又開始第二輪：造型。

"低頭認罪，彎腰九十度。"執行導演向李宇宙下著命令。

李宇宙按照指令順從的彎下腰，這一動作效果不明顯了，大紙帽上的字沒法看了。李宇宙低著頭，圍觀接受教育的同學，也看不見是誰的模樣了。學生會主席一看這種效果不理想，就說："遊鬥的主題就是警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看不見字效果不理想。"

宣傳委員也提出意見，說："這個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之徒低著頭，別人看不見模樣，容易形成模糊概念，形成稀裏糊塗的印象，時過境遷影響不深，達不到教育人的效果。"

執行導演也為難了，看清模樣、看見字這個型怎麼造？成了難題。他全神貫注的審視著李宇宙，思考著造型，忽然他用徵詢的口氣對學生會主席說："我看讓兩個同學扭著他的胳膊，扯著衣領往後掙著，做噴氣式飛機狀，他的頭就抬起來了。這樣腿、身子、頭部加紙帽子，就成一個N型，'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這些字就能看清了。"學生會主席沒作聲的首肯，他便指示兩個同學再改造型。

兩個同學扭著李宇宙的胳膊，向後拉，向上翹，呈噴氣式飛機狀。再一扯衣領，頭也豎起來了。頭和紙帽子與地面垂直，整個身子類似N型。

學生會主席和大小頭目，把目光都集中在新造型上，他們仔細的審視議論了十幾分鐘，從他們的表情上看，對這一新造型還是不十分滿意。

體育委員說："那面鑼還得別人替他拿，這樣不嚴肅，達不到震懾效果，好象做遊戲。"

學生會主席也不表示自己態度，只是全神貫注的端量新造型。

李宇宙被兩個同學扭著胳膊、彎著腰，一動不動，像停著一架噴氣式戰鬥機。

醞釀揣摩了十幾分鐘，文藝委員這個執行導演又發話了，他對學生會主席和大小頭目們說："再組織一些人，把入黨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召集一部分，把這些人預先佈置在餐廳門口，把李宇宙這個不法

分子押到餐廳門口，讓他敲鑼。聽到鑼聲就餐的同學就出來了，讓這個不法分子李宇宙站直，檢討認罪，呼喊檢討口號：‘我李宇宙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我詆毀人民鋼鐵長城罪該萬死！’”。學生會主席和大小頭目們都仔細的聽著，他又加大聲音比劃著說：“再讓佈置好的同學呼口號：“堅決捍衛人民鋼鐵長城！誓死保衛解放軍！誰反對解放軍就砸亂他的狗頭！與此同時，讓押解的同學對李宇宙做噴氣式飛機狀。”

“好！很好。”學生會主席很滿意，就說：“這個構思既嚴肅又嚴厲，很能達到理想目的，震懾效果，還有氣氛。”

其他人也提不出意見了。

“好，就先這麼定了，演練幾遍看看。好了，我再去佈置人。”學生會主席說完了，執行導演就對召來的同學——做了吩咐，正式排練。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執行導演開始命令李宇宙敲鑼，李宇宙敲了八下，又命令他喊臺詞。李宇宙望著身邊這麼多人都是對付自己的，很害怕，便大聲喊：“我李宇宙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李宇宙按執行導演的指令又敲了八下，又大聲喊：“我李宇宙詆毀人民鋼鐵長城罪該萬死!!!”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李宇宙又敲了八下，接著又喊：“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

李宇宙在喊完這三句口號的同時，緊接著在場的學生會主席和其他學生會頭目及同學，高高舉起了手齊聲大喊：“堅決捍衛人民鋼鐵長城！誓死保衛人民解放軍！誰反對解放軍就砸爛他的狗頭!”喊口號的同時，押解的兩個同學對李宇宙實施“噴氣式飛機”造型。演練完了這一場，執行導演望著學生會主席，又掃描了其他學生會幹部徵詢意見。看他們的表情挺滿意，就指揮著又排練了幾遍，在座的學生會大小頭頭們，誰也提不出意見了。

學生會主席看這排練很有氣氛，很滿意，就下了命令：“給這個不法分子卸妝，押送到保衛處看管。”又朝各委員吩咐說：“快回去召集入黨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臨場在餐廳門口喊口號助威。”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保衛處長帶領學校其他領導來驗收，讓李宇宙表演了兩遍，誰也沒提出意見。有關領導只是提議將“解放軍打人白打”這件襯衣換下，掛在脖子上的磚也撤了，這曲戲也就算驗收通過了。保衛處領導又佈置加貼了《關於對李宇宙破壞軍民關係的處分決定》的佈告。

中午十一點，李宇宙全身披掛被押解到餐廳門口。

咣！

在餐廳門口李宇宙敲了一下鑼，餐廳門口那些買飯吃的學生都駐了足。聽到鑼聲，遠處一些同學也趕了過來。

咣！咣！咣！

李宇宙又敲了三下，一些就餐的同學也端著飯盒出來了，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李宇宙又敲了八下，遠處的一些同學不知什麼景，也都循著鑼聲往餐廳門口跑。餐廳門口站著十幾個保安，都穿著整潔的警服嚴肅的很，這是保衛處臨時佈置的。

瞬間，就圍攏了一大批看熱鬧的同學。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李宇宙敲了八下鑼，然後筆直的站在那裏，同學們

都看清了李宇宙胸前小黑板，上面寫著“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以及大紙帽子上寫的“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這些字。那個足球運動員用手按著李宇宙的頭，讓他躬了三個九十多度的躬，這都是臨時導演即興加的動作。然後李宇宙對著圍觀同學的面，哭哭啼啼的喊：

“我是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

“我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

“我詆毀人民鋼鐵長城罪該萬死。”

李宇宙哭哭啼啼喊完了這三句口號，預先佈置在人群當中的入黨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都舉起了手，大聲呼喊：

“凡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決沒有好下場！”

“堅決捍衛人民鋼鐵長城！”

“誓死保衛人民解放軍！”

“誰反對解放軍就砸爛他的狗頭！”

與此同時，李宇宙被兩個同學向後扭著胳膊，扯著領口做“噴氣式飛機”狀。表演大約用了二十多分鐘。

“效果極佳！震懾了那些妄圖為‘六·四’翻案的狂妄之徒，領導肯定滿意。”學生會主席帶領一些學生會頭頭，在不遠處觀賞著，滿意的點著頭。

咣！

“我是衝擊軍事機關的不法分子李宇宙！”

咣！咣！咣！咣！

“我攻擊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

咣！咣！咣！咣！

“我詆毀人民鋼鐵長城罪該萬死！”

李宇宙被幾個學生保安押解著，敲著鑼，喊著檢討的口號，沿著預先佈置的線路，向另一個餐廳行進，沿途尾隨著一些看熱鬧的同學。

在校內所有學生餐廳，包括外來人員在校內承包的餐館，都表演了一場，又在校園內轉悠了幾圈，一共遊鬥了三天。

遊鬥完了，李宇宙被押送到保衛處，學生會主席、李宇宙所在班的班長及團支部書記，還有一個保衛處領導早等在那裏。李宇宙全身披掛，低著頭靠牆站著，等待著領導下一步怎麼處理。學生會主席指令李宇宙把妝卸了，命令李宇宙寫檢查書，保證以後不再衝擊軍事機關等等。

李宇宙聽到命令，趕緊放下鑼，雙手捧著大紙帽子從頭上端了下

來，又摘掉掛在脖子上的小黑板。卸完了妝，李宇宙身上輕鬆多了，按照學生會主席的指令，老老實實坐下，開始寫他的檢查書。

李宇宙寫完了檢查書被放回了家，一進租住屋，便趕忙脫下他那套帶著汗臭味和沾著菜湯、菜葉的髒衣服。在遊鬥時，一些同學看他那個狼狽樣、窩囊相，便惡作劇往他身上潑剩飯，潑剩菜湯。他找了套乾淨衣服趕緊跑到學校，在浴池淋了個澡，便氣呼呼的去找國安局秘密駐校特務曲亮，一見曲亮的面，便牢騷滿腹地說："網吧是給安全局辦的，出了事就一點也不管。"曲亮見李宇宙牢騷滿腹，就把事情挑明瞭，說："這事是局裏和學校研究後統一決定的，你也太倡狂。臨近'六·四'，一些反動勢力趁機為那些死難暴徒揚幡招魂、鳴冤叫屈，你也摻合，你心裏應該有個數。"接著又嚴厲地說："羅處長讓我告訴你，和幹休所糾紛那段事到此結束，再上訪攪鬧饒不了你。"李宇宙聽了這些話，也不敢作聲了。

曲亮又嚴肅地說："申辦二00八年奧運會正在加大力度宣傳、爭取，那些民主精英，這些自由世界的啦啦隊不會老實了，一定要趁機搗亂、幫倒忙、蠢蠢欲動妄圖搞破壞。"曲亮嚴肅的盯著李宇宙，順手拿起一個小本子念叨著一串名子："劉曉波、包遵信、余杰、馬東、張耀傑，……"最後迸出一個名字強調說："這個何德普太狂，國安局和公安局決定聯手把他弄到賓館裏看管起來，你的任務就是在賓館周圍隱蔽起來，秘密監視與他接頭聯繫的。"

曲亮看李宇宙為網吧的事冤屈的那個樣，又安撫地說："局裏還是很信任你的，過去，何德普不是常邀你到他家玩嗎，還想發展你當個民主黨黨員，很信得過你，平時和他來往的人，你肯定知道的不少，派你幹這個事，局裏覺得你最合適。"

四　心系失學兒童

一間六、七平米的小屋，一張二十年前常見的可折式木質雙人床，床的兩頭緊抵著兩面的牆，至少佔據了房間面積的三分之二。屋內僅能容下一把椅子，還是房東的。迎門的牆上，端端正正的懸掛著他們夫妻二人的結婚照。由於屋內面積狹小，只能在外面公共走道的地方做飯。

楊子立正在上網，辦了自己的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此刻，他正在全心貫注、躊躇滿志撰寫聲明。他將聲明草稿看了一遍又一遍，心裏很滿意，開始往網上貼。

致追求國家進步、人民幸福和思想自由的朋友們：

親愛的朋友們，謝謝你觀看我的精神家園，假如你想為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裏生活的人民做點什麼，我們不妨在此做些交流。我相信，通過朋友們不斷的努力，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會一點一點融入我們的生活，大家會在奮鬥的過程中，感到人生的價值。

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做法：

1. 每月讀一本好書。
2. 對流行觀點保持懷疑。
3. 抓住參入社會實踐的機會。
4. 當一個想法比較成熟時就記下來。
5. 不錯過請教一切有思想的人的機會。
6. 如果碰到某人或某書思想犀利便寫信請教之或反駁之。
7. 利用互聯網挖掘資訊，並進行思想交流。
8. 每月進行一次社會底層調查活動。
9. 平等的和長輩和晚輩交往。
10. 和大學生們多交朋友。

11．個人生活要獨立。

在此，我特別強調利用好互聯網這個強大的工具，假如哪位朋友需要幫忙做個個人主頁，我願意為你義務效勞，請發 Email 給我。

楊子立正在忙上網，全神貫注，旁若無人，而他的新婚妻子路坤正坐在那裏，愁容滿面，唉聲歎氣。她身材中等，過肩的頭髮用橡皮筋綁著。她也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搬家了，只知道這次又因付不起房租，被房東趕出了居住的地下室。“唉！連地下室都住不起。”

她從不看楊子立寫的文章，也沒這份心思看。連吃飯的錢都是借的，他還有心思在那裏寫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一類的東西。她看楊子立對這困境全然不顧，氣不打一處來，埋怨著說：“你沒有必要這麼做，憑你所受的教育，你可以有個很好的前程。”

楊子立默不作聲，全神貫注，只顧在網上忙他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文章。

路坤又怨氣十足地說：“你應該想想你的父母、家庭還有我們的經濟狀況。”

楊子立直盯著電腦，對她的抱怨不願多想，就對路坤說：“總得有人站出來，為社會進步出力。”

“你站哪？你往哪站？你連起碼的一個窩都沒有。”路坤氣憤地說。

楊子立迷戀著自由主義，只把路坤的話當作耳旁風。

這整個一間小屋，就兩份財富，一份是精神財富——兩人的新婚照。一份是物質財富——楊子立的新婚聘禮一臺二手電腦。

路坤見楊子立無動於衷，一千錐子紮不出一點血，仍在那裏忙自由主義，便大聲喊道：“你看看你的同學，都在千方百計的賺錢，都已過上了小康生活，你再看看你自己?!”

誰知楊子立選擇了自由主義，滿腦子塞滿了自由主義，路坤的話根本就塞不進去。路坤的埋怨又升了級，大聲罵道：“你整天搞自由主義，你不吃飯啦?！你總得賺錢吃飯嘛！總不能老向人家借嘛!”

楊子立仍無動於衷，瞅著他的二手電腦，寫他的網路文章。

路坤越看、越說、越來氣，動了手。連打帶罵，把個楊子立趕出了愛巢。寒冬臘月北風起，鵝毛大雪滿天飛，楊子立緊縮著脖子，抱著雙肩，瑟瑟發抖的蜷縮在屋外牆角旮旯裏，打著顫顫，盡情的享受著自由主義。

楊子立宣導自由主義入了迷，第二天，他又借錢到外地農村調查農民的疾苦，他要保持自己的網站，每星期有一篇文章。

有人在電視上搞“實話實說”成了名人。楊子立搞了個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也實話實說，成了罪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奇不有。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徐偉這個獨在異鄉的異客，自從考入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直到畢業在北京參加了工作，在春節期間都要回家過年的。

徐偉的父親熟悉徐偉的腳步聲，也知道北京至煙臺的列車到終點站煙臺是早上六點半。　下了車，估摸著他七點半就可以到家了，約摸徐偉能來家的幾個早晨，便躺在床上聽腳步聲。　徐偉從北京坐車，從不提前通知家裏一聲。總是開了門，見了面，才笑眯眯地說：“我來家　了。”

徐偉的父親總是強調，提前打聲招呼，他總是不聽。嬉笑著說：“這樣好，這是給你一個驚喜。提前告訴你，你等的焦急。”

進得門來，徐偉的父親上下打量著這個不速之客，喜興溢於言表，便高興的問：“怎麼樣？在外面混的怎麼樣？”

徐偉笑笑。

2000 年是徐偉參加工作後，第一個回家過的春節。這次進門可真是獨具一番風騷，穿　的衣服雖不帶補丁，可以說這衣服是揀叫花子的也有信的。腳上那雙解放鞋，還露出一個腳　指頭。不過還行，一

共十個腳趾頭，才露出一個小的。

徐偉從小抗凍，父親看他這樣也不大驚小怪，在中學念書時，他媽給他織了條毛褲，不知什麼時候被他脫下，丟在床底下，就這樣過冬。

徐偉的父親又問："我看你比叫花子還叫花子，是不是被搶劫啦?"

徐偉笑笑，看樣還挺得意。

徐偉的父親又調侃地說："是不是在北京當盲流把你遣送回來的?"

徐偉笑笑。

徐偉的父親又說："穿得太破了，當記者去採訪，人家敢靠近你?把你當要飯的，離你遠點。"

這樣好，徐偉喜笑顏開的回答。

"這樣有什麼好? 是不是安全? 這樣不顯眼? 小偷不光顧?"徐偉的父親又調侃地說。

徐偉便笑著說："和我一塊在車站等車的同學和同事，穿的西裝革履，處處小心，怕被別人掏了包，我就不怕，我可以靜心思考，看報紙，看書。"

徐偉有個習慣，寫文章打腹稿隨時隨地。

徐偉的父親又笑著調侃地說："小偷恐怕離得你遠遠的，還怕你光顧他。"

穿衣戴帽，個人所好，沒辦法，他願意，花錢難買願意。

徐偉從小學到研究生，從沒有人見他梳過頭，隨身的梳子是五個齒的，是自己的手指頭。

徐偉的父親又調侃地說："你這副行頭，這個包裝，還用買車票嗎? 北京沒有收容遣送站嗎? 你比個盲流還盲流，乾脆叫他們收容遣送回來多好，省了車票錢。"

徐偉只是眯眯的笑。他的父親聽說過了，徐偉的工資加稿費每月都在五千左右，他除了吃飯錢，剩下的錢包了幾個農民工的孩子，幫他們繳學費，並隨時救濟一些農民工，把錢看成是身外之物。

徐偉和自己的父親嬉笑了一番，便自己坐端正了，鋪好了紙，要寫一篇文章《票販子的利益有多大》，這是他在北京車站候車時的見聞。

徐偉的父親看他不和自己說話，忙自己的，便找話說："你掙得錢是你的，你愛捐給誰就捐給誰，別捐給我，我不給你當保管。沒錢花了，別向我要就行，咱倆井水不犯河水。"

徐偉的父親又說："你這身衣服有個性，很有個性，再拿上把破扇子就成濟公了。在北京沒碰上個導演？讓你演濟公？"

徐偉的父親看他專心致志的在寫稿子，便催促著說："咱倆先說說話，休息一下，明天再寫。"

徐偉旁若無人，只管低頭寫。一會寫完了，徐偉的父親便說："你先休息吧，坐了一晚上的車，明天我替你抄清楚。"

徐偉的父親又抱怨地說："你怎麼不念書啦？就業了，也不提前和我說。回去把工作辭了，繼續念書。不繼續讀書，將來要被淘汰的，你看沒看見，有些人已經混到了中央一級，仍去讀什麼碩士、博士的，你為什麼就半途而廢，不讀博士啦？"

徐偉似聽非聽，腦子還不知在想什麼。

徐偉的父親便生氣地說："現在時興高學歷、高科技、高工資、高消費。什麼都是高，你為什麼就讀了個碩士？"

徐偉的父親又生氣地說："以前學校保送你讀了碩士研究生，現在為什麼不讀博士？"又接著說："學校要是不保送咱就考，考上更好，考不上，咱連考他三年，再考不上。咱就服了，就參加工作掙錢吃飯算了。"

徐偉笑著說："要讀早讀了，好幾個老師找我談話，希望我繼續深造。"

徐偉的父親聽了，便大聲埋怨著說："找你談話的老師，就是想讓你當他的研究生，你好不識抬舉。長江後浪推前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現在已經是被淘汰的人啦，還自鳴得意什麼?!"

徐偉的父親看徐偉做事不和自己商量，就警告似地說：“讀不讀書，找什麼工作，找什麼對象，這樣的事起碼得告訴我一聲，我也好當個參謀嘛。”

徐偉對自己的一帆風順太自信了，根本聽不進去，還嘲笑他父親過於拘謹。

徐偉的父親看他做事不和社會上的時興掛鉤，便惱怒地說：“這次春節回去，我和你一起回北京，陪你復習功課，繼續考，繼續讀書。”

徐偉的父親又說：“大學時，你的老師是個碩士，孩子都十多歲了，又去考博士，這是為什麼？你怎麼就不去問問？”

徐偉看父親太執著，便有點鬆動，說：“我再考慮考慮。”

“沒有考慮的餘地，這是誰給你找的工作？怎麼不和家長打聲招呼。”徐偉的父親又這樣問。

徐偉便說：“你不要問這個。”

“我當然要問，這個人是幹什麼的？太不負責任。”喘了口粗氣生氣地說，“他也讓自己的孩子快參加工作，早早不讀書了嗎？”

徐偉在自己父親的強烈要求下，答應復習功課繼續攻讀博士。

徐偉念大學時，過年回家進門遞一個大信封，徐偉的父親打開一看裝的是幾千元錢，便問：“這什麼意思？”徐偉便笑眯眯地說：“給你的紅包。”徐偉的父親便到處吹：“俺兒念中學都是考第一，連第二都沒考過。念大學不用我的錢，自己會寫文章投稿，自己能賺錢，還給我錢。念研究生是保送的，公費。”惹得鄰居都挺羨慕，現在參加工作了，帶著張嘴來家一一白吃。

徐偉回北京後繼續工作，並和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組織了一個新青年學會，　且不久，便發生出一個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

北京市豐臺區，石欄民工學校。

隆隆的挖掘機聲震耳欲聾，拆除違章建築的公告已貼了三天，學

校還是沒有解散的跡象。這所學校是私立學校，學生在 200 名左右，教職員工 10 人左右。這種學校被稱為打工子女學校、窩棚學校、民工學校、菜地學校、地下學校。拒不完全統計，這類學校 2000 年末，在北京已有 300 多所。

這個學校的學生家長都是菜農、賣水果的、賣蔬菜的、撿垃圾的、收廢品的等等，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被稱為弱勢群體的，“三個代表”不代表的。他們孩子的學校被公安、城管、教育幾個部門聯合執法辦公，強制關閉。

在執法人員面前，這個學校的校長苦苦哀求著：“這些孩子有很多是我從火車站、街頭撿來的，拆了房子你讓他們到哪里去，他們有無家可歸的，有的父母雙亡，流落街頭。”

“這也叫學校嗎?”一個執法人員說：“連最基本的安全措施都沒有，有消防安全驗收合格證嗎？你有就業證嗎？你有暫住證嗎？來，我看看你的身份證。”一個執法人員向校長命令說。

學校校長想解釋。

執法人員又嚴肅地說：“我們是執行公務，依法辦事。”

突然，兩個孩子哭著跪了下來：“叔叔，拆了學校，我就沒有家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泣不成聲的哀求著。’

另一個也哭著說：“叔叔，拆了學校，我又要到處流浪了。”這孩子也是在十二三歲。

“回家找你的母親、父親去。”執法人員不屑一顧地說。

“我們倆的父母都亡故了，亡故好幾年了。”這兩個孩子傷心的哭著說。

校長也流著眼淚，懇求著執法人員說：“這倆孩子，是我在火車站附近一個垃圾箱旁撿來的，是兩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已經在街頭流落三四年了。”

一個執法人員不耐煩的聽著，說：“我們是在秉公辦事，按上級的指示辦事，拆不拆由不得我們，我們執行公務。”

一個教育口的執法人員，馬上接上話，說：“你有註冊登記的辦學手續嗎？你有校舍房屋安全鑒定合格證嗎？學生在這種條件下，別說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連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證。”

城管口的執法人員也接上說：“違章建築都要拆，公告貼了三天，你無動於衷，我們秉公辦事。你吃飯，我們也吃飯嘛，連廢棄的工棚都拆不成，我也得下崗失業啊。”

教育口的執法人員，看校長還想要說什麼，就又不耐煩地說：“你說什麼也沒有用，我們是在按區政府的檔辦事。”又狠狠的強調說：“全區的這類學校都要拆。”

聞訊趕來的學生家長也苦苦哀求，哀嚎一片。

教育口的執法人員看到這種情況，便嚴厲地說：“房屋簡陋，師資力量差，不能進行正規化教育的學校都要解散，都要取締。這些學校不達標，是非法的。取締的目的是為了讓外來打工人員的子女，能有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

等得不耐煩的工頭，也厲聲說：“區裏已下了文，這類學校全取締，全拆，你小胳膊扭不過大腿，這裏的拆遷我全承包了，別耽誤我的工時。不光拆你的，所有違章建築都要拆。”

說著，不由分說向司機下了命令：“拆！”

早已啟動的挖掘機高高的舉起了鏟鬥，十分鐘內，七八間工棚式的教室，被夷為平地。

挖掘機隆隆的開走了，去拆另一所這類學校。剩下的是滿臉淚痕的學生及其家長，在塵土飛揚的廢墟中，尋找自己的書包、課本。

執法人員不動聲色的看著這一生動的場景，嚴肅而鄭重地說：“房屋簡陋，師資力量不達標，是非法的，是應該被取締的。”

“我們都捐了呀，我們在鄉下都攤派了教育資金啦。”一個學生家長感到不平，憤怒的提出了質問。

“你們攤派的錢，劃到我們區政府了嗎？這是領導安排的，你們不要問我，我說了不算，我這是在執行公務。”這位執法人員還算文

明執法，沒發態度。

執法人員說完，揚長而去。

“唉，我們在鄉里都拿了教育資金，怎麼就不能讓我的孩子念書啊。”眾家長垂頭喪氣，無可奈何的議論著，眼裏飽含著淚水。

一些本地人也紛紛議論著，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教育附加費都在納稅發票上寫著，都攤入了生產成本，所有商品都包含著教育附加費。”

“是啊，”另一個北京市區的本地人也接上了腔說：“商品可以在社會上流通，為什麼鄉下的教育附加費，就不能隨民工流動呢?”

又一個本地人氣憤的大聲說：“流動打工的也吃，也喝，也購買商品，實際上在城市負擔著這項資金，不准人家進公辦學校，純粹是教育制度的腐敗。”

“我對不起這些渴求知識的孩子，對不起這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風的家長。”看著被夷為平地的學校，女校長瘋了，她披頭散髮，瘋瘋癲癲哭訴著，瘋瘋癲癲遊走著，瘋瘋癲癲仰天大哭著，嘴裏語無倫次的念叨著：

“武訓辦義學，皇帝賜給他個黃馬褂，我不要黃馬褂，我只要孩子能上學、上學，不當文盲，不當文盲……不要黃馬褂……不要黃馬褂……我要辦義學嘍……辦義學嘍……現代武訓不如清朝武訓了。搗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辦個義學不費難。搗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辦個義學不費難……辦義學嘍……辦義學嘍……。”

北京市郊的打工子弟學校被鏟平了，孩子們又失學了。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範二軍、張彥華、何忠洲、李微敖等心裏難受極了，但他們無能為力。這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名氣，說話沒有號召力。沒有錢，也不能資助。沒有權，也不能發號施令不准拆。他們也知道，這些遊擊式的地下學校，是永遠鏟不淨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打工子弟這些渴望知識的孩子，這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風的家長們，就是一股強勁的春風，有春風在，打工子女學校便會應

運而生，便能綠遍原野。

孩子們多麼希望讀書，這是心的呼喊，但社會不給他們這個權利。公辦學校上不起，私立學校不准辦，多少窮人家的孩子被埋沒了。

雙休日，當人們正在歡快的忙碌著度假時，徐偉、靳海科、楊子立、範二軍、張宏海、何忠洲、李微敖等人，騎著自行車朝北京市豐臺區行進著，進入豐臺郊區，車子坎坎坷坷的在路上艱難的行駛，這裏有很多民工學校，現在已被夷為一片平地了，滿目蒼涼。

他們這次來是想做一次調研，給有關部門寫一個報告，盡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能給這些處在城市邊緣的打工子弟學校一點幫助。

在一個蔬菜大棚的旁邊，他們看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雖然已被拆，但是校長還在，身邊還聚集著一些無家可歸的孩子。校長接待了他們，他們在蔬菜大棚裏坐下，校長便傷感的敘說著他們的不幸："這些孩子如果到公立學校讀書，每學期要交六百元的學費，另一千元的擇校費，還要交一千元至三萬元不等的贊助費，學生們交不起。"校長傷感地說。

徐偉便問："在你們這裏呢?"

"我們這裏，學費每學期三百元，還可以月交。"校長說。

靳海科看到這幅蒼涼的境況，便說："孩子們不上學，我們心裏很難受。"

"是的。"校長聽靳海科這樣說，馬上附和說："孩子們沒學上，我比什麼都難受。"

校長看來的這些人衣著樸素，說話和藹，多數還帶著濃濃的鄉土氣息，絲毫沒有想像中的惡意，又訴苦般地說："我們頂著非法辦學的帽子，招收上不起公辦學校的孩子，招收面臨輟學的孩子。"

校長沉默了一會，又無奈的、傷心地說："北京市豐臺區已有檔，決定取締轄區內所有打工子弟學校，豐臺區教委認為，這些學校沒有達標，屬非法辦學。"

徐偉聽校長訴說學校的難處，便說："這些學校的存在，是出於

群眾的需要，現在需要它達標，是一種積極的引導。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需要一個過程，不達標應幫助，應想方設法幫助它達標。不能因為出現了困難，就不發展了，讓孩子失學，是更嚴重的不達標。”

校長說：“據我所知，在豐臺區這類學校不下五十所。”

靳海科說：“不准孩子上這樣的學校，政府又不扶持，孩子對公立學校望而卻步，這是個社會問題。多一個文盲就後退一步，多十個文盲就是後退十步，中國不能再退步了。”

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等人，看到校長身邊還聚攏著一些苦臉的孩子，心裏很難受，怎樣才能不讓他們東躲西藏的安心學習呢？這些對知識如饑如渴的孩子，還有無家可歸的孩子，太可憐了，這的確是個社會問題。“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是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我們怎樣才能避免這種現象繼續存在呢？這的確應該積極探索。

校長並不遮醜，領著他們觀看了被拆除的教室，全是用石棉瓦和廢棄的三合板構建的，還有用廢棄的預製板構建。

校長哭喪著臉說：“這些教室，夏天熱得像個蒸籠，冬天冷得像個冰窟。”

徐偉、靳海科、楊子立、範二軍、張宏海等人，看到這些被拆除的教室，一股傷感油然而生。

校長又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的學校被強制推倒了兩次。”

張宏海同情地說：“在北京、在首都，竟有這麼多孩子在非法的地下學校讀書，在這麼破爛不堪的學校讀書，這的確是個社會問題。”

楊子立便又傷感地說，“公立學校上不起，這窩棚學校又不准辦，這就意味著將有好多孩子被強行淪為文盲。這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他們又走訪了幾處被強行拆除的學校，這些打工子弟學校都情況類似，基本都是如此，　沒有教學設施，沒有電腦，沒有體育設施，大多數還沒有運動場，都被拆除過幾次。

令人欣慰的是，這裏有一群對知識渴望的孩子，這些窩棚學校的

孩子，這些地下遊擊式學校的孩子，這些貧窮的孩子，這些刻苦學習的孩子，他們那種對知識嚮往的勁頭使你欣　慰。這些祖國的花朵，點綴著祖國的明天、未來，他們定能將祖國大地裝扮的繁花似錦。

深夜，徐偉久久不能入睡，打工子弟小學被強制拆除就意味著，強制一些人淪為文盲。正規的學校上不起，廉價的學校不准辦，就是逼人當文盲。他輾轉反側睡不著。

下半夜索性又坐了起來，翻開了他的通訊錄，徐偉在給一些政府機構當壯丁打官差時，認識了不少輿論界的朋友，他想對他們通報一下，北京市郊區打工子弟學校被強制拆除這一事實。他翻看自己的名片，自己用什麼名義向他們通報呢？這些名片都是當壯丁打官差時授權印製的。他把眼睛盯住一張“中國農村開發促進會社會工作部部長”的名片上，這張名片是被派官差時，一家政府機構給他印製的，看了一陣，覺得不妥，與教育有距離，又盯上了一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工潮課題組”名片，也覺得不妥，與專談教育也有距離。翻著一些名片，一張“中國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名片還比較接近。這個“研究會”是勞動部和民政部註冊的社團。第二天，範二軍、張彥華、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等便將這一情況通報了一些輿論界的朋友，一些呼籲隨之見諸報端。《中國青年報》、《文化教育》、《新快報》、《青島日報》等都先後刊載了此類文章。

這些呼籲的文章新青年學會還沒來得及看，便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關押起來了。給他們的罪名是：

“非法成立組織，改變中國現政權，主張重建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抨擊現行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

新青年學會最初的五個發起人：張彥華、靳海科、徐偉、範二軍都是小學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參加的楊子立還是學校的團支部書記。學生時代都是三好學生，還有區級的、市級的三好學生，保送的研究生，算不上

是頂尖人物，也算得上是個佼佼者了。

他們從沒在支農、支教上用新青年學會的名義，也沒用新青年學會的名義在報刊上發表過任何文章，他們在默默的為社會做著好事，沒有一個人希圖有什麼回報，但是他們卻得到了這樣的回報，被投進了監獄。

儘管他們被投進了牢獄，他們在報刊上的支農、支教文章仍被人引用。

五　李宇宙混入新青年學會

2000年5月26日。

北京師範大學英東教學樓。

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正在熱議“三農”、教育及當前腐敗問題，有彭方志、白興華、張彥華、徐偉、靳海科、範二軍、張宏海等參加。這幾個都是學生時代加入共產黨，徐偉、彭方志、白興華由於經常組織校內一些活動，被稱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三駕馬車。

參加座談會的還有趙輝華、楊子立、何忠洲、李宇宙等，李宇宙是應張宏海邀請來參加座談會的。李宇宙得到邀請高興極了，近期要考試，由於自己當內鬼成了主業，荒廢了學業，他要找人替考，正需要一筆錢，被邀參加這次座談會，正好寫一篇秘密舉報材料，將所得情報費付給替考槍手。

這是新青年學會張彥華、張宏海、靳海科、徐偉、範二軍發起組織的座談會，楊子立、靳海科、徐偉近期參加了支農，支教活動，正在積極發言，談心得體會。

徐偉說：“2000年末，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打工子女學校的數量已達三百所以上，而北京三百萬流動人口中，6一14歲兒童占3·6%，達十萬多人，而其中入學率僅為12·5%，也就是87．5%的流動兒童，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

彭方志說：“進公立學校的贊助費、借讀費太高，達三千元以上到六千元。還有校服費等各種活動費，比如春遊、郊遊等等，這些錢對農民工來說，就是個天文數字。”

彭方志是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系98級博士生，還是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系研究生會主席，是全國最大的學生社團“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會長，是個中共黨員。他在擔任農民之子——

農村發展促進會會長期間，接觸調查了很多農民工和北京郊區的地下學校，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及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很是同情。

楊子立插話說："九年義務教育是法定的，收這麼多錢就成了錢定的。"

徐偉說："我調查過此事，北京的教育部門說，上面撥款教育經費有定額，務工子弟學生的人頭費不在北京，誰也沒有辦法。這種說法不是無稽之談嗎？農村要交教育附加費，城市也收教育附加費，都攤入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出廠價格，實際是一個稅種，不管工人、農民都要消費商品，等於都交了教育附加費，流動到哪里，就該在哪里上學，另交贊助費是不合理的，何況還是九年義務教育。"

楊子立說："法定的義務教育無人執行，這不過是冰山一角，立法如林，執法無人。"

靳海科聽他們議論什麼法定的義務九年制教育，便說："法律已失去了維護正義公正，維護良好的社會公德和社會秩序的作用。有社會地位、手中有權力的人，不用發愁子女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他們可以出高價，使分數不一定很高的子女輕鬆進入名牌高校，享受良好的教育。法律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邪惡得不到懲罰，社會越來越亂。"

張彥華插話說："兩極分化極端嚴重，越來越大。"

李宇宙仔細的在那裏聽，這些人真是無所事事，說這些沒有用的幹什麼，靳海科把什麼都往腐敗上連，往共產黨身上推，這膽子也太大了。其他幾個同學則覺得教育腐敗太不像話了，像不像話與你們又何相干。

靳海科又氣憤地說："一個正直有良知的人，只要睜開眼睛，就一定會知道，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真是糟糕透了，腐敗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

李宇宙坐在那裏，他沒有心思聽。因為最近要考試，他知道由於自己把監督異議人士的事當成了正事，把學習當成了業餘，荒廢了學

業，如果臨場考試那肯定是不及格，他在深思著怎樣籌一筆錢，找人替考。

他們在一起談論著，靳海科又把話題轉向了他的家鄉河南省，他說："六十年代，我們家鄉河南省蘭考縣，出了個焦裕祿，那才是人民的好公僕，帶領全縣人民治理風沙，治水，治堿。大雨瓢潑的時候，他帶頭跳進洪水中，查看洪水的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經常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面前，在群眾最需要的時候去關心群眾。他心裏裝著全縣的人民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吃苦在前，清正廉政、無私奉獻，為人民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病不去醫院，仍堅持工作，最終積勞成疾被奪取了生命。"靳海科說到這裏，又氣憤地說："現在有權的人，用普通老百姓辛苦掙來的血汗錢，配上高級轎車，又買上豪宅，整天大吃大喝。"

範二軍是個中共黨員，是靳海科的河南老鄉，他同意靳海科的觀點，就接著說："應該整黨、建黨，根除這種腐敗局面。"

靳海科又接著說："焦裕祿逝世時，老百姓呼天號地的哭，送葬的人群綿延好幾裏。"

李宇宙聽靳海科說到這裏，就插了一句，說："現在的黨政領導死了，老百姓能敲鑼打鼓放鞭炮，慶祝可死了，老百姓省錢了。"

徐偉是山東人，聽靳海科說河南省有個焦裕祿，就說："山東有個孔繁森，在援藏期間擔任拉薩市副市長，發生了地震他收養了三個孤兒，大的 12 歲，小的才 5 歲。他用自己的工資教他們讀書識字，三次獻血換錢，給三個孤兒補充營養。他吸煙只吸幾毛錢一盒的低檔煙，一次他去黨校講課。桌上放了兩盒紅塔山牌的高檔煙，孔繁森批評說：一斤羊毛才四塊多錢，一盒紅塔山煙二十多塊錢，吸一盒等於燒掉了五斤羊毛。"

靳海科說："當領導幹部就應像焦裕祿和孔繁森那樣。"

張彥華也是個黨員就說："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都是黨政領導

幹部搞糟了，搞腐敗了該嚴格的整黨建黨了。”

李宇宙坐在那裏聽，這幾個人怎麼能入黨？對黨一點好印象都沒有，黨員幹部都像焦裕祿、孔繁森那樣，這不等於將共產黨的軍嗎？要共產黨的好看嗎？”

“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是新青年學會的入會誓詞，怎樣能把黨政幹部改造的都不腐敗，這應是積極探索的首要目標。

徐偉又說：“孔繁森去世後，在他的遺物中有各種發票數千元，這些發票在他任職期間是完全可以簽字報銷的，他嚴格把握公與私的界限。在他擔任林業局長期間，因私事用車，按一公里一元，繳納了五元的用車費。”

新青年學會成員聽到這裏，都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現在的黨政幹部吃喝嫖賭全報銷。”

李宇宙看這些人，淨說些沒用的，不想方設法賺錢，就不耐煩地說：“山東省出了個孔繁森，我也是山東人，也感到相當光榮。可山東省省委書記倒了霉，全國各地的人都去參觀學習取經，山東無形中成了政治中心。江澤民吃了醋，不放心，功高壓主，不幾天就把這個山東的省委書記撤了，換上了他的親信，從此中國無官正。”

徐偉又說：“孔繁森帶人到北京跑專案，和同志們在街頭小吃攤吃飯。”

彭方志接著嘲弄地說：“現在這些黨政幹部都住星級飯店，有小姐陪著。”

徐偉又說：“孔繁森去世後，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除了一個袖珍收音機，就是幾件簡單的衣服，還有剩下的八塊六毛錢，誰會相信這是一個地委書記的全部家當。”

彭方志聽到這裏很有感觸，就說：“現在黨政領導幹部，把錢都存到了國外。”

楊子立插話說：“中國的腐敗是國人皆知的事，腐敗如此普及，

已經不是道德規範可解決的問題了。應該民主直接選舉政府首腦，政府權力分立制衡，公民監督。”

漫談了一上午，徐偉、彭方志、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主張整黨解決當前腐敗問題。楊子立、張宏海等人主張公民直接選舉，解決當前腐敗問題。

這次座談會是在漫談形式中散了會，而且還有很大分歧。

李宇宙把學習早已丟在了腦後，專心當他的內鬼，臨近考試了，他特別需要錢找人替考，替考的槍手也物色好了，經討價還價雙方談妥，李宇宙出兩千元給兩個槍手替考。李宇宙自從在山東高考，找了兩個槍手替考，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在校四年期間，重要的考試竟全是找人替考，他也能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

回到宿舍裏，李宇宙拿出了一摞中國人民大學的信箋，他把信箋鋪好，開始構思，他要密報這次新青年學會組織的座談會，以便從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裏換取情報費，付給替考槍手費用。

李宇宙寫完了報告，又仔細看了幾遍，覺得無懈可擊(附密告信原件)，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根本就不鑒定這些內容的真偽，而恰恰相反，你把事態擴大的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向上彙報時功勞也越大，李宇宙也早摸透了這一點，你的功勞大，相應的是我的報酬多，而且功勞也大，皆大歡喜，都心知肚明，何樂而不為呢。

李宇宙將秘密報告交給了常科長，第二天便如願以償的得到了兩千五百元情報費。他拿著這筆錢，剛出了常科長的辦公室，就狠狠的罵道：“姓常的打發了這兩千五百元情報費，恐怕僅僅是實際報酬的一小部分，大頭恐怕在他手裏。”

2000 年 7 月 16 日，靳海科、張宏海、張彥華、徐偉、範二軍等人以“學實齋”名義在北京師範大學組織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的題目是“我能為祖國做什麼”，應邀出席的還有何忠洲、邵振偉、李寶、藺音、於志明、楊子立、李宇宙等人。李宇宙來此很高興，因為座談

會由靳海科主持，靳海科這個中共黨員抨擊中共的腐敗最激烈，這就大有文章可做。

靳海科：“在座的大多都是剛畢業的學生，也有早幾年的，大家坐在一起，也是緣分。我們踏上了社會，我們能為祖國做些什麼。請大家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見解。”

於志明首先發言，於志明已經畢業好幾年了，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他結合社會實踐的一些情況，談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他說：“我畢業踏到社會這幾年深有體會，腐敗已滲透到各行各業，各領域，就拿勤勞致富這句司空見慣的口號來說，現在不是勤勞致富，而是靠關係致富，靠權力致富。造成了社會嚴重分配不公。行賄拉關係可到電力、石油、電信、煙草、水等壟斷企業工作，這些國家企業，主要靠壟斷價格賺取利潤，他們打著國家的名義濫漲價，老百姓不接受也不行。他們漲價，引起連鎖反應，如電力漲價，農藥，化肥漲價，農藥化肥漲價，又引起糧食等農副產品漲價，引發肉類等食品類漲價、廣大人民深受其害。”

範二軍就接上說：“現在又是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收入高低不是靠聰明才智，而是靠關係、靠門路、靠權力，如能進壟斷行業，收入肯定是高。能有關系到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就有了高福利、高收入、高保險。這些都是關係的作用，權力的作用，與為社會做貢獻不沾邊，與勤勞致富不掛鉤，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

徐偉就接上說：“要想進這些部門，就要靠關係和票子開道，這就滋生了腐敗，這就是腐敗。”

靳海科就說：“現在農民收入最低，最缺保障，負擔最重。”

邵振偉也比他們在社會上多呆了幾年。知道農民、農民工在社會上的待遇極低，便說：　“農民工出來打工，很少有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就連工資這勞動所得都沒有保證。”

徐偉畢業後當了編輯、記者，採訪報導一些農民工的事，對城市下崗失業職工也頗同情，將自己的採訪報導說了出來，他說：“在城

市也是如此，國營企業管理層或是被拍賣了的國營企業，以改制為由，把現有的在崗職工一推了之。一萬兩萬的工齡買斷費，就將五十歲左右的老職工掃地出門。事實上有的國營企業生產經營很正常，所以要把老職工打發走人，是減員增效。”

說到這裏，藺音就說：“這是江澤民的減員增效。”藺音在北京西城區文化館工作。

徐偉就補充說：“他們用臨時工，這樣一些福利待遇可以不繳或少繳，這樣自己的年薪就會高一些。”

邵振偉就接上說：“這樣就損害了大多數職工的利益，這不叫以人為本，這叫以錢為本。”

張彥華聽到這裏，便氣憤地說：“現在兩極分化極端嚴重，已達到至極，現在有人無房住，有人靠權力多占住房，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指出：據統計，全國共清退多占公房 17．9 萬多套，收繳退、罰款 6．5 億元，受經濟處罰的 8・4 萬人，受紀律處罰的近一萬人。這些都是縮水的數字，是冰山一角，太腐敗了，腐敗至極。”

李寶便接上說：“現在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吃拿卡要、弄權勒索等不正之風到處都是。利用職權、公款送子女留學，遊山玩水、大吃大喝、揮霍浪費之風愈演愈烈。”

李宇宙聽這些議論很覺詫異，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專給黨找毛病，原先以為入了黨都成了共產黨的孝子賢孫，都是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了，真沒想到會是這樣，他們相當初還入這個黨幹什麼？這些話，稍添枝加葉、添油加醋，便是一篇很好的密報材料。今天的座談會沒白來。我也應表白一下自己，最好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想到這裏，李宇宙便說：“共產黨現在腐敗至極，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讓我深切體會到中共當局從地方到中央都徹底的腐敗了，我親身感受到了什麼叫官官相護，什麼叫暗無天日，什麼叫司法黑暗，什麼叫百姓有冤無處訴。”說到這裏他深深歎了口氣，又往下說：“我租了第二炮兵司令

部幹休所一處地下室，慘澹經營了一個網吧，為的是勤工儉學和補貼父母家用。地下室管理員是幹休所副所長的太太，她仗著是所長太太，飛揚跋扈，盛氣淩人，軍閥作風十足，嫉妒成性，心胸狹窄，動輒就謾罵訓斥，我是敢怒不敢言。平時她關門關窗不准通風換氣，限制用水。一次這個潑婦沖進我房間，要收回被子，實際是來找茬。我租十個鋪位，應該十套寢具，可她不給，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對我罵罵咧咧還大打出手，一杯熱水潑在我頭上，踢碎了我的暖瓶，她自己滑倒了，喊來她的丈夫，帶著士兵對我群毆，將我打傷。至今頭痛，胸悶，腰痛，胯痛，腿痛，左胳膊奇痛，全身痛，渾身淤血青紫，軟組織骨組織挫傷。還劃了一道七八釐米長的血口子，身上也多處劃傷。我找到她的上司申冤，沒有管的，解放軍打人白打，至今也沒出這口怨氣，解放軍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是御林軍、黨衛隊。”

李宇宙說到傷心處，眼裏已含滿淚水，似乎要流出來，在坐的默默的聽著，痛心的聽著。李宇宙看大家挺同情的，便又接著說：“還有一件事，就是遍佈全國最多的不公平現象。我家的地被征了，補貼每畝七萬元，我家三畝地，應補貼二十多萬元，被市、區、辦事處三級政府截留，只給我家三萬元，我父親去上訪，還被村委書記和村委主任打了。打了人還惡人先告狀，說我父親擾亂社會秩序，拘留了起來.我們交了一千元押金，才放了人。父親從中央到地方都去上訪了，沒有管的，天下老鴉一班黑，那裏也沒有說理的地方，共產黨算是徹底的腐敗了。”

李宇宙現身說法，傷心地說了這一大套，頗能得到在座的同情，楊子立就接上說：“農村缺乏民主監督，農民缺乏人權，那些視察的官員也是頭午來下午走，中午一頓酒，沒有關心人權狀況的。”

何忠洲就接上說：“自然資源都控制在政府部門，價格他們說了算，像土地使用權，如果給政府部門負責人送了好處費，行賄，批的地價格好，位置也好，貪官用國有資源撈好處。”

何忠洲又接著說：“城鄉收入進一步拉大，據官方統計，1997 年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為2·6：1。”

張彥華又接上說：“壟斷行業收入，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數，是其他行業的好幾倍。”

徐偉便說：“根治這些腐敗現象，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李宇宙又說：“宏海今天邀我過來，真是我的福分，有幸聽大家憂國憂民的座談，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有這樣的座談會，我一定來。現在在農村是還鄉團又回來了。”

張彥華又接著說：“中國的反腐敗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法制和人民的需要，如果一個貪官被查處，他一定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是個替罪羊。”

徐偉便接著說：“現在是一個官員有沒有腐敗並不重要，他只要政治上不站錯隊，跟得緊，只要能贏得政治鬥爭的勝利，那麼他腐敗也不會受到追究和懲處。”

範二軍就接上說：“只要在官場經營有方，有後臺支撐，那便是不小心出了問題，也會化險為夷。”

張彥華又接上說：“關於官員腐敗，中央早有《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規定》檔，這個規定是太監式的，只看腐敗官員臉色行事。只報個人收入，不報家庭收入，結果是腐敗官員，把非法所得轉移到家庭成員身上。”

徐偉又接上說：“只在內部向人事部門報告，不向社會公佈。就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不讓群眾監督，不依靠人民群眾反腐敗，不搞群眾運動，那些規定實際上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靳海科便接上說：“在中國反腐敗是政治的需要，把政治置於法律之上，既然為了政治的需要反腐敗，也可以為政治的需要不反腐敗，為了政治的需要官官相護而包庇腐敗。”

於志明又調侃地說：“現在我看到政府官員，第一感覺就是，這人是不是個貪官？”

靳海科又接上說：“貪官的所得造成的損失，最後都會加在老百姓頭上，物價為什麼狂漲，就是貪官貪得結果。”.

張彥華就接上說：“現在什麼法律文書、政治檔，都是些口紅，只塗在嘴上。”

張宏海又接上說：“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打官司就是打關係。貪官的工資不多，錢存的不少。明的收入不多，暗的收入不少。會上反腐敗有勁，會下腐敗來勁。”

本來座談會的題目是“我能為祖國做什麼”，結果成了一場反腐敗的座談會。

回到家來，李宇宙鋪開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信箋，這次座談會要充實什麼內容，安全局常科長才願意看，單純的記錄這些反腐敗言論，常科長肯定不願看. 反正安全局的人也不在座，他們全靠聽我的秘密彙報，我就大著膽子，添油加醋地寫吧。他經過深思，擬定提綱，這前後他聽何忠洲向他說過，徐偉、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張宏海成立了一個探討消滅腐敗的團體，叫著新青年學會。這個學會的言行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專探討黑暗面。其中徐偉、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還是共產黨員。李宇宙一聽，五個人中有四個是黨員，氣滿心胸，憤怒至極，我家被征地，本來是二十多萬補貼錢，實際才給了三萬元。父親去上訪還挨了打。這一切都是共產黨幹的，他們是黨員也就是在捧場。雖然在座談會上，這些人都專挑共產黨的毛病，哪壺水不開提哪壺，讓人匪夷所思，既然是黨員我就要打擊。我也想入黨，入黨做官，權錢交易。可至今寫了十幾次入黨申請書，卻連黨課也沒聽過一次。我今天寫這篇秘密報告，要打擊打擊這幾個黨員，泄我家的心頭之恨。

思來思去，還是把這次座談會定性為反對共產黨才有看頭，才有價值，才能符合常科長胃口，才能得到情報費獎勵。定了性李宇宙便開始杜撰，這篇報告他一直寫到午夜三點。第二天上午九點才醒來，趕緊打了輛計程車直奔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將秘密報告交給了常科長。

常科長看了這份報告，不住地皺眉頭，很不滿意，指點著報告上的一些字句用詞對李宇宙說："就這些黨員看看他們都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替誰說話？他們站在人民立場上，不站在黨的立場上與黨保持一致。"接著嚴厲地說："重寫一遍，把反對共產黨改為打倒共產黨。快，重寫一遍。"

一個急著拿情報費，一個急著創造政績，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李宇宙心領神會，鋪開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信箋，很快又寫了一份。（附秘密報告）這重寫的一份常科長很滿意，邊看邊點頭，臉上不時露出滿意的笑，最後興奮的把這份秘密報告收了起來，歸了檔。

李宇宙也如願的得到了兩千五百元情報費獎勵。

李宇宙零距離監視張宏海，將張宏海所辦的那些講座及時密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為了討張宏海的信任和歡心，一舉一動都奉迎著張宏海，漸漸地張宏海便對李宇宙有了深厚的感情，兩人情投意合。在張宏海的眼裏，李宇宙成了完人，兩人敞開心扉，無所不談，便決定介紹李宇宙加入新青年學會。

一次李宇宙又去監視張宏海，張宏海看李宇宙來了，很是歡心，他親切的看著李宇宙，眉開眼笑，就想把李宇宙介紹加入新青年學會的意思告訴他。張宏海通過和李宇宙的接觸，看李宇宙這人忠厚老實，富有感情，待人接物讓人舒暢，便說："你參加了學實齋的座談會，還有一個團體，你想不想參加？"

李宇宙一聽，張宏海果然有大動作，便裝著若無其事的問："是個什麼團體？"

"是個探討民主的團體。"張宏誨回答。

李宇宙聽了很是高興，運氣又來了，這可是個邀功請賞的大好機會，歡欣極了，送到口的肉。這運氣雖然來了，也得慎重，便假裝賣起了關子，對張宏海說，"參加團體沒問題，我想先看一看再說。"

"沒問題。"張宏海聽李宇宙這樣回答，為了消除他的顧慮便又

說。

李宇宙便面帶笑容的對張宏海說：“就憑咱倆的關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做的事肯定是好事，我當然願意隨你。”

張宏海一聽，李宇宙同意加入了，便高興的笑了。

2000 年 8 月 19 日。

在租住屋裏，李宇宙和同居女友李可君興高采烈的交談著。李宇宙在歡快的梳妝打扮，因為他今天要去加入新青年學會，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今天特別爽。李可君將買回的早點往桌上擺，李宇宙看著擺好的早點，興高采烈的對李可君說：“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李可君看李宇宙那個高興樣，就嬉笑著說：“人不走運喝口水都塞牙縫，放個屁也打碎了腚。要走運，出門就撿大洋錢。”

原來李宇宙進了大學後，從來就沒參加過考試，全是找人替考。這次真是天公不作美，真的是不走運，竟被逮個正著。這算倒楣事。這 8 月 19 日就是個時來運轉的好日子，張宏海介紹他加入新青年學會。李宇宙興奮極了，因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常科長對他許諾，只要能打入新青年學會臥底，就給獎勵。這是喜事。

還有一喜事是已聯繫好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領導，已向領導許下了諾言，給他五千元錢辛苦費，領導已答應他轉到哲學系。在作弊現場被抓，原先的工商管理系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打入了新青年學會，常科長給了獎金，正好利用這筆錢送禮，真是天造地設，老天保佑。

李可君看李宇宙那個興奮樣，便問：“介紹你加入新青年學會的張宏海是個什麼樣？幹什麼的？”

李宇宙一面笑一面說：“是個大憨，張大憨。廣播電視大學畢業，相當於一個中專生，學歷低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對社會不滿，整天情緒激動，罵罵咧咧。抻著公鴨嗓門，滿口髒話。”

他看李可君那麼感興趣的聽，就又接著說：“當初我密告北京師

範大學的何忠洲，蒲義副科長說，何是個學生，咱不管。我說，何忠洲與中國民主黨在北京的頭頭何德普有聯繫，以家教為名，經常到何德普家。蒲義副科長也說，他是個學生，不要管。以後，我在北京大學看見了張宏海在那裏辦講座，看他那個樣，那個歲數，我估計他不可能是學生了，聽他在那裏胡說八道，埋怨社會不公平、不民生，大大的嗓門胡咧咧，就彙報了蒲義副科長。”

李可君問：“蒲義副科長說什麼了?”

李宇宙就說：“蒲義副科長說盯住他。”

李宇宙像講故事似的對李可君說：“我去接近這個大憨，對他說現在中共官員官匪勾結、魚肉百姓、地方保護、法治虛設，是腐敗的保護傘。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民主，假民主。就這樣我和張宏海熟悉了，張宏海對我倍加信任，相見恨晚。”

“嘻嘻。”李可君笑了，說：“是挺憨的。”

“唉!”李宇宙長長歎了口氣，說：“又傻又憨的人見過不少，憨傻到張宏海這種程度的還真是沒有見過。”

正說著話，張宏海打來了電話，催李宇宙快到他宿舍，今天要介紹他加入新青年學會。李可君在旁邊所，邊聽邊美滋滋地笑。

李宇宙聽完了電話，就笑著對李可君說：“說曹操，曹操就到，你看他傻不傻? 憨不憨?我賣他，他替我數錢。”

“哈哈哈哈……”李可君笑的不亦樂乎。

李宇宙就興奮地說：“國安局讓我盯他們，我整天想辦法，最後還是張宏海替我想出了辦法。”

“什麼辦法?”李可君納悶地問。

“零距離盯他們的辦法。張宏海今天就介紹我加入新青年學會了。”李宇宙無比興奮地說。

2000 年 8 月 19 日。

北京大學小東門外一間民房，那是張宏海租住的房子。徐偉、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靳海科等已早到這裏，還有楊子立、黃海霞，

還有一個叫熊晉仁的在座，他是一個搞民主運動的人士，他看這些青年人在此聚會，便告誡說："你們今後的活動要麼公開搞，要麼秘密搞。大張旗鼓的搞，造成即成事實和影響，即便被捕也值得。要麼就保密，免得被他們抓到牢中，又沒有社會影響，反而像肥肉一樣，白白送給秘密員警吃。"

徐偉、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這幾個黨員聽了不覺好笑，且不屑一顧，我們在搞支農、支教活動，何罪之有。徐偉更是感到這話好笑，這些活動、這些觀點、這些思想我經常在報刊上發表，還得稿費、獎勵，何罪之有。

楊子立更是不屑一顧，說："我認為大不大張旗鼓無所謂，也沒必要偷偷摸摸，聚會僅是一個朋友圈子，誰願參加就一起學習調研探討，大造輿論聲勢幹什麼呢？保持秘密狀態也更不可取，否則怎樣和青年朋友一起交流學習呢？"

閒談了一陣，靳海科把話轉入了正題，討論楊子立、黃海霞、李宇宙加入新青年學會的問題。

楊子立，男，28 歲，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楊子立述說了自己的簡歷，由靳海科介紹加入新青年學會。楊子立畢業後創辦了自己的網站，名子叫"羊子的思想家園"。靳海科在互聯網上流覽文章，看到了楊子立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了對農民、農村、農業一些問題的論述，其中《農民與農奴》、《農民為民主而抗爭》及一些描寫農民的詩歌，靳海科很欣賞這些文章，便主動與楊子立聯繫，相互攀談，成了好朋友，因此介紹他加入學會。

黃海霞，女，21 歲，中國地質大學在校學生，她簡單的述說了自己的簡歷，由張彥華介紹加入了新青年學會，她是學會中唯一的女性。

李宇宙，男，27 歲，中國人民大學在校學生，他簡單的述說了自己的簡歷，由張宏海介紹加入了新青年學會。一次，在北京大學一次講座上，張宏海主持這次講座。李宇宙到處密察異議人士，碰巧被李宇宙遇上，一聽講座內容是宣導多黨執政，便主動與張宏海聯繫。交

談中，李宇宙刻意迎合張宏海，因此，觀點很一致。李宇宙將這次座談會密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常科長指示李宇宙盯緊張宏海，李宇宙便經常與張宏海聯繫，在生活上對張宏海倍加關照，常常光顧張宏海的租住小屋，帶去一些好吃的東西。張宏海在北京漂泊多年，第一次遇到李宇宙這樣的好人，他鄉遇知己，相見恨晚，兩人便成了好朋友，對李宇宙推心置腹無話不說。李宇宙是為監視張宏海才對他關懷備至，張宏海不知底細，才介紹李宇宙加入新青年學會的。

靳海科拿出了一張紙，上面寫著“我自願加入新青年學會，遵守本會章程，遵守本會紀律，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上面已經有徐偉、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張宏海五人的簽名，還有五人按的手印。楊子立、黃海霞、李宇宙先後簽了名，按了手印。最後黃海霞另注了時間，2000 年 8 月 19 日。

他們聚在一起，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美好。中午時分，大家出門簡單地吃了午餐，散步來到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麗日之夏，蔚藍的天空萬里無雲，清澈的湖水，碧波蕩漾，映著鐘亭塔影，湖水散發著清爽宜人的氣息。湖畔綠樹成蔭，綠草茵茵。他們沿著小橋漫步到湖心島，在東北角圍坐了一圈。

範二軍先對新加入的三人說：“我們舉行個儀式，主要是嚴肅。”

靳海科就說：“我們的組織應該有個領頭的，我提議由徐偉擔任總幹事，範二軍和張宏海為幹事。”

徐偉聽了便說：“我不幹，我不行。”

張彥華就說：“我也同意徐偉擔任總幹事。”

範二軍也接上說：“我也同意。”

楊子立、黃海霞、李宇宙這三個新來的也隨聲附和，表示同意，徐偉已推辭不掉了。接著又選舉了張宏海、範二軍為幹事。

分工是徐偉統管全局，範二軍、靳海科、張彥華、黃海霞編輯會刊，楊子立、李宇宙負責建立網站，張宏海、李宇宙負責組織會議及

聯絡會外人士。這樣新青年學會便組織化、程式化了。

這些程式完成後，便探討了“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這八字方針，做為新青年學會的指導思想。

楊子立首先發言，說：“自由應放前面。”

徐偉說：“民主應放前面。”

楊子立便解釋說：“比如我們八個人一個團體，其中五個人想集資去旅遊，可另外三個人不想去。如果按民主的觀點將投票決定，那肯定就是多數通過了。這樣不想去的那三個人，也要掏錢集資。如果是自由主義觀點呢？那三個不願去的人，便可以不用掏錢集資，按自己的自由，做自己想幹的事。”

徐偉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的研究生，事事愛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分析問題，便說：“自從社會出現了階級，從此便沒有了自由，自由是相對的，比如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裏，強制實行公有制，反對這個制度的便是反社會主義，便是階級敵人。而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裏，實行的是私有制，反對這個制度的，也是階級敵人。兩方互不相讓打了起來，這就是階級鬥爭。楊子立說的八個人的團體，因為五個人去旅遊，具體說是五個人旅遊團體。三個人去宿舍讀書，具體說是三個人讀書團體。因為八個人組成的團體，就必須有公約，而且必須民主制定，八個人都自由的各幹各的，都不遵守公約，具體來說，實際上也就不叫團體了。”

楊子立聽了有些不服，徐偉看楊子立不服，便說：“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裏有喊共產黨萬歲的自由，沒有喊打倒共產黨的自由，不信你就上街去喊。”

楊子立雖沒立即反駁，也還是不服，徐偉便又說：“在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裏，有喊打倒共產黨的自由，沒有分地主土地的自由，也沒有公私合營搞共產的自由，不信你就去分地，去共產。”

學會的組織工作和人事關係都確定了，大家討論如何展開工作。靳海科就說：“我提議近期成立一個網站，徐偉負全面責任，全面策

劃。楊子立負責網站的技術工作。”

靳海科發言結束，大家都沒提異議，便算通過了。接著楊子立就說：“學會每個成員都要寫文章，我提議由靳海科負責收集整理編輯成《學實交流文集》在網上發表。”

大家沒有異議，也通過了，張宏海就接著說：“我願做學會的對外聯絡工作。”又說：“我建議李宇宙和我一起負責。”

臨近中午了，又共同提出：參加學會的人，社會人員每月會費 10 元，學校學生每月 5 元。

回到租住屋裏，李宇宙不禁喜出望外，今天終於加入了新青年學會，完成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交給他的任務，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國安局領導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不但能零距離監視新青年學會，而且經張宏海推薦，與張宏海搭檔負責組織會議和聯絡會外人士，這樣可以操控新青年學會的一些重大事項。

打入新青年學會臥底任務完成，這是一個突破性的喜訊，常科長答應的獎金是拿定了。接著李宇宙鋪開中國人民大學的信箋，用了整整一個晚上，幾易其稿，一直到下半夜才定稿。又寫了一篇密報信，最後簽署了 2000 年 8 月 21 日。早上上班，便交給了常科長。

第二天李宇宙便如願以償的得到了情報費 2500 元，出了常科長辦公室，李宇宙又照例狠狠的罵道：“這幾個錢恐怕僅僅是應得報酬的一小半，大頭早叫常科長扣下了。”不過這也是小事，常科長吃回扣才有積極性，才能給他批錢，這是雙贏。

李宇宙籌足了錢，付給了領導辦手續轉系的辛苦費，如願以償的從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系轉到了哲學系。

六　設陷阱先抓人後取證江澤民親自批示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整日都在冥思苦想提拔的本錢，自己的戰友都有發財的機會、升官的門路，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自己在這個科長位置上確實幹膩了，總得做出點政績，創造點提拔的資本嗎?

自從李宇宙臥底加入了新青年學會當內鬼，算是出現了契機，看到了希望。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都是些剛畢業的學生，尤其他們還都是些黨員，學生時期的黨員，踏入了社會看黨章所述與社會反差之大，他們定會發表議論，涮涮他們相對來說容易些，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

2000 年 10 月 17 日，常科長將李宇宙叫到自己辦公室，拿出了一份擬定的方案交給李宇宙，對李宇宙說：“小李子，你八月十九日成功臥底新青年學會，算來已經兩個月了，你覺得你獲得的新青年學會的材料有沒有大用處?”

李宇宙一聽，心裏一沉，他知道所謂的“大用處”指的是能給新青年學會定罪量刑的材料。常科長這麼說，他心裏很涼，就不做聲了。

常科長就指著自己擬定的那份方案，對李宇宙說：“小李子，下一步工作要有方向性，有目的，有要求，有套路。”

李宇宙伸手拿過材料，常科長便詭秘的對李宇宙說：“先仔細看看，領會貫通，這份方案蒲副科長也同意，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

李宇宙幹特務這行歷來有覺悟性，向來是“不是你要我幹，而是我要幹”的心態，他手裏拿著材料高興溢於言表，狠狠地點著頭，接受了任務。

突然，李宇宙又滿腔心事的向常科長說：“常科長，我聽靳海科

說他要求單位調他到上海去工作了，公安局讓他當內線他不幹，回避了，現在已經不在北京了。”

常科長一聽，一愣，瞬間也呈現出若有所失的表情。

李宇宙看常科長突如其來的失落表情，就說：“常科長，靳海科這傢伙是新青年學會最反動的一個，他家裏窮，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分田到戶以來，也沒掙到錢，還是過去的困苦日子，家庭沒本事掙錢，就怨共產黨，就罵共產黨。別看他是個黨員，他整天罵共產黨，不站在黨的立場上講話，老是向著和他家一樣窮的群體說話。”

常科長就嚴肅的瞅著李宇宙發問：“這個消息是真的？絕對可靠？”

“真的，絕對可靠，楊子立親口和我說了，靳海科也和我說過，現已經到上海了，這些日子我也沒有見到他。”

又接著說：“靳海科在互聯網上搜羅的那些文章，那些批判現實腐敗的文章，就是他自己的心聲，事出有因，就是他家的事。”

常科長默默無語，在思考著什麼。

李宇宙就焦急地說：“靳海科回避到上海，新青年學會的反動本質少了許多，就弱了，我建議再讓單位把他調回來，調回北京，再讓他表演。”

常科長抬起了頭，對李宇宙說：“小李子，走吧，你先走吧，下午上班快來。”

李宇宙默默的，心事沉重的退出了常科長的辦公室。

常科長馬上打電話召來了蒲義副科長，把李宇宙說的靳海科自己要求單位把他調到上海工作的消息告訴了他，蒲義聽後也感到突然、失落。

常科長撓著自己的頭，對蒲義說：“靳海科是大學三年級入的黨，這種學生黨員都單純得很。”

“是的。”蒲義副科長聽了，便輕輕的點著頭。

常科長深深喘了口氣，說：“沒有靳海科這個面鹵，新青年學會這事就不好辦了，新青年學會犯罪氣氛就不濃了。”

蒲義副科長深思的聽，也不作聲。

常科長就接著說：“靳海科學生時期入黨，淨聽黨章上那些華麗的辭藻堆砌的一片大好，踏上社會反差太大。像他這樣積極入黨的學生，踏上社會，實踐中社會上與黨章上格格不入，他稍一獨立思考，便要對共產黨產生不滿情緒。”

“是的。”蒲義副科長就附和著說：“李宇宙提交的那幾本《學實交流文集》全是靳海科從網上下載的，靳海科專門收集一些對黨不滿的牢騷話，真下工夫。”

常科長聽了，不由自主地搖著頭。

蒲義副科長又接著說：“我聽小李子反應了他家的情況，他讀大學期間是貸的款，還向村裏鄰居借了錢，到現在一分錢也沒還，他自己沒能力還，家裏也沒能力還。”

常科長深思片刻，便接上說：“他家也算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貧農，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他要革命，也就是要革共產黨的命了。” 說完就深情的望著蒲義，又接著說： “我的意思是，通知他的單位，把他從上海再調回來。”他說完這話眼睛看著蒲義，徵求他的意見。

蒲義副科長便點著頭說：“應該是這樣。”

常科長長長的舒了口氣，說：“把靳海科調回來，讓他大放厥詞，增加新青年學會的犯罪氣氛，沒有他新青年學會的犯罪氣氛就不濃。”

“好的。”蒲義副科長贊成地說：“讓曲亮同志到他單位，通知他的領導把他調回來。”

李宇宙從常科長辦公室出來，坐上計程車，便急不可耐的翻起常科長給他的報告，他一看，這報告題目是《新青年學會危害國家安全事實調查報告》

1．這個組織沒有註冊登記，是個秘密的反動組織。

2．這個組織在境外接受資助，和境外反華組織有勾結。

3．這個組織有核心組織，還有週邊組織，在大專院校和其他省

市發展了大批成員。經

常組織講座，抨擊社會主義制度。

4．發表了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

5．已對社會構成危害。

李宇宙看了這個擬定的方案，有點老虎咬刺蝟，沒法下口的感覺。他閉著眼反復推敲，也不明白什麼意思。

下午，他便急不可耐的找常科長。

常科長看著李宇宙便問："你領會的怎麼樣了?"

李宇宙無言以對。

常科長看李宇宙緊皺著眉頭，無話回答，便說："小李子，明天組織一次會議，地點設在中國人民大學老幹部活動室一樓三號房間。"

李宇宙聽到這前半句話，便恍然大悟，原來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早胸有成竹，已設好了陷阱，他又看了一遍常科長擬定的方案，才感到自己的確還嫩。過去僅僅是為畢業後進安全局當警官，才計畫出賣新青年學會這些人，編的那些打倒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情報並沒條理，也沒抓住要害，僅僅是口說手記。按常科長組織的做，這次錄音、錄影也就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上了法律程式。

李宇宙很佩服，洗耳恭聽。

常科長就接著說："先批給 3000 元活動經費，房間租賃費及其他費用，另外給你報銷。"

李宇宙聚精會神的看著常科長，笑容滿面地點著頭。

常科長又接著說："辦妥了和曲亮說一聲，租賃房間以張宏海的名義，明天是星期六，雙休日估計他們都會來。"

接著常科長又問李宇宙："你明白和曲亮說的意思嗎?"

"明白，明白。"李宇宙不住的點頭，他明白，那是讓曲亮佈置，要在房間裏安裝錄音、監控一類的裝置。

常科長又鄭重地說："小李子，你一定要表現的一本正經。開會議題讓他們自己出，暢所欲言才能大放厥詞，關鍵時刻你要發揮，拋

磚引玉。務必記住！房間辦好後快告訴曲亮。”

李宇宙聽完常科長的吩咐笑了，常科長看李宇宙嬉笑就瞪著眼嚴厲地說：“你笑什麼！快去辦。”

李宇宙說：“我現在就辦，保證完成任務，就在這辦。”

常科長一聽，一愣。

李宇宙就說：“我讓張會計給我辦，常科長您聽著。”

這個張會計何許人也，原來這張會計是李宇宙給張宏海背後起的綽號，因為李宇宙每次出賣他時，他都興高采烈的幫李宇宙找買主、點錢。李宇宙一面說著，一面掏出了手機，接通了張宏海，親切地說：“宏海，這兩天我真憋悶。”

手機裏傳出：“怎麼啦？怎麼回事?”

“我讓共產黨的假民主氣壞了，能不能找幾個人發洩發洩。”李宇宙假裝沉悶地說。

張宏海馬上說：“沒問題。”

常科長在旁邊聽到“沒問題”，便微微發笑。

李宇宙又接著說：“宏海，明天是星期六，雙休日，就在明天，你多聯繫一些人。”他說完這話，抬頭看了看常科長，笑了笑，又接著說：“多找些民運人士，聽聽他們的聲音。”

“沒問題。”張宏海又傳來了回答，並愉快地說：“我現在馬上就聯繫。”

李宇宙又接著說：“我馬上預定會議室。”

李宇宙關了手機，抬著頭，微笑著，看著常科長等待表揚，常科長沒有表揚他，揚了揚手說：“去，去，快去找他，再親自跑一趟。”

李宇宙出了常科長辦公室的門，到超市買了一大包好吃的，招了輛計程車，就到張宏海的居租房去了。

在張宏海租住的小屋裏，兩人又吃又喝，談笑風生，情投意合。吃飽了，喝足了，張宏海負責打電話通知其他人聚會，李宇宙便去交費預定了房間，並報告了曲亮。

第二天是星期六雙休日，九點左右被通知的人陸續到達會議地點。其中有新青年學會成員張宏海、範二軍、黃海霞、徐偉、張彥華、楊子立。李宇宙看楊子立來了，就迎面對楊子立說：“子立，這房間是我老家一個親戚來看我租的，才住了不到半天就走了，正好我們用來開會。”

另外，張宏海還邀約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韓是非、王悅然、向前景、蔣共等人。靳海科單位派他到上海出差，沒有到會。

座談會沒有正式議題，他們漫談：社會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大、城鎮失業、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三農問題、機關黨政官員腐敗等等。

王悅然說：“農民種地納農業稅，收成的糧食、瓜果、蔬菜到市場上交易，又得交稅，這就是雙層稅，農民負擔太重。另外還交衛生費、管理費、地攤費等等等等。過去給地主種地也就是交地租一種。”

李宇宙聽到這裏，便插話引導說：“這都是共產黨做的孽，我的爺爺在淮海戰役時，給共產黨抬擔架，共產黨得了天下，他餓死了。”他想拋磚引玉，激起他們喊打倒共產黨。

王悅然沒理會李宇宙說的話，接著說：“有些窮困山區，交通不發達，種的糧食、種的菜基本都是自己消費，不到市場上做交易，也得納稅，土地承包費，土地稅，特產稅等等稅，這就太不合理。”

有人說：“農民交的這些費、稅、各種攤派，名義上是村幹部的管理費，實際上，都被村幹部用於吃喝招待，送了禮，根本不公益使用。”

李宇宙眼掃視著四周牆壁，他在琢磨著，曲亮把錄音、錄影安裝在何處.

王悅然說完了，李宇宙就說：“對，公益上的事，比方修路，讓農民另外攤錢，誰不交就報復誰，我父親就是因為反對，遭到報復，村幹部設計的路線，朝我家房子去了，要拆我家房子，農村蓋個房子多不容易，父親沒有辦法，送了很多禮，才改了道，只拆了我家院牆。實際都是共產黨領導的不好。”

他們漫談，議論來，議論去，只說到現今腐敗，並沒有提到打倒共產黨。儘管李宇宙摻和進去一些共產黨的惡行，但沒達到隨聲附和的效果。

他們又談到了農民進城務工，白乾一月一季甚至半年，都拿不到工資，各級政府都不管，狀告無門。

韓是非說：“城裏人欺負農民。”

有人說：“農民膽子小，就一直往上告，告到中央。”

有人說：“包工頭騙子多，看農民好欺負，到農村招工，騙農民。”

範二軍說：“根本原因是政府腐敗，工程招標看起來大白天在那裏招。實際黑箱操作，暗中定標，中標的人根本就不是為建築而去投標，他們是靠權勢爭標，而不是中標。爭標後倒手轉賣，層層倒手，層層轉賣，層層剝皮，到了建築隊那裏，還不知倒了幾次手，提高了建築成本，包工頭要降低建築成本，也只有拿農民工開刀了。不給農民工發工錢，去告狀有什麼用，俗語說的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層層官員倒賣轉包，都得了好處，誰還能去替農民工說話，又有誰去替農民工要工資。修橋，修高速路，修什麼政績工程，都是層層轉包，層層吃回扣，這些錢最後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

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共產黨的腐敗。

徐偉說：“中國農村開發促進會派我到安徽一個縣城農村調查，我一進村，便看到有別墅式的小樓，還有髒亂不堪的泥房，農村貧富差距太大了。進了村，一群孩子圍著小車看，都十幾歲的孩子，我問他們在什麼學校讀書，個個搖頭晃腦，回避往後退，不回答。可見農村還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學，耽誤了孩子，毀了中國的前途。”

楊子立說：“儘管 1998 年中共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委員會也被寫入憲法，但是還是上級家長式的干擾，阻礙了村民自治的發展，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村委會應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群眾性組織，鄉鎮等上級部門不應過多干預。村民自治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也親自調查

過河北省一些農村，村民自治干擾太多。”

張宏海接上說：“現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招聘，名義上是向社會公開招聘，實際上早有了內定人選，有些地方乾脆就內部招聘，這很明顯，招聘的人都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韓是非說：“國營企業被拍賣了，很多職工下崗了，實際上就是失業。失去職業實際上等於斷絕了經濟來源，還要自己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費用，沒有了經濟來源，怎麼繳這些錢，造成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犯罪率居高不下，使治安狀況嚴重惡化。”

座談會在揭露共產黨腐敗聲中結束了。

常科長、蒲義、曲亮、李宇宙等人，圍在答錄機旁，靜靜的聽著錄音，每個人的講話，實事求是的講出了當前情況，儘管結論是共產黨的腐敗造成的，但還沒有打倒共產黨的言論，也沒有議論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

“要想顛覆一個政權，必要先造成輿論，他們把共產黨說的那麼腐敗，就是要推翻共產黨這個政權。”蒲義很有把握地說。

常科長只是在那裏沉思，只是聽，沒馬上表態，沉默了一會兒，常科長便向蒲義副科長說：“明天是星期天，學校放假，他們也放假，再組織一次座談會。”

蒲義副科長便說：“行，怎麼搞?”

常科長便說：“預先擬定的幾條罪名，這次竊聽一條也沒獲取，等於白忙了一場，究其原因是座談會沒有題目。原先估計不出題目，他們會自己發揮，大罵共產黨，仇視社會主義制度，沒想到形成漫談形式的，只談共產黨腐敗。”

蒲副科長就對常科長說：“沒有引道的，沒有特定的人物。”

常科長就說：“對，沒有引道的，沒有特定人物。這次組織一次‘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說到這裏又提高了聲音，強調說：“是‘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

常科長說完了，又很老道的、考驗式的將頭轉向李宇宙，說：“小

李子，你看怎樣組織合適?”

李宇宙當內鬼加入了新青年學會，但他知道，最先五個發起人中，張彥華、徐偉、範二軍，靳海科都是中共黨員，在學校都是學生幹部、團支部書記、班長一類人物，他們僅僅反對共產黨的腐敗，主張整黨，而不是反黨。後來加入的楊子立主要推行自由主義。後來加入的黃海霞是唯一的女性，還是個學生，不起什麼作用。這樣很難在他們身上落實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預先擬定的罪名。

常科長問李宇宙，李宇宙一時沒馬上回答，過了一會，他把目標指向了張宏海。他向常科長說：“張宏海在社會上混的年數最長，他是廣播電視大學畢業，電大生在北京等於沒有學歷，在社會上根本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他也沒有專長，便拉不出屎來怨茅房。這個人整天抻著嗓門怨共產黨不民主，也結交了很多這種觀點的人，他和我在新青年學會中負責聯絡，我看讓張宏海拉一些異議人士來座談。”

他說完了，看著常科長和蒲副科長，兩個科長沒馬上表態，已面呈笑容，李宇宙這小子都能看透我們的心。李宇宙便又接著說：“我和張宏海這個大憨關係最好，他最信任我，說句實在話，他拿我比他爹還親。”

常科長聽著，稍點著頭，李宇宙又說：“還有何忠洲，也特信任我，他在何德普家做家教，肯定認識一些民主黨的人，再叫他聯繫一些。”

常科長聽到這裏，馬上就說：“不要何忠洲，他還在學校是學生，不要動。”

常科長考驗式的聽李宇宙說完了，就朝向蒲科長說：“把何德普找來。”蒲義副科長馬上就點了頭。常科長就又朝李宇宙說：“小李子，你告訴楊子立，讓他把何德普帶來，何德普是反動組織民主黨北京和天津地區的負責人，他來興許還能帶幾個人物。楊子立也是民主黨黨員，楊子立加入民主黨就是何德普介紹的，他的這個身份，連他老婆都保密，都不告訴。”

李宇宙畢恭畢敬的聽著，常科長就看著李宇宙強調說：“座談會一定要有秘密色彩。”

最後常科長說：“小李子，給你一份名單，這些人都是些反派人物，在局裏掛號的，你拿著讓張宏海看看，能不能把這些人都招呼來。”

李宇宙看著名單，上面寫著：劉曉波、包遵信、劉軍寧、何德普等等。

第二天李宇宙找到了張宏海，對張宏海說：“昨天談的不盡興，沒啥意思，有些人替共產黨說話，咱們找一些人，激進的、反共的民主精英一類的異議人士，這方面的人物我認識的不多，你怎麼樣?”

張宏海馬上回答：“沒問題，我馬上聯繫一些。”

李宇宙又拿出國安局給他的名單，對張宏海說：“這些人是我從網上抄錄的，你認不認識，我經常在網上看他們的文章，真帶勁，對共產黨的批判恰如其分。”

張宏海接過名單一看，說：“沒問題，我認識一些，我聯繫他們來。”

李宇宙得到了張宏海的承諾，馬上跑到中國人民大學，他在這個學校已經三年多了，很熟悉這裏的情況。他尋找開會場所，正好第一教室沒人，他便趕緊打電話，將一個叫劉華章的網友找來。劉華章來時又帶了兩個網友，他們提來了暖水瓶及水杯等，又幫助收拾衛生，李宇宙在黑板上寫下了“今晚此教室有會”，這樣同學們也就不會來上自習了。

李宇宙算計好了，如果用此教室，要提前和團委打招呼申請，這樣這次座談會性質就變了。既然學校團組織都同意的會議，再說人家反黨、反社會主義，也就不算是秘密的了，也就有些不講理了。所以李宇宙不打招呼申請而是私自佔用，以後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決書上所寫“秘密集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指的就是這次會議，這是後話。

李宇宙佈置好以後，馬上就報告了曲亮：“座談會在第一教室三

樓開。”曲亮就作了錄音、錄影相應的佈置。

晚飯後，被邀請的人陸續到達，主要人物有四個，一個叫劉軍寧，這人是積極贊成政治制度改革的。一個叫李義夫，它的主要觀點是共產黨下臺。還有一個叫馬強，他是一個著名的異議人士。張宏海將這些人一一介紹給李宇宙，並興奮的對李宇宙說：“這幾位，都是絕對的民運人士。”李宇宙看到張宏海拿著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還自鳴得意，暗自高興。他勉強忍住笑容，對張宏海說：“你認識的人真多，真行。”又叫著張宏海的筆名笑著誇獎說：“江鳴族，你真棒。”

這些人士李宇宙是第一次見到。另外李宇宙又按常科長旨意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的學生，這樣就完成了一條罪狀，新青年學會積極向學校滲透。入會者再就是新青年學會部分成員。

入會者在那裏熱烈的座談，李宇宙並不專心的聽，他不住的和張宏海在那裏說話，誇張宏海：“你太棒了。”

他不住的問張宏海：“楊子立怎麼還沒領何德普過來。”他今晚最擔心的事就是何德普不來，那麼常科長和蒲義擬定的和“被取締的反動組織民主黨有聯繫”這條罪名將落空了。他和張宏海正說著話，楊子立領著何德普氣喘噓噓的來了。楊子立進門就說：“好不容易把公安跟蹤的人甩掉了，我在學校周圍轉了好幾個圈，來晚了。”李宇宙趕緊迎了上去，握著何德普的手說：“何老師，會議就靠你指導了。”何德普見了李宇宙格外親，他環顧四周就坐下了。李宇宙端著一杯茶水遞到何德普面前，何德普悄悄的對李宇宙說：“今晚上在座的有間諜。”何德普拿李宇宙當知心朋友，絕對信任。李宇宙聽了並不害怕是懷疑自己，按平時何德普對自己的接待，姓何的絕對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他輕蔑的朝何德普笑著，何德普用眼神朝他示意，李宇宙望去，一個人低著頭在那裏不停的記錄，全心貫注，一言不發。

何德普的話不由得使李宇宙的心全涼了，今晚的講座會何德普是主角，既然有公安局派來的間諜，他肯定不敢發言，這頭蠢驢今天不

叫喚，也就沒有戲了。李宇宙開始轉動腦子，怎麼能將公安局派來的間諜趕走。

誰知何德普這頭蠢驢並不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正相反，發言的內容比私下裏和李宇宙講的談話還恐怖，明擺著是說給公安局那位間諜聽的。

這時，一個人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演講：

“在當今世界上，如果一個國家有機會重新選擇一種政治體制，沒有一個國家會選擇與民主相反的體制。”這人叫劉軍寧。據說劉軍寧是一個政治學博士，他一開口就映射了當前中國的不民主。接著又說道：“各國人民都對民主政治有強烈要求，民主政治是一個國家通向長治久安的唯一途徑。專制國家靠剝奪和限制公民自由的強制手段維持穩定，而民主國家的穩定，則是建立在公民享有充分民主自由的基礎上。民主意味著權力開放，開放就意味著當權者可能下臺。”他的講話不時被掌聲打斷。

他繼續說：“決定一個國家是否穩定的根本條件是民主政治，沒有民主就沒有穩定，穩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地方恰恰很難實現。‘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江澤民提出來的，而卻恰恰難以實現。”講話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當前政策。

他繼續講：“當穩定壓倒民主的時候，不僅不能穩定，反而更不穩定。”又是一陣掌聲。

“民主政治中，當遇到反對力量時，他訴諸的是民意，是法律程式，而不是槍桿子。”當劉軍寧講到這裏時，何德普不同意了。他說：“在中國民意被強姦了，什麼法律程式，權大於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建立權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才能體現民意，否則民意將被利用。”這些話實際就是共產黨下臺，建立多黨制。他又接著說：“在當前，不民主是暴力保護的，民主的暴力摧毀不民主的暴力，才能真正獲得民主。”

一個叫李義夫的人，講的就更尖銳了，他說：“那些既得利益的當權者，不會接受你的民意？只有暴力推翻他們，才能獲得民意。什麼訴諸法律程式？他們侵吞了那麼多國有資產，貪了那麼多錢，手中握著大權，權大於法，誰聽你的法律程式？只有暴力，只有槍桿子，只有爭取解放軍。”

他的講話博得了一些人的掌聲和喝彩，他又繼續講：“劉軍寧的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是紙上民主，談來談去也只是在紙上。既然你承認現在靠暴力壓制民主，我們就要用暴力來消滅這個壓制民主的暴力，以暴制暴。真正的民主要有暴力和暴力做後盾才能實現，才能保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個學生站了起來，對劉軍寧說：

“你宣傳的民主，無疑是畫餅充饑，霧裏看花，民主是爭取的，是戰鬥的結果，不是向壓制民主的人討要的，不是乞討民主。你充其量也就是個有高學歷的討要民主的乞丐，高級乞丐，總而言之還是個乞丐，說到底也就是個端著要飯碗，討要民主的臭叫花子。民主不是討要的，是搶的，是奪得。看你的文章，聽你的演講無疑像是為了民主很賣力，很造反，可是，在當前，你跪著造反討不到民主，適得其反。”

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站了起來，對劉軍寧說：“劉先生，我的溫文爾雅的劉先生，六•四事件就是一個血的教訓，血的例子。學生反官倒沒有罪，是全國人民的願望，是全國人民的心聲，代表全國人民發出的怒號，被暴力鎮壓下去了，學生代表民意，代表民主，被暴力鎮壓下去了，是血的教訓，是對你的教訓。”

何德普又接上說：“中國已簽署了聯合國的兩個國際公約，工人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維護自己的權利。現在共產黨沒把工人當著領導階級，而是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工人要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聯想到目前國內工人下崗失業這情景，何德普的發言得到了入會

者的讚歎聲。

何德普繼續說："中國簽署的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公民有組織政黨的權利。在民主社會，民間要有反對黨、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進行權力制衡，要有多黨制衡，才能對中共當局的腐敗進行遏制。法律沒有禁止組黨的條款，而法律不禁止的事，公民可以做，但是，實際上中共當局又不讓做，這就是缺乏民主的具體表現。結束一黨執政，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是當前我們的主要奮鬥目標。現在的選舉基本上是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人民應該有參與權，增加透明度。我們要建立一個平臺，使人民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推動民主進程。"

這座談會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全力召集的，參加的主要人員也是預謀擬定的，座談會題目"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安全局預謀擬定的，卻指使李宇宙讓張宏海出面召集、主持。

對待當前愈演愈烈的腐敗，根治的舉措，新青年學會多數人主張是指向在中國當前瘋長的一個新型的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依仗權力致富，這個階級是一小撮腐敗分子組成的，主要集中在黨內。他們打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塊金字招牌，招搖過市，蒙蔽善良的廣大群眾，極盡招搖撞騙之能事。他們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大肆斂財，肆無忌憚的侵吞國有資產，已達到登峰造極地步，搞的全國民怨沸騰，怨聲載道。他們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與他們講民主等於與豺狼謀皮。這些首先在黨內滋生和瘋長起來的官僚資產階段，為了自身既得的骯髒利益，死死地抱成一團。沒有暴力奪取他們手中的權力，腐敗就要繼續蔓延，全國人民就要淪為奴隸，中國就將重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

和他們對立的一面的就是勞動人民，他們受著層層的剝削和壓迫，舉步維艱。這是兩個對立的階段，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只有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向這個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腐敗階級宣戰。

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
一條是打倒這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走向勝利。
一條是向腐敗勢力低頭，讓腐敗任其蔓延，走向死亡。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死亡不屬於中華民族！
死亡不屬於我們偉大的勞動人民！
最後的勝利必將是我們偉大的勞動人民！
勞動人民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就是新青年學會的觀點。

常科長、蒲義副科長、李宇宙全神貫注的在聽“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的錄音發言。聽後，他們喜上眉梢，他們沉思著，相互對視著，不約而同的形成了共同的觀點。新青年學會　非法成立，沒有登記註冊，有章程、有宗旨、有宣言、有集會、有言論、有觀點，可以定他們是一個事實確鑿的犯罪組織了。

這次佈置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開的相當成功。常科長、蒲義副科長不住的拍案叫絕，李宇宙更是暗自竊喜，這一切都是自己在唱主角。就連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也不得不承認，李宇宙這個內鬼太棒了，的確是個天才。

他們看大功告成，興高采烈的歡呼著，談論著。李宇宙心裏有了底，從此以後他們必定器重我了。突然他扭轉了話題，故弄玄虛地說：“開始還真是有一著險棋。”

常科長一聽，停止了笑，馬上關心的追問起來：“什麼險棋？小李子。”

李宇宙便誇張地說：“何德普這頭蠢驢一進門，剛一坐定就神秘兮兮的告訴我說，李宇宙，今天有公安局的人來了，他調頭示意我，你看在那悶頭記錄的那個，是公安局的人。”

蒲義副科長忙問：“是個什麼樣的人？”

李宇宙說:“看樣也就三十多歲,在那裏一言不發的低著頭記錄。”又接著說:“我一看今天算完了,沒有戲了,真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今天怎麼偏偏來了個公安局的,怎麼偏偏還是何德普這頭蠢驢認識的,知底的。”

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都屏住了氣,問:“當時你怎麼想的?”

“我當時就想,”李宇宙說到這裏皺了皺眉頭,又壓低聲音說:“我當時就想,怎麼把這位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趕走,有他在,何蠢驢肯定不敢叫喚,不敢兜售他那套謬論。”

蒲義副科長也在中國人民大學駐過點,很瞭解李宇宙的能量,聽李宇宙講到這裏就笑了,從他的笑容中能看出李宇宙涮何德普肯定有辦法。李宇宙就笑著說:“我涮何德普這頭蠢驢,就像褲襠裏掏雞巴一樣容易。”

常科長一聽,朝李宇宙伸了個大拇指,說:“小李子,快說。”

李宇宙就接著說:“我剛動腦子,還沒來得及想,姓何的這頭蠢驢替我解決了。”

“怎麼解決的?”常科長也咧開嘴笑了,問李宇宙。

李宇宙就乾笑了兩聲說:“這頭蠢驢自己站起來,大聲對劉軍寧說:在中國民意被強姦了,什麼法律程式,中共當局權大於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建立權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才能體現民意,否則民意將被利用。”

常科長在那裏微笑著聽,李宇宙就興奮地說:“何蠢驢說的聲音很大,特大,就是故意說給公安局那個探子聽的。”說到這裏李宇宙停頓了一下,蒲義副科長就說:“姓何的這傢伙就是狂,屬於小巴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那類的。”

曲亮也笑了起來,說:“這下小李子你算省事了,不用動腦子趕公安局那位老兄了,有他在是催化劑,加油的,打氣的,姓何的就來勁,就要特意表現表現。”

李宇宙就好奇的問常科長:“常科長,姓何的這頭蠢驢這麼張狂,怎麼就不把他逮起來啊?”

常科長撇了撇嘴,輕蔑地說:“逮他沒什麼意思,這傢伙也算命大福大造化大。逮他不是沒有理由,他是被取締的反動組織民主黨北京、天津兩市的負責人,秘密發展黨員。趕上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讓姓何的這個西方自由世界的啦啦隊,啦啦吧,啦啦給西方那些訪問中國的頭腦頑聽聽,啦啦給那些頭腦們看看,逮他有什麼意思,他不過是個道具,自告奮勇上竄下跳的活道具。”

他們幾個人在慶倖預訂的方案全部實施,而且是實際上比預定的方案實施的內容還要充實,他們說著話,曲亮突然站了起來,對常科長說:“常科長,上次交辦的事已約定好時間,沒有別的事我得去赴約了。”

常科長便對曲亮點著頭說:“快赴約去吧。”

接著又對李宇宙說:“小李子,沒事你也快去休息吧,我和蒲副科長還有事商量。”

李宇宙也起身走了。剩下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兩人,蒲義副科長嘖嘖讚歎的對常科長說:“李宇宙這小子就是行,何德普這個民主精英,自命不凡,小李子在賣他,他親自給小李子找買主。”

“哈哈哈哈……”常科長情不自禁的笑出了聲。

“哈哈哈哈……”蒲義副科長說完了,也情不自禁的笑了。

他倆笑完了,常科長便高興的對蒲義副科長說:“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應該是成立了。”蒲義副科長聽著不住的點頭笑。

常科長就歸納起來,說:“現在已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1. 新青年學會是個非法的反動組織,沒有註冊登記;

2. 李宇宙向他們要的《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等文字資料是向共產黨的宣戰書;

3. 新青年學會與被取締的反動組織民主黨有勾結,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負責人何德普參加了他們舉辦的反黨講座,公開反對四項基

本原則，實行多黨制；

4．新青年學會與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何德普參加了他們舉辦的講座，何德普是民主黨在北京、天津的負責人。民主黨總部設在美國紐約；

5．新青年學會積極向社會滲透，被開除的異議人士劉軍寧、李義夫等人參加了他們舉辦的反黨講座；

6．新青年學會積極向高校滲透，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郵電大學等多所院校的學生參加了他們組織的講座，並積極發言參與；

7．新青年學會策劃組織大量顛覆現政權的言論和網路文章。

8．新青年學會有章程、有宗旨、有集會、有言論、有觀點。就是妄圖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改變中國的現政權，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

9．新青年學會還在大造輿論，正在積極策劃顛覆國家政權，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已對社會構成危害。

既然已對社會構成危害，逮捕法辦便形成必然。

張宏海與李宇宙負責新青年學會的聯絡工作與會議的組織工作，張宏海在北京電視臺打工，今天在這裏幹，明天是否能繼續幹下去，自己說了不算。端著個泥飯碗，要為生計奔忙。由於張宏海要為自己的生計奔忙，實際的負責人也就是李宇宙了。這樣，李宇宙按照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設計好的方案，告訴張宏海一聲，讓張宏海怎麼組織怎麼聯絡也就行了。

新青年學會 2000 年 5 月 1 日成立，到年底自動解散，共舉辦了四次講座，其中三次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預製的方案，讓李宇宙找張宏海安排的。

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證算是全了，但就這點事，還不夠引起上頭領導的注意，就憑這政績，爭取立功提拔恐怕還太小，得出奇招，得出一篇讓中央常委一級領導瞪著眼看，而且是一口氣看完

的文章。

這次成功就因為劃了個框子，出了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的名稱，又圈定了一些國安局掛了號、上了黑名單的人物積極參加。這次成功的經驗，而且成功的那麼容易，常科長自然就不滿足了，他要做大文章，要做讓政治局常委看的文章。

經過幾天的冥思苦想挖空心思，文章的題目終於想出來了。在辦公室常科長對蒲義說：“蒲科長，我看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暫不抓捕。”蒲義知道姓常的這人心狠手毒，冷酷無情，他決定暫不抓捕，肯定另有大動作。蒲義副科長便跟著說：“先把他們養起來，我看他們這些人既無知，又肆無忌憚，再養一段時間，肥了再抓。”

常科長聽蒲義講的不是自己的意思，便說：“我看再來個深層次，再上一個臺階。”

蒲義看著常科長靜聽下文，常科長就滿有把握地說：“我又構思了一個題目，叫‘新青年學會妄圖呼籲中國最大的自由化代表人物趙紫陽重新上臺’。”

蒲義一聽，這個題目真夠大，文章恐怕很難做，便面有難色，常科長就說：“1989 年六・四事件，趙紫陽分裂黨，自由化面目暴露無遺。”

蒲義聽牽扯到六・四事件，這可是當前國際國內最敏感的政治事件，不免有些疑慮。

常科長又接著說：“趙紫陽倒了，樹倒猢猻散，有的跑到了國外，還有很多在國內，一有機會他們便蠢蠢欲動。我看讓新青年學會組織一次座談會，請趙紫陽在臺上時的一些失意心腹、智囊、筆桿子一類的人物參加。”

蒲義一聽，說：“妙極了，想當年趙紫陽在臺上，現在在台下，他原先周圍一些人也失去了權力，沒了利益，心就不平衡，湊在一起，肯定要發洩。”

“對。”常科長就肯定地說：“發洩恐怕還不是主要的，恐怕還能

大造擁立姓趙的輿論，這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這樣的文章政治局不得不看，政治局常委也不得不看。”

在常科長辦公室裏，李宇宙笑容滿面的看著常科長，他知道姓常的把他找來，定有重要任務。打小報告、惡作劇之類的事對李宇宙來說“不是要我幹，而是我要幹”。常科長看李宇宙那個高興樣，自己也高興，中國人民大學真是推薦了一個好人才，幹特務這勾當真是虧不了李宇宙這塊料，他笑眯眯的對李宇宙說：“小李子，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使命。”剛說了半截，李宇宙就迫不及待的頻頻點頭。常科長就接著說：“你知道趙紫陽嗎?”

“知道，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六•四事件後被軟禁起來了，不知道軟禁在什麼地方。”李宇宙迅速回答。

常科長就說：“咱不管他軟禁在什麼地方，相當年他紅的發紫，現在軟禁起來了，那些逃到國外的國際盲流遙拜姓趙的，妄圖扶他上馬，國內的也不死心。”

李宇宙聽到這裏，腦子就開始琢磨，這姓常的又要耍什麼花招。

常科長看李宇宙若有所思的在琢磨自己的話，便點撥著說：“新青年學會對趙紫陽是什麼評價。”

李宇宙說：“新青年學會幹事張宏海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學潮時，趙紫陽實行民主，批准國內一些輿論工具報導學潮。”

常科長就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對六•四事件什麼評價?”

李宇宙就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漫無邊際的辯論，互不服氣，但是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卻驚人的一致，就是六•四事件是革命事件，是中國人民覺悟大提高，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反腐敗，反官倒，永遠沒有錯。六•四事件遲早要平反，只是時間問題。”

常科長聽到這裏，也不囉嗦了，就直截了當的對李宇宙說：“小李子，你想辦法讓新青年學會召集一部分人，這部分人都是趙紫陽過去當權時的心腹人物，他的智囊人物，現在還暗地裏擁護趙紫陽的。”

“沒問題。”李宇宙緊接著回答，說：“我叫大傻幫我辦。”

“什麼大傻?”常科長不解的問。

“張宏海，張大傻。”李宇宙接著解釋，說：“只要我想套他，他便會自己找繩子，結好扣子，遞給我，讓我套，他不傻誰傻?”

常科長看李宇宙還有點頑皮的小孩子氣，笑了，說：“快去辦，越快越好。”

李宇宙對常科長說：“要多快，有多快。”說著掏出了手機接通了張宏海，說：“宏海，上次座談會《政治體制改革》太棒了，真是揚眉吐氣，舒暢極了，我還沒過足癮，還想再來一次。”

“沒問題。”張宏海回答。

常科長在旁邊聽到回答“沒問題”，也不由自主的笑了。

李宇宙笑看著常科長，對著手機說：“宏海啊，上次雖然舒暢，但是檔次不行，在場的劉軍寧聽說是個博士，算是個大的。何德普那個民主黨也名不見經傳，這次是不是找幾個檔次高點的人士。”

“沒問題。”張宏海又回答。

常科長聽著痛快的回答，笑得有些憋不住了。

李宇宙就接著說：“我挺崇拜趙紫陽的，可以說是民主自由的大人物，他過去那套班子的人物或是同情他的，你認不認識，能不能召集一些?”

“沒問題。”張宏海又回答。

“都是誰? 先說幾個，看我認不認識。”李宇宙對張宏海說。

張宏海就在手機裏說;“曹思源、李柏光、包遵信、劉曉波等等。”

李宇宙在瞌巴著眼聽，常科長也全神貫注的聽，原來自己已擬定了一份名單，都是在國安局掛號的黑名單，聽了張宏海在一一報名，基本上和自己的名單一致。自己預備給李宇宙的名單打算讓李宇宙送給新青年學會，讓新青年學會自己召集，這樣一來這份名單也就沒必要了。

張宏海接完李宇宙的電話，馬上和楊子立進行聯繫，定下了在白

石橋建設部院內，因為楊子立租屋在這裏住。

參加座談會的人陸續到齊，座談會的題目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新青年學會的人只有張宏海、楊子立，加上李宇宙這個來臥底監聽的。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徐偉、黃海霞沒來。李宇宙便問張宏海：“靳海科他們你通知了？怎麼這麼多人沒來？”

張宏海說：“通知了，座談內容也告知了他們，他們說忙，不能來。”這是2001年1月中旬，天氣還是很冷的，李宇宙穿著厚厚的衣服，微小而精密的答錄機早已調試好了，就等他們的發言，抓他們的現行。

張宏海滿臉洋溢著得意的微笑，意在向李宇宙顯示，我的宙宙，看你的宏海棒不棒，厲不厲害？你想要的人，我都能召集到。

李宇宙看著這些陌生的面孔，大多數不認識，只見一個戴眼鏡的、胖乎乎的矮個子主動當主持人。張宏海便忙解釋：“這位是曹思源先生，在國務院幹過，是趙紫陽的秘書。”

李宇宙聽說是趙紫陽的秘書，心裏一陣狂喜，常科長讓我找趙紫陽的人，張宏海還真找到了，他又正眼看了姓曹的一眼，眉宇挺寬，看樣是個話多的人，但不知是真秘書還是假秘書，張宏海是不是在吹，顯示自己社交廣。

只見這位曹先生笑容可掬的環視著在座人群，自我介紹說：“敝人曹思源，畢業於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中央黨校、國務院辦公廳、國家體改委幹過，主持起草了《破產法》，大家都叫敝人‘曹破產’。”

曹思源這一講把聽眾引得又笑又鼓掌。

張宏海又忙介紹：“曹先生八十年代就辭職下海了，創辦了自己的民辦研究機構。”

曹思源看大家向他鼓掌，又分出一個話題，說：“敝人八十年代初就宣導私有化，改革國家所有制，降低國有制比重。所以人家又叫敝人‘曹私有’。”

楊子立也是宣導私有制，就附和著說："我看私有化進程越快越好，不要擔心有些人以權謀私，多分多得，造成分配極端不公，因為不進行私有化，隨著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將來再分的話，已沒有資產可分了。"

曹思源看有人贊成自己的觀點，又自豪地說："本人在私有化方面還有專著《人間正道私有化》，這是我四十年積累的經驗之作，是我調查了不少企業，研讀了國家統計的權威數據所得的結論。"

參加座談會的這些人，對私有化情有獨鐘，對曹思源的講話報以微笑和掌聲。

曹思源突然又把話鋒一轉，說："八十年代初，我就提出修改憲法，設立國家主席職務，國家採納了我的建議。因此，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才有當國家主席的機會，如果我不提這項建議，他們水準再高，也不能當國家主席。"

他的話一講完，在座的都報以微笑和掌聲。

李宇宙在仔細地聽，聽來聽去，聽了好幾個國家主席的名字，就是沒提趙紫陽，他便想插話引導一下，怎奈自己對這些東西就沒研究過，根本就插不進去話。

只聽曹思源把話題又一轉，說："世界各國黨派競選，別人擁護你，給你政治捐款。擁護哪個黨派，就給哪個黨派捐款，唯獨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經費，是全國老百姓的稅金，等於是不是共產黨員都得繳黨費。"他看在坐的都用贊許的目光聽他講，便加重語氣重複著說："共產黨的經費，不是黨員繳納的黨費，是老百姓的稅金。"

李宇宙見他五短身材，揮著胖乎乎的小手濫講，不覺一個念頭升起，這傢伙相當年是中國最大的自由化代表人趙紫陽的秘書，是個心腹人物、智囊，如果再給他撒上把鹽，添點油加點醋，把他逮起來，恐怕比謀陷新青年學會的功勞還大。

一個參加座談會的人說："江澤民搞私有化，還用塊包腳布遮著臉講，什麼多種經濟成分一起上，我們的曹破產多直截了當。"

曹思源就搶著說：“我的《人間正道私有化》還親手送給江澤民一本。”

一個參加座談會的接上去說：“現在經濟上已逐步向私有制傾斜，拍賣國有資產搞股份制實際就是私有化，實際上經濟上是資本主義制度了，所以這兩年經濟發展了。”

在坐的都是些知識份子，學士、碩士、博士一類的人物，聽這人這麼一說，話匣子都打開了，議論著說：“現在政治上名稱還是社會主義，改了個名，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本質上看，應該叫跛腳的資本主義或是單腳的資本主文、單腿狼。馬克思都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既然經濟基礎已向私有制轉化，政治上還遮遮掩掩的幹什麼？”

張宏海提倡民主，便說：“應該發揮民主作用，形成多黨競爭。”

曹思源聽張宏海講民主，便接上說：“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要振興中華，當然要借鑒他國興衰的制度性因素，譬如說，憲政民主。世界上英、美等發達的憲政國家，借鑒意義更有普遍性。英國的憲政《自由大憲章》和美國的憲政實施以來，都贏得了數百年的穩定與發展，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過七十多年的曲折，終於在 1991 年以後，逐步回到了憲政的道路上來，經濟改革逐步好轉，人均實際收入增長速度，比人均 GDP 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所以說，振興中華，關鍵性的因素是憲政。就拿我們的近鄰印度來說，他的憲政制度是從英國移植，又吸收了本國傳統文化，對印度獨立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從 1952 年以來，歷次大選從沒中斷，每一次選舉都保證了政權的平穩更替和政府的合法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憲政制度對於社會矛盾的緩解和調節能力。通過艱苦的改革，印度的經濟在自由市場中翱翔，GDP 也在穩步增長。”

曹思源滔滔不絕、旁徵博引的演講著，不時引起一陣又一陣掌聲。李宇宙在琢磨著聽，這些講話顯然是映射中共當局獨裁。憲法僅是紙面上的文字而已，賦予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都是空頭支

票。李宇宙今天看新青年學會四個黨員張彥華、範二軍、徐偉、靳海科都沒來參加，就很掃興。聽這些人胡謅八扯的理論，自己也聽不懂，尤其是沒有人吹捧趙紫陽，越聽越不耐煩，便對張宏海說："我看今天就到這裏吧，還有幾個農民兄弟讓我幫著寫訴狀上訪，我要走了，散會吧。"

在常科長的辦公室裏，常科長、蒲義副科長、李宇宙在聚精會神的聽錄音，整個錄音放完了，也沒有呼籲趙紫陽上臺的內容。常科長就埋怨李宇宙，說："你怎麼不插話引導一下。"

李宇宙為難地說："我想插，插不上，整個在座的都插不上，姓曹的這頭小肥豬，個頭不高卻指手劃腳，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揮著他的小胖豬蹄子濫講，容不得別人插話，淨在那裏自吹自擂。"、

常科長期望的東西一點都沒得到，很是喪氣，三人守著答錄機在沉默。

李宇宙打破了沉默，說："我看姓曹的又是曹破產又是曹私有，淨講難聽的，動點心思把他逮起來也沒問題。"

沉默了一會，常科長說："我看再出個題目《趙紫陽與江澤民政策比較》讓他們座談討論，還是召集原班人馬，這次務必把張彥華、範二軍、徐偉、靳海科這幾個人弄來。"

蒲義副科長也不做聲，李宇宙也不做聲。常科長就命令似地說："小李子，這事明天就辦，快去辦，還在楊子立的租住屋裏。"

李宇宙起身剛要走，常科長又把他叫住，說："小李子，再注意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密察一下，他們是否與境外反華勢力有聯繫，是否有境外反共組織資助。

一個突發的事件。

2001年3月7日，晚上下半夜一點左右，李宇宙被手機鈴聲驚醒。他一聽，是張宏海打來的，張宏海在電話裏慌慌張張地說："李宇宙，

不好了，有急事，快到我這裏來。”

李宇宙一聽張宏海半夜這麼焦急慌張的叫他，他知道肯定有急事，座談會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就指使李宇宙，要更加嚴密的對新青年學會進行監視。張宏海這個時間而且又這麼慌張的叫他，他不敢怠慢，趕緊穿好衣服，招了輛計程車就趕到張宏海的住處。一進門，看到張宏海、靳海科、黃海霞正在那裏說話。一見李宇宙進來，張宏海像是遇上了救星，趕緊望著李宇宙說：“李宇宙，不好了，靳海科被公安局抓過了。”李宇宙一聽驚了一跳，公安局抓靳海科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新青年學會的問題。如果目標是新青年學會，一切都完了，新青年學會是我第一個發現密報的，而且國安局給我的任務就是“全部精力用在新青年學會上”。如果新青年學會被公安局抓獲，我這幾個月不是白忙了嗎？我拿什麼本錢畢業後進國安局當警官。再說，這即將造成的政績丟了，國安局定要拿我開刀，不算完。李宇宙趕忙問靳海科：“其他人都知道了嗎?”

張宏海就說：“靳海科本來是想先找你的，你有女朋友，半夜三更不方便，他就先跑到我這裏來，我馬上就告訴了你。”

李宇宙一聽，這樣重大的事，靳海科、張宏海先告訴我，而沒有先告訴張彥華、範二軍、徐偉和楊子立，心裏感到欣慰，有了底，他們對我是如此的信任。

李宇宙已沒有心思和他們再說什麼，他看張宏海和靳海科用希望和乞求的目光看著自己，知道現在自己從思想上講，已把他倆控制了，他要想方設法把這個突如其來的重大消息，先報告國安局，避免這一功被公安局搶走。

他略一思考，便關心的對靳海科和張宏海說：“走，我們先到附近找家燒烤店，吃些燒烤，這事太突然了，容我再思考思考。”他知道靳海科囊中羞澀，經常到楊子立家蹭飯吃。先請他們吃一頓，先穩住他們。他急於知道張彥華、範二軍、徐偉和楊子立等其他人的情況，進一步查實這個事，便掏出手機和其他人聯繫，深更半夜的，一個也

沒聯繫上。

李宇宙已像熱鍋上的螞蟻，他沒有心思吃燒烤，看著靳海科、張宏海和黃海霞在那裏吃燒烤，我怎麼躲開他們把這事快通知國安局。他假裝到衛生間方便，在衛生間撥通了曲亮的手機。曲亮被鈴聲震醒，朦朦朧朧的對李宇宙不耐煩的呵斥："李宇宙，什麼事？深更半夜來吵我。"

李宇宙焦急地說："不好了，公安局傳訊了靳海科。"

曲亮一聽，是這麼個事，就沒好氣的對李宇宙說："就這個事，半夜三更來吵我，明天早上再說。"說完關閉了手機。

李宇宙再急也不敢給常科長打電話，怕影響常科長休息，挨罵。

他打完了手機，回到了座位上，看靳海科和張宏海在那裏悶著頭吃，便假裝關心的問："這個事很重要，太重大了，我認識公安局的人，我明早就打聽一下，我肯定能搞清楚。"

張宏海、靳海科看李宇宙真是個負責任的人，心裏很是欣慰，把他當成了主心骨，心裏輕鬆了很多。

李宇宙看他倆很嫩，便鄭重地說："吃完就休息吧，這事明天我辦。"說著李宇宙就去交款結了帳。

這一夜李宇宙沒有睡，回到租住屋，他的同居女友李可君問他，他也沒說，敷衍了一些其他的話。李可君又睡了，他輾轉反側，不住的思考著，這事是靳海科個人的事還是新青年學會的事？

好容易盼到了天亮，李宇宙打出租車提前趕到了國安局，先看到了蒲義副科長，他便趕緊把這一情況報告了蒲義，蒲義一聽吃了一驚，趕忙報告了常科長，常科長今天本來有別的事沒來，聽到蒲義告訴的這個情報，便匆匆的放下其他事趕回來。常科長聽完了李宇宙與蒲義副科長的彙報，也大吃了一驚，處裏把新青年學會這事當作本年度一項政績，已彙報到局裏，公安局怎麼會突然插上一條腿，到口的肉又丟了也是常事。他和蒲義副科長緊急嗟商了一會，馬上去彙報了社會調查處羅處長。

羅處長也很震驚，這項政績不能丟，絕不能丟，他命令李宇宙快來，見了李宇宙問明了情況又做了指示。這時常科長又以命令的口吻指使李宇宙："小李子，從現在起，你什麼也不要幹了，盯緊點，盯緊新青年學會，查實新情況隨查隨報。"

李宇宙接受了處裏的緊急指示，心情感到大為沉重，靳海科被公安局傳訊，這事太突然了，也太揪心了，萬一靳海科被公安局先抓走，這事可就糟糕透頂了。正在謀想再深一步搞清楚。突然，張彥華領著一個人來找他，一進他的租住屋，張彥華就指著一個人向他介紹："李宇宙，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叫張騰輝，是一個熱心於政治的政論家。"

李宇宙抬眼看了看，根本就沒心思聽。

張彥華又說："他現在在各省市到處流浪，推銷他的"農村改革方案"，我想讓他在你的宿舍暫住幾天。"

李宇宙在中國人民大學有學生宿舍，認識了女友李可君後，便在校外租屋同居，張彥華把李宇宙當知心人，有什麼事愛找李宇宙幫辦。

李宇宙滿腹心事，為靳海科被公安局傳訊這事攪得心煩意亂，雖沒心思聽，也不能拒絕。他答應了張彥華便馬上向張彥華問靳海科的事。正在這時，張宏海和靳海科又急匆匆的來了。顯然，他們都把李宇宙當成最可靠的貼心人，把李宇宙當成了核心，來找李宇宙聽他的主意，商討靳海科被公安局傳訊的事及可能引起的後果。

他們進屋坐定了，靳海科焦急而沮喪的望著李宇宙說："我現在已被單位開除了，公安局傳訊我好幾次了。"說完又期盼的看李宇宙，等他拿主意。

李宇宙聽了趕緊問："都問你些什麼？"

"問我都在網上發表了些什麼文章。"靳海科回答。

"你都發了幾篇文章？"李宇宙接著問。

"也就是《怎麼辦》和《做新公民重塑中國》那兩篇。"

李宇宙聽了這才放下心來，這兩篇文章他早已報告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現在才知道，是泡屎也涼了。北京市國安局和

北京市公安局爭功，如果情報讓公安局先知道，國安局那裏李宇宙就不好交代了，畢業後進國安局恐怕就成泡影了。靳海科已被公安局傳訊多次，學會的人還不知道，尤其是楊子立和範二軍還不知道，可見靳海科隱瞞了許多事情，因為靳海科已被其他單位開除過一次，家庭也比較困難，接濟不了他，他就到楊子立家蹭飯吃。範二軍和他是老鄉，都是河南省鄢陵縣人，高中就是同學，現在一起考上大學來到北京，他都沒先告訴他們，那肯定是隱瞞了很多事情，現在靳海科先告訴了他，可見他在靳海科心目中的地位，遠比其他成員重要。他要利用這個優勢把他們搞顛，讓國安局及時把他們逮捕起來，避免萬一出了意外，讓公安局先下了手，在國安局那裏沒法交代，於是他又問靳海科："就發表那兩篇文章嗎?"

靳海科說："《怎麼辦》那篇文章還不是我寫的，只是觀點和我一致，我看寫得好，是我轉發的。"

李宇宙想靳海科這麼說，網上文章也就這樣了，沒什麼新跡象，接著又問："還問你什麼了?"

靳海科說："讓我交代 10 月份那次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座談會。"

李宇宙又緊張了，如果讓北京市公安局知道，那次座談會是國安局讓我打著新青年學會的名義組織的，先下手為強，逮捕了新青年學會，我怎麼向國安局交代，我這幾個月監視不是白費了嗎? 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我這個重大發現豈不等於零，我畢業進國安局憑什麼資本。

這時李宇宙才知道，那晚何德普和他說"今晚有間諜，全神貫注記錄的那個人是公安局的"並非虛構。看情況公安局知道的情況不少，何德普對我絕對信任，秘密只告訴我一個人。

李宇宙又裝著焦急的問："公安局都知道些什麼情況?"

靳海科便說："公安局不知道新青年學會的事，他們和我說，給我津貼，讓我臥底當線人。"

李宇宙聽說公安局不知道新青年學會的事，懸著的心這才放了下來，接著問："你答應當臥底當線人了?"

靳海科說：“答應了。”

“答應了？”李宇宙若有所思的問靳海科。

靳海科說：“我答應臥底當線人，是應付他們。我是想臥底，我臥公安局的底。”

李宇宙深深吸了口氣，靳海科是個黨員，專和共產黨對著幹，離心離德，臥公安局的底。而自己也在臥底當線人爭取入黨。共產黨員反黨，我不是共產黨員卻在反對這些黨員而爭取入黨，世界真是太奇妙。

國家安全法是指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公安局主要負責國內治安，國安局主要管與境外有聯繫的，對國內的安全也負責任，到現在也沒查到新青年學會與境外有聯繫。按管轄範圍應是公安方面管的事，既然國安局也要管這個事，公安為什麼也傳訊靳海科，插手這個事呢？李宇宙現在也懷疑靳海科向公安局交代了新青年學會的事。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徐偉、楊子立、靳海科、範二軍、張彥華、黃海霞、張宏海、李宇宙等人在中國人民大學西食堂，圍坐了一圈，他們在聽靳海科介紹情況。

靳海科說：“我在單位用電腦在網上發佈文章，被公安局知道了。公安局傳訓我，對我進行了逼問。”他看大家都在屏氣聽，又接著說：“公安局不知從哪瞭解到那麼多材料。”

黃海霞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我們也沒幹壞事。”

靳海科又接著說：“有些事是瞞不了的，我已經把經常接觸的人告訴了公安局，包括在座的幾位，希望大家原諒。”

聽到這裏，李宇宙思緒萬千，那天何德普說有公安局的來偷聽，只告訴了我一個人，這些在座的他一個也沒有告訴，何德普只信任我一個人，我要利用這個何德普再對國安局做點貢獻，使自己畢業進國安局更牢靠。

這時張彥華又滿不在乎地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審查就讓他

們審查吧。”

原先，靳海科以為沒把公安局傳訊這事告訴大家覺得很尷尬，看到徐偉、張彥華等人卻都不介意。

張彥華又氣憤地說：“現在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聲嘶力竭的狂喊反腐倡廉，說他們是葉公好龍都算抬舉他們，他們在愚弄老百姓，欺騙老百姓。”

徐偉接著說：“我們要求的是反腐倡廉，真正的反腐倡廉，光明正大。黨內首先腐敗，丟了傳統。我在黨報上經常發表文章評論，電視臺也經常邀請我座談，大庭廣眾之下直播，我們光明磊落，有什麼可怕的。”

李宇宙默默地聽，這些黨員，都還是學生時期入的黨，都是班長、團的書記一類人物，在黨旗下宣誓，在現實中卻是這樣反對共產黨，反腐敗官僚就是跟共產黨過不去。不覺心裏沉甸甸的，感慨萬千。

最後，大家七嘴八舌一致同意，既然公安局覺得給他們惹了麻煩，那就不聚會了。

新青年學會的解散，新青年學會成員靳海科被北京市公安局傳訊這兩件事，對李宇宙來說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對李宇宙來說，是關係到自己前途和命運的。

新青年學會解散，即使是個非法組織，也算是個犯罪終止，在社會上沒造成什麼危害，解散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靳海科被公安局傳訊，完全打亂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計畫步驟，這個計畫就是引導新青年學會，收羅中國最大的自由化代表人物趙紫陽在臺上時的支持者，為趙紫陽鳴鑼開道，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政治事件，能引起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注的案件。當時指示李宇宙辦，李宇宙也興高采烈的接受了，當時李宇宙想他們炒作，這樣水漲船高自己也沾了大光，便積極的幹。突然出了這麼個事，如果新青年學會真的被北京市公安局先下了手，自己半年左右的心血全白費了，馬上就要畢業了，憑什麼資本進國安局當警官。

突然一個跡象牢牢地套住了李宇宙，這個跡象就是靳海科如被公安局抓獲刑訊逼供，　新青年學會必定被靳海科招了出來，這一招，自己密報的新青年學會，就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績。太險了，太可怕了，怎麼先前就沒想到這一點，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焦慮，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夜長夢多，我得千方百計敦促國安局先抓人。於是李宇宙拿出了他的殺手鐧，這就是撒謊。

他記住希特勒有一句名言：群眾都會撒謊，但他們只會撒小謊，撒小謊辦小事。我們要撒大謊，辦大事，不撒謊不辦事。這句話已成了李宇宙的座右銘，此次撒謊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敦促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先下手為強，如果這一瞞天過海的計謀成不了，國安局沒先下手，被公安局先下了手，占了先，自己將毫無成績可言，雞飛蛋打，還得挨批。

在他和國安局這幫人接觸的這段時間裏，他知道，這幫人毫無正義和德行，盡在那裏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鑽研邀功請賞、升官發財。他要充分利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幫人的缺德行為自己服務，敦促他們先把新青年學會成員先抓起來，使其變為現實的政績，這樣對國安局對自己實際上是個完美的雙贏。

李宇宙坐著計程車風馳電掣般急駛，他已有了自己的計畫，即敦促國安局先下手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

雖然新青年學會已解散了，謊報正準備解散，不能散了再抓，名不正言不順。

謊報北京市公安局馬上要逮捕新青年學會。

李宇宙在車上就用手機聯繫了常科長，說有特急情況彙報。一進門，見了常科長，就急三火四地說：“常科長，不好了，公安局要逮捕新青年學會了。”

常科長一聽，驚得站了起來，口邊的肉公安局來搶了，便急匆匆的問：“你怎麼知道?”

李宇宙裝出一副上氣不接下氣的姿勢。

常科長更著急了，便瞪著眼嚴厲的對著李宇宙："這是真的嗎?!"

"真的，保證是真的。"李宇宙急忙回答。

"你憑什麼保證?!"常科長嚴厲的目光透著怒氣，緊緊盯著李宇宙。

李宇宙就撒謊說："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我有一個朋友，他親口對我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如果不在'萌芽狀態中鎮壓下去'就是失職。"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聽到"萌芽狀態"和"就是失職"這兩個詞，斷定公安局馬上要下手了。

李宇宙又急呼呼地說："我的朋友親口告訴我，拘留材料已編制好，馬上拘捕。"

李宇宙又急促地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說，找個時間湊在一起，再聚一次餐就宣佈解散。"

常科長看了蒲義一眼，又轉向李宇宙，說："小李子，這兩天要緊緊盯住新青年學會這些人。現在就去，馬上就去。"

李宇宙還想說什麼，常科長擺了擺手打住，說："公安局那頭也要盯緊，快去!"

李宇宙還想形容什麼，看常科長要惱怒了，無可奈何的走了。

常科長把李宇宙支走了，又轉過身看著李宇宙的背影，看李宇宙走遠了，詭秘的看了看蒲義副科長，蒲義副科長就說："常科長，我有個看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李宇宙這傢伙，張宏海和他推心置腹，拿他比自己的爹還親，是最好的朋友，他都賣，幹什麼事，這號人最好不讓他知道。"

常科長聽了蒲義說這話，微微發笑，說："我的老蒲同志，你以為我不明白嗎?"

哼哈哼哈……兩人都會意的笑了。

接著蒲義又說："當初學校領導向我推薦時，我和曲亮同志在酒店與他預約見面，我和曲亮有同樣感覺，李宇宙這人一看就是叫人眼

睛一亮的那類的，具有惡作劇的天賦，有幹特務工作的天賦。”

常科長感悟的接上說：“是一條瘋狗，他能瘋狂的咬任何人，也包括咬我們。”

常科長又對蒲義副科長說：“我們馬上收網，不能讓公安局那幫傢伙得逞。我們佈置的　講座，他們恬不知恥的派人去偷聽，現在又想吃現成的，沒那麼便宜的事。”

“對，先下手為強，他們想搶功，休想。”蒲義憤憤不平地說。

常科長又對蒲義說：“通知曲亮，啟用另一部手機，暫離學校，回避李宇宙。”

又嚴肅地說：“通知李宇宙，就說局裏中層幹部開會學習，學習期間暫不接待任何人，無論多麼重要的事，也得開會學習結束後再彙報。”

最後，常科長又對蒲義副科長鄭重地說：“先前構思的引導新青年學會吹捧趙紫陽，為趙紫陽這個中國最大的自由化代表人鳴鑼開道的事就不要搞了，先抓人要緊。”

李宇宙回到家裏，輾轉反側，總睡不著覺。他心裏在想著一件事，就是楊子立自辦的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在這個網站上，楊子立發表了《農民與農奴》、《農民為民主而抗爭》等等大量反動文章。這些他早已複製交到了安全局，新青年學會已解散，楊子立經常念叨自己的網站可能要出事。在李宇宙看來，楊子立這些文章純屬反動觀點，可以構成敵我矛盾。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徐偉僅僅是議論現在腐敗，說不定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現在我應怎樣把楊子立的罪行形象化，有著畫龍點睛之筆的效果。

淩晨三點，李宇宙就起床了，亂翻亂找著什麼，他的同居女友李可君被驚醒了，便問：　“晚上不睡，又早早起來翻弄什麼?”

李宇宙有了妙計，得意地說：“無利不起早。”便再也不理會李可君了。

原來經過一夜的深思，楊子立知道我保存著新青年學會誓詞和新

青年學會章程這兩份材料。我已交給安全局複製了，原件還保存在我手裏，看常科長的意思，真的要對新青年學會動手了，我得把這兩份材料交給楊子立，以免楊子立懷疑我交給了國安局，在楊子立面前我把這兩份材料銷毀，可證明我沒交給國安局。而且讓楊子立親自銷毀，再給楊子立加一條罪名“銷毀證據”。

一大早，李宇宙便調好了答錄機，自己試錄了幾遍，萬無一失，便打出租車直奔楊子立住處。一見面，李宇宙便假意的問：“楊子立，這兩份材料怎麼處理?”說著遞給楊子立幾頁紙，楊子立接過一看，是新青年學會章程和新青年學會誓詞，便說：“不是燒掉了嗎? 怎麼還沒燒?”

李宇宙裝著若無其事的袖手旁觀。

楊子立就說：“燒了吧。”

李宇宙遵命拿起一張在燒。

楊子立拿起另一張在燒。

楊子立“毀滅證據”罪名成立了。

燒前李宇宙早已將這兩份材料送到安全局。安全局早已把它製成了影印件。

李宇宙為保障自己首先舉報新青年學會成績，敦促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先抓人，便謊報北京市公安局馬上要對新青年學會下手。國安局怕公安局搶功，便立即將新青年學會成員靳海科、張宏海、楊子立、徐偉秘密綁架了。

2001 年 3 月 22 日晚上。

在地裏勞作了一整天的靳海科的父親，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你是靳海科的家人嗎?”

“是的。”靳海科的父親趕忙回答。

“我姓陳，發生了一件事情。”電話裏傳來了異常的語氣。

“什麼事?”靳海科的父親聽到異常語氣，馬上忐忑不安的問。

電話裏又傳出："我和海科是一個單位的，是同事。3 月 13 日靳海科失蹤了，單位抱著負責的態度，找過他原來的單位和其他地方，都查無音訊。"

靳海科的父親當即暈了過去，顫抖的手松開了，電話摔在了地上，掉在地上的電話，繼續傳來："靳海科是否回家過？你是否知道他的下落？"

靳海科的父親哪知道靳海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便沒法回答，電話也就中斷了。

靳海科的父親醒來後，不敢將此事告訴靳海科的母親，因為他的母親有病，恐遭此打擊承受不了。考慮了一段時間，又不得不把此事告訴她，靳海科的母親聽到後，當即就昏了過去。醒過來後，他們打電話給自己的親戚朋友，還有靳海科的大學同學和中學的同學，包括外地的同學。結果都不知海科的下落。

愁眉不展，驚恐萬狀，茶飯不進，日夜不眠，伴隨著海科的父母，靳海科的父母像瘋了似的。去北京找海科是全家人的願望，5 月 23 日，全家出動，四處借錢，才湊了些上北京的路費。

5 月 24 日上了許昌到北京的火車。

5 月 25 日早上 6 點到了北京。

家裏，5 月 25 日接到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逮捕通知書，全家人的心才穩定下來，兒子靳海科總算知道了下落。

靳海科的父親知道了兒子的下落，顧不得旅途勞累，也顧不上吃飯，便往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跑，他四處一打聽才得知，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在"大紅門 47 號"。從上午 10 點跑到晚上 8 點，跑遍了大紅門的東西南北的大街小巷，還是找不到安全局的看守所。

也不知道因為是農民不會說普通話，還是什麼其他原因，問了好多的人，都不知道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拘留所在哪。

一整天奔波尋找，一整天沒心事吃飯，已是天晚望著烏黑的天空，街上已經行人稀少，我怎麼辦呢？今天恐怕是找不到了。兩腿發軟實

在走不動了，找了處僻靜的牆根，坐了下來。北京的深夜寒氣襲人，肚子餓了，吃了一包速食麵，喝了些涼水。到哪兒住呢？人生地不熟，恐懼的心立刻緊張起來。找了幾家旅館，都是一晚上幾十元錢，怎麼捨得住呢？

已經是午夜了，街上已沒有了行人，夜深人靜，靳海科的父親撿了些報紙鋪在地上，睡在了牆根處。

26 日早上又繼續找，在中午十一點多鐘，終於找到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找到了負責人，苦苦哀求，好說歹說，人家也不讓見人。傷心的海科的父親眼淚就不停的流了下來。我們離北京幾千裏地，好不容易借了些錢，指望能見上海科一面，可是不能如願。

想到孩子在看守所裏，沒有衣服換，沒有錢花，再挨打受氣，就痛哭起來。無奈的離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後，步履遲鈍，越想越傷心，海科啊！我的海科，哪一天才能見上你啊！想著想著，越發傷心，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徐偉是早上上班時間被秘密綁架的，當時徐偉正在吃早飯，因為秘密員警穿便衣，徐偉還以為遭到搶劫而大呼。徐偉的女朋友中午去找徐偉，看到房間裏電腦沒有了，屋內一片狼藉，以為遭盜竊，當即向公安機關 110 報了警。

一個多月後，即 2001 年 4 月 19 日，才知道徐偉被秘密綁架，馬上打電話告訴了徐偉的父親。

徐偉的父親問：“一個多月了，怎麼才告訴我呀？”

徐偉的女友答：“我也是才知道的，這是他單位才告訴我的。”

春節徐偉放假回家過節，閒聊中談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讓他到農村調研，調查農村、農民、農業問題以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徐偉說過：農村貧富差距大，農民負擔重，務工農民子弟進城讀書，要交高額的贊助費，這太不公平等一類的話，徐偉被抓大概也就是說了這一類的話。

春節過後，3 月 7 日還在北京給我打電話，說注意保養身體，要注意安全，3 月 13 日自己倒不安全了。

徐偉的女朋友在電話那頭再問：“怎麼辦呀?”

徐偉的父親答道：“徐偉是優秀黨員、三好學生、保送的公費研究生。他被抓，大概就是說了些反腐敗的話。反腐敗沒有罪，過去沒有罪，現在沒有罪，將來也沒有罪。國安局抓他，不是因為他犯了法，而是國安局在犯法。他們抓他，不是因為他有罪，而是因為他做得對，國安局在犯罪。”

放下電話就去買了車票。第二天就到了北京。

徐偉單位的一位辦公室主任接待了他，說：“徐偉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逮捕了，國安局沒給我們逮捕證，連影本也不給，就讓抄了一份，你看看吧。”

徐偉的父親拿著手抄的逮捕證看著，那位辦公室主任就說：“你也抄一份吧。”

徐偉的父親抄了一份。

那位辦公室主任又說：“按規定徐偉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啦。”

徐偉的父親不動聲色的聽著。

那位辦公室主任又說：“其他的事，我們也不知道，我看你應該知道的越少越好。”

單位的黨委書記進來了，對徐偉的父親說：“徐偉太自私，辦的事，我們單位一點都不知道，國安局來抄，我們才知道。”

徐偉的父親說：“徐偉是正人君子，不怕抄。他的成長一帆風順，一路鮮花掌聲，不會連累你們單位。”

單位書記又說：“他原先來我們單位，我們很器重他。他年輕，學歷高，又是黨員，是我們單位的培養對象，是接班人。”

楊子立是從河北老家辦理完奶奶的喪事，在回到北京的路上被秘密綁架的。他們秘密綁架了楊子立，怕秘密迫害走漏風聲，又去綁架

了楊子立的妻子路坤。

2001年3月13日早晨8點，我下樓去推自行車準備上班，突然，一個男子從旁邊的草坪躥到她面前，問："你是楊子立的妻子嗎?"我回答："是。"男子便說："我們有事找你。"說看，又上來一群人，他們掐住我的胳膊往旁邊拽，把我拉到不遠處，那裏已停放了一輛小車，我被推了進去。這情景就像電影裏綁匪作案時一樣，我以為遇上綁匪或是流氓的綁架，仔細一想，這夥人不像綁匪，因為我家的生活一直比較拮据，接下來，腦子便一片空白。幾分鐘之後，他們把我帶到附近的北粵賓館。下車後，我看到賓館入口處，有一男子架著錄影機正對著我，進入一樓的一個房間後，他們開始翻我的背包，他們把它翻了個底朝天，他們還讓一個女性摸我的貼身口袋，我大喊："我什麼也沒有裝，不要這樣折磨我。"後來我想去廁所，一個女人竟跟著我進去，並且不讓我關衛生間的門鎖，這時我才知道，什麼才叫沒有人的尊嚴。

我稍微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便質問他們："你們是幹什麼的?憑什麼綁架我? 你們有什麼證件嗎?"直到這時，他們中的一個人才說："一會兒會告訴你的。"這時，又進來幾個人，他們從包裏拿出一份拘傳證，我一看，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叫1號檔。他們叫我在上面簽字，我拒絕簽字，問他們："憑什麼讓我簽字?"他們說："你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要你簽。"但是我還是拒絕簽字，他們威脅說："不簽字，後果自負。"我是無辜的，我不怕後果。這時，攝像機又不斷的對我進行攝像，此刻正是他們無理、邪惡又見不得陽光的表現。這使我每一根神經都在告訴我，我頂天立地，什麼也不怕。接著，十幾個人脅迫著我回到我家，他們把我家的鑰匙給了我，強迫我打開房門，然後他們把我按到一個房間的椅子上，不許我動，一個男的管著我，並且給我做工作。他們這樣翻我家，我連他們的身份名字都不知道，我不停的問他們叫什麼名字，是幹什麼的，他們始終不說，他們對我說："不要有抵觸情緒，我們是國家機器，我們在執行公務。"我說：

“我知道，難道你們拿納稅人的錢，就是幹這樣的工作嗎？進民宅，搞綁架？”

我曾在電影裏看到過，文化大革命時期抄家情景，我原以為那永遠是歷史了，可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目前的情景在我家又發生。任由一群人無法無天的抄我的家，把我家翻了個底朝天。在翻的過程中，還不允許我看一眼，更為惡劣的是，他們連我的一個密碼箱也撬開，拿走我上學時的相冊。抄家完畢，他們從我家帶走楊子立的電腦、圖書和許多生活用品。然後又把我帶走。

過了二十多分鐘，我被帶到了頤和園南邊藍澱廠附近的一個地下室裏，攝像機早已在入口處等著我了，看到這個幫兇我就來氣，我故意走到攝像鏡頭下站了半分鐘，拍吧，讓歷史記下這一刻，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老百姓，此時竟有如此悲慘遭遇，我被帶到地下室一個房間裏，裏面很森嚴，像公堂一樣，放著一張長桌子，後面有幾把椅子，桌子對面 2 米處有一把沒有背的小椅子，桌後的椅子是給審訊員坐的。由於還是三月，北京的天氣還很冷，連那些審訊人員也受不了那冷，於是他們換了一個房間，我進去後坐在裏邊的床位上，等他們都坐定後，我第一句話就是勸他們不要再做這樣的工作了，不要再做迫害人、摧殘人的工作了，我勸他們去找一份實實在在的工作，我跟他們說，這種事做得越多，幾年後，良心越會受到譴責，越會不得安寧，會早死。

審訊到中午，他們讓我到地面的食堂吃了飯，然後，又到陰冷的地下室。不久，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們又開車把我帶到南三環附近一個賓館裏，不讓我回家。然後就開始了漫長的審訊。當我回答完他們很多細得不能再細的問題後，我問他們，我可以回家了嗎？他們說還不到十二個小時，當關押我超過十二個小時後，他們又對我說：“你的問題還沒有查清，需要進一步調查。”由於怕我洩露他們抓我的消息，他們故意對我關押。這時，他們對我出示了監視居住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第 018 號檔）我無可奈何，只好任憑他們關押。

以後，又來了三位男的和兩位女的，對我進行審訊，他們反復讓我交代：我所認識的楊子立身邊的所有朋友，我拒絕交代，他們就說：“你不願說他們，怕給他們帶來麻煩，事實上，你們的麻煩就是他們帶來的。”但是，我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子。我說：“我熟悉他們的面孔，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在審訊我的過程中，我問他們是誰下令抓我的，他們說他們屬北京管，北京市是他們的上級。他們對我講：“既然找到你，就是有原因，我們不會亂來，我們不是閑的沒事幹。”

又一天下午六點左右，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王健等人突然來到我身邊。王健問我這幾天有什麼感受，如果楊子立在他們那裏，我會怎麼想。我說要等通知。接著王健對我說：“你的事情已查清，你無罪，可以走了。”但在放我走之前，他們要我寫下保證書，不對任何人講此事，否則不讓我走。我被迫寫下保證書。

就這樣我被莫名其妙的關了三天，當我走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留所的大門時，我走到門口對面的一棵大樹旁，大哭起來。過路的人都好奇的看著我，我真想向他們訴說，我被抄家和無辜關押的過程，但我忍住了。當晚九點半，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裏，家裏被搜查之後的一片狼藉，我流著眼淚，慢慢的收拾起來，直到天亮。第二天，又拖著疲憊的身體去上班，去向單位解釋，自己失蹤三天的原因。

張宏海是在 2001 年 3 月 13 日早七點鐘，在自己的租住屋裏，被突然冒出的幾個便衣秘密綁架的，張宏海的父親說：

春節過後，我送宏海上火車回北京。4 月 24 日，我收到北京市豐臺區大紅門南路 47 號的信，是一個叫曹向軍的寄給我的，是“國安捕字第 008 號”。我與大兒子馬上趕到北京，想見一面瞭解一點情況，尋一點解救的辦法。千辛萬苦，尋遍北京，才找到大紅門 47 號。見不到宏海，也無法找到曹向軍，被躲在傳達室裏的一幫員警轟了出來。一事無成，百般無奈，含淚回轉縉雲。自春至夏，今已深冬，春又將

至，時時牽掛他的冷暖與健康，不能有一點作為。在家裏我很悲傷，只能拿自己破舊的衣衫，因為這衣衫是宏海節衣縮食買來孝敬我的，以免一時忘記他在受難中。

他母親一時聽到與他相近的名字，或一時想起他，就淚如雨下，眼睛哭壞了，臉變形了，飲食不正常了，腸胃病常犯，痛苦不已。但仍不能盼到他的一點訊息，他自己沒有來信，也沒有其他人傳遞的訊息。我們無能，又天高路遠，十來個月不能有一點作為，在內心默默地承受揪心的苦痛。

2001 年 3 月。一年一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京召開，這被國人稱為“兩會”。

每年，會議期間便會有全國各地的上訪人員，集中於北京，趁“兩會”期間向出席的代表傾訴自己的冤情。當然，這些傾訴是否能打動代表們的心，無從可知，但冤民們對代表的企望，是確確實實的。由於累年積怨便有可能發生動亂，為了防止動亂，這期間的政法系統便發揮功能了。

2001 年 3 月，關於“兩會”期間防範動亂措施的治安會議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召開。會議中心內容是破獲了新青年學會案。

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邱進、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牛平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北京市政法委書記等。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主持會議，他望著政法系統各部門負責人鄭重地說：“我們首先表示對江總書記親臨會議，親自指導表示由衷的鼓舞和感謝。我們大家一定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方針，搞好我們政法系統的各項工作，為穩定當前出現的大好政治局面，再接再勵，爭取做出更大的貢獻。”

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向會議彙報了破獲新青年學會案件的情

況，他說：

“2001 年，安全部門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在全體安全系統同志們的艱苦鬥爭中，成功破獲了新青年學會這一案件，這是安全系統破獲的 2001 年全國最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顛覆國家政權的要案。”

彙報到這裏，羅幹插話說：“這也是建國以來破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大案要案之一。有力的打擊了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陰謀。”

羅幹的插話使會議氣氛凝重嚴肅起來。

許永躍繼續說：“新青年學會無視國家法律，秘密非法成立，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組織自 2000 年 5 月初，在北京秘密成立。他們進行宣誓，在誓詞上按指紋等一系列的嚴格程式。制定了組織章程，發表了宣言，其宗旨為‘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同年 8 月又發展了一批成員。”又加重語氣強調說：“這個組織至始至終在秘密活動，沒向有關方面註冊登記。”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向國家安全部的呈報材料中刪去了“追求進步”四個字，新青年學會誓詞全文是“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新青年學會發起人中共黨員占百分之八十，且都是學生期間入黨的優秀黨員，都是剛畢業一年左右的學生。這些情況預示著黨的危機，也能在社會上造成損害黨的形象的不良後果。這些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對外的材料中都隱匿了，也沒有向上級彙報。

新青年學會案發自首都北京，這使得參加會議的政法系統各部門負責人，不得不凝重嚴肅的看待當前國內局勢了。

許永躍在繼續地說著：“這個組織自成立以來，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多次秘密聚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主張在全國設立分會，通過互聯網發表文章，籌備創辦網站和刊物，擴大組織規模和影響，並使用暗語等策略。在此期間，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大量的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文章。提出‘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2001 年 3 月 13 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經過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將新青年學會案成功破獲，各新青年學會成員分別被抓獲，一網打盡。”

許永躍彙報完了，與會的政法系統各部門負責人心態嚴重的議論起來。

許永躍又說：“他們在北京各高校已有強有力的滲透。旨在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化的社會。”

江澤民神態凝重的聽著，強調語氣，嚴肅地說：“今年，天安門事件又掀起一股小動亂。在西方國家出版了一本書《天安門文件》，這本書居然能是以黨內文件為基礎寫的，洩露了 1989 年天安門事件時我們黨內高層一些會議檔，一出版，就被國外媒體引為頭版頭條。在國內又掀起一股小風潮。”

與會的各部門負責人在靜靜的聽著，認真作著記錄。

江澤民又嚴肅地說：“1999 年 4 月：一些什麼法輪功修煉者，一萬多人，一夜間聚集在中南海，此前沒有任何發覺，這些人一整天，一言不發，都在打坐。事後經查，不完全統計，全國也有 200 萬人在練法輪功，我們的公安部門，國家安全部門都在哪里?”

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聽著，他看了看邱進、牛平兩位副部長，他們也在默默地聽著，認真做著記錄。許永躍是 1989 年任國家安全部部長，這些事件在他任內發生。

江澤民又說：“這次安全部門破獲了新青年學會案件，很值得嘉獎，我向安全部門的同志熱烈祝賀，我代表黨中央謝謝你們。”

羅幹和許永躍聽了，都喜形於色，相互對視著，難掩臉上的興奮。

江澤民又強調地說：“一切有組織的民間活動，要消滅在萌芽狀態。沒經授權的群體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澤民又鄭重嚴肅的強調說：

“查清這個學會幕後有哪些敵對國家或勢力在資助、支持。查清都滲透到什麼部門，有多大範圍。查清在國內發展了多少人。”

最後江澤民又嚴肅的強調：“針對這一事件我們要提高警惕。在中國我們不能實行西方人選擇的自由民主。”

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向會議彙報了“兩會”期間北京市區的治安管理等佈置情況。

會議進行到此時，羅幹便很鄭重認真而嚴肅地說：“我們要認真的全力的不折不扣的全面落實江總書記的指示。前段工作，同志們及時偵破了新青年學會這一大案要案，在萌芽狀態中鎮壓了下去，穩定了當前的大好局面，希望同志們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再接再勵，全力以赴落實江總書記指示，要把新青年學會案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這樣，新青年學會案變成了一項政治任務，一項落實黨的總書記江澤民重要指示案。至此，國家安全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北京市高級法院都拋棄了法律法規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形成了“以刑訊逼罪為依據，以江澤民指示為準繩”的冤假錯辦案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人民法院依據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

在法庭還沒有審理前，領導人的褒揚結論已經下達，在中國這種權大於法的背景下，有了這種批示，追求有罪結果已不僅僅是個簡單的貪功乞賞的問題，而只有有罪判決，才能證明領導人的褒揚正確。江澤民在個案上的好大表現，導致了北京市整個政法系統的司法腐敗。江澤民不懂法，不守法，在個案上瞎指示，是最危險、最搞破壞的現實。

“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是江澤民這位中共中央總書記題的，而江澤民在政法委彙報會上作了三項指示，這在法院還沒有審理前就做了指示，成了“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的翻版，江澤民版。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新青年學會專案組這一小撮敗類，在光天化日之下，揮舞著江澤民指示，用這根臭雞毛當令箭叫囂：“誰翻這個案，就摘誰的烏紗帽。誰不怕掉烏紗帽，誰就替他們翻案。”

申請劃撥了 300 萬元新青年學會辦案經費。

非法超期羈押了當事人二十六個月。

《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兩個月。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敗類，通報給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的新青年學會案犯罪材料，經後者深入調查研究，結論是新青年學會不是個犯罪組織，新青年學會發起人之一，骨幹張彥華因此被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無罪釋放。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卻不放人，踐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準則。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敗類，偽造了幾頁《工作說明》，這幾頁工作說明極盡造謠撞騙之能事，用中國古代秦檜的“莫須有”版的法律，單方面偽造了新青年學會的罪狀，蓋上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印，登上了法庭。這份沒經鑒定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專版的《工作說明》，導演了一場活靈活現的土匪打官司一面理的卑鄙無恥、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骯髒醜劇。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脅迫新青年學會發起人之一，新青年學會兩幹事之一的骨幹範二軍做偽證。

事後，範二軍揭露：“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們採取誘導和恐嚇的手法威脅我，給我施加壓力，用他們自己的推測，來作為定性結論要我承認。在他們的逼迫和引誘下，我出於恐懼，被迫答：‘是’。”

脅迫新青年學會會員之一的黃海霞做偽證。

黃海霞揭露："我的證詞是這樣做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學校領導、系老師等多方，反復多次向我申明事件的嚴重性——七年以上徒刑或者至少三至五年徒刑，但是如果我配合得好的話，也可以無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

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提供給法院的證據卻就是這樣形成的。

混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一小撮騙子手，炮製的這些臭氣熏天的大雜燴，這些莫須有的新青年學會罪證材料，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也端上了桌，擺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前，傳銷給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經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精心包裝，偽證成了真的證據，全面克隆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陰溝裏炮製的大雜燴，杜撰了新版《聊齋志異》——《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2001)一中刑初字第 2206 號刑事判決書》。

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法庭上一審法官柏軍宣佈："不准證人出庭作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

而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開庭審理，在 2003 年 5 月 28 日宣判，超期一年半才宣判。

當律師提出，超期羈押是違法犯罪，要求取保候審時，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審判長柏軍回答："這是安全局幹的，人關在安全局，找安全局去要人，我們說了不算。"

不過審判長柏軍還算有良心，對當事人家屬說："這是院裏安排的，我就得這麼審，否則我也下崗了。"

新青年學會案上訴二審，北京市高級法院審判長金星宣佈："不准當事人家屬旁聽。"

當事人家屬，早晨六點等在法院門口，八點上班被告知："旁聽

證已發完。”第一個排隊的人竟領不到旁聽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詢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脅迫作偽證的範二軍、黃海霞以及原新青年學會成員張彥華，風塵僕僕從上海、天津趕到北京，要求出庭作證，被告知：“禁止證人出庭。庭上作的證不能當證據用，只有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做得證才好用。”因此被拒之門外。

法律規定應提前 5 天通知被告人出庭，而北京市高級法院的審判長金星，卻頭天晚上當事人要睡覺時才通知，不給當事人時間準備辯護詞。

在庭上檢察官指控的材料，不准當事人記錄。

律師要求念新的證詞，金星法官不允許。

律師要求複印當事人二審材料，金星法官不允許，

不過金星法官還算有點良心，對當事人說：“不要對我有意見，不要記恨我，這是單位的意思。”

江澤民這個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好大表現，在彙報會上做了三條指示，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網上很快傳播，對江澤民的藐視、批判、嘲笑紛至遝來，形象生動，惟妙惟肖，毫不留情。

紅紅的太陽冉冉升起，藍藍的天空萬里無雲。沐浴在和熙春風裏的孩子們，一大早就趕往學校，生怕誤了靳海科老師的講課，他們歡快的在教室裏等待著，歡欣之情溢於言表。因為今天敬愛的靳海科老師又要來給他們上課了，又要給他們講動聽的故事了。

可是一個上午沒見著靳老師的影子，焦急的孩子們望眼欲穿，但他們相信，靳老師對他們許下的諾言，一定能夠兌現。可是一整天過去了，仍沒見靳老師來臨。

第二天，孩子們仍在等，仍在盼，心急如焚，像是久旱的禾苗，等待著雨露。

好長時間沒見到滿腔熱忱、諄諄善誘的靳老師了，打工子女學校的孩子像掉了魂似的。靳老師的講課，使他們知道了自己也有一個美好的明天，知道自己也應有理想、有目標。要靠自己的翅膀，飛向遼闊的天空，為祖國和人民做出更大貢獻。

孩子們等啊、盼啊，靳老師為什麼還不來呢？你不是說還要給我們講雷鋒的故事嗎？敬愛的靳老師，您在哪里？我們還要聽雷鋒的故事呢。

幾個月過去了，他們還在幸福的回憶著，靳老師與他們相處的日子，回憶著聆聽靳老師講故事的情景，只是再也沒有見到靳老師。

可鄰的孩子們，不要等了。你們滿腔熱忱的靳老師，你們的無私奉獻的靳老師，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關押在看守所裏了。

孩子們，你們知道那個工棚式圖書館裏的書是怎麼來的嗎？那是靳老師賣血換的啊！那　是靳老師的血啊！每一個字都是一滴血啊！…… 血染的風采。

孩子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服靳老師對你們的期望，不管在獄中遭多少罪，只要你們好好學習，靳老師就感到無比幸福、欣慰。

孩子們，靳海科老師雖然被關在大牆裏面，他的心和你們連在一起，他的血和你們流在一起，永遠流在一起…… 血濃於水。

祝打工子女學校的孩子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2001 年農曆 8 月 15 日，又是中秋月兒圓。

小張璐一家忙碌了一天，正在吃著團圓飯，他們的餃子沒有肉，沒有油，只有菜。吃完了餃子，小張璐的父親拿出一個月餅，用刀切成四塊，母親和父親兩塊最小的，小張璐和妹妹分了兩塊最大的。他們手裏拿著分得的月餅，坐在門口。繁星密佈的夜，一輪皎潔的明月懸在清朗的夜空，仰望著皎潔的明月，圓圓的、大大的，月光像銀子

一般撒向大地。

小張璐小口啃咬著分得的那塊月餅，甜甜的，發出誘人的芳香。她靜靜的小口小口的咬著，手掌放在下巴處，接著咬時從嘴角掉下來的細渣，她細細的嚼啊、嚼啊，嚼的時間很長很長。滿嘴的甜，滿嘴的香，總捨不得往肚裏咽。

她細細的品著。人逢佳節倍思親。好長時間沒見到和藹可親、滿腔熱忱的徐偉老師了，您現在在哪里呢？嘴裏咀嚼的月餅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不由自主的一個念頭湧上心頭，月餅真的很好吃，我要給敬愛的徐老師一個大月餅，一個整個的大月餅。她永遠忘不了徐老師替她交學費的感動情景，我要報答我的徐老師。

有了這個念頭，她便留意起月餅來，到商店、超市貨架上看月餅，打聽價格。每個月餅有兩元的、六元的、十元的。有豆沙的、棗泥的、冰糖的、八寶的…… 啊！月餅還有這麼多種類啊，有這麼多價格啊。我要給徐老師一個十元錢的、圓圓的囫圇的大月餅。

上學的路上，放學的路上，她便注意路邊丟棄的礦泉水瓶，她知道這些廢棄物可賣錢。她第一次將十個礦泉水瓶賣了兩角錢，心裏高興極了，啊，我有錢了，我有錢了。敬愛的徐老師，我一定給您個大月餅。心裏也有了數，每個礦泉水瓶可賣二分錢，我一定努力揀五百個，就能賣十元錢，就能買一個好大的月餅。她上學的路上揀，放學的路上揀，寫完了作業，就趕忙跑到街上揀，她揀啊揀，到處揀。她一角錢、兩角錢的攢，每逢睡覺前都要從枕頭裏把錢掏出來，高興的數幾遍。

幾個星期過去了，她攢的錢越來越多，想想敬愛的徐老師，即將吃到她贈送的月餅，心裏甜滋滋的越想越高興。夜裏好睡覺了，小張璐便伸手從枕頭裏掏出了她攢的錢，高興的數著，一角、兩角、一元、兩元…… 一共有兩元多了，這是她揀一百多個礦泉水瓶子積攢的，她點完了錢心裏美美的，仔細的放回枕頭裏，安然的入睡了。

錢終於攢夠了，她數啊數，一遍又一遍的數，太高興了。忘卻了

自己跑了多少路，忘卻了費了多少心，這是五百個礦泉水瓶賣的錢啊，多麼寶貴，多麼寶貴。這是真正的錢，因為這是情感的積攢、愛的昇華、愛的自願，這是人間真情。

她在超市仔細的挑選，用心挑選，終於如願以償的將月餅捧到自己手中。她手捧月餅，喜極，喜極，熱淚盈眶，眼前浮現出徐老師的音容笑貌。徐老師，敬愛的徐老師，這是我的心，這是我的心呀！

回到家裏，她歡心的端量著這枚精緻的月餅，散發著誘人的芳香，圓圓的很好看。她猜想著，這月餅的夾餡一定很好，一定很好吃。這月餅比父親買回家的好，父親買回的才兩元，我的月餅十元。

她等啊等，一天過去了。

她等啊等，又一天過去了。

徐老師，您為什麼不來了呢？您什麼時候來啊？

她的月餅被母親發現了，母親聽了她的訴說，面對懂事的孩子，做母親的流下了傷感的眼淚。

她上學把月餅裝到書包裏，盼望著能見到徐老師。放學回家，便拿出來看看，看後裝在一個精緻乾淨的小紙盒裏，盼等著徐老師。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終不見徐老師的面。

夜晚，她把月餅放在枕旁，月餅散發著誘人的芳香。徐老師見到我的月餅一定會很高興的，一定會很高興的…… 伴隨著誘人的芳香，她入睡了。

你的徐偉老師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了，在看守所裏這你不知道。小張璐，你的月餅還要放多久呢？

凜烈的寒風呼呼的刮著，天空下著鵝毛大雪，十幾個農民工兄弟，聚集在一個居民社區內，偎縮著身子走來走去，逢人便打聽楊子立老師的住處。傍過年了，他們要回家過年。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要回家團聚，可是工錢還沒有要出來。他們是來找楊子立，請楊子立幫助寫訴狀討薪。他們知道楊子立夫婦租住在這個社區的地下室裏，他們

已是第三次來打聽尋找了，他們相信楊子立老師會無償的而且是誠心誠意的幫他們寫訴狀。

凜烈的寒風夾雜著雪花，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身子似乎凍僵了，已經晚上近十點了，楊子立老師為什麼還不回來呢?

第二天夜晚，他們又來尋找他們的楊子立老師，寒冬的夜，流落街頭，只有月光照著他們，還有淒慘和憂愁陪伴著他們。

寒風中突然手機響了，這是來自同一個山村的十幾個民工合買的唯一通訊工具，是遙遠的故鄉那頭打來的。

“你是田貴嗎?”一個老年婦人的聲音從手機裏傳出。

叫田貴的那個農民工趕忙接過了手機：“是，我是，娘。”

“孩子，我的貴兒，為什麼還不回來啊？什麼時候回家啊?”一個老年婦人淒慘的聲音喊著，她在盼著、她在呼喚著自己的兒子回家過團圓年。

乳名叫貴兒的民工握著手機，含著眼淚：“娘，我們馬上就回……”聲音抽泣了，說不下去了，是凍的嗎？是冤的嗎？還是思母心切激動的…… 是辛辛苦苦，頂著烈日冒著酷暑，迎著寒風披雪戴霜，忙碌了一年而討不到工錢冤的、急的。

一個民工奪過了手機替他答：“嬸，我們馬上就回鄉了，田貴很好，他身體很好。”

接著又一個聲音響了起來，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巧巧他爹，你怎麼還不回家啊?”這來自家鄉那頭的親人們，正在思念他們，盼望他們早些回家過年團聚呢，她們湊在一起互相打聽。

巧巧她爹接過手機，抹著眼淚：“我很快就回家了。”他能說什麼呢？為了安慰家鄉的親人，他只能這麼說。

接著手機那頭又響起一個稚嫩的聲音：“爸爸，我是巧巧，快回家吧。我想你，媽媽想你，爺爺想你，奶奶想你，都想你。快回家吧。”

他們討不到工錢，怎麼能回去呢？手機在這群農民工手中傳換著，悲傷的傾聽著來自遙遠家鄉親人的聲音。他們強顏歡笑，回答著家鄉

親人的話，為的是讓家鄉的親人放寬心。街上已有稀稀拉拉的鞭炮聲，已有了年味，伴隨著他們的涕哭聲。

他們期盼著楊子立會出現，能免費幫他們寫訴狀。

可憐的農民工兄弟們，不要找你們尊敬的楊子立老師了，你們的老師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關押在看守所裏了。

可憐的農民工兄弟們，不要傷心，不要拿執政不公的過錯折磨自己，這不明智，天總會亮的。寒冬既然來臨，春天馬上就在眼前。這是楊子立一貫的對農民工的安慰。楊子立和你們心連心，是同一脈搏跳動的心。

七　羅織罪名

李宇宙很長一段時間沒得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指示，和曲亮也聯繫不上，他感到異常，相當異常。新青年學會是我首先舉報的，設陷阱，羅織罪名，我是絕對的主角，難道他們想推完了磨殺驢吃。

幾天見不到新青年學會這些人，也打聽不到新青年學會這些人的消息，也聯繫不上任何有關的人。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聲稱在局裏開中層幹部會議學習，李宇宙又不敢去問，曲亮的手機又關機，在學校裏李宇宙找遍了每個角落，也找不到曲亮的人影。李宇宙苦悶極了，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如果被公安局抓走，我這半年的心血白費了，畢業後拿什麼資本進安全局當警官。李宇宙焦急、煩悶，像熱鍋上的螞蟻，又像沒有頭的蒼蠅，到處碰，到處打聽，凡能想到的全做了，還是得不到半點消息。他猛然想起，在 3 月 8 日和 3 月 12 日和張宏海通過電話，而 3 月 13 日就一個也聯繫不上了。種種跡象表明，新青年學會成員被逮捕了。在安全局待了這麼長時間，對安全局的工作也知道一些規律，3 月份要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兩會”期間，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安全局是最忙的時刻，“兩會”期間，會有很多上訪群眾以及歷次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的當事人，都會來京反映情況，有要求平反的，有舉報的等等。他們要在“兩會”期間維持秩序，保衛“兩會”。此時也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立功請賞的絕好時機，此時如果破獲了一個案件，可以冠以大案、要案，可以冠以由於破獲了此案，而有力的保衛了“兩會”的勝利召開，因此也頗受上司重視青睞，所以“兩會”期間定會有動作。

李宇宙想到這裏，悲涼之情油然而生，自己出最多的力，可以說累斷了腿，操碎了心都不過分，還對自己保密。傷心過後，不由得又生出滿腔憤怒，我李宇宙哪點做得對不起你們，對我保密，不啻是對

我當頭一棒。

姓常的、姓蒲的你們不仁，也別怪我不義。你這倆個狗屌操的，我日你奶奶那個臭x （這是山東口語，罵人的狠話）你蒙我李宇宙，瞎了你的狗眼。我得找我的臺灣朋友，新青年學會被逮捕，這可是個重大的政治事件，要在第一時間報告我的臺灣朋友，告知他報酬肯定是很豐厚的，還能狠泄自己的憤怒。想到這裏他拿起筆，找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信箋，起草起拘留新青年學會成員的報告。報告寫完後，他又仔細看了幾遍，覺得很是逼真，然後拿起他的手機，聯繫他的臺灣朋友，他按了幾個號碼後，又停止了。

“我這份報告我的臺灣朋友能信嗎?”怎麼能讓他相信我呢？左思右想，總想不出萬全之策，突然他想出一個好辦法，何不刻一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公章，加蓋公章，臺灣朋友也就信了，最後他決心已定，也就得這麼辦了。這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報告我的臺灣朋友，時效如過，將完全失去利用價值，或讓別人捷足先登，自己什麼報酬也得不到了。想到這裏他到街頭巷尾，找到私刻圖章的野廣告並按照號碼打了過去，馬上便取得了聯繫。辦野廣告的這些人膽子特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這些公章，只要給錢他們照刻不誤。雙方約定，在三小時內刻完．付五十元錢，在兩小時內刻完，付一百元錢。李宇宙按對方提供的帳號，匯進一百元錢，不到兩個小時李宇宙便接到對方的電話：“圖章刻畢，在xx路站點旁垃圾桶裏，用一個黑色塑膠袋包著，請自己去取。”原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才值一百元。

李宇宙將圖章取來，蓋在了自己起草列印的檔上，一份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紅頭文件就這樣下生了。李宇宙仔細端相著這份國字型大小檔，看是否有破綻，結論是很好絕對無破綻，因為內容是自己的第一手資料，這無可質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常科長、蒲義這幾個混子，實質上還是個二道販子。點綴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個一次性的大紅印，真可謂天衣無縫，整個檔漂亮極了。

他迅速撥通了臺灣朋友的電話，約定了約會時間、地點。

在約會的路上，他想，臺灣朋友若問檔的來歷怎麼辦，我憑什麼能得到紅頭文件。想著想著，他覺得，紅印不如黑印好，還是複印一次好，影本倒比原件更切合實際，更具有真實性，便走進了複印店，又花兩毛錢複印了一次，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剛才還值一百元，一轉腚，屁大的工夫，又貶到了兩毛錢。紅頭文件大紅印變成了黑頭檔大黑印，襯托了典型的中國特色，見怪不怪，某些時候假的倒比真的好，實質上也就這麼回事，新青年學會案本身就是個假案，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些狼心狗肺的人泡制的。

李宇宙坐著計程車朝北京建國飯店疾駛而去，在北京建國飯店一個豪華的包間裏，臺灣商人已等在那裏。見面落座後，李宇宙匆匆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檔遞了過去，這位臺灣商人聚精會神的看著，心潮起伏，情緒激動。

“這個新青年學會，五人發起，四個是中共黨員。”李宇宙在旁邊又做了一個額外的補充。

臺灣商人對這一句話最感興趣，他強忍心中興奮，問李宇宙：“這個學會總共多少人?”

李宇宙說：“最先發起的五個人，以後又參加了三個，還有一些週邊組織。”

李宇宙說完這話又重複了一遍，說：“最先發起的五個人，其中四個是中共黨員。”他知道臺灣朋友愛聽這話，在說“四個是中共黨員”時加重了語氣。

臺灣商人聚精會神的聽著，給李宇宙遞了一支煙。自言自語念叨起來：黨員反黨，黨內起義。中共可有好戲看了，兔子尾巴長不了啦。

“他們這些人也都是二十五六歲。”李宇宙自己又補充了一句。

“逮捕原因？”臺灣商人又急切的問。

“對政府政策提出不同看法，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逮捕的。”李宇宙回答。

“具體事，具體點。”臺灣商人又問。

李宇宙便說：“他們推薦的學會幹事長叫徐偉是個中共黨員，在一家報社當記者、編輯，碩士學歷。楊子立是個電腦工程師，也是碩士學歷。張宏海在北京廣播學院畢業，是個自由撰稿人，是這個學會的幹事。靳海科是地質研究所的工程師，是個中共黨員，學士學歷。張彥華在天津地震局工作，也是個中共黨員，學士學歷。還有個叫範二軍的，是這個學會的幹事，也是個中共黨員，學士學歷。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政治輔導員，中共當局沒敢抓他，中共當局最怕驚動學生，對學校的事最敏感。還有個女性叫黃海霞，在中國地質大學，是個在校學生。”

李宇宙端起推過來的咖啡，還沒送到嘴邊，又接著說：“他們暴力打倒共產黨。”

這次交易，李宇宙得了兩萬元人民幣報酬。

綁架事件發生的三十六小時內：

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載：

北京。中共當局迫害愛國學生領袖，逮捕了學生領袖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並刊登了他們的照片。

美國《華盛頓郵報》、法國《費加羅報》以及德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外報紙相繼報導：北京中共當局迫害學生領袖，逮捕了學生領袖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

美國之音、英國 BBC 電臺、法國電臺、自由亞洲電臺等國外電臺也相繼廣播了此次綁架事件。

《觀察》、《北京之春》、《民主論壇》、《新世紀》等中文媒體也相繼報導此次綁架事件，併發表了評論員文章。

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法國《費加羅報》等媒體記者，蜂擁、聚集在北京市蒲黃瑜路，這條路上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機構，雖然沒有掛牌也被找到了，他們蜂擁而至，在那裏要求採訪。

北京市建國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門口，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門口，蜂擁而至的國外記者聚集在那裏，紛紛要求採訪。

一些海外組織，美國、法國、挪威、新西蘭、澳大利亞、瑞典、加拿大等國人權組織，向受難者家屬進行了慰問，向中共當局提起強烈抗議。

連續而來的是海外的愛國華人、華僑，紛紛來信來電，要求向受難者家屬捐款資助。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外一些女士，向被綁架者提出求婚。

打開電腦，新青年學會被中共當局非法綁架的評論、抗議、連篇累牘，如同錢塘江的潮水，鋪天蓋地而來。

這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親自過問瞎指示、中共中央政法書記羅乾親自督辦的新青年學會案，這個被稱為 2001 年全國最大的反黨集團案，這個被稱為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要案之一，第一時間被臺灣同胞捅上了全世界，駐北京的外國人士，也紛紛向國內傳遞了這一事件。而國內的媒體，沒有一家轉載。

其時，各被綁架的所謂犯罪嫌疑人家屬，對此事件還一點都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 2001 年 3 月 13 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為成功完成這次秘密綁架，為避免走漏風聲，還秘密劫持了在北京打工的楊子立的妻子路坤。沒有按法定程式向受難者親屬送達逮捕證，有的在一個月後才送達，有的親屬至今也沒見著逮捕證。

2001 年 3 月 18 日，臨近中午，李宇宙突然接到蒲義副科長的電話，內容很簡單："小李子，快來，我在學校。"

聽完這簡短的電話，李宇宙手握手機，久久凝視著螢幕，這一個星期了，沒見常科長、蒲義副科長和曲亮的面，音訊全無。今天主動來了電話，這什麼意思？李宇宙頓感誠惶誠恐起來，他把手機在手裏握著，心情忐忑極了。是好是壞自己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快去見了蒲義再說吧。

他出了出租屋，找了一輛計程車迅速向中國人民大學駛去，一路上忐忑不安，剛進蒲義的秘密辦公室，蒲義副科長便面帶笑容興高采烈的對李宇宙說："小李子，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李宇宙立即目不轉睛的盯著蒲義副科長，期盼下文，蒲義副科長便神氣地說："已經收網了，新青年學會已經被一網打盡了。"

這是李宇宙第一次從正式管道知道新青年學會的下落，此前幾天，一個曾經參加過新青年學會聚會的同學叫張騰輝，從天津市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找他，神色慌張的問："你們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李宇宙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斷了聯繫一個星期，心裏整天七上八下的，今天聽張騰輝同學問這個，便反問："你知道什麼事了嗎?"

張騰輝便說："我和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的侄子在天津找張彥華，被天津市國家安全局扣押了半天，詢問張彥華的事情，剛放出來我就急忙趕過來，肯定出事了。"

李宇宙聽完了，趕忙掏出手機再和張宏海聯繫，還是聯繫不上，就證明新青年學會肯定出事了。

新青年學會出事是意料之中的，但這出事後果大小程度，對李宇宙很重要，李宇宙崇尚："一不做，二不休，害人不死，反來為仇。"他急忙去打聽律師，一個姓秦的律師對他說，這些人能判個死緩，只要共產黨不倒臺，他們就在監獄裏待一輩子了。李宇宙聽律師這麼說，略感欣慰。

今天聽蒲義副科長的正式管道消息，便關切的問："他們能判幾年? 問題很嚴重嗎?"

蒲義便說："恐怕至少要判二十多年了。"

李宇宙一聽才判二十年，還沒有姓秦的那位律師估計的多，心涼了，沉默著不說話。

蒲義看李宇宙沉思，便說："至少他們出來時，你不會再認識他們了。"

李宇宙憂慮地說："靳海科一九七六年生的，二十年後，也就四

十多歲，正是好時候。”

蒲義副科長看李宇宙有顧慮，便說：“你害怕了嗎?”

李宇宙說：“怕什麼怕，我要是怕當初也就不告發他們了。”

蒲義副科長看著李宇宙想說點什麼，還沒開口，李宇宙又搶了一句，說：“一不做，二不休，害人不死，反來為仇。”

蒲義副科長一聽，笑了，李宇宙還是毛嫩，這樣的事還用它提醒嗎? 接著便對李宇宙說： “小李子，你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時間，在家等電話，等局裏對你的安排。”

李宇宙心裏明白，等局裏的安排，也就是承認了他的功勞，畢業後把他調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他這幾個月的苦心忙活，總算沒有白費。

蒲義副科長又看著李宇宙說：“小李子，來，咱到當代商城去一趟，先取五千元錢，給你拿著，快回家休息一陣。”

他們一起到當代商城，在自動取款機取了五千元錢，李宇宙裝好後對蒲義副科長說：“我不想回老家休息，我想看看審判情況，能不能再幫上點忙。”

蒲義說：“先回老家，先回老家休息一陣再說。”

李宇宙又搶著說：“一不做，二不休，害人不死，反來為仇。”

蒲義副科長聽李宇宙的意思是，一定要把新青年學會這些人置於死地，不留後患。便搖著李宇宙的肩膀笑了，不屑一顧地說：“小李子，聽話，先回老家，先回老家休息一陣再說，以後的事領導自有安排。”

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李宇宙很失落，逮捕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對自己保密了好長時間，自己自始至終是個主角，甚至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自己，就沒有新青年學會這個案，這段時間的保密，的確是個心裏的陰影，很難揮去。現在告訴了他，最終還是證明了領導還是信任自己的。原先好長時間聯繫不上新青年學會成員，李宇宙曾不止一次的對女友李可君說過國安局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都是些婊子養的，想

獨吞功勞，推完了磨殺驢吃，拋棄自己。再是，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都是剛畢業一年左右的學生，審查一段時間也可能就放出來了，自己也親眼目睹，這些人沒做壞事，甚至於可以說是在做好事，所以舉報新青年學會功勞也可能不大。現在聽蒲義副科長正式管道告知判至少二十年，還給批了五千元錢，變相嘉獎，心裏這幾塊石頭算是落了地，只是對這“判二十年”不太滿意，太輕，是後患。他坐在計程車上，心灰意冷的沉思著。突然眼睛一亮，蒲義副科長的原話是“至少判二十年”，這“至少”可就有文章了，無期、死緩、死刑都算是至少的注釋。國安局的權力大著呢，中南海首長都是他們保衛，相府丫鬟七品官，權力大著呢，權力大著呢，抓人放人他們說了算，法院奈何不了他們。想到這裏一陣興奮，他讓司機將計程車開到全聚德烤鴨店，在全聚德買了只北京烤鴨，又到超市買了長城葡萄酒、八珍豬蹄、五香雞翅尖、狗不理包子、原汁蝦仁、清蒸乾貝丁、紅牛、王老吉、可口可樂等十幾種菜肴、飲品，他要和女友李可君好好慶祝此事。

他將買來的食品擺好，打手機通知女友李可君快回來，他要向她報告一個振奮人心的大好消息。

他靜等著女友李可君，看著滿桌的菜肴不覺喜上眉梢，這是自己苦心勞作的回報，他的眼在這些菜肴上瞄來瞄去，來北京近四年了，跟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些王八蛋在大酒店吃過多次，這次算是家宴。

進門的李可君看到桌上擺了這麼些上好的食品，先是愣了一下，還沒等問，李宇宙便按耐不住興奮的心情，把蒲義副科長的談話告訴了他。

李可君聽到至少判二十年，便問：“會那麼嚴重嗎？他們才是些學生。”

李宇宙滿臉堆笑著說：“嚴不嚴重的誰也沒法說，國安局炒作，有泡沫經濟，就不允許有泡沫政治嗎？謝天謝地，國安局你大作大炒吧，水漲船高，我的功勞也大大的，大大的。”李宇宙連說帶笑：“我畢業進國安局算是成定局了。”

他吃著北京烤鴨，啃著豬蹄，喝著葡萄酒瞅著李可君說：“可君，領導讓我回老家去一趟，休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李可君說：“以後的事怎麼辦?”

“什麼以後的事?”李宇宙問。

李可君說：“你幹了這些事，在社會上能有個什麼反響，會不會惹一些麻煩。”

“惹什麼麻煩?”李宇宙說：“就張宏海那個豬腦子，連狗都不希吃，能有什麼麻煩。動文的、動武的，他都不是對手，有什麼麻煩。我涮他就像褲襠裏掏雞巴，怎麼會有麻煩。”

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們吃著談著，不覺已將那些食品吃下了一半。

李宇宙說：“我早就知道‘兩會’期間會有大動作，安全局這些渣滓，從來是不講情義的，這期間捉人功勞大，什麼保衛了‘兩會’的勝利召開，穩定了社會，就炒吧。”

他看李可君在默不作聲的思考什麼，便笑著對李可君說：“你是不是有顧慮，顧慮什麼?有什麼可顧慮的。”

李可君還是若有所思的在那沉默著。

李宇宙就得意的笑，說：“我初次結識張宏海，張宏海問我，宇宙，你是不是公安局的?我一聽一愣，這個不學無術的傢伙，心眼還挺多的，我就說不是，我不是。他一聽就高興的笑了，開始口吐髒話，辱罵共產黨，批貶社會主義。”

李可君一聽也忍不住，笑了：“嘻嘻嘻嘻，張宏海自命不凡，憨成這個樣自己還不知道，是挺可笑的。”

“其實我和他說的是實話。”李宇宙又美美的笑了起來，繼續逗樂地說：“可君你說我是不是公安局的? 我不是，我肯定不是，哈哈哈哈…… 我是國安局的，哈哈哈哈……”

在山東臨沂老家，李宇宙只呆了兩天，他惦記著北京的事，惦記著新青年學會的進展情況，所以焦急的心情使他只待了兩天便回北

京了。

李宇宙從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嘴裏知道，新青年學會案江澤民有批示後，心裏高興極了。自己密報新青年學會得到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的青睞，得到江澤民的認同，自己也就成了有功績的歷史人物了，國家安全志書上，也將有自己的名字了，他感到這是今生一個亮點。儘管逮捕新青年學會對自己保密了一個階段，最終還是告訴了，說明對我還是信任的。他越想越高興，沒有自己密報，誰還知道有個新青年學會，新青年學會才成立半年，就被自己密報了，及時的鎮壓了下去，確實是一大功績。江澤民語錄“一切有組織的民間活動，要消滅在萌芽狀態”被自己實現了。自己首先偵知的新青年學會，密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才算是個二道販子，江澤民才算是個三道販子，是個下線人物。有了江澤民批示，新青年學會案也就成了政治任務了，要按政治任務來完成，新青年學會也就在劫難逃了。畢業後進安全局成為一名正式特工，也百分之百穩當了。江澤民老先生真不愧是個江宰民，新青年學會不過是一些剛畢業的學生，議論議論政府的腐敗，而且在支農、支教為社會做著好事，也被宰。中共的政權已是風雨飄搖，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有了江澤民批示，新青年學會案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李宇宙高興極了，高興之餘，開始上網聊天。李宇宙懷著愉悅的心情聊天，很是愜意，有一次和張彥華聊天，忽然又來了靈感，就是張彥華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這本來是早知道的事，今天好像才想起來。他想，如果把新青年學會案，說成是在天津首先偵獲的，把這事嫁禍於張彥華，這樣在楊子立、靳海科、徐偉、張宏海他們那裏或是他們家屬那裏，也就有很圓滿的交待了，既可隱藏自己的身份，同時，還能得到新青年學會家屬的信任。於是和張彥華聊完了天，拿起筆給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寫信，告訴她新青年學會案首先在天津偵破的，張彥華是第一個投降的，招供了其他的人。

李宇宙寫完了信，左看右看，頗為得意。因為他也知道，張彥華

給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寫了五萬字左右的《新青年學會回憶錄》來證明新青年學會無罪，這也太可惡了，嫁禍於張彥華應該。

新青年學會成員被秘密綁架後，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預審人員立即緊鑼密鼓的制定預審方案，因為新青年學會被正式逮捕了，這一政績已飛快的逐級報到了中央政法委，政法委又邀功般的彙報了江澤民，江澤民親臨彙報會，並做了指示。現在已經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了。制定預審方案達到其有罪的目的，便是刻不容緩的事，也是嚴肅認真的向上級做個滿意交待的頭等大事。

他們專案組商量著擬定：

一、新青年學會罪名：顛覆國家政權罪。

二、沒有註冊登記，是個非法的組織。

三、犯罪事實：多次秘密聚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總結與共產黨的鬥爭經驗，主張通過發動“農運”推翻現政權，建立所謂民主政體和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國。該組織秘密串聯，積極擴建組織規模，建立網路和創辦刊物，發表了大量反動文章，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四、政策攻心安排人證：由新青年學會幹事範二軍、成員黃海霞、國安局聘用人員李宇宙作證。

採取措施：由安全局和學校分別對範二軍，黃海霞談話，政策攻心讓其就範。必要時將其拘至看守所迫其作證。

五、物證：

1.《新青年學會宣言》

定性為：向黨進攻的宣言書，對現政權不滿，煽動廣大青年要有所行動。

2.《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

定性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動員令。

3.《新青年學會章程》

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章程。

4．徐偉給張彥華的一封信

定性為：要將對現實的不滿，變為尋找和開拓出路的行動，探索出一條道路，最終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論綱領和行動方略，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5．楊子立的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

定性為：推翻現行政治體制的輿論工具。

6．楊子立的文章《選擇自由主義》

定性為：實現多黨制，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自由化社會制度。

7．靳海科的文章《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

定性為：對現實社會政治、民主的不滿。改變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建立新型的民主體制。

8．西安李黨帥給靳海科的信：靳海科聯繫李黨帥加入新青年學會，發展學會、壯大組織、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

9．張宏海積極提議成立新青年學會，全盤否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共產黨。

領導上安排預審官員擔任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的預審工作，這個工作太難辦了，難就難在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已定下框子，已逐級呈報到國家安全部、中共中央政法委，江澤民在彙報會上也做了指示，已定為2001年偵破的全國最大的政治案件，也是建國以來偵破的最大的政治要案之一。局領導已作了佈置，下了指令，一定要完成上級領導交給我們的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政治任務，認真的、不折不扣的落實江澤民總書記的指示。

預審員接到了這項任務，匆忙的查閱著查獲的一切新青年學會的文字資料，《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閱後發覺，除非演義，否則查不出一點關於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蛛絲馬跡。

他又查閱了《學實齋文集》一共五集，是靳海科從互聯網上搜集編輯的，靳海料一口咬定，這是自己的愛好，自己愛在網上收集文章欣賞。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些抨擊當前腐敗的文章。其中一篇《怎麼辦》引起預審員注意，這篇文章指責“當前的民主是假民主”、“要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如果用這篇文章給《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潤潤色，新青年學會這些文字資料也就具備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色彩了，就可以給他們定罪了。可是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叫“於魏”，於魏何許人也？要成功給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定罪，就要誘使或脅迫或刑訊逼供，讓靳海科承認於魏就是自己的筆名，這篇文章是自己所寫。

預審員：“靳海科，你作為一名黨員，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盡在網上搜羅一些反面文章，你知不知罪？”

“這何罪之有。”靳海科從容的回答：“黨中央是反腐倡廉，我作為一名黨員是在配合黨的工作。”

“《怎麼辦》這篇文章是誰寫的？”預審員開始逼問。

“是我在網上搜集的，至於原作者的具體情況，我無從考察。”靳海科又實事求是的回答。

預審員緊接逼問：“這些反黨文章你也可以收集傳播嗎？如果是些反黨組織或反動人物惡意攻擊我們黨，你該負個什麼責任？”

“這首先應該由你們負責任，網監負責任，既然是反黨的文章，為什麼容許他們上了網，廣為傳播。”靳海科不屑一顧的回答。

“靳海科，通過幾次和你接觸，你是一個很仗義的人。”預審員改變了態度：“我因處在這個位置上，否則真想和你交個朋友。”

預審人員的態度改變，靳海科無動於衷。

預審員又和顏悅色地說：“通過這幾次和你們溝通，發現你們真的沒有犯罪，你承認這篇文章是你所寫的，也好給我們個臺階下。”

靳海科剛出校門，抱著滿腔熱情，想為黨多做些工作，才批駁現

實的一些腐敗現象，對這個可憐兮兮的預審員，不覺也動了憐憫之心，便說："你就說是我寫的吧。"

預審員沒想到靳海科真夠仗義，喜上眉梢便接著又說："於魏這個名就算你的筆名吧。"

"隨便吧，隨你們的便吧，只要你能夠交差，你自己看著辦。"靳海科由於沒有社會經驗，居然相信了他的眼淚。

靳海科又接著強調說："《學實齋文集》不是新青年學會的會刊，收集文章是我的愛好。編輯《學實齋文集》是我的個人行為，與新青年學會無關。"

預審員已達到目的，便和諧的對靳海科說："你簽個名吧。"

靳海科簽了個名。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2001)中刑初字第 2006 號刑事判決書》上新青年學會主要罪狀："新青年學會說'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這項罪名就是這樣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炮製出來的。

問：徐偉，你是黨員嗎?

答：是。

問：作為黨員，黨章已明確規定，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你為什麼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一種含糊不清的理論。

答：這要用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來解釋，有赤橙黃綠等等顏色，在中國通常將紅色代表革命的、進步的，白色代表反動，灰色代表消極的、不正常的，如灰色收入。特色這種色調從唯物主義的理論來認證，誰也指證不出來，朱鎔基總理也指證不出來，否則就不用'摸著石頭過河'了。說紅色紅太陽、紅旗，綠色、綠樹、綠葉等，都是共同的認識。特色是個什麼色，誰能指證出來。這將給一些投機分子有了可乘之機，設個小金庫是中國特色；國有資產流失也是中國特色；工人

下崗失業也是中國特色；教育亂收費也是中國特色；農民負擔重也是中國特色；農民工討不到薪也是中國特色等等。從唯物主義的概念講，特色是一種沒有統一認識的色，所以也就模糊不清。在中國特色的理論指導下各行其道，滋生了腐敗。

可憐的預審先生被嗆得張目結舌，無所適從。

問：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不談，專談陰暗面，作為黨員應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答：改革開放以來，物質豐富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這是有目共睹的。待遇降低了，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幹部、工人、技術人員只要幹到一定年限，也就說給國家積累了一定財富，就可享受醫療報銷制度，五六十年代，這些人為國家積累的大量財富，都用來搞建設，擴大再生產、擴大再就業和用於年老的各種保障待遇。我們現在的成果就是在那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憑什麼取消了他們的醫療待遇，讓他們重新繳費，落得個看病難、看病貴，病無所醫的下場，這不是政策的失誤，這是犯罪。新青年學會‘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就是將過去和現在取長補短，摒棄落後的，發揚先進的，結合起來，使人心情舒暢安居樂業。

問：楊子立對 1952 年至 t979 年計劃經濟的歷史階段持否定態度，對 1979 年以後及鄧小平南巡講話到今持肯定態度，你為什麼持否定態度？

答：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錯誤的，哲學原理：存在就是合理的，這兩個階段都存在了三十年，可見有他的合理性。前一個階段屬毛澤東時代，物質貧乏，人們的日常生活水準沒有現在高，但是待遇很多，住公管房幾元錢甚至幾毛錢的房租，孩子考上大學拿不起學費，單位或村委員會開個困難戶的證明就可以免費，考不上大學，國家統一安排就業。社會治安狀況好，貪污行賄受賄等腐敗現象基本沒有，病有所醫，醫療費全額報銷，家屬還可以報銷一半，社會分配基本公

平，貧富差距有，但不大。還有很多優惠等等。有優點，也有缺點。鄧小平時代，物質財富豐富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了，GDP 翻了幾番，但是很多困難戶上不起學了，有了失業現象，腐敗遏制不住，社會治安狀況嚴重惡化，社會分配極端不公等等。有物質財富豐富優點，也有缺點，所以楊子立全面否定哪個時代或全面肯定哪個時代是錯誤的，不是實事求是的。

問：楊子立認為自由社會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你持什麼態度?

答：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自由有階級性，只有相對的自由，沒有絕對的自由。宏觀世界、微觀世界、人類社會都如此，都不自由。宏觀世界地球繞著太陽轉，銀河系也在運動，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地球繞著太陽轉，在引力的作用下，有運行軌道，不是自由的轉，儘管空間無限大，但是天體不是在無限的空間中自由運動，而是相互制約。微觀世界也是如此，電子、中子，各種離子，都有運轉規律，都有制約，都不自由。

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在西方國家有喊打倒共產黨的自由，但沒有喊共產黨萬歲的自由。在我國有喊共產黨萬歲的自由，沒有喊打到共產黨的自由，儘管各個國家的憲法都標榜言論自由。

在西方國家有罷工的自由，其內容也只限制在各種福利待遇方面，不能要求將私有制改為公有制的自由。

在我國自由便被限制在‘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內。所以自由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作為個人，自由受社會制度約束。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如一家公司老闆開會，你也想自由參加，明天你就被解雇。你想參加奧運會，運動成績要達標，不是可以自由參加的。你想舉辦演唱會，自由的歌唱，得有人買票，你自由的唱完了，沒有門票收入，你或者改行，或者餓死，不是你自由做主的，這是自然法則。

問：新青年學會提出結束老人政治，違不違法?

答：這個觀點是個學會內辯論的觀點，我就不同意結束老人政治，

具體事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關於政治的定義這裏不要談，在老百姓眼裏所謂政治，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優劣。在中國一些俗成的語言裏，有老當益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老馬識途，老成持重，可見老並不是缺點。老百姓不管你青年、壯年還是老年，只要你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不貪污、不腐敗，不管你是老的還是少的。

問：楊子立寫了《選擇自由主義》否定階級鬥爭，你對這文章有何看法?

答：不管是無產階級學者、資產階級學者還是其他一些階級的學者，都承認有階級，不同之處在於，馬克思承認階級鬥爭，而且是不可調和的。不同時期階級鬥爭的內容不同，在當前，階級鬥爭的內容就是勞動人民同腐敗的官僚資產階級的鬥爭，在當前腐敗分子已不是個別現象，已形成群體，龐大的群體，稱得上一個階級。工農勞動大眾、知識份子、民營企業家等等一些靠腦力和體力取得利益的，都屬人民範疇。以權謀利的官僚資產階級就是人民的敵人，這是當前主要矛盾，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是階級鬥爭。

問：你標榜是馬克思主義，而楊子立對馬克思主義持否定態度?

答：這個不用楊子立否定。《共產黨宣言》1982 年版序言就寫到：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在許多方面，都應該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形勢的變化，所以這個綱領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這就是馬克思對自己的否定。

1956 年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繼續採取正確的方法，把資本家所有制的殘餘部分，改變為全民所有制。把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的殘餘部分，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而現在的黨章規定：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原則。五十年代要改變的殘餘部分，現在要共同發展。這就是與時俱進，不能刻舟求劍。經濟基礎改變了，政治的、精神的基礎當然要變。我反對楊子立的觀點，不是說他有罪，更不能證明他有罪。楊子立提倡私有制，現在企業改制就是把公有制改為私有制，所以楊子立沒有罪。

問：你是黨員，在黨旗下宣誓，又另組織新青年學會宣誓，這是否違反黨的組織原則？

答：新青年學會五個發起人，四個是黨員，熱愛黨的事業，沒有違背黨的原則。新青年學會研討反腐倡廉，研討社會分配、“三農”問題、教育問題等等目前的社會熱點，這並不和黨的原則背道而馳，恰恰是每個黨員都應該關注的，而且也是我們黨在研究解決的。

黨章中，黨員的義務就明確規定：切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勇於揭露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堅持同腐敗消極現象做鬥爭，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我在黨報上就發表了很多文章，而且還被轉載，而且持的就是這種觀點。

問：新青年學會宣言稱：腐敗在中國蔓延不止，愈演愈烈，社會問題相當嚴重，這符合現實嗎？

答：在八十年代所謂行賄受賄，也不過是幾條煙，幾瓶酒。九十年代發展為家電等物品。現在發展到送別墅、送汽車，又發展到買官賣官等等等等，再發展下去就賣國啦。幾百萬、幾千萬的送，相應的便是國家，實際上是人民財產被奪走，這還不算愈演愈烈嗎？所以新青年學會宣言還宣稱：毫不留情的批判腐敗的舊事物，熱情的不遺餘力的建立和建設充滿生機的新事物，是我們青年人的天然使命。我們相信，人經過努力可以改變世界，達到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勇於揭露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堅決同腐敗消極現象作鬥爭，這是黨員義務，是黨章中規定的，新青年學會按黨章去做，是和黨保持一致，不違背原則。

新青年學會從來就不反對那些勞動致富的人，無論他的收入是多少。新青年學會反對那些以權謀私的人，權力尋租、以權致富、損公肥私。

問：楊子立你是否認為中國應當實行多黨制？

答：雖然我並不反對共產黨一黨執政，但是我認為多黨存在是必

要的，對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也是有益的。中國當前除了執政的中共，還有八個參政黨。以前解釋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時，認為在野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稱呼。我國現在提出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要廣泛吸收人類文明先進經驗，再拘泥於姓社姓資顯然已不合時宜。在野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監督執政黨。我國這八個參政黨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和共產黨競爭執政，但在監督功能上卻相當於在野黨。目前，這些參政黨很難發揮監督功能，主要是它們缺乏獨立運作的機制。在法理上，也講不通為什麼中國只能有這八個非執政黨存在，為什麼人民不能組建新黨，為什麼這八個黨既不能解散也不能合併？綜合以上考慮，我認為在法治建設日益深化的今天，人大應當制定《政黨法》對政黨政治進行規範。執政黨的權力固然應該規範，非執政黨的產生、運作及其權利、義務也都應當有法可依。非執政黨不一定非要參政，所以叫在野黨還是比較合適的。既然憲法有公民結社自由的規定，目前也有非執政黨存在，所以人民應當有權依法組建在野黨。在中共領導的前提下，在野黨有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利，但什麼樣的在野黨有權參政，則有賴於將來《政黨法》的規定。所以我贊同的多黨制其實是在野黨自由存在，這與共產黨一黨執政並不矛盾。我這個觀點是基於目前中國國情的。

問：既然你關心國家大事，也不反共產黨執政，那為什麼不加入共產黨參與國家改革和建設？

答：我在讀大學時，曾想加入共產黨，因為那時我信仰共產主義。讀研究生以後不再想加入共產黨，因為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 20 年多年後的今天，我認為這個理論主體是錯誤的，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雖然依舊屬於人類美好的大同理想之一，但今天看來主要是空想。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如果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去追求共產主義的話，就必然會反對作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徵的市場經濟，而堅持把計劃經濟作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這恰恰是我國搞計劃經濟的教訓所在，而且與改革開放後

的實踐經驗相背離。所以我不願違背一個知識份子的良心，在加入共產黨時發假誓說願意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假如共產黨能放棄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只保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目標，我很可能會加入共產黨。

問：既然你反對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即共產主義，那為什麼又承認共產黨的領導？

答：首先，共產黨本身在變化。經過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教訓和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經驗，共產黨已經認識到再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不現實的。必須拋開姓社姓資的老框框，廣泛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經驗，才能扎扎實實搞好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其次，我國越來越與世界先進文明接軌。文明與進步是世界潮流，中國無論由誰領導也必然要符合這個歷史大趨勢。再次，對絕大多數有良知的共產黨員來說，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才是值得努力的目標。最後，中共目前是中國唯一有執政能力的大黨。我反對共產主義，贊同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權為基本原則的自由主義，而這些原則與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完全一致。所以，基於中國目前的國情，雖然我不能加入共產黨，但承認共產黨的領導。

問：你認為共產黨領導的理論合法性基礎是什麼？

答：在改革開放前，其理論合法性基礎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即共產黨的領導及其領導方式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否定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設想。今天，共產黨執政的理論基礎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現實國情的要求。今天的國情是人民生活大體上剛處於溫飽到小康水準，貧困現象依然嚴重，人民政治素質和文化教育水準還比較低，人們的法制意識還不強，所以目前共產黨執政對於國家以政治安定為基礎，以經濟發展為先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仍有重要意義。但共產黨一黨執政的目的恰恰是要改變中國的國情，使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到那時，

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應當通過政治競爭的手段獲得，而不能還利用壟斷性的政治地位，將來，我們的子孫有權決定他們認為合適的中國政治法律制度。所以我認為多黨競爭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客觀趨勢，這和現實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不衝突。

問：按照你的想法，若干年後中國將進入多黨競爭的時代，這種改變是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

答：一個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自然的、和平的、合法的變化是政治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是與時俱進的體現，而不是顛覆。只有以暴力或暴力威脅為手段進行的非法改變政權行為才屬於顛覆。按照馬列教條主義的觀點，任何背離馬克思定義的經典社會主義的言行都是對歷史的反動，以前叫反革命，現在叫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而我國市場經濟的確立標誌著我國已經放棄了以計劃經濟為根本特徵的馬氏社會主義。中國現在的社會叫做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何符合三個有利於以及三個代表的新變化都是歷史的進步。那種把某種馬克思定義的特徵是否改變當成社會主義是否被顛覆的標準的思想其實是改革開放前階級鬥爭思維模式的延續。如果我國將來自然過渡到多黨競爭，那也是政治法律制度與時俱進的結果，是那時國情的必然要求，所以也仍然是社會主義。

問：你認為政治自由應如何體現？

答：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如何落實和保障這些自由是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世界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法通常規定工人有罷工的自由。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制定的憲法沒有這一項。隨著市場經濟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今後在適當的時機應考慮在憲法中加上罷工自由。關於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現在有專門的法律加以規範。如果在實踐中這些自由難以保障，可以通過相關法律的修訂加以改進。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這兩專案前還缺乏專門的法律加以系統的規範和保障。關於言論自由，最重要的是輿論自由。清末新政時提出“大

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從那時起民間可以自由辦報，並一直延續到民國。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媒體都由政府壟斷強制。改革開放以後，民營企業被允許的經營範圍逐漸擴大，但至今不能自由進入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領域。這不僅妨害了公營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也使真正的新聞輿論監督流於空泛。現在的輿論監督並不是沒有，而是遠未發揮應有的作用。“焦點訪談”是中央電視臺的專門輿論監督欄目，但為了平衡，必須拿一半多時間進行正面宣傳。在負面曝光中，也只能揭露縣級以下單位或個人的不良現象。省級媒體只能監督到鄉鎮以下，而地市級以下媒體幾乎沒什麼輿論監督作用了，今後我國應按目標慣例逐步開放和擴大民營企業在新聞媒體行業的准入範圍，以便真正實現輿論自由，這是言論自由也是經濟自由的要求。為防止媒體的不負責任造成的負面影響，應當用法律對行業自律進行規範，而不應依靠政府對新聞媒體的行業壟斷。關於言論自由另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是公民批評政府和執政黨的自由。改革開放以前，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反革命犯罪。改革開放雖然二十多年了，但這個思維定勢至今仍未根本改變。我國要建設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就必須消除因言獲罪的現象。現在的《刑法》有專門各款規定了顛覆罪和煽動顛覆罪，但條文的籠統性為製造言論犯、思想犯大開了方便之門。人大應當制定專門的法規或司法解釋詳細劃分非法的顛覆性言論和合法的批評性言論之間的界線，否則公民的言論自由就毫無保障。關於結社自由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公民自由結成民間社團，二是自由組建政黨。我國政府的民政部門負責民間社團的註冊管理。但這是對能做為法人的正規組織的管理，另外，民間還有大量自發的小團體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實際上也並不需要政府管理。這些小團體自生自滅，只要沒有以組織名義進行違法活動，這種結社行為就是合法的。如果有人僅僅以沒有註冊為理由就定性為非法組織，在沒有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再以非法組織為理由定性為犯罪集團，這其實是在侵犯公民結社自由。關於民間自由組建政黨，目前

尚無任何法規可循。我認為人大應當制定《政黨法》對政黨動作做出規定。在堅持中共領導的原則下，公民只能組建在野黨，而共產黨是法定的執政黨。在野黨只起監督作用，而不是和共產黨競爭執政地位。將來國情變了，還可以修訂《政黨法》以便符合新的國情。以上是我對政治自由的看法。

問：你對中國人權的歷史持什麼看法？

答：我認為從 1949 年以來，中國近幾年的人權狀況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為了更形象、更具體，我用打分的方式加以說明。1949 年新中國成立，其性質是新民主主義國家，戰爭創傷被迅速醫治，但畢竟法律上還是空白，人民仍很貧困，所以我打 35 分。從 1952 年開始公有化改造，公民的財產權不再受保護，所以打 30 分。1957 年反右，公民的言論自由被限制和剝奪，所以打 25 分。1958 年興起人民公社，公民的遷徙、擇業自由喪失，所以打 20 分。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所以打 15 分。饑荒後恢復成 20 分。到文革時期，人權狀況空前惡化，只能打 10 分。改革開放開始後大量平反冤假錯案，人權狀況大幅好轉，可以打 45 分。從 1989 到 1992 年初，雖然還保留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但卻大搞經典社會主義的回歸運動，人權狀況回落，打 40 分。1992 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重新深入發展，恢復到 45 分。1998 年以來，國家法律逐漸完備，人民生活水準有了新的提高，我國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所以我給這幾年的人權狀況打 50 分，也就是歷史最高分。

問：你對中國未來人權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怎麼看？

答：我仍然用打分的方式來說明我的預期。到本世紀下一個十年，我國的人均 GDP 將超過 2000 美元，我國將基本建成法治國家，各種法律完備，一切政治運作都有法可依，司法完全獨立。人權狀況可以打 60-70 分。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人均 GDP 將達到 4000 多美元，我國公民的政治自由在法治的基礎上將得到全面保障，人權狀況可以打

70-80 分。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人均 GDP 將超過 8000 美元，公民的民主權利將得到徹底保障，各級代議機構和各級政府的行政領導人將由普選和競選產生，人權狀況將達到 80-90 分。到本世紀中葉，我國人均 GDP 將達到 12000-20000 美元，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伴隨著各種福利制度的成熟和人權保護措施的完善，人權狀況將達到 90 分以上，可以和發達國家並駕齊驅。當然，那時先進的發達國家人均 GDP 可能會超過 10 萬美元，我國還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和世界先進發達國家基本看齊。

問：你怎樣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答：我認為：從 1952 年至 1979 年之間這 27 年計劃經濟建設時期的歷史應當否定；8 年抗戰，1979—1989 以及 1992 鄧南巡講話以來改革開放的歷史應當肯定。其他時期的歷史則是錯誤與進步並存的年代。1952 年開始的公有化改造使我國從市場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變成了“黨管一切”；後來的反右運動是整個知識份子群體受到致命打擊；再後的向共產主義大躍進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並造成餓死三四千萬人慘劇的大饑荒；十年文革則使幾乎一切人類文明準則遭到徹底踐踏；“兩個凡是”繼續著階級鬥爭的錯誤。所以這 27 年應當否定。共產黨在 8 年抗戰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則是值得肯定的光榮歷史。因為這些時期，共產黨能夠摒棄馬列教條主義的影響，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革命和建設。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歷史既非一貫正確，也不是充滿黑暗。有些唯立場論者認為，如果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黨就是永遠正確；如果站在反黨反人民的立場，黨就是一直錯誤。我堅決反對這種唯立場論。只有實事求是的分析歷史，擺脫在感情上對黨的崇拜或憎惡，才能更好地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

問：你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

答：這是列寧在革命鬥爭中提出的一項原則，它對於革命黨奪取國家政權，取得最後勝利很有作用。但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的今天，這個提法已不太合適。按其本來意義，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指的是領導人自覺地聽取眾人意見，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其實這是一個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原則，因為領導人如果能獨自作出決斷，往往也是在法律上有效的，需要被嚴格執行的決議。這和現代民主政治中投票、競選等法律程式和法律概念有很大區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指黨和政府的決議應當被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在沒有法治環境的情況下，執行者往往可以不擇手段，甚至以違法的方式去執行，這顯然也和現代法治理念相衝突。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執行者是政府部門，執行的方式和程式都必須有明確法律規定，執行的有效性靠法律而不是某種精神來保證。可見，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即使繼續使用，也不能再從人治的角度去理解。實際上，現代民主與法治的原則完全可以替代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而達到其本來目的。

問：我國憲法規定："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你為什麼認為這說明不了工農之間的平等？

答：這個規定來自１９５４年憲法，當時對國家的理解完全按照馬克思對國家的定義。馬克思認為階級之間統治關係是國家的根本性質。當時我國剛消滅資產階級，工農兩大階級是社會主體，所以當時的憲法把工農之間的關係定義為我國的國體。而現代世界各國的通常做法是把國家存在的目的，即保護其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權等當做國家的根本性質。我國今天是市場經濟，各階層人員普遍存在，所以公民的平等應理解成不分階級、性別、民族、宗教等因素一律平等。那種有領導、有基礎地說法和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有衝突的。試想在美洲某國，假如其憲法規定，"以白人種族為領導，以白黑聯盟為基礎，團結其他有色人種"，這顯然反映了各種之間的不平等。所以在我國應著力培養在法律上階級平等的思想。

問：你是否對現實有不滿情緒？

答：面對國家落後、腐敗流行、農民貧困等現實，我確實感到不滿意。任何一個愛國青年都不會對這個現實滿意。其實這種不滿正是

愛國者積極投入國家建設，改變這些現實的精神動力。令人們不滿意的，另外還有環境污染、人口膨脹、失業嚴重、治安惡化等各種現實社會問題。假如人們對現實的一切都很滿意的話，大家都沉浸在太平盛世的鶯歌燕舞之中，那還有誰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為國家的長遠發展而殫精竭慮呢？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要有憂患意識。憂患意識只能起源於對現實的不滿意，然後才有對未來的憂慮。有人一看到青年對現實不滿，就當成推翻政權的動機，甚至僅憑這種臆測的動機給人定罪，這是階級鬥爭論者在文革時期構陷他人的常用手法。在我國正在進行法制建設的今天，不應該再出現這種現象。

問：我國正處於進步之中，各種社會問題政府正在努力解決，你有什麼必要對此大發議論呢？

答：對一個愛國者來說，關心國家的改革與發展既是權利也是責任。假如我是個外國人，我會說：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好，將來會更好，然後稱讚幾句上海的城市建設，北京的古老文化，就此完事大吉。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農民的兒子，不應該如此走馬觀花，而應當對國家與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並盡力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理論上或實踐上的貢獻。儘管我國古代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精神，中共領導人也多次講話說青年應樹立遠大理想關心國家大事，但總有人對青年的自發愛國熱情心懷恐懼，甚至動用秘密員警想法設法把普通愛國青年送入監獄，以熄滅青年們的愛國熱情。在這些唯政府論者看來，公民只應考慮個人的事，只有政府才有權考慮公共的事。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安定，否則就會出亂子。青年的思想確實有不夠成熟，易於衝動等弱點，但青年願意通過學習，討論和實踐來提高自己的認識。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思想的成熟，我們青年人能夠學會用理智駕馭自己的感情。尤其是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青年，我們早已摒棄了 100 多年前那種動輒革命的暴力思想。如果對青年的愛國熱情不是進行對話和引導，而是不惜以製造冤案來鎮壓，那就不僅起不到安定社會的作用，反而會嚴重危害國家的和平建設與發展。

問：你為什麼更關注國家黑暗的一面，而不是光明的一面？

答：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大體上一直在進步。但如果個人想在社會進步過程中做點事情，就必然要著眼於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問題。正是在這些困難和問題不斷解決的過程中，社會才取得了進步。像腐敗、失業、貧窮等社會問題，如果要深入研究和思考，必然要接觸所謂落後和陰暗的一面。也只有接觸他們，暴露他們，才有可能最終多消除些黑暗面，從而促進社會進步。至於光明的一面，體現在國家更富裕、人民生活水準更高等方面。肯定有很多人比以前過得更幸福。他們本身就會有切實感受，用不著我再去替他們大唱頌歌，那些生活不幸福的人們聽再多的正面宣傳也不會因此減輕他們的痛苦。國家建設的成就在各媒體上也已經得到充分展現，不需要我再加贊辭。所以更多地關注社會黑暗落後的一面，正是憂患意識的一種體現，而不能理解成對社會盲目仇恨的一種發洩。有人喜歡拋開具體問題只談總體的好壞，一旦得出總體肯定的結論，那就心滿意足，存在的問題也忽略了；一旦被批評存在許多問題，有被總體否定的趨勢，那就火冒三丈，甚至要對提意見者進行打擊。1997 年我在趙縣進行農村調查後把發現的一些問題歸總起來寄給該縣書記。書記並沒回答問題是否真實存在以及準備如何解決，反而論證趙縣的總體是好的。其實趙縣的總體也可能是好的，但是我反映那些問題並不想得出趙縣總體如何的結論，只是希望那些具體問題能得到縣政府的重視和解決，以使趙縣的農民群眾能多一份實惠少一份痛苦。那種只看總體好壞，不管具體問題如何的態度其實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這種官僚主義嚴重時，一聽別人討論負面的社會問題，就要斷定這是在總體否定社會，否定理論，甚至上升到推翻國家政權的高度。這種官僚主義的任意橫行，不僅會製造許多文革時期特有的冤案，還會嚴重妨害和延誤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事業。

問：早期的共產黨員有很多青年知識份子，他們認為自己找到了救國真理，並最終走上武裝推翻政府的道路，你與他們有什麼不同？

答：首先，那個時代崇尚革命，美洲革命、法國大革命，1848 年歐洲革命都被人稱道，辛亥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激起了他們的革命欲望。而今天的時代是和平與理性的時代，最為革命因其巨大的破壞性和盲目性而被人們的懷疑，我更認為應該徹底拋棄。其次，雖然科技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都喜歡追求真理，但追求真理的目的不同。他們的目的是救國。在他們看來，如果當時的國家再不挽救就非滅亡不可。這是他們的過激之處，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遇到的大災難大危機多的很，也沒有滅亡，當時民國已經確立，思想解放，百廢待興，國家正需建設，哪里需要挽救呢？今天更不存在救國的任務，我們的青年追求真理的目的是為實現自身價值，這體現在為國家和社會的和平發展所做的貢獻上。再次，他們推崇集體價值觀，個人絕對服從組織，為組織利益可以犧牲個人一切。今天的青年推崇個人價值，我參與任何集體活動都是出於溝通與協作的目的，只在不違背原則和良知的情況下，集體的決議或上司的指示，對我才是有效的。在我看來，盲目的服從只能導致自我的喪失。還有他們為達到革命勝利的目的，不惜採用違法的人身批鬥，沒收合法財產，甚至武裝暴動等手段，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整個社會破壞再重新建設。今天的人們認識到法治是社會公正得以實現的最基本最關鍵因素，法律賦予了公民爭取正當利益的手段和途徑，也只有使用合法的手段才能達到發展社會使社會更公正、合理的目的，所以我堅決反對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最後，當時的文化教育不發達，跟八十年後的今天相比，當時的知識青年在知識層次上還比較低，雖然他們只懂得一個粗淺的主權在民的大道理，知道有自由人權等名稱，但他們不明白這些代表著正義的名詞究竟在法律上有什麼含義，更不懂得現代政治文明如何全面建設，當時的激進青年用傳統的人治的眼光把政治的好壞歸因於統治者的品德，並認為只要用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新政權取代自私自利的舊統治者，國家就可以被挽救並得到健康發展。他們不願埋頭於複雜的政治理論研究，而只是猜測統治者的進步姿態究竟是出於真心或無

賴還是在玩弄詭計和騙術。而且出於鬥爭眼光，結論必定是後者。今天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和接觸的各種思想學說要比八十年前深刻得多，當代的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歷史，科學等知識告訴我們，必須用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代替打江山坐江山等封建統治技術和經驗，才能實現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

現在仍有不少人仍然用古董的眼光看待新時代的愛國知識青年，把我們看作是類似八十年前早期共產黨人那樣的激進。並反面使用共產黨人推翻國民黨的經驗，打擊今日青年的愛國熱情。這些人，既沒有當代的科學、哲學知識，也不了解世界大勢。唯一憑藉的就是幾十年前的老經驗。這種鬥爭哲學在改革開放前就使許多知識份子遭到打擊迫害，今天仍未停止對自由思想者的迫害。我因自己的政治學術觀點而獲罪就是一例。這種迫害在今天雖已是個別現象，但對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危害卻不容輕視。

問：你怎樣看待腐敗現象？

答：正如偷盜等其他犯罪現象一樣，腐敗現象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腐敗現象的嚴重程度固然和民俗習慣，社會風氣相關，但影響最大的還是政治法律制度。在我國，由於自由、民主和法治建設還比較落後，腐敗現象比較普遍，也很嚴重。關於解決腐敗問題，有兩種思路：一是宣傳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性，開展反腐敗運動並抓些大案要案作典型；二是扎扎實實進行政治法律制度建設。前一種方式是低效的，以搞運動的方式反腐敗甚至會妨害司法公正，危害法制建設的大局。後一種方式雖然不如前一種意識收效明顯，但卻是解決腐敗問題的長遠和根本之道。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不僅包括精簡機構、簡化程式、辦事透明、高薪養廉等體制改革措施，還包括國家政治文明建設中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建設。因為腐敗的最終受害者是老百姓，所以公民的言論、出版、示威等政治自由是監督政府腐敗的最有利武器。通過引進直選和競選的方式提高民主程式，可以實現領導幹部的優勝劣汰。法治建設則要求把各國家機關和執政黨之間的互相監督以及公民對

它們的監督用法律明確下來。所以，對於解決腐敗問題來說，其他措施都是治標，而政治文明建設才是治本之舉。

問：如果一個政府腐敗了，那是不是應該被推翻？

答：腐敗並不是政府應該被推翻的理由。由於腐敗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普遍性，人們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標準，把一個社會的腐敗程度進行具體的量化，雖然世界各國的腐敗嚴重程度可以大體比較，但並不是存在一個客觀準則來判定一個國家究竟是腐敗國家還是清廉國家。況且，腐敗僅僅是種種社會問題之一，所以更不能用來作為政府是否合法的判定依據。上個世紀有許多國家的軍人以政府腐敗為理由發動政變，然而上臺的軍人獨裁政府往往更加腐敗。電視劇《紅岩》中，國民黨軍官質問地下黨員劉思洋：你為什麼要顛覆民國？劉思洋回答：就你們這樣腐敗的政府？哼！在劉思洋看來，政府腐敗就應該被推翻。實際上在上個世紀，任何一個說明政府不能稱職的社會現象都可能成為推翻政府的理由。這正是革命和戰亂的思想根源之一。今天的世界，和平理性和民主法治成為主流。我們應該認識到，面對政府的腐敗，公民有權行使言論或示威等政治自由進行監督、批評和抨擊。但任何人都無權違反法律行事，推翻政府並不是公民的權利。

問：你的理想是不是在中國實現西方政治制度？

答：我的理想是中國人民也能享有世界先進文明的成果，普遍過上幸福的生活。我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日、韓等東方發達國家，其政治法律制度有很多先進的原則和方法值得我國學習。這主要體現在政治文明中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但我並不認為存在著“西方政治制度”這樣一種模式。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姓社姓資的對立，人們養成了一種政治模式的思維定勢。某種政治模式和某些特徵固定聯繫起來。尤其是在政治模式互相對立的思維定式中，某種特徵的喪失甚至被認為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投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從引入到確立，資本主義政治模式的概念沖淡了，但西方政治模式卻又被某些人豎立起來。直選、競選、權力分割與制衡等許多人類文

明先進經驗，被當作西方政治模式的特有做法加以盲目排斥。實際上，西方政治制度既有君主立憲制，也有民主共和制，既有總統制，也有議會制，所以並不存在某種固定的西方政治模式。我們要學習的不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具體的法律制度，而是他們政治法律制度背後的精神。我們應把這這種包含人類文明的先進經驗和智慧的精神應用到我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中，從而推動國家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全面發展。中華民族應該有廣闊的心胸，不僅在經濟、文化上，也要在政治上全面學習、借鑒世界先進國家的經驗，以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問：你是否認為美國的做法全部正確？

答：只有缺乏獨立見解的人才會把自己的意見依附於某個崇拜者身上。作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我當然不會認為某人、某黨、某國永遠正確。有許多立場論者往往把人對客觀事務的判斷歸結為其所持的立場。按照立場論者的觀點，站在領袖立場，則領袖永遠正確，站在黨的立場，則黨決不會錯，站在親美的立場，則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更圓。這種立場論其實來自於以前的階級鬥爭理論。按階級鬥爭理論的看法，一個人如果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基本上就沒大錯誤，但如果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那就是根本性錯誤，是反動，是犯罪。立場論者的錯誤在於把一般人都看成是沒有主見和自主能力的人，只能依附於某一他人，某一階級，某一政黨，甚至某一外國。實際上，每一個人之所以是人，就在於他有人類的理性，所以他總是有特定的立場，並且這個立場是客觀的、獨立的。任何一個人總是首先站在他自己的立場考慮問題，其次，他可能站在自己從屬的某一群體的立場，比如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階級，自己的國家去考慮問題。我是一個中國人，所以在涉及中外利益衝突的問題上，比如中美貿易爭端，或中日領土爭端，我當然站在中國政府一邊。但在不涉及中外利益衝突的問題上，比如科索沃戰爭，我可以有自己不同於官方的觀點。所以盲目崇拜的原因只能是無知，而不會是立場。由於中美之間長期的意識形態對立，導致了一種仇美情緒的普遍。比

如許多人並不為 9•11 事件的死難者哀悼。反而因為美國受到打擊而欽佩劫機者。我認為中美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這種仇美情緒是不理智的。這不僅不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而且不利於人道主義的基本人類價值觀的養成，會阻礙我國的三個文明建設。實事求是地分析國際事件和中外關係，用最符合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方式，理智地處理國際事務，才是一個中國人應有的立場。

問：既然你覺得中國不如發達國家更自由，為什麼你不出國？

答：我不願意為出國而出國。確實，如果我在歐美發達國家生活，個人會比在國內生活更舒適，但我真正的事業在中國。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使中國人民或父老鄉親都能生活得更幸福一點而做出微薄的貢獻。如果機會合適我倒是願意就我感興趣的專業，比如法學或經濟學，到國外學習一段時間再回來報效祖國，但如果機會不合適，我不願意勉強為出國而出國。如同經濟上比發達國家更貧窮一樣。在政治上，我國的自由、民主、法治程度也不如發達國家。它只能說明我國不如發達國家先進。而改變祖國落後面貌的責任落在我們每個人肩上。我們不應為追求個人幸福而逃避自己的責任。我是一個回族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是祖國和家鄉的人們養育了我，我無法放棄自己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應負的義務。做為北大的碩士，我在哪里謀生都不困難，這使我有能力去追求更高級的人生意義。人生的真正意義在於實現自身的價值，在新時代下，個人自身價值的實現必然要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也只有在推動國家和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個人價值才能得以充分體現。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怎麼看？

答：中國目前的失業主要屬於各產業升級換代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失業。

人類文明的發展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農業時代，機械時代，電氣時代和資訊時代。它們分別代表著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新工業文明。農業時代以農業為主，機械時代以機械工業為主，電氣

時代以自動化工業為主，在已經開始的資訊時代以資訊工業為主。

這幾個階段的更替是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以更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物質精神需求為動力和目的。農業時代以滿足溫飽為目的。機械時代以機械化方式大量生產出滿足人們一般需要的通用產品。而電氣時代用高度的自動化生產以節約人力，滿足人們對休息和閒暇的需求。資訊時代則是生產滿足人們特殊偏好的個性化商品和服務。

在這四個階段的更替過程中，正常會出現大規模失業現象。因為每次新一階段文明的出現，產業總體上升級換代，總是用更節約人力的方式代替並超越前一階段的生產規模，於是將淘汰大量傳統的勞動力。新的生產和服務領域要求勞動者受到更高度的教育才能勝任。實際上，勞動者經過教育培訓後適應新的時代，大量被淘汰的勞動者可能會發生難以適應新的環境往往直到新一代人成長起來，產業才能升級換代。

現在的發達國家通常經過了這幾個文明階段的過渡，產業升級換代產生的失業在二三百年的時間內逐步產生並解決，到今天已基本形成了比較穩定的適應新工業時代的就業結構。而我國由於計劃經濟的試驗及其失敗，從 1979 年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全面的經濟建設。今天，中國同時面臨著三個低級文明階段向高級文明階段跨越時，由於產業升級換代產生了大量失業現象。

首先中國面臨著農業文明階段向機械工業文明階段的跨越。農業由於機械化生產產生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靠勞動力密集型的工業大量吸收農業勞動力來完成這個轉變。而我國卻同時面臨著機械工業文明階段向電氣工業階段的跨越。為完成這個跨越需要用自動化生產的先進工業代替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力密集型的落後工業。所以我國無法象發達國家歷史上那樣再用那種現在已落後的工業大量吸收從農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第二個跨越要求的產業升級換代又淘汰下來大量落後工業企業中的工人。發達國家歷史上解決這個問題除了靠新興產業的消化吸收外，還依靠社會福利的提高和勞動時

間的普遍減少。歷史上這不是靠政府的安排，而是生產力的進步為工人進行減少勞動時間和降低勞動強度的抗爭，提供了勝利的條件基礎。在客觀上達到了在生產能力只增不減的情況下，人們普遍享有了更多的閒暇。用增多閒暇和改善福利制度的方式就業對我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從電氣工業文明階段到資訊工業文明階段的跨越，雖然也會造成一定的失業。但這個跨越提供的就業容納能力將大於造成的失業。因為資訊時代提供的是個性化的服務，生產過程中需要的人為干預將增加。由以上分析可見，我國的失業主要是由前兩個跨越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對於每個跨越造成的失業，即農業人口的失業，目前基本由市場來機制來解決，而政府面臨的失業壓力則主要來自第二個跨越造成的失業，主要表現為企業的新技術發行和落後工業企業的淘汰造成的失業。

要想長遠解決失業問題，從這幾個階段的跨越可以看出，最本質的辦法是大力提高人口的文化教育水準。現在是資訊時代，完成前幾個文明階段的原因以做產業為民，新工業文明的跨越既是時代的要求，也為徹底解決就業提供了機會。如果人口的勞動素質普遍提高，將推進資訊產業的發展，而資訊產業的繁榮，又會帶動許多不需要太高勞動力素質的相關產業的繁榮和發展，產生就業的倍增效應。教育產業的推動力來自政府投資以及鼓勵民辦教育的政策。教育的重要性還在於：生產力的提高使全社會現有的生產能力足以生產出滿足人們物質財富要求的總量，但由於結構性失調，無法進行有效分配到每一個人頭上的。通過教育，造就大量的工程師、經理、律師、記者、教授、作家等高素質勞動者提供大量的精神財富，並消化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在達到這一狀態之前，大力發展教育，使更多的人力從事教育工作為教育服務。教育產業的產品，即高素質的勞動者，一方面投入資訊產業，另一方面則需要有效的途徑來發揮他們的作用，這就需要更自由、更開放，更公正的政治法律環境。比如法治程度的提高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對律師的需求；而對民營企業，開放媒體市場則將刺激大

量的編輯、記者、作家為社會提供服務。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現在促進教育發展上，另一方面表現在以政治文明為整體為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上。所以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互為重要條件。

有人認為解決失業的一個好辦法是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於第三產業，這個建議是有效的，但對於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則不宜激勵。要解決就業，最直接的辦法是在可持續發展前提下繁榮經濟，所以我十分大膽的提出，讓一切創造物質財產和精神財富的現象充分分流。經濟學家早已結論：自由創造繁榮，從長遠來看，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全面協調發展是最終解決失業問題的必然途徑。

問：你是否主張私有制？

答：如果把私有制理解成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那我確實贊同私有制。其實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真正看法是憲法和法律都應明確保護財產權。財產權就是所有者的最終支配權。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必需的，但公共財產的一種形式是股份制，其所有權歸股東所有。公共財產更通常的一種存在方式是政府擁有的財產。以前常簡單地把政府財產稱為國有財產。其實各級政府擁有的財產所有權應屬於本行政區的全體公民，只有中央政府控制的財產才是全民所有。以前的集體所有財產其所有權屬於集體的全體成員，財產權要求法律在財產的轉移使用和持有過程中明確保護財產所有者的權益。對財產權的保護是市場經濟得以確立的基本法律條件。馬克思把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體系稱為私有制。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及其低級階段社會主義應該是公有制，即只保護和承認政府控制的公共財產，而不保護私有財產。馬克思對公有制的這種設想是和計劃經濟相對應的，但我國目前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所以必須拋棄馬克思定義的公有制，用財產權的概念代替公有私有的爭端。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不能把公有和私有對立起來。那種把提倡財產權看作主張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看法，是一種教條主義的過時的看法，和中國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南轅北轍。如果把提倡財產權的人以主張私有化為名打成顛覆國家政權的罪

犯，那更是對公民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粗暴踐踏，必將嚴重危害國家的法治建設。

問：你是否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不應干預經濟的自發運行？

答：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通常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達到使其平衡運行的目的。我國政府用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運行當然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認為政府直接擁有並控制企業是和市場經濟不協調的。如果政府履行公營企業出資人的職責，那麼政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會造成公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如果政府把企業完全委託給某管理者經營，那又無法保障公營企業終極所有者的權益。所以我認為所有以贏利為目的的公營企業都應通過股份化的方式實現民營。政府使用財政資金，或利用政府信用投資於贏利性商業專案，不僅會妨害公平市場競爭，還會造成大量的腐敗。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是當好裁判，即維持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其實，政府的真正作用是維護社會公正，市場公平只是社會公正的一部分。在公正的法律秩序下，公民得以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從而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繁榮。在當前政府甚至執政黨直接控制大量公營企業的情況下，有些國家經濟調控政策很可能會失效。比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是一種常用貨幣政策。有權用低利率貸款的國有企業既便沒有還款能力，往往也能得到貸款，而民營企業要得到貸款則要付出高得多的利息。民營企業貸款的高利率才是真正的市場利率。而這個高利率並不能起到刺激民間投資的作用。所以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民營經濟成份占主體，這既是經濟有活力的需要，也有利於國家經濟調控政策獲得成效。

問：你如何認識愛國主義？

答：愛國主義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團結奮鬥的最重要動力，無論何時應該大力提倡，愛國主義有幾種表現形式：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祖國的土地，熱愛祖國的人民，熱愛本國的法律制度，熱愛本國的政府，在特殊情況下還表現為熱愛政黨。但都可以歸結為熱愛自己

的國家。這幾種形式在一般情況下是統一的，但並不總是一致的，所以有必要討論哪種問題涉及本質問題。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是最常見的愛國主義表現形式。但是過激的民族主義卻往往對本民族建設產生危害。比如納粹德國為民族優越感造成了千萬人的種族屠殺，而薩達姆為民族統一所做的努力表現為對兄弟鄰國的侵略。愛國主義感情是人的基本情感，為捍衛祖先留下的土地曾是無數愛國者壯烈捐軀的動機，可即使一個人不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活，也仍然可以表達他們的愛國之情。對美國這種多民族多種族的國家來說，美國人的愛國就表現在熱愛他們的法律，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更使美國人平等，並把他們團結成一個國家。但這對於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國家卻不是愛國主義的主要表現方式。只有在內外引起爭端的場合，愛國主義才能產生影響。

我認為，對於中國傳統，以上多種愛國主義的形式都是熱愛祖國的人民。真正的愛國主義以使祖國為人民生活更幸福為目標，並以是否符合這個目標為判斷標準。其他形式的愛國主義都應服從這個準則並經受這個標準的檢驗。所以最直接最簡單的愛國主義就是為使國家更繁榮，社會更公正、人民更幸福而做好本職工作。民族主義通常是愛國的，但如果方式不當，則不能作為愛國主義原則。比如促進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是愛國主義，而武力統一臺灣則不是愛國主義，因為祖國的人民是不能從武力統一中獲得任何比現況更多的利益和幸福。如果中國在國際上發揮大作用維護世界和平，打擊恐怖主義，這是愛國主義。因為這為中國人獲得了聲譽，將使中國人在國際社會獲得尊嚴。但假如和美俄爭霸，則不符合愛國主義，因為中國人不會因此受益，反而可能受到損失。

熱愛祖國的人民，作為愛國主義的本質的標準是和人類的人道主義基本價值觀完全一致的，所以也是符合時代精神的愛國主義。

在審訊新青年學會準備工作時，李宇宙應邀參與了審訊方案的擬

訂，介紹了新青年學會四名成員的性格特點、生活習性和思想動態。審訊張宏海時又找李宇宙詳細瞭解，李宇宙是張宏海介紹入會的，兩人關係密切，對張宏海的方方面面最瞭解。他向審訊人員說，張宏海這塊料不學無術，不讀書不看報，志大才疏腹中空空。他自己不讀書混張文憑，就異想天開來北京做大事，他一個初中生，在北京出大力的活也找不著，雇主要農民工也不要他，農民工起碼聽話，張宏海好高騖遠。萬般無奈花錢去念電大，也不用考試交上錢進去混就行了，馬馬虎虎混了個大專學歷，大專學歷在北京頂個屁用，不用說找不到好工作，連混口飯吃都很困難。他那個自由撰稿人身份，也是自己編排的，他寫的稿水準太凹，哪家報社、雜誌也不要，連靳海科都不希看。賺不著錢又無處發揮所謂自己的才能，就怨共產黨大罵共產黨，污蔑社會主義制度使他不能發揮才能。妄圖打倒共產黨，廢除共產黨一黨執政，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就這種好高騖遠、不學無術，又不安分守己的人，什麼社會制度他也發不了家。

審訊人員研究了張宏海的材料，又聽了李宇宙的介紹，便在張宏海身上突破。

審訊人員："為什麼成立新青年學會這個非法的反動組織?"

張宏海："幾個朋友在一起交流思想。"

審訊人員："為什麼還要保密?"

張宏海："我們討論話題時，是在很多人進進出出的食堂、教室進行，從沒想到過保密。"

審訊人員："你們在一起密謀推翻現政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

張宏海："我們在一起從沒提改變現政權，在互聯網上發文章，沒有改變現政權的內容。"

審訊人員："你們在一起密謀打倒共產黨，廢除一黨執政是不是?"

張宏海："新青年學會只八個人，會費不足三百元，沒這個能力

打倒共產黨。”

審訊人員：“不准解釋，只准回答是與不是！”

審訊人員唬問，張宏海已明顯感到壓力，審訊前已做了佈置，只准張宏海吃榨菜，連續已吃了一個月，已被折磨的虛弱不堪。張宏海無法回答，忐忑的坐在那裏。審訊人員點燃了一支煙，慢慢站了起來，漫步走到張宏海面前，又厲聲嚇唬著說：“你們密謀打倒共產黨，廢除一黨執政已有據可查！”說著便抖著一張小紙條：“你還總結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

“沒有。”張宏海回答。

審訊人員將叼在嘴中的香煙拿在手中說：“你還討論了成為執政黨的遠期打算！”

“沒有。”張宏海說：“我什麼都沒做。”

審訊人員鄙視的笑著，將帶火的香煙按在張宏海的脖子上，張宏海“啊”的一聲大叫。

審訊人員又把香煙叼入口中吸了幾口，繼續問：“是與不是！? 回答！”

張宏海看他吸著的香煙又吸紅了，可是那張小紙條上寫的什麼? 也不給他看。

審訊人員又嚴厲喝斥：“知道我們代表誰嗎?！代表國家！和國家對抗！決沒有好下場！”

說完“啪”的一下電棍又擊在張宏海頭上，張宏海“啊”的一聲仍沒回答。

審訊人員又厲聲喝問：“你們討論了成為執政黨的遠期規劃！? 回答！”話音剛落電棍又擊在張宏海頭上，張宏海“啊”的一聲，還是沒有回答。

“啪”的一聲電棍又擊在張宏海身上，張宏海顫抖了一下。審訊人員接著喝問：“你們在一起密謀推翻共產黨！廢除一黨執政！回答！”

張宏海被擊的躲躲閃閃、語無倫次，說話已不成腔，仍想解釋。

審訊人員喝問：“你們在一起密謀推翻現政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回答！”

不等張宏海解釋，電棍又擊在張宏海身上。

沒有必要再在張宏海身上下功夫，這起上級領導關注批示的大案要案，要儘快結案。乾脆就編了一套審訊記錄，讓張宏海簽字，在恐怖的壓力下，在違法的刑訊逼供下，張宏海被迫簽了名。

按書面的法律程式正常的審訊，顯然得不到需要的罪名，完不成這項政治任務，只有刑訊逼供才能達到有罪目的。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預審室。

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摞紙，一枝筆。

審訊人員：楊子立，新青年學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你知不知罪？

楊子立：我從來也沒說過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審訊人員：好，你沒說過。徐偉和靳海科想用暴力的方式，你想用和平的方式。你仔細想想，想好了就坐下寫，想不起來就站著想。

說完這話預審人員就走了。

楊子立從來沒說過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話，怎麼能坐下來寫呢？楊子立站在那裏，半個小時過去了，站著不動體力漸漸不支。一個小時過去了，體力更加不支。站了一個晚上，共八個小時。

第二天，楊子立繼續被逼筆直的站在那裏，終於堅持不住了倒了下去。預審員立即沖了進來，手拿電警棍在楊子立身上猛擊，楊子立嗷嗷大叫滿地亂滾。預審員一面電擊，一面大叫：“徐偉和靳海科都已經承認了，你還頑抗，你以為這裏是吃素的嗎!?”楊子立被電棍擊的矇頭轉向，渾身像被抽了筋似的。預審員又命令道：“楊子立!繼續站著想！想好了坐下寫，想不好，就站著想。”

楊子立被逼無休止的罰站，被刑訊逼供，現在即使讓他坐著，他

也嫌時間太長。身心的折磨，使他身體狀態每況愈下，他終於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

預審員沖了進來，電警棍猛擊，楊子立痛的嗷嗷大叫。“你以為不承認，就可蒙混過去了嗎!?”預審官又發出了警告：“改變中國的現政權，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這些話你從來沒有說過？徐偉和靳海科已經承認了!”

楊子立與徐偉、靳海科相處，知道他們決不會承認，這不過是審訊人在誘供。在猛烈的電棍擊打下，依然不承認。楊子立被擊打的躺在地上，預審員就命令：“站好了，繼續想，想好了，坐下寫。”

楊子立依然不寫，這時連飯也不讓楊子立吃了，虛弱的楊子立終於癱在了地上，昏了過去。

預審員朝楊子立身上亂踢，電警棍亂擊，吆喝道：“我們為了這個案，已投入了 300 萬元，你以為輕易就能蒙混過關！休想!”一面說，一面擊打，楊子立連叫喚的氣力都沒有了。

被逼之下，楊子立坐在桌前寫道：

新青年學會成立的目的，就是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改變中國成為一個西方模式的資本主義國家。

寫完了，簽了名，按了手印。

預審官拿著楊子立寫的口供，輕蔑的看著，看完了走近楊子立，猛的就是一拳，將楊子立打倒在地，踏著楊子立問：“有沒有體罰?！有沒有刑訊逼供?!”

楊子立沒有回答。

電棍又猛然擊在楊子立身上，楊子立被擊的嗷嗷大叫，身體劇烈的扭動著。

“回答！對你有沒有體罰？有沒有刑訊逼供?”預審員逼問著，

並做出還要擊打的動作。

楊子立有氣無力的搖了搖頭。

預審官看楊子立不作聲，又用腳狠狠的踏了下去。

楊子立輕輕地說："沒有。"

預審官一聽聲音不大，電警棍又是猛的一擊，楊子立的聲音明顯大了。隨著電警棍的連續擊打，楊子立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大，預審員這才住了手罵道："300 萬元辦案經費白花了嗎?! 這就是負隅頑抗的下場，早認罪，少遭罪。"

刑訊逼供不留痕跡，形成條件反射，即使出了這個門，也不敢在其他場合陳述。預審官看達到這個目的才甘休。

新青年學會案預審已結束。

預審人員、社會調查處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面前堆放著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大宗案卷資料。原先定的框子是："新青年學會這個非法的反動組織，多次秘密聚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有的成員也承認了，簽了名，按了手印。

看著這些有罪的供述，且都簽了名，都按了清晰的手印，他們都會意的笑了。

預審官對常科長、蒲義副科長二人說："張宏海這小子起初還不簽，我把煙頭按在他脖子上，他就哎呦哎呦的亂叫喚，電棍才觸了他幾下，他就老老實實的簽了名。本來還有個計畫，三天不給他飯吃，沒想到輕輕一折騰，他竟服了，還算識時務，識抬舉。"

楊子立這傢伙起初也不簽，聲稱自己做的是學術方面的事，在網上發帖《共產主義的幽靈》、《選擇自由主義》等反動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定了性的，他還重新學術研究，就是懷疑共產黨，打倒共產黨。原打算罰他一個星期的站，一個晚上讓他站八個小時，不准睡覺，他

只堅持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就乖乖的簽了名，按了手印。”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有滋有味的聽著，聽李宇宙講過，楊子立執著，現在看也挺順。

預審官又說：“靳海科還聲稱自己是個好黨員。”預審官說到這裏頓了頓，看著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微笑著說：“有和黨對著幹的好黨員嗎?”

蒲義副科長就接著說：“在網上發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國》，他的意思就是像他這樣和黨對著幹，才叫新公民。低頭拉車，逆來順受叫舊公民，他這套謬論，只能造成社會不穩定，造反。”

預審官說：“徐偉這個書呆子更可笑，說什麼：新青年學會只是幾個好朋友在一起就腐敗、三農等一些現實性的社會問題進行探討，只是一個純學術的研討會，從無顛覆政府的想法，確無顛覆政府的行為，不曾有過危害社會的行動。”

常科長也感到可笑，就說：“他給張彥華的一封信，說什麼中國特色是模糊不清的。”唉了一聲，又繼續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憲法》、《黨章》的主導思想，是各種法律法規的主導思想，他來了個模糊不清，不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是反什麼?!”又接著說：“黨員應該和黨保持高度一致，他說這些話，也叫高度一致?! 這不叫反黨，這叫反什麼?”

突然，預審官悄悄地說：“現在出現了個新情況。”

“什麼新情況?”常科長馬上問。

預審官說：“徐偉在看守所裏絕了食，以死抗爭。”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聽後，略愣了一下，問：“所裏怎麼處理的?”

預審官說：“原先計畫不准徐偉聘請律師，現在所長同意了允許律師會見。”

“這為什麼?”常科長沒好氣的問。

預審官說：“我們所長怕出事故。”

“請的誰?”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異口同聲的問。

“莫少平。”預審官回答。

常科長聽後生氣地說：“莫少平本身就是個反黨分子，是個不同案的同案犯，這下可讓他撈到機會了，發洩他對黨的不滿吧。”

“已經和徐偉會見了，所長還挺佩服莫少平的。”預審官說。

常科長便發瘋似地說：“姓莫的有什麼好佩服的。”

預審官說：“姓莫的已把徐偉勸好了，已經喝水、進食了。”

“怎麼勸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莫少平告訴徐偉。

幾個人仔細認真的研究移送給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新青年學會罪證材料。這其中主要有個關鍵字：“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要用什麼事實來填充。

蒲義副科長拿起了《新青年學會宣言》在逐字逐句的找。在其中找了一小段：“目前，污染和流毒在中國盛行，腐敗在中國蔓延不止，愈演愈烈。”他指著這一段對常科長說：“這一段可以給他們定罪為對現實不滿。”

常科長點了點頭，但對這一段還不甚滿意，就說；“新青年學會宣言這文章，說句良心話，寫的還挺好，還挺實事求是。我看《新青年學會章程》有一行：‘對本會會務保密，對會員身份保密。’這一行不地道，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還保密幹什麼?”

他評論完了，又拿出了靳海科寫的《做新公民重塑中國》這篇文章，找了一段一字一板的念叨：“腐敗像瘟疫一樣蔓延，使得手中握有權力的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飛揚跋扈，無所顧忌的貪污行賄、濫用職權，欺壓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侵吞國家集體資產，來填充自己和親屬的肚皮和腰包。而普通老百姓不得不受盡剝削，受盡欺壓，受盡凌辱。一年到頭辛勤耕作的勞動成果，被各個大大小小的官僚腐敗分子們殘酷剝削，被無情的社會殘酷侵吞。”念完了他用食指敲打著這篇文章說：“他把共產黨的天下寫得一團黑，就是反黨。”

他又找了一段接著念："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娼妓越來越多，盜竊案、搶劫案、殺人案層出不窮，別人落難多人圍觀，公共場合鮮見尊老愛幼的場面，到處是弄虛作假，到處是坑蒙拐騙，稍不留神就會落入別人的陷阱。"他念完了便氣憤地說："在他眼裏，共產黨算是一點好處也沒有了。"

預審官聽到這裏，不自覺地笑了，說："共產黨這麼壞，這麼不好，他當初入這個黨幹什麼。"

他這一說，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也不自覺的笑了。笑完了蒲義副科長就解窾地說："他大學二年級入黨，也就是十八九歲，不懂事。"

在靳海科的文章裏，找完了反黨的內容，又拿起了楊子立寫的《選擇自由主義》。常科長找出一段念："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失敗，說明了靠消滅經濟差別，達到政治平等行不通。自由主義在歐美各國的成功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念完了就狠狠地說："這就叫赤裸裸的反馬克思主義，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

蒲義副科長又拿出"徐偉給張彥華的一封信"摘了一段，"就是要真正的探索出一條道路，到最後，我們應該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論、綱領和行動方略。"蒲義副科長卡頭去尾念完了這麼一小截話，自己也覺得詞不達意，就在前面臨時編了一句："信件證明了徐偉的目的，是要對現實的不滿，變為尋找和開拓出路的行動。"

找來找去念來念去，署名都是個人的，與新青年學會無關，預審官就說："找點新青年學會署名的。"

常科長就說："他們沒到民政部門登記註冊，是非法的這一條很重要，算著重要證據。"

常科長又接著說："新青年學會章程中那一行'對本會會務保密，會員身份保密。'這也是項罪，否則為什麼保密。"

常科長又拿著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皺著眉頭說："這入會誓詞也算是新青年學會的精髓，怎麼把它也演義成一項罪狀?"

蒲義副科長就說："追求進步的實際含義是影射我們現在落後，原來的社會主義變成了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還要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就是不要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西方模式的自由化，實際上也就是推翻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

幾個人皺著眉頭深挖細找，忽然，常科長想起來了，說："這樣寫，從楊子立住處查獲的'碎紙片'拼接而成的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的'影本'，證明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部分'內容。"

他看蒲義副科長和預審官表情疑惑不明白，就解釋說："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心虛，把入會誓詞撕成了小紙片，不心虛撕成小紙片幹什麼?！可以定為一項罪。"

預審官像紮了針嗎啡，立刻興奮起來，興高采烈的誇獎："好！好！妙！妙！太有勁了！真有勁。有畫龍點睛之功效。"

蒲義副科長說："誓詞完整的原件，完整的內容都在我們手裏，再去拼接從楊子立家查獲的碎紙片，還是影本、還是部分內容，我估計庭審時律師能罵我們脫褲子放屁。"

常科長就說："說部分內容含蓄，好給人自己發揮，不挨罵長不大。就是脫了褲子放的屁才有味道，不經過濾，沒任何添加劑，沒任何污染，原始風味，綠色的，自然風采。這才有戲劇性，才能襯托出犯罪氣氛。"

"對，說的太對了。"預審官仿佛又紮了一針嗎啡，又興奮起來，說："這樣不但能襯托犯罪氣氛，還能襯托出我們辦案人員不辭辛苦。"說著說著興奮的站了起來，惟妙惟肖的比劃著說："新青年學會這個非法的反動組織成員楊子立，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毀滅罪證，將罪證撕了一遍，還不放心，又繼續撕了好幾遍，撕成了碎紙片。'碎'這個詞用的特好，畫龍點睛，恰到好處，說明了犯罪分子的恐懼心理，符合邏輯。"他說到這裏，看常、蒲二人在贊成的向他點頭，便繼續說："而我們的辦案人員，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大汗淋漓，瞪著兩只狼狗般的眼，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小心謹慎，全神貫注，不放過

半點蛛絲馬跡，在那裏拼接‘碎紙片’，用來證明犯罪分子的罪行，不放過犯罪分子的任何僥倖，這是多麼的汗馬功勞，犬馬功勞，勞苦功高。”

常科長又補充了一句，“還證明了我們的黨偉大、光榮、正確。”

這樣，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通過拼接“碎紙片”的寫法，便被演義為一項反黨反對社會主義罪。

常科長看有人坐在那裏似有顧慮，便毫不在乎地說：“江澤民、羅幹只是督辦落實，這些頭頭們就是再關注，也不會親自看這些瑣碎的材料，別扯著個雞巴過河，小心過火了。”

蒲義副科長又補充說：“再把楊子立以前創辦的個人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加上，這是新青年學會反黨的輿論工具。”

常科長又說：“約摸能證明新青年學會有罪的就隨便加吧，反正沒有管的，咱說了算。再把靳海科在網上搜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也往上加，管他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們的材料不管他們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的，只要在新青年學會成員手裏，能證明他們有罪，就是他們寫的。”

加來加去連他們自己也加煩了，常科長就說：“從《新青年學會宣言》這文章內容看，他們的宗旨是反腐敗，現在腐敗是一種潮流，就憑他們這幾個人，就能反了腐敗？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蒲義副科長就接著說：“現在的腐敗不是一小撮，一小部分，而基本上是整體腐敗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沒有一個識時務的。”

“對呀。”預審官又補充說：“整體腐敗了，他們反腐敗實際上矛頭就是朝著共產黨來的，實際上就是反對共產黨，給他戴上頂‘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帽子，不大也不小，正合適。”

附錄 1：徐偉給張彥華的一封信

按：徐偉是報社記者、編輯，且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研究生畢業。通過在報社這段時間的工作，四處採訪、組稿，看到官場裏臺上信誓旦旦，台下聲色犬馬，陽奉陰違似乎已成了通病，簡直達到了無官不貪的境地。在一個腐敗蔓延不止、社會問題重重的時代，應該依靠人民群眾，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改變這種局面。而現在卻是不搞群眾運動，而是在運動群眾，不是輿論監督，而是監督輿論。難道人民群眾的監督不是積極因素？這樣怎麼能體現民意，怕老百姓的政府不是好的政府。廉潔政府不是靠發文件營造出來的，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群眾監督出來的，沒有人民群眾的監督，在當前，就不會有廉潔政府。群眾沒有名、沒有權、沒有錢，憲法上寫的那些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實際上已被剝奪了，這就是剝奪了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權。不讓人民監督，憲法上寫的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已形同虛設，使腐敗之風氾濫成災。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現在經濟領域已個體、私營、國營一起搞，文化領域也趨向多元化，唯有統帥還是單一的，應該與時俱進，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實行公民普選。想到這裏徐偉提起了筆，給他的好友新青年學會會員張彥華寫了一封信，闡明自己的觀點。就這封信，這封討論熱點話題的信，純屬言論方面的事，遭來了大禍，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性為：“徐偉給張彥華的信件，證明了徐偉的目的是要把對現實的不滿，變為尋找和開拓出路的行動，探索出一條道路，最終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論、綱領和方略，通過活動擴大隊伍，改變中國現政權，實現社會變革，主張重建自由化社會制度，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且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此為根據，判刑十年。“三個代表”統治時代，已淪為莫談國事的可憐境地。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秀华：

午夜时，我突然从梦中醒来，窗外是黑的夜。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内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也在观照着我自己。我们和所处身的这个社会。如像很长时间了，我没有在这样的安静中做这样的反思。我又想起了你在我的想法"中的发问："我们是谁？"

我们到底是谁呢？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不仅仅是个人的孤独，我们这个群体乃至在这个社会中又何尝不是孤独的！

从去年到报社以来，我逐渐认识到，在舆论面上向公众发言的人，其本身的思想和说话的权利是被剥夺的。他们只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喉舌"，但并不是人民的喉舌。每个月，全国报纸的总编室——中宣部，都会发出"内部通信"，告诉你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于是报纸就有了统一的口径。中宣部

1

的意思传达给报社总编一级，总编传达给中层干部（编辑部主任），中层干部再传达给我们这些普通编辑。乌纱帽、工资奖金老婆孩子身家性命，这种种现实考虑都使大大小小的"喉舌"们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对舆论的管制又极似于一些国家大事，其范围比人们想像的要宽泛地多，在文化艺术这些与政治关联较小的领域，同样有着步步的控制。春节后，一个编辑约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写点感受。我写了自己的一些真实见闻和感受，他们当然私下里很有同感，但在报纸上时，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主要意思改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于是，整版的文章除了歌颂大好现实之外，就是个人的小情感。……之后，有人说我的思想很"右"。

长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编辑记者们都成了两面人。他们私下里可以传播各种小道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消息，痛快地说着各种民间政治笑话和顺口溜，而一旦在报纸上向公众发言，他们就得乖乖地做鹅管去。渐渐地，我感觉到这种私下里泄泄的不满也已经变了质，它并不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只是一种无聊地解闷，就像像张某某到某的婚隐私一样，出于同样的心态。

我们也有不满，但我们更想寻找和开拓一条出路。这也许就是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社会中孤独的原因。不满的人很多，但为主题奔和行动的人很少。

五一节那天我们聚到一起，我觉得很有希望。宝海人很真诚，他对我们的事业有一种执著，是一个愿意行动并敢于行动的人。但我觉得他思考得不很深；他的想法好像和子立一样，认为理论和出路都很清楚，那就是民主，只要去做就行了。而我认为并非这样简单。

3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不认为中国一旦实行民主体制，立刻就会变成一个美好社会，很多重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认为，民主体制的一个重大作用是让各种不同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案，都有一个相互交流和争论的舞台，从而使人们有选择的可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统统都被一种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所压制。

就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在政治上思想解放得更深透一些。在我们的群体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地探索出一条道路。到最后，我们应该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说实在话，我对营一些活动的兴趣并不大，但我因为在这些活动中的讨论还处于比较浅的层次。但我认为这些活动还是很必要而且很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扩大我们的队伍，找到更多的同志。我认为搞活动应该抱着这个目的去搞。

北京市公安局用笺

目前，虽然我们还缺乏具体而明确的理论，但大的政治方向都是有的。我想，你比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义吧。我对这个主义也是比较倾向的。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就这种主义并在这个主义的基础上探讨一些问题，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具体化。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我们的事业有伟大的前途！

孙鲁平
5月8日夜

你来信可寄：
北京朝阳区霄云路32号中国轻工报生活周刊
邮编：100027
e-mail：llwolf@263.net

5

附錄 2：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國》和《怎麼辦?》

按：一天中午，靳海科碰到幾個民工，他們打聽去勞動仲裁的路。原來他們白乾了三個月，卻討不到工錢。望著這群可憐的農民工兄弟，靳海科感觸頗深。

江澤民在黨代會上的報告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須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帶動越來越多的地區和人們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可是不但沒有帶動人民共同富了起來，連最基本的勞動所得，都被殘酷的剝削殆盡。兩極分化不但沒有縮減，反而越拉越大。腐敗官員那管什麼兩極分化，只顧自己撈錢，不擇手段的撈錢。江澤民在黨代會上吹噓的年產值翻了幾番，受益的卻只是官僚和奸商，他們肆無忌憚的勾結在一起，殘害廣大老百姓，老百始成了改革的犧牲品。

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狀況惡化每況愈下，貪污腐敗、弄虛作假蔓延瘋長，社會分配極端不公，惡性澎漲。老百姓對腐敗的政府官員，只能恨在心裏，望腐興歎。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缺乏民主，人民沒有基本的選擇權利。

想到這裏靳海科一氣呵成，寫了這篇《做新公民重塑中國》，用單位的電腦發表在互聯網上。就這篇文章招致了牢獄之災，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給他定性為："污蔑現在的政府是極權政府，國民缺少民主意識。用暴力方式通過農民起義來改造中國。實現社會變革，主張重建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抨擊現行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靳海科平時喜歡收集文章，將收集的文章編輯成《學實交流文集》，他在網上搜索到一篇題為《怎麼辦?》的文章，作者叫於魏，靳海科便將此文收輯在《學實交流文集》中，又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罪為：改變中國現政權，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而且將這兩篇文章強加於新青年學會的集體文章。

做新公民，重塑中国

剑瓦

一、 中国当前的状况很糟糕

一个正直、有良知的人，只要睁开眼睛，迈开脚步，就一定会知道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真是糟糕透顶了。

腐败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使得手中握有大大小小权力的腐败官员们飞扬跋扈、无所顾忌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侵吞国家集体资产来填充自己和亲属的肚皮和腰包；而普通老百姓不得不受尽盘剥、受尽欺压、受尽凌辱，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劳动的成果被各个大大小小的官僚腐败分子们残酷剥夺，被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侵吞。

有权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他们利用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配上手机、配上轿车、配上高级轿车、买上豪华住宅，整日大吃大喝；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职权、便利和自己因为当权织建的关系网安排子女亲属，为亲属们配手机、配轿车、配豪华住宅；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关系网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他们更不用发愁生了病怎么办，失了业怎么办，不用发愁儿女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相反，他们在买着高级营养品、享受着高额医疗补贴，他们出高价使分数不一定很高的儿女轻松的进入名牌学校享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轻松的为儿女安排待遇良好的职位；他们瞧不起普通老百姓，不把普通老百姓当人看。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不好过，平日里不仅受着身边腐败官僚们的盘剥和欺压，还受着整个社会体制的欺压和盘剥，年年辛勤耕耘还为吃穿发愁，为生病看不起病发愁，为借不到钱发愁，为还不起债发愁，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发愁。中国农民的日子更惨，如果是不太发达地区的农民，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受尽层层盘剥，受到层层欺凌，虽辛勤劳作却致富无门、前途渺茫，甚至难以艰难的维持生计；如果稍有天灾人祸，举家就可能陷入破产的境地。正直善良的人、辛勤劳作的人只能凭血汗艰难度日，狡诈奸猾、为虎作伥、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的人却在挥霍浪费，逍遥浪漫。

法律已经失去了维护正义、公正，维护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有社会地位、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可以胡作非为，随意的践踏法律，而普通老百姓虽老实本分、遵纪守法，却可能轻易的被冠以大大小小的罪名。老百姓不能依靠法律，权益受到损害不能上法庭，法律成了奴役人的工具，法院成了奴役人的机器，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不到惩治，社会越来越乱。

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坏，娼妓越来越多，盗窃案、抢劫案、杀人案、强奸案层出不穷，别人落难多人围观，公共场合鲜见尊老爱幼的场面；到处是弄虚作假，到处是坑蒙拐骗，稍不留神就落入别人的陷阱。

在文化科学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坑蒙拐骗的学术骗子、投机分子盛行不衰，而真正有独立思想、真知灼见的人却难以很好的施展自己的才干，导致伪学术、伪科学盛行，打着科学、科研的幌子骗钱的风气盛行，而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很好的开展下去。

……

中国的状况实在糟糕透了，稍有良知和判断力的人都会这么说。

二、对当前状况的四种态度

中国社会状况如此糟糕。社会上的人对待这种糟糕状况的态度主要有四种。

一种是不承认它，认为现在的社会很好，没什么不足；或者认为现在的社会总体是好的，只有那么一些十分正常的不足。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是不了解社会的半想象主义者，只是通过有限的几张官办报纸、电视新闻、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和自己浅薄而不认真的想象或思考来形成对社会的判断，显而易见缺乏客观性。奉劝这些人不要光读官办报纸、看电视新闻，凭自己的想象来判断社会。我想，他们只要有机会深入社会，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多想想，甚至多读读《南方周末》类的报纸，他们对中国目前的状况会有更清醒的新的认识的。

一种是承认现在的糟糕情况，但认为现在比过去（旧社会、文革时期）强多了，要求更快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取的。一些人持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缺乏真正的切身体会，对中国目前的糟糕状况认识不深。他们只是看到了糟糕中极少的一部分，没有看清当代社会中最黑暗、最腐朽的部分，没有看清目前状况的糟糕实质和危险性，对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没有真正清醒的认识。目前，在很多方面，社会比以前大大进步和发展了，但导致以前灾难周期性频繁发生的本质性的腐朽事物还没有改变。中国目前的糟糕状况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中国目前进行的很多“变革”和“政策”，并不能铲除甚至遏制腐败，并不能真正缩小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并不能实现起码的公正和平等，并不能建立良好的法制社会、社会秩序，保障辛勤耕耘的人获得应当的报酬而懒惰投机的人没有出路，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它只能导致中国的状况更糟糕。中国这辆列车目前并不是在向光明行驶，而正在驶向危险的泥潭。一是缺乏对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社会的腐朽势力历来是十分强大的，特别是在我们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有些腐朽的东西对中国前进的阻碍力非常的大，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铲除这些腐朽之物，中国就不可能大踏步前进——中国的根本情况现在是越来越糟糕的，这样走下去，中国只能逐渐的走向相对落后和危亡，而不能走向迅速的强大兴盛。历史证明，躺在历史温床上迷恋不前者迟早会被历史抛弃，只有清醒的认识到危机，勇敢拔刀，奋力向前的民族才会大踏步前进，走在历史的前列。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现在状况很糟糕，但认为以前很好，主张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接着进行毛泽东的探索。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现实状况很糟糕这一点是很有感触的，但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接着进行毛泽东的探索。他们认为，西方实行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本剥削、社会问题重重，中国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肯定行不通，只有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路探索下去才是光明之途。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思想太笼统、太模糊，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根源和实质，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因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十分模糊的、缺乏可操作性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目前最坏的不是真正的投资者（资本家），是阻碍中国发展、妨碍人民幸福，造成今日之窘局的，是腐败的官僚、腐败的变制以及有腐败的官僚和腐败的变制相结合派出来的种种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政策、现况。

真正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要给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鼓励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马克思出自西方，结合西方的现实对解决西方社会矛盾这一问题做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其它诸多西方人也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水平就给它了当头一棒，指出这种制度的一些顽症，并且提出了自己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马克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以这种批判惊醒世人，并从批判中寻找未来之路。对社会做深刻、全面的批判，并探索未来之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西方现行制度脱胎于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是对中世纪封建经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否定，因而西方现行制度蕴含着有效的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否定。而中国脱胎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封建思想和封建残余很多，难道不应该结合中国现况，认真深入研究西方现行制度，弃其糟粕，吸取其游泳的精华吗？

因此，对待西方制度不能轻易否定，而当悉心研究，择优而效。

同样，对马列毛的社会主义探索，我们也必须认真研究，不能盲目的、不加分辨、选择的全部接受，沿老路走下去。回想回想过去的几十年吧，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害死了多少人，人民受了多少苦和罪，出这些问题的原因难道不正在于我们没有直视封建余毒的清理，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良好的政治经济体制吗？

我们不能倒退到昨天，因为昨天我们的很多方面很不科学，我们的昨天并不成功，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昨天的经验教训上勇于探索，勇敢向前。

这就是第四种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不笼统、不逃避，认真的研究中国现况、分析中国矛盾，认真研究当代西方制度，认真的吸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怀着及其认真执着的精神研究中国摆脱目前艰难状况，成为美好国度的现实道路。这种人，是中国的新希望。

三、中国问题和自由民主

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状况一直是很糟糕的，腐败丛生、民不聊生。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探求着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各种流派深入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了很多药方，其中最响亮、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自由。中国的近现代史其实就是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

中国人睁开眼睛放眼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枪炮利器，紧接着就发现，西方制度中蕴含着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思想，而中国却是封建专制统治，缺乏民主。仁人志士们认识到匮乏民主是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弊端，它带来了重重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积弱不振。于是维新志士力推宪政民主，新文化斗士疾呼民主科学，辛亥战士进行民主革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联合政府执政的

新中国的大旗，同专制独裁势力进行了刀拼血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非民主的传统并没有一下子进入垃圾堆，而是改头换面，拉着现代的甚至超现代的外衣继续在中国胡作非为，给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大批的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在不自由、不民主的环境中忍受种种屈辱，甚至丧失了生命，中国的经济也将近二十年徘徊不前。在这样的环境中，有骨气、有见识的先进中国人一直进行着积极的、不折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争取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会。

一直到当代，我们只要一些研究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存在着的很多非常棘手的问题，都同中国缺乏应有的民主和自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腐败在中国仍然是瘟疫顽症，杜绝不止、越演越烈，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各级官员的权利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而是来自上级官员的任命，他们不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最多只能是“相互监督”。于是他们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福作威，胡作非为。因为被掌握实权的官员任命提拔的检察院、法院的人员难以真正制约掌握实权的官员，是掌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及其家属不受法律的约束；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腐败在中国蔓延如潮。因为这帮靠吸人民的血、吃人民的肉，侵吞国家社会财富，践踏着穷人们病弱的躯体和基本权利来伪造政绩、巴结上级、升官发财的官僚们不用讨好人民，只要讨好和喂饱上级就行了。人大空设、选举空行，法律为当权者所用，于是腐败在中国蔓延不止，无法遏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腐败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施展才干，中国反腐就不会有根本的转机。

中国的农民问题被称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最大问题”。城乡差异巨大，正当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凭借着中国农民工的廉价血汗日日崛起、城市的马路吸着中国农民工的血泪不断加宽、城市的大桥在压着中国无数农民工家庭的悲剧故事日日耸起竣工的时候，正当中国的网络精英、股市精英们空手套白狼，创造神话的时候，正当城市里小车爆满、交通堵塞、呼机如云、手机充斥、超市拥挤、欧陆风情流行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却因农产品价格低廉、税负沉重、缺乏正常的金融机构、被大量的抽取人才和高额支付学费的现金而徘徊不前，甚至日益凋敝，大批的农民不堪忍受痛苦绞心，毫无希望的农村生活而被迫别要离子、背井离乡，到被他们的血肉垒起的城市里开始盲目的、非人的民工生涯，做二等公民。如果生了稍微大点的病，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全家的灾难。中国的农民状况，前途渺茫。

中国农民的状况为什么如此悲惨，中国农民的日子为什么总是这么苦？是中国农民的素质天生低下，确实该做二等公民吗？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历史吗？不！这些最多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农民手中没有根本的政治权利，对国家事务毫无知情权、投票权、发言权，对政府官员毫无任命权、罢免权。想一想吧，在基层，他们人数众多，但面对层层盘剥他们的大小官员，他们有权罢免他们吗？他们有权监督他们吗？对国家的种种政策，他们有发言权甚至理解权吗？中国的农民共九亿人，占了中国的大多数，但看看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和“选举”中国人大代表的人，哪一个不是脱离了农民的日子时间已久。农民对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有丝毫的决定么？没有！由住在城镇的官僚们根据自己的意想而不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决定国家事务，能够制定出真正适合农村，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吗？不可能！中国不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农民没有真正的投票权、发言权、任命权、罢免权，中国农民的糟糕状况就不可能根本好转。中国农民缺乏很多权利，但最缺乏的、最根本的权利却是政治的全力！当家作主的权利！投票权！发言权！任命权！罢免权！

造成中国目前糟糕状况的原因有多种，但最本原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的不平等，在于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是早已经破产了的民主，是用来愚弄人、麻痹人、欺骗人、自欺欺人的民主。

也许，很多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现况，又大量阅读了西方著作的当代中国人早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国人对他们的不理解，早就大声疾呼自由、民主，为追求自由、民主，宣传自由、民主而受尽苦难依旧坚忍不拔。他们是值得敬佩的、值得赞扬的、值得学习的，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脊梁！

四、民主之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难走

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现代史上追求民主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出现过多次高潮。百日维新、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等践行议会民主、赶走日本人（出现组党高潮）全国人民期盼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86—89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次努力，这么多次冲击，中国依然没有冲过这道坎，真正的民主在中国依旧仿佛遥遥无期。当前中国的民主运动走进了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境地。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中国的民主之路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民主一到中国就软弱无力？是该静下心来总结百年来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不能突破旧局限，就难以开拓新境界。

只要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态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西方人骨子里热爱自由、追求民主、崇尚科学，他们能清醒的认识到自由、民主的制度同自己日常的幸福生活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坚韧不拔的去争取自由民主权利，能“不自由、毋宁死”，因而能建立维护、维护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自由、民主的制度。而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真正理解自由、民主的，是不会疯狂的热爱自由、民主的，是不能平和的接受自由、民主的概念的。想想吧，提起民主，还能引起中国人的一些共鸣，明白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不民主、假民主盛行，但也仅仅共鸣到此。再进一步下去，讨论中国到底还需不需要民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民主，很多中国人认识就十分模糊了，就开始怀疑了，“中国不一定要实行民主”，“民主不一定是好东西”，“民主是空的、民主是假的”，“西方的民主难道不是空的、假的吗？”广大中国人不能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民主。提起自由，中国人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个词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简直就是彻底的贬义词。一句话，自由、民主是舶来品，除了极少部分知识精英外，大部分中国人不了解自由、民主的真正涵义和作用，不理解自由、民主，缺乏对自由、民主的热爱和热情；自由、民主的理念一直就没有真正深入中国人的人心，更没有深入人性。

在一个人们普遍不了解自由、民主的真正涵义和作用，不真正热爱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自由、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即使推翻了专制统治，要么是由对民主知道甚少的中国人重新建立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要么是由少数披着民主幌子的人欺骗人民，建立起一个专制国家，不会建立起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无数次用悲剧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人的骨子里缺乏对自由、民主的了解和热爱，这是有悠远的历史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与中华几千年的帝制统治密切相关的。

从黄帝杀蚩尤、败炎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一元化王权统治，到西周、到春秋战国，王权统治和为王权统治服务的文化已经开始形成，二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开始了奴化中国人的漫漫历程。长期的中华帝制造就了循环性的战争、杀戮、灾难，造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心态和做人哲学，限制了公共舆论、限制了中国人想象力和科学创新精神，使中国人普遍不明白自由、民主为何物，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帝制文化中转圈。翻遍中国古典史书，也难找到几处真正的自由民主思想；相反，充斥于中国经典政论文的是奴役之术、君王南面之术、夺取江山和稳坐江山之术、战争之术、斗争之术、阴谋权术、心灵逃脱之术……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历史形成的，也必将被历史送进坟墓。现在是要把它们送进坟墓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着手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使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人心、人性，使中国人普遍的了解自由、民主、科学的真正涵义和作用，并且勇敢的、情愿的去热爱自由、追求自由、崇尚科学。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群起而努力，制度变革才能成功，社会变革才能成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繁荣、昌盛的新社会、新国家。

我们必须把国民性的改造提到与体制革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开拓中国争取民主行动的新境界。

五、新中国与新公民

我们要鼓起勇气，把黑暗、腐朽横扫，面向未来缔造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中国。

一个腐败不能肆虐，吏制清廉的中国；

一个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中国；

一个农村得到繁荣，农民得到解放的中国；

一个支持贫困的人获得良好的教育，教育机会平等的中国；

一个人民的生活、财产、权利得到良好保障，个人的潜力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

一个自由、民主、公证、统一、繁荣、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中国；

一个巍然屹立与新的文明世界舞台中心，为全球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的中国！

我们创造了灿烂历史文化，创造了诸多历史奇迹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重振雄风，凭着现代文明东山再起。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只要我们直面现实，只要我们勇敢向前，未来属于世界人民，也必将属于我们。

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国家，中国需要出现一大批这样的新公民：

1、 自觉的思考研究社会问题，探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
2、 自觉的学习研究自由、民主、科学的理论；
3、 知行合一，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的贯彻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勇于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权利；
4、 热心公共事务，自觉承担公益责任；
5、 自觉的向周围的人宣传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与周围的人就这些精神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和辩论。
6、 团结周围的人，自觉为国民性的改造，为建设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7、相信团结的力量，能够有效的团结和组织起来争取成功。

总之，新公民是热爱自由、追求民主、崇尚科学、进取上进、热心公共事业的人；新公民是使自由民主理念深入自己的人心、人性，并且努力使这些理念深入他人的人心、人性的人；新公民是无所畏惧，勇敢向前，善于打破腐朽的旧事物，热心最求进步事物的人；新公是勇敢的做主人而不愿做奴隶的人；新公民是勇敢的，善于追求和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新民是相信团结，积极谋求团结起来争取成功的人。

有了大批这样的新公民，中国社会大踏步前进的日子就不远了；有了这样的新公民，腐败得到遏制，不公得到取缔，农村得到发展，农民得到解放，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就不远了；有了这样的新公民，我们的国家凭借其美好的制度文化真正屹立于世界繁荣美好之林的日子就不远了。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起来做新公民，重塑我们的中国！

六、新公民协会

新公民要思考研究社会问题，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常识，要去机智勇敢的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去埋葬周围的腐朽、不民主、不公正、不科学、不合理、不正义的体制和文化，面对的是强大的旧势力，这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新公民要做新公民，就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凭借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自身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新公民要做新公民，就要成立新公民协会，加入新公民协会。

新公民协会的根本宗旨和任务就是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来学习新公民常识，进行自我教育和启蒙，推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推动社会的进步，用自己的行动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繁荣、昌盛的新社会、新秩序。

新公民协会可以在中国广泛的建立，可以建在学校里、工厂里、机关里、公司里、村庄里、街道里、居民小区里……学生可以参加，教师可以参加，工人可以参加，官员干部可以参加，商人可以参加，农民可以参加……总之，凡是有人的地方，需要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启蒙、自我保护，需要组织起来为争取和保护权益，需要组织起来为公共利益努力的地方都可以建立新公民协会。

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新公民新会各有特点，但又有共同之处。最大的共同之处起码有四点：一是都要组织会员经常学习基本的政治、经济、科学常识，学习自由民主的理论，进行会员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使会员得到精神的解脱、灵魂的升华、道德的提高，使会员了解自由民主的真正涵义和重要作用，能够热爱自由、追求民主、崇尚科学，能够勇敢的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能够拿起自由、民主的武器来捍卫自己，推动社会。二是都要帮助会员解决生产、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单凭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克服困难，走出困境。三是都要关心和热爱公益事业、公共事业，积极思考和研究社会问题，做正义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四要坚决支持和支援其他新公民协会的正义行动，必要之时联合行动。

各个新公民协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确定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式，但无论如何，学习和启蒙都是重中之重，是首先要做的工作。新公民协会要定期的、经常性的组织各种学习、讨论和辩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会员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真正了解自由、民主、科学的涵义和作用。这些活动要同学习经典名著联系起来，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同会

员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同视野的开阔、心灵的解放、灵魂的升华、道德的提高联系起来。活动形式要生动、活泼，内容要真实、使用，真正使自由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使自由民主的精神深入人性。

新公民协会要坚忍不拔的进行保障会员自由、争取会员权利、推动社会进步努力，使协会的工作实而不虚，在行动中进行会员的自我教育。

新公民协会要不断的发展新会员，壮大自己的势力，只有这样，这个协会才更有力量，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新公民协会既要有组织纪律，又要宽容待人，要扎扎实实的发展。

新公民协会肩负着进行国民性改造的重大使命，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漫长的历程。

立即起来，组织新公民协会！加入新公民协会！

2000. 9. 9

8

让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毅力和潜力，选择和动用书籍、报刊、杂志、互联网系进行宣传、与腐朽落后势力展开论战和争夺战，让公正和自由的声音和信念回荡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心头。

我们必须成功的组织和勇敢地面对一场激烈的宣传与反宣传之战，这必将是一场残酷之战，是正义与邪恶之战，胜利必将最终属于我们。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要学会保全自己，团结朋友，要选择最有战斗力和斗争效果的途径进行宣传。这场战斗，需要我们周密策划，灵活变通，需要我们齐心协力，一举攻敌。

敌人是怕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的清醒意味着什么。正因为如此，敌人可能会穷凶极恶，我们要注意斗争策略，小心从事。

但我们最终必将胜利，因为我们的追求是正义的，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胜利的快慢取决于我们的战略和努力。

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胜利，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

怎么办？

于巍

面对目前的景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组织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宣传和行动。

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官僚体系，是落后、保守、黑暗的旧势力集团，我们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我们只有有效的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可能发挥出我们的作用，一步步去战胜落后势力，取得胜利。

虽然组织起来可能是危险的，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这里所说的组织起来，不但是要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

但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凝聚起来。

其次，要把一切进步的势力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只有如此，才可能取得真正的和长久的进步。

（一）战略目标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能得到保障的中国社会。

（二）战略口号

“破除假民主，实行真民主。”

“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

“扫除官僚腐败，建立廉洁政府。”

“人民的代表人民选，人民的政府人民定。”

“改变农村旧面貌，建设繁荣新乡村。”

“取消户籍制度，加大城市化力度，变农民为公民，变民工为工人。”

“破除权威，实行民主；扫荡愚昧，崇尚科学；治理腐败，建立廉洁政府。”

“结束假民主，建立现代政治体制。”

“改革科技体制，杜绝科技腐败。”

……

战略口号应该喊出时代的核心、关键、迫切问题，应该喊出农民、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心声，起到团结人、凝聚人、号召人、明确任务的巨大作用。

战略口号很重要，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战略工具。

（三） 战略方针

A. 组织和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以大学校园为核心，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推行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进行到底。

B. 组织和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在农村推进人文启蒙运动（公民运动），破除旧观念，树立新思想。

新文化运动

口号：“真民主、真科学”、“民主、科学”或“民主、科学、公正、良知”

次级口号：“结束假民主，建立现代政治体制。”

“改革科技体制，杜绝科技腐败。”

内容：1、反对不民主，反对假民主，提倡真民主。

2、反对不科学，反对伪科学，提倡真科学。

3、反对学术腐败，提倡公平竞争。

4、反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倡城乡协调均衡发展。

5、反对不把人当人看，提倡人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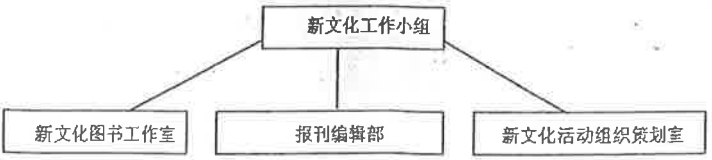
战略：1、以各界有思想、锐意革新的名家为主笔。

2、以锐意社会革新的青年为主力军。

3、以报纸、互联网、书籍、学会、研究会为载体。

4、成立“新文化运动工作（引导或领导）小组”，专门投入。

组织：



附錄 3：楊子立：《選擇自由主義》

按：這篇學術性文章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定性為：改變中國現政權，主張重新建立自由

化的社會制度，抨擊現行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據此對楊子立判了八年刑，並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選擇自由主義

（2000,9,18）

一．從自由民主到自由主義

追求民主，抵制獨裁，嚮往自由，反抗專制；爭取人權，譴責迫害，提倡平等，反對特權，這些立場無疑在今天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然而理想和現實之間永遠存在著矛盾，我們面臨的無數具體選擇遠不是能夠清清楚楚地劃為兩大陣營：非好即壞。在我們現在看來是真、善、美的東西，稍微變個角度，就會發現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完美。比如民主，它的本意是多數人決定。然而，多數農民願意瓜分少數農民的土地，就應該瓜分嗎？蘇格拉底因為多數人同意他死，即便沒有觸犯死刑也一定要死嗎？文革時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迫害難道不也是反映了多數人的意志嗎？從這些角度分析，民主便似乎沒有了追求價值。再說自由，它的本意是不受別人強迫，那麼，制止污染空氣毀林開荒是否侵犯了別人的自由？政府是否具有強迫個人的自由？如此質問，自由似乎也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人權也是一樣，計劃生育明顯是侵犯了人作為生物體的生育權利，當然是侵犯了人權，可是又有幾個人覺得這和人權矛盾呢？如果這也違反人權，那麼追求人權的結

果豈不是要讓中國人擠死，還追求它幹什麼呢？平等也同樣受到懷疑：人的能力都是不一樣的，那麼不同的人擁有的財富和享受就不應該在一個水準，每個人平等地享有社會財富只會造就絕對的貧窮。看來，無論是自由平等、還是民主人權，只要仔細深究，都不像一開始想像的那麼神聖。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背叛了最初的理想，有些人沉淪於世俗之中，甚至還有人反過頭來痛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為專制獨裁特權迫害張目。

要解決以上疑團，一定要有一個綜合的眼光。其實自由平等、民主人權，以及憲政分權、有限政府、司法獨立、法治社會等概念綜合起來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這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像其他極端的主義那樣主要由一個人創造，而是無數學者總結幾千年的經驗，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才形成的在今天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理論體系。當今中國官方所稱的"西方自由化思想" 就是自由主義理論。在整個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憲政等等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渾然一體。因為任何一個概念都只能作出局部解釋，所以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可以隨便挑出一個概念大加批判，然而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在理論上能作出邏輯上和道德上的完整解釋，而且實際上，當今無論是老牌的還是新興的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遵照自由主義的理論構建的國家體系。

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要做到信念堅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並不是說把民主自由當成不能有任何質疑的像上帝一樣的概念才能保持信念的堅定。那樣的話，對政治形態的理解就會變成宗教信仰，這恰恰是自由主義者的敵人通常具備的態度。對自由民主的熱情是否能夠保持下去，最重要的因素是對自由主義的內涵有綜合理解，尤其是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得出只有自由主義才能使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之列的結論。

二．自由主義的原則

對自由主義的信念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理性是邏輯推理的結果，推理的起點畢竟還是應該有的。當代自由主義的發展來自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是上帝的恩賜。可是中國人受到半個世紀的無神論教育，科學上的進化論觀點基本已經被普遍接受。要想使大家放棄進化論的觀點去皈依對上帝的崇信在中國是不現實的，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沒有宗教籠罩一切的階段，因而就缺乏普遍性的宗教文化。但是自由主義的出發點確實是人性。人是否應該天生平等並且自由無法通過科學的論證得到，可即便是並不信仰宗教的中國人也應該從直覺或者歷史經驗中得到，人應該是天生平等而且應該是自由的這個結論。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出發點，無論是否信仰宗教，只有承認這一點，才能夠推導出自由主義大廈中的豐富內容。

從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就可以推導出自由主義最基本的概念——人權。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是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生命的寶貴從天然的人性就可以感覺到，除了持極端信仰的瘋狂社會，如斯大林恐怖時期、民柬時期、文革時期，生命權一般能受到保護。但是財產權被放到極其重要的地位卻是近二百多年逐步發展的結果。在當代許多不發達國家，憲法對財產權的保護還是容易被理解為國家機器對富人的特別關照。馬克思主義就是持這種極端觀點的主義，並且把不保障個人的財產權當成社會主義優越性。人的自由在現代社會具體化為公民權利，除了天然的擇業、遷徙、創業等自由，還有有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以及選舉、罷免、監督等政治權利。在某些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如國民黨時期的中國，全門煥時期的韓國，人民沒有選舉、罷免、監督等政治權利，但是還有一定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在某些獨裁比較厲害的國家，比如皮諾切特時期的智利或當代的伊拉克，人民喪失了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利，僅僅保持著一定的經濟權利。但是在極端的馬克思主義國家，人民則連最後的遷徙、

擇業、經商的權利都喪失了。

自由主義關於公民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的劃分是很謹慎的。它的出發點是個人對生命、健康、財產和原始的自由擁有絕對的權利。但在一個人類組成的社會中，有些權利移交給了社會，有些仍然保留。在當代自由主義國家，都是由憲法確定了哪些是公民個人的權利，哪些移交給了廣義政府機構。在否定自由主義的各種主義中，有些是強調個人自由一定要服從集體利益，從而剝奪了很大一部分按照自由主義應該屬於公民權利的個人自由，比如法西斯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剝奪了公民辦報紙、開銀行、組織政黨、批評政府等自由。然而還有些主義過分的強調了一些本不屬於公民權利的"權利"：比如不失業的權利、住房的權利、娛樂的權利等等。這些主張指責自由主義不能為窮人謀取這些利益。但假如這樣，那不就有另外一部分人要無償的提供住房和娛樂設施並且被迫雇傭某些固定的人？就此指責自由主義的主張往往和剝奪公民固有權利的主義合為一體，比如馬克思主義國家號稱人民有了不失業的權利，但這其實是剝奪了公民的擇業和創業自由，具體到中國，在付出擇業和創業自由代價的前提下，也僅僅是 20%的工人享有了不失業的權利，而占 80%人口的農民則被強行剝奪了工作的自由且無任何福利保障。由於自由主義保障財產權並鼓勵公民的創造性勞動，所以國家的稅收就足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條件，根本不用去造作地規定公民的不失業權。

自由主義從天賦人權推導出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和民主。政府的權利是公民個人轉讓出來的，所以每個公民對政府都有相等的一個投票權，而不論他的階級、性別、受教育程度、人種、民族等屬性。但是反對自由主義的人要麼根據種族、民族、階級、性別等因素劃分出不同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投票權，要麼認為一人一票掩蓋了種族、民族、階級、性別等因素下的不平等。但反對自由主義一人一票的平等的觀點都認為，自由主義宣導的平等並不是距離真正平等最近的表現形式。法西斯主義認為某些種族是高貴於其他種族的，各種族內部可以平等，

但不同種族間無法平等，對劣等民族要消滅之。而馬克思主義則把階級屬性提高到了籠罩一切的地步，要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之間的平等。但反對自由主義政治平等的結果，無一例外地導致了公民的投票權和競選權被剝奪。

在自由主義條件下，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競選和投票。但是極端主義者認為，有些人更有錢能夠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會對外宣傳自己，從而產生了不平等。這確實是某種意義上的不平等。為此，許多自由主義國家規定了政府首腦選舉從政府得到相同的資助，限制個人捐款數量等等。但是完全取消競選者自發的宣傳努力則損害了公民競選的權利。假如一個競選人很醜，另一個很英俊，那麼應該為了絕對的平等而迫使他們只能發聲不能露面嗎？假如政府真的作到了這一點，那麼，政府就越過了自己的許可權，公民的個人自由便受到了威脅。事實上認為競選是不平等的主義比如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主導的國家，從根本上取消了公民對政府的選擇，把自然和社會差異造成的枝節不平等轉變成制度性的歧視。

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往往把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就通常意義來說，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有相通之處，那就是經濟自由。但並不是說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自由主義國家。自由主義從經濟自由的原則出發，只是提倡公民應該有經營經濟實體的自由，但並沒有規定經濟實體的性質只能私營，但實際上產權明確到個人的非公有經濟具有天然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而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因此自由主義國家基本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主義從自由的角度不僅強調公民應該具有經濟自由，更強調公民的政治權利。資本主義僅僅表示經濟上是市場交換的經濟制度，但沒有公民政治自由的內涵。一個個人獨裁或一黨專制的國家完全可能是資本主義的。獨裁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區別在於政治理念上：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他們之所以可能採用相同的經濟形式，前者是因為這種形式更有利於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以便使獨裁者掌握更多的資源並且在世界上更

有發言權；而後者只是給人民以經濟自由便自發形成的市場交易的後果。自由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是經濟自由的表現，而獨裁國家的資本主義是獨裁者刻意追求的結果。因此，自由主義國家常常表現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而獨裁國家卻表現為國家資本占壟斷地位的國家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迫害人權的罪惡突出表現在沒有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的落後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有些人卻把帳算在自由主義的頭上，這可能是義憤填膺找債主找昏了頭。

三．自由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問題

許多人會問，自由主義宣導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分權、憲政能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嗎？表面上奉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官方總是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但是這一救半個世紀，差點沒把中國救到閻王殿，直到改革開放引入了一些資本主義因素才取得了今天的經濟進展，但同時又造就了無數新的社會矛盾。雖然今天的世界已經從電氣時代進入資訊時代，但中國在總體上連 100 年前按科學技術水準應該完成的從手工生產的農業時代向機器生產的工業時代的過渡還沒有完成。人口問題、農民問題、腐敗問題、統一問題等等已經到了無法通過官方的政策性調整就能夠解決的地步，如果還不從根本上著手，就只會看著這些矛盾一天天惡化下去，束手無策，結果很有可能變成何清漣女士預言的（幾十年前的）拉美化。

下麵就分別談談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進行改革是如何可能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

1．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長期以來有個誤區，那就是只看重人口數量別增長的太快，完全忽視了人口品質。但實際上，人口問題的本質不是人口數

量問題，而是人口品質問題。由於社會生產力已經進步到資訊時代，農業機械化、工業化、電氣化的技術都已經很成熟，但是人口由於戶口等級制度的因素不能自由流動，而且人口素質太低造成最大量的人口從事最原始的低級無效勞動。那麼自由主義的解決之道有兩個：一是取消任何國內人口流動的限制，恢復憲法和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人民在國內自由遷徙的權利；另一個是真正普及國家義務教育。有人擔心公民自由遷徙會給大城市原有居民帶來不便。但這是應該承受並且也承受得起的代價。因為中國的城市本來就是靠剝削農村起家的，現在讓那些從農村背井離鄉出來的公民也同樣享受到城市的好處是無可非議的。既然要從不平等走向平等，那些享受了特殊利益的人就要丟棄掉一部分特殊利益，這是應該的。雖然丟掉了特權，但他們的固有利益在自由主義制度下更加能夠得到保障。國家義務教育雖然不在自由主義固有原則之列，但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普遍性的國家義務教育是必要手段。如果說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和創業能夠使中國的產業結構穩步提升的話，高強度的教育則是把最落後產業的人口直接轉換成最前沿產業的人口，更加有利於整體人口素質和產業結構的提高。自由遷徙的阻力是大城市的人要放棄一些特權，尤其是當局要放棄一項非常有效的控制民眾的手段。而普及義務教育的難點在於普遍性的腐敗和教育資金缺乏。但只要腐敗被遏止在很小的範圍內，資金缺乏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根據一些調查，包括作者本人調查，在中國一個鄉鎮，計劃生育撥款大概在 20 萬到 100 萬，而計劃生育罰款大概在 50 萬到 200 萬之間。這些錢基本都被腐敗掉了。假如能把這筆錢補充到教育經費裏，那麼義務教育的資金就沒有問題了。增大教育投入並不是說政府有權多向人民徵稅，而是有義務把有限的稅收更多地轉化為教育投入。比如財政上對國有企業的支援純粹是補無底洞，就應該轉來用在教育上，更別說在腐敗奢侈上浪費的錢財了。

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國家無法強行限制公民的生育權利。但是國家可以獎勵那些少生孩子的家庭。因為即便強行限制人們生育，

也不能做到把生下來的孩子處死。孩子既然生下來就是國家的公民，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那些罰款措施不過使本來很貧困的家庭更加無力投入孩子的教育，白白養活一些以此為藉口強行剝奪農民的官吏和打手。取消強行限制公民生育雖然會暫時使人口數量增加更快，但由於人口素質的提高，這種增長是良性的，也就是說可以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達到平衡和負增長。但是目前這種強行限制下人口的增長是惡性增長，越是能保障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越是少要孩子，而越是無力提供教育的家庭反而孩子越多，從而使人口總體素質降低，人口增長的潛在壓力惡性膨脹。

有人會指責說按照自由主義原則恢復人民的生育權會使中國人口在短期內膨脹的更厲害，加重了社會負擔，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這其實是一個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問題。比如一個家庭已經很貧困了，假如要供養兒子上大學會立即更加貧困，但是將來兒子畢業工作後可以期待給家裏帶來根本性的好轉。對於人口問題也是一樣，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尊重公民生育的權利，反對歧視超生人口，普及義務教育，最終達到了提高人口素質的結果，即便人口數量還下不來也可以說解決了人口問題。人口數量並不是不必考慮，但即便不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僅僅考慮解決人口問題，當前關注的也決不應該是人口數量增長速度的指標，而是應該追求（人口素質提高的速度/人口數量增長的速度）這個比值儘量大才對。

2. 農民問題。

農民問題可以細化為好幾個問題：農民在制度上受歧視；農民很難轉化為其他職業；農民受到非法的苛捐雜稅的盤剝和惡霸官府的壓迫；農民的收入水準極低；農民的精神生活及極匱乏等等。這些問題在廣大的農村普遍存在，除了在沿海一些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已基本消除。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農民問題要得到根本解決，可以採取以下兩項措施：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法規，恢復公民的遷徙自由；普

及自由選舉民主政府和人大會，從而落實保障公民財產和人身權利的法律。第一項使農民不再是低下社會身份的象徵，而是一個自由選擇的職業，從而使農民可以自由地轉化為企業雇員；而民主選舉是維護農民免遭惡霸勢力盤剝和欺壓的根本舉措。農民遭受盤剝減少就可能積累一些原始資本從而更容易創業。農民有了經濟自由、擇業自由再輔以義務教育，那麼中國就會快速地實現農村城市化。只有完成了這個過程，中國才有資格進入現代化國家的門檻。所以農民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不是被恩賜減輕點負擔，或者教育基層幹部要為人民服務，而是要恢復農民作為公民應該享有的遷徙、擇業和民主選舉的權利。

有人認為農民應該離土不離鄉。所有這樣主張的人沒有一個是農民。這其實還是要把農民排斥在以城市化為主體的現代化進程之外。這種理論用一個簡單的"應該"兩字就賦予了官方強行剝奪農民遷徙擇業的基本人權以合法性和正當性。當年紅色高棉把所有城市人口驅趕到農村也是因為城市人"應該"和農民平等。所有站在某個集團利益的立場剝奪另外一部分公民固有權利的做法都會導致矛盾激化，求和平而不得之。

官方今天對農民問題沒有任何辦法，要麼簡單地把農民在城市之間趕來趕去，要麼就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些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一類空洞無物地說教。今天農民的遭遇並不是黨的基層組織沒有力量，受到黨外的不法之徒偷盜搶劫而遭受損失。恰恰相反，是黨的基層組織力量過於強大，縣、鄉、村每一級黨委書記就是所管轄土地上的土皇帝。制定苛捐雜稅，強行罰款，私賣農民土地，從農民家裏搶奪財物，強迫農民該種什麼不能種什麼，對上訪告狀的農民拘留關押毆打等等，農民正在遭受的苦難就是這些土皇帝們制定並執行的。北師大一個農村調查活動中聽到村支書痛打要告狀的農民後，這樣說：共產黨的官不是那麼好惹的！而《人民日報》還要加強這些土皇帝的權力！難道農民受他們的氣還不夠嗎？國家早就制定了村民自治條例和法律，依法治國也早喊很多年了，為什麼實行起來就成了人治，成

了書記治國？

所以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恢復農民的公民權。今天的中國農民許多公民權被剝奪是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造成的。農民被"計畫"像奴隸一樣耕種土地，農民沒有不服從"計畫"的遷徙擇業等權利。在中國古代，農民雖然權利也很少，但畢竟還可以在國內選擇居住地和自己的職業。當農民受了冤屈還可以到公堂上擊鼓鳴冤，無論哪級官員都必須升堂問案。現在的農民受了冤屈去信訪，99%是打回原地處理，甚至三人以上集體告狀叫"擾亂公共秩序"可以被拘留逮捕甚至判刑！這不是說總體上農民的人權還不如大清時期有保障，而是說農民作為公民其正當權利遠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根據自由主義的原則，恢復農民權利，並不是等同於農民造反，農民就可以隨意打殺別人。像二十年代土改那樣農民可以隨意大開殺戒當然是要禁止的。農民被恢復的是擇業、遷徙的權利，也應該恢復合法示威的權利和其他憲法規定的權利，但並不是說農民可以把所有的基層官員、暴富分子等人隨意批鬥、殘害，即便這些人普遍地侵害了農民的利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固有權利，生命、財產和自由都不能在法律之外被剝奪。那些有證據證明違反法律侵害了農民利益的人並且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根據法律受到懲罰。要能做到這一點，也離不開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

3. 腐敗問題

中國的腐敗成風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已經沒有必要再用什麼"一小部分腐敗分子""總體上是好的"等詞句可以掩飾了。腐敗如此普及，說明這早已不是在個人道德素質修養可以解決的範圍內了。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可以開出三個藥方：一個是民主直選政府首腦和人大代表，一個是政府權利分立制衡，還有一個是民間監督。當然這些藥方裏就隱含著取消個人或集團對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壟斷。民主選舉迫使統治者看重民意，否則就要被競爭對手取代，而國家權利的分立，

使任何一個機構都不能有足夠的權力為所欲為。這兩點就保證了統治者至少不能腐敗得明目張膽。民間的監督包括公民的遊行示威和新聞輿論監督，尤其是新聞輿論的監督可以使統治者在幕後的黑暗交易曝光，從而啟動法律程式把腐敗扼殺在途中。　中國從來就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靠上級監督下級不僅顛倒了國家權力產生的基礎，而且也根本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即便拿很多人開刀，非但起不了警示作用，反而使那些被殺的人感到冤屈。這種反腐敗還不如叫養腐敗。牧人把羊普遍養得肥肥的，需要時宰殺一只享用，如果某只羊不幸被選中，它只會覺得自己命不好，而不感覺是自己吃的太肥了。在自由主義國家，官吏和工程師一樣靠自己的勞動掙錢吃飯，靠能力和競爭保障自己的工作，官吏的報酬和待遇根據競爭的激烈程度和普遍的工資水準而定。偶然發生的腐敗就如同大街上的小偷一般，雖然也有，但遠不會達到人人如此的地步。

有人認為民主選舉加上腐敗傳統會造成賄選成風，從而民主治不了腐敗，反而被腐敗治了。我的另一篇"談選舉"中說明了即便是賄選也比沒有選舉和包辦選舉更好。更好的依據是三個：第一是因為賄賂的對像是選民而不像現在是賄賂上級官員，體現了選民的重要性；第二，賄選是明裏進行，遭到公開譴責從而不可能持久，比今天官場的暗中交易要容易根除；第三，即便賄選出來的官員或人大代表，也畢竟是靠選民投票選出來的，比今天上級欽點自然更加能湧現出為民請命的好官和好代表。所以從現實出發，民主選舉和監督也是可行的。民國時期和臺灣民主化初期不是經常出現公開賄選還有議員之間互相叫罵開打等現像嗎？這僅僅是民主還不成熟的一個階段，在各種嚴厲的批評和嘲笑當中，這種暫時現像就會消除，民主從而逐漸成熟。

腐敗總是和秘密、暗中交易掛鉤，而民主化則啟動公開和透明的大門。腐敗一旦暴露在陽光下並不會立即自動消除，而是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抗議，在千人指萬人恨的聲討中，腐敗才可能夾著尾巴逃到尚未公開透明的小角落裏喘口氣。等到民主成熟了，再也沒有公眾無

權觸及的黑暗角落了，腐敗才可能銷聲匿跡。

4. 貧富分化問題

貧富分化是中國的現實，而且正在惡化。自由主義的政策靠幾個方面的努力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首先，自由主義靠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使那些處於最底層正在遭受苛捐雜稅剝削的農民免遭基層官員剝削之害。同時通過私有化使一部分國家資產直接轉化為公民個人的財產，從而緩解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的困境。中國的土地資源在大部分地區已經少到維持生計都比較艱難的地步了，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這點土地應該劃分給農民私有，各種以土地衡量的苛捐雜稅以及土地稅都應該統統取消。如此，最貧窮的農民階層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並且，農民耕種自己的土地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耕種，不必像今天這樣連種植什麼農作物的權利都沒有。另一類貧困人群是城市裏的失業工人。這些工人失業之後一無所有。農民可以分得一小塊土地經營，但工人不能靠分得一個汽車輪胎吃飯。但把國家財產分配給每個人還是有辦法的。把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化或者出售得到的資金返還給工人，工人當然不能靠這些錢吃一輩子，但民間普遍有了資金就能夠創造更多的民營企業吸收勞動力。曹思源先生說，人間正道私有化，這和自由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私有化的目的是使國家資產的一部分轉化為窮人的初始啟動資金和維持當前生活的來源。更重要的是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狀態，那些政府官員以及和他們有關係的人掌握了幾乎全部本屬於全民的經濟資源，通過市場化這種壟斷權力輕易地轉化為這些個人的巨額財產，這是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的主要根源。私有化以後，就沒有多少資源可供壟斷者發家暴富了。

其次，按照自由主義的政治民主原則，一個窮人占多數的社會應該選舉出一個更傾向於照顧窮人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更傾向於對窮

人進行補助，擴大義務教育，促進窮人生活水準的提高。經濟學家提出的許多針對貧富分化的策略在窮人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國家應該更容易實行，比如普及義務教育，監督政府腐敗，扶持中小企業，救助特困家庭等等。但在一個自由主義沒有站穩腳跟的國家，持極端平等主義的政府容易採取超越政府權力的手段，比如沒收民間資本歸為國有。這樣就損害了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原則。結果要麼是導致國內矛盾激化引發政變或內戰，要麼滑向專制獨裁政權。獨裁的本意可能是為了強行實現絕對的平等，這種向獨裁的轉化甚至會得到國內占多數的窮人的支持。但獨裁一旦成為事實，就成為損害除了獨裁者之外所有公民的邪惡力量。當人們認清踐踏自由主義的惡果時，已經再也沒有力量重新選擇統治者了。

再次，自由主義奉行經濟自由開放的原則，比那些設置重重壁壘的封閉式經濟更加具有競爭性和活力，從而更有力的促進整體上經濟的自由發展。針對中國來說，自由主義要求公民有遷徙自由，從而那些最窮困的人群得以脫離沒有任何資源的環境，到能夠更充分利用他們勞動力的發達地區工作。而發達地區接收了大批廉價勞動力之後，產品更具有競爭力。人口自由流動的最終結果將使全國各地人民的生活水準趨於一致。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平均主義者總是想通過限制公民比別人更加富裕的可能性達到均富，但限制的結果並不是共同富裕而毫無例外的成為共同貧窮。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計劃經濟者從根本上禁止民營經濟，結果不但是絕對的貧困，而且也更加不平等。從數學上就可以證明總體貧困更加容易增大貧富相對差別。比如，在富裕地區，窮人月收入 1000 元，而富人月收入 10000 元，可以說貧富差別很大，是 10 倍。但在計劃經濟國家，有工資收入的人儘管很低，比如 50 元，而無工資收入的人幾乎是 0，而 50 比 0 的結果是無窮大！即便不是像共產主義這樣的極端主義，而是印度這樣為了"公平"而實行國有化，並且在各個領域製造了民營經濟進入的限制，最終也導致普遍的貧窮和明顯的貧富分化。印度最近幾年的自由化改革

不僅使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同時也有能力展開義務教育扶持赤貧人群，從而降低貧富分化。中國進入 90 年代以來，貧富分化增大了，因為改革進程中有了權力進入市場的不公平因素，不如 80 年代中期那樣既總量增長又避免兩極分化，但是和計劃經濟時期的那個"無窮大"比起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貧富相對分化的更大。

縱觀世界上貧富差距特別大的地方，要麼是政治上獨裁，如拉美、非洲，要麼是經濟上封閉，如印度。當拉美在近年來民主化以後，以及隨著印度的經濟更加開放，這些國家的國內貧富差距在逐漸降低，並且總體上的經濟實力在迅速增長。拉美、印度、東歐處處都在顯示自由主義的原則給國家經濟帶來的種種優越。

5. 國企問題

中國的國企佔用了大量的國有資產，但普遍的效益低下，幾乎全部虧損，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大量工人失業等問題。自由主義解決國企問題的方法並不是想出什麼妙計使國企普遍轉虧為盈，而是可以解決國有資產流失帶來的不公平和普遍失業的問題。

國有資產的流失要麼流失到國內民間，要麼流失到國外。流到國外當然是全體國民的損失，流到國內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不公平。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能採用的，方法是私有化，也就是把名義上屬於全民的財產分給全民。一旦分配完畢，物有所屬，誰的東西誰關心，用不著每個國民還一直擔心著自己的那份國有資產被別人吞吃了。

有人擔心，私有化是不是把國有資產合法地變成少數人的私有財產？顯然這是誤解。私有化的目的就是把集體的東西平均分配給個人，誰要多分就等同於盜竊國庫，是犯罪行為。當然分配的方法不會是把每樣東西割成 13 億份，每人得無數個 13 億分之一。這需要把資產進行審計，就近核算成每個公民對具體企業的股份。如果把現有承包出去的耕地也算做國家資產，那麼農民可以分到相應的屬於自己的土地。屬於國有的中小企業可以全部賣掉，所得資金用來補償股份或

土地不足的差額。這當然不是一個小工程。東歐搞了好幾年才成功，俄國至今還沒有完成，我國也不會輕鬆搞定。

進行私有化的過程中，肯定會有很多權力混在其中多分多得，造成嚴重的不公。但如果不進行私有化，公民們是否就能保有這份財產呢？並不會。因為隨著國有資產流失，人民所擁有的潛在的資產會越來越少，等將來哪天想分家了，可能已經沒有任何資產可以分了。如果說腐敗在公開私有化的過程中要使一部分人多得很多資產的話，當前這種資產流失形式的暗中私有化會使一部分人獲得全部國有資產，而大部分人一無所得。

包剛升說，國企問題是個偽問題，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國企總體上有效益，將來私有化了，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現在許多的經濟學家花費無數精力去研究如何提高國企效益，純粹和研究永動機一樣是浪費生命。此言有理。私有化將徹底剷除這個偽問題，把這部分精力轉移到如何提高民營經濟的競爭力上。

私有化如何能解決就業呢？私有化的後果就是每個人掌握有一部分生產資料的股份。通過市場交換，這些股份會逐漸集中到擅長經營者手中，雖然很可能這些擅長經營者就是原來的腐敗官僚。普通公民則通過出賣股份得到一些資金。除了一部分職員仍然留在原來的企業，很有可能一大部分職員要失去原來職業。但是每個人都會有些資金。有了最初始的資金，既能解暫時的困難，也能作為初始的創業資金。全國現有固定資產 6、7 萬億，平均分給每個人合 5 千元左右。即便有一半不私有化，每人還能得 2500 元，刨去私有化過程的代價，也能合每人 2 千元左右。雖然不多，但每家分到近萬元也足夠刺激經濟發展了。尤其是農村得到如此巨大的資助，無疑會加速城市化過程，迅速進入正常就業狀態。假如把當前承包土地也劃入私有化範圍，那麼城市人口每人能得到萬元以上資金，這麼分散的巨額資金能創造的就業機會足以解決全部人口的就業問題。

中國跟俄羅斯甚至東歐相比，進行私有化更加有條件。蘇東在

劇變前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民間沒有什麼經濟實力，國有資產股份化到個人之後，幾乎沒有人有能力提供資金收購股權。東歐國家比較小，加上西方財政支持所以較快度過了難關，現在號稱歐洲小虎。俄羅斯船大難調頭，加上其財政狀況不易獲得國際金融機構支持，所以私有化的很困難。只要想一想，在大量普通公民願意換取現鈔但很少有人收購的情況下，股權當然就很不值錢了。而中國當前銀行的存款總額要超出國家固定資產，而私人存款還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如果把一半國家資產私有化的話，民間是有足夠的資金收購的。況且，一旦私有化，港資應該具有收購資產的權利，一般性資產也可以向外資開放。也就是說，普通人手中的股權證明基本可以預期換取足額的現鈔，假如民間投資意向強烈的話，甚至可能超值。

私有化和貧富分化的關係，前面已有論述。

6．統一問題

從前幾個問題可以看出，自由主義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思路不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專門採取某項措施，而是根據自由主義的原則採取一攬子措施，而要解決的問題則會自然而然的化解掉。統一問題也不例外。

許多人認為統一是形式上各地區歸屬同一個國家名號。其實這不叫統一。真正的統一應當具有如下特點：整個國家有統一的憲法和最高司法機構，國內的公民有權自由流動，國家有統一的最高行政機構、武裝力量和外交。民主國家還應該有統一的代議機構。統一的憲法是國家統一的標誌，說明各個地區的人民認同共同的國家結構形式。單獨的最高司法機構保證了憲法的實施。人員和物資的自由流動是人民享有統一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統一給人民帶來的實質利益的主體。統一的中央行政機構用來維護憲法。統一的外交是國家主權的標誌，而統一的武裝力量是國家統一的另一個好處：安全保障及和平紅利。

如果不符合這些特點，即便許多地區合稱為 xx 國，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比如聯合國，其不能成為一個國家，因為既沒有聯合國憲法（憲章不等於憲法），也沒有統一的政府靠統一的武裝力量強制實施聯合國決議。各成員國保留著自己的軍隊，有權抵制聯合國決議的實施。所以聯合國僅僅是協議機構。

再看中國的統一。香港、澳門名義上收回來了，但是由於他們保留了司法終審權，其他地區的公民還沒有權利到該地自由旅行、遷徙，所以這種統一要大打折扣。假如香港的司法終審結果不符合中國憲法怎麼辦？如果大陸、香港按照各自的理解進行終審，那麼不就相當於兩套憲法了？假如按照一國兩制統一臺灣，問題會更多。大陸政府承諾臺灣可以保留軍隊，那麼臺灣政府依靠軍隊拒不實施統一憲法怎麼辦？這種所謂的統一和不統一相比有什麼好處？還不如兩國之間和平交流利益更大。

如果仔細分析大陸和港澳臺的區別，就會發現大陸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專政指導下的專政制度，而港澳臺實行的是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民主制度。所以要真正統一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強行吃掉他們，以大吃小當然也比較容易，把港澳臺改造成和大陸其他地方一樣，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共產主義制度。另一個辦法是大陸自身用自由主義的原則進行改革，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港澳臺和大陸既有共同的中華民族傳統，又克服了根本制度的差異，真正的統一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必要保留單獨的武裝力量，中國的安全由中央政府統一掌握。

那麼會不會有人認為按照自由主義的統一原則，就是臺灣吃掉了大陸呢？這當然不是。吃掉是指軍事消滅，而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進行統一則是和平進行的。即便沒有臺灣的因素，大陸本身也應該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進行改革，能因此達到和臺灣統一的效果僅僅是額外獲取的重大利益。有人用這樣的比喻：主人使勁拉也拉不住一頭強驢，再拉可能驢就掙脫跑沒了，乾脆讓驢跑吧，等沒草吃了又會回來

找主人了。雖然在臺灣問題上持這種觀點的人在具體建議上和自由主義者很接近，但自由主義者的出發點是人的生命、價值、選擇應當被尊重，而不是專門的解決臺灣問題。自由主義者期待大陸的自由化改革可以消除臺灣被吃掉的擔心，增加互惠合作的機會，最終靠民族感情、經濟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理念達成國家真正統一。　當然，大陸的自由化改革和對臺灣表現出善意並不一定能保證大陸和臺灣的統一。如果放棄其他一切利益，僅僅從統一來看，大陸用武力強行吞併似乎更可行。但可以想像這是災難性的，不僅對臺灣地區，對大陸也同樣是災難。不僅有短暫的戰爭制裁孤立等災難，還有自由主義宣導的和平、理性、自由、人權等原則被破壞的更徹底帶來的長久災難。

四．根據自由主義原則進行改革

按照馬克思主義地說法，改革是改掉那些和生產力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種說法似乎有道理，但其出發點還是脫離了人本身的生產力。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這些說法離馬列主義要求的階級專政色彩越來越遠，也越來越實際，但是畢竟和自由主義的改革觀並不一致。鄧的三個有利於兩個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還有一個有利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倒是多少體現了人道的色彩。但即便如此，也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為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給人民以自由，讓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幸福。鄧比毛時代有巨大的進步，但還不如老子所說的"為而不恃"一句話更接近自由主義的觀點。

自由主義的改革觀從根本上說，是要達到公民充分享有各種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並用憲法規定下來，由民選政府實行之。至於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水準，軍事力量，教育程度等等僅僅是外部衡量指標，而不是政府努力的方向。自由主義的改革也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具體問題，而是要給公民的幸福帶來持久的保障。根

據前面的分析，自由主義的改革是能夠從根本上化解各種矛盾的，儘管各種改革措施並不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　那麼改革的具體方向是什麼？根據自由主義的目標，再結合中國的現實，從現實到目標畫個箭頭，就是改革的方向。要分析現實，並不是要分析當前各階級狀況，而是要分析國家的結構和指導思想的現況是怎樣。在其他文章中，作者討論過類似的問題，這裏再略加說明。中國在 1949 年建立的國家政權名叫新民主主義政權，當時的憲法性檔是共同綱領，這個所謂的"新"，就是強調了一下國家的階級基礎是工人農民，其他都跟自由主義的原則沒有本質區別。但是共產黨站穩腳跟之後，從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把中國改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國家。從此公民的各種權利沒有了保障，所有政府機構被一黨壟斷，國家的法治基礎徹底消失。國家沒有任何機制能夠預防反右、文革等大規模迫害人權毀滅文明的運動。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人權、法治、經濟自由等等因素在逐步恢復，但是指導思想依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所有的進步都是在生存的本能驅使下突破馬克思主義桎梏才取得的，但是還有大量的根本性原則問題沒有解決，造成了改革到今天已經喪失動力的尷尬局面。

綜合起來，按照自由主義原則，結合中國現實，應該採取那些改革措施呢？

1. 修訂憲法。

今天的憲法是 1982 年制定的，雖然吸取了一定的文革教訓比前兩部憲法有了進步，但其高度還沒有恢復到 1949 年的共同綱領。單從言辭上說，甚至還不如 1947 年的民國憲法和自由主義原則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憲法應該修訂和補充以下內容。

國家保護公民和集體的財產權，非以法律不得侵害。很明顯，這財產既應當包括生活資料，也應該包括生產資料。洛克早就闡明，如果公民的財產權得不到保障，其他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都不可能得到保障。這一點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於保護公民財產不被政府強行沒收

剝奪，從根本上保護公民的各種人權以及民間的生產積極性。

國家的武裝力量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任何黨派團體不得有自己的武裝。很明顯，國家軍隊的效忠對像自然應該是全體國民，因此只能服從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某黨。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將來可能發生的軍事內亂。重慶談判時國共就確立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方針，可惜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還沒有能夠實行。

各級法院司法獨立，不受任何黨政機構的影響。司法獨立原則是包括我國政府在內公認的司法原則，要保證這點，有必要借鑒法官終身制、斷絕橫向調配國家幹部等等措施。像保護公民財產一樣，憲法有必要專門規定這一點，以便實施。

國家各級行政領導人由公民投票選舉產生。當前的代表本身就沒有多少代表性，代表再選代表的代表根本就沒有任何民主價值。沒有選舉，政權的合法性是值得懷疑的，更不要說靠民主監督遏制腐敗等功能了。選舉是實實在在的硬指標，民主不民主關鍵就看有沒有普選。　至於公民的具體權利，現在的憲法已經列舉，勿須更改，只要以上原則能實行，尤其是民主能實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都可以逐漸落在實處。

2. 依法治國。

具體內容有：廢除勞動教養；廢除戶口等級制度；廢除各種紅頭文件的效力，需要的代之以人大制定的法律條例；黨政分開，取消以黨代政；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等保障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等等。

不經審判就剝奪公民的自由，是明目張膽地違反國家當前憲法的行為，因此勞動教養是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權力無限膨脹的產物，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竟然還保留著，這是整個國家的恥辱，廢除這一制度越早越好。

戶口等級制度也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遺產，嚴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權，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律政治平等的憲法、精神相抵觸，

並且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這種公開的歧視性政策也是消滅的越早越好。應該代之以居住民登記制度。

長期以來，各級政府機關習慣於執行各種紅頭文件的指示，如果這些檔僅僅是某些組織內部或機構之間進行聯繫倒也無妨，但是許多涉及公民具體利益的事項也要根據紅頭文件辦理，甚至領導批示，則是人治的典型表現。根據法治國家的原則，處理涉及公民利益的事項都應該有專門的法律進行規定，如果公民不服，可以進行訴訟。但中國的公務員長期習慣於聽上級指示，而把法律規範當成可有可無的東西。這一點並不是由國家主席發佈一個廢除令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立法、執法、司法、訴訟的配合。

國家法治不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權力高度集中於執政黨。中國接觸過官場的人都知道五大班子（人大、政協、政府、紀檢委、法院），都統統歸黨委管。幾大班子的幹部都是共產黨的幹部，可以由黨委調來調去。黨政分開的實質是這幾大班子應該各負其責，和共產黨本身的管理劃清界限。紀檢委是共產黨的機構當然可以繼續向黨委負責，別人無權過問，但人大是代議機構，其代表和負責人應當向選民負責，跟黨派無關，共產黨無權任命和罷免人大代表和官員。法院更應該依據司法獨立原則不受黨委管轄。民國初期趙士北就向孫中山提出"司法不黨"的建議，司法獨立更是今天國際公認的準則。執政黨的執政體現在由該黨黨員入閣政府，在法律範圍內實施具有該黨特點的政策。執政黨的政策之所以具有合法性，除了要符合法律之外，還因為該黨政策通過競爭獲多數選民的認可。如果沒有競爭，執政黨主觀地用自己的理念制定國家政策就不一定是人民認可的政策。執政黨的政策應該是通過在政府執政實行的，但中國目前的狀況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君不見報紙上各地黨委書記又是研究市政專案，又是在救災現場指揮，甚至干涉市場蔬菜價錢。事實上，沒有書記的批准，檢察院無法調查高級官員，政府不能做出重大決議，人大無法罷免政府首腦。在權力如此集中的情況下，本來應該互相制約的各個機構都變

成了黨委的左膀右臂，要腐敗就腐一窩。法律要求各個機構獨立地對法律負責，既然現在他們都集合在黨委麾下，那麼只要黨委，其實是只要書記不想對法律負責，那麼預定的法律程式就不能啟動，法律就成了擺設。這就是當前普遍的有法不依的真正原因。比如石家莊市小豐村農民因質疑村幹部貪污，觸及了高級官員的利益而被捕判刑。當時審判員的表現都是傾向於農民的，如果不是受到額外的壓力，不會出現明顯是冤枉農民的結果。司法不能根據事實和法律獨立斷案，根本原因就在於受黨委書記干涉。

憲法已經規定了的公民自由，但是其中許多涉及到和政府相關的自由，比如新聞、出版、示威等自由並沒有落在實處。比如全國各地的農民或下崗工人的示威，基本上都沒有經過批准。但實際上如果沒有特殊理由，政府都應該批准。一概不批准就是政府侵害了公民的權利，而公民不經過批准就進行示威並且由此得到本應通過法律手段得到的利益，反而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民間由於被禁止獨立出版刊物，要出版的人往往通過買出版社的書號來解決出書問題。這既反映了公民的出版自由被剝奪的現實，也使腐敗之風蔓延到出版界這塊本來應該純淨的領域。有專家呼籲儘快出臺新聞法和出版法，就是要既把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用法律具體化，同時也使新聞出版這個領域有法可依，貫徹依法治國的原則。

法治的核心是要保護公民權利，任何對公民權利的褫奪都必須有充分的法律根據。那些不是法律概念的"帽子"，比如"階級敵人"、"反革命"、"黑五類"、"右派"、"臭老九"、"三種人"、"左棍"、"自由化分子"、"邪教徒"、"敵對勢力"等等，根本就不能作為政府剝奪公民權利的藉口。如果執政者憑藉權力強行以這些帽子剝奪公民的權利，那麼破壞法治的責任就在於這些破壞法律程式的執政者。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即便公民有遵守法律的意識，也不會成為公民社會的公民，而只能是專制下的順民。

3. 國有資產私有化

在前面已經論述過私有化和貧富分化以及國企問題的關係。下麵談談土地私有化和國企私有化的合法性。

從自由主義宣導的財產所有權來說，土地分給農民也不是對農民的額外恩賜。因為這土地本來就是中國人的祖祖輩輩休養生息的地方，是 50 年代農民被政府強行剝奪走的，今天再還給農民也是物歸原主，理所應當。

土地的私有化可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農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自種自吃，國家再沒有理由向農民徵收任何稅費。如果農民想從事其他職業，可以把土地作為抵押獲得貸款，也可以用出賣土地的錢作為創業的初始資本。而耕地會逐漸集中到善於耕作的農民手中便於現代化的機械耕作。和封建社會的土地集中不同，當代的土地集中滿足了農業機械化生產的需要，而古代土地集中的結果卻是地主仍然把土地租賃給農民手工耕種，相當於白白養活了一部分靠租賃為生的人。今天，如果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作為創業資本，哪怕是作為在城裏找到工作的生活費，總是創造了城市化的契機。當今種糧賠錢的狀況早已說明了把幾億人窩在土地上和人力市場的資源配置嚴重脫節。即便沒有土地私有化，農民也肯定要湧進城市尋找生機，因為在農村即便是謀生也越來越困難。土地的私有化相當於給了農民一個機會。中國的國有企業也不是國家經營來的淨資產。國家通過幾十年的剪刀差價格，把農民創造的價值轉移到工業上。而工人雖然有各種福利，但是其養老金部分卻是存在企業資產裏。所以今天把本來就屬於全民的資產再分給所有公民也是合理的。至少那些在國企工作了半輩子卻面臨失業的老工人得到補償是應該的。農民被剝奪了幾十年，今天還普遍的處於貧困狀態，得到補償也是應該的。當然，如果考慮到土地的私有化，土地本身可以算做補償的主要部分，對於通過核算不足的部分可以用來自出售國有企業得到的資金補足。

4. 徹底的經濟開放

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的步伐並不算慢，加入 WTO 後肯定更快。但是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內資外資不平等的情況嚴重起來。大部分地方外資企業享受免稅三年的優惠，而內資企業沒有。在成本核算上，外資企業的各種花費都可以打入成本，但內資卻有種種限制。就內資企業來說，國有企業又享有特權。國企在貸款上即便明明沒有償還能力都可以輕易得到低息貸款，而民營企業卻只能得到利息高得多的高利貸。有許多領域政府明文規定不允許民營企業介入，比如經營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等等。

歷史教科書說民國時期民營企業受到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的雙重壓迫而難以發展，今天這種局面肯定更加厲害，因為那時畢竟在規則上公平競爭的，今天卻從規則上就使民營企業處於不利狀態。

根據自由主義的經濟自由原則，除了及其個別和國家安全相關的工業外，其他所有領域都應該向民間開放，進行公平競爭。這個公平競爭既包括國內企業的公平競爭，也包括國內和國外企業的公平競爭。國內的民營企業是真正代表民族希望的民族企業，政府不應該使其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有人擔心國際資本的流動代表了西方的經濟侵略，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有力的論證能證明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對本國不利。根據經濟學的理論，所有的貿易都是互惠的。各國的實踐證明經濟越是開放，就越容易提高經濟競爭力。而且開放的越早越徹底，也越容易在國際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國在二十世紀初，民族經濟力量還很微小，但在短暫的戰爭間隙，民族工業獲得很大發展。至抗日戰爭前夕，我國在輕工業、航運、金融等領域已經嶄露頭角，許多行業已經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改變赤貧和愚昧狀態的歷史新起點，開放功不可沒。亞洲四小龍、以色列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從弱小到很強的經濟競爭力都是在開放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作者在一篇有關全球化的文章中，專門論述了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和對中國的影響。總的來說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是個機會，但中國要抓住這個機會，一定要配合國內的經濟自由和人員流動自由的政策。片面的經濟對外開放而同時限制民營經濟或者繼續限制人口流動對中國來說，也許真的會出現像反對全球化的人士預言的後果。

五．在中國實施自由主義原則的障礙

中國當前，到底有那些力量是自由主義的反對者呢？一個是形形色色的平均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也包括新舊左派；另一個是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階層。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的原因在於它的邏輯是這樣：自由主義宣導自由競爭 + 人的能力不同的事實 →人一定分化為貧富差別的階級或階層；人的貧富差別 + 經濟地位決定人的社會地位這個理論→人的社會地位差別；人的社會地位差別 = 人的政治地位差別 = 違背了自由主義宣導的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原則；從而得出結論：自由主義宣導的人人平等要麼是自相矛盾的，要麼僅僅是指階級內部的平等，而階級之間就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其他平均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的邏輯也基本一樣。

對於自由競爭導致人在經濟上出現貧富差別，各個主義看法沒有區別。但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推導出政治上的不平等則是武斷的，儘管有一定的歷史經驗作為依據。因為上面推導時用到的社會地位，雖然是人們比單純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感受更實在的一個概念，但他實際包含了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兩個方面的內容。如果說 "人的貧富差別-> 人的社會地位差別"這個推理沒有錯誤的話，其實是因為社會地位中經濟地位因貧富差別而產生了差別。但接下來" 人的社會地位差別 = 人的政治地位差別" 則錯誤了。因為人的社會地位差別並不代表政治地位的差別。自由主義認為的平等其實就是政治平等，並且不因人的經濟狀況、知識多少、性別或民族等屬性的差

異而改變。自由主義國家想要達到這一點靠的是憲法和具體的法律。

但馬克思主義者卻把人人平等的憲法和法律拋在一邊，認為經濟上的貧富就決定了個人的其他屬性。在自由主義得以普遍開花結果之前的貧窮時代，貧富確實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因為當人們還普遍餓肚子的時候，寧肯拿自己的政治權利去交換一點食物，以維持生命的延續。因而經濟上的不等影響甚至決定了政治上的不等。由於中國人能普遍吃飽飯的歷史還不到 20 年，馬克思主義統治中國至今 50 年，於是經濟地位決定一切的理論深深地被很多人信服。但是當人們吃飽飯之後，需要做人的尊嚴和價值時，馬克思主義再也無法滿足人們對於追求自身價值的需求。

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認為"經濟地位決定人的一切"是個正確理論，而且客觀上也為有些人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上高人一等的做法提供了道德支撐。從而"弱肉強食""實力決定一切"等根本拋棄人權的理論喧囂一時。在這類變種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腐敗風氣盛行，人對人的壓迫日益嚴重。對於經濟上的弱者，別說政治權利無法保障，甚至其生命都被那些強者當成角逐利益的砝碼。

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看不慣弱肉強食，但他們和弱肉強食者的思路都是一樣的，都是經濟決定政治。只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希圖借助消滅人類的貧富差距達到政治平等。而弱肉強食者因為自己是強者，所以認為政治上本來就該不平等。其實這就是下麵還要論述的自由主義的另一個反對力量——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的計劃經濟不僅是幻想通過計畫免除經濟週期，從而創造比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更發達的生產力，而且希望借此消除經濟地位的差別，從而徹底消滅政治不平等。然而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實踐都失敗了，而且實踐的結果不是像紅色高棉那樣血腥的清洗和屠殺，就是像越中這樣重新引入資本主義因素，當然還有人民生活無一例外地陷入貧窮之中。

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失敗說明了靠消滅經濟差別達到政治平

等行不通。當然，認同經濟差別應該轉變為政治差別更是背離人性。所以自由主義宣導的存在經濟差別的情況下追求政治平等才是一條真正的出路。自由主義在歐美各國的成功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在美國，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比普通人富萬倍不止。但是蓋茨和任何其他一個公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蓋茨不比小布希更有競選優勢，也不比任何其他公民有更多的投票權。假如比爾蓋茨侵犯了任何一位公民的正常權利，都不會因為他有錢而受到法律的寬恕。

在中國，另一類反對自由主義的力量是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以實權在握的官員和利用官員職權賺取物質利益的商人為主體。確切地講，這部分人並不反對自由主義的概念，甚至也不反對自由主義宣導的經濟自由原則和私有化等具體主張。他們反對的是按照自由主義原則進行政治民主化和國家法治化的改革。這種反對甚至都不是理論上的批駁，而是實際上在自由主義思想不成氣候時涼在一邊，而一旦有了聲勢就斥之為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動用國家資源大張撻伐，討伐的武器還是平時被扔在一邊的馬克思主義。當然這一力量並不是真的要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害怕喪失特權。但是，只有在自由主義得到貫徹實施的國家，公民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合法權利。依靠特權保障自己的利益並不是一個明智的做法。成克傑們本來想靠特權換取物質利益，結果反被特權害了性命。可以設想，根據自由主義的民主監督原則，首先成克傑不可能貪那麼多錢，其次根據自由主義的人道原則，貪污受賄也不至於判處死刑。在目前這種既有貪賄風氣又有貪賄的便利條件而且一旦被捉便嚴厲處治的情況下，當前的特權階層其實每個人都比在自由主義社會更無法保障自身的根本利益。

由於目前中國的官方指導思想還號稱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各種左派批判起自由主義來名正言順，可以無所顧忌。當然學術上的爭論是無害的。可是，中國的改革卻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羈絆無法深入。在鎮壓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時，馬克思主義者期盼的毛時代的歷史當然也不會重演。中國的歷史只好這樣帶著沉重的腳步，摸著石頭前進到

21 世紀。

自由主義帶來了今日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和平自由富裕的新時代，她也必將給 21 世紀的中國帶來新的希望。

八 被脅迫的證人

被脅迫做偽證的黃海霞

黃海霞是新青年學會中唯一的女性，21 歲，是中國地質大學的在校學生。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讓學校領導和老師做工作，能證明新青年學會暴力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就無罪，就畢業，不證明，就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黃海霞實事求是的寫了一篇悔過書，說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學術小組。沒有達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要求。第二次寫新青年學會有議論政府的言論，也沒通過。最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乾脆告訴她，畢業或坐牢自己選擇。黃海霞被迫寫了：新青年學會是一個暴力打倒共產黨的非法組織，才過關。

黃海霞被迫做了新青年學會的有罪證言，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又拿出了一份替她寫好的新青年學會有罪的證言，讓黃海霞簽字。黃海霞看這份證言，與新青年學會所作行為根本不符，自己從來沒寫過這種證言，黃海霞心裏很矛盾，也很害怕，自己說的話他們不記，自己沒說的話卻有，便不肯簽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進行了疲勞戰術、車輪戰，對黃海霞進行了長達九個小時的審問，聲色俱厲，大聲恐嚇："簽不簽?! 如果簽字，就可以無罪。如果不簽，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證明他們有罪！還是坐牢？你自己選擇！"

黃海霞身心疲憊，精神恍惚如同墮入惡夢之中，萬般無奈被迫在證詞上簽了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安排給黃海霞的作證任務於是完成了。

2001 年 4 月 5 日，中國地質大學保衛處，系領導、班主任在按北

京市國家安全局要求配合工作，教訓黃海霞，讓黃海霞寫悔過書。

系領導："黃海霞！你作為一個學生，不好好讀書，在社會上參加非法組織，給學校帶來這麼多麻煩，你對得起誰！"

黃海霞低著頭，默不作聲。

班主任："黃海霞！你為什麼要瞞著學校在社會上參加非法的反動組織？你父母地裏刨食，供養你這個大學生，容易嗎！？"

黃海霞低著頭，默不作聲。

系領導："黃海霞！你應該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好好配合好安全局的工作！"

黃海霞已無所適從。

系領導："黃海霞！不能為了你影響了學校，配合好國安局的工作，配合不好，發生的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這是學校黨委決定下來的，下一步怎樣處理你，就看你的態度。"

黃海霞抬起了頭，為自己辯白，就說："新青年學會黨員占百分之八十，都挺優秀的，我就參加了，不知道還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班主任看黃海霞為自己找理由辯白，便沒好氣地說："黃海霞！你是個學生，沒有社會經驗，哪一個吃私貪污的大案要案不是共產黨幹的，你還迷信共產黨，不好好念書。"

系領導聽黃海霞說新青年學會骨幹都還是些黨員，心裏也覺得納悶，便問道："他們這個組織有幾人？都是些什麼人？"

黃海霞抹著眼淚說："開始時五個人發起的，有四個是共產黨員，還有……"

聽到這裏，系領導與班主任對視了一下，原來他們以為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這個非法組織是一些失魂落魄、野心勃勃的異議人士搞的，沒想到五個發起人，四個還是中共黨員。

黃海霞為了說明自己參加這個組織，沒有壞的動機，就接著說："其中範二軍還是航空航天大學的政治輔導員，他是這個學會的骨幹，是這個學會的兩個幹事之一。"

系領導、班主任兩人在默默的沉思著，默默地聽。

黃海霞就說：“其中靳海科就是去年才在我們學校畢業的，還是團的幹部，大學二年級就入黨了，還被評為我校的優秀團幹部。”

班主任看黃海霞想以此擺脫自己，便又強調說：“社會上的事你不知道，你是個學生，根本就沒有社會經驗。”

系領導是帶著黨委的命令來做工作的，為了完成這項任務，便對黃海霞說：“黃海霞，你不好好讀書，學生的任務就是好好讀書，社會上的事複雜得很，陳希同是北京市的市長，還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不也是個腐化墮落分子嗎？腐化墮落的從裏到外都壞透了，你還迷信什麼？這能是藉口嗎？”

黃海霞原以為說他們是共產黨員，打著共產黨這個旗號，還能擺脫自己，沒想到不起作用，被系領導一句話噎住了，只得低下了頭。

系領導嚴厲地說：“黃海霞！不要找什麼藉口了，好好配合好國安局的工作，就看你配合的怎麼樣，有沒有悔過表現。”

黃海霞默默不語，仍低著頭。

系領導嚴厲地說：“黃海霞！要深刻認識自己的嚴重錯誤，寫好自己的悔過書，是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就看你的悔過態度。”

嚴厲的批評持續了四個小時，整整一個上午。

黃海霞忐忑不安的離開了辦公室，思緒萬千，又無可奈何，便寫了悔過書：“新青年學會是一個非法的組織，沒有註冊登記。新青年學會對我的吸引之處，在於他們有眾多不同的思想，他是一個我借此觀察社會的窗口。在我這方面，我的確並不感到事情的嚴重性。由於自己對社會認識不夠，就參加了。經過領導的批評教育，真心悔過。”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蒲義副科長看了這份悔過書，順手就將它丟在了桌子上。這份悔過書對證明新青年學會有罪根本就不起作用。

常科長對這份悔過書太反感了，便對蒲義副科長說：“看來得給她來點硬的。”

蒲義副科長就附和著說：“這與我們的需要相差太遠了，根本就不沾邊。”

“什麼甚遠！這簡直就是在美化新青年學會。”常科長氣憤地說。

蒲義副科長便接上說：“再讓她寫一次，看看她的態度，再採取進一步措施。”

黃海霞被勒令重寫悔過書，便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不是輕易可以過關的。自從三月中旬被傳詢，到現在已連續兩個月了。這幾個月的時間裏，吃不好，睡不好，也無心學習。在班級裏，眾多異樣的目光注視著自己，老師對自己沒一點好氣，深感後悔參加這個學會。

她拿著筆，怎樣寫呢？新青年學會這些人的確沒做過對國家、對人民不利的事。國安局反復逼迫自己承認新青年學會是個非法的犯罪組織，強調沒到民政部門註冊登記，可這與國安局有什麼關係呢？轉交到民政局處理就是了，何必在我身上糾纏不休呢？這顯然是個陰謀，可是自己明知是個陰謀也無能為力。她拿著筆根本就沒法寫，但又不得不寫，便寫道：“新青年學會沒有到民政部門註冊登記，是個非法的組織，他們在一起議論共產黨的腐敗，有批評政府的言論，批評政府對農民負擔過重，不重視教育，設立昂貴的入校贊助費這個高門檻，使許多貧困子弟上不起學。城市工人大批下崗失業。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腐敗愈演愈烈。我作為一個學生，沒有認識好的一面，盲目參加了新青年學會，經過國安局工作人員和學校領導、老師對我的批評教育，我決心痛改前非。”

系領導和班主任看了黃海霞的悔過書，對於這樣的悔過書，他們也把握不住分寸，他們只想擺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學校的糾纏，完成學校黨委交給的任務，他們倆看完了黃海霞的悔過書，協商了一下，又把黃海霞叫到系領導辦公室。

系領導問黃海霞：“黃海霞，你以為你這份悔過書這樣能過關嗎？”

“能。”黃海霞聲音低沉的回答。

“好。”系領導應了一聲，接著就說：“這要看國安局的態度，國

安局那頭不滿意責任你自己負。你作為一個學生，不好好讀書學習，在社會上參加非法組織，給學校惹來這麼多麻煩。”系領導批評完了，把頭轉向了班主任，班主任很是上火生氣，就對黃海霞大聲吆喝著說：“黃海霞！你看看你，你給學校惹來多少麻煩！你的父母土裏刨食，供養你這個大學生容易嗎?!”

“我警告你！黃海霞。”系領導嚴厲的大聲說：“國安局那頭不滿意，帶你走，學校就開除你。你在社會上做的事，學校也不知道，現在就看你的悔過態度。”

黃海霞低著頭，眼淚撲撲地流著。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看了黃海霞的悔過書，看完了，都暴怒起來。

“這他媽能證明他們有罪嗎?!”常科長拍著桌子怒號著。

蒲義副科長就接上說：“看來我們要將其中的利害關係向她挑明。”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審訊人員正在審訊黃海霞。

問：“黃海霞，新青年學會是一個非法的反動組織，沒有註冊登記，秘密成立，你為什麼要參加這個反動組織?”

答：“不知道是個反動組織。”

問：“不知道為什麼參加?”

答：“他們在一起，就是不甘平庸，想為社會做點什麼。新青年學會對我的吸引之處，在於我們有眾多不同的思想，他是一個我可以藉以觀察社會的窗口，在我這方面，我的確並不感到事情的嚴重。”

問：“你們在一起，肯定有人說過反黨的話，反對國家的話?”說完又嚴厲的警告：“只准回答是或不是，有或沒有，不准解釋。”

答：“沒有。”

問：“知情不報要負法律責任，你也是其中一員，你說說，誰在什麼時候說過這類話?”

答：“沒有說的，誰也沒說。”

問：“楊子立思想很激進，有沒有說過要推翻共產黨之類的話?”

答：“沒有。”

問，“《選擇自由主義》這篇網路文章你看沒看?”

答：“看過，是楊子立寫的。”

問：“這篇文章的實質是什麼?”

答：“學術研究。”

問：“新青年學會是個非法組織，你參加非法組織，理應懲處，念在你還是個學生，現在看你的悔過態度，給你一次機會，再做處理。”

黃海霞低頭無語。

問：“徐偉肯定說過暴力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推翻共產黨的話!?”

答：“徐偉是個黨員，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學生社團組織‘農村之子——農村發展促　進會’，因為徐偉一直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來往，徐偉聯繫學生幫助研究中心在全國搞農村社會調查。在調查後，他說過農民負擔過重的話，黨的政策應該向農民、農業、農村傾斜。沒說過農村包圍城市，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話。”

問：“徐偉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他所謂的關心‘三農’就是圖謀不軌，心術不正，顛覆政權。”

……

審訊一個上午，長達四個多小時，黃海霞始終堅持認為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學術研究小組，關心人民、熱愛國家、熱愛社會、湊在一起討論當前社會上的一些熱點問題。

最後國安局丟下一句話：“你回去再好好考慮考慮，寫你的悔過書，看你的態度，再做處理。”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從 2001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連續對黃海霞發動攻勢，不斷加大審訊力度。

黃海霞心神不寧的回到宿舍，太恐怖了，沒想到參加一個學術性的研究小組，談論的僅僅是社會上一些公開話題、熱門話題，被國安局一恐怖，竟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其嚴重的事件。看

來不按安全局的要求寫，是肯定不行的了。這是一次內心深處的靈魂大搏鬥，聽安全局的恐怖警告，覺得沒有禽獸之心，是進不了安全局的，這些心狠手辣的敗類，滿足不了他們的要求，肯定還會有使你想不到的麻煩、災難。

黃海霞鋪開紙按安全局的要求違心地寫道："新青年學會是一個沒有註冊登記的非法組織，我認為，徐偉的觀點是用農民最需解決的問題，來武裝老百姓的思想。我想，徐偉說用法律和經濟援助老百姓，徐偉是讓學會得民心。我覺得，徐偉趨向的用暴力方式。大概、可能、尤其是通過農民起義改造社會，我是這樣想的。我認為，新青年學會成立的目的，就是改變現行的社會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我想，楊子立想改變一黨執政的政權。我覺得，新青年學會想建立新型的民主體制。我覺得，這是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想，這也是動搖共產黨的威信。"

黃海霞被逼迫在寫悔過書，按照安全局的要求寫完了，交了上去。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看完了黃海霞的悔過書，覺得比前幾次進步了，但與給新青年學會定罪的要求相差甚遠。常科長便對蒲義副科長說："看來黃海霞也就這樣了，在她身上已壓不出什麼東西了，這個悔過書得讓我們替她寫了。"

"這很必要，"蒲義副科長附和著說："要對黃海霞進一步政策攻心，進一步挑明利害關係。"

"通過這幾次黃海霞的悔過書，她的心理防線已趨近崩潰。"常科長經驗老道地說："再加大審訊力度，挑明利害關係，逼她就範。"

他們當即按能給新青年學會定罪的法律要求，寫了一份證詞。時間緊，也就得這樣了。

黃海霞交上了第三份悔過書，心裏仍是忐忑不安，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在自己心目中都是很優秀的，自己昧著良心，按國家安全局要求陷害他們，心裏又多了一層不安，整天像掉了魂似的，這怎能對得起新青年學會這些朋友。和他們在一起時，覺得他們的確和其他年輕

人不一樣，談話的主題都是怎樣能減輕農民負擔，怎樣能避免城鎮工人下崗失業，怎樣才能縮小兩極分化，怎樣才能遏制日益蔓延的腐敗，使社會呈現一個祥和的局面。自從被國安局逼迫寫悔過書，難受極了，精神幾近崩潰，整夜做惡夢，夢裏自己成了一個滿街行乞的乞丐。經常被夢中的可怕情景嚇醒。

恐怖的夢變成了現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拿了一份寫好的證詞讓她簽名。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兩個審訊員來到了學校，和系領導、班主任一起，將黃海霞傳到了辦公室。國安局審訊人員拿著一份證詞，對黃海霞說：“這是根據你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的，簽個名吧。”

黃海霞驚恐不安的拿起了這份證詞，恐慌的默念著。看完了，身體癱瘓，這些材料與新青年學會所作所為根本不符，自己從沒說過這些話，心裏很矛盾，也很害怕，自己說過的話，他們不記。自己沒說的話，卻有記錄，良心促使她，這不能簽。她驚恐的呆呆的坐在那裏，不肯簽名。

“這是根據你的談話記錄整理的！簽啊！”安全局審訊人員態度嚴厲了，大聲的吆喝著。

從 2001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黃海霞被審訊三個月來，身心疲憊，精神恍惚，如同墜入噩夢之中，雖在夢中，良心和道德告訴她，不能簽。

“你打不打算畢業了？！”系領導喊道。

黃海霞低著頭，淚水撲撲的流著。

“是畢業還是坐牢?！自己選擇！”審訊人員嚴厲的喊著：“現在就可帶你走！”

恐怖籠罩著整個辦公室！也像是籠罩著人間。

“是畢業還是坐牢！現在就可帶你走！”這聲音就如同驚雷，連續不斷的響著。

“你應該明白你的處境，新青年學會犯的罪，就是你犯的罪！你

們是團夥!”審訊人員不斷的吆喝著。

“簽不簽!如果簽,就可以無罪。不簽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審訊人員不斷的逼迫。

從早上八點上班,黃海霞就被傳到了辦公室,已是下午五點了。連續九個小時的不斷嚇問:“是畢業還是坐牢!?自己選擇!”四個人對黃海霞進行了車輪戰、大圍攻。

靈魂從黃海霞軀體中強買迫賣,她戰戰兢兢的拿起了筆,戰戰兢兢的在證詞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戰戰兢兢的按了個手印。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安排給黃海霞的偽證詞完成了。

黃海霞流著淚,失魂落魄,跌跌撞撞的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這是夢?還是事實?她抬起了自己的食指,眼睛呆呆的、直直的看著手指上紅紅的印色,紅紅的印色清晰可見,這一切都是真的。我該死!我該死!!啊!我該死!!!我對不起我的朋友,我對不起我的朋友!!啊!她拍著床,嚎啕大哭著……

“簽不簽字?!簽不簽字?!簽不簽字?!簽字就可以沒事!就可以無罪!不簽就七年以上徒刑!!!”這聲音象似驚雷,始終在黃海霞的腦際中回蕩,狂繞著,走在哪里,響在哪里。在白天,在夜晚,在夢中。這是北京啊,這是首都啊,這是黨的政治中心啊!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啊,這是你教導的嗎?你知不知道我簽字是被逼迫的?他們在逼我啊!逼我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可憐的黃海霞能做什麼呢?她和這個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碰,太脆弱了,結果只能是以淚洗面。

被強買迫賣了靈魂的黃海霞整天恍恍惚惚,心神疲憊,無精打采,上課時腦子開小差。教室裏,不是老師在講課,是老師、系領導、安全局特務在恐怖的歇斯底里的嘶叫、狂叫、瘋叫“做不做證?!簽不簽字?!簽字就可以沒事!就可以無罪!不簽就七年以上徒刑!!!”這恐怖的叫聲殘酷的折磨著她,粉碎了她的心,讓她時時不得安寧。“我有罪,我真的有罪”,我做了偽證的罪惡感也始終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黃海霞終於畢業了，她遠去了上海，遠離了北京這個是非之地。

新青年學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庭了，黃海霞接到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的通知，便風塵僕僕從上海趕到北京，她來做證：新青年學會沒有罪。我的證詞是被逼迫的。但是法庭拒絕了她當庭質證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她面對新青年學會親屬羞虧難當，無地自容。新青年學會親屬看她懊悔、羞恥露於聲色，便說："你不過是個道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沒有你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照樣會誣陷他們，這是他們的反動本質所決定的，非跳出來橫加枉法不可。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新青年學會案就是司法大腐敗的全裸大表演。紙是包不住火的，歷史定將宣判新青年學會無罪！"

黃海霞沒能當庭做證，便將自己被逼做偽證的事實，寫了封信交給了新青年學會案的審判長柏軍(附錄黃海霞給柏軍的信)。

被脅迫做偽證的範二軍

2000年10月1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進行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的題目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出的。

出席這次座談會的有何德普、王軍寧、李義夫等人，這些人的參加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注意。在這次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常科長設計的座談會上，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密探參加。在這次座談會上，王軍寧發表了西方民主政治演講。何德普發表了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實行多黨制的演講。李義夫針對中國腐敗現狀，提出爭取解放軍向腐敗勢力開戰的演講。這樣座談會的性質完全變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常科長設計的反黨反社會的座談會的目的達到了。

三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日子，也是北京市政法系統最忙的時期，這一時期，全國一些上訪的人，便趁此機會向兩會代表反映情況，北京的氣氛變得異常緊張。

此前靳海科利用單位的電腦，在網上發表了《做新公民重塑中國》等文章被北京市公安局偵知，靳海科被傳詢，接著單位將靳海科辭退，靳海科丟了飯碗。這一些事情使範二軍整天變得誠惶誠恐，靳海科和範二軍同是河南省鄢陵縣人，又是同學，兩人同時考學進了北京，膽顫心驚的範二軍越想越怕，何德普是民主黨在北京、天津地區的負責人，王軍寧被單位開除，靳海科也被單位辭退，仿佛下一個開除的就是他了。越想越後怕，終於承受不了思想壓力，在 2001 年 3 月 9 日，向黨支部書記彙報了自己的思想。

黨支部書記聽完範二軍的思想彙報，聯想到前段時間國安局到校對範二軍做過調查，便對範二軍說：“這個事你先等著，等我將情況向我們學校領導彙報後，看領導怎麼處理吧。”

學校的領導不想引火焚身，經過研究還是爭取主動好，萬一安全局找上校門，就被動了，影響了學校。

範二軍吃完了晚飯躲在宿舍裏，正滿腹心事的回憶著，參加新青年學會給自己帶來的後果，何德普這個民主黨負責人來參加集會，這個學會的性質恐怕就要變了。劉軍寧這個被單位開除的人，也在集會上大發議論，這個性質恐怕就要變了。正在忐忑不安的想著，系黨支部書記派兩人進來了，說：“範二軍，到辦公室來一趟。”

範二軍滿腹心事的跟在兩位領導的後面，一路上連一句話也沒說，這更使範二軍忐忑不安，一進辦公室，只見三個人坐在那裏。

“你叫範二軍?”範二軍剛坐定，一個為首的便對他發問。

“是。”範二軍慌著回答。

“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那人亮了自己的身份，又接著問：“你參加了新青年學會?”

“是。”範二軍答。

“這個學會是什麼組織?”為首的那人繼續問。

範二軍看有問的，有做記錄的，這麼的嚴肅，心裏不禁恐慌起來，便心驚膽顫的回答：“我們幾個青年人在一起討論一些國營企業改

革問題、‘三農’問題。”

那人又接著問：“就談這些嗎?”

“是。”範二軍回答。

“新青年學會是個非法組織！沒到民政部門註冊登記!”為首那人嚴厲的發起進攻。

範二軍膽怯的聽著，為首的那人看範二軍心慌的樣子，又展開了進攻，又一字一頓的強調說：“他們沒有到民政部門登記，是個秘密的非法的反動組織!”

範二軍看國家安全局的人亮出了底牌，給新青年學會定了性，情緒開始不安起來，看範二軍低下了頭，一副不寒而慄的樣子，又展開了淩厲的進攻，大聲宣佈：“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代表國家，你如果配合得好，也可以無事，不配合，和國家對抗，後果自負!”

範二軍想著，自己是新青年學會幹事，已被定了性是個秘密的反動組織，這樣自己就是一個主犯，便解釋說：“新青年學會成員的思想，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系統，其成員沒有共同的信仰和主張，而是具有共同的對社會的關懷和愛國的熱情。大家在一起，只是進行思想理論的交流和探討。”

“就只幹了這些麼?”為首的那人，嚴厲的盯著範二軍發問：“你們都幹了什麼，我們全都知道，早就知道。”

範二軍就說：“這個論壇一直沒有註冊登記，是個非法性質的，新青年學會是個鬆散的論壇，不是個嚴格的政治組織，新青年學會從成立到解散，存在半年左右，發起人有五個，後加入的三人，共八人。自始至終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章程，也沒有對國家造成危害。”

為首的那人惡狠狠的瞪著範二軍，根本就不聽他解釋，反復強調：“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我們代表國家，你和國家對抗，決沒有好下場!”

範二軍還想繼續解釋，為首的那人便厭煩的打斷範二軍的話，對範二軍說：“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再給你一次機會，配合得好，可以

無事，和國家對抗，絕沒有好下場。”

這次談話從晚上八點開始，到第二天淩晨三點結束，共七個小時。

2001 年 3 月 27 日以後，又審訊了範二軍多次。

問：“徐偉是怎麼組織策劃顛覆活動的?”

範二軍答：“徐偉在學會中作用不大，沒幹什麼。”

問：“徐偉做為新青年學會的幹事長策劃以農村包圍城市顛覆國家政權，是吧?”

範二軍答：“全部會費不足 200 元人民幣，吃飯用了一些之後，只剩下不足 100 元左右，沒有實力設計策劃農村包圍城市。”

問：“徐偉組織策劃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是吧?”

範二軍答：“我和徐偉都是明顯堅持社會主義的，都是支持共產黨領導的。”

問：“你們成立新青年學會，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是吧?”

範二軍答：“新青年學會不是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反動組織，是一個鬆散的論壇，而不是嚴格的政治組織，成員也沒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張。而是有共同的關心社會和愛國熱情，大家在一起，只是進行思想理論的交流和探討，不乏諸多激烈的針鋒相對的爭論和爭吵。”

問：“徐偉作為學會的幹事長，策劃農民暴動推翻共產黨，是吧?”

答：“靳海科提議徐偉當會長，我和他當幹事，徐偉不幹，經過表決都同意，徐偉再三推脫不了，最後勉強答應了。我負責收取會費。徐偉沒策劃農民暴動。”

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預審人員和範二軍的幾次談話，根本就達不到給徐偉定罪的目的，範二軍這小子也太不識抬舉。

常科長也覺得奇怪，範二軍主動向學校領導彙報思想，可見他膽

小，也做了虧心事，他聽預審員說從範二軍口裏榨不出油水，就說：“不能光給他來素的，得給他來點葷的。”

蒲義副科長就接著說：“這小子也太沒有數，當初不逮捕他，把他安排個證人角色，算他走運，他還不幹?”

常科長若有所思地說：“這小子心裏恐怕也有數，天時、地利、人和，他估計都在他手裏。他估計天下大亂，我們不敢對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怎麼樣，又覺得他在學校，有點風吹草動就能引起學生騷動，現在人心思亂，誰反對共產黨佩服誰，所以在那裏咬著牙，想應付。”他說完，看了蒲義副科長一眼，便狠狠地說：“要給他點葷的了，得給他換換口味。”

囚車拉著範二軍一路叫喚著，風馳電掣般疾駛。範二軍坐在囚車裏，左右兩個荷槍實彈的武裝員警。範二軍嚇得心突突的狂跳。他不知車的行駛方向，也看不到車外是什麼地方，也不告訴他要到哪里去，也不告訴他要幹什麼。他很後悔參加了新青年學會，更後悔向校領導做了思想彙報。

突然囚車戛然而止，範二軍被押了下來，範二軍抬頭一看高牆、電網，周圍沒見人跡，一股恐怖情緒湧上心頭，天哪！我被逮捕了？！

押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的門，他被查驗了身份，連押解他的兩個武警也在嚴格的接受登記、簽字，看到這些範二軍已舉止失措。

又經過了電子掃描檢查，範二軍被武警押著，又進了一道門，他遠遠望去，高高的崗樓上一個胸前端著槍的武警，停止了腳步，面對著他們。再一看，高高的牆架著電網，自己已置身高牆之內了。在一道大鐵門前，他被勒令站住，大鐵門的兩旁，兩個荷槍實彈的武警，警惕的看著他，鐵門被打開了，範二軍心驚膽顫的被押解著走了進去。大院內空空落落，恐怖籠罩了一切。

在預審室內範二軍恐慌危坐。只聽到預審員大聲喊：“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代表國家，你必須與我們合作，否則後果自負！”

預審員兩眼直逼範二軍，聲音中透著恐怖，問：“徐偉和靳海科

用暴力方式，組織農民起義來改造中國，是吧?”

範二軍驚恐的沉默著，他不想說昧良心的話，徐偉和靳海科都是黨員，說過要整黨，消除腐敗，建立一個真正的沒有腐敗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一個現在的所謂中國特色的腐敗愈演愈烈的社會主義國家。他便解釋：“我和徐偉都贊成通過整黨，根除腐敗……”

還沒解釋完，就被打斷了。預審官聲色俱厲地警告說：“只許回答是與不是。”

範二軍輕聲回答：“不是。”

“不是?”預審官站了起來，聲音低沉，透著威逼，說：“他們都已經承認了。”

範二軍微微低了低頭，不做聲。

預審官看情緒不安的範二軍，加重了語氣，問：“靳海科說現在的政府是集權政府，沒有民主，要推翻，是吧?”

範二軍坐在那裏不做聲，他和靳海科是老鄉、高中的同學，一起考進了北京，又一起參加了新青年學會，在學會討論一些問題時，都說過一些對政府不滿的話、過激的話。其實實際上他說的話，比靳海科還過激，他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吞吞吐吐的沒法回答。

預審官慢慢地站了起來，抓捕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還沒審結，沒必要再浪費時間，修理好範二軍這個證人就等於審結了一段，他將一份材料遞給範二軍，說：“這是你的筆錄，簽字吧。”

範二軍拿起了材料，看上面寫著：靳海科，張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學會，以後共同討論了組織宗旨、章程，舉行了儀式成立組織。靳海科提出由徐偉擔任總幹事，他和張宏海為幹事。該學會成員的一些言論是與憲法相抵觸的，張宏海全盤否定共產黨，在聚會時的言論中有推翻共產黨的思想。楊子立認為在經濟上應該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靳海科說現在的政府是集權政府，國民缺少民主意識。徐偉和他贊成用暴力的方式，通過農民起義來改造中國。歸納起來，學會成員有兩種觀點，就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現在中國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學會應建立一個網站，要求大家在網上發表文章，進行網上交流，並將學會的觀點、思想及學會宗旨進行對外宣傳，由徐偉總負責，楊子立提供技術支持。2000 年 10 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楊子立的個人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上發表文章進行討論。

範二軍看著這份材料，不知所措，

“看好了，簽字吧。”預審官發出了命令。

範二軍仍不知所措，停了一下便說：“我沒說這些話。”

預審官厲聲喝道：“敢和國家對抗嗎？這是根據你的筆錄整理出來的，你還敢否認嗎？楊子立都已經承認啦，你是爭取主動還是繼續與國家對抗，對抗便是八年以上有期徒刑。配合，便可以無事。”

範二軍恐慌萬狀，不知所措。

“嘭”的一拳砸在範二軍頭上。

範二軍挨了一拳，變得驚恐萬狀。

電警棍猛然擊在範二軍身上。

範二軍驚叫一聲。

“簽不簽字?!”預審官厲聲喝斥：“還敢和國家對抗嗎?”

範二軍根本就沒說這樣的話，如果簽了字，就太不像人了。

“簽不簽!?”預審人員仍大聲逼迫：“不逮捕你並不是因為你沒有罪，而是你的罪比他們還重，你是新青年學會的兩個幹事之一，是個主犯，給你這次機會！你簽不簽?!”

範二軍戰戰兢兢，仍不簽。

電警棍又擊在範二軍身上，將範二軍擊倒在地，電警棍又連續不斷的擊打範二軍，範二軍在地上亂滾，嗷嗷亂叫。

電擊停止了，範二軍躺在地上。預審官朝範二軍身上猛地踢了一腳，示意範二軍重新坐好。

範二軍乖乖的坐正了，膽顫心驚的坐正了。

“對抗國家沒有好下場!”預審官嚴厲呵斥。

“是簽字，還是繼續與國家對抗?!”預審官不住的呵斥。

範二軍拿起了筆，戰戰兢兢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又按預審官指示按了個手印。

範二軍被逼迫做了偽證，心裏痛苦極了。這以後怎樣面對世人啊！怎樣面對我的好朋友徐偉、我的老鄉靳海科還有楊子立、張宏海啊。他整天沒精打采，愁容滿面，失魂落魄。自從做了偽證，學校也沒對他做任何處理，還擔任他的政治輔導員，也沒有被開除黨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此也再沒找他的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心情稍微平靜了下來。但是每當想起新青年學會這些朋友，被冤假錯案陷害在牢獄裏，心就痛，就悔，就恨，就憤怒，這都是入黨造成的，回想自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心裏總是憋著一股勁，想為黨多做些工作。中國共產黨黨章上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做貢獻”，“堅決同腐敗消極現象作鬥爭”，“積極探索、大膽嘗試、創造性的開展工作，不斷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黨章上寫的這些警句曾經打動了他的心，鼓舞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決心。所以他們幾個朋友畢業了，才志同道合的組建了新青年學會，做點實際工作支農、支教，發揮自己一點微薄力量。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不是和《黨章》上“積極探索、大膽嘗試、創造性的開展工作，不斷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一致嗎？怎麼就成了犯罪?!

《黨章》上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是這幾年大量拍賣國有資產。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可是這幾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至於“消滅剝削”這句更是太陽從西面出來，黨

政機關正在用權力剝削老百姓，已達到登峰造極無所顧忌的地步。《黨章》上說的："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做貢獻，堅決同腐敗現象作鬥爭"更是一句空話，是一句欺騙老百姓的話，是一句不擇手段欺騙老百姓的鬼話。揭出的貪污腐敗大案，都是黨的領導幹部幹的，且正在大幹特幹。《新青年學會宣言》有力的批判了當前腐敗愈演愈烈的現實，這不正是《黨章》上鼓勵的"堅決同腐敗消極現象作鬥爭"嗎？怎麼就成了犯罪?!

範二軍不斷地捫心自問，我對不起新青年學會這些朋友。現在唯一可以使自己稍微安心的就是，我要繼續做新青年學會這些朋友沒做完的事情，繼續支農，支教，以實際行動來安慰這顆痛苦的心、這顆悔恨的心。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政治輔導員，我要用這個頭銜做點事，發揮這個資源優勢。

範二軍發動學生支農、支教，到工廠做社會調查，取得了巨大成績，被提拔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團委書記。

關於命名表彰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大會正在隆重舉行，範二軍作為先進個人，被推薦出席了這次大會。

同志們、同學們：

按照黨中央及北京市有關檔要求，各高校精心策劃，廣泛動員，積極組織，周密安排，首都大學生社會實踐工作扎實展開，有序推進，成績顯著，效果突出，整體工作水準和品質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高。

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各高校和青年學生以實踐'三個代表'，弘揚民族精神，宣導社會文明為主題，以大學生社會實踐貢獻行動為重點工作，充分發揮學校專業特色和資源優勢，開展了科技扶貧、文化宣傳、支教掃盲、普法宣傳、醫療服務、環境保護、社會調查等為主要內容的實踐活動。各高校大力推進社會實踐的資訊化、品牌化、陣地化、專案化建設，在實踐領域、實踐內容、實踐形式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廣大青年學生把社會實踐作為積極投身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載體和舞臺，在豐富生動的社會實踐中經受鍛煉，磨煉意志、拓展素質、增長才幹，為實現全面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社會實踐組織和實施過程中，各學校高度重視，精心組織，指導教師率先示範，樂於奉獻，有關社會單位積極參與、鼎力支持，使今年的大學生社會實踐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為此，團市委、市委宣傳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學聯決定對在社會實踐中，表現突出的先進團體和先進個人進行表彰。

這是團市委、市委宣傳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學聯舉行的“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命名表彰大會”，範二軍被學校選派參加了這次大會。範二軍靜靜地聽著領導的講話，心潮起伏，新青年學會成員如果不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也能出席這次大會。當大會進行公佈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名單時，範二軍聽到“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工作者”名單中有自己的名字，眼裏不覺充滿了淚水，一股寒流通遍了全身，涼透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團委書記範二軍榮獲“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工作者”的聲音不斷的在腦海中回蕩。我做的事就是參加新青年學會時做的呀，是新青年學會的繼續呀，怎麼我坐在這裏？他們都在高牆裏面呢？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啊！被“三個代表”全篡改了呀！“三個代表”創立的“改革教”完全毀滅了我們黨的光榮傳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創造了弱勢群體，窮人都成了群，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呀。先進生產力代表，兜售的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坑害著廣大人民。先進文化代表使舊社會一切流毒死灰復燃、男盜女娼、黃賭毒沉渣泛起，正在蔓延不止。啊！毛主席啊！現在的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已蕩然無存，已墮落成為一個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罪惡的反動工具，黨組織已經淪為一切腐敗反動勢力的保護傘。

回到學校裏，範二軍手捧獲獎證書，他凝視著這獲獎證書，悔恨交加，心緒沉重，久久不能平靜。這獲獎證書沒有給他帶來歡樂，帶

來的卻是百般痛苦。凝視著這獲獎證書，就聯想到了新青年學會，因為這獎項內容和新青年學會所作所為是一樣的，他悲、悔、痛、恨、憤。自從“三個代表”出籠以來，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貪功乞賞的跳樑小丑，為了偽造政績，竟喪盡了一切人間天良，採取極其卑鄙、惡劣手段，把四個青年人打入牢獄。才是23歲到28歲啊！最好的青春年華將在監獄度過啊！這是何等的殘忍啊!好有好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必然來報。我痛苦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我忍辱苟安的擺脫了這牢獄之災，聯想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敗類，使用極其卑鄙無恥、惡劣、骯髒的手段，炮製了新青年學會這冤假錯案，我有罪啊！儘管我是在他們脅迫下作的偽證。這偽證玷污了我的心，我的身，我慚愧啊！我喪盡良心啊！我要洗刷，我一定要洗刷，我要找回我失去的靈魂。

範二軍痛苦的思索著，怎樣才能使自己這顆被迫昧著良心的心得到慰藉。他放下獲獎證書，拿起了筆，我要揭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卑鄙無恥、喪盡天良的敗類的惡劣行徑，翻我的偽證，還一個事實求是的真正的新青年學會的光輝形象。

範二軍的行動引起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組織的注意，新青年學會四名成員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學校領導是知道的，範二軍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兩個幹事之一，學校領導也是知道的。但為了保持學校的榮譽，他們也得配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且不管這個案件的真假如何。學校黨組織以挽救範二軍為名，積極配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範二軍做工作。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也為了利用範二軍作偽證，也不擇手段。當時的範二軍也膽顫心驚被迫配合。至此，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完成了它的骯髒政績，炮製了這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一冤假錯案。現在的範二軍受著良心的譴責，痛苦萬分，像是失去了靈魂的人。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開庭審理上訴案。

範二軍從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那裏得到通知，新青年學會親屬要求範二軍出庭質證。範二軍聽到這個消息後，思緒萬千。我現在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團委書記了，已是中層幹部，出庭質證，意味著失掉這些身份。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範二軍去找校長，訴說要為新青年學會出庭質證。

“這有必要嗎?”校長疑惑的看著範二軍說：“你已是學校的團委書記，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工作者，黨組織給了你這些榮譽，你應該珍惜。”

範二軍聽了默不作聲。

校長便問：“你去作證，做的什麼證?”

範二軍看了看校長，平靜地說：“我所知道的新青年學會有關情況。”

“什麼情況?”校長追問。

範二軍便答：“我認為，新青年學會不是一個具有顛覆國家政權性質的非法組織。”

聽了範二軍的回答，校長默默不語，在默默的思考著。

範二軍繼續說：“新青年學會從成立到解散，存在半年時間，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綱領和行動，也沒有對國家產生什麼危害。”

“你估計上訴能成功嗎?”校長關切的問。

範二軍默默不語，沒法回答。

校長便說：“如果上訴成功，當然是個好事。如果上訴失敗了，你怎麼想，這可是個立場問題。”

範二軍仍默默不答，在激烈的思考著。

校長又重複著先前的話：“你現在是學校的團委書記，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工作者，你的這一行動，很可能導致組織上對你有看法，失去對你的信任。”

範二軍仍靜靜地坐在那裏，不作回答。

“好吧。”校長看範二軍在思考著，在做激烈的思想鬥爭，便說：“你先回去考慮一下，考慮成熟了，再說。”

我要用辭職解脫我內心深處的痛。範二軍經過考慮，決定辭職。

校黨委辦公室就在面前，範二軍手拿辭職申請書，向著校黨委的方向走去。心潮起伏，酸楚、痛苦、悔恨……思緒交加。

向前走，不要回頭。為新青年學會這一冤假錯案呼喊、平反！

還一個新青年學會的本來面目——偉大的愛國愛民的好青年。

範二軍交上了他的辭職報告，並得到了批准。

範二軍辭職後，工作丟了，改了個名字叫範景剛，集資辦了個網站，名字叫“烏有之鄉”，與“三個代表”對著幹，曾被官方勒令停辦，現仍在堅持、堅持。

內鬼偽證人李宇宙

在範二軍和黃海霞身上，完成了作證任務後，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看著兩人的簽名和鮮紅的手印，不覺都眉開眼笑了。當天上午，便把李宇宙叫到了辦公室，常科長指著一份證詞對李宇宙說：“小李子，在這份證詞上簽個名。”

李宇宙還以為特急把他叫過來，有什麼重要的事，原來是讓他在證詞上簽個名。他還沒看這份證詞，便說：“常科長，這個名我最好不簽。”

“什麼?!”常科長驚了。

“我覺得，我不簽好。”李宇宙急忙回答。還沒等常科長反應過來，李宇宙便緊接著說：“至今我的身份還沒有暴露，如果一簽名，身份暴露了，以後還怎麼在那些民運圈子裏混。”

常科長便不屑一顧地說：“快簽，不要想太多，快簽。”

李宇宙還想解釋，常科長顯出一副毫無商量餘地的面孔，催促著說：“快簽，叫你簽，你就簽。以後的工作領導自有安排。”

李宇宙聽常科長這麼說，便工工整整的在證詞上簽了名字，又仔細的按了個手印。

常科長、蒲義副科長把事做得很圓滿，人證的法律程式完成了。新青年學會幹事範二軍、成員黃海霞、內鬼李宇宙的證詞，形成了一套無懈可擊的證據鏈，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常科長不覺志得意滿，隱隱的笑了。

張彥華放棄了對共產黨的信仰改信佛教、天主教

2001 年 3 月 13 日早晨，四五人將我圍了起來，塞進了一輛汽車，給我戴上了手銬。我很害怕，這是遭到了什麼人綁架，當時根本就沒想到是新青年學會的事。車開起來了，他們出示了證件，而且警笛在鳴，我就不害怕了。員警抓我，我沒犯什麼罪，害什麼怕?

他們把我載進了看守所，給我照了很多像，他們問我："知道為什麼抓你嗎?"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抓我。皮鞋、皮帶全被拿走，有殺人犯、縱火犯、走私犯和我關在一起，我害怕，怕犯人打我，因為以前聽說過犯人打犯人的恐懼之事。二十二天裏，每天拷問我十幾個小時，他們問話，我回答。他們問我："知道為什麼抓你嗎?"我當然不知道為什麼抓我，他們告訴我是因為新青年學會的事。我想新青年學會是 2000 年 5 月成立的，不到半年就解散了，還能有什麼事? 辦案人員對我說："不能誇大事實，也不能隱瞞事實，交代得快，沒事。"我將新青年學會經過的事，寫了約五萬字的回憶材料。

經過安全局工作人員仔細調查，四月份我被取保候審，一年後取消了取保候審被無罪釋放。我認為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對我的處理合理合法，做為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有義務查清一個組織是否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我作為這個組織成員之一，自然有義務協助安全局工作人員查明事實真相。若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自然嚴懲不貸，但若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就應無罪釋放。

2000年5月1日，新青年學會成立時我是發起人之一。2000年8月19日，我又介紹了黃海霞參加了新青年學會，可以說我是新青年學會骨幹成員之一。為什麼我沒有罪，而那四個人卻仍在高牆之內呢？這是張彥華的自述。

新青年學會成員張彥華自述材料以及他在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寫的新青年學會回憶錄已廣為流傳，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也有這些材料。2001年3月綁架新青年學會時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通報給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的新青年學會犯罪材料，經天津市國家安全局討論、調查研究，結論是新青年學會不是個犯罪組織，張彥華作為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也不是個罪犯。張彥華因此被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無罪釋放了。

釋放了的張彥華，雖然沒被開除黨籍，但回想在看守所中二十二天的連續拷問，每天都多達十個小時，想起周圍的一切恐怖、森嚴仍心有餘悸。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裏，生命是多麼的脆弱啊！說抓就抓，還講什麼法制不法制的。

逐漸平靜下來的張彥華，開始復習功課考研究生，考研的動力，來自於看守所二十二天的恐怖。他要不斷的充實自己。過去，父母逼其讀書，不愛讀，讀了個大學畢業就滿足了，經過這次摧殘，才感到自己太脆弱。至此，也不用家裏督促了，開始了不須揚鞭自奮蹄的考研準備。當年考上了天津南開大學的研究生。

在學習，努力的學習，仍不忘獄中的朋友。他寫了《張彥華的證言》這篇證詞，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一審時，他去作證，被拒之門外。新青年學會成員上訴後，北京市高級法院審理時，他又去作證，又被拒之門外。

為什麼我是發起人之一，我沒有罪，而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卻有罪呢？卻在高牆裏面呢？

為什麼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無罪釋放了我，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卻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呢？羈押這麼長時間不違法嗎？為什麼

檢察院不監督呢？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嗎，難道北京和天津用兩本不同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嗎？

為什麼在北京，在共產黨的領導中心，卻沒有一家黨政機關出面管一管呢？

“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最大的腐敗居然發生在北京，在共產黨的領導中心，這是何等的荒唐啊！

為什麼兩次開庭，一審二審，我在法院門口等了一天，就不讓我當庭質證呢？不是“以法治國”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詢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所有證人都不准到庭質證，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違法嗎？沒有當庭質證，沒有查實，竟做了定案的根據，判了我朋友的刑，多麼的荒唐，可怖，違法，肆無忌憚，沒有人權，沒有法治，沒有德治……

為什麼？這是為什麼？這到底是為什麼?!

啊！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啊！都在打著偉光正的旗號，踐踏法律，而且踐踏人權，在北京在國徽下、在共產黨的政治中心幹的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啊！你還偉大嗎？你還光榮嗎？你還正確嗎？

這時的張彥華仍帶著一身學生氣，他以為按法律條文辦，他以為去當庭質證，他的朋友也會像他一樣，被無罪釋放了呢。遭到北京市中級和高級二級法院拒絕後，他的心涼了，徹底的涼了，而且徹底的顛覆了他對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信仰。這個在黨旗下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隨時為黨犧牲一切，永不叛黨的虔誠黨員改信了佛教、天主教等一些宗教。退不退黨的對他來說已不重要，反正共產黨在他腦際中，僅僅是具僵屍而已，雖然他還在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裏。

從此張彥華開始研讀天主教、佛教。

“主啊！我需要你，感謝你赦免了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願意打開心扉，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為你所喜愛的人，奉主的名禱告，阿門！”

早晨剛醒，睜開眼便開始盤腿靜坐禱告：

“親愛的主，我感謝你，讚美你！因為你的看顧，使我平安無事。主啊！你的愛何等的大闊高深，我真是感恩不盡。你救了我，使我得到永遠的生命，因為你愛我，而且永永遠遠的愛我，我理當要感謝你，讚美你。”

“我的朋友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因為有良心，做善事，被惡人投入了牢獄，現在正在受苦受難，禱告你，我的主，赦免他們的苦和難吧！”

“懲罰那些惡人的罪吧，那些邪惡人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裏。”

“奉主的名如此禱告，阿門。”

中午，飯前。

組織上還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思想上早已與黨分道揚鑣的張彥華，又開始念經念咒，保佑他在獄中的朋友平安無事：

“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的南海觀世音菩薩，保佑我的朋友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在獄中平安無事，身體健康。”

“南無阿彌陀佛，弟子張彥華無故遭此一劫，虧你保佑我平安無事，我當遵從佛法，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而從。懷慈悲心做慈悲事，以此保佑我的朋友平安無事。阿彌陀佛。”

晚上，張彥華沐浴完畢，睡前又開始禱告：

“慈愛的主啊，求你憐憫我的朋友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吧，主啊！求你保佑他們早日恢復自由，他們本無罪啊！主啊！他們是被貪功乞賞的惡人陷害的。慈愛的主，你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主啊！我靜候你的福音。阿門。”

張彥華被無罪釋放，黨籍也沒被開除，且考上了研究生，隔三差

五還要參加黨課學習，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他遭這次劫難，已親身體驗了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全面大腐敗，與黨章寫的格格不入，黨章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華麗辭藻就是虛假廣告宣傳，對這一點他算看透了。

張彥華正在念經，念著保佑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平安的咒語，黨小組組長進來了，喊道："張彥華，小張，快，快，快來開黨員會，支部組織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張彥華閉目靜坐，旁若無人，精神已昇華到佛教極樂世界了。

"快點，快點，學習完了再念，就等你了。"黨支部書記親自來召。

張彥華略一側身，微閉雙目，朝黨支部書記聲源處略微頷首，單手作揖："阿彌陀佛。"又繼續念著保佑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的咒語。

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保佑不了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的平安，還不如念念經書以求解脫。

支部書記又來催："還沒念完，學習完了再念。"

張彥華側了側身，朝著支部書記，用手在胸前畫著十字架："阿門。"向支部書記作了回答，又繼續念他的聖經："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違背上帝的命令，做了神不允許的事，綁架了新青年學會，罪惡必將降臨到他們身上。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上帝愛你們，因為你們做善事，上帝終將為你們洗刷冤屈，上帝降福於你們永遠的喜樂，永恆的生命並與上帝同在，阿門。"

張彥華誦完了佛經的咒語，又念完了聖經後，在黨支部學習會上發言："佛曰：心止即岸。煩惱如水，倒掉即空，空則明淨，靜則歡喜，喜則有福，福則生運，運則順利，利則可賀，賀則為你，你則開心，阿彌陀佛。"

以後張彥華到了韓國，在韓國一所大學裏教書，並與一位韓國女士成婚。

九　查家譜造泡沫政治

2001 年 4 月，張彥華在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的安排下，取保候審，繼而無罪釋放。

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安排張彥華取保候審無罪釋放，這事提前並沒有徵詢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意見。常科長的心裏相當明白，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根本就沒有罪，根本就沒對社會造成危害，常科長緊急召集了蒲義副科長、特務曲亮，秘密磋商此事。

當初，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為了邀功，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部彙報新青年學會案時，定為破獲了 2001 年北京市最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案件。安全部向中央政法委員會彙報時為了邀功又加碼到，新青年學會案是 2001 年全國最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案要案。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羅幹，為了邀功，又主動將這一案件彙報給江澤民，稱破獲了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案件之一。經各級官僚層層加碼，尤其是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羅乾親自召集彙報會，在彙報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又親臨會場，作了三項指示。緊接著又印發了《內部參考》，這樣新青年學會一案，也就不得不當成政治任務來完成了。

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安排張彥華取保候審，並無罪釋放，不管怎麼說，也算個坎。從客觀上就證明了新青年學會，不是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組織，尤其是張彥華還是新青年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是個骨幹分子，還介紹一個人參加了學會。

在秘密的三人會商中，蒲義副科長說：“當初沒在北京誘捕張彥華是個失誤，留下了後遺症。”

常科長坐在那裏，皺著眉頭說：“天津市國家安全局這些混賬王八蛋，不講職業道德，不懂政治。”

沉默了一會，常科長又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蒲義副科長也隱約猜到了這個意思，就說：“這個社會權大於法。”

常科長就接著說：“明天我們就派人調查落實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的家庭背景情況。”

常科長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如果這四個人的家屬中有名人，有掌握權力的人或者是很有錢，我們也放，也安排取保候審。現在打官司就是打關係。”

特務曲亮很納悶，也很顧慮，這算什麼意思，於是便問：“這樣怎麼交待，怎麼向上級各級領導交待，已經彙報了全國最大的案。”

常科長若有所思地說：“如果他們家裏有翻案能力的人，我們也只有這樣了，讓他們寫個悔過書，感謝黨的教誨、痛改前非，就放人，做個黨的政策治病救人，寬宏大量，各級領導關懷備至的假像，上面不會過於細問。”接著又說：“到目前為止，也沒找出他們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在社會上也沒有影響，不會有人去細問。”

曲亮就附合著說：“常科長說的對，當初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除了小李子知道，誰還知道？在社會上也沒什麼影響，也沒造成危害，我看上面不會細問。”

“天津市國家安全局這些傻瓜，有權不用過時作廢，有權不用，是些白癡，放人也不和我們打個招呼，應該把張彥華移交到我們北京，北京是作案地。”蒲義副科長埋怨著說。

常科長就說：“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到口的肉不吃，可能他們忌口，神經失常。”

“對，我贊成常科長的意見。調查一下他們的親屬有名、有權、有錢我們也放人。”蒲義副科長也贊成常科長的意見。

常科長就說：“不放人你有什麼辦法，現在一個小歌星，芝麻大點的名氣，就能腚後跟一群記者、狗仔隊，一開記者招待會，全露了餡，現在中國人心思亂，越亂越高興，看共產黨的熱鬧。”

曲亮附合著說：“他們花錢買個嘴大的，替他們說話，你也不得

不放人，還惹一身麻煩。”

蒲義副科長突然又沉思地說：“我們是否再把張彥華抓起來？我們有理由，張彥華作案地在北京，儘管他是天津戶口，在天津工作。想當初，抓了張彥華也是我們告訴天津市國安局一起抓的，天津市國安局不過是個配角，我們不告訴他有新青年學會這碼事，他們能知道嗎？”

“這不妥。”常科長說：“天津市國安局說新青年學會不是個反動組織，放了張彥華，而我們偏說是，又把張彥華抓起來，這影響兩個單位的關係，領導恐怕也不能批准。”

曲亮也附合著說：“從管轄範圍看，我們的確有權抓張彥華，因為他的作案地在北京，但是，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經過審查說他無罪，我們偏說他有罪，這的確是個單位關係問題，弄不好，讓其他上級部門或是領導過問起來，相反把事弄糟了。”

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都在那裏深思，曲亮就補充說：“關係弄不好，扯起皮，事鬧大了，恐怕我們也不得不放人，還能惹上個瀆職罪。”

常科長聽曲亮這麼說，又重複的強調了一遍，說：“現在天津市國家安全局把張彥華無罪釋放了，我們在北京又把張彥華抓起來，雖然從法律上講的通，張彥華作案地在北京，這樣單位關係確實不好處理，你再去抓張彥華，天津市國安局肯定有反感，萬一他們再向上級彙報，上級部門再深入調查，恐怕我們這一功也立不成了，我的意見，是對張彥華此事不管不聞，這樣上級部門也就不知道了。”

曲亮又顧慮地說：“現在的問題是攀比怎麼辦？新青年學會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的家屬，如果說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定新青年學會不是反動組織，把張彥華放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為什麼不放人，難道有兩本法律嗎？”

常科長聽曲亮這樣說，便不屑一顧地說：“逮捕了人連逮捕證都沒給家屬，逮捕他們對他們家屬都保密，他們也無能為力，這一點不用擔心。”

蒲義聽到這裏，感悟地說：“有名、有權、有錢的人打官司靠自己。無名、無權、無錢的，就得靠法律。”

常科長聽這麼說，覺得簡直有些可笑，便用既調侃又鄭重的口吻說：“靠法律？法律是種工具，掌握這種工具的人，得掂量掂量哪方的分量重。哪方的分量重，法庭掛著的那個小天平，那個象徵著公平與公正的小天平，就向那方傾斜。”說完了這句，便加重口吻解釋著：“那個小天平是人操作的，是人操作的！有誤差，有人為的誤差！”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權大於法，官官相護，錢能通神，就來源如此，就不給你法律用，就這個意思。”

蒲義副科長點了點頭，附合著說：“名氣大，說話分量也大，還有轟動效益，你辯不倒他。有權就用權，權大於法你更奈何不了他，包括不敢和他辯。那些有錢的，花錢買個嘴大的，替他說話，甚至於花錢雇凶，把事情擺平。”

曲亮便馬上附合著說：“抓緊時間調查一下，時間不能拖得太長，權大於法，萬一他們這幾個家庭背景有大的，反告我們一口，我們全完了，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們的資源優勢。”

蒲義副科長接著說：“天津市國安局放了張彥華，我們這裏範二軍是新青年學會幹事，主犯之一，不但沒抓連黨籍都沒開除，還是原工作，政治輔導員……”

還沒說完，常科長就說：“這範二軍好處理，就說他認罪態度好，免予處分。至於那個黨員稱號，沒被開除黨籍，現在沒有人去關心什麼黨不黨的了。”

蒲義副科長就高興地說：“江澤民不在家拉胡琴，配著宋小姐過癮，也來插上一腿，讓我們交了好運，政法系統全心關注這個案，也將全力支持。”

常科長就說：“當初破獲新青年學會這個案，經他們倒騰使小功變成大功，是個好事。天津市國家安全局不辦人事，把個骨幹分子張彥華放了，也不和我們打聲招呼。”

曲亮又重複強調說：“如果他們這幾個人家中有大的，就抓住天津市國安局放人，北京為什麼不放人這一條，你就不好處理。”

常科長就自嘲地說：“大功勞就可能變成大罪惡。”

“常科長說的對。”蒲義副科長肯定地說：“江澤民蜻蜓點水，羊群裏跳出個驢，混充大個的，到處指手畫腳，瞎折騰。”又說：“羅幹只聽彙報造勢邀功，我們贏了是他的功勞，我們輸了揪出政治騙子，也是他們的偉大，快點調查決定是否放人。”

李宇宙聽說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將張彥華無罪釋放，猛然間像是當頭挨了一棒，擊的誠惶誠恐，張彥華是新青年學會中最積極的發起人之一，放了張彥華就意味著其他四人也得放。這樣自己不但立不了功，將來無本錢進國安局，而且得罪了人。原先蒲義副科長親口告訴說：“他們至少判二十年。至少他們出來時，你不會再認識他們，現在全完了。”

情急之下他打手機約常科長有事相告，樹欲靜而風不止，臨近六•四，一些三四月份趁開“兩會”期間來北京上訪的人，有很多滯留在北京，這樣告狀無門就滋事，這些勢力合併在一起，將是一個很大的不穩定隱患。常科長忙於按照上司的佈置應對這個局面，無時間接見李宇宙，就回答有什麼事先找曲亮談。

李宇宙找到曲亮，對曲亮說：“天津市國家安全局放人不對，應該把張彥華移交到北京市國安局。”

曲亮說：“人已經放出來了，我們和天津市國家安全局也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事沒法說。”

李宇宙看曲亮對此事漫不關心，心裏就忐忑不安起來，我是第一舉報人，我得罪的人最多、最重，尤其我還是個國安局的臨時工，連個編外人員資格都沒有，自己出了那麼多力，一點主動權、一點發言權都沒有，天津放了張彥華，無罪釋放的，引起連鎖反應。北京再放人，前功盡棄不說，出了力沒有回報。他看曲亮對這些事淡漠，便愈

發氣憤，就對曲亮說：“我想找常科長反映的是，張彥華是新青年學會中最積極的發起人之一，他在天津市地震局工作，每逢聚會，他都起早貪黑坐車往北京趕。”

曲亮看李宇宙焦急的那個樣，便又重複著說：“天津市國安局的事我們不好說，不是上下級關係。”

李宇宙看曲亮聽話根本不往心裏去，便狠狠地說：“張彥華每次趕到聚會地點，都累得氣喘吁吁，大汗淋漓，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為打倒共產黨而來，共產黨腐敗至極。”又加了一句：“張彥華氣焰最囂張。”

曲亮看李宇宙氣急敗壞那個狼狽樣，便沒好氣地說：“這事不用向常科長講了，講了也沒用，局裏有局裏的安排，我們和天津市國家安全局不是上下級關係。”

曲亮說完，李宇宙氣憤的大聲發了脾氣，爭辯著說：“張彥華的作案地在北京，管轄權在北京，天津放人是錯誤的，是犯罪，只能是移交，移交我們北京國安局，北京也有權捉人。”

曲亮看李宇宙平時都是唯唯諾諾、俯首貼耳、惟命是從，今天這是怎麼啦？頂撞起來了，竟然敢大聲的發脾氣，便厲聲喝斥：“這個事常科長說了不算。”

他看李宇宙仍低著頭，在那裏氣的喘粗氣，就知道李宇宙這小子滿肚子花花腸子，他今天發脾氣，無非是怕天津市國家安全局放了張彥華引起連鎖反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也跟著放了人，自己舉報的功勞泡了湯，就嚴厲地說：“常科長這兩天很忙，不准你去打擾他，我剛才和你說的，就是常科長和處裏的意見，你聽明白了！別再亂插嘴！”

李宇宙氣憤的嘟囔著：“張彥華這小子，怎麼就是命大福大造化大，被放出來了？”

曲亮看李宇宙生悶氣，發脾氣，就鄭重其事地說：“小李子，天津市國安局無罪釋放了張彥華，我們再去重新逮捕張彥華，這影響兩個單位的關係，這事常科長早就請示了處長，羅處長也不同意重新捉

人，這影響我們和天津市國安局的關係。對這事你什麼也不要說了，這是羅處長的意思。”

李宇宙看曲亮根本就沒有幫自己說話的意思，聽曲亮的口氣，北京不重新逮捕張彥華，是處裏領導商量決定的，便生著悶氣，悻悻地走了。

李宇宙很煩躁、氣悶、忐忑、恐慌，這簡直是一場噩夢，說是“他們至少判二十年”，現在說不定馬上就能釋放，弄得我李宇宙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氣悶、氣悶，我得找我的臺灣朋友傾述心懷，不能憋一肚子氣氣死，不能悶死。

在北京長城飯店，李宇宙與臺灣商人約定見面了。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新青年學會最積極的一個發起人張彥華，在天津被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無罪釋放了。”

“這是真的？！”臺灣商人聽後太驚奇了，感到事情太突然了，他緊接著就問：“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情報的？”

李宇宙便說：“我已經見過張彥華，我有他的手機號碼，不信我現在就可和他通話。”

臺灣商人背著手在室內踱來踱去，踱來踱去。

李宇宙又說：“我和張彥華網上聊天，張彥華說他正在復習功課，準備考研究生。”

臺灣商人只是踱來踱去，在集中精力思考著什麼，對李宇宙地說話似聽非聽。

猛然間，他在李宇宙面前停止了腳步，兩眼直直的盯著李宇宙說：“小李子，小李同學，我指派你個事。”

“什麼事？”李宇宙急切的問。

“我讓你活動一下，全力營救徐偉、靳海科。”臺灣商人以命令的口吻鏗鏘有力地說。

李宇宙愣在那裏，百分之百的懵了。

臺灣商人又斬釘截鐵地說：“你秘密找有關人士，要多少錢，讓

他自己出價碼！讓他自己出價碼!!”

李宇宙聽到臺灣商人“讓他們自己出價碼”這句聲音特別大，全懵了，驚得不會動了。

臺灣商人就反復嚴肅強調：“只要能放人，價碼讓他們自己出。”

“這！這！這個，這是個什麼意思？徐偉和靳海科都是黨員啊！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啊！你為什麼要救黨員啊？！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啊？！”李宇宙懵透了，自己解不了套。

臺灣商人就斬釘截鐵地說：“共產黨所以能苟延殘喘，全靠這些優秀人物給它裝飾門面。把這些優秀人物分化出米，就只剩些人渣!!!一地雞毛!!!”

“這不可能!”李宇宙急切的回答。

臺灣商人瞪著李宇宙，就緊接著說：“共產黨這個破爛市，只要給錢，沒有不可能的事！腐敗透頂!”

李宇宙聽臺灣商人這麼說，很著急、焦慮，似乎帶著哭腔說：“這個案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對我說過不止一次，經過各級領導層層加碼，發展到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乾親批，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親自過問，做指示。現在北京政法系統已經作為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

臺灣商人用手指著李宇宙剛想發脾氣，李宇宙又哭咧咧的強調說：“您知道羅幹是誰嗎？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啊。江澤民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啊。他們做了批示，下麵那些小人物就是個屁，還敢說臭嗎？”

臺灣商人看李宇宙那個窩囊廢樣，就緩和著說：“小李子，我的小李同學，你知道逮捕新青年學會為什麼對你保密嗎？”

李宇宙聽別人提起這事，很是尷尬，張口結舌，無法回答，無地自容。

臺灣商人就說：“就因為你不是黨員。”

這一點李宇宙明白，如果自己是黨員，即便在國安局是個臨時工，

也有可能將這事告訴他，不至於那麼生分的對自己保密，打擊他的情緒，打擊他的積極性。

臺灣商人又顯得滿有把握地說："小李同學，你辦成這個事，我給你回報。"

什麼回報？李宇宙也不便直接問。

臺灣商人就直截了當地說："你再積極的活動一下，爭取入黨，找權力人士，買張黨票出個什麼價？鈔票我付。"

李宇宙和這人打交道，知道這人有的是錢，這突如其來的這些談話，李宇宙招架不住，這是他根本就想不到的。民主黨幫助我加入共產黨，等於貓和老鼠通婚，還不惜成本願出大價。

臺灣商人看李宇宙無所適從那個樣，就盯著李宇宙說："怎麼樣？這個回報夠意思吧，應該心滿意足了吧？有了黨票就有升官的可能，當了官就有了權，有了權就可做權錢交易，也就等於有了錢。"

關於入黨之事，李宇宙明白，現在還是個學生，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那些功勞，學校裏中層、下層那些領導根本就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掛著小黑板在校內遊鬥，知道自己破壞軍民關係，在校內入黨根本就不可能。

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入黨，也不可能。自己儘管在謀陷新青年學會和在校內秘密監視丁子霖等異議人士出了那麼多力，但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編制上，還是個臨時工，八字還沒有一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些人，只是在利用他，所以不可能入黨。

李宇宙又不想和臺灣商人衝突，怕得罪了這個財神，便緩和著說："共產黨在大陸上已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片打倒之聲。倒臺是遲早的事，我不想當歷史罪人。"

李宇宙說完了，看臺灣商人表情不滿，便又軟了下來，說："這事我盡心盡力全力以赴，保證遵照您的意願，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貴姓？"

“免貴姓張。”

“張主任，麻煩您我們奉公來向您調查一些情況。”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特務曲亮將介紹信遞了過去。這位張主任是楊子立家鄉村民委會主任。他看介紹信印章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介紹的，便不由自主的疑惑起來，楊子立家世代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怎麼會驚動國家安全局。

“請問張主任，楊子立的家是什麼成分？”曲亮鄭重的問。

張主任覺得怪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講什麼成分，便說：“是貧農啊。”

“楊子立直系親屬都是什麼政治面貌？”曲亮又接著問。

“楊子立家沒什麼問題，地地道道的貧下中農。”村委會張主任一聽是搞政治審查的，便心裏輕鬆的做了回答。

“他家是否有海外關係？”曲亮又問。

“沒有，絕對沒有。這些我們村都做了調查，逐家逐戶都做了調查，摸底排查。如果誰家有海外關係，我們村也不至於這麼窮，也攬不到一點投資。到現在連一家村辦企業也沒有，全靠種地吃糧。”張主任看曲亮在那裏低著頭仔細地記，便又接著說：“如果那戶村民有海外關係，在我們村搞投資保證很樂觀，我們村風氣正，村民老實吃苦肯幹。”

“他的父親呢？”曲亮又鄭重其事的問。

“他的父親嗎？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老農民，在我們村種了一輩子地。”張主任又做了回答。

“有沒有犯罪記錄？”曲亮又問。

張主任一聽這句話，驚奇地笑了起來，說：“他犯罪？老實的像半截木頭，你就是教他犯罪，也教不會，保證教不會。”

“他的父親沒到外地打工，闖蕩闖蕩？”曲亮又問。

張主任又笑了，說：“打什麼工？闖蕩什麼？老實的連句話都不會說。”

曲亮又一本正經的問：“他的祖父呢？”

“他的祖父也是我們村裏的老實人，早不在世了，也沒出過門，在生產隊種了一輩子地。”張主任回答。

“他們的家有沒有富過的時候？”曲亮又問。

“富什麼富，就是天上往下掉錢，他也搶不過人家，怎麼能富。”張主任回答。

“他們家的人過去在社會上有沒有過職務？”曲亮又仔細的問。

“他們能擔任什麼職務，連自己家裏的事都顧不過來。他的父親文化大革命時期，用大板車拉了一車地瓜蔓、地瓜葉當口糧做為彩禮，娶了他的母親，這個事在村裏，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張主任笑著回答。

“他的母親呢？”曲亮又仔細的問。他不能放過每一個細節，要過細做工作，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這是他們會議上定的。

張主任看他問的這麼細，加之對楊子立的家庭沒有好感，便沒好氣地說：“他的母親是一個神經病、木偶人，只會吃飯、幹活、生孩子。”他看曲亮在認真仔細的記錄，便又沒好氣的加了一句：“他那個家那麼窮，窮的鍋底朝天，孩子生得可不少，早已超了標，已經六個了，最小的還不到十歲。”

張主任越說越來氣，便滔滔不絕往下講：“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上頭責怪下來，我們也真是沒有辦法，罰款沒有，要命一條，你說誰有辦法？”張主任又生氣地說：“現在是一票否決制，環境污染、計劃生育這幾項搞不好，上頭一些優惠政策不給你，不派送給你，這年頭光靠種地怎麼能來錢。”他看曲亮在那裏用心的聽，又繼續說：“他原先還有一個快九十歲的奶奶，剛去世，全家就靠他父親一個勞力，淨些張嘴吃飯的，罰款怎麼罰？”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對新青年學會成員已經做過詳細調查，調查的重點是學校，因為這些成員畢業都在一年左右，在單位

時間太短，這次曲亮聽張主任說楊子立的母親是個患有精神病的人，就有點不信，楊子立是北京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寫了那麼多網路文章，他的母親怎麼會是一個神經病，是否是楊子立家庭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了這位村委會主任的政績，他在這裏說氣話。他對此多了一個興致，便打破沙鍋（紋）問到底的繼續追問：“楊子立的母親嫁到你村就有病嗎？”

“不是。”張主任馬上回答，接著便又詳細地說：“這個事村裏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當時那個年代，人民公社貫徹執行黨中央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政策，水、肥、土、保、種、密、工、管，全國都貫徹執行。水字打頭，他的母親到公社去修水庫，晚上收工時，自帶的一把鐵鍬丟了，怎麼找也找不到，晚上不敢回家，在山裏躲了一夜，第二天就嚇出了神經病。”

張主任自管自的在說，曲亮也不答話，他看曲亮不信的樣子，便肯定地說：“我的同志，你要不信，我領你到他家去看，他的母親保證不說話，不會說話，就像木偶似的。”

曲亮感到挺怪，楊子立家那麼窮，念到大學畢業，又念研究生，這些費用要哪里來，便問張主任：“楊子立念了那麼多年書，靠村裏救濟嗎？村委有優惠政策嗎？”

張主任便答：“楊子立的姑姑看楊子立家窮，從小把楊子立領過去養著，楊子立是在他姑父家裏養大的。”

曲亮一聽，楊子立還有這麼個社會關係，便細心地問：“他的姑姑、姑父是幹什麼的？”

村委會主任便答：“他的姑姑、姑父開了家飯店，還捎帶著煙酒糖茶一類的小買賣，還賣些零食。”

曲亮就接著問：“規模怎麼樣？還挺大嗎？”

張主任撇了撇嘴，輕蔑地一笑，不屑地說：“大什麼大，夫妻老婆店，混口飯吃。”

以曲亮為組長的“新青年學會家庭背景調查組”很快將資訊回饋回來，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正在聚精會神的看調查材料，常科長一面看，一面拍著大腿狂笑，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常科長強忍著笑對蒲義說：“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蒲義副科長也在笑，邊看邊美滋滋的笑，他癟著嘴對常科長說：“這幫人，真他媽的不識好歹，他們那個家，連個弱勢群體都不如，是弱中弱。”

常科長又舒了口氣，對蒲義說：“預審人員和我說：徐偉、靳海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說過反對共產黨的話，咱搜查的材料中，也沒找的出來。通知一下李宇宙，叫他中午在長城飯店碰面。”

中午，他們驅車來到了長城飯店。

他們選了一處雅間，剛落座，常科長便喜笑顏開的朝李宇宙喊：

“小李子。”

“嗲。”

“嗲什麼嗲。”常科長滿臉堆笑的朝李宇宙說：“今天這頓飯就是特意為你的。”說完拿起菜譜遞給李宇宙：“你點菜。”

李宇宙受寵若驚，拿起菜譜看了看，又放下了，畢恭畢敬的對常科長說：“感謝常科長對我的栽培，太感謝了，我不點，我隨便，隨大家的便。”

“這怎麼行，今天就是特意為你的。”常科長說著，又遞給李宇宙一支煙，親自打開火機，給李宇宙點煙。

李宇宙趕忙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香煙，把頭伸向常科長，煙點著了，李宇宙做作的深深吸了一口，不住的朝常科長點頭，連聲說著：“謝謝，謝謝。”

李宇宙看常科長喜笑顏開那個樣，就猜著個八九不離十，肯定是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要倒大黴了，他們倒大黴，就意味著國安局要立大功，水漲船高，也意味著自己立大功，今天這個苗頭，就可以看得出來，心裏暗喜，意味著自己也立大功，有進國安局的本

錢了，不覺一股興奮的熱流湧向心頭。

“小李子，快點啊！今天是為你慶功。”蒲義副科長也催促著說。

看到這眾人對他這個熱烈場面，又興奮的拿起了菜譜，翻了翻深思了一下，又放下了，還是不肯點。

曲亮看眾人雖在捧李宇宙，想利用他在搞點什麼名堂，李宇宙還是不敢造次，便拿過菜譜，翻了翻，說：“小李不點，我來點，我替小李點。”

曲亮在菜譜上一面用手指點著菜名，一面笑看著李宇宙：“這個菜，怎麼樣？這個菜，怎麼樣？”

李宇宙聽曲亮徵求自己意見，便掉轉頭視著常科長、蒲義副科長，兩位科長也不表態。李宇宙就應和著曲亮不住的點頭。這樣一氣點了二十幾個菜。

點的菜陸陸續續上來了，常科長指著一瓶酒對李宇宙說：“你看，小李子，這是瓶茅臺。”又指著一瓶五糧液說：“先喝哪個？”

“隨便，隨便。”李宇宙受寵若驚趕忙點著頭說。

蒲義副科長拿起了一瓶法國白蘭地說：“還有這個，法國特產白蘭地，先過洋癮？”

“好！咱就先過洋癮。”常科長說著從蒲義手中將白蘭地拿過來，打開口對李宇宙說：“小李子，先給你敬一杯。”

李宇宙趕緊用手捂著酒杯站了起來，連聲說：“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常科長執意要先敬李宇宙，李宇宙無奈，雙手扶著酒杯盯著，琥珀色的洋酒徐徐流入，直到溢出酒杯。

常科長放下酒瓶，朝著蒲義副科長和曲亮說：“今天隨便，愛喝什麼，拿一瓶放自己臉前，隨便，隨便。”然後他斟滿酒杯站了起來：“我提議，為李宇宙同志保衛國家安全立下汗馬功勞乾杯！”

“乾杯！”蒲義副科長和曲亮馬上站了起來，隨聲附合著。

李宇宙站得直直的舉著酒杯，他不敢飲，趕忙喊：“為常科長對

我的精心栽培。”又轉過臉朝著蒲義副科長和曲亮，把酒杯又舉了舉，又喊：“為蒲副科長和曲亮同志對我無微不至的呵護，我幹了這一杯。”

吃著喝著，他們都有了醉意，話就多了起來，曲亮就把查家譜調查摸底的結果抖了出來當笑料。他醉醺醺地說：“咱這次調查摸底真是饒有趣味，我去河北省大名縣調查楊子立。楊子立那個老家，那個村，很多人都有蓋起了小樓，蓋起了新房，楊子立那個家，還是籬笆牆。”

“籬笆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籬笆牆？”常科長聽了頓時大笑起來。

笑著笑著又興奮的唱了起來：“只有那籬笆牆，影子還那麼長，只有那籬笆牆影子還那麼長……還有那看家狗，叫的，叫的，叫的，叫的，咋就這麼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

常科長這麼一唱，把幾個酒妖都逗得東倒西歪的笑著。

曲亮又說：“村子裏差不多都置上了農用車，最熊的家裏也有手扶拖拉機，能種地還能當運輸車用，楊子立他爹就置了一頭小毛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

眾酒妖嘻嘻哈哈的笑著乾杯。

李宇宙一本正經地說：“楊子立對家庭不負責任，對社會不負責任，走到這一步就該著了，是罪有應得。前段時間他到河北省一個貧困縣調查，路費還是借的，到農村去搞社會調查，去訪貧問苦。”

蒲義副科長聽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哈哈哈哈……神經病，他

調查的什麼調查？他訪的什麼貧？問的什麼苦？他家就是個又貧又苦的典型，問問他爹不就得了嗎？神經病。”

曲亮就嘲笑著說：“他去調查訪貧問苦有個屁用，他訪完了，問完了，那個地方就不貧了，就不苦了？他能給人家帶去什麼？帶去錢？哈哈哈……他自己吃飯還得向人家借。帶去權？他自己還是個無業遊民。或是給貧困地區搞出點名堂？他自己不務正業，還被人家解聘了。他自己的家還沒搞好，就置了一頭小毛驢，還是籬笆牆，哈哈哈哈……”

李宇宙又接上說：“楊子立到河北省一個村去調查，惹惱了他的老婆路坤，挨了一頓揍，說他不務正業，不想方設法賺錢，淨借錢過日子。他去調查的那些人，由於反映了村裏一些不好的事，又被村委會的人打了。楊子立到處惹亂子，不務正業。”

哈哈哈哈……又一陣大笑。

他們把盞換杯的喝，也不知喝了幾輪，腦子酒中泡，突然常科長盯著李宇宙喊：

“小李子！”

“嗆。”

“現在和你談正題。”

李宇宙聽常科長要向他發話，身子趕忙挺了挺。

“知道為什麼請你嗎？”常科長搖頭晃腦的盯著李宇宙說。

“恭聽吩咐。”李宇宙趕忙站了起來，挺直了身子。

“好，你給我好好仔細的聽著，在預審時徐偉和靳海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說過打倒共產黨的話，你是否聽到他們說過？”常科長說完，醉眼直盯著李宇宙。

“說過。”李宇宙馬上回答：“去年四月份，我被解放軍群毆後，我去找徐偉，懇求他寫篇報導揭露此事。我說：解放軍這些御林軍是六·四事件鎮壓學生的劊子手，我現在也嘗到了滋味。徐偉說：解放軍不是都聽調的，在北京他們就調不動人，本地的瞭解真相，同情學生反腐敗、反官倒。聽調的大多是外地不明真相的，都是腐敗造成的。

反腐敗就要亡黨，不反腐敗就要亡國。學生愛國，解放軍也愛國。一小撮腐敗分子執掌大權，是他們的旨意。”

蒲義聽了氣憤地說：“反腐敗就要亡黨，不反腐敗就要亡國。這種反動論調，他怎麼也能入黨?! 鑽進了黨的，純粹是共產黨的敗類。”

李宇宙又接著說：“靳海科就親口喊打倒共產黨。一次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東教學樓，靳海科就當著很多學生的面辱罵共產黨。他說：在農村又是土地承包費，又是特產稅，又是農業稅，這個稅，那個費，攤牌，提留，代扣代繳，集資等等等等，沒完沒了，全是苛捐雜稅，共產黨萬稅！萬稅!!萬萬稅!!!在座的同學都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他看同學膽小，就拿一支粉筆，在黑板上疾書：‘我們怎麼辦？!’膽小的同學都嚇跑了，他就喊打倒共產黨！徐偉就拍著巴掌向他笑。”

常科長聽到這裏，“啪”的一聲狠狠地拍著桌子怒吼道：“他們都是鑽進黨內的，都是共產黨的敗類。”

蒲義副科長趕忙把頭轉向李宇宙，鄭重地說：“小李子，太好了，就這麼說。明天預審人員調查你，你就這麼說。小李子，聽明白了嗎？”蒲義如獲至寶，不住的叮嚀李宇宙。

“明白!”李宇宙立即站了起來，挺了挺身子回答。

“小李子。”

“喳!”

“再大聲給我重複一遍!”常科長又下了命令。

“喳。”

李宇宙又大聲重複了一遍，重複完了，常科長就接著說：“還有一段，你好好給我聽著。”邊說邊嚴厲的瞪著李宇宙，又掏出了一頁紙，說：“再加上這一段。”說完將那頁紙推給了李宇宙，又嚴厲地說：“給我大聲念一遍。”

李宇宙拿起了那頁紙，看了看，就大聲念道：“我在與新青年學會聚會期間，我認為新青年學會是個非法組織，他們沒有註冊登記，他是個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政治組織，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推翻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實行多黨制，用西方資本主義取而代之。”

李宇宙念完了，站立著恭聽常科長吩咐。

常科長就厲聲地說：“好，小李子。明天預審人員要找你瞭解情況，就看你的了，別一口吃不著個豆就不滿意。過兩天曲亮就去調你的檔案，把你正式調到國安局來。”

李宇宙仔細的看著常科長的這頁材料，全神貫注的揣摩著它的含義，這下新青年學會在劫難逃了，心裏的石頭算是落地了。前段秘密逮捕新青年學會行動對他保密，國安局對他不信任，確實是個很大的打擊，這會轉而又依靠他，又著實讓自己欣喜若狂。他強忍著欣慰的笑臉，拿起了筆工工整整的簽了名，又工工整整的按了個手印。

按完了手印，李宇宙又對常科長說：“我相當年打入新青年學會，如今身份還沒有暴露，我也想進看守所關押一段時間，和楊子立、張宏海關押在一起，最好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再涮張宏海這個大憨一把，還可以監視他們的心態動向，套取審訊時得不到的東西。”

蒲義副科長便說：“小李子，恐怕你遭不了那個罪，受不了那個苦。”

常科長不屑一顧的向李宇宙搖了搖頭，表示沒必要，然後端起了酒杯說：“為小李子勞苦功高乾杯！”

李宇宙趕快端起自己的酒杯，常科長、蒲義副科長、曲亮一一和他碰杯，李宇宙連聲的：“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對我的栽培呵護。”謝完仰起脖子一飲而盡。

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直屬的一家旅館裏。

李宇宙正襟危坐，正等待著發問。

對面坐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預審科一名官員。

一個女秘書正在整理文書，準備記錄。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副科長蒲義、特務曲亮躺在床上，翻弄一些報紙。

預審官問："李宇宙你是否聽到靳海科說過打倒共產黨一類的話？"

李宇宙趕忙答："聽到過，一次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東教學樓，靳海科就當著很多同學的面，辱罵共產黨，他說：在農村又是土地承包費，又是特產稅，又是農業稅，這個稅，那個費，攤牌，提留，代扣代繳，集資等等等等，沒完沒了，全是苛捐雜稅。共產黨萬稅！萬稅！！萬萬稅！！！在座的同學都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他看同學膽小，就拿一支粉筆，在黑板上疾書：'我們怎麼辦？！'膽小的同學都嚇跑了，他就喊打倒共產黨！徐偉就拍著巴掌向他笑。"

預審官嚴肅的聽著。

記錄員飛快的記著。

蒲義副科長和特務曲亮躺在床上對視著，笑著。

李宇宙又說："靳海科反對黨的農村政策，他說：'共產黨不民主，把中國人分等級，幹部、工人、農民。剝削壓迫農民，應該把中國人統稱為公民，只有打倒共產黨才能實現。'"

問："聽到徐偉說過打倒共產黨一類的話嗎？"

答："聽到過，徐偉說：現在的共產黨是個腐敗的黨，黨章上寫一套，實際上又一套。開會說一套，會後又一套。年年反腐敗，年年腐敗。他說：現在行賄受賄是別墅、汽車加存摺，越反越腐，下一步就賣國了，他所謂的整黨建黨實際上是打倒共產黨，重建一個黨。"

問："關於反黨的言論還聽到過哪些？"

答："2000 年四月份，我被解放軍群毆，我去找徐偉懇求他寫篇報導揭露此事，我說我被解放軍無故群毆，六·四事件鎮壓學生的滋味，我現在也嘗到了。想刺激他一下。徐偉說：解放軍不都是聽調的，在北京他們就調不動人，本地的瞭解真相，同情學生反腐敗、反官倒。聽調的大多是外地不明真相的，都是腐敗造成的。反腐敗就要亡黨，不反腐敗就要亡國。學生愛國，解放軍也愛國。一小撮腐敗分子執掌大權，鎮壓學生是秉承一些腐敗分子的旨意。"

問：……

答：……

一問一答蒲義副科長和特務曲亮很滿意，兩人不時的露出笑容，約半個多小時，問答筆錄結束，李宇宙端端正正的簽了名字，按了手印。這樣徐偉、靳海科反黨罪行便成立了。

筆錄調查結束了，已經到了吃飯的時間，他們一起來到了餐廳，他們吃著飯開始閒談起來。

預審官說："徐偉這樣的黨員，就是共產黨的敗類。他生在城市長在城市，還議論'三農'，純粹是別有用心，目的就是打倒共產黨。"

李宇宙就接著話茬說："徐偉說：現在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他要打倒共產黨，重建一個新的政黨。"

預審官又接著說："靳海科這小子倒是挺仗義，他把事全攬在自己身上，說：編輯《學實交流文集》這些事都是自己編的，文章都是從網上下載的，讓徐偉審閱，徐偉連看都不看。送給楊子立，楊子立也不看，全是自己幹的。"

李宇宙也跟著說："靳海科被公安局傳訊了七八次，好幾個單位都把他開除了，他連吃飯的錢都沒有，賣血湊錢回家過年。"

預審官又說到楊子立，提起楊子立預審官竟不由自主的笑了，他說："楊子立這傢伙，自由主義算自由到家了，在預審時他談起自由主義，全然沒有一點身陷囹圄的樣子，憨的真夠可笑。"

李宇宙就說："從我接觸楊子立就沒看到他為找工作發愁，不管在哪個公司都幹不長，太自由。在電腦公司，自由離職，被判罰了好幾萬塊錢，他也不愁，整天借債度日，老婆整天和他打仗。對社會不負責任，對家庭不負責任，每逢集體吃飯，他都是先掏腰包。"

預審官又說："楊子立在預審室說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是空想，在世界各國的實驗已經失敗。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經濟差別大，但是政治平等，比爾·蓋茨這個電腦專家，雖然是世界首富，犯了罪也要被追究，不能因為是首富就可花錢免災。"

預審官說：“他們這些人這麼鬧騰，還揚言要在天津、西安發展會員，壯大組織。”說到這裏就轉向臉問李宇宙：“他們到底有沒有接受海外反華組織資助？如果接受反華勢力資助，無論他們怎麼狡辯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犯下的罪行。”

李宇宙說：“我和他們接觸時間不算長，集會的時候人員總是到不齊，我有個辦法，可以深入瞭解一下。”

蒲義副科長便說：“你能有什麼辦法？”

李宇宙就說：“在這個學會中，張宏海和我的關係最好，勝過每一個人。張宏海這個大憨，整天抻著個大嗓門罵共產黨，他爹當了一輩子老師，也沒教好這個兒，他混了個電視大學的學歷，找不著像樣的工作，便整天說共產黨不民主，假民主，成天價口吐髒話。我想把我和他關在一起，再涮他一次，套他的話。”

蒲義副科長笑著又說：“小李子，恐怕你吃不了那個苦，遭不了那個罪。”

李宇宙堅定地說：“你把我栽培了這麼長時間，就算我對你的回報。最好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和張宏海關在一起，如果有海外資助，我一定能套出來。”

李宇宙說完這個話，別人也沒有表態，他又繼續說：“和靳海科關在一起也行，靳海科對我最信任，他被公安局傳訊，這個事連範二軍都沒告訴，範二軍和他是老鄉，在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畢業，同時考到了北京，他把這事還是先告訴了我，和我商議後才告訴了其他人。”

預審官看著李宇宙說：“這個沒必要。”

蒲義副科長說：“小李子願進去看看，可以進去看看。”他轉向預審官說：“帶他進去玩玩也好。”

預審官就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去。”

飯後，預審官帶著蒲義副科長和李宇宙來到了大紅門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進門時首先在門口處登記辦手續，填寫了所辦事由、

何人接待，蒲義副科長瞅著李宇宙說：“小李子，你看，連我進去都這樣嚴格。”他們辦好了手續，這才進了看守所。在第二道門前，全被恐怖氣氛籠罩著，已不是員警管理了，是荷槍的武警了。高高的大鐵門，高高的圍牆，牆的頂端，拉著電網。進了大鐵門，氣氛更加森嚴恐怖，儘管偌大的院子空蕩蕩，還是相當壓抑，說不出來的壓抑。蒲義指著一座樓說：“他們四個人就關在這裏面。”李宇宙順著蒲義副科長手指的方向望去，心中不由生出一種快感，笑著說：“張宏海平時嗓門最大，最能咋呼，現在咋呼不起來了吧。楊子立最自由，這下也自由不得了。”

預審官把他們引到自己的辦公室，指著一些材料說：“這都是從網上下載的，楊子立這傢伙真是肆無忌憚，說他初生牛犢不怕虎也不對，他是無知使他無畏，你看他在網上都寫了些什麼？”

李宇宙又不由自主地說：“我真想和他們關在一起，再涮他們一把，把他們套牢。”

“沒這個必要。”預審官說：“在這裏，見過多少種不同的人犯，開始都是負隅頑抗，這裏是吃素的嗎？到後來都慢慢的認罪了，乖乖的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蒲義副科長便對李宇宙說：“前兩年出賣軍情的劉連昆就關在這裏，那可是將軍啊，不是也斃了嗎？”

預審官狠狠地說：“跟政府鬥，肯定是找死。”

他們吸著煙，聊著天，蒲義副科長就又把查家譜的資料當話題聊了起來……

十　李宇宙外派出國

2002 年 2 月某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舉行 2001 年度工作總結表彰大會。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局長邁著鄭重的步伐，走向講臺，開始了鄭重的講話：

“同志們，2001 年度，我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在中央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指導、鼓舞下。在我局全體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成功的破獲了顛覆國家政權的反動組織‘新青年學會’一案，這是建國以來，破獲的最大的要案之一，是 2001 年破獲的全國最大的第一要案。

新青年學會案的破獲，又一次證明了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

新青年學會案的破獲，粉碎了國內外反動勢力，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罪惡陰謀。穩定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期，新階段的大好局面。

新青年學會這一要案的破獲，有力的保衛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勝利召開。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懷的表彰。

現在我鄭重宣佈對破獲新青年學會的嘉獎令。

因為破獲了新青年學會這個 2001 年全國最大的要案，專案組常科長升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副處長，蒲義由副科長提升為科長，曲亮由一般特務升為副科長。常科長得獎金 10 萬元，蒲義、曲亮得獎金 8 萬元，李宇宙得獎金 2 萬元。

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年度總結表彰大會上，常副處長、蒲義科長、曲亮副科長各記一等功。

李宇宙雖然功勞最大，獎金卻最少，也沒有宣佈提前給他轉正，雖然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也沒安排他聽黨課。他心裏有氣，也不敢有

怨言，小不忍則亂大謀，等正式進了國家安全局再說。

在偵辦新青年學會案中，李宇宙和常副處長、蒲義科長、曲亮副科長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照顧，這讓李宇宙心裏感到欣慰。

為了表彰他們辦案有功，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特批了一個月假期，讓他們用假期休閒一段時間，公費去旅遊。蒲義科長和曲亮副科長經過商量決定去雲南旅遊一番。

蒲科長，曲副科長及內鬼李宇宙一行三人，乘飛機離開北京，飛抵雲南省會昆明，下榻在雲南明明大酒店。

從北京到雲南昆明，一人單程機票就是 1840 元。

下榻雲南省會昆明市明明大酒店豪華間，一人一宿 1500 元。

昆明——麗江——瀘沽湖六日遊，共花費 12000 元。

旅差費、補貼、吃喝嫖，購買旅遊紀念品、購買雲南高檔土特產品等等這些都可報銷。

另外，旅遊時遊山逛景所花費用報銷，期間工資、各種補貼、獎金等等照發。

粗略估算，此次旅遊消費，保守的算在十五萬元左右。納稅人的錢就是這樣為了國家安全花了。

破獲新青年學會這個大案要案，江澤民親臨指導，撥專案組專款 300 萬元，與這些花費相比，寥寥無幾，九牛一毛。

在辦公室裏，常科長正在給李宇宙佈置新任務。

“小李子，”常科長手裏拿著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說：“今天再給你個任務。”說著將安全法遞到李宇宙手裏，安全法已經翻開了幾頁。

李宇宙將安全法接到手裏，常科長就指著翻開的那頁，對李宇宙說：“你先看看這裏。”李宇宙一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四章法律責任第二十三條：“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示、

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李宇宙默讀完了，抬起了頭看著常科長，常科長便咬著牙惡狠狠的對李宇宙說：“楊子立狡辯他的行為是學術研究，在楊子立身上落實了境外反共勢力資助這個事實，楊子立便無可狡辯。”

李宇宙沉默了片刻，想了想，就對常科長說：“這個事好辦，很好辦，我馬上聯繫他的老婆路坤，她很有可能知道這些事。”

說著話，他就拿出了手機，撥通了路坤的手機，常科長就在旁靜心地聽他倆對話，最後只聽路坤說：“好，我們就在中關村那個地方見面。”

李宇宙關閉了手機，用眼睛徵詢常科長的指示，常科長便嚴肅的對李宇宙說：“切記謹慎，這可是突破口。”

在北京中關村一家肯德基餐廳裏，李宇宙與路坤會面了。

李宇宙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的旨意，調查楊子立是否有國外反共勢力資助的事實。在預審過程中，楊子立直言不諱，對國家安全局搜查他住處所得的一切文字資料一概承認，但不承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承認是學術研究，是言論方面的事，言論自由不是罪，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通過調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獲悉，楊子立家那麼窮，他本人在被捕前又沒有正式工作，他整天在互聯網上發表那麼多文章，與當局對著幹，鎮壓法輪功，他就在網上寫《從法治和人權的角度看法輪功問題》，又經常到農村做社會調查，寫了《農民與農奴》、《農民為民主而蒙冤》、《農村調查記》等等網路文章，他無經常經濟來源，靠什麼生活？是否有國外的反共勢力資助。如果有資助，楊子立的所謂學術研究、言論自由不是罪等自我辯解，便不攻自破。

在中關村會了面，找了一家肯德基餐廳，兩人隔著餐桌對坐著。

“我作為新青年學會的一名成員，沒被中共當局逮捕純屬僥倖。”

李宇宙望著路坤那張憔悴的面孔，敘述著。

路坤心事重重，在 2001 年五月份，他與徐偉的父親、靳海科的父親會了面，心情才好了些，但是她的打工單位因國安局威脅把她解雇了，她的心還是整天忐忑不安。她沒有說任何話。

李宇宙就繼續說："中共當局最怕驚動院校，導致學潮，釀成第二個'六・四'事件，我才僥倖逃脫。"

路坤望著這個新青年學會成員，雖然倍感親切，言語還是不多。

李宇宙望著路坤就又重複強調說："我和中國地質大學的黃海霞，就因為是學生才僥倖躲過這一劫。"

李宇宙盯著心事重重的路坤，怎樣才能打開缺口，套出楊子立有國外資助的情報，和楊子立家沒有搜查到的證據呢？

路坤便哭喪著臉說："我也被安全局非法扣押了三天，他們說不出任何扣押我的理由。"

李宇宙聽到這話，不覺又勾起一陣難受，逮捕新青年學會成員，平時那些和他倍感親切的常科長、蒲義副科長還有駐中國人民大學的安全局秘密特務曲亮，經常和自己見面，親切交談，對逮捕一事還向自己保密，只是在預審中碰上了困難才又向他求助。他們扣押路坤一事，這還是第一次聽路坤自己說的。整個事情經過自己始終是主角，還對自己保密不信任，心裏就覺得難受。路坤被扣押了三天，遭此一劫，警惕性肯定會高，說話就不能太直接了，他不能暴露自己。

他聽路坤說完了自己的處境，便想，應該先將自己洗刷清白，將這禍根栽贓在張彥華身上。

他便對路坤說："經我調查，案發首先在天津，不是在北京，張彥華第一個被捕，也是第一個投降的人。他供出了北京的這些人。學會成員範二軍不知怎麼知道消息，嚇得去投案自首了，接著便逮捕了楊子立和其他的人。"

此前，路坤根本就不知道有新青年學會這個組織，儘管自己的丈夫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平白無故的被羈押了三天，真是天大的冤啊，

他對李宇宙說的這些事很想知道，就仔細的聽，慶倖李宇宙這個新青年學會成員沒被逮捕，還能將一些內幕情況告訴她，原先雖然酒呀、菜呀，李宇宙花錢上了那麼一桌子，她也沒心思吃。

李宇宙看路坤對自己毫無猜疑，就說："楊子立和其他成員都是有理想的愛國青年，我和他們志同道合，就像兄弟一般。"

路坤一面慢慢地吃著飯，一面仔細的聽，李宇宙就繼續說："我聽到新青年學會成員被秘密綁架這個消息後，一夜沒睡著覺，第二天也沒上課，越想越心痛，為記住中共當局罪惡行徑，我拿煙頭猛燒我的手腕。"他假裝氣憤地說著，並將手腕伸到路坤面前。路坤看到李宇宙受傷的疤痕，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說到李宇宙這處疤痕，也頗有些來歷，也不得不追溯一下。

一九九三年，李宇宙在臨沂市羅莊中學已複讀了兩年，也沒考上大學，成了羅莊中學的複讀專業戶、釘子戶。這便引起了羅莊中學校長和黨支部書記的不滿。雖然複讀生收費高，是學校中一項樂觀收入，但是李宇宙兩次複讀考不上大學，這個學校便引起了一些學生家長的質疑——學校的教學品質肯定有問題，像李宇宙這樣窮困的家庭，應該考出個樣來，結果是屢考屢敗，屢考不中，其他學生家長，就把自己的孩子轉到其他的學校。這便引發了一個生源流失問題。於是，校長、黨支部書記就不賺李宇宙這筆複讀費了，對李宇宙下了驅逐令，將李宇宙退出了校門。

李宇宙又到了臨沂市師範學校高考復習班。在臨沂市師範學校高考復習班，李宇宙已經二十三歲了，已無心思讀書，對學習已不感興趣，迷戀一些手抄本小說《少女之心》及《性的知識》、《婦科知識問答》等一類的書，又連續兩年落榜。李宇宙已無法承受家鄉鄰居及自己父親的壓力，他不敢對他們說："我又沒考上。"最後只有向家裏撒謊了。報告家裏："我考上了山東省警校。"啊！這可驚動了李宇宙的家鄉，鄉里鄉親相互傳言，仿佛看到了李宇宙在山東省會濟南，已當了警官。李宇宙也暗下決心，拼上一年，把謊言變成真實。李宇宙的

父親立即在家鄉到處借錢，現在這個錢是很容易借的，因為李宇宙已同“範進中舉”，甘願借錢給他的人當然很多，很快就籌借到三千元。

李宇宙自己撒謊考上了警官學校，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真是破天荒，在窮鄉僻壤，連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人考上了省城濟南的警官學校，全鄉都跟著沾了光，為之驕傲。

李宇宙自己也居然陶醉在遐想的未來之中，當天夜裏，李宇宙失眠了，一是撒謊考上了山東警官學校，馬上就要進城吃皇糧了，心裏很高興。二是惦記著，這一去遠離家鄉，沒有錢，恐怕三年之內不能回家一次，暗戀的女生李冬梅就嫁人了。說什麼，就是頭拱地也得在報到之前向李冬梅吐出心聲。思考了一夜李宇宙終於下定決心。勇敢點，勇敢點，在體內雄性激素的激勵下，李宇宙勇敢地朝鄰村李冬梅家走去。

李宇宙逕自走著，不覺已到李冬梅家門口，真是天助我也，天賜良緣，李冬梅父母倆已趕集去了。李冬梅的家李宇宙是相當熟悉的，雖然他從未進去過，他是留意打聽的，處處留心聽到的，而且多次尾隨跟蹤看到的，暗戀促使他這樣做的，而且也統計不出有多少次想拜訪，又膽怯沒敢進。

說來也巧，正趕上李冬梅要出門，與李宇宙打了個照面，“冬梅”，李宇宙慌裏慌張的喊了一句。這是暗戀以來，李宇宙第一次和李冬梅說話，第一次離得這麼近。

“你是……”李冬梅遲疑了一下。

“我，我是李宇宙，我們是同級同學。”李宇宙有一些慌忙地說。

“你有什麼事嗎?”李冬梅問。

“沒事，沒事。”李宇宙的心總是跳得快。“我是馬上就要到濟南報到了”，他把濟南說

的很重，生怕李冬梅不知濟南是省會。

“報到前，我想順便看看咱們學校的同學，同班同級的同學。”李宇宙又慌亂地說。

李冬梅在學校時，從沒與李宇宙接觸過，也沒見過這個人，也沒聽到這個名，但回鄉後是聽到李宇宙發奮考上了省城濟南的警官學校，窮鄉僻壤出了個進士，也是很佩服的，這次面對面，竟不由自主的對李宇宙端相起來，而且鬼使神差的將李宇宙讓進了屋。

李宇宙進了屋，落了座，竟不知說什麼好了，憋了幾年的話，竟一句也說不出來。倒是李冬梅很隨和的問：“你什麼時候報到，恭喜你啦。”

“馬上，馬上報到。”李宇宙心跳加速的回道。

“我將來到濟南打工，可以找你嗎?”李冬梅高興的問。

“可……可以，可以。”李宇宙的心今天邪門啦，跳的總是快，嘴也不聽使喚啦，老結巴。

“吸支煙吧。”李冬梅客氣地讓著。

“不，不會吸，不會吸。”李宇宙慌忙回答了一串不會吸。

“喝杯水吧。”李冬梅還是親切的讓著。

“不，不，不，不會，不會，不會喝。”李宇宙慌得竟然連水也不會喝了。

這不免引起了李冬梅一陣好笑，感到李宇宙太幽默了。

“等我在濟南有了頭緒，就給你寫信。”李宇宙雖然心慌，還是大著膽子開始試探。

“歡迎、歡迎，那先謝謝你了。”李冬梅愉快的接受了。

其實李宇宙現在兜裏，就裝著好厚一疊信，還有色彩鮮豔的飲料，由於李冬梅欣喜的表情，李宇宙竟沒有主動拿出來。李宇宙看著李冬梅的臉、眼、鼻子、嘴的隨意之動，都是那麼嫵媚動人，像是遙控器鍵盤，調動著李宇宙的情緒，壓抑了幾年的欲火，瞬間燒熱了全身的細胞，雄性激素沸騰了，發生了核裂變，產生了核能。李宇宙突然將李冬梅抱住了，結結實實抱住了。可惡的本能，促使他對李冬梅沒頭沒臉的亂親。

李冬梅遭遇突襲，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她根本想不到的，李宇宙

這股勁，可是幾年時間累積起來的，由於用力過猛，已超出愛的範疇，成了性虐待。李冬梅愣過了神，先是掙扎，繼而大叫大喊，又哭又叫。說來也巧，正在這節骨眼上，李冬梅的男朋友到了，這可不是普通的男朋友，是已經送了彩禮的男朋友，在農村有了彩禮的交換，實際上就是夫妻了。此人還是見過世面的人，中專畢業後，先後在濟南、青島、煙臺等城市打過工，最遠時到過廣州、深圳。雖然沒發大財，但摩托車是置上了。騎著摩托車在鄉村賓士兜風，也是很威風的，也是別人羨慕的一道風景。

這男朋友不由分說，沖上去對著李宇宙就是一頓亂揍，直打的李宇宙暈頭轉向，滿地找牙，李宇宙帶的信也灑落地上。基督教有句箴言："人的命上帝已安排好。"如果這些信在李冬梅手裏，難免有些嫌疑，在李宇宙手裏，也就是單相思了。

這位仁兄撿起了李宇宙的信，一看信裏摘錄的港臺明星、鄧麗君的歌詞，還有瓊瑤的言情小說的一些片言隻語，心裏全明白了。是個患單相思病的，他氣憤已極，奪愛來啦，憤怒的拳頭帶著情仇，發瘋般的劈頭蓋臉，對李宇宙一頓臭揍，直打的李宇宙狗血噴頭。

他拾起了李宇宙的信看著，這個多情郎，這個情種，寫的酸溜溜、麻酥酥、澀拉吧嘰。

這時李宇宙已嚇得哆哆嗦嗦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這位仁兄胡亂抽出幾頁流覽起來，帶著氣憤默讀：

在我愛你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
在我想你的時候
你還在睡覺
……

當讀到"我們有了愛情的結晶，一覺睡死才好"時，這位仁兄停止了默讀，喘著粗氣，　盯著李宇宙罵道："你他媽想一覺睡死，沒那麼便宜的事。"

李宇宙看這位仁兄氣憤的那個樣，知道又要動手打人，便連連往後退，這位仁兄又氣憤的罵："你是花錢消災？還是大白天的找揍？"還沒等李宇宙回答，朝李宇宙眼眶上便是一拳。

李宇宙眼冒金星，啊的大叫一聲，雙手捂著眼，不住的求饒。

他看李宇宙膽顫心驚的望著自己，便又罵道："怎麼辦？你這根燒火棍，一頭熱的燒火棍，多情郎，色狼。"

李宇宙膽怯的知道喪失了回答的權利，怎麼辦呢？還敢說話嗎？說錯了，激起怒火，又是一頓狠揍，恐怕今天連命也丟了。李宇宙除了驚恐還是驚恐，今天的情況，這位仁兄也知道，李宇宙狗X貓X也沒摸著，送他到派出所沒什麼帳算，放他走，便宜了他。這位仁兄可是省內省外打過工、見過世面的人，他要敲詐他一筆錢。

"是公了，還是私了？"這位仁兄惡狠狠的瞪著李宇宙發問。

李宇宙是什麼也不管了，你只要放我走，怎麼"了"都是可以的。恐怖的沉默了片刻，李宇宙便怯懦的求饒說："真是對不起了，惹你們上火生氣了，我權當是你們的個屁，你們就放了吧，放了，你們也舒暢些。"

這位仁兄一聽李宇宙耍賴，就說："放你走，這好辦，拿出二十萬精神損失補貼費。"這位仁兄還沒多要。

天啊！二十萬，天文數字啊！砸骨髓，也賣不出這個錢啊！雖然肚子裏有一套下貨：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等，但這些器官是不能隨便買賣的，儘管醫院有需求，有銷路，買賣也是違法的。

這位仁兄看著李宇宙這個多情郎這個情種，沒有錢卻有心思寫一些酸溜溜、麻酥酥、暈乎乎的情詩，火就上來了，迎面又給了李宇宙一拳，把李宇宙打了一個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接著朝李宇宙罵道："你這個耍流氓的，拿不拿錢？"

"我確實沒有這麼多錢，有錢保證給你。"李宇宙哀求道。

這位仁兄又瞪著李宇宙說："拿10萬。"

"我10萬也沒有。"

“拿兩萬。”這位仁兄又降到了兩萬。

“兩萬也沒有。”李宇宙說。.

“你有多少拿多少。”這位仁兄一只腳踩在李宇宙臉腮上繼續要錢。

李宇宙一個錢也沒有，最後這位仁兄只好將錢降到了兩千，說句實在話，就是拿兩百元，李宇宙也是拿不出來的。這位仁兄看這個流氓白耍了，連一點錢都拿不出來，朝著李宇宙的肋骨就亂踢，李宇宙疼的滿地打滾。這位仁兄看實在榨不出錢了，也不想放他，今天放了他，自己這口惡氣沒出來，恐怕能憋出一場大病，他咬牙切齒的瞪著李宇宙，狠狠地抓住李宇宙的左手，將冒著煙的煙頭按在李宇宙裸露的左手腕上，看著李宇宙痛的呲牙咧嘴，一直摁到煙頭熄滅。突然飛起了一腳，將李宇宙踢出了門外。

這是發生在一九九五年的事，煙頭燙的傷沒白燙，現在派上了用場，他看傷疤把楊子立的妻子路坤感動的哭了，就繼續說：“我一聽到楊子立這些有理想、有人格的愛國青年被安全局秘密綁架，當時頭腦憤怒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抱著頭在宿舍內哭了整整一夜，一時憤起，用香煙燒灼自己手腕，留下疤痕，牢牢記住中共當局犯下的滔天罪行。”

他又重複了這一遍，效果確實很好，把路坤感動的熱淚盈眶，他一看火候到了，便單刀直入，對路坤說：“中共當局遲早要逮捕我，我要到國外去。”然後便嚴肅、神秘、一本正經的小聲對路坤說：“楊子立還有沒有其他沒被中共搜出的材料了?”為了證實他是在為路坤辦事，沒有別的目的，又額外加了一句：“把楊子立的像片也給我一張。”他看路坤不作聲，就憤怒地說：“我拿著這些材料到國外去，揭露中共當局的滔天罪行，想方設法營救楊子立這些新青年學會的愛國青年。”

路坤說：“所有材料都被安全局抄家時抄走了，連像片也抄走了，我什麼也沒有。”

李宇宙下了這番工夫，沒有絲毫收穫，這頓飯也白請了。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

張處長、常副處長正在研究李宇宙外派出國事宜，李宇宙也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

張處長看著李宇宙說："小李子。"

"喳。"李宇宙趕緊站了起來應了一聲。

張處長是新調來的，這還是第一次與李宇宙談話，此前雖知道李宇宙這個人，還從沒直接和他打過招呼，僅僅知道是李宇宙臥底新青年學會，破了這個驚天大案，這個 2001 年最大的驚天要案。

張處長一看李宇宙來了這麼個動作，便笑了，說："小李子……"

"喳。"還沒等說下文，李宇宙又立正"喳"了一聲。

張處長便說："在辦公室裏談話，不要'喳'。"

"喳。"李宇宙剛坐下，又趕緊站直了，"碴"了一聲。

"你看，不讓你'喳'你又'喳'，再不許'喳'了。"張處長微笑著說。

"喳。"李宇宙習慣了，又"喳"了一聲，就像《紅樓夢》賈府中的僕人賈貴，在主子面前站慣了，從不敢坐，按現在科技語言成了條件反射。把常副處長也逗笑了。

張處長也無可奈何，李宇宙像是安裝了"喳"的程式，科長級以上的，都程式般的"喳"。

張處長說："小李同志，這次外派出國是常副處長、蒲科長研究推薦的，我也同意。這是國家安全部統一部署，交給我們的光榮使命。在國外不像國內，可以隨時請示彙報，在國外處處都不方便。"

李宇宙默默的聽著，常副處長接著說："小李子，這次是國安部統一部署指示的，現在你不是代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而是國家安全部，我們的國家。"

會議室幾個人異常嚴肅，李宇宙心裏忐忑不安，到國外去，不是

共產黨的天下，我在國內密報得罪了那麼多人，到敵對勢力的國家去，那肯定是凶多吉少，生死未蔔立刻縈繞在他的心頭。

張處長又鄭重地說：“小李同志，今天我要說的：第一是嚴守組織紀律，你代表國安部，代表我們的國家，出了漏子，損害了我們國家利益，叫我們幾個人也無法向局裏交代，向國家安全部交代。同時，你也應該明白你個人後果。”

張處長說到這裏，常副處長就趕緊插話，說：“國安部下達任務，我們首先就考慮推薦了你，組織很信任你。”

張處長又接著說：“第二，國外花花世界，燈紅酒綠，社會狀況複雜得很，你要經得起考驗，經得起誘惑，稍有閃失，鑄成大錯。”

李宇宙低著頭思緒萬千，到國外凶多吉少始終縈繞心頭。

張處長又鄭重地說：“事無巨細都要完全服從國安部裏的統一部署辦，要多請示，多彙報，不要怕麻煩。”

李宇宙靜靜地聽著，張處長慢條斯理地說著，李宇宙不經意間抬眼向張處長望去，心裏不由得“咯噔”一下，心都要跳出來了。張處長胖胖的身材，雙臂隨意的放在辦公桌上，胖胖的臉和顏悅色，儘管是聊天般地說著，眼睛自然地射出凶光，不怒而威。李宇宙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什麼叫兇惡的目光，這目光告訴你，即使叫你去死，你也得乖乖就範。

張處長說完了，常副處長就接著說：“小李子，為了出國順利，在國外牢牢紮下根，給你推薦幾個人，你讓他們給你開個介紹信，持他們的信，在國外是很順的，順便打入他們內部。”

常副處長一面說著一面翻閱一些卷宗，這些卷宗中記錄的人物，都是國安局重點監控對象。這幾本卷宗是劉曉波、何德普、餘傑、任不寐、包遵信等人的材料。接著又叮嚀李宇宙：“找到劉曉波、何德普、餘傑他們開信。你再考慮一下，找新青年學會家屬楊子立的老婆路坤，靳海科的家屬，徐偉的家屬要相關材料。”接著把劉曉波、餘傑、何德普等人的卷宗推到李宇宙面前說：“你先看看，熟悉熟悉他

們的情況。”

李宇宙默默的接過這些卷宗，流覽著，常副處長又鄭重地說：“你這次出國是以新青年學會的名義，這個學會在國內被鎮壓，你逃脫，被通緝。現在國內外已鬧得沸沸揚揚，已不是什麼秘密，是公開的秘密，網路上到處都是這些消息，一些胡謅八扯的評論。”停了停又詭秘地說：“境外那些反動組織，如果見到你持的是劉曉波、餘傑或是何德普幫你辦的護照或者什麼證件，就算你贏了。”

常副處長看李宇宙始終不發言，只是在默默的滿腹心事的仔細認真的聽，便朝張處長說：“劉曉波這傢伙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一九八九年‘六・四’時期，他在美國聽說國內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便急匆匆的跑回來狂叫西方民主、人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污蔑共產黨的領導，瘋狂的為反革命暴亂搖旗吶喊，被逮捕。現在還為‘六・四’反革命暴徒鳴冤叫屈，到處煽風點火，東奔西走，上躥下跳，妄圖為‘六・四’事件翻案，唯恐天下不亂，被逮捕了好幾次，屢教屢犯，按文化大革命時期地說法，也就是個死不改的走資派，至今還在為‘六・四’反革命暴徒揚幡招魂。”

張處長聽到這裏，就對李宇宙說：“小李同志，好好聽，看怎麼和這些人打交道。”

常副處長又繼續說：“這次新青年學會案發，他又糾集了一幫失意文人發難，唱對臺戲，到處散發公開信、抗議書，抗議逮捕新青年學會。”

常副處長說完了劉曉波又開始說餘傑，他說：“餘傑這小子是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這小子剛進大學的門，就寫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文章，差點被學校開除。畢業後又想進作家協會，又沒進成，他寫的文章全是自由派腔調，作家協會這個文人嚮往的權威機構，怎麼能容納他，他憋著一肚子氣，到處罵共產黨，詆毀社會主義制度。”

聽到這裏張處長就插話，看著李宇宙說：“小李同志，你到國外的身份是新青年學會漏網的，被通緝的，這種招降納叛的勾當，劉曉

波、何德普、餘傑他們肯定會幹，幫你個忙。”

李宇宙仍是提心吊膽，何德普，劉曉波這些人，李宇宙都稱他們為老師。這些人年歲大，在社會上又混了那麼多年、閱歷深，這些事我能辦成嗎？李宇宙面對這兩位領導的談話，只是點頭，不敢回話。

常副處長又開始說何德普，他說：“何德普沒有學歷，在單位評不上職稱，滿腹牢騷，整天埋怨社會主義制度不好，埋沒了他這個人才。沒有學歷有成績的人，評上職稱的多的是。得不到重視就怨恨共產黨，宣稱一黨執政不好，妄圖在中國結束一黨執政，建立西方式的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他心血來潮，妄想弄個人大代表幹幹，結果就楊子立及自己的老婆賈建英，還有他自己投了一票，一共才三票。”逗的其他幾個人都哈哈笑了起來。常副處長又接上說：“他競選的是個區代表，這區代表算是最低一級的，他都弄不上。”逗的其他幾個人又不住的笑。常副處長又接上說：“這次新青年學會案，他又為楊子立鳴冤叫屈，胡謅八扯的發表了一通議論，聲嘶力竭的在那裏抗議，在網上還發表了一篇《抗議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異議人士楊子立》的文章。”

張處長是新調來的，對這些事還不十分瞭解，就對李宇宙說：“小李呀，好好聽聽常副處長的，民主黨、團結工會、記者聯盟、獨立筆會等等一些反動組織，你如果認識都可以找他們開信或幫助出國一類的事，他們在這裏掛號存檔的材料，你多翻翻看看，動動腦子，務求一絲不苟。”

常副處長又強調說：“小李子，你的公開身份是漏網的新青年學會會員，在國外尋求政治避難。”

張副處長又接著說：“這個事就先議到這裏，小李同志，你先回去再動動腦子想想，明天接著議，務求萬無一失。出走地點選在哪里好，大家再議議，我的意見是肯定不在北京。”

常副處長說：“選擇一個南方城市。福建、廈門、廣州、深圳或是先到香港再從香港出走。”

張處長說：“這幾個城市都一樣，讓小李自己選吧。”接著又對李宇宙說：“小李呀，你能榮幸的走到今天，全是常副處長、蒲科長和曲亮同志對你的關懷培養的結果，都誇你是個人才，現在社會上有多少青年學生，畢業就是失業，誰能攀得上你這個差事。好好幹，要對得起常副處長他們，對得起組織上對你的培養、關懷、信任。”

回到家裏，李宇宙向女友李可君敘說了領導的安排，李可君問：“到國外幹什麼?”李宇宙說：“不知道。”又說：“聽小道消息，這次不光是我一個外派出國，還有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我是被派到泰國去的，還沒正式通知到泰國，只是聽小道消息說。”

李可君說：“這兩年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旅遊的遊客太多，是不是遊客中有壞人，派你去監視。”

李宇宙說：“不知道，也可能是這回事。”

“為什麼不到美國、英國、加拿大這些發達國家去?”

“不知道，可能派別人去，這些事怎麼會隨便告訴我。”

李宇宙說：“我是真不想去，在國內我舉報了這麼多人，新青年學會也是我告密的，萬一暴露會是個什麼後果，國外對此事抗議，鬧得沸沸揚揚，出去太危險。”

李可君說：“那咱就想個辦法不去。”

李宇宙後悔地說：“當初就應該將新青年學會也密報給北京市公安局，腳踏兩條船，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了。”

李可君也是心裏慌慌的，也沒心思做飯了，兩人呆坐在那裏，好長時間不做聲。

李宇宙也私下裏打聽過曲亮：“到國外執行什麼任務?”曲亮說：“不知道。”李宇宙有點生氣地說：“告訴我怕什麼，我還是外人嗎?”曲亮說：“我確實不知道。”

李宇宙也硬著頭皮問過蒲義科長，回答是：“不知道。”

李宇宙越想越後怕，對李可君說：“我得想辦法不去。”

李可君說：“能有什麼辦法? 咱也沒有後臺。”

李宇宙說：“當初，逮捕新青年學會成員，直到批准逮捕，對我還是保密，以後審訊出現困難，常科長才正式通知了我，問我：徐偉、靳海科在什麼場合說過打倒共產黨的話。”

李可君坐在那裏一言不發。

李宇宙又說：“新青年學會案，實質上是我作的案，我騙了張宏海，讓他找了些異議人士大罵共戶黨，是常科長指示我做的。”

李可君滿臉的愁雲，只是在那裏沉思。

李宇宙又說：“新青年學會一共聚會四次，三次最反動的會議，是常科長讓我安排的，座談會題目都是他出的，會議室租賃費四百元，常科長簽字報銷的。這些人都陰沉沉的，陰險、狡猾、毒辣。如果外派出國是好事，還能輪到我？逮捕新青年學會對我保密就很有說服力，不信任我，這事我是主角，連個功勞也沒給我記，也沒提前給我轉正，就給了那麼幾萬塊錢。”

李宇宙說著說著一拍桌子，氣憤地說：“這次我決不去，常副處長這些狗娘養的，陰險、毒辣、狡猾的很，好事絕不能輪到我頭上。”

李可君看李宇宙氣憤，就知道前段為新青年學會的事，李宇宙可真是跑斷了腿，結果逮捕的關鍵時刻還對他保密，對主角保密做的太損了，輪到誰頭上也不能沒有情緒。

李宇宙又陰沉著臉氣憤地說：“與其聽他們擺佈到國外冒生命危險，不如我在國內冒一次險。”說完又歎了口氣：“哎，做人還不如做一個動物，想睡就睡，睡眠充足。想吃就吃，飲食有節。永遠不為昨日事煩惱，也不為明日事擔憂。唉！多好。”

李可君看李宇宙越說越激動，越氣憤，也為自己的同居男友擔心，便看著李宇宙的臉問：“行嗎？你有什麼辦法？”

李宇宙“哼”了一聲，說：“我活動活動，一個大活人，決不能叫尿憋死。”

李可君看著自己的男友，很替他鳴不平，安全局這些傢伙也太不像話了，一個剛畢業的學生，馬上就要到國外執行任務，到資本主義

水深火熱的世界，太不像話了。

李宇宙說：“我先到劉曉波、餘傑、何德普這些民主精英那裏走走，打探打探動靜，看看這些西方世界的啦啦隊對新青年學會案都瞭解到什麼程度，能幫我個什麼忙。”

第二天，李宇宙坐計程車直奔劉曉波家，劉曉波看來了李宇宙這個稀客，很客氣的招待著，還沒等寒暄幾句，李宇宙急促地說：“劉老師，我在網上看到您抗議非法逮捕新青年學會給法院、檢察院和國安局的公開信，寫的太好了。”

劉曉波忙著給他讓座，李宇宙剛坐定就繼續說：“劉老師，您在公開信中說：這四位青年一向喜歡思索，關心國事，替弱勢群體吶喊，在物欲橫流的現實中，堅持高尚的理想，讀大學時他們就做過許多有利於社會的善事。畢業後，經常到貧困地區搞調查，他們在北京曾經長期義務為民工子女奉獻教育服務，這樣優秀的青年知識份子是中國的未來希望所在。您說的太好了，我也是新青年學會的會員。”

劉曉波聽到李宇宙也是新青年學會的成員，就問：“你們是什麼時候成立組織的?”

李宇宙答：“2000 年 5 月 1 日成立的，我是 2000 年 8 月 19 日加入的。我遇到他們時立刻就成了朋友，我敬佩他們的理想和決心，我們就像兄弟一樣，我們志同道合。”

劉曉波說：“逮捕他們是違反憲法的，憲法宣佈公民享有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權利。他們的宗旨是‘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探索和改造社會之道，並不等於‘顛覆國家政權’，法律無權管理人們的思想，一個人無論如何思考，無論得出的結論正確與否，只要是在思想，沒將自己的思想轉化成社會行動，法律無權干涉。”

李宇宙耐著性子聽完劉曉波的議論，便直截了當地說：“劉老師，國安局遲早要逮捕我，我也有麻煩。”

聽李宇宙這麼說劉曉波就說：“我們強烈抗議腹誹罪，它是違反現代法律精神的，我們強烈要求終止以言治罪的司法迫害，不要剝奪

公民的合法權利和毀滅中國未來的希望，為了避免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化，也為了避免司法機關再製造一起冤案，我們強烈呼籲，立即釋放四位被非法逮捕的愛國青年。”

李宇宙聽劉曉波把中共當局說的一無是處，像是中共當局除了搞政治迫害，沒幹什麼好事。他目不轉睛的看著劉曉波，劉曉波雖然戴了副眼鏡但是目光還是挺犀利。常副處長說過，這傢伙被逮捕了好幾次，屢教屢犯。看來這傢伙腦後長著反骨，這輩子恐怕要反到底了。

李宇宙看劉曉波對自己的麻煩漠不關心，只滔滔不絕的闡述自己的立場、觀點，耐不住性子了，就問：“劉老師，我想逃到國外去，能不能幫我出國?”

劉曉波聽李宇宙要他幫助出國，便說：“為什麼要出國呢？按法律規定逮捕後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被逮捕人親屬或者他們的所在單位，但超了很長時間才通知家屬，說明他們心中有鬼，新青年學會沒有罪，安全局做賊心虛。”

李宇宙聽劉曉波說來說去，一點都不知道自己臥底才逮捕了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心情放寬了許多。又懇求說：“劉老師，能幫我出國嗎?”

劉曉波強調說：“沒必要出國，新青年學會沒有罪，你沒必要出國躲避。”

李宇宙與劉曉波談話，自始至終都在察言觀色，揣摩口氣，分析起來，劉曉波對新青年學會這樣敏感的人都蒙在鼓裏，看起來到國外去並非就是個險事。

劉曉波又接著說：“新青年學會沒有暴力組織，也沒有暴力行為，就是和平議論政府，構不成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反對政府也無罪，何況僅僅是議論。”

稍後又氣憤的大聲喊：“新青年學會沒有罪!”

李宇宙高高興興回到家裏，進門就對李可君說：“我去找到劉曉

波，沒想到他不知道新青年學會被逮捕是我秘密舉報的。劉曉波這傢伙應該是個民主精英，民主鬥士，還是什麼獨立作家筆會的負責人，他對國內這樣的事很敏感，但他都不知道新青年學會的來龍去脈，其他反派人物恐怕就更不知道了，我騙他說：國安局做了新青年學會這個冤假錯案，我也是新青年學會會員，國安局怕我揭露內幕，遲早要對我下手，請費點心，幫我出國，我要逃到外國去避難，他雖然沒介紹，但也沒對我有惡意。”

李可君說：“劉曉波那些人，被逮捕了好幾次，和共產黨勢不兩立，經歷坎坷，他對你無惡意，可能是藏而不露。”

李宇宙滿有把握的反對說：“你的分析不對，看起來張處長和常副處長他們分析的不錯。儘管逮捕新青年學會對我保密，但總而言之，我和他們是同一個戰壕，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大風浪裏同一條船，在這些問題上，他們儘管原先對我保密，還得是同舟共濟。”

李可君聽著李宇宙的分析，覺得也有些道理，也就不作聲了。

李宇宙就高興地說：“明天我再去找餘傑，看看這小子對我是什麼態度。再從他那裏打探點消息，咱再做打算。”

李宇宙找到余杰，說了一陣話後，就主動扯上了正題，表情為難的看著余杰說：“我就實說了吧，我也是新青年學會的會員，這個學會的活動完全沒有違法。”

余杰看李宇宙突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也沒深究的考慮就說：“新青年學會只不過是一個學術沙龍性質的組織，他們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裏，依然堅持‘五·四’精神，他們是一群愛國者。”

李宇宙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剛從學校出來，都是些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現在這種青年在中國已經不多了，我就抱著這個目的加入了新青年學會。”

聽到這裏，余杰就氣憤地說：“過去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主

辦《湘江評論》，周恩來組織‘覺悟社’，還沒有被軍閥政府逮捕、審判呢。”

李宇宙在裝著耐心的聽余杰議論，尋找時機提讓其幫忙出國的事，並試探余杰對自己到底都瞭解到什麼程度，只聽余杰又氣憤地說：“過去還是萬惡的舊社會，現在還是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組織一個只有幾名成員，討論文化啟蒙、政治改革，居然是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宇宙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聽到過，余杰畢業後與作家協會簽訂了《就業協議書》，作協在審查時，發現余杰的一些文章自由主義氣息太濃，協議不執行了，現在李宇宙聽余杰又是“萬惡的舊社會”又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之類的詞，就知道余杰對現實不滿，一聽余杰議論馬上跟著說：“現在實際上就是‘萬惡的舊社會’這我深有體會，我家住在山東臨沂盛莊大菜園村，那裏要建電廠，要征地拆遷。我家有三畝果園、菜地，按規定每畝發補貼賠償七萬元，總共要發二十多萬元。可是我父親平時愛為弱勢群體打抱不平，得罪了村委會、辦事處，這些村霸、土皇帝，因此只給我父親三萬元。我父親去上訪，被村委主任、黨支部書記開著轎車截住，將我父親打傷。然後又惡人先告狀，打 110 報警將員警找來，將我父親拘留，逼迫我們交了一千元錢的保證金，才將人領了出來，我父親成了現代楊白勞。”

餘傑默不作聲的聽著，李宇宙又繼續說：“我拜讀了你寫的很多文章，鋒芒犀利，我很佩服。在高中時我就知道共產黨不是個好黨，我知道這是個政治制度問題，這個制度是獨裁制。從小我就聽我父親講，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因為李宇宙知道，餘傑對毛澤東思想很反感。

沉默了一會，餘傑就說：“楊子立是我的北大校友，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討論會上認識他的，他衣著簡樸，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農家出身的子弟。第一次見面他發言很少，但是一旦開口就很情緒化，談到農村、農業和農民這‘三農’問題時，他很激動，慷慨陳詞，打倒貪

官污吏，我理解他的怒髮衝冠和慷慨陳詞的話。”

李宇宙就接著說：“當我第一次遇到楊子立和新青年學會其他幾個人的時候，我和他們立刻就成了朋友，我敬佩他們的理想和決心，我每週都爭取時間和他們見面，我們就像兄弟一般，我們志同道合。”

余杰就接著說：“後來我偶然上了楊子立主辦的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讀了他的《農民與農奴》等很多文章。他的文章既有現實生活的切膚之痛，也有理論上的深入探討，既有批評的的銳氣，又有可以付之實施的建設性。就這樣一個溫和、善良、學業有成、勇於思考的青年，卻突然被秘密綁架了，一個優秀的公民就在自己的國土上失蹤了。”

李宇宙目不轉睛的看著余杰，楊子立這些文章他手裏也有，而且作為搜集到的反黨證據交給了安全局，這些文章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鐵的事實，這個餘傑卻說是“可以付之實施的建設性”，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給餘傑量頭製作的帽子“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吹鼓手”正合適，不大也不小。

李宇宙此行的目的是摸余杰的底，看他對新青年學會的事知道的有多少。如果真的能幫助出國或是寫封介紹信到國外，這也說明新青年學會被逮捕，外界還不知道是我搞的，這樣出國也算安全了。這個余杰說了楊子立，又接著說張宏海，李宇宙沒有辦法只好耐著性子聽，找合適的機會插話，誘騙餘傑幫忙出國。

余杰說：“新青年學會這些人，跟我交往最多的是張宏海，我過生日的時候他還送我一瓶酒。”

李宇宙一聽余杰這話，他和張宏海關系是夠深了。

余杰又接著說：“那瓶酒是外國品牌的威士卡，我不勝酒力，只喝了一點點。”又接著說：“張宏海在廣播學院讀書的時候，有感於廣播學院的學生不讀書，不思考，追星成風，享樂成風，便與志向道合的一些同學組織了一個讀書社，他們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策劃了一系列的講座，邀請一些很有思想鋒芒的學者去演講，我也去主講了一

次。”

李宇宙聽到這裏真有點憋不住笑了，張宏海這個大憨，在余杰眼裏也是個香餑餑，當初我就是首先主動接觸張宏海，準備拿他當貢品，奉獻給安全局先立上一大功。沒想到張宏海向我透露了一個更大的秘密，還有一個新青年學會，他又介紹我加入了新青年學會，至此他們整體進了大牢，才倒了大黴，失去了自由。

余杰又慷慨激昂地說：“我不知道新青年學會犯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我根據對楊子立、張宏海的瞭解，他們不過是關心中國的進步，並願為中國的未來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他們是真正的愛國青年。他們都是七十年代出生，他們都是我的同齡人，我為有這樣一些同齡人感到自豪、驕傲。新青年學會的誕生，標誌著‘六•四’之後大的斷裂已經悄悄癒合，有覺悟、有責任感，富於犧牲的優秀人才、關心平民百姓的新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又茁壯成長起來，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李宇宙聽余杰提到了“六•四”事件，就趕緊說：“我作為新青年學會的一員，就是因為我還是學生，他們不敢動我，我才僥倖逃脫這一劫難，還有一個新青年學會成員黃海霞也是學生也沒敢動她。還有一個新青年學會幹事，應該是個主犯叫範二軍，他因為在學校當政治輔導員，也沒敢動他。國安局最怕驚動學校，怕學生鬧事，怕釀成第二個‘六•四’事件，我才僥倖逃脫了這一劫。”

餘傑動情地說：“我盼望著他們早日獲得自由。”

李宇宙看餘傑說話動了感情，就說：“我現在也有了麻煩，我遲早也要被他們逮捕，請幫助我出國，我要逃到國外去避難。”

余杰聽了李宇宙突然提出這麼項要求，先是一驚，接著就沉默著。

李宇宙趕忙說：“餘傑，我找你是聞名而來，你才華橫溢，學生時代就出了幾百萬字的著作，海內外知名度很高，被譽為‘五•四’精神，當代魯迅，敢於批評社會現實和文化弊病的大陸李敖，都說你的博學和勇氣讓人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希望。我現在馬上就有麻煩了，

請幫幫我。”

余杰說：“出國的事，我辦不到。”

李宇宙在安全局就聽常科長說過，余杰這小子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和國外一些反共組織有聯繫，他怎麼就一口回絕了呢？

他又懇求著說：“我馬上就有麻煩了，也將失去自由了，請幫我一把吧。”

“出國的事，我辦不到。” 余杰又一口回絕了。

再往下談也沒什麼意思了，李宇宙便起身要走了。

李宇宙高高興興回到家裏，進門就對李可君說：“我的君君，張處長、常副處長他們分析的一點也不錯。余杰這小子也不知道新青年學會是我秘密舉報的，我試探著讓他幫我出國，他雖然不幫我辦，但是對我一點也沒有惡意。”停頓一下，又深思地說：“在安全局就常聽常副處長說，餘傑這小子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逃到國外去的那些民主精英和餘傑都有聯繫，通過他的關係肯定能出國，這傢伙為什麼不幫我這個忙？”李可君只聽，也不吱聲。李宇宙又深思地說：“是不是還有隱情？”停了停又繼續說：“不管他幫不幫我出國，他不知道新青年學會是我秘密舉報的，我和他談話始終察言觀色，他是肯定不知道。”

李可君聽了很高興，新青年學會案在網路上、在國外報刊、電臺廣播上以及一些國外其他媒體都早已登載傳播，而國內一些西方自由化的崇拜狂、吹鼓手那麼敏感，卻不知新青年學會案的來龍去脈。通過摸底，李宇宙心裏也有了數，就對李可君說：“呆幾天看看有什麼變化，聽聽還有什麼動靜。”

沉默了一會，李宇宙又說：“餘傑是跟蹤報導新青年學會案件最積極的一個，都不知是我舉報的，哈哈…… 再去找何德普打探打探，這傢伙自稱國內民主的中流砥柱，倡狂得很，他如果也不知道詳情，我們再做打算。”

李可君聽了李宇宙與劉曉波、余杰的接觸，實際的情況是外派出國一點險情也沒有。當然要是他們能給開個信更好，持他們的信在海外，那些海外民運分子倍加信任。

李可君看李宇宙很興奮，忙著要去找何德普，便問："你打算和他怎麼說?"

李宇宙興奮地說："恐怕是天助我也，何德普剛被單位開除了，房子被單位收回了。在北京租套便宜的民房也得幾千塊錢，他現在是個三無人士，無住房，無工作，無經濟來源。他和他兒、他媽就靠他老婆賈建英那點工資糊口，這種倒楣情況，他更痛恨共產黨，我估計一定會幫助我。"

李宇宙預約和何德普在北京師範大學會面。

在北京師範大學李宇宙在一便門外等著何德普，選擇這處便門是因為這便門比較僻靜，不像大門那樣人來人往，惹人顯眼，而且進了這處小門，裏面還有賣貨的，很像一個小市場。李宇宙站在遠處，看到何德普老遠推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沒精打采的往這裏走，不由得一陣狂喜，何德普這傢伙鬱悶的連騎自行車的精神都沒了，推著車子走，失魂落魄。

大概是在遠處何德普就觀察到李宇宙在那裏等他，就推著自行車，頭也不抬逕自進了北京師範大學這處便門，李宇宙會意，過了大約十幾秒鐘，也尾隨在何德普背後進了這處便門。

進了門，他倆配合默契，距離越拉越近，在一處小叢林處何德普停住了，這裏挺僻靜，何德普將自行車停穩，便在這處小叢林裏坐下了，李宇宙也不緊不慢的跟了過去。

他們剛坐定，李宇宙便愁眉苦臉的樣子表示同情的朝著何德普說："何老師，您的事我也都知道了，純粹是政治迫害。"

何德普也沒回答他，李宇宙看何德普精神鬱悶，滿腔心事，說他是條落水狗也行，說他是泥菩薩過江也行，總而言之這是試探何德普

的最佳時機，便大著膽子向何德普說：“何老師真對不起了，我一直隱瞞了自己的身份。”

何德普詫異的問：“什麼身份?”

李宇宙便假裝哭喪著臉悔恨地說：“我受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騙。”

“什麼騙?”何德普看著李宇宙問。

李宇宙便懊惱地說：“我被國安局招為臨時人員。”

何德普一聽，一愣。很快就平靜下來，接著便問：“現在還是嗎?”

李宇宙便說：“早不是了。”

接著李宇宙便做了敘述：“我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第一次接觸是在大三的時候，一天下午，我的傳呼機突然響起來，螢幕上閃出一個我不認識的號碼，我問話時，聽對方是個男士，自稱是國安局的官員，讓我到一家飯店同他見面。”

何德普悶著頭聽著。

李宇宙繼續說：“那是 1999 年 5 月，北京各大學因為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北京各大學鬧得沸沸揚揚，許多人都不相信是誤炸，學生們遊行示威，我也參加了和成千上萬的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外舉行抗議活動，我確信我沒做過什麼錯事，我不得已，也就同意與安全局的特工見面了。”

李宇宙說到見面這關鍵一句，用眼瞄了何德普一下，何德普仍默默的聽著。

李宇宙又重複著說：“當時我很害怕，被員警傳喚，尤其是被安全局的特工傳喚，很害怕，便如約去了。”

何德普仍默不作聲的聽著。

李宇宙便說：“我與兩名男士在飯店前廳見面了，他們對我很客氣、友好，並對我前來如約見面表示謝意。”

李宇宙說到這裏，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觀察著何德普的表情，看何德普很平靜，便又接著說：“我們在一起喝了幾杯咖啡，我看這兩

人都挺年輕，大約也就三十來歲，我們談這學校遊行示威的事，突然其中一個對我說，讓我監視學校中是否混進了壞人，混進了別有用心的人，企圖利用學生們幼稚的心態破壞國際關係、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講到這裏，李宇宙停下了，觀察著何德普，想看他表示什麼態度，何德普仍一言不發。李宇宙便說：“我當時就回答他們說，我不幹，我說我是大三學生，正在忙著復習功課，準備考研，還打算提前找一份工作，我一口回絕了他們。”

聽到這裏，何德普贊成的、微微地向李宇宙點了點頭。

李宇宙一看何德普這麼個表情，還挺欣賞自己的，便又接著說：“我對他們說，我確實幹不了，堅決回絕了他們。他們便對我說，我們是通過學校組織才找上你的，這是組織上的安排。”

“我又一口回絕了他們，以後學校黨組織找我談話，我不幹是絕對不行了，也就勉強答應下來，我當時想我加入安全局的初衷是先打入中共內部，而後懲治邪惡打擊腐敗，伸張正義為國民請命，為民主公正效力。”

何德普聽到這裏便說：“你現在什麼想法，我看你還是留在國安局好，臥他們的底。”

李宇宙便說：“何老師真是和我想一塊了，我雖然對中共當局不滿，我想同很多人一樣先在體制內求生存發展，先在體制內謀個一官半職，等時機成熟，再為社會謀更大的利益，也算是生活革命兩不誤，就這樣我決定先幹吧。”

“唉。”說到這時李宇宙深深歎了口氣，又繼續說：“我從心裏不願意幹，也不寫報告反映情況，他們便不斷給我打電話，問我有關校園的情況和學生如何看待各類問題。我聽著都是無關痛癢的事，也算學習社會調查吧，我向他們寫了幾分輕描淡寫的報告。”

何德普很平靜，也沒有異常表情。這些編排的話，何德普是真聽還是假聽？李宇宙心裏也沒有數，便繼續說：“我當時想的很簡單，

我想這是在做好事，因為我在幫助國家，就像他們在搞民調，想要瞭解校園的政治傾向，他們讓我每隔兩三周同他們見一次面，問我學生們如何看待臺灣 2000 年總統大選和北京申辦 2008 年奧運會，還問我如果江澤民到時候不退休，學生會有什麼反應。”

李宇宙在平靜的述說著，何德普在平靜的聽著，也不提問題，李宇宙最後說：“國安局負責中國人民大學的那個特務還對我說，幫助安全局的不止你一個，國安部內有一個專門負責監督大學的司。他讓我和他一起負責監督中國人民大學師生的異常動態，除此以外，我什麼都沒幹。他們每個月還給我 600 元津貼，這都被我捐贈給新青年學會了，其他的我什麼也沒幹，為了拉攏我，還向我索要個人簡歷，說等我畢業後招到安全局做一個全職的特工人員。”

李宇宙平靜地說了這一大些話停了。兩人都沉默的呆在那裏，過了一段時間，何德普便問：“現在國安局還和你聯繫麼？你現在還是嗎?”

李宇宙便氣憤地說：“我看透了共產黨那一套，我家的房子、地被國家徵用，補貼應該是二十多萬，村委會只給了我父親三萬元，我父親打了好長時間官司，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個是主持公道的。三萬元也花光了，還借了債，我深深體驗到了，做為一個小小老百姓，什麼叫有冤無處訴，共產黨的天下，就是個暗無天日的天下。”

何德普便說：“迷途知返就好。”

李宇宙又說：“前段時間，我得知新青年學會被秘密綁架，為發洩我對共產黨的仇恨，我將這一消息用自家的電腦上了網，我這一行動恐怕要有麻煩。”

李宇宙說出了這一席話，始終沒有說自己是臥底新青年學會的，更沒有說新青年學會是自己密報的。

說完這話李宇宙又後悔了，何德普也懂電腦．用自家的電腦上網發消息，那不等於自報家門，自投羅網嗎。這個慌撒大了，撒錯了，大錯特錯了。

可是何德普在那裏沉思，根本沒當回事，一點意外的表情都沒有。

李宇宙又說："新青年學會的事我自始至終沒向國安局彙報過。我參加了新青年學會後，本想辭掉國安局這份臨時工作，可是我又認為，學會當中有人在國安局內部更好些，假如我不幹了，會引起國安局對我這些朋友的注意，國安局要我調查他們，我可以給他們通風報信，更有利於保護他們。"

何德普聽到這裏，臉上現出了讚賞的表情。

李宇宙就悔恨地說："臨近'兩會'期間，我知道國安局會有大動作，因為在這期間破獲案件功勞大，是邀功請賞的好機會。這時國安局的常科長、我的頂頭上司告訴我，密切注意新青年學會的動向，我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楊子立和靳誨科，讓他們躲一躲，可是他們不聽。何老師，您熟悉楊子立，您應該知道楊子立那個脾氣。"

何德普便說："他們這些青年人沒有什麼，不過是議論議論社會，議論議論政府，沒什麼大不了的。"

李宇宙趕忙說："沒幾天就出事了，案發首先在天津，不在北京。天津市國家安全局首先逮捕了張彥華，張彥華把新青年學會這些朋友全出賣了。範二軍也不知道從哪兒知道了消息，嚇得跑到安全局去自首，我把這消息告訴徐偉，他說：我沒什麼可躲的。我告訴楊子立，告訴靳海科，他們都不聽。就這樣我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些有理想的愛國青年，被北京國安局秘密綁架了。"

何德普看著李宇宙還是個孩子，他幫朋友的忙，朋友不聽沒幫上，現在感到很懊悔，就安慰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不過是一群不成熟的學生，最多關幾天也就放出來了。"

李宇宙便假裝焦急地說："我認識國安局預審科的一個警官，他親口告訴我，這個案件已報到江澤民和羅幹那裏了。這個案件是經過江澤民和羅乾親自批示過的，作為大案要案辦。"

何德普還是不屑地說："這不過是國安局在炒作，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都是剛畢業的學生，國安部抓他們，最多讓他們寫個反省材料，

很快就會被放出來的。”

李宇宙和何德普扯了這些話，離他要求何德普幫忙出國或寫介紹信的題目還遠，便假裝關心地說：“何老師，您也應該注意呀！‘兩會’過後，很快就要到‘六•四’了，這是共產黨最敏感的日子，凡是和大學有牽連的政治案件，都特別受到上頭的重視，新青年學會和境外民主黨根本就沒有聯繫，而且都是剛畢業的學生，也被認為是民主黨向大學校園的嚴重擴張滲透，說民主黨已經在大學學生中發展大量反共民主人士了。您是民主黨北京、天津負責人，您是應該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何德普聽李宇宙說的那麼玄乎，又那麼鄭重其事，便不屑一顧地說：“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李宇宙又開始往幫助出國和開介紹信這事上扯，他又重複說：“新青年學會案通過各級領導批示，已層層加碼，被當成大案要案辦的。江澤民和羅幹都下過指示，被當著政治任務來完成。”

何德普便說：“沒什麼了不起的，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年輕人讓他們吃點苦頭也是好事，很多政治家都是靠坐牢打下的政治資本。”

何德普這句話算是引火焚身，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以後李宇宙幫他圓了坐牢這個偉大的夢，幫助他積累了政治資本，這是後話。

李宇宙聽著何德普這麼個態度，便假意驚恐且膽怯地說：“何老師，我對外洩露了新青年學會案，國安局遲早要抓我的，遲早要對我下手的，我想請您幫忙逃到國外，請幫我出國吧。”

何德普一聽，沉思了一會，便說：“我看沒必要，難道除了出國就沒有挽回的餘地嗎?你考慮，能不能向國安局認個錯，在國安局好，臥國安局的底。”

李宇宙看何德普這個白癡，騙他用自家的電腦把新青年學會這個案捅到了互聯網他也信，在賣他，他還幫我找買主，心裏竊喜，這頭蠢驢以後有利用價值。

回到租住屋裏，李宇宙將與何德普的談話內容向李可君說了，兩

人都感到讓何德普介紹到國外很是渺茫。

李宇宙已下定決心，只要國內沒有民主人士給介紹，是決不冒險到國外的，什麼外派出國，好事絕不能輪到自己頭上，他現在最後悔的就是，當初應將新青年學會的材料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一腳踏兩只船，現在去投靠公安局。

李宇宙說："可君，我看咱倆到南方去開個網吧也行，只要有一年左右不出頭露面，和國安局的關係也就稀裏糊塗地拉倒了。"

李可君說："檔案關係怎麼辦?"

"什麼檔案不檔案的，現在城鎮戶口、農村戶口，檔案關係已不重要，咱也不是去應聘，咱單幹，用不著檔案。"李宇宙生性大膽，善於冒險。

李可君說："檔案這關係很重要，現在剛畢業，以後的日子長著呢，你這個說法，我絕對不同意。"

李宇宙說："外派時間這樣緊，你說怎麼辦?"

李可君沉思在那裏無計可施。

他們說著話，李宇宙突然提出一件事，說："可君，我今天做錯了一件事。"

"什麼事?"李可君急切地問。

李宇宙懊惱的搖著頭，沮喪地說："我把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臥底這個事告訴何德普了。"

李可君聽了當即惱了，大聲呵斥道："你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要命的事嗎?！你怎麼傻到這樣，拿命開玩笑!"

"唉!"李宇宙歎口氣，後悔地說："我知道我錯了，真是不應該，後悔死我了。"

李可君氣呼呼的瞪著他，又想發作。

李宇宙又說："不過我沒說新青年學會是我首先發現，秘密舉報的。我只和他說國安局拉攏我，每月給我六百元錢，我可什麼秘密報告也沒打過。"

李可君氣憤地說：“看你精的和個什麼似的，何德普是小孩嗎？無功不受祿，這事他能不懂嗎？拿了國安局的錢，又不辦事，這何德普能信嗎？”

話已說了，李宇宙也收不回來了，只有懊悔的搖頭，怪自己。

李可君看李宇宙辦這種事，氣得罵道：“你怎麼那麼多狗精神，什麼話也可以說麼？”說完不住的喘粗氣.

李宇宙說：“真是千不該萬不該，我還撒謊向他說用自家的電腦發消息，揭露了北京市國安局綁架新青年學會。”

李可君一聽氣憤的瞪著李宇宙，罵道：“你這張臭嘴！說這些臭話，他能信嗎？何德普也是玩電腦的，他和境外那些國際盲流幹秘密勾當，膽子再大，能在自家用自己的電腦發消息嗎？你哪來那麼多狗精神！沒有不說的，撒謊也不能太離譜呀！”

李宇宙又趕忙解釋說：“我看他聽了沒異常反應，也沒有惡意表示。”

“他能蠢得和你那樣嗎？他藏而不露能告訴你嗎?!”李可君又呵斥。

李宇宙確實後悔了，也沒有辦法，說出的話，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

李可君繼續呵斥，指著李宇宙喊：“你算計新青年學會那些人，算計張宏海，你不是也藏而不露嗎？你還敲鑼打鼓告訴張宏海加入學會是為了舉報他們嗎？你這些狗精神，簡直要把人氣死!”

李宇宙看李可君一直生氣，便自我安慰地說：“好事往往孕育著壞事，壞事也往往孕育著好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他看李可君在那裏默不作聲，生悶氣，便又後悔的自我安慰著說：“失言就是一不小心說了實話。這個真理我太熟練了，沒想到犯了彌天大錯。”

李可君還是默不作聲生悶氣。

李宇宙便自歎的嘟囔起來：“童年的無知是可愛，少年的無知是

可笑，青年的無知是可憐，中年的無知是可歎，老年的無知是可悲。我這也是一把年紀了，也算青年了，你就可憐我這一次吧。”

李可君看李宇宙在那裏嘟囔著沒完，就大聲呵斥著喊：“你說這些屁話有什麼用，我可憐你，何德普也可憐你嗎！？他要和你對待老鄉徐偉和對你推心置腹的張宏海那樣，藏而不露，心狠手毒，我不跟著你倒了大霉！？”

李宇宙苦笑著說：“經營自己的長處，能使你的人生升值。經營自己的短處，就能使你貶值。我這也是機關算盡，馬失前蹄，也算是個經驗教訓吧。”

“唉！”李宇宙不住的搖頭歎氣，沮喪的朝李可君說：“別提了，別提了，我比你還後悔。外派出國這事時間定下來，正式通知我不去也得去，安全局那些傢伙手段又毒又狠，不去恐怕死路一條。哎！真要到了國外被何德普秘密舉報，也真是要命的事。”

李可君氣的在那裏喘粗氣。

李宇宙又朝李可君緩和著低聲地說：“可君，我看咱們到南方找個地方開網吧吧。只要一年左右不出事，和國安局的關係也就斷了，也就拉倒了。”

李可君也不聽，低著頭喘粗氣。

李宇宙又後悔地說：“可君，別埋怨我了，我當時說這些內幕的話，是為了讓姓何的信任，真沒想到有這些後遺症。怎麼辦？怎麼挽回？”

李可君猛一抬頭，朝李宇宙氣憤的喊道：“誰和你去開網吧！你愛和誰去你就和誰去！跟著你早晚要倒霉。”說完起身拿著自己的提包走了。

李宇宙跟在後面喊：“可君，這麼晚了，上哪？”

李可君頭也不回的走了。

李可君摔門而去了，氣的跑到學校宿舍睡覺去了，屋內孤零零的剩下李宇宙一個人，心緒煩躁、沉悶、忐忑，得挽回這兩句話對以後

造成的威脅，絕不留這個後遺症。

李宇宙開始分析何德普，目前情況他已是黔驢技窮了。過去，他競選“人大代表”沒有戲，現在又被單位開除，房子被單位收回，成了個無工作，無住房，無經濟來源的三無人員，竟妄圖“依靠坐牢打下政治資本”，這裏就大有文章可作。

李宇宙輾轉反側睡不著，的確，向何德普說用自家電腦揭露北京市國安局秘密綁架新青年學會這事謊撒大了，何德普以後稍一思慮，便會領悟過來。這何德普當時沒異常反應可能是藏而不露。唉！這個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當線人、當臥底就更不應該說了。國安局和民運是兩個陣營，敵對關係，敵我矛盾。這敵我矛盾也就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李可君看的對，埋怨的對，應該發火。

兩個陣營、敵對關係、敵我矛盾、你死我活在李宇宙腦際中翻滾著，後悔極了，後悔極了，不滅何德普的口，這輩子註定不得安寧。回想起自己和新青年學會的關係，把張宏海騙的拿我比他爹還親，可以說信任的把心肝都掏出來了。把靳海科騙的和自己心心相印，有什麼事都首先告訴自己。我做的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陷害他們，如果何德普和我一樣藏而不露陷害我，這可是像李可君說的一樣“是要命的事”。綜觀書上描述的大人物都疑心病重，確實應該這樣。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寧負何德昔，決不讓何德普負我，我要解決何德普，要滅口。

解決何德普根據自己目前能力所能辦到的，就是把何德普當貢品，奉送給北京市公安局，既滅了姓何的口，自己又立了大功，北京市公安局若收留了我，逃脫了外派出國這一劫，一舉兩得。

想到這裏，李宇宙掀開被，從床上跳了下來，開始翻找何德普的材料。從 1999 年何德普一直把李宇宙看得很嫩，把他當作民主黨的發展對象，先後送給李宇宙很多材料，有《中國民主黨迎接新世紀宣言》、《就二月訪華之行致布希總統的公開信》、《工潮、農運實幹家胡明君與王森》、《民主黨資料彙編》。另外，還有國外報刊《民主論壇》、

《聯總網站》、《議報》、《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之聲》，還有《中國民主黨黨章》等，還有他自己在《美國之音》、《自由亞洲臺》等傳媒發表的文章及一些光碟。

李宇宙掂著這些材料，欣喜若狂，第二天，打了計程車來到北京市公安局，他過去對北京市公安局的情況很熟，也有一些熟悉的人，他找一個姓趙的朋友，將他介紹給了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王處長。寒暄過後，他將舉報材料交給了王處長。王處長流覽了一遍，對這些材料並不感興趣，這些材料公安局都有，他看出了李宇宙想到公安局，便對李宇宙說：“李同志，到公安局工作要公開在社會上招聘的。”

李宇宙說：“何德普這人現在已被單位開除，房子也被收回，無家可歸，狼狽不堪，正在秘密發展黨員。擾亂北京市區治安，發洩他的反黨情緒，破壞安定的大好局面。”

李宇宙知道，公安局政保處是負責北京市治安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騷亂，所以他點出何德普在秘密發展黨員，這也是王處長任內該管的事。

王處長說：“李同志，公安局進人是局裏統一計畫，我們處不具體辦這些事。謝謝你的合作，以後有其他反動組織，反派人物的材料，希望你多送，多多益善。”說完話站起身來，自己倒了杯純淨水，自飲。

李宇宙看王處長拿他不當盤菜，根本沒有收留的意思，便拿了他過去撒謊成功的經驗，對王處長說：“新青年學會與國外毫無聯繫，根本是公安局管的事，國安局為和你們爭功，先下手為強，先抓人後取證，至今也沒找到與國外聯繫的跡象。”

“你怎麼知道這些事?”王處長看著李宇宙問。

李宇宙說：“我在國安局幹了好幾年，當時還是學生，現在畢業了想到你們單位。”

王處長在那裏沉思。

李宇宙又接著說：“我掌握了很多北京市區民運分子的情報，可

以提供給公安局。”

王處長說：“進人由局裏統一規劃，處裏確實不好辦，沒有重大貢獻重大發現，確實不好辦。”

李宇宙聽王處長話的意思，進公安局不是不可能，暗示有重大貢獻可以進，就說：“何德普正在秘密發展民主黨員，國安局正在籌畫密捕何德普。”

王處長一聽國安局要密捕何德普，頓時來了精神，從沙發上站了起來，逕自走到內室，不大工夫，內室走出一個李姓副科長，熱情的向李宇宙做了自我介紹，並親自遞給李宇宙一杯純淨水，親切的詢問李宇宙的簡歷情況，最後問李宇宙：“你能拿到民主黨黨證嗎？”

“能，我保證能，何德普這傢伙 1999 年就想發展我入民主黨，我根本就瞧不起那幫人，成不了氣候。現在我找他保證行。”

原來在 2001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前夕，國安局突擊密捕了新青年學會，在政法委表彰大會上，得到了羅幹政法委書記的表揚，國安局立了這個大功，被冠以“新青年學會案的偵破，有力的保證了‘兩會’的勝利召開”，刊載在《內參》上，很多高級領導人，都知道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一重大貢獻。

這個案子本來是公安局的管轄範圍，為這事公安局政保處傳訊了新青年學會成員靳海科七八次，靳海科也供出了新青年學會一些人的情況，也供出與國外絲毫無聯繫，所以王處長決定先“養”著他們看看，真沒想到國安局那幫人，超越管轄範圍先下了手，立了功。這次王處長聽李宇宙說國安局又要密捕何德普，再立新功，便動了心思。他不便和李宇宙這個小人物直接打交道，讓李副科長與李宇宙談。

李副科長對李宇宙說：“有特殊貢獻，王處長招人進局，有這個權。”

李副科長鼓勵李宇宙捉何德普個現行罪，替王處長挽回面子，也是替北京市公安局挽回面子，在那次政法委召開的表彰大會上，北京市公安局太掉價了，王處長太尷尬了，攥在手裏的一次大功，竟被國

安局超管轄範圍搶走，王處長也多次在私下裏表示過，既然國安局那幫傢伙不仁，我們也就不義，我們不能像個尿罐子似的，讓人隨便吡，只要拿到何德普的現行，管他娘的民主黨的總部設在紐約還是華盛頓，就說設在北京先抓了再說。

李副科長看李宇宙的態度，拿到何德普的現行罪那麼容易，就問："何德普現在和你還有聯繫嗎?"

"有。"李宇宙趕緊說，又肯定地說了一句："我現在提出加入民主黨他保證歡迎。"

他看到李副科長沒表示什麼，又說："何德普現在黔驢技窮了，他媽、他兒還有他，全靠他老婆賈建英一個人的工資生活，他現在不在國內做點事，國外主子肯定不能從經濟上接濟他。從這點講，我主動提加入民主黨，他肯定同意。"

李宇宙看李副科長在琢磨著聽，就又重複著說："1999 年我和他認識時間不長，他就有心發展我。"

李副科長聽李宇宙一遍又一遍的表示決心，笑了，站了起來，握住李宇宙的手說："李同志，謝謝你的合作，希望現在就能從何德普那裏搞到黨證。"

李宇宙招了輛計程車向北京市西城區疾駛，他要去何德普家，半路上路過一個超市，他想給何德普多帶些東西，剛下車又想，何德普家太亂，恐怕有人監視，不如約何德普出來相見。

在北京宣武區醫院附近，李宇宙約何德普見面，何德普痛快的答應了，過了一段時間，李宇宙便看見何德普鬼鬼祟祟的往這邊走，李宇宙在一棵樹的後面，看到何德普推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東張西望的掃視著，李宇宙看何德普神色不定、小心翼翼的那個神態，知道他怕國安局或公安局有人盯梢，不覺一陣好笑，盯梢的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李某就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只要再把你誘進陷阱，就又能進北京市公安局了，你還東張張西望望的幹什麼？純是蠢驢一個。

何德普走過來了，越走越近，看李宇宙躲在一棵樹的後面，也不和李宇宙說話，裝模作樣的回頭看了看，又裝著漫不經心的看了看前面，又掃視了周圍一下，便躲躲閃閃的進了一家小飯店。李宇宙會意，停了一會，也跟了進去。

李宇宙做東，上了滿滿一桌子酒菜，酒酣耳熱之際，他們把話引入了正題。

李宇宙說："國內我是堅決不想待了，靠國內實力很難推翻共產黨。"

見何德普沒作聲，李宇宙又說："何老師，能不能幫我出國?"

何德普還沒有做聲，李宇宙就說："如果搞不到護照我就偷渡。"

何德普並不知李宇宙的陰謀是想拿自己當籌碼，便關心地說："偷渡太冒險，我還是勸你向國安局認個錯，呆在國安局。"

李宇宙說："凡是哪個學校學生有過激言論，江澤民就認為是被民主黨滲透。新青年學會案起初，國安局就派我調查過，是不是民主黨指使的，凡是和學生有牽連的政治案件，上頭就特別重視，國安也多次傳達江澤民指示，動亂要及時發現，要在萌芽狀態中消滅。"

民主黨是被取締的，被定為非法的反動組織，李宇宙在國安局就聽蒲義副科長說過，何德普是民主黨北京、天津兩地區的負責人，不逮捕他的主要原因是看他能引來多少蒼蠅，監視掌握他們都有什麼動作，摸他們的蹤跡。

李宇宙急於拿到民主黨的黨證，就對何德普說："何老師，我決心加入民主黨，請何老師批准。民主黨興旺發達，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全國各省的民主黨都公開露面活動，像雨後春筍，我決心加入。"

何德普說："加入民主黨要有一定的程式，我只能口頭答應你。"

李宇宙一聽，心涼了。有了民主黨黨證交給公安局，何德普有了現行，逮捕何德普算立一大功，就可進入公安局。即使公安局不收留我，有了民主黨這張黨票，在國外也是張通行證，也就沒有危險了，一箭雙雕。

李宇宙還不死心又接著說：“何老師，還信不過我李宇宙嗎？我家處境你也知道，被共產黨逼得已無路可走，我又被解放軍群毆。”

何德普說：“我只能口頭答應你。”

李宇宙看何德普雖然酒喝了不少，腦子還是清醒的，知道今天這個事，肯定辦不成了，便轉換話題說：“何老師，你不能答應我立即加入，給我開個信也行，這樣我逃到國外也便於聯繫。“

何德普說：“小李呀，我還是勸你向國安局認個錯，呆在國內。”

李宇宙一聽，連個信也不給開，今天這頓飯算是白請了，何德普的現行抓不到了，重要任務也完不成了，進公安局的見面禮算是泡湯了。

何德普又說：“小李呀，只要你能逃到國外，我馬上聯繫人給你安排。”

李宇宙一聽，何德普這麼個表態很生氣，這不是事後諸葛亮嗎？這不是雨後送傘嗎？我就是不願去國外才來找你，你要給了我民主黨證抓了你現行，幫你進了牢獄，圓了你“有很多政治家是靠坐牢打下的政治資本”這個偉大的夢，我也立了一功，如願以償的進了北京市公安局，逃過了外派出國這一劫，咱倆皆大歡喜，雙贏。

李宇宙看何德普在黨證這事上不鬆口，很是沮喪，但也無計可施，只是有些哀歎，這頓飯算是白請了。

回到出租屋和同居女友李可君商量這事，李可君也拿不出來辦法，短時間內進不了公安局，這可怎麼辦，逃到南方找個隱蔽的地方開個網吧，李可君還死活不同意，就後悔當初應腳踏兩條船，把新青年學會也貢給北京市公安局，現在能有選擇的餘地。

深夜，李宇宙輾轉反側，怎麼也不能入睡，心裏既恐慌又亂。在國內秘密舉報了那麼多人，到了國外被敵對勢力千刀萬剮、粉身碎骨那可怎麼辦。這也難怪，中國人過去受宣傳教育都是資本主義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壓迫和剝削。統治階級則是陰險、

狡猾、殘忍、毒辣、無惡不作。越想外派出國這事越害怕，回憶前幾天和何德普的事，後悔極了，一拳砸在自己的腦門上，我怎麼這麼愚?!怎麼能將自己在國安局當臥底當線人的身份輕易的告訴何德普，這關係自己身家性命的話，怎麼就這樣輕易地脫口而出。怎麼又能傻到說用自家的電腦發佈消息，揭露國安局秘密綁架新青年學會成員，連打電腦玩遊戲的小孩也知道這等於自投羅網，按按滑鼠就可以找到發消息的人，這何德普聽了這些不驚不問，是不是姓何的陰險、狡詐的一面，暗中有圖？我說這些話何德普仍和我把盞碰杯，交流思想，是不是先穩住我？吃孫，喝孫，不謝孫，操孫。在 1999 年認識何德普，在他家他就和我套近乎，多次開車邀我吃飯，給我那麼多民運的宣傳材料，企圖發展我入民主黨，而現在我自己提出卻相反遭到拒絕，他是不是在提防我？是不是知道我捉他的現行？他和楊子立的關係那麼好，聽到新青年學會成員被捕為什麼不驚？是不是已知道是我舉報的？是不是先穩住我?亂七八糟的疑問號在腦子裏一個接一個，如同潮水。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與其讓我提防他，不如我先下手毀了他。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寧負天下人，決不讓天下人負我。

對，我得千方百計，全力以赴把何德普涮進局子裏，以免了我的麻煩。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李副科長代表處裏表了態：就是有貢獻可以進公安局。姓何的不給民主黨黨證，抓現行不可能了，只有先編造一個情報當貢品先進給公安局，爭取正式進公安局，再把姓何的涮進去有百利而無一害。

第二天，李宇宙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了李副科長，一見面李宇宙就神秘兮兮地說：“李科長，我找何德普這傢伙，整整一天音訊全無。”

他看李副科長在皺著眉細聽，便詭秘地說：“國安局正在密捕他。”還沒說完李副科長就緊張起來了，打斷了李宇宙的話問：“你怎麼知道?”

李宇宙說：“國安局蒲義科長詭秘的告訴我，讓我秘密跟蹤何德

普的蹤跡。”

“還說什麼?”李副科長緊張的問。

“撒網。”李宇宙回答。

不撒謊不辦事，這是李宇宙做人的原則，去年是李宇宙撒謊說，公安局要秘密綁架新青年學會，結果是國安局信以為真，搶在了前頭，先抓人後取證，將新青年學會倉促秘密綁架，使自己秘密臥底、舉報新青年學會這事才沒有前功盡棄。這次是謊報國安局要秘密逮捕何德普，公安局信以為真，說什麼這次也不能再輸給國安局。真是不撒謊不辦事。

李副科長聽到“撒網”一詞，立即緊張了起來，他和李宇宙說：“李同志，接觸你幾次，已看出你在這方面的能力，在我們這裏工作最合適，我現在就去和處長反映一下。”

李副科長說完，起身倒了一杯水端給李宇宙，對李宇宙說：“李同志，你先休息一會，我把你的事先向領導彙報一下。”說完這話把李宇宙撂在那裏，急匆匆進了內室，當即把李宇宙提供的國安局要密捕何德普的情報報告了王處長。

王處長一聽“啪”的一聲拍了桌子，罵道：“國安局那幫傢伙，也真他媽的不要臉了，又要搶。”

李副科長看王處長發怒，怎道王處長的心事，看著王處長憤怒的臉說:“怎麼樣？先下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又叫國安局占了便宜。”

王處長便憤怒地說：“當然要先下手了，新青年學會和國外根本就沒有聯繫，應該是我們公安局的管轄範圍，他們搶了先，這次該我們搶先採取行動了。”

聽到這裏，李副科長已瞭解了王處長的意思，便走了出來，對李宇宙說：“李同志我正和王處長商量你的事，你先忙吧，以後我聯繫你。”又說：“有什麼事及時彙報，好好配合。”

李宇宙一聽“彙報”一詞，很是喜悅。原先他們之間只是“提供”一詞，現在改用“彙報”一詞，明顯是距離近了，形同進了北京市公

安局。

李副科長把李宇宙送到了門口，握著李宇宙的手，很有意思的笑著，對李宇宙說：“我的李同志，幫忙、幫忙、先幫後忙。謝謝你的合作，再見。”

李宇宙一下就聽出了這話的意思，只要能將何德普當貢品，秘密奉送給公安局，使公安局立上一大功，是可以進北京市公安局的，便高高興興的走了，走在路上李宇宙越想越高興，只要進了公安局，就可躲過外派出國這一劫。哎！出國太危險，在國內得罪那麼多人，這不是到國外送死嗎?

李副科長把李宇宙送走又匆忙進了內室。

王處長罵歸罵，要立即動手逮捕何德普確實太倉促，不動手又怕被國安局搶了功。便開始緊鑼密鼓的收集整理何德普的有關材料。

此事還沒辦完李宇宙已被國安部派往泰國，以叛逃政治避難的身份與記者談話，在《議報》、《北京之春》、《網總論壇》、《民主論壇》等等刊物上借刀殺人，有意洩露了與何德普的關係，都被北京市公安局網監偵破，北京市公安局先下手為強，趕在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前頭，先做出了《監視居住何德普的決定》，先把何德普納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勢力範圍，實施這道法律程式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真的要逮捕何德普，也只能“望而興歎”了。

新青年學會和境外毫無聯繫，本屬北京市公安局管轄範圍，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逮捕，搶了功。何德普是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負責人，民主黨總部設在美國紐約，何德普本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管轄範圍，抓不抓國安局說了算，結果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搶了功。

何德普被北京市公安局監視居住，接著又正式逮捕。李宇宙利用反共勢力，巧妙地拔掉了何德普這棵造成自己不得安寧的禍根。何德普被判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在北京第二監獄服刑。而後來在泰國，李宇宙和他的會員聊天時說：“這位何精英(指何德普)頭上一張嘴，兩只耳朵，雙扇鼻孔，共七個窟窿，被打的都在流血，成語叫七

竅流血。其中左邊的耳朵還罷了工，不聽嚷嚷了。下身兩處便門，一個大便帶血，一個小便流血。”（這是後話）。

李宇宙回到租住屋，和同居女友李可君說：“何德普這傢伙可能要出事，要有麻煩。”

李可君便問：“他能出什麼事?”

還沒等李宇宙回答，突然蒲義科長來了電話，說話很簡單：“小李子，快到局裏來一趟。”

李宇宙答應完便急忙往局裏趕，剛踏進蒲義科長的辦公室，蒲科長便對他說：“小李子，快回老家一趟，省省親，回來後到部裏報到。”

李宇宙問：“幹什麼?”

蒲義科長回答：“以後就知道了。”

李宇宙急著想知道幹什麼，便焦急的問蒲科長，得到兩個字的回答，很簡單：“出國。”

一點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李宇宙只能乖乖的執行命令。

李宇宙回山東老家呆了三天，忙著幹這幹哪，一點也沒閑著，父母嘮叨、制止，絲毫不起作用。眨眼功夫，三天就過去了，李宇宙才一步一回頭地離去。

車子徐徐啟動，李宇宙看著日漸衰老的父母，一股說不出的酸楚湧上心頭。他頭緊貼車窗，望著離他越來越遠的父母，母親招著手放下，在擦眼淚。艱難的父親、母親，再見了。

回到北京，第一個要做的事便是會見新青年學會成員親屬。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指示是：“新青年學會被秘密逮捕後，家屬有什麼動態？什麼反應？新青年學會的犯罪材料，家屬手中是否還有一些，民主精英是否在製造事端與家屬勾結。”

在北京北太平莊一家旅館內。

下午三點，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徐偉的女友王麗，領著一個人進來，這個人就是李宇宙。一進門他便向靳海科的父親禮貌地說：“靳大叔，您好。我叫李宇宙，我是徐偉、楊子立、靳海科的同學、朋友。”在路上路坤已告訴他，靳海科的父親在路坤的租居的旅館裏等他。

屋裏靜悄悄的，沉默了一會，李宇宙痛苦地說：“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他們的案情我十分瞭解，所有的一切都是冤枉的。”

聽到這裏，新青年學會的親屬都傷感起來，神態凝重。李宇宙就憤怒而大聲地說：“一個大冤案！”

他接著便滔滔不絕的演講起來：“共產黨做事領導說了算，就是獨裁專權。我得給我的朋友幫忙，我在國外有聯繫，國安局也正在找我的事，我要出國。”

他看屋內的人都以尊敬的目光看著他，就對靳海科的父親說：“我想要靳海科和家人的像片，讓全世界都認識愛國青年靳海科。”

靳海科的父親忙恭敬地說：“像片我沒帶。”

“沒帶沒關係，回家找一下，找兩張，給我郵到北京。”李宇宙鄭重地說。

靳海科的父親忙問：“要像片有什麼用?”

李宇宙便鄭重地說：“當然有用，很重要。”

接著又朝徐偉的女朋友王麗說：“徐偉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人格很高尚，被安全局秘密綁架，純屬一個大冤案。”

王麗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李宇宙發誓般地說：“我到國外去要狠揭中共當局的滔天罪行。”

王麗只有二十歲，單純得很，便將自己保存的徐偉的像片還有簡歷及新青年學會的一些資料全給了他。

李宇宙知道靳海科家是農村的，便朝靳海科的父親又大聲的氣憤地說：“在農村村幹部就是土皇帝，在我家門口辦了個化工廠，影響我家生活。我父親去反映情況，被他們打了。為這事我到中央上訪，根本就無人理睬，上訪的人成群結隊，沒有一個關心人民的機構來問，

在中國是有冤無處訴，我一定要出國。反腐敗沒有罪，歷史會證明他們無罪。”

之後，李宇宙又去見了何德普，會見何德普已沒有實際意義。出國的事已板上釘釘，在國外也不會有太大危險，由於保密，逮捕新青年學會已經一年多了，他們的親屬仍不知是我所為。只是很可惜，向公安局賣了何德普，一分錢也沒有得著。

出國前，國家安全部許永躍部長特地接見了李宇宙，有許多外派駐國外的特工，唯獨約見李宇宙是對他的賞識，許永躍部長想親眼目睹李宇宙，因為李宇宙的功勞特大，破獲了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要案之一，即 2001 年全國最大的要案新青年學會案，又在萌芽狀態，消滅了丁子霖秘密組織的為“六．四”反革命暴徒群體鬧訪案等等。他要看看李宇宙這個人，目睹他的風采。

李宇宙能得到國家安全部部長的接見，心裏並不是那麼太高興，他私下裏聽到過一些人對這個部長的議論。他既無學歷（中專畢業），又無資歷，也沒有成績，是他的父親在一個軍隊部門當紀委書記，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陳雲的領導，通過陳雲的關係當上了部長。他 1983 年任陳雲的秘書，陳雲老態，行動不便，他鞍前馬後把陳雲伺候的熨熨貼貼，被陳雲提拔為陳雲辦公室黨支部書記，為了提拔他，將他派往基層單位鍍金，在河北省當了幾年副書記和省政法委書記，接著就調回來當了國家安全部部長。

李宇宙正襟危坐，聆聽這個部長對他的誇獎，面對面仔細端詳著這個馬屁部長。中等個頭，不胖不瘦，適中的臉龐，陰險的雙眼，一看就不是個善茬，看樣也就五十多歲。

李宇宙打心眼裏就瞧不起他，學歷還沒有自己的高，總覺得他坐的位置應該是自己坐的位置。

許永躍部長勉勵李宇宙好好幹，讚揚李宇宙年輕有為，讚揚李宇宙對破獲新青年學會案的貢獻，因為這個案他得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重視和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的賞識。因為這個案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史志上輝煌的一頁，也是自己擔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任內一個最大的亮點。

2002 年 7 月 3 日，李宇宙攜帶著六萬美元匯票和一萬英鎊現金這首筆活動經費，乘火車抵達廣州，一路上國安部密派一個中尉軍官暗中護送。

2002 年 7 月 8 日，李宇宙在廣州白雲機場，乘飛機到達泰國。至此，李宇宙離開了生他養他三十年的祖國。這三十年裏，李宇宙撒了不少的謊，得了不少的錢，挨了不少的揍，害了不少的人。

在泰國首都曼谷一落地，李宇宙便急匆匆趕到唐人街這個華人集中的地方。出國時，國家安全部一個司長與他談話，嚴肅而強調的告訴他："國外很亂，你在外人生地不熟，很容易受騙，這六萬美元匯票和這一萬英鎊的活動經費，必須在指定的旅社兌換，以免受騙。"

李宇宙在指定的一家華人旅社，兌完這一萬英鎊的同時，國家安全部和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也得到密報："派來的客人已到，一切安全。"

這一萬英鎊的錢號，是證明李宇宙身份的密碼。至此，李宇宙的一切行動，都在國家安全部和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的監視之下。

安頓下來之後，李宇宙用電子郵件通知了何德普："我已安全抵達泰國，請找人幫我。"

何德普答復："我已聯繫了中國民主黨駐美國總部王希哲先生，以及其他民主黨黨員，王先生會很快給予幫助。請不要在泰國街頭上拋頭露面，中共在泰國勢力很大，以防中共間諜對你不利。"至此，李宇宙由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負責人何德普介紹，成功打入了中國民主黨，並擔任民主黨泰國分部負責人，圓滿完成安全部交給他的潛伏任務。任務只有一個："密報中國民主黨及海外反共組織秘密潛入國內的反共分子，以便安全部門實施逮捕，使那些號稱民主精英的民運分子，來一個，逮一個，來兩個，逮一雙。嗚乎哀哉，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在泰國首都曼谷，李宇宙下榻在一家華人開設的豪華大酒店裏，

清晨，他洗刷完畢，走向了高大的窗前，拉開淡綠色的窗簾，眺望著泰國首都曼谷的街景。他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吸了一口。望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片繁榮景象，心情頗有感觸，這就是共產黨宣傳的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世界，純粹是一派胡言。

他坐了下來，翻出他的《政治避難申請書》，這是國家安全部為他打造的，還附有新青年學會的一切材料，及新青年學會成員簡歷。他又默默地讀了他的這份《政治避難申請書》：

李宇宙，男，1972 年 9 月 19 日生，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盛莊辦事處大菜園村。

1979 年起就讀於大菜園小學、臨沂七中、白莊中學、臨沂師範學院高中復習班，山東長清第二中學，山東財政學校，1997 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2001 年畢業。

我從小耳聞目染，對中共之反動腐敗痛恨至極，立志改變中共不公正現狀，建立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的人民政府。為此，我於 2000 年加入北京進步團體新青年學會，與團體成員一起，積極為民主、自由、人權奔走呼號，受到中共當局迫害。2001 年新青年學會被中共當局逮捕，中共為避嫌，怕引發第二個“六．四”事件，因當時我尚沒畢業是學生，便僥倖逃脫。2002 年我冒險營救被捕的新青年學會身份暴露，被中共當局通緝，被迫逃往泰國，我申請政治避難。

他看完了自己的《政治避難申請書》，又拿起楊子立、靳海科、徐偉、張彥華、張宏海、範二軍、黃海霞及自己的身份證和簡歷，他流覽了一遍，又翻看了一遍《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他的眼睛凝固在《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的手印上，他久久的觀摩著自己的簽名和按的手印，就這個手印欺騙了新青年學會，使他們陷於牢獄之災，現在又要欺騙聯合國難民署，量這些洋鬼子也識不破，這是國家安全部打造的，符合國際標準和慣例。

他又拿起了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因被無辜關押給聯合國大會的公

開信，徐偉的女友王麗抗議徐偉被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的抗議書，和偽造的靳海科的父親靳建國呼籲國際社會干預的呼籲書，這些材料也能證明他的難民身份。他把安全部為他打造的這些證明難民身份的材料整理好，逕自向聯合國難民署駐泰國辦事處走去。在國內已預演，現在應該算是輕車熟路。

李宇宙的難民身份很快被批了下來。

在泰國，李宇宙看到泰國的繁榮景象，和國內共產黨宣傳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世界截然不同，全是一派胡言，便拿定主意："一馬備雙鞍"、"腳踏兩只船"、"一僕二主"、"狡兔三窟"不管什麼黨派，什麼觀點，錢，錢，錢，有奶便是娘。他表面服務於海外反共勢力，實際服務於中共當局，雙方通吃，靠出賣情報大賺其錢。又以參加北京進步團體新青年學會被中共當局通緝為名，騙取愛國華人華僑捐款。還享受著中共當局發放的活動經費，收入頗豐，買了房子，買了車，並育有兩個孩子，沉浸在富貴溫柔鄉，好不愜意。

李宇宙整天想方設法撈錢，這天他又忽然來了靈感，想出一條妙計，既能打擊家鄉所在地的所謂土匪村霸，還可以撈一筆錢。於是他提筆構思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哭咧咧的述說了自己家的不幸遭遇，這樣可以得到同情者的捐款，又狠批了村委主任，黨委書記一類人物，說不定有俠膽的仁義志士，能暗殺、謀殺這些人。借刀殺人，替自己家報仇，這樣豈不是一舉兩得。他寫完了，看了幾遍，生怕父母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寫錯，使捐款人將捐款搞錯了地方。

李宇宙在互聯網上廣為發帖傳播，又在境外報紙媒體上將這文章大肆宣揚，然後，在家裏美滋滋的靜等著好心人為他父母捐款。靜等著借刀殺人，希望那些有俠膽的仁義志士對得罪他家的村委書記、村委主任進行報復的音訊。

有道是："多行不義必自斃。""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李宇宙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整天做著美夢，中共當局讓他秘密

回國述職，他竟起了疑心，以為中共當局發現了他服務海外反共勢力，要懲處他。因為他心裏十分明白，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根本就沒有罪，國安局僅僅是為了貪功乞賞，就橫加枉法殘害，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不是有什麼人要以此邀功乞賞，毀滅自己，他越想疑心越大。

想當初，僅僅是為了取悅安全局，得情報費、畢業後能進安全局當警官，完成今生當警官的夢，才無中生有，陷害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安全局也心知肚明。

出國時，為了潛伏工作需要，取得境外反共勢力的信任，奉命發表了一些反對中共當局的言論和行動，這些言論和行動，取悅了境外反共勢力，取得了意料中的效果，騙任了中國民主黨駐泰國分部負責人。可是這又有誰能給作證是奉命發表的呢？中共當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要整你，何患無辭。越想越後怕，新青年學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們根本就是沒有罪，竟殘忍的被判了十年，這是誰也沒有我明白的事。

想到這裏，便軟磨硬泡，竟敢不回，這便埋下了摔進牢房的禍根。聯合國難民署偵知他當年陷害新青年學會，不屬於政治避難，因此吊銷了他的難民身份。泰國政府又以他超期滯留泰國，將他投入監獄中，中共當局似乎也動用國家力量，要引渡他，他現在仍在泰國監獄，生不如死。

善良的人們又錯了。中共當局與李宇宙狼狽為奸，上演的是一場苦肉計。

十一　庭審紀實

前述，當李宇宙還未被外派出國時，從正式管道獲悉新青年學會被秘密綁架後，李宇宙心裏的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儘管前段時間對他保密，但是事實是大功已告成，他現在擔心的是自己身份暴露以後沒法開展工作。他悶著頭到靳海科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揚子立的母校北京大學和徐偉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調查，看看那裏的學生對此事有何反應，是不是有議論自己是內線、是臥底。他去串聯，不動聲色的傾聽議論，獲知根本就沒有一個學生或是什麼人，知道新青年學會是被我李宇宙臥底密報而被捕的。他很得意，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很知道自己善於這種勾當，是個真正的天才。

冷靜下來後，突然一個危機冒了出來，真是大事不好了，新青年學會被捕，我也是新青年學會會員，儘管是為臥底他們而加入的，我以後將以什麼名義在社會上出現呢？新青年學會成員將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受審，這被告當中沒有我，我以後怎麼解釋，主要的還是，我的身份暴露，以後再怎樣出現在異議人士面前。逮捕他們立了功是個好事，可是我以後不能再在國安局待了怎麼辦，今生的理想當警官的夢也將破滅了，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壞事。真的是壞事裏醞釀著好事，好事裏醞釀著壞事。

經過一番深慮，還是寫一篇證詞好，讓法官在庭上一念，既保全了我的身份，又蒙了世人。

李宇宙費了三天時間將證詞寫好，經同居女友李可君審閱也沒提出什麼問題，只是說了句：“這個證詞是在包庇他們，國安局能讓嗎？”

李宇宙聽李可君說話沒有社會經驗，便笑著說：“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早和我說了，他們至少判二十年，他們蹲大牢已經命中註定了，什麼證詞也救不了他們，我何不再玩一次呢？”

說完了，李可君聽著也笑了。

李宇宙也笑著說："這篇證詞江澤民簽個名保證放人，江大蛤蟆能簽嗎？哈哈哈哈……"

"嘻嘻。"李可君也附合著笑了。

李宇宙又說："可君，我再考考你，你看這篇證詞的奧妙何在？"

李可君又拿起了證詞，還沒看完李宇宙就指著一段說："你看這一段，'我所知所做的不多，因為我參與的既晚又少'。"

李可君看完了這段也明白了意思，就說："原先沒瞧得起你這個鄉巴佬，沒想到你還真有一套，現在要刮目相看了。"

李宇宙寫完了證詞，第二天馬上去找蒲義副科長。

"蒲科長，新青年學會案已破，大功告成了，我以後怎麼辦？"李宇宙懇求似的望著蒲義可憐兮兮的問。

蒲義副科長便安慰著說："這沒關係，待一段時間，等這事平靜下來，按以往辦法是到國外工作。"

李宇宙便說："蒲科長，我想為他們寫一份證詞，表面上是為他們辯護，這樣可保住我的身份，以後還可以在民運圈子裏繼續活動。"

蒲義便不屑地說："小李子，不要想得太多，這些事以後領導自有安排。"

說到這裏，李宇宙便從口袋裏掏出一份證詞，雙手呈著向蒲義說："證詞我已寫好了，請您先審查。"

蒲義接過證詞一看，寫了五頁紙，便有些不耐煩地說："小李子，別太多慮，領導自有安排。"

李宇宙又懇求著說："您先審查審查嘛。"

蒲義拿起證詞流覽起來，李宇宙就小心翼翼地說："蒲科長，這份證詞對本案產生不了什麼影響，與我從前寫得密報材料不矛盾。"

說完便指著其中一段，對蒲義副科長說："你看這段，'我所知所做的不多，因為我參加的既晚又少，但我敢說我的兄弟，他們為我所不知的事，一定是關於為國為民的好事。'"

蒲義副科長也沒表示什麼，李宇宙又進一步解釋："這篇證詞雖然看似為他們辯護，寫了他們一些好處，但'我所知所做的不多，因為我參入的既晚又少'這話留有充分的餘地，並不妨礙我們國安局所掌握的他們的其他罪行材料。"

蒲義副科長仍無聲的在流覽著，李宇宙就又解釋著說："'他們為我所不知的事'這一句，說明他們還做了很多壞事我不知道。至於'一定也是關於為國為民的好事'這一句僅僅是給他們戴一頂高帽，不會有法律上的意義。"

蒲義副科長看完了，隨手丟在了桌上，李宇宙便又誠懇地說："沒有其他指示，我要打印送到法院了。"

"送吧。"蒲義副科長揚了揚手說。(附：李宇宙的證詞)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社會調查處常科長、蒲義副科長兩人，正在焦慮的研究新青年學會一案。炮製新青年學會這一起假案，是在絕密的級別中進行的，可連他們也不知道，這事不出一星期全世界都知道了。國外各大報刊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法國的《費加羅報》等等，還有 BBC 電臺、美國之音、亞洲自由電臺等等，還有港臺以及境外的民主報刊《觀察》、《北京之春》等等都刊載了此事。國內各大網站百度、雅虎、新浪、搜狐、網易等等也連篇累牘報載此事。打開電腦，新青年學會案比比皆是。其內容都是強烈抗議，強烈抨擊這一件事。國內一些異議人士、民主精英更是推波助瀾，也趁機在互聯網上發出了強烈的抗議聲，唯恐天下不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也發出了強烈的抗議、抨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一些學生除了網上抗議、抨擊還奔相走告。連日來一些國外記者，聚集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要求採訪。這一切異常動態，使新青年學會案不能按法律程式及時送交法院審判。

"還是小心為妙。"常科長和蒲義副科長焦慮的磋商："往後的

事要小心翼翼，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倆人心裏很明白，心裏很有數這是為邀功請賞，為了創造政績炮製的一起假案，搞不好將身敗名裂。

午夜，常科長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著，自從逮捕了新青年學會成員以後，給自己添了一樁心事，真的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做賊心虛，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這些民間俗語，算是切心體驗到了。互聯網、無線電廣播、國外各類報刊雜誌媒體等等抗議聲浪，攪得他全無睡意，他索性坐了起來，又拿起了放在床頭的抗議書，心事重重的揣摩著。國內外一些異議人士、民主精英發出的抗議沒啥，階級敵人的抗議，反而襯托了此案的正確。我們的方針、路線、政策是，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不被敵人反對，說明我們還做錯了。他內心在做著自我安慰。

他拿起劉曉波等人寫的《公開信》看著，不覺感到有些好笑，這些人真的是沒有數，他們用憲法、法律為新青年學會辯解，儘管合理合法辯解的頭頭是道，他們已蹲了幾次監牢，難道還不知道法律為政治服務嗎？還不知道權大於法嗎？真是可笑。

他又拿起了北京師範大學《我所瞭解的徐偉同學及相關問題》(附原件)，這是一個叫彭方志的學生在網上發的消息，這人是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系 98 級博士，前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研究生會主席，這人用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名義在互聯網上發消息為徐偉辯護，算是下了大賭注，把自己這個黨員賭上了。他拿起彭方志的這份材料，已讀了十幾遍了，他不安的揣摩著這種人的身份，他如果用學生會主席身份把學生唆使上了街，這事就有大麻煩了，這個假案就完全露了餡了。

他又拿起了楊子立的母校北京大學學生在網上發佈的抗議書《北大學生要求本刊報導這則北京的恐怖消息》(附原件)，他翻來覆去的看，這是一個人的作為，還是一群學生的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出了五大學生領袖，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而現今新青年學會的五個發起人中，四個是黨員，

加上後來參加的楊子立，卻分別來自這些學校。徐偉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靳海科、張彥華是中國地質大學的，楊子立是北京大學的，範二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學生無知膽大，學生的抗議是值得重視的，屎殼郎多了也能墊翻了車，一條小蟲也能毀了一條大船，千裏之堤毀於蟻穴。他又自嘲的念叨起來，我現在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成驚弓之鳥了。

他又不住的想，彭方志這人以學生會主席的名義，唆使學生上了街，北京大學如果為楊子立鳴不平的是一群學生，這事就不好辦了，當局最怕學生鬧事，萬一上了街，假案露了餡，自己將身敗名裂。他苦惱的、反復的琢磨著這些問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新青年學會這一案件先壓下來，等風頭一過，再送檢察院起訴，再讓法院審判。

機會突然來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傳來一個特大喜訊，美國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被恐怖分子襲擊了。常科長一邊看美國世貿大樓的濃煙大火，一面興高采烈的對蒲義笑著說：“現在美國鬼子那些西方狗仔記者，沒心思顧及新青年學會案了，都去採訪大火了，這火燒的正是時候，恐怖分子幫了我們大忙。”還沒說完，蒲義便強壓興奮接上了：“這火燒的正是時候，還真應該謝謝那些恐怖分子，嘿嘿。”

“劉曉波這些民主精英，西方自由世界的啦啦隊又掉頭大發議論，隨著他們的美國主子譴責恐怖分子了。學校裏的那些學生精神也集中在 9・11 事件上了。”常科長看著蒲義在自言自語著。

蒲義也在自己嘟囔：“這則世界特大新聞掀起的波，恐怕半年之內平息不下來，最好老美再遭一次襲擊。”

“趁著西方狗仔記者，國內外反叛人士注意力瞄準 9・11 事件，我們快把案件移送。”常科長興奮過後急促地說：“免得他們再去檢察院、法院跟蹤採訪，趁機起哄。”

新青年學會案一審第一次開庭紀實

按：這次庭審是違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詢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所有證人都沒到庭。當事人為了按法律要求讓證人到庭，被審判長柏軍拒絕。

時間：2001 年 9 月 28 日上午九時。

開庭地點：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第十六庭。

案由：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顛覆國家政權罪案。

旁聽人員：當事人親屬：徐偉的女友王英、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親靳建國等人。他們早晨七點等在法院傳達室門口，第一個排隊領旁聽證。被告知，沒有旁聽證。法院開庭前根本沒通知當事人親屬，是在開庭的前一天下午五點，在接不到法院通知的情況下，主動打電話聯繫律師，律師又打電話聯繫法院，才知道沒有通知親屬。可現在沒有旁聽證，都焦急萬分，因為他們為了旁聽，靳海科的父親靳建國是從遙遠的河南趕來的。最後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東濱與法院交涉，才被審判長帶進法庭，允許旁聽。

進了法庭，座位已被不明身份的人佔據，當事人親屬苦苦央求，我們已七個月沒見到自己的親人了，求他們讓座。問他們哪里來的，也不肯說。問他們是怎麼知道這個案件的也不肯說，顯然這是法院提前安排的。正在央求時，審判長柏軍發話了，非常嚴厲地說：“不要給他們讓座。”又對當事人的親屬嚴厲地說：“不要調和了，再調和你們就不要在這待下去。”

就一個人讓了座，四當事人家屬輪流著坐。

9 點 20 分，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徐偉的辯護律師朱久虎；靳海科的

辯護律師劉東濱；長安律師事務所楊子立的辯護律師許萬琳入座。

9點30分，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員李磊森、代理檢察員張曉宇、書記員王衛領入座。

庭長宣佈開庭。

公訴人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員李磊森對四當事人提起公訴，宣佈了起訴書。

起訴人李磊森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三個證人的證詞。在新青年學會成員被捕後的近一個月時間裏，安全局找到了新青年學會另三個成員，其中範二軍（幹事）、黃海霞、李宇宙（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安排的內鬼）讓他們作證。他們的證詞作為指控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的證據。他們三個作為證人，都不去當面出庭作證，而只提供書面證詞。

這三個污點證人，因同樣是新青年學會成員，（其中李宇宙是內鬼）範二軍還是新青年學會幹事，而其他四人被捕，被送上法庭，他們三人卻得以逃避，他們的證詞顯然是一筆骯髒的交易。

第二部分證據是四當事人被捕當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他們的住所搜出的大量物件，有電腦，個人日記，私人信件，私人通訊錄，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等個人用品及一些不成文的廢紙。這些東西在法庭上竟然也成了他們的犯罪證據。私人日記和私人信件，曾經在五十年代的胡風冤案中成為定罪的證據，許多被此案牽連的人，僅僅是與胡風有過私人通信。在號稱以德治國的今天，在胡風被早已平反的今天，在以法治國已被寫入憲法的今天，又死灰復燃，日記和信件居然又被拿到了法庭上，當作指控的罪證。

1、範二軍證言證明：靳海科、張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學會，後共同討論了宗旨、章程，舉行儀式成立組織。靳海科提出由徐偉擔任幹事長，我和張宏海為幹事，該學會一些成員的言論是與憲法相抵觸的，張宏海全盤否定共產黨，在聚會時的言論中有推翻共產黨的意思。楊子立認為在經濟上應該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產黨的一黨執政。

靳海科說現在的政府是集權政府，國民缺少民主意識。徐偉和他贊成用暴力的方式，通過農民起義來改造中國。歸納起來，學會成員有兩種觀點，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現在中國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學會應建立一個網站，要求大家都在網上發表文章，進行網上交流，並將會員的觀點、思想及學會宗旨進行對外宣傳，由徐偉負責，楊子立提供技術支持。2000 年 10 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楊子立的個人網站"羊子的思想家園"上發表文章進行討論。

2、證人黃海霞證言證明：徐偉負責學會網站的設計工作，楊子立負責網站的技術問題，楊子立說在學會的網站成立之前，可以把文章先放在他的網站上。徐偉是總幹事，徐偉的觀點是用農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來武裝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經濟等援助老百姓，讓學會獲得民心。徐偉趨向於用暴力方式，尤其是通過農民起義來改造社會。學會章程中規定要在天津、西安成立分會，要介紹、發展新成員，目的就是發展學會、壯大組織，改造社會。新青年學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改變現行的社會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變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權，建立新型的民主體制，動搖共產黨領導的地位，動搖共產黨的威信。

3、證人李宇宙證言證明：楊子立明確表示實行多黨制，推翻中國共產黨。張宏海、靳海科提議要建立分會，且比較積極，靳海科聯繫這方面的事比較多。學會網站中的申請工作由楊子立負責，在學會網站運行前，先以楊子立創辦的網站作為學會宣傳性的窗口。學會要求每個成員都要寫文章交給靳海科，靳海科負責《學實交流文集》的編輯工作，再將收集到的文章交楊子立上網刊登。在集會時，會員曾提出過使用化名等。

起訴書念完，法庭展開辯論。

徐偉："新青年學會從無顛覆國家政權的想法；無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不曾有過危害社會的行動；新青年學會也根本不是什麼反動組織，只是幾個朋友在一起就腐敗問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等一些

現實性的社會熱點，進行探討，從無達成一致意見。檢察院提出的所有指控都是不存在的，證人的證詞也是虛無的。一個人的內心思想，只能通過他自己的語言文章和行動，才能真實的表達出來，如果別人說你想幹什麼，你就幹了什麼，那這個社會就亂了。”

徐偉對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員及證詞的駁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徐偉又接著說：“所謂在北京大學秘密聚會，這談不上什麼秘密。首先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家喻戶曉，人人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有個北京大學，這怎麼能稱為秘密的地方，更何況是在北京大學食堂聚會，這就更談不上秘密。如果北京大學食堂也秘密，學生找不到食堂豈不得餓死。檢察員李磊森把全世界都知道的北京大學說成是秘密的地方，實實在在是在開國際玩笑。”

楊子立：“我僅僅是後來才參加的一個新青年學會會員，如果新青年學會是個反動組織，為什麼新青年學會發起人之一，新青年學會幹事範二軍這個骨幹分子不站在被告席上？！所謂證人，是些污點證人。他們作為新青年學會成員、幹事，所能證明的事，也是他們自己所幹的事，為什麼不站在被告席上，他們只能證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污點，證明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污點，證實非法綁架、非法起訴的污點。”

靳海科：“我仰慕岳飛，我獻上一首岳飛的‘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眼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出河，朝天闕。”

靳海科激情的朗誦，表達了新青年學會一片愛國愛民之心，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新版“莫須有”罪名綁架、起訴、審判。

靳海科接著激奮地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編造謊言，羅織罪名，北京市檢察院牽強附會，人皆可見，原不必我們批駁便顯而易見。但為了澄清事實，維護權益、弘發正氣，我不得不批駁，學會的宗旨是

我們共同思想的體現，2000 年 5 月 1 日成立時，確定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的宗旨，此宗旨無可厚非，因為改造社會是人類的本能和創造力的體現。探求真理，修養自己，改造世界，造福人類，是千百年來仁人志士的共同人生理想。新青年學會憂國憂民，以改造社會為己任，雖然言行上可能有不成熟之處，但何罪之有？‘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不是罪！起訴書無中生有描述的‘多次秘密聚會，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這些字句從何而來？這完全是憑空捏造！新青年學會誓詞、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中，你就是斷章取義、尋章摘句也找不到。”

呼嚕……呼……呼嚕……呼嚕……呼嚕嚕……

旁聽席座位上，發出了悶雷般的打鼾聲，原來是審判長提前安排搶佔旁聽座位的人員，沒心思聽睡著了，打起了呼嚕。

庭上發出一陣哂笑。

張宏海為自己辯護說：“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不是我說的，是鄧小平說的，是鄧小平理論。1985 年 9 月 23 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這次三個委員會成員的進退，工作做的很好，特別是中央委員會的年青化，前進了一大步，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還說：‘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的幹部老化，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幹部提拔的就是少，就是沒注意這方面的工作嗎？’還說：‘我們幹部老化的情況不說十分嚴重，至少有九分半嚴重，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黨缺乏活力。’”

靳海科：“我提議按法律程式辦，讓證人出庭當庭對證。”

張宏海：“我也提議，讓證人出庭對證。”

審判長柏軍聽到按法律程式辦，讓證人出庭對證坐不住了，法曲詞窮用沉默表示回答。

在當事人和律師們的強烈要求下，審判長柏軍被迫回答：“不能讓證人出庭對證，沒必要。”

讓證人出庭對證，這個假案就完全露了餡，完不成上級交給的定罪任務了。一場違法不敢讓證人出庭對證的審判，可想而知是一場多麼骯髒的審判。

靳海科："在互聯網上發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是我寫的，其他三人根本不知道，完全是我個人思想。起訴書不能把我個人思想，說成是學會整體思想。不能斷章取義，以某一句話，來代替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怎麼辦》一文是我在網上摘錄別人的文章。"

徐偉："新青年學會沒有網站，沒有刊物。我只寫了一個網站策劃書，而和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楊子立曾申請了自己的一個功能變數名稱，與新青年學會沒有任何關係。他的網站是'羊子的思想家園'。"

靳海科："這一切讓證人出庭，那不都明白了嗎！？"

徐偉："為什麼不讓證人出庭，你們為什麼這麼怕證人？"

檢察員李磊森與審判長柏軍面面相覷，無地自容。

靳海科的律師劉東濱："我要求公訴方提出具有法律認定的證人證詞來，否則根本就構不成犯罪。"

審判長柏軍："這是法庭的事，不用律師指揮。"

楊子立的律師許萬琳："起訴書的控告不能使罪名成立，因沒有事實證明它成立。你們這一切的證據，只證明了屬於言論的範疇，而與行為根本沾不了邊。"

楊子立："言論自由不是罪，是憲法賦於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檢察員李磊森難受的盯著許萬琳，他的起訴材料蒼白無力，他沒有底氣。

張宏海："新青年學會連三百元錢都沒有，連辦網站的錢都湊不起來，何談顛覆國家政權。"

徐偉："新青年學會只是個交流思想、相互學習的小組，其成員一半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從來沒有自己顛覆自己的想法。"

楊子立："說我打倒共產黨！我再傻也不能傻到這種地步，面對

四個共產黨員，而且還是優秀黨員喊打倒共產黨。”

徐偉的律師朱久虎：“公訴方出示的任何證據，都不能證明他們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學習、討論的組織，公訴方所講的一切，都是意識裏的東西，不能證明他們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徐偉：“證詞說我‘用農民最需解決的問題，來武裝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經濟等援助農民、老百姓。援助農民怎麼就能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證據！？”

靳海科轉向了檢察員李磊森，問：“檢察員先生，你吃什麼長大的？你怎麼能有力氣坐在這兒？”

檢察員惡狠狠的瞪著靳海科，審判長柏軍發話：“嚴肅法庭紀律！”

“你是吃糧食長大的，你吃了飯才有力氣坐在這裏，你吃的糧食是農民種的！援助農民不犯罪！”靳海科替他做了回答。

徐偉：“憲法規定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農民是聯盟對象，不是敵人，援助他們怎麼就成了犯罪？！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張宏海：“公訴人沒有任何一個證據，證明我們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靳海科：“不能把我個人的想法，當成學會整體想法。對一篇文章不能斷章取義，如果對一個詞、一段話要評是非的話，那就真的無可辯護了。”

楊子立：“我所宣導的自由，並不意味著顛覆國家政權，我講的自由是通過改革，逐步擴大社會的自由度，這二十年的改革，不就是自由的過程嗎？”

徐偉的律師朱久虎：“在案卷中我明顯看出有逼供的事實，審訊人員動不動就威脅，你知道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嗎！？你知道不老實交待的下場嗎？”

楊子立：“安全局為了讓我承認他們強加的‘發動農民暴動，以農村包圍城市’這項罪名，罰我站一夜，不准吃飯，不准睡覺，長達

八個小時。”

四當事人律師分別宣讀了辯護詞。

四名當事人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唇槍舌劍將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檢察員李磊森駁的啞口無言。

審判長柏軍：“今天先辯論到這裏，等合議庭擇日宣判。你們還有什麼對法庭講的？”

徐偉：“新青年學會從無顛覆國家政權的想法；確無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不曾有過危害社會的行動，新青年學會也根本不是什麼反動組織。我要求法庭實事求是的來斷此案。”

楊子立：“我要求法庭能做到憑良心和法律儘快判定此案件。”

張宏海：“我要求實事求是的判定此案。”

庭審結束。

第一次開庭審判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拖延到 2003 年 4 月 21 日第二次開庭。

2003 年爆發的“非典”(SARS)是全球眾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一場瘟疫危機。2003 年 3 月以後，疫情在我國擴散，其中尤以北京為烈，北京成了中國的重疫區，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了對北京的旅遊禁令。全國上下紛紛動員起來，抗擊“非典”。

北京市國家安局負責新青年學會案的常科長（因破獲新青年學會有功已晉為副處長）、蒲義副科長（也因此案之功晉升為科長），聽了上級傳達抗擊“非典”的檔，不僅喜上眉梢，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負責新青年學會案的人員也喜上眉梢，他們彈冠相慶，認為開庭的機會又來了。此案久拖不決，他們都知道這是個假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有鬼，因為此案早已超過了法定羈押期二個月，已超了二十六個月。趁這機會快審、快判、快交差，免得完不成起訴、審判任務對上面不好交待。

聽完了中央關於抗擊“非典”的檔，常副處長就笑嘻嘻的對蒲科

長說：“這是來了機會，天賜的機會。”

蒲科長也不動聲色的笑了，說：“現在全國上下都貫徹中央指示注重抗擊“非典”，哪個單位，哪個人不注重便是不務正業。”

常副處長又笑著說：“4 月 11 日北京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不准來北京旅遊啦，清閒啦，但願這個期限更長些。”邊說邊笑，又興奮的接上說：“現在全國上下都是抗擊“非典”為中心，國內外反動組織、異議人士再抗議新青年學會案，便是自討沒趣。”

常副處長又笑著急匆匆地說：“快通知檢察院、法院提審開庭。”又自言自語地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莫失良機。”

“莫失良機。”蒲義科長馬上附合著說。

常副處長又大笑著重複說：“國內外那些狗仔記者、反動組織、異議人物，這時抗議是自討沒趣啦，新青年學會案被抗擊非典沖淡啦。”又深深吸了口氣，像卸下什麼包袱似地說：“快開庭！快開庭！快開庭！”

新青年學會案在違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後，於 2003 年 4 月 21 日第二次開庭審理。匆忙中常副處長將自己的一份《工作說明》（附原件於後）蓋上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大印，做為起訴材料送交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由檢察院在法庭上宣讀，由此導演了一場土匪打官司一面理的醜劇、鬧劇、骯髒劇。

時間：2003 年 4 月 21 日。

地點：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十六庭。

案由：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顛覆國家政權案。

按：此次庭審無法無天、無所顧忌、肆無忌憚的違背法律程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 124 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察羈押期限不得超過兩個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四名當事人非法羈押了二十六個月，超時限二十四個月。第 168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

個半月。而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審理此案兩年還沒宣判。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法規則》第 330 條規定，公訴人在法庭上應當做下列活動：

（一）宣讀起訴書代表國家指控犯罪。

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所宣讀的起訴書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說明》。這個工作說明是一個吃裏扒外、吃外扒裏，既編織情報賣給國外，又編織情報賣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李宇宙寫的。這證明檢察院不代表國家，而是代表李宇宙。

（三）訊問證人、被害人、鑒定人。

此時，原先的證人已全翻了供，且將翻證材料親自送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只要訊問證人，此案的冤假錯便徹底露了餡，在庭上檢方卻不敢讓證人到庭。

違法超期羈押、超期審判長達二年多，這禿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檢方面對當事人、律師卻不敢答復，何談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這次庭審徹底喪失了人權，瞎子點燈白費蠟。

2003 年 4 月 17 日，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剛接過三天前預定的機票時，又接到律師許萬琳電話通知，新青年學會案於 21 日上午九點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庭。路坤當即打長途通知了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路坤猶豫了一個下午，還是決定第二天按時出差，完成早已定下的工作職責，並決定 21 日一定趕回來，去見日夜思念的丈夫楊子立。

4月21日凌晨一點鐘，路坤按時回到北京，徐偉的女友按時去接，忽然一件事刺痛了路坤，便失聲叫道：“我還沒有和張宏海的哥哥聯繫呢？他知道開庭的時間嗎？”在當前狀態下，有關政治犯的案件，法院開庭從不通知家屬。所以第一次開庭的時候，張宏海家不知道，便沒有請律師，也就沒能在法庭上見到親人。想到這裏路坤仿佛又看到了第一次開庭時，張宏海那雙期盼的眼睛，其實法庭很小，他還是在旁聽席上尋視了一遍又一遍。

路坤再也不想看到張宏海那雙無助、失望的眼睛了，念叨著："上帝保佑，千萬別關機，千萬別關機.....，現時是深夜兩點，開機的希望渺茫。"電話終於接通了，張宏海的哥哥確實還不知道開庭的事。當他知道可以在庭上看到久別兩年的弟弟時，便高興地說："太好啦，幸虧你告訴了我，不然會造成遺憾的。"

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裏，只有開庭才能使政治犯有與親人見面的機會。

路坤趕到家已是深夜兩點多了，倒下便睡著了。早晨六點被鬧鐘驚醒，此時徐偉的女友來電通知，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已在積水潭地鐵等候了。

7 點 20 分在積水潭地鐵站，徐偉的父親與靳海科的父親與路坤見面了。他們是昨天從自己的老家趕來北京的，他們比兩年前蒼老的多了，滿腔的心事在他們臉上早已留下了烙印，孩子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無故關押了兩年多，超期羈押這麼長時間，而且還是在北京、在黨中央、在首都，竟然沒有管的。路坤見到他倆時，兩眼已含滿了眼淚，調轉頭將視線看往前方。

靳海科的父親見面就說："今天開庭一定是無罪釋放，我就帶海科回河南老家。"

"我今天也盼望和楊子立一起回家，再不是我孤單一人。"路坤接上說。

路坤又撥通了張宏海他哥的手機，張宏海的哥哥說："還有四五站就到。"

八點他們就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門口，法院八點半才上班，便第一個排隊領旁聽證，八點半法院上班了，路坤便要旁聽證，被告知："旁聽證已發完。"天大的謊話，第一個排隊的人，竟然領不到旁聽證，而且是已經發完了。對家屬而言，旁聽決非字面意義，那是與獄中親人見面的機會。徐偉的父親從山東，靳海科的父親從河南，張宏海的哥哥從浙江趕來，都是千里迢迢。

經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東濱與法院交談，才允許進去旁聽。

四位當事人親屬進入法庭後，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坐在門口最後一排，左邊依次是靳海科的父親，徐偉的父親。徐偉的女友坐在門口右邊，旁邊是張宏海的哥哥。

九點半，檢察員李磊森、代理檢察員張曉宇、書記員王衛領入座。

各當事人聘請的律師入座。

九點五十分審判長柏軍宣佈開庭。

四名當事人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被押進法庭。靳海科的父親抻著脖子，貪婪的看著靳海科。路坤站了起來，想看楊子立全貌。四名當事人氣度昂然，橫眉冷對法庭。大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氣慨，這使家屬略感欣慰。徐偉的父親說：“徐偉原先是黑紅的面龐，現在蒼白了許多，比以前瘦多了。”

公訴人李磊森開始念公訴材料，這份材料是李宇宙手寫原件，李宇宙是一個一僕二主、吃裏扒外、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不如一條狗。李宇宙的誣告，無疑是一條狗放的屁，在法庭上竟然拿狗屁當公訴材料，滑天下之大稽。

公訴材料念完了，審判長柏軍發話：“現在由徐偉自我辯護。”

徐偉坐在那裏，顯出一副不理不采的表示，然後便蔑視的、憤怒地說：“我已對法庭厭倦失望了，安全局一直拒絕我會見律師，即使關我一千年，我也不會認罪，更不會誣陷別人，這是文字獄。”

審判長柏軍：“不要有情緒。”

徐偉：“我一句話也不想講了，我寧肯把牢底坐穿。”

審判長柏軍：“現在由楊子立自我辯護。”

兩年來楊子立心身受著非法的摧殘瘦了很多，但面對法庭，他有理有節以法做了長篇辯護：《言論自由不是罪》，楊子立自我辯護完畢，庭上發出讚歎的掌聲。

楊子立的律師李和平激動地說：“我的當事人辯護的很精彩。”

審判長柏軍：“現在由靳海科自我辯護。”

靳海科面色蒼白，比兩年前瘦多了。他的父親聽自己的兒子自我辯護，伸長了脖子仔細的看著海科。此前他坐在旁聽席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認出海科。

靳海科寫了長達四十頁的辯護材料，來證明他是多麼無故被關押。他激憤地說："新青年學會憂國、愛民，被無故關押，我深深愛著祖國母親，從大學一年級到大四，直至畢業，都在不斷的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黨啊！救救你忠誠的孩子吧。在這裏我向法庭控訴，在兩年的關押時間裏，對我的身心進行了非人的折磨與摧殘，生命的價值尊嚴和精神，嚴重受到戕害和踐踏。"

靳海科的父親看著被折磨的瘦弱的兒子，聽著海科辯護的聲音，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第四個自我辯護的是張宏海，他列舉了十件事實，包括在學校做的，畢業後做的，以及證明人的姓名、聯繫電話等來證明他的無罪，他激憤地說："我們四人所講的事實，比誣陷的證詞更可信。"他又控訴："在關押期間，我的身心受到殘酷迫害，一元一包的榨菜吃了二十多天。在審訊過程中，辦案獄警採取刑訊逼供的手段，用煙火灼傷我的脖子。我抗議！我要在 5 月 13 日這天，進行絕食抗議！"

旁聽席上當事人的親屬，聽到親人受到非法的刑訊逼供虐待，忍不住的掉下了眼淚。

楊子立又激憤地說："辦案刑警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逼我連續站了一個晚上八個多小時！"

聽到親人受到非人的折磨，路坤哭了，張宏海的哥哥哭了，哭的聲音很大。

"控制不住到法庭外去哭！"審判長柏軍大聲喊著。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的當事人的罪名成立！超期關押兩年多，要負法律責任！"張宏海的律師張思之在庭上發出大聲質問。

四當事人律師又共同抗議、呼籲並遞交了"強制變更措施"和取保候審的材料。

審判長柏軍：“合議庭研究後給出結論。“

一場土匪打官司一面理的鬧劇，就這樣收場了。

宣判。

時間：2003 年 5 月 28 日。

地點：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十六庭。

氣氛森嚴恐怖，走廊裏增加了武警，個個如臨大敵。

四位當事人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被帶進了法庭。

還沒等法官說話，徐偉搶先發言，情緒憤慨的喊：“我要控告安全局特務！控告他們對我進行的殘酷的人身傷害！”

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吶喊，整個法庭立刻驚了，繼而亂了像似來了地震，亂成了一鍋粥。法警馬上沖過來極力阻止，妄圖控制徐偉，徐偉奮力掙脫，喊出了令在場親屬和律師震驚不已的真相。他大聲喊：“國安局特務毆打我！他們用電警棍擊打我的太陽穴！電我踢我的下陰。他們想害死我！我不想死在那裏！我要死在法庭上！”說罷一頭撞擊在審判桌上，法庭頓時大亂。這一亂，亂了腐敗勢力，審判的、檢察的都做驚恐狀、逃跑狀。又四五個法警沖進來，對徐偉推拉扭打，也沒有阻止住勇敢無畏的徐偉。接著又沖進來三四個法警，一起對付徐偉。他們抬腿的抬腿，架腰的架腰，捂嘴的捂嘴，扭胳膊的扭胳膊，八九個法警終於把徐偉淩空的架出了法庭。

審判官柏軍看庭內混亂，也跟著法警溜出了法庭。

過了一段時間庭內肅靜了，審判長柏軍又進入審判庭，開始了宣判（附判決書）。她飛快的、跳躍式的匆匆宣讀了判決書，判處徐偉、靳海科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楊子立、張宏海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上訴!!!”聽了判決當事人立刻大喊。

這場拖了兩年另兩個月的政治鬧劇，就這樣收場了。新青年學會這些做好人、好事助人為樂的優秀青年，就得了這樣殘酷的結局。

徐偉沒有聽到對自己法西斯式的“莫須有”罪名的宣判，就被帶回了監獄，這是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迫害行為，最勇敢的抗議。

上訴案審理。

2003 年 10 月 25 日。

北京市高級法院。

審判長金星法官接手院裏安排的新青年學會上訴案的審理工作，現在他已全部閱完了卷宗，此時正在辦公室踱來踱去。

綜觀新青年學會卷宗，可歸納為六個部分：

一、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安全部部長許永躍、副部長牛平、邱進以及公安部部長賈春旺等領導的關注和批示。

二、新青年學會罪證材料，書證：新青年學會宣言、入會誓詞、章程等。

三、新青年學會幹事、發起人之一兼證人範二軍及成員黃海霞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所做的證詞，還有國安局臨時聘用人員內鬼李宇宙的證詞。

四、證人範二軍、黃海霞恢復自由後，給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翻證材料。

五、新青年學會發起人之一張彥華駁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證詞。

六、當事人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上述狀。

他越看越惱頭，坐立不安。整個卷宗中疑點叢生，根本就沒依法辦案。

唉！太不像話了，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江澤民總書記這些人，怎麼能在剛被逮捕階段，法院還沒有審理時就做批示呢？唉！這案子叫具體經辦的人怎麼辦？

想到這裏他遲疑了一剎那，轉而想到，院長秦正安把這案子交給

自己辦，說明對自己的信任，他腦海中反復翻滾著院長秦正安對自己的囑咐："新青年學會案維持原判！"秦正安院長連卷宗都沒看，就告訴我"維持原判"，這案子肯定有來頭。不過，心中有數的是這案子安排我辦，是對我的信任，我決不能辜服領導的信任。

他在沉思默想著，把目光集中在《新青年學會誓詞》上："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他反來複去的揣摸著這幾個字，前後顛倒、斷章摘句、重新組合、挪動標點，無論怎麼使勁，也搭配不出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一意思。他無奈的搖著頭，反復念叨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殺人、放火、貪污、盜竊等等明文規定是犯罪，這"追求進步，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也是犯罪？這沒有明文規定啊！？這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是怎麼搞的？淨給自己出難題，當事人能不上訴嗎？北京市高級法院審判長金星絞盡腦汁獨自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不住的搖頭歎息，這都是江總書記關注批示干擾的結果。

他又重新坐下，拿起《新青年學會章程》，眼睛盯住了章程中，本會的綱領一段默默看了起來："組織起來，通過自我磨煉、相互幫助、相互促進、積極實踐、砥礪品行，努力做一個道德高尚、體魄健壯、具有社會科學常識和獨立思考能力、富有責任感、獻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新青年。"他看著看著不知不覺竟被感動了，通過這個綱領就可以看出，這哪里是犯罪？哪里是犯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國若有百萬分之一這樣的好青年，中國的社會風氣早好了。現在各級黨政機關淨忙自己的，把個社會搞的烏煙瘴氣，民怨沸騰，冤聲載道，來法院打官司的、上訴的擠破了門。

他搓著手，又不住的揉自己的腦門，看來這個案子的成立，全是江澤民總書記加上政法委書記羅幹這些人批示、干擾造成的。下麵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些人好大喜功，就那麼肆無忌憚的造假案往上報，這案件報給江澤民幹什麼？這不明擺著貪功乞賞嗎？

他又往下看，看到“會費來源”一項：“會員繳納的會費，無固定收入者每人每月五元，有固定收入者每月十元。”這幾個人總共才繳納四五拾元錢，僅這些錢怎能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物質基礎？看到這寥寥無幾的會費，他很自然的聯想到了這些青年的貧困，但是還對社會這麼負責任。他的眼眶濕潤了，他猛的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罵道：“江澤民，你也真夠缺德的了，你也夠混蛋的了！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嗎！？你一批示，下麵的人當政治任務來完成，這不干擾了司法嗎！？

北京市高級法院審判長金星法官，心情沉重的翻閱著新青年學會的這些罪證材料，這哪里算犯罪材料，這不是在激勵廣大青年奮發圖強、努力建設我們美好祖國的宣言書嗎？改革開放以來，很少聽到這種聲音了，在黨政機關裏多是爾虞我詐、追名逐利。默讀中他也不覺被新青年學會章程中的一些擲地有聲的語言吸引住了。他又情不自禁的拿起了新青年學會的主要罪證《新青年學會宣言》，看了一段便被完全吸引住了。《宣言》宣佈：

1　我們將努力做品德高尚的人，富有責任心的人，有良好判斷能力的人，熱情追求並熱愛真理的人，從自身做起，努力樹立現代青年新形象。

2　勇敢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腐朽的舊事物，熱情的、不遺餘力的建立和建設充滿生機的新事物，是我們青年人的天然使命。我們不會鑽進象牙塔裏，置身於社會問題與苦難之外，我們將有效的組織起來，積極的去關注、學習和研究社會問題，並且用我們的不懈努力去解決他。我們相信，人經過努力可以改變世界，達到新的、更美好的境界。

3　我們不會輕信任何一種言論，相反，我們會積極向書本、前代人和社會實踐學習。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廣泛聽取意見，結合社會現實，做出我們自己的結論和選擇。

金星法官看著看著，這些鏗鏘有力的言詞，不覺肅然起敬。這是

些多麼有理想、愛國愛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好青年啊！看到這裏他感到自歎不如，自己沒有資格來裁定這個案。

他放下材料，又唉聲歎氣的站了起來，來回踱著步，自言自語地說著：接手這案不維持原判，得罪了領導，大禍臨頭。枉法裁定維持原判，就喪盡天良。

他滿腹心事的又坐了下來，又抓起新青年學會成員黃海霞給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本案的審判長柏軍的信，當看到：

“我的證詞是在國家安全工作人員、學校領導、系主任反復多次向我申明事件的嚴重性——七年以上徒刑或至少也要三至五年徒刑，但是如果與我們合作的好的話，也可以無事時作出的。”

他看完黃海霞的信便呆呆的坐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呆呆的坐在那裏。他自己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才好像是又重新回到了人間。

他又拿起證人新青年學會幹事範二軍《關於新青年學會的若干說明》，當他看到：

“在北京市安全局工作人員多次跟我的談話中，他們經常採取一種威逼的態度和引誘的做法，特別是在最後一次，把我帶到預審室談話，故意製造環境氣氛，給我施加心理壓力，並在談話中誘導結論，用他們自己的推測，來做定性的結論要我承認。

在他們的威逼利誘下，我出於恐懼，被迫答：‘是’。”

他看著看著，自己的血凝固了，周圍的一切也凝固了。在範二軍和黃海霞這兩個證人的信中，字裏行間舞動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敗類，他們上竄下跳，卑鄙無恥的在造假案貪功乞賞，啃噬著新青年學會這些愛國愛民的優秀青年。

北京市高級法院負責新青年學會上訴案的審判長金星，約定了這個案的一審審判長柏軍，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金星便提出了問題。他看著柏軍指著判決書問：“柏軍同志，判決書中的被告徐偉、靳海科、張宏海夥同張彥華、範二軍（均另案處理）於 2000 年 5 月初，

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學會。張彥華和範二軍均另案處理，是怎麼處理的？”

“怎麼處理？沒立案沒處理啊。”柏軍望著金星回答。

她看金星沒作聲，在那裏沉默便補充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不抓他們，檢察院又不提出公訴，咱法院能去抓人嗎？能另案處理嗎？”

“張彥華在天津被天津市安全局無罪釋放了，這個事你知道嗎？”金星形色凝重的向柏軍發問。

“知道啊。”柏軍馬上回答。

金星又說：“張彥華是發起人之一，參入了全過程，還發展了一個會員黃海霞，他也是個主犯，可是卻放了，無罪釋放了？”

柏軍無法回答。

金星看柏軍無法回答，便又問：“北京市一中院於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一次開庭，2003 年 5 月 28 日才做出判決，刑訴法規定一個月內做出判決，你們超過了兩年半，這個超期也太明顯了，當事人和律師有什麼反應？”

柏軍看金星道貌岸然一本正經的那個樣，不覺有些好笑，超期羈押、超期宣判在中國不是個案，是個普遍現象，便對金星說：“案件的審判是我個人的事嗎？院裏有統一安排。”

金星默默的聽著，他心裏更有數，違背司法程式在當前司空見慣。

柏軍看金星明知故問，便說：“他們檢察院是法定的檢察機關，按照刑訴法第 196 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犯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他們至始至終坐在法庭裏，有聲有色的在那裏念起訴書，明知而不管，我怎麼管？”

說到這裏她停了停，目不轉睛的看著金星說：“說句實在話，放不放人安全局說了算。檢察院在庭審時也不提糾正意見，他們也有積極配合給新青年學會定罪的任務。”

金星聽柏軍這麼說，一陣難言的苦衷湧上心頭。院長秦正安在會上傳達了上級對本案的指示精神，新青年學會案是 2001 年破獲的全

國最大的要案，是建國以來破獲的最大要案之一，嚴肅強調要全力以赴，不折不扣的完成江澤民總書記和政法委書記羅幹同志，交給我們的這項政治任務。

柏軍又說："天津市把主犯張彥華無罪釋放了，北京市安全局卻不放人，我們法院沒法辦，人關在安全局，放不放人安全局說了算。"

金星又問："範二軍是怎麼處理的？"

柏軍便答："他還在大學裏當他的政治輔導員呀。"

金星聽到這裏便自言自語地說："範二軍是新青年學會幹事，是個主犯，卻一點罪也沒有。靳海科是普通成員，楊子立還是後來參加的，都判了十年、八年，太蹊蹺了，他們能不上訴嗎？！"

柏軍看金星在那裏自言自語，便說："新青年學會案是2001年上報的全國最大的要案，咱政法系統誰不知道？"

她看金星在那裏沉思，又補充說："案子下來前就已定了調，我們只是宣判而已，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就得這麼辦。"

"這個案子你有什麼看法？"金星若有所思的問。

"你有什麼看法？"柏軍反問金星。

金星就說："在天津張彥華通過政審考上了研究生，在北京他發起並積極參入的新青年學會，卻被定為反黨組織，他能通過政審你不感到稀奇古怪嗎？"

兩人都沉默了。

沉默了一會，金星又問："柏軍同志，你對唯一署名新青年學會的三篇文章《新青年學會宣言》、《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入會誓詞》有什麼看法？"

柏軍就說："我看是三篇好文章，說文章內容過激，也不算過激，就是說過激，也符合事實。"

金星說："徐偉在上訴狀中說，學會五個人中，有四個是黨員，即靳海科、張彥華、範二軍和自己都是中共黨員……"

"這不能說明不犯罪的理由。"柏軍沒等金星說完就接上說："這

些年審判的貪污、賄賂一些大案要案，那一個不是黨政領導幹的，職務還都不低。”

金星和柏軍商討案情，開始還挺嚴肅，到後來就成了漫談。

金星又問柏軍：“靳海科在上訴狀中說：我是一個異常堅定的馬列主義者，長期以來深愛著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你信不信？”

柏軍就說：“也信也不信。”

金星便問：“這話怎麼講？”

柏軍就說：“靳海科在學校團也入了，黨也入了，畢業才一年，在社會上就被北京市公安局傳訊了好幾次。”

金星便若有所思地說：“他在學校入黨是樸素的階級感情，是光看黨章上寫的好，全是華麗的詞藻，畢業到了社會才看出來，天橋把式光說不練。年青無知又氣盛，就發議論就栽了跟頭。”

金星又站了起來，在辦公室踱來踱去，嘴裏不停的念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做為定案的根據。”他念叨完這段法律條文，站住了腳面對柏軍問：“範二軍和黃海霞這兩個證人，在沒在法庭上質證？”

柏軍就回答：“沒有啊。”

“為什麼不質證？”金星接著就問。

柏軍答：“按法律條文辦一質證，這個案子就翻了啊！新青年學會也就沒有罪了啊！交給的任務也就完不成了啊！”

金星聽到這裏，便邁著沉重的步子，在辦公室踱來踱去。

忽然他停止了腳步，問柏軍：“範二軍和黃海霞出了國安局看守所就翻了證，他倆的新證詞，你怎麼看！？”

柏軍便無奈地說：“新青年學會案上級已定為2001年全國最大的要案，判不判由不得我們，我們僅是審審而已，重複檢察院的起訴書

然後宣判。”

柏軍看金星不說話，就又說：“這個案子一中院領導就這麼定的，高院能裁定無罪更好，就放人，判決書也不是我定的，我也沒這個權力。”

回到家裏，金星沒滋沒味的草草吃了晚飯，他滿腹心事，中央一臺的新聞聯播也沒心思看了，新青年學會上訴案，始終縈繞在腦際中。他默默的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似乎凝固了，過了很久很久，仿佛一幅真切的畫面，映在了他的眼前：

一邊是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新青年學會愛國家、愛人民的優秀青年。

一邊是卑鄙無恥，貪功乞賞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喪盡天良、泯滅人性的敗類、跳樑小丑。

這是幻覺嗎？不是，這是事實。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啊！您讓我怎樣裁決啊！

如果依法裁定，以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準繩，就應當像天津市國家安全局處理張彥華那樣，無罪釋放。像範二軍、黃海霞那樣不做處理。這是事實啊！

如果按江澤民總書記等領導的批示和關注辦，就應裁定維持原判。

究竟以法辦案？還是依上級領導的批示辦案？

這個案不是個鐵案，是個明顯的人為製造的冤假錯案，終有一天要翻，終有一天要翻！是的，總有一天要翻。如果我現時按江澤民總書記那些領導人的批示辦，我將來肯定是一個罪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不逮捕新青年學會的發起人、骨幹分子張彥華，卻逮捕後來參加的楊子立。不逮捕新青年學會幹事範二軍這個骨幹分子，卻逮捕一般成員靳海科，這裏面是否有權錢交易？是否有其他陰謀？一個又一個疑點攪的金星坐臥不安，吃不好，睡不寧。江澤民總書記等領導的批示和關注，就如同芒刺在

背……他每時每刻都在權衡利弊。

唉！難道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是一些驢嗎？磨道裏的驢嗎？不拿鞭子打著不推磨。唉！江澤民，江老先生，你生插上一條腿，一攪合，把個政法系統攪的沉渣泛起，那些黑無常、白無常、那些牛頭馬面，大鬼、小鬼能不趁機撈一把嗎？這叫具體幹工作的怎麼幹？

北京市高級法院將開庭審理新青年學會上訴案，開庭前審判長金星如約與北京市檢察院檢察員韓曉霞溝通。

北京市檢察院韓曉霞檢察員來到金星的辦公室，剛坐定金星便問："曉霞同志，你們院對此案有什麼安排、指示？"

"沒什麼指示。"韓曉霞回答。

金星便接著問："案卷你都看了？"

韓曉霞便說："看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也太肆無忌憚了，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簡直無法無天了！"

韓曉霞審閱卷宗時，看到了江澤民等領導人的關注和批示，這個案的關鍵字就不是依法律為準繩了，而是依江澤民總書記及幾個領導的關注與批示為準繩了，所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也就無法無天了。

金星聽韓曉霞說出這樣一句話，便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幫傢伙膽是夠大的，編造假案往上報，也太無法無天了。"

韓曉霞就接著說："他們報批、請示逮捕的文書，所列的罪行'正在積極籌畫顛覆'也太嚇人了，像是黑雲壓城城欲摧，大廈將傾。"金星只聽也不接話，她便又嘲笑著說："卷宗記載這個學會 2000 年 5 月 1 日成立，到年底就自動解散了。人家中止了三個多月了，還說人家'正在籌畫顛覆'，把人家抓起來。國安局這幫人也夠損的了，也夠缺德的了。"

韓曉霞又接著說："這個案可真是個天大的冤案！這些學生畢業才一年左右，搞了個新青年學會，就是沒到民政部門註冊登記，在社會上只待了半年左右，就被判了十年八年，這也真是泡沫政治。"

金星聽韓曉霞持這種態度，就接上說：“這也沒辦法，京城無小事，京官難當，總書記心血來潮喜做批示，幹具體工作的就難了。”

韓曉霞又嘲弄地說：“這根子就出在安全局身上，他們報批的文書上，說‘與境外有聯繫和勾結’，他們挖空心思偵查、預審了二十六個月，也沒找到與境外聯繫和勾結的絲毫跡象。”說到這裏又加重了語氣：“真是空穴來風，這些玩弄憲法和法律的玩家，真是貪功智昏，也太缺德了。”說完這話兩人都沉默了。

沉默了一會，金星就說：“我看他們報批的文書上說‘創辦網站發表了大量顛覆性文章’，也就是先把水攪混了，再混水摸魚立個大功。網站叫‘羊子的思想家園’，楊子立花錢辦的，比新青年學會早的多，除了楊子立的文章，沒有新青年學會的文章。”

金星又接上說：“楊子立是八月十九日參加學會的，文章都是這個日期之前發表的。過去我在網上也看過楊子立的幾篇文章，《農民與農奴》、《農民為民主而蒙冤》，全是口無遮攔。他參加新青年學會後，就發表了一篇《選擇自由主義》署名還是他自己的，國安局這幫傢伙也真是功令智昏，一點職業道德也沒有了，硬冠到新青年學會頭上，就這一篇文章，就說人家創辦網站發表了大量顛覆性文章，好大喜功。”

“唉！”韓曉霞歎了口氣說：“說別的沒有用，咱們怎樣完成這次庭審？”

金星就說：“不就是表演一下審判程式嗎？既然這個任務交給了我們，我們就要像一個演員一樣，把戲演好。要全身心的投入，要他們看這是真格的，不是假的。”

韓曉霞說：“我看他們聘請的律師有張思之、莫少平。”

金星就問：“張思之這傢伙是否有八十歲了，還活著？這老傢伙可能會擺老資格。”

韓曉霞說：“聽說他過去參入過審判‘四人邦’案。這次恐怕他不識好歹，會在庭上發難。”

金星就接著說："就是過去參入過審判'四人邦'又算什麼資格，都三十年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時不過是借他的嘴用用，辯護詞集體研究寫完了，再按領導的圈閱讓他念，走走過場。"

韓曉霞就嘲弄地說："聽說江青還不用他辯護，把他甩了。"

接著金星又提起莫少平，說："莫少平這傢伙吹噓民主政治，就愛挑頭為異議人士辯護，反動組織民主黨的頭頭徐文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提出多黨制，他也在法庭上替他瞎辯護。民主精英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宣傳實行美國、西方那一套民主制度，進了好幾次監獄，他也自報奮勇在法庭使勁的為其辯護。"

韓曉霞就疑惑的問："張思之和莫少平給那些民主精英辯護，還有過勝訴的記錄嗎？"

"沒聽說過"金星不自覺的笑了，又湊趣地說："這個老右派，右派言論能上桌嗎？在法庭上能勝訴嗎？"

金星說完了又問韓曉霞："莫少平是否在你們檢察系統幹過？"

韓曉霞說："可能幹過，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聽說以後考學走了，現在混的還算不錯。"說完這話又氣惱的對金星說："他也是個民主鬥士，不知天高地厚，上面也不整整他，就該開除他的國藉。"

金星又皺著眉頭凝視著韓曉霞說："這倆傢伙如果不識好歹，在庭上發難我們怎麼應對？"

韓曉霞便若有所思的問金星："他們會在哪個環節上發難？"

金星就說："我看他們會強調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做為定案的根據。'一審時沒按這條辦。"

韓曉霞沉思了一會，夾著眼說："證人一到庭這個案也就翻了，就亂了。乾脆就說只有在國安局做的證有效。"

"這個不行。"金星就接著說："這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必須當庭質證，才能做為定案的根據'。"他舔了下嘴唇，看韓曉霞在那裏沉思

默想，接著說：“這是法庭啊！裝也得裝出個樣子，怎麼能這樣說。”

韓曉霞就說：“他們如果強調訴訟法第四十七條，我回答他們‘新證據沒經庭前交換，建議法庭不應予以採納’。”又說：“連證據都不採納，還讓證人到庭幹什麼？”

金星聽到這裏馬上笑了說：“新證據沒經庭前交換建議法庭不應予以採納。”說到這裏沉思了一下，又故意問韓曉霞：“這有沒有法律依據？”

韓曉霞就乾脆說：“就是堅決打消他們的念頭，堅決不准他們利用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用這條法律那不是明擺著的事嗎？這個案就翻了，你我的任務就完不成了。”

“哈哈哈哈……”金星大笑了，說：“我給他們來個更絕的。”接著就扯高氣揚地說：“一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列舉的認定本案事實的證據，已在一審法院開庭時當庭宣讀、出示並質證。在本院審理期間，辯護人向法庭出示的黃海霞、李宇宙、範二軍的書面材料，經查，該材料與本案證據不符，無其他證據印證，本院以法對此不予確認。本院對一審判決書予以確認。”

韓曉霞聽完了，有點莫名其糊塗，便問金星：“你這段繞口令啥意思？我聽好像就是黃海霞、範二軍的翻證材料與一審判決書證據不符，就不用。這和我說的有什麼區別，背著抱著一樣大。乾脆就直接不讓證人到庭多簡單。”

金星聽到這裏又笑了起來說：“英雄所見略同，就是堅決不准證人出庭質證，我就給他　們來這個絕的。這叫一夫當關，萬夫莫入。我一人主持庭審，就是一萬個律師要求證人到庭質證有個屁用，我主持庭審。”

韓曉霞就接著說：“到時候我以檢察員的身份警告他們，禁止證人出庭做證。”

金星和韓曉霞又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的組織沒到民政部門登記，是個非法的組織。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就禁止證人出庭做

證。”

金星又說：“還有張彥華這小子，是新青年學會發起人，是個主犯，還介紹一個人入會。他的戶藉在天津，早被天津市國安局無罪釋放了，這小子不識抬舉，也寫了個證詞，要到庭對證新青年學會無罪。”

韓曉霞就朝著金星說：“別光指望我這個審判監督，你乾脆就告訴他們，張彥華一審判決中，沒列為證人，法庭不接受張彥華的證言。”

金星無可奈何的搖著頭說：“凡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出庭做證啊。何況張彥華還是新青年學會的發起人之一。”

韓曉霞聽金星說這個，就接上話對金星說：“範二軍還是新青年學會幹事，也是個主犯，現在一點事也沒有。黃海霞和楊子立一起參加的，也一點事沒有，這還是顯失公平呢！？”

韓曉霞說完這話，歎了口氣：“唉！江澤民，江老先生，全都是你惹的禍，你以後千萬別這樣做了，找個地方陪著宋小姐玩多好，生插肉棍子，把肉棍子插錯了地方，也叫別人陪著你當歷史罪人。”

金星又說：“新青年學會這個案我們裁定維持原判，這個案遲早要翻，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們倆都將是歷史罪人。”

韓曉霞撇了撇嘴朝金星說：“不裁定維持原判，惹鬧了上頭領導，我們就是現行罪人。”

金星聽到這裏搖了搖頭，無可奈何地說：“我們這個罪人是當定了，不管是現行的還是歷史的，早晚要當，當定了。”

金星又提出一個難點，徵詢韓曉霞意見，說：“一審時第二次開庭，補充的起訴材料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自己的《工作說明》，這個材料是李宇宙寫的舉報材料，也沒落實，實際上也沒法落實，你們檢察院就在法庭上宣讀，這也太不像話了，絲毫沒有法制觀點。拿李宇宙一個人寫的材料當公訴材料、定罪材料，成了土匪打官司一面理。形成權大於法，影響太不好。這是孤證，自己給自己出證，你們檢察院也當庭宣讀。”

韓曉霞聽到這裏就解釋說：“這是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幹的，與

我們沒關係。”又接著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把他們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又怎麼樣？你們法院還不是照審不誤嗎？也不提出異議嗎？我在檢察系統也沒聽說來控告的。”

金星就說：“就是控告，又有誰管。”

北京市檢察院檢察員韓曉霞明白金星審判長看到卷宗中多位領導關注和批示，而嚇破了膽，想枉法裁定拉自己當配綁，將來留的後遺症有人分擔，這又有什麼用呢？裁定書最終要簽你金星的大名。為了完成這次任務，你金星無論怎麼說，我都支持你。

金星又鄭重的對韓曉霞說：“刑事訴訟法第 71 條第二款規定：‘逮捕後，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況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我看了在 3 月 13 日逮捕，4 月 24 日才通知楊子立的家屬路坤，其他三人的情況也類似，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幫傢伙真是做賊心虛，不留下任何法律文書。”

韓曉霞聽金星又突然說了這一碼事，原先直坐的身子，又無精打采的倚靠在沙發背上，懶洋洋地說：“這又能怎麼樣？這不妨礙給他們定罪。”

金星又說：“一審判決書上說：‘新青年學會提出改變中國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這‘推翻’、‘顛覆’、‘變革’、‘自由化’這些詞，在國安局查獲的材料中根本就找不到，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真不知他們是怎麼杜撰出來的？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版的竇娥冤。”

韓曉霞聽金星顧及這個，就朝金星大聲說：“他們那個《新青年學會宣言》寫：‘目前，污染和流毒在中國盛行，腐敗在中國蔓延不止，愈演愈烈，貧富收入極其懸殊，精神文明徘徊不前，社會問題相當嚴重。’”說完了這段話，看了看金星又肯定地說：“他們還是些黨員，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對現實不滿專說黑暗面，就是要改變現實，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金星在那裏咂摸著韓曉霞的結論，輕聲地說：“你我對配偶不滿意，就肯定要離婚嗎？”說完了又朝韓曉霞笑著說：“你就編吧。”

“這全是安全局的錯，他們非法超期羈押了他們二十六個月，誰知那些供述是真是假？”韓曉霞如是說。

“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明顯的違法！整個北京市的所有衙門都沒有管的，你就維持原判又有何妨。”韓曉霞又接著說。

金星又說：“一審時，審判長柏軍把證人的翻證新證詞全隱匿了，一審時他們會提這個問題，肯定會提。”

韓曉霞就不耐煩地說：“我看就維持原判得了，沒必要動這個腦子，讓他們申訴去。早料定申訴也沒有用，沒有管的，沒有敢管的。”

金星聽韓曉霞這麼說，正說在自己心坎上，很贊成，臉上泛起了笑容，便說：“他們去申訴最高院那些傢伙也不會點他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些傢伙支的招也太損了，把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對案件的關注和批示，都夾在卷宗中，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我看誰也不敢為新青年學會翻案，除非他們自己不想要烏紗帽了。”

金星又說：“他們到最高法去上訴，辦案的看到這些領導的關注和批示，也肯定要駁回，這樣將來最高法院也就是主犯，主要罪人，我們退而次之。”

“就是不怕丟烏紗帽也沒有用，權大於法，總有怕丟的，還有趁機往上爬的。就像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漢奸有的是。這局面我看在中國再過三十年也根除不了。”韓曉霞肯定地說。

韓曉霞又接著說：“開完了黨的十六大，江澤民就下臺了。”

金星說：“下臺也沒有用，還有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接班，我看只要江澤民活著，這個案就不好翻。”

韓曉霞又說：“三個代表已上了黨章，江澤民好永垂不朽了。”

金星和韓曉霞兩人，為處理後事在商談著。

兩人不住的搖著頭，無奈地說：“咱們不過是端盤子的，人家調好了味，把菜做熟了，咱往桌上端，端盤子的法官而已。”

韓曉霞又提出一個問題，說：“他們還可能抓住《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第 335 條不放：‘被告人、證人對同一事實的陳述存在矛盾需要對質的，公訴人可以建議法庭傳喚有關被告人、證人同時出庭對質。’”

“這一對質就全完了。”金星心情沉重地說：“原先所有的證人早已全都翻了證，根本不需要對質了，一審前就全都翻了證。”

韓曉霞喘了口粗氣，生氣地說：“江澤民這根攪屎的棍子，攪亂了，攪臭了。”

金星在那裏若有所思了一陣，便說：“到時候決不能讓他們出庭對證，就說這是庭審的需要。”

韓曉霞就在那裏自言自語的念叨：“為了維護上頭的面子，我們就得維持原判，我們如果不裁定維持原判，我看連最高檢察院都會出面干擾。”

金星也深有感觸地說：“文革時期，北京市市長不轉載《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結果自己被罷了官，小胳膊扭不過大腿，權大於法，由來已久。”

韓曉霞就調侃地說：“宋代出了個包公，包公怒鍘陳世美，包公秉公辦案有後臺啊，有八賢王支持。現在有八賢王嗎？現在有吃喝嫖賭王，貪污賄賂王，以權謀私王，徇私舞弊王。”

金星笑著，又給加上了四個：“違法亂紀王，見利忘義王，損人利己王，背離人民王。八毒王。”

接著兩人不約而同的拼出一句：“最後是腐敗的共產黨亡。”

金星又憂慮地說：“可能他們會提，新青年學會發起人張彥華是個主犯，卻被天津國安局無罪釋放了，我們北京為什麼不放人？怎麼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韓曉霞就瞪起眼說：“他們敢？！他們這些律師查閱卷宗時，不

能不看到江澤民、羅幹，還有國安部長許永躍、公安部長賈春旺這些領導的批示和關注，他們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敢。”金星肯定地說：“莫少平就敢，他不知天高地厚，我經常看到他在網上，發表一些為異議人士辯護的文章。他專門接受敏感的政治案件，就愛接這種活。”

他看韓曉霞呈著輕蔑的面孔，又自嘲地說：“敢又怎麼樣，他還敢到安全局去放人。”

“對呀，他所謂敢就是膽大點，他的膽再大，還能大過權嗎？”韓曉霞不介意地說。

金星看這個來支持、監督庭審的檢察員滿不在乎，就意味深長的解釋說：“曉霞同志，咱這是在粉飾枉法呀，想方設法粉飾枉法呀！以德治國，以法治國，咱這是在枉法治國啊。”

韓曉霞深深的歎了口氣，沮喪地說：“現在是大勢所趨，誰也沒有辦法，已經形成了腐敗集團、利益集團統治中國，咱有什麼辦法。古代商鞅變法打擊了權勢人物，打擊了利益集團，遭到了個五馬分屍的下場。王安石變法打擊了權勢人物，打擊了利益集團，遭到了罷官的下場。林則徐焚燒鴉片打擊了洋人的利益，本來得到朝廷嘉獎，洋人施加壓力，朝廷屈服了，姓林的得了個流放的下場。”說完就看了看金星，金星就點著頭和她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要不維持原判，也不會有好下場。”

他們說完了，金星又望著韓曉霞說：“我們要是替他們翻案也不能成功，會換別人來審理裁定，我們就等著穿小鞋吧。”

韓曉霞也深有感觸地說：“上面彎彎棍敲下來，我們身敗名裂了，也像新青年學會一樣了，無處伸冤了。”

“咱枉法情有可原，總書記江澤民和政法系統的頭頭們，都領頭這麼搞，咱有什麼辦法，咱幹具體工作的有什麼辦法。”金星無可奈何地說。

韓曉霞苦喪著臉氣憤不平地說：“江澤民就是一根攪屎的棍子，

把北京市政法系統攪的臭氣熏天，烏煙瘴氣，魑魅魍魉、牛頭馬面、黑白無常都攪出了洞，咱幹具體工作的，想出污泥而不染很難。”

金星在那裏若有所思的聽看，韓曉霞又滿不在乎的補充了一句，說：“金星同志，這是你主持庭審，既然上面已定了調，出庭的那些律師通曉法律再多頂個屁用，他們的嘴再大，還能有江澤民的大嗎？”

金星聽到這裏，也無可奈何地說：“權大於法已成了辦案第一道程式，案子接手後先得弄清雙方背景。這個案，咱說句實在話，不能為了這幾個年青人抹了領導的面子，實際上咱也抹不了。”

這時金星的心情輕鬆多了，他聽韓曉霞的意思也是，明知辦冤假錯案也無可奈何，有作伴枉法的，心裏有些坦然，就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辦這個案弊大於利，首先損害了國家領導人形象，讓別有用心的人鑽了空子，趁火打劫破壞穩定，穩定壓倒一切，這是當前政治，我們總得為政治服務嗎？我們應該以大局為重，這樣看從根本上講，我們也不算枉法。”

兩人都沉默了。

沉默了一會，韓曉霞又讚歎地說：“是的，穩定壓倒一切。”

突然金星拉開了自己的抽屜，拿出了一份檔，丟在韓曉霞面前，指著說：“你看，‘北京市團委 2003 第 53 號檔’。”

韓曉霞拿了起來，不知什麼意思，金星就指著一段給她看，標題寫著“關於命名表彰首都高校社會實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

韓曉霞一看先進個人一欄中，赫然寫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團委書記範二軍的名子。

韓曉霞便問金星：“是新青年學會發起人、那兩個幹事之一的範二軍嗎？”

金星就答：“不是他是誰？！”

韓曉霞又莫名其糊塗又疑惑的問：“是不是重了名？”

金星瞅著韓曉霞，你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又不住的頷著首，從牙縫裏迸出：“重什麼名！不是他是誰！？”

接著是韓曉霞、金星徹底的沉默了。

沉默了片刻金星就說：“反差之大，天壤之別，多麼荒誕，荒誕至極。新青年學會發起人、幹事範二軍，在一起所幹的事被總結歸納成先進事蹟，被北京市團委評為‘社會實踐先進個人’，站在領獎臺上。與此同時，新青年學會會員楊子立、靳海科連個幹事都不是，如果新青年學會真有罪，範二軍應是個主犯，楊子立、靳海科充其量也就是個從犯。現在主犯範二軍被評為‘社會實踐先進個人’，站在領獎臺上。從犯楊子立、靳海科被誣為‘社會實踐罪人’，站在被告席上。”邊說邊搖頭，歎著氣不住的重複：“天壤之別，天壤之別，多麼荒誕的逮捕，多麼荒誕的起訴，多麼荒誕的判決。共產黨不垮臺才怪呢？”

韓曉霞歎了口氣說：“難得糊塗。”

金星就接著說：“糊塗難，由聰明而轉為糊塗更難，難得糊塗。你看把咱倆難的。”

金星和韓曉霞談著談著，不覺又將話題轉向了社會。

韓曉霞嘲弄地說：“現在改制實際上就是拍賣公有資產，改為私有制。私有經濟實際上已是資本主義制度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叫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還不如楊子立的自由主義。”

金星說：“馬克思說，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總根源。你看現在咱辦的案，貪官污吏像雨後的毒蘑菇瘋長，就像新青年學會宣言所寫的腐敗愈演愈烈。”又搖了搖頭調侃地說：“國有資產都被有權勢的瓜分了，實際上被他們哄搶了。”

聽到這裏韓曉霞不覺心裏一沉，說：“新青年學會說腐敗，共產黨腐敗到如此程度，垮臺也是只在等時辰了。我出庭是司法監督，腐敗到如此程度怎麼能監督的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看來也就是犧牲弱勢群體的階段。北京市國安局這些人，也真是喪盡了天良，為了邀功請賞，不擇手段陷害這些青年人。”

韓曉霞沉默了一會，深深喘了口粗氣，說："這北京市一中院的判決書，真是荒誕的判決，判決的荒誕。全是一紙荒唐言。"停了停又轉換口氣說："金星同志，哪個廟沒有屈死的鬼，就新青年學會這個案，不管是韓曉霞、李曉霞還是張曉霞，都是監督不了的。"

金星抬起了頭，看了看室內掛著的，象徵著公平的小天平圖案，韓曉霞的目光也抬起，掃了一眼。

北京市高級法院負責審理新青年學會上訴案的審判長金星，與北京市檢察院派員出庭監督的檢察員韓曉霞，通過溝通達成了共識：裁定維持原判。他們互相提示著，開庭時配合默契，把這出戲演的絕對的像，圓滿完成領導交給的任務。

為了把這出戲演的絕對逼真，審判長金星在 2003 年 11 月 3 日庭審時，從早晨九點開始，到晚上九點結束，局外人看這是多麼的認真負責。

談話結束，金星和韓曉霞兩人對視著，心知肚明的對視著，如同患難相交，要同舟共濟，異口同聲地說："北京市國安局這幾個傢伙，在卷宗中夾著總書記江澤民和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關注和批示，這招夠損的，折磨人。你看把咱們折磨的，逼咱們枉法，逼咱們犯瀆職罪。"

他倆無可奈何的搖著頭，四只手緊緊的握在了一起，共同嚴肅的強調："為了維護國家領導人形象，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突出政治穩定壓倒一切，這二審決不能依法來審，決不能讓證人到庭質證。堅決維持原判。"

這筆骯髒的交易，就在嚴肅的國徽下，在一個象徵著公開、公平、公正的小天平標誌下達成了。

臨別，金星對韓曉霞說："我打個電話。"說著拿起了電話，撥通了新青年學會一審審判長柏軍，說："柏軍同志，11 月 3 日二審開庭，你提前派院裏的人，把旁聽座位全占滿，不能讓新青年學會親屬和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進入法庭旁聽。"

只聽電話那頭回音："好，是。"

金星又向韓曉霞說：“今天是 10 月 25 號，等開庭前那個晚上，我再通知他們出庭，不能給他們準備，給他們個措手不及。”

“對。”韓曉霞附合著說：“二號晚上深夜通知，三號早晨開庭，讓他們忙一個晚上備材料，睡不好，第二天到庭打不起精神。”

2003 年 11 月 3 日，新青年學會上訴案開庭審理，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分別打長途通知了徐偉的父親、靳海科的父親和張宏海的哥哥，他們接到通知，立即乘車趕往了北京。

遠在上海的黃海霞接到通知後，也風塵僕僕按時趕來北京。她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強迫做偽證的，她多次寫信給一審法官柏軍翻證，都石沉大海，這次她從上海趕來，要在庭上翻她的證，揭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逼她做偽證的醜惡嘴臉。

範二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也請假來了。他也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逼迫做偽證的，他做了偽證後痛恨不已，多次寫信給一審法官翻證，都無濟於事。這次他也來要求當庭翻證。

張彥華是從天津趕來的，他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駁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為貪功乞賞泡制假案的卑鄙無恥的罪惡陰謀。

還有一個叫何忠洲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他和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是知心朋友，他自己都說，我如果不是因為準備考研，我也參加了新青年學會。他雖沒加入新青年學會，卻參加他們的聚會，很瞭解這些聚會的內容，他趕來要求當庭做證。

新青年學會親屬於早晨六點多鐘，第一個排隊領旁聽證，八點半上班，被告知旁聽證已發完。排隊等候的第一人領不到旁聽證，可見這次庭審還是要在陰暗的角落進行。

莫少平律師看法院不給親屬旁聽證就去交涉，多次交涉法院仍堅決不准親屬旁聽。

新青年學會親屬和證人，無奈的站在法院門口，他們千里迢迢而來，就希望看見親人一面，卻被強權拒絕。從不准親屬旁聽，就感到

這次上訴案是在走過場，蒙蔽當事人。

新青年學會親屬與被逼做偽證的人碰了面，範二軍表情沮喪無地自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拿著他的翻證材料，獨自站在那裏。

黃海霞表情懊喪，也拿著她的翻證材料獨自站在那裏，不與當事人親屬接近。

靳海科的父親很生氣，就去問黃海霞為什麼做偽證！黃海霞嚇的無奈的直往後退，靳海科的父親就緊逼著追問，黃海霞看著靳海科的父親，倒退著走，也不答話。

楊子立的律師李和平和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高峽過來了，說："我們照個像留著紀念吧。"照完了像律師都進法院了。徐偉的父親看範二軍和黃海霞無限懊恨、無地自容想走開，便說："這禍根在北京市國安局那幫小丑身上，這些政治流氓、無賴痞子，他們動用國家權力以國家的名義制假造假，沒有你們他們照樣有手段給他們定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是他們醜惡骯髒的反動本質決定的，非跳出來這樣幹不可。"

張彥華氣憤地說："他們沒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我就是成員之一，可以說我是新青年學會的骨幹成員之一。我被天津市國安局拘留了，他們仔細調查後，把我無罪釋放了。新青年學會沒對社會造成危害，就應當無罪釋放。"

靳海科的父親愁悶的站在那裏，他從河南趕來，路費都是借的，趕來這裏一心想在法庭上看看可憐的孩子一面，可是法官做賊心虛，堅決不讓親屬旁聽，他氣憤地說："我來這裏，家裏的地沒人管了。"

張彥華又激憤地說："強烈要求法官開庭公開審判！讓證人到庭做證！"

新青年學會親屬看範二軍、黃海霞在那裏沉悶的站著，張彥華在不住的抗議，心裏很是傷感，這幾個新青年學會的骨幹，是絕對的知情人、最有發言權的人，都被擋在了庭外。張彥華和範二軍都是共產黨員，而李宇宙是被學校批鬥的劣質學生，他的誣告信竟為法院、檢

察院接受采信，為了迎合上級領導，假戲真做，成了共產黨忽悠八路軍，八路軍忽悠共產黨。這究竟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把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教養的喪心病狂、卑鄙無恥？還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玷污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呢？

張彥華又激憤地說："新青年學會雖然沒註冊登記，也不是反動組織，所有活動我都參加了，現在才知道李宇宙是臥底，幾次重要的活動都是李宇宙按照國安局的指示安排的、召集的。如果新青年是反動組織，那麼國安局指示李宇宙召集會是什麼性質的？！"

北京市高級法院假戲真做，一直到晚上八點多了，還在那裏假惺惺的主持法庭辯論，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穿的都很單薄，晚上八點多了氣溫很冷，都凍的瑟瑟發抖。一直等到九點，律師還沒出法院的門，新青年學會親屬和證人，等在外邊也沒吃飯，又冷又餓，個個都很焦急。九點多了一輛警車呼嘯而過，一個關心新青年學會的朋友說："車裏可能押著他們。"

又過了一段時間，莫少平律師和其他律師都走出了法院，莫少平興奮地說："幹律師這麼多年，沒見過這樣的場面，新青年學會這些青年太勇敢了，太堅強了，慷慨陳詞有理有據自我辯護，太感動人了，法院那些人理屈詞窮，根本就招架不住。"

新青年學會案二審庭審紀實

開庭時間：2003 年 11 月 3 日 上午 9：00

開庭地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第十七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案由：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顛覆國家政權罪案

證人：範二軍、黃海霞、張彥華、何忠洲候於法院門口，願出庭作證，審判人員稱：法庭認為需要時再傳喚

旁聽人員：徐偉的父親、徐偉的女友王麗、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親等 8：30 分到傳達室領旁聽證，傳達室稱：法院未通知他

們今天的開庭，沒有旁聽證。

莫少平、高峽二律師先進法庭與審判人員交涉，但進法庭後，已有六位旁聽人員占滿第二排旁聽席，審判人員稱：旁聽證已發完，旁聽席已滿，家 屬等旁聽人員已無法進來聽。(這六位旁聽人員下午開庭一開始也占著旁聽席，但快到下班時間就走了，家屬沒聽成，他們卻根本沒好好聽，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在翻閱不知是什麼宣傳材料……)

9：23 檢察員到庭。9：26 張宏海等上訴辯護人到庭，9：28 四上訴人到庭，正式開庭。

宣佈出庭人員：

審判長：金星，審判員：張永忠、林兵兵，書記員：陳佳珺

檢察員：韓曉霞

上訴人：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

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莫少平、高峽律師擔任徐偉的辯護人；

北京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李和平律師擔任楊子立的辯護人；

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劉東濱律師擔任靳海科的辯護人；

北京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張思之、閻如玉律師擔任張宏海的辯護人。

核實上訴人身份：

徐偉：一審判決所寫無誤 。

楊子立：無業不對，我是北京偉恒泰和科技有限公司的經理，其他對。

靳海科：無業不對，我是北京合眾網科技有限公司銷售經理，其他對。

張宏海：對 。

四被告均於一審判決宣佈當天提出上訴

宣佈法庭組成人員、上訴人、辯護人權利義務、法庭紀律等 。

審：上訴人是否申請回避？

靳：我想請問法官，你們能做到無私、無畏、公正、公平地審理此案嗎？如果回答肯定，我會很欣慰，如果不能，就請自行回避。

審：我根據回避的有關規定回答你。我們不是本案相關人員的近親屬、與本案無利害關係，不在規定的回避範圍之內，就不用回避。

進入實質審理程式：

審：（宣讀）就一審判決“經審理查明”部分，由上訴人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

徐偉：我請法院允許我把話說完，不要打斷我。

審：現在先陳述綱要，其他在辯論階段提。給你詳細陳述的機會。

徐：也就是說允許我把話說完。我請律師將我的上訴狀給我，我要看著說。（經審判長准許，律師將徐的上訴狀交由法警轉交）。我先談一下新青年學會的構成。成員總共八個人，其中最先成立學會時的五個人，有四個是中共黨員。其餘的除在校大學生之外，也都是剛畢業不久，最長的畢業不到二年。僅這些人，怎麼可能去顛覆國家政權？

審：徐偉，你先說綱要，其他的辯護階段談。這不是打斷你，要按法庭審判程式來。

徐：好，第一點，我沒有顛覆國家政權。下麵再談我們的章程，只有草案，自始至終都沒有定稿。（繼續談上訴書內容……）

審：徐偉，我不是在打斷你。我一再強調，是審理階段，只需要你先綱要地就判決書的四點：經審理查明部分、證據部分、一審認定部分、定罪量刑部分，提綱挈領地陳述你的上訴意見。其他的在質證、辯論、最後陳述階段再給你機會，會讓你充分闡述的。

徐：好。我說一下新青年學會的基本情況（繼續詳談上訴書內容）。

審：徐偉，直接說要點。

徐：談完新青年學會的基本情況，我再談一下證據。判決書證據無外乎三大類。第一類，證明了學會的存在，而我們沒人否定它的存在。第二類… …

審：徐偉，你說了這麼多，我給你總結就四點：1、我沒顛覆國

家政權的主觀意圖和行為；2、證據不足且不真實；3、定性錯誤；4、定性錯誤，量刑更提不上。對吧？下麵由靳海科陳述意見。

靳：1、超審限；2、程式有問題；3、判決認定的事實與客觀情況不符。有三點：（1）“秘密”二字提不上。與事實不符；（2）提出改變中國現政權、改變社會制度是無中生有，與客觀事實相悖；（3）建網站、辦分會、辦刊物等是個別人的設想，並未實施，也不是學會的設想，更與顛覆國家政權毫無關係。在網上貼文章的是我一個人，與他人無關，且我的目的根本不是顛覆國家政權。4、證據：采信了一些不該采信的東西，是片面之詞。包括證言及工作說明。對證據的概括和分析、推論是不客觀的，有意歪曲的。不足以證明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判決書說“充分證明”是沒有道理的。5、我們沒有顛覆國家政權。

楊：1、定性不准，定性錯誤，不是不准的問題；2、量刑過重，即便說我們真的有顛覆的行為，也太重了，想當年彭德懷顛覆國民黨政權，也不過被判了 9 年，而我們在共產黨執政時，居然被判了長達十年。難道共產黨還不如國民黨？

審：帶有政見性的語言，不要說。只說對判決的意見。

楊：3、事實部分：說我們要建立自由化的政治制度，是無中生有。自由主義只是我個人觀點，不是其他人的觀點，而且這個觀點僅僅是學術觀點。而判決的主語是四個人：表達的是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但事實上，這只是個人行為。如羊子的思想家園等，是個人行為，不是組織行為，包括其他人在網上貼文章，也是個人行為。關於誓詞，對徐偉說是從我這兒搜出的，對我說是從徐偉處搜的，倒底是怎麼來的，是不是合法取到的，我們不得而知。關於工作記錄，漏洞百出，如果是通過竊聽整出來的，是否合法？請法庭予以考慮。有些不能做證據的，如：我的通訊錄等。如果通訊錄可證明我的觀點，那麼我這身西服也可證明我的觀點。我的電腦應該發還，它不是作案工具。

張宏海：與事實不符，量刑過重且不當。

徐偉：補充幾點：證人問題：證言前後予盾，那些更正原來違心之證的證詞甚至被隱瞞。工作說明，一審根本未出示，卻被判決堂而皇之地列為證據，不合法。

張宏海："夥同"一詞不對：我與張彥華、範二軍在這天以前，都沒見過面。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秘密、非法成立"不對：我們每次討論問題都是在有人進進出出的地方，從沒打算"秘密"；宗旨：還有補充的如互相砥礪品行等等。這個定性很重要，可以證明我們的學會是學術性質。關於分工：我是"幹事"，但實際上我什麼都沒做。"秘密聚會"，沒有這個情況。我們也從沒提出過改變現政權等話。我們想上互聯網、辦分會等，目的都不是要推翻政府，不能做為我們有顛覆目的的證據。互聯網上的文章，是個別人的想法，與他人無關，在網上貼文章之前也不事先通知。"結束老人政治等"不能依據個人觀點就給人定罪。互聯網上這種東西太多了。"作案後被抓獲"，我根本什麼案也沒做，是莫名其妙被抓起來的。

徐偉：我認為程式有問題：我是第一被告，應從我開始問。這些人裏只有我事先知道今天開庭，其他人都是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才知道的，根本沒作準備。

審：徐偉！法庭一再提醒你，可以說告誡你。你不是說完了嗎？現在是審判員在主持法庭調查，不是你徐偉主持。下麵由靳海科談事實部分。

靳：（談了對事實部分的觀點，與上述人員所說一致。）

楊：補充。關於互聯網站，說我們籌備互聯網站和刊物。互聯網站是我個人弄的，學會直到解散都沒用過。至於刊物，連籌備都沒有。

徐偉：秘密非法，秘密絕談不上。

審：下麵由辯護人向四上訴人發問。

莫：徐偉，宗旨"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是什麼意思？

徐：這句話絕沒有推翻、顛覆的目的和意思。是探討學術道理的意

思。

莫：你是何時入黨的，對於共產黨的宗旨和章程你是否直到現在還認可，有無提出過退黨要求？

徐：我是 1996 年入的黨，預備黨員，1997 年正式黨員。我從未提出過退黨，直到現在我也一直認可、承認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

莫：好，回答肯定、明確。請問：你們成立新青年學會的目的是什麼？何時成立，何時解散？

徐：這是個為了思想、學術的交流方便而成立的團體。2000 年 5 月份成立，2000 年底解散，具體時間記不清。

莫：你們解散學會時，有無國家機關通知你們，這是一個非法團體？有無被國家機關勒令解散？

徐：沒有，從沒有接到過這樣的指示。我們是自行解散的。

莫：好，明確。在任何場合，你有沒有談到過判決書中提到、證人證言證明的“通過農民起義或暴動，推翻現政權”等類似言論？

徐：沒有，我和其他人都從未提出過，任何場合都沒有。這些是荒唐無稽的。我從沒有過這種思想，這是和我一貫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莫：好，明確。

李和平（楊子立辯護人）發問

楊：我加入學會是為了學術交流。“探索改造社會之道”，是探索道理的意思，而且也不一定由我們去改造。新青年學會也不是秘密團體，我們也不是非法成立的。法律規定有結社自由，而且我們也沒有能力和條件成立正式社團，也不打算以正式社團的名義去參與什麼活動。登記成立正式社團也沒必要。“羊子的家園”，與新青年學會無關。學會於 2000 年 11 月或 12 月，我記不清了，就解散了，是主動解散。由張宏海提出的，我們都同意。“自由主義”是一個派別，它本身也不會贊同暴力的方式。它宣導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與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方向是一致的。

徐：聚會不是秘密的，學會也不是秘密的。

靳：我提出創辦新青年學會的想法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對社會的發展應該關心，也是為了學術思想的探討和交流。

張：８月１９日，靳提議聚一次。我們都遲到了。靳說會員應守時守信。我覺得我因工作、學習等，做不到這點。而且章程要求寫文章，我也做不到。就提議解散。通過握手大家表示一致通過。範二軍提出不收會費了，這就標誌著學會正式解散。９月底１０月份以後，就再沒有會費一說，也沒有以學會名義舉行活動。

劉東濱（靳海科辯護人）：向上訴人發問

靳：２０００年９月左右，市公安局的人找我。但我沒有提新青年學會的事。我覺得給我帶來負面影響。１０月左右，在人大學堂，一方面因為學員之間未能象想像的那樣交流，另外，負面影響太多，容易被人誤會。就明確提出解散。張宏海提出的基本屬實。我和張彥華起草了一個章程，在天津。《怎麼辦》不是我寫的，是我從網上下載的。於魏是我為了編輯的需要而起的名。

徐：作為總幹事，很慚愧，我沒做過什麼。

楊：網站中我作為網主的那些板塊，只有我有權動，其他人不能動，新青年學會的人也從未使用過。至於留言板和論壇，隨便誰都可貼文章。倒底有多少，我也沒統計過。

張：成立新青年學會，不是我提出的。那些言論也沒有。範二軍說的不屬實。

靳：張宏海說的對。成立新青年學會，是我和張彥華提出的。我貼文章也沒通知過他，也沒經他們同意。

張思之（張宏海的辯護人）向上訴人發問：

張：宣言裏沒有對政權不滿。也沒有要煽動推翻政權。

楊：網站不是學會的週邊組織，推翻現實體制等問題我們從沒有在任何地方發表過這些言論。

靳：《學實交流文集》裏的文章不是他們發表的，是我收集的，收集別人的文章是我的愛好。裏面有我的、楊子立的、張彥華的。學會

其他人的沒有，有沒有徐偉寫給張彥華的一封信，我忘了。

徐：學會是學習交流的。

莫少平（徐偉的辯護人）補充發問：

莫：楊子立，你的網站，是你個人的，這點你剛才說過了。那麼這個網站，新青年學會有沒有出過資，或者提供什麼技術支持或其他的支持？

楊：羊子網站純粹是我個人的網站。從技術到資金全是我個人，學會從沒參與過。貼到網站上的文章，只在留言板和論壇這些什麼人都可進入的板塊。只有我本人有權進入的地方沒有學會的任何東西。與新青年學會無關。徐偉從未在我的網站上發表過文章。我從未聽過徐偉說過發表過什麼通過農民起義，推翻現政權，甚至使用用暴力等等這些言論。

莫：靳海科，你有沒有在任何地方聽到過徐偉有被指控的、或證人證言中的所指的那些反動言論？

靳：我聽到過！

（眾愕然）

莫：你在什麼情況下聽到過？

靳：我在第一審庭審時，聽到宣讀證人證言時，聽到的，還有剛才開庭時，念一審判決時，我聽到過。

（眾釋然）

莫：那麼，在其他的場合，你聽到過徐偉的類似言論嗎？

靳：沒有，絕對沒有！而且恰恰相反，我是很瞭解徐偉的，他的觀點不但不希望農民起義、暴動，反而一直是希望社會穩定的。徐偉最擔心農民不穩定，才會去幫助農民，他認為有了農民的穩定，才會有國家的穩定。

張：徐偉和學會的其他人都沒說過有關的反動言論。

檢察員提問：

檢：徐偉，請你配合我的問話，在此之前，每次提訊，包括一審期間，你一直採取抵抗情緒與檢察人員對抗，希望這次你能認真回答我的問題。

檢：你是生長在農村嗎？改革開放以來，你是否感覺到了農村的變化？你是黨員嗎？你的學歷？

徐偉：我生活在城市。（經過幾番周折後，徐說）我感覺到了農村的變化，但不代表現實社會中就全是一片大好，沒有問題存在。我是黨員，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是哲學碩士研究生畢業。

靳：我家的生活條件比較差。我是和徐偉一起搞一個社會調查時認識的。與楊子立、張宏海是通過社團活動認識的。我們的學術觀點有分歧。但願意交流。

檢：也就是說，儘管你們觀點不同，還是願意在一起共同成立新青年學會。你們原來有學實齋，完全可以達到交流學習的目的，為什麼還要成立新青年學會？還規定通過二個會員介紹、宣誓、按手印等等，要如此正規？

靳：原來的學實齋的房子是我租我們學校附近的，當時我們在上學，徐偉、楊子立去過，其他人沒去過。後來，我們畢業之後，房子也退了，這些人見面很不方便，討論問題也很不方便。為了學術交流的便利，我對張彥華說起成立新青年學會，張因也有同感，就同意了。

檢：你們的章程中有一條：會員要對學會的會務保密、對會員身份保密。如果僅為學術交流，有必要如此正規嗎？

靳：這是張彥華作的修改，而且，這份章程也不是學會的最終章程，自始至終，也未形成一致的公認的章程。

檢：但這份章程是從張宏海處拿到的，如果只有靳和張彥華知道，也沒討論過，那張宏海你怎麼解釋。

張：（不知該如何準確表達）我要想想。

檢：靳海科，你寫的宣言對嗎？說腐敗蔓延、物欲橫流等，你是這麼想的嗎？你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靳：你在尋章摘句，我只能說不是。我的全文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號召大家都來作一名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莫：審判長，我反對檢察員作這種發問，這涉及的是思想問題，與顛覆行為無關。

檢：他們對社會狀態的不滿，正是能證明他們的動機。與本案有關。

審：反對無效，檢察員可以繼續發問。

檢：你們的誓詞中說要認同章程，這是入會的前提，可你卻說沒有統一的章程。你們採用這麼嚴格的形式入會，是出於什麼目的？

靳：我們是為了有守時守信的交流平臺。互相砥礪品行。章程沒有統一，但大家認可共同的宗旨。

檢：你們有分工嗎？你負責什麼？你都做了什麼？

靳：我編輯了《學實交流文集》，大概有四～五輯。我在羊子的網站上貼文章，我記得還在一邊做了說明。我希望有人看，看後提出不同的意見。後來公安局的找過我，我想文章可能有負作用，才通知楊子立取消這篇文章。

徐偉：我反對，檢察員不應該只問靳海科一個人，這樣有失公平、公正。

審：徐偉，法庭再次提醒你，是審判人員在主持庭審。下麵繼續法庭調查。

檢：（出示無標題議題記錄，手寫的，只讓張宏海看了看）。念："能不被抓，儘量不被抓，被抓後要學會鬥爭，爭取在短時期內成為執政黨。"

張：沒印象是我寫的，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與學會無關。

由辯護人提交相關證據。

莫：（出示黃海霞、李宇宙寫給一中院刑庭的信。）這不是律師直接向證人取的證，也不是二審新取的證。這完全複印自一審卷宗。但這份對上訴人有利的證言，在一審卻沒有出示，更沒有被確認。我認為

這是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是不符合程式規定的。

高：（宣讀黃海霞、李宇宙的信）。

徐：對黃海霞的信沒意見，對李宇宙的信表述有意見，我認為李宇宙在醜化我。而且寫信的時間正在一審開庭之前，消息如此靈敏，只能證明他是安全局的人。

楊：沒意見。

靳：沒意見。通過這封信，我改變了對黃海霞的看法，我很感動，我對黃海霞表示理解。

李和平：（宣讀範二軍的證言）。證明了學會的性質和原來對上訴人不利的談話筆錄的形成。

檢察員：新證據，未經庭前交換，建議法庭不應予以採納。

審：我們把辯護人和檢察員的要求記錄在案。

李：（欲提交張彥華的證言）。

審：張彥華一審判決中未被列為證人。法庭不接受張彥華的證言。下麵進行質證。

莫：（針對一審判決的２０條證據，逐一批駁，見質證意見）。

李：張彥華的證言屬可以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有義務搜集，我們也有權提交。

審：我剛才已做了說明，張彥華不在一審判決列明的證人之內。其他的三份證言法庭之所以收下，是因為包含在一審判決之內。

劉：關於靳的日記，如其記錄的是靳的犯罪行為，可作為書證使用。但其證明的是思想，則不能作為證明犯罪的證據。

張思之：關於“無標題議題記錄”，標題不是“無標題”，而是根本不存在標題。既然是手寫的，又如此重要，內容也如此明確。一審做了那麼多的筆跡鑒定，為什麼獨獨不為這份證據做筆跡鑒定？而且還認定為是張宏海所為？這恰恰證明了，這份證據無根無據。經審判長一一詢問，眾律師和上訴人均一致要求候於法院門口的證人出庭作證。檢察員一人不同意證人出庭。

審：現在休庭，合議庭評議。

十分鐘後，庭審繼續。

審：經合議庭評議，決定採納檢察員的意見，不同意證人出庭作證。

徐：我對此表示遺憾！我很失望！你們為什麼對證人出庭如此之怕！這對於事實真象的查明是一種嚴重妨礙！

審：徐偉，這是合議庭評議的結果。是根據庭審的需要。

進入辯護（辯論）階段：

徐：（談辯論意見）。說我幫助農民，關心農民是為新青年學會爭取民心。但事實上，我去調查農村情況，我不是以個人的名義，更不是以新青年學會的名義，而是以政府的名義，是以一個政府的農村工作組織的名義。如果說是為了擴大影響，也是擴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影響，而不是新青年學會的影響，農民感謝的是政府。我從未對農民提到過新青年學會，他們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新青年學會是個什麼組織。而且，我到農村去普法，普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幫助他們進行的教育是國家規定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如此這樣，讓農民知法、懂法、崇尚科學、提高素質，他們就不會犯法，他們知道政府賦予了他們權利，他們才不會去反黨、反政府。我關心農民，何罪之有？

高：（陳述辯護意見，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程式存在重大瑕疵，證據不足。二審法院應依法撤銷一審判決，改判徐偉無罪。詳見《辯護詞》，從主觀故意和目的；客觀能力和行為；新青年學會未註冊違反的是社團登記條例而不是刑法；學會主動解散，屬自行中止行為；並針對有利證據不出示、加以隱瞞的違法性再談張彥華等人的證言，及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合理性。並就工作說明的不合法性陳述它不屬於證據的理由。）

楊：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而且只代表我的觀點。作為公民，我有權對政府及社會現象提出批評。另外，國安局還去我的老家調查我

父親的爺爺是什麼階級成份。這是很可笑的。我如果認為伽利略的觀點和亞裏士多德的觀點有什麼對錯的話，和父親的爺爺是什麼階級成份能有什麼關係？同樣，我認為自由主義好還是共產主義好，與他們的階級成份也不可能有什麼關係。這是我的觀點。

李：（宣讀辯護詞）。分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及特點，談到社團登記條例。證明新青年學會根本不具備登記條件，不可能登記。

靳：我想請我的律師為我辯護，我先準備一下。

劉：很遺憾。合議庭採納了檢察員的意見。未通知證人出庭。這一決定很可能對四被告的判決不利。我認為這三名證人的證言在未經查證屬實的情況下，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使用。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因對現實不滿就一定會改變社會，就一定會顛覆現政權，是荒唐的。正如我對自己的相貌不滿並不代表我一定會去整容一樣。靳只做了二項：1、加入新青年學會；　2、發表文章。學會的宗旨並不具有顛覆性，在這一前提下其他的勿庸談。而文章是言論，言論上不滿與推翻是有本質區別的。靳的責任應由他自己承擔，而不是由新青年學會來承擔。經過庭審可知，“怎麼辦”這篇文章不是靳所寫，不應由靳來承擔。法律對公民的言論自由是保護的。要正確區分不滿、批評和惡意誹謗、陰謀顛覆的區別。

靳：對前面所有被告人及所有律師的辯護我全面支持。非常精彩。我再補充幾點：前三個證據（證言），判決只片面採納了對指控有利的幾句。對我們被告有利的證言卻聽而不聞，視而不采。這些證人對我們言論、思想傾向的認定只是他們的主觀認為，是不客觀的。這幾個證人已對他們的證言提出推翻。這些對我們是非常有利的。希望法庭採納。我們關注的是普通農民、工人、百姓的利益。我們維護的是農民的立場、人民的立場，那麼我們的立場不可能是推翻現政權的。我的文章也提出是靠提高公民素質來改造社會。我是反對改變社會制度的。我對現實的判斷可能有失偏頗，但只是力圖探討、思考，但以此判定文章反映了我有顛覆政權的目的和意圖，是不可能的。我選的

文章，我也不認為它有顛覆政權的目的。我們的行為不但沒有顛覆政權，反而在維護人民民主專政，這種有罪推論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張：我覺得判決與事實不符。量刑之重超過所有人的預料。（念辯護意見）我只是因靳海科的一個電話，偶然加入的，也沒起什麼積極作用，甚至還起了反作用。比如不同意辭職專心辦學會，而且學會的解散也是我提出的。

張思之：一審判決不顧事實和庭審查明的情況，妄下判斷。關於證言，黃的證明一審從未出示，可以不追究它的違規與不公，卻可說明黃的對上訴人不利的證詞的取證是違法的。範二軍的證詞不達意有瑕疵，（在證明有罪等方面）毫無證據的價值。且對這八個人處理的後果的不同有可能就是證言失實的根本原因。涉及新青年學會的宗旨、一審證據等。

檢察員發表出庭意見：

檢：１、原判認定基本的犯罪情節事實清楚。有成立、有章程、有宗旨、有分工、有集會、有主張、有言論、有觀點，均可證實犯罪行為。２、定罪及量刑適當。無視國家法律，非法成立組織，陰謀顛覆國家政權。３、徐偉作為主犯，其行為有證人證言、同案供述可證。判十年無不妥。４、靳海科積極參與，作用重要。判十年亦無不當。５、楊子立，提供網站，言論反動，有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判八年恰當。６、張宏海，提議化名，有打倒共產黨、反對共產黨一黨執政的言行，判八年正確無誤。新青年學會社團未經報批，是非法組織，該組織性質、分工、入會程式等經證人證言證實，是違反憲法第４５、５４條的規定，是犯罪行為。徐偉、靳海科作為中共黨員，在黨旗下莊嚴宣誓之後，又在另一組織宣誓，認同另一個組織的章程、綱領及宗旨，徹底背叛了共產黨，無恥地站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理應嚴懲。請法庭維持原判，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由各上訴人發表第二輪辯論：

楊：我們從沒說過，徐偉也從沒說過反動言論。我所提倡的自由化，現在中國的狀況恰恰就是在不斷地向自由發展。如戶籍越來越寬鬆；對工人、農民的歧視越來越小了；遣送制度變了；收容審查變了，等等這些都表明，中國在漸漸自由。我的言論都是學術觀點。

徐：檢察員利用我對楊子立學術觀點的看法，來攻擊楊子立。而我反對楊子立的言論不是要證明楊子立有罪，反而可以證明他無罪。我不承認他的觀點，這只是學術的爭論。而且檢察員惡毒地利用了被推翻了的證人證言，褻瀆了國家法律的尊嚴。

審：徐偉，不要用形容詞。

靳：我多次陳述了徐偉的正確觀點，反復強調，卻不被使用。檢察員的闡述讓我感到了文革遺風，感到了文字獄的後遺症。我想送檢察員一句話，行嗎？

審：不要針對個人抨擊。我們審判人員和檢察人員和你們不存在私人恩怨，都是在履行職務。

靳：但你們履行職務，就要對得起國徽。

審：說得對。

張宏海：證人證言不真實卻還在用。以前我的不利供述是在刑訊逼供及強大壓力下作出的。希望法庭採納我們今天在無壓力狀態下的話。對於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後果的學會及其成員給予一個公正的判決。

辯護人最後陳述辯護意見：

高：我補充幾點：1、徐偉提到了“惡毒”這個詞，當然，被審判員制止了，理由是屬於人身攻擊。但剛才檢察員在形容徐偉等人時，也用到“無恥”這個詞。說他們“無恥地站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我認為，“無恥”這個詞，比“惡毒”這詞，更惡毒。2、檢察員的公訴意見引用的證人證言及同案供述，經庭審證實，都是存在諸多疑點的，也即，認定徐偉等人罪名成立是有疑點的。那麼，如果認定徐

偉等有罪，就不符合當前“疑罪從無”的審判精神。3、作為審判人員都知道的一句話：“如果說一次犯罪是污染了一杯水，那麼一次錯誤的判決卻是污染了水源。它污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正義與尊嚴這一水源。”希望法庭能作出公正的判決，讓所有關注這個案件的人都能心服、口服！

李、劉（意見一致）檢察員引用的證人證言，都是被駁得體無完膚的。不能證明上訴人有罪。

張思之：檢察員提出的“大肆謾罵”這一觀點，不知從何談起，誰謾罵的？怎麼大肆？“使用暗語”一說，又是誰使用的？什麼暗語？我認為二審檢察員嚴重地承襲了一審檢察員的錯誤。

檢：我沒有使用無恥這個詞，請一辯聽清楚！（眾笑）另外，辯護人所提交的證據未經過合議庭評議、認定，就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就是無效的證據。

審：起立，由上訴人做最後陳述。

徐：1、新青年學會無罪，其成員無罪；2、我與楊子立是思想領域的爭論，直至現在，我仍然反對他的自由主義，我仍然堅持我的馬克思主義。我的所作所為，無愧於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3、我從沒有過被指控的荒唐言論；4、我要控訴本案中的違法辦案行為：（1）誘導、欺騙黃海霞、範二軍等證人，非法取證，（2）隱瞞有利證據，違反法律規定，（3）讓國安局工作人員李宇宙冒充證人、製造偽證、非法出證，（4）把國安局自己的工作說明塞進判決作為證據，是違法的，（5）一審階段，剝奪我會見律師的權利，（6）侵犯人權，對我進行體罰，對我進行人身傷害，對此有證據：每次提訊我之後，他們都讓我寫個檢查，以證明他們沒違法，這種不正常的做法，足以證明他們心虛，（7）檢察院與法院聯合辦案，對我提訊，讓我寫《悔過書》，嚴重違法。

審：徐偉，說話要有根據。你在此前看到我們了嗎？聯合辦案是違

法的！我們從未與檢察員一同提訊過你。你要搞清楚，檢察院使用法院的手續提訊，與聯合辦案是兩回事。

楊：請法庭注意區分思想犯和行為犯的區別。我國是不對思想犯判刑的。我批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顛覆無關。我理解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所提出的教條式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權威的地位、毫無錯誤、不可批駁的。如果我被判刑，是因為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榮幸！

靳：我要說，請大家笑起來。我們無罪！如果我為國家法制的完善而被判刑，我覺得很光榮。記得一個有名的案件中，法官判政府敗訴。有人問："你判政府敗訴，就不怕丟飯碗嗎？"法官說："難道我的飯碗比人民的利益、比國家法律的尊嚴、比我的良心還重要嗎？"我認為，真正對國家有威脅的不是這些關心國家的愛國青年，而是象四人幫那樣踐踏法律和公正的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們的國家也正在走向法治。我們感謝律師的支持。這使我們相信：支持我們的人還有很多。所以我說"大家笑起來"！

張：我們無罪。我們所說、所想的無非都是沒失去良心的中國人都會說的。我們所做的是無愧於國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學會為榮。希望我們也能如彭德懷那樣被平反。

靳：我希望法庭別在判決的記錄上寫下黑暗的一筆，要寫下光明的一筆！

徐：我相信法院會有公正的判決。我相信終審判決代表著黨中央的聲音。那應該是公正的聲音！

審：庭審結束。

審判長金星最後宣佈："請不要記恨我，這是單位的意思。

附錄 1：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

副本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起 诉 书

京检一分刑诉字（2001）第 222 号

被告人徐伟，男，27 岁（1974 年 8 月 12 日生），山东省烟台市人，汉族，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2 号宿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 22 号）。2001 年 3 月 13 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 4 月 20 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杨子立，男，29 岁（1971 年 12 月 10 日生），河北省邯郸市人，回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 5 号楼 604 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2001 年 3 月 13 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 4 月 20 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靳海科，男，25 岁（1976 年 5 月 26 日生），河南省鄢陵县人，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甲 2 号

院内1号。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张宏海，男，27岁（1973年11月1日生人），浙江省缙云县人，汉族，无业。暂住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东门外承泽园出租房（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东路2号）。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经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现查明：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在北京市地质勘察院靳海科的宿舍，进行宣誓并在誓词上签名、按指纹等，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提出

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分别查获归案。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　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检 察 员 李磊森

代理检察员 张晓宇

书 记 员 王卫领



2001年8月29日

附：

1、证据目录1份；

2、证人名单1份；

3、主要证据复印件1册；

4、证物清单1份。

附錄 2：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工作說明》

這份《工作說明》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利用內鬼李宇宙的舉報材料原汁原味搬給了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訴材料，就憑這份《工作說明》，這份孤證，便獲悉新青年學會各被告人在幾次集會時的言論和觀點，犯罪事實清楚，便將四被告人分別逮捕。

工 作 说 明

中国人民大学 97 级哲学系学生李宇宙于 2000 年 5 月 28 日、7 月 17 日、8 月 21 日、2001 年 2 月 11 日先后向我局提供了秘密组织“新青年学会”活动等情况。

特此说明。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大学

[illegible]月26日下午一点在"农民之子"每两周一次的例会上，唐晴近期工作不力对我方提出批评。唐晴认为"农民之子"成员是干部支援选择的重点培养工作中，在流垂规内部，如认为学术交流工作和内部思想工作做得不好，会的领导不强，这倒致了包括一些骨干会员工作不积极。近期，由于"反工学校"的调动和思想上的"保守"，我方未能很好地领导和"农民之子"内部人员的双重压力。

张元生为首，徐伟亮到北师大。近期他在频繁接触各方面，意图组建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组织。

在徐伟与我的至始谈话中，他说他对韩是很不信任，认为韩是国安安全局的人，现在经过多次接触和观察，他说我又完全可以信任的。他还说人大是安全的重点工作区，注意力。他说通过几年的观察，白芝华就有可能是安全局的人。对于韩方志，要放弃对他的完全信任，因为韩有个人目的，但也不能对韩立刻起来，以防把他推向敌对立场。在"农民之子"的工作上还要继续支持韩，"农民之子"即使瘫痪也不要紧，因为把也不过是一外围组织，外围组织如作得过多也会引起人们注意。

对于社会组织，徐伟说如方浙文经他劝明的，是不放弃学生的。他说在84年镇压学生时，四川下调动北京军区时没调动成，因为北京军区不愿，现军官升迁，这说明军人已对他不信任的，而近期，江泽民对军队的主控制在加强，他降职了一批少将军官，使他对军队的控制给削弱不过现小手，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军队恐怕会不听江泽民的调动。

中国人民大学

在说到北大出来主任时，徐伟说应完全可以利用一下。我说那是一位刚主管保卫的。徐伟说这一样可以利用，总书记已经批过报告，刘起这事与"学运"联系起来，只要作一些工作，就可以搞任运动。他叫我密切关注此大动态。

后来，我们学校有说，他请参加回来到北大参加了指挥活动）

我知徐伟与指挥王渊仁没找到，何习敏去找他告了。我们急到香港政。李微敏见徐伟，他和周宁已在为湖南和报报任编，准备在国务院发行。报纸让李微敏约稿件要多些正面，不相过激。李微敏临离北京也给我留给了徐伟，让他投稿时与其接联系。李微敏回深也半月后，红湖南、深圳、天津的朋友会来京，与北大没到会的人碰头，到时再与徐伟联系。徐伟把我一直要组织的言论通稿李微敏、李宁等用完，徐伟回北京李微敏也期间这些人包括郭罡等，都与他了联络不了解。徐伟回京到人大有三接北京的信，作为事，但仅能到十月余二能在到郭行以前以后以主管工作，仅后来被其中一人告发，此事已报了案。

在与北师97级赵冬梅一条就别为被逮捕时，徐伟与逮至支接了新疆方面的情况，包括新疆"东西会联盟组"在组织、决之政治担此互联系等，新疆大学的动态，以及新疆地方官员与中央的动态。还提到"台湾、西藏、新疆、民族"在内的中国五毒，后主任说此人也要继续跟面，以后新疆指分裂与此人有关。

李平晨

2004. 5. 28.

中国人民大学

7月16日，我在北师大参加了由"学习者"举办的座谈会，座谈之"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会议主持新海纬，会议从9:30开始，至下午5:00结束。参加会议者：新海纬、杨子立、[illegible]张宏伟、李雪（天津大港油田物探研究所）、王志明（人大毕业生）、李宇宙（天津社科院）、何思湖、蔺春（北京西城文化馆，前北大时事社成员）、[illegible]（天津财贸学院）、张伟。

首先李雪先发言，他也对会议的组织者，主要发起人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以及如何酝酿成立学党的活。他说，共产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把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发展到了极点，解放军不过是用马队务作而已"御林军"，学校从领导上，组织上反对他，扼制他。邓拓等指示，要搞成事，学校抓住不放，要告诉党委，把党委运动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他还介绍了南方发展运动的大好形势。李雪说，他没有什么特别重的见解，他认为不重而重，主要用实际行动来一个组织。于志明讲他发言，几乎对每一个发言人的见解，他都要已行新论。他说，他的任务是从搞生产的，依靠组织的理论，已经把与新海纬、杨子立等人经过了三年多的酝酿，但如今还未最终形成；把党他没有主张研讨的意义在理论上上台阶，他还说了活他的一些个人问题。李雪介绍了中国新保守组织与发展的情况。原来讲了中国经济形势的见解，他重点批判了李雪等关于共产党在中国已经丧失了一定基础的说法，他说，共产党的专制还没不久，现在正是其极权，对于共产党不能有经验幻想，他还说明，我们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问题，而是要面临更现实的，今天的座谈会的内容会流入敌对组织，被国保所知。

中国人民大学

亚洲批评了胡锦涛过分投俄就"论调，认为它要自由，而不要自由。他为此专程访问台湾，支持台湾参事。蒋介石约见了他，说他说话表达的意思是，两个月后会来北京。这时，蒋经国打来电话，让他去北京大面前接一接机回时会来台湾召开新闻发布会，胡锦涛与之通了话。蒋方介绍了中国腐败现状，他要会后召开记者会，主题发的那篇文章，即刻发完，要一点不留情。传作台湾会谈，认为支持"自由主义"的新党中国内政，从九个月来更要对此说到，在胡出访的时候，突然之间事态之力量，返期把到湖北"国家"调查一下。他是要做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新党钟心当主席，他说前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大计是，即刻发完，胡锦涛则完全把政策，把指导权交给了亲民党，我们在两岸关系上主要性。新党钟台湾主席，新华社香港行政总部副部长李晓东，在北京钓鱼台主席，在2000年选举胡锦涛是使用生文章在网上揭露。

会后，傅作义到亚洲以为两岸之行时间不多，决定暂时不去湖南云南，只去湖北台湾湖南省，即又与台湾九个同等地面，他们商定，根据统战传教与之合作。因为八月中旬要赴"夏令营"，所以必须返回准备。蒋孝严教主要李宗南加入他的秘密团体"新青年学会"此下会之两个副总干事，成立有"傅作义、胡锦涛、张志清、张安乐、张小月等，他们在台湾发展组织，并成为亲台组织。

2020-7-17

中国人民大学

8月19日，我们通知参加"新青年学会"的会议，会议从上午十点开始，地点在北大东门外一村庄的房舍，此处是张宏海所租的住处。参加会议的有靳海鲜、张宏海、张彦华、范二军（北航预备员名师）、徐伟、杨子立、黄海霞（和地大学生）、包刚升、李守宇、鲍昔仁（号名，贵州人，自述中国文化各支野合会成员，曾在上海、贵阳参加过地下组织的打击，此次以顾问名份到会议）。

会议由靳海鲜主持，会议讨论前二小时表决李守宇、黄海霞、杨子立入会和修改章程，下午讨论"怎么办"的问题。

讨论结束，王、黄、杨三人先后自会议作了个简短的自我思想检查的报告，而后各自用往入会介绍人发言，再下来表决会议表决。最后是新入会的三人宣誓。宣誓仪式是由一人领誓，宣誓人一手举起，一手按在誓言书上，跟着领誓人宣读誓词："我志愿加入新青年学会，遵守学会章程，忠于学会纪律……"最后，入会人签字、按手印。所有人即签在誓言书上。跟据鲍昔仁等人的建议，临时不设会人注案和抄留，要之当场烧毁，以防被人以柄。誓文的手面临时只有誓言和章程。

跟据杨子立的建议，会议通过了新章程，主要之修改的地方是将"改造中国和世界"改为"建设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国"。

下午，会议在北大未名湖湖心岛上继续。会议推选了执行领导，任期一年，总干事：徐伟，干事：范二军、张宏海。然后，会议讨论通过了在延期建立一网站，具体由徐伟筹划。杨子立当选为：由靳海鲜主持办报，出版。理论刊物。未来其会给以物质力支持。由范二军具体抓学生工作，争取把一些学生和团体并升团体组织。会议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

经教准，社会人员每月十元，在校学生每月五元。没交党费的交了会费。

接下来，是能否让与大家交流了斗争经验，把以为我们在搞组织发展工作参考的一些大张旗鼓地公开搞，还是私下悄悄地在地下搞。任伟、张彦东、范二平、张宏海、郭海鲜及您吾仁即贺同志用笔为多数，而胡锦涛、包刚升、黄为民则注意与和平非暴力，采后被动的引导，以同于组织为主动人为，最后组织。

为了发展组织，任伟提出，每一成员之期发展九名会员，未获通过，郭海鲜则提出，为增加革命工作时间，特提取有工作，未获通过。

最后，赖子主的来北大的组织研究生林[illegible]敦灵(音)，但又今年之回前主动十一组脱离的得号的，但被拒绝。林与大家决了告时自愧吧。对于林，赖子主，包刚升都曾在网上予以支持。

2000.6.21

中国人民大学

2月9日晚，新海纳张京海来到我宿舍。新海纳欢迎了从沙、沈王他如何与S公司合作，以及公司让他给每位普岩e-mail以获取情报，把五缺至信封内，把在在一系软件给寻找工作。张京海了解用要在这里也取联系。并让新纳钱与S公司取得以接洽他们的工作思路。还提出近期在组织上在内部外拓，要加强组织，要加强分工，要解决好五脱假念，加强与其他组织如工会党团工村团的联系与合作。要争取在组织上有所较快的明显。如近期在组织发展若干也经验不断加强组织机构，充实面实，不停上海不其他地区建立分支，扩大组织范围，要之也基层之研究跑能，以期来日方团大事。我们约定于2月17日上午九点在人大聚会，商讨一下"总结过去，筹划未来"新海纳的问题；要今同题；加强组织与组织为要的同题；

新还讲了原北师大没为今成为正解体的老师在内东方组织工上与名数师生来到权育部门的事。因工张京海东北为还组织一下工张东南关工取，东与一北大明友联系商讨的事时，没能联系上。

2001.2.11

附錄 3：黃海霞《關於我的證詞》

審判長柏軍：

您好！以下是我——黃海霞——对自己的由公诉人方出示的徐伟等人的案件中的证词的一点说明和完善，所说的话是我的本意。敬请阅读。

此致

敬礼！

黄海霞

2001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我的证词

一、我的证词是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学校领导、系老师等多方合作协调的教育下，是在他们反复多次向我申明事件的严重性——七年以上徒刑或至少也要三至五年徒刑；但是如果与我们合作得好的话，也可以没事——时作出的，我以为这些对我用准确而完整的词语表达我的真意有一定的干扰。

二、我的证词是在工作人员们循循善诱的问答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比如在限定的似是而非的 A 和 B 之中选择一个作为答案。比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有人说过反对党，反对国家这样的话，你说说谁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这类的话。比如：某某的思想很激进，有没有说过要推翻政府之类的话，要不然他怎么表达他的思想；比如：你们怎样从农村包围城市？没有上下文，我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有特定的意义。证词从某种程度上引起我的真意被曲解。

三、我们中任何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下明确地说要推翻政府的原话。我们从不用“推翻”这个词。只用“建立”。我的证词中提到的他人思想的内容都是我根据个人印象作出的推测，对我们的组织的性质的评定是我在工作人员、学校领导、老师三方面反复教育下的认识，仅限于我个人的看法。

书写人：黄海霞

2001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 4：李宇宙《給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庭的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李宇宙，“新青年学会”会员。在此向法庭作如下陈述。

3 月 18 日晚七点左右，我从校图书馆出来，三个便衣男子叫住我，说是国安局执行公务，但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车走了很远，因我的眼睛被蒙上了，凭感觉应该到了郊县，（以后方知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所）。在审讯室，一长脸人是主审，他问我知道为什么带我到这里吗。我说我是一个学生，有时做事可能做得过激了点，但会被国安局关心的事应该没有。审讯者向我吼道，你要放老实点，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不看你只是个学生，就不这样说话了。他们想加剧我的恐惧心理，说让我再想想，什么时候想好了就说话，否则就不用回去了，而且大学也别想毕业。我就一直被逼着蹲在地上不让坐也不让站。到了下半夜天快亮的时候，进来一个便衣，厉声喝道，想好了吗，就凭你还想跟我们斗吗，任何人是斗不过国家的！你要不老实，后果自负，比你更不老实的都交代了。我想他说的是有可能的，就凭杨子立和徐伟的脾气，他们不但不会害怕和隐藏，而且一定会义正词严地公开他们的所作所为，本来吗我们就没做什么见不得天日的事，我们不怕！我表示合作。我说我参加了“新青年学会”，还参加和办过座谈会，有些东西作为朋友间的私事想保密，但“新青年学会”绝对算不上一个秘密社团，因为除了我们兄弟几人外，很多人都知道，有的还参加过我们的聚会，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组织生活。我还交代了是怎样认识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以及是怎样加入学会的。我说加入新青年学会算不上是什么违法行为，新青年学会虽然没注册，但她算不上一个正式的社团，我们惟一称得上活动的事情就是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发发牢骚，议论议论。即使有个别人在网上发发文章，说一些过激的言论，那也是个人行为，与其他人无关。我们的愿望只是希望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执政时作到公正平等，清正廉洁，使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将我做过的事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们，我说得上严重的事可能是参加了“新青年学会”的学术讨论会，在人民大学搞过座谈会，在“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担任过职务，还认识几个他们所谓的敏感人物，不知这些算不算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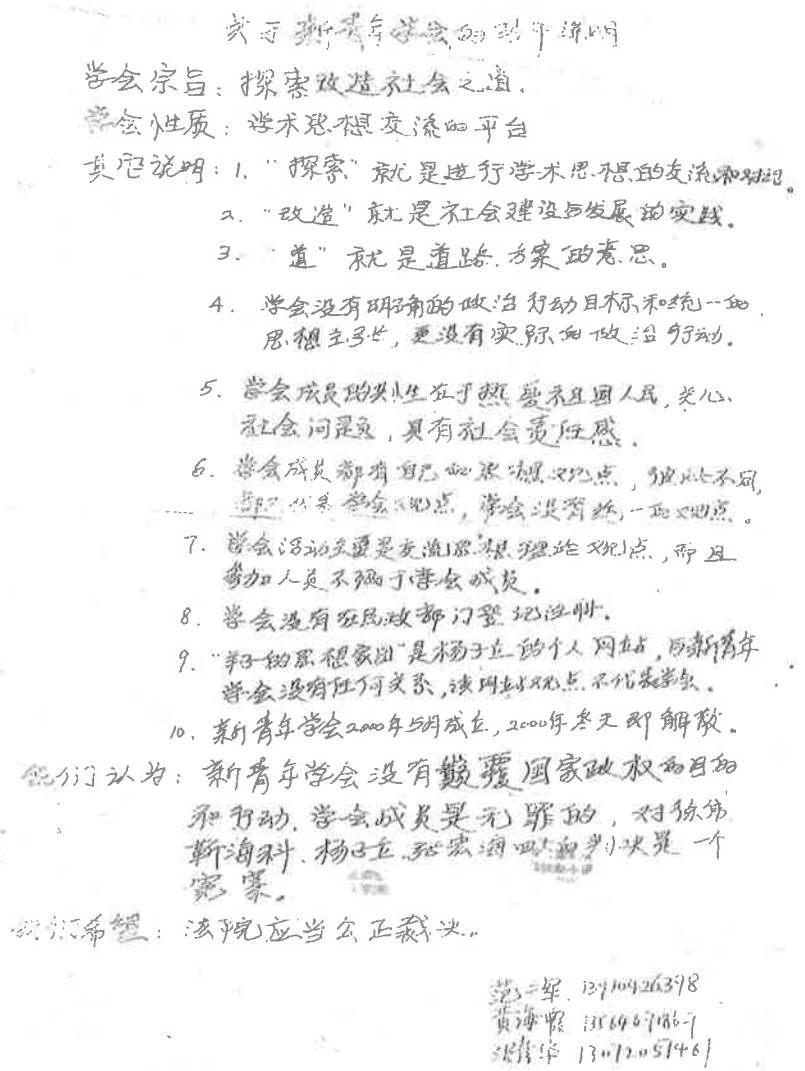
我所知所做的不多，因为我参与得既晚又少，但我敢说关于我的兄弟，他们为我所不知的事一定也是关于为国为民的好事。徐伟生活俭朴，整天衣着破旧，抽烟只抽两元以下的，但他仍然会自费去太行山区作农村社会调查，以求支援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北京师范大学，徐伟发起创建了“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这可以说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学生社团，该社团为全国的农村调查以及为北京郊区民工子弟学校的义务支教作出了大量工作和贡献。一位名校出来的硕士生，有着稳定的工作，却经常穿着见脚趾的破旧旅游鞋钻山沟访农户，现在却被关进了监狱！杨子立为人耿直，待人和善，对平民百姓有着很深的同情心。他曾骑自行车到河北赵县，去调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并写出相关的调查报告。但他的弱点是在网上说话太直白、太有正气，这样他就难免惹有些人不高兴。关于靳海科、张宏海，他们平时为大众利益积极奔走，勤于思考，其侠肝义胆在此不一一赘述。我们是关心政治，注重社会理想的，我不敢说我们是革命者，但我敢说，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他们绝对算得上是优秀的进步青年，他们比起那些只知拜金享乐、狭隘自私、明哲保身的奶油一代、蛋糕一族要好百倍千倍，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望法庭姑念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四人离校不久，初出茅庐，阅历太浅，年轻草率，且不无社会良心，给他们重新学习立身的机会，以使他们惩前毖后、造福社会。

李宇宙（指印）　敬上

2001 年 9 月 10 日

附錄 5：範二軍、張彥華、黃海霞《關於新青年學會的若干說明》



关于新青年学会的若干说明

学会宗旨：探索改造社会之道。

学会性质：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

其它说明：1. "探索"就是进行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研究。

2. "改造"就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

3. "道"就是道路、方案的考虑。

4. 学会没有明确的政治行动目标和统一的思想主导性，更没有实际的政治行动。

5. 学会成员的共性在于热爱祖国人民，关心社会问题，具有社会责任感。

6. 学会成员都有自己的观点，独此不同，即没有学会的观点，学会没有统一的观点。

7. 学会活动主要是交流思想，碰撞观点，而且参加人员不限于学会成员。

8. 学会没有任何政府行政组织。

9. "第3极思想家园"是杨子立的个人网站，与新青年学会没有任何关系，该网站观点不代表学会。

10. 新青年学会2000年5月成立，2000年冬天即解散。

我们认为：新青年学会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和行动，学会成员是无罪的，对张林、靳海科、杨子立、孙震四人的判决是一个冤案。

我们希望：法院应当公正裁决。

范二军 13410926398

黄海霞 13660786-1

张彦华 13072057461

附錄 6：範二軍《我對新青年學會的認識》

我对新青年学会的认识

一．新青年学会的成立

2000 年“五一”假期前夕，靳海科打电话约我“五一”期间到他单位去，有几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当时理解就是有共同理论兴趣的朋友相见，我是乐于接受的。于是，我答应了。具体时间不记得是哪天了。我按时去了他单位，他介绍我认识了几个朋友，包括张颜华、许伟，还有一个北广的同学，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了。那天就我们 5 个人在场，他突然提出要成立“新青年学会”。对此，我内心不太情愿，但是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是勉强违心地接受了下来。关于成立“新青年学会”的宗旨问题，我们界定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但在用词顺序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和许伟赞成使用“探讨中国平等、民主、自由之路”的表述方法，主张中国应当争取平等优先；而其他朋友赞成使用“探讨中国自由、民主、平等之路”的措辞，主张中国应当争取自由、民主优先。在成立时，有个仪式，大家在一张写有学会宗旨的纸上摁了手印，签了姓名，以示严肃郑重。当天靳海科还提出了章程的问题，记得好象当时没有形成结论，留待回去以后根据他的初稿各自修订，而后再确定。此后，他给我们发了电子邮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修订了章程。关于章程的内容，我至今已经记不得了。

这个时候，我对于“新青年学会”的定位就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平台，是一个关心中国社会问题的热血青年交流思想的地方。但是，来到这个学会的人，必须是真正有志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事业的，是真正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追求思想进步的青年，而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庸俗青年，所以要有一个严肃的仪式。

二．新青年学会的活动

据我所知道的，新青年学会的活动非常有限，分别在北航、人大、北大、北师大有过几次聚会。在北航时杨子力带了一个朋友参加，我们讨论了几个理论问题，如今只记得那个朋友讲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人大那次，北广的朋友带了一群朋友参加，还跟许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许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在这次会上，我看到这个架势，对北广的朋友很是不满，就提前离开了。在北大的那次，接受了杨子力、李宇宙、黄海波三位的入会申请。那天，大家还讨论了内部分工和今后活动，要我作为干事负责财务，推选许伟做会长，许伟表示不愿意，最后没办法只得接受了。关于以后活动，当时提出了网上论坛，长远可以出书，杨子力表示有朋友帮忙。网络论坛由靳海科负责。我大抵记得这些，可能在细节上有出入，特别是分工问题我记得不甚清楚了。在北师大那次，也是讨论了一些理论问题，如今已经完全忘记了具体讨论内容。

对于这些活动，我认为没有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我们还是围绕着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完全符合学会的宗旨和定位。

三、现在我对新青年学会的认识

后来跟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我逐渐认识到“新青年学会”以为没有在国家民政部门注册所以是非法社团。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我的确承认“新青年学会”是个非法社团，这个非法就在于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没有得到法律许可。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学会不存在“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既没有这个宗旨，也没有这个实际行动，更没有什么实际后果；这个学会更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恰恰相反，我和许伟都是明确坚持社会主义的，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是我现在的认识，我坚持这个认识。

范二军

200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

范二军

2003.10.30

附錄7：彭方志：我所瞭解的徐偉同學及相關問題

彭方志的证词：我所了解的徐伟同学及相关问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你们辛苦了！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民、共产党员，徐伟的同学。写这段文字是想向你们反映我所了解的情况，希望对你们全面了解、正确处理徐伟同学以及"新青年协会"的事有所帮助。对于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企图破坏安定团结的人，我与你们一样认为应当严惩。

徐伟同学的以前我比较了解，但"新青年协会"和他参与"新青年协会"的事我是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关心社会热爱祖国的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不过也可能徐伟还有另外一面，也许你们所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他就是应当严惩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你们能够就此在大学生中和社会上展开宣传教育。由于我后面将要提到的原因，这样作可以增强我这样的青年的政治鉴别能力，避免挫伤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避免社会对你们辛勤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产生误会，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整合中华民族各方面力量战胜内政外交困难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

我与徐伟认识于1996年，那时我是学广义相对论宇宙学的，他是学哲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请我给他讲了讲宇宙学的基本理论，发现我们比较谈得来。从此以后就成了好朋友。他有许多优点，比如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关心社会，忧国忧民，政治理论强等等。当然，他也有些缺点，比如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思想不够全面等。

后来，我们讨论过与党和国家的前途有关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民工问题：民工进入城市的适应、民工的权利保障等等。他说过如果我们党不作好民工工作，将失去大量的群众，说不定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他对社会腐败问题、对三农问题，也有很深的认识。我们还策划发起组织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法律援助自愿者协会'，挂在北师太法政所下面，准备对民工提供法律方面的教育和咨询服务。由于我们学校真正学法律的同学太少，而且也由于经验不足，这个社团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

98年前后徐伟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委托，在首都各高校召集自愿者参加农村调查，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这次调查。这成为了我关心农村问题的契机。后来我们一起发起组织了"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组织同学们搞农村调查、义务支援民工子弟学校教学等等。这当中徐伟作了许多工作。

由于这些事情，主要是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有关的农村调查和民工子弟学校工作，各个高校和社会上许多人认识徐伟同学，大部分都认为徐伟是一个好同志。现在突然听说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大家难以相信，感情也很复杂。因为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大家有一些看法：是不是我们关心社会、作些社会工作，也有可能增加象你们这样的部门的麻烦？在这个非常需要社会正义，需要青年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时代，我恳切希望你们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尤其希望你们能够在事后作一些宣传教育工作，以消除不良影响。这方面我们大学生社团可以尽力协助。

另外，我与杨子立也见过两次面，并对一些事情有过简短的讨论。两次见[illegible]在北京圆明打工子弟学校，当时我是在那里作义务支教，他也在作义务支教。他那时已经[illegible]工作了。象他那样已经工作的人，还作义务支教确实很少见，而且他还将他的妻子也拉来了。我对他的其他方面了解不多，总体感觉他是关心社会的，只是他好象思想比较偏激，认识问题好象不太注意全面考虑。当时我想毕竟我比他要大好几岁，我笑他偏激、片面，他说不定还笑我什么呢。所以我们没有作太多深入的争论，后来大家都比较忙，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交谈了。

虽然你们没有找我了解情况，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想我有责任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主动向你们反映，以使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写的所有的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我可以负责。如果对你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急切希望至少没有给你们添乱。

此致！
敬礼！

彭方志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98级博士生
前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研究生会主席
前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会长
中国网经济博士团主持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

附錄8：北大學生要求本刊報導這則北京的恐怖消息

北大学生要求本刊报道这则北京的恐怖消息！！

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同学！抗议北京安全局秘密绑架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杨子立！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师大的徐伟，广播学院的张洪海，以及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他们常私人聚会讨论时政。

2001 年 3 月 13 日清早，杨子立先生从河北老家坐火车回到北京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秘密绑架。

同日早 8 时，一个自称王建的北京国安局人员，带领十几名便衣警察将杨子立先生的住宅进行了 3-4 个小时的查抄，在其家翻箱倒柜，翻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杨子立用的电脑、各种资料、大量的生活用品。

此次绑架杨子立先生、查抄杨子立先生的住宅，国安局除口头承认自己的身份外，没留给家属任何书面的字据，故而迫使家属即便想投诉也没有事实上的书面证据。

国家安全局在执行公务中，本应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给家属一个书面通知，或让家属记下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令人愤慨的是，这群便衣警察，在查抄杨子立家的《扣押物品清单》上，都不签字。江泽民近期把绑架列为严打之一，显然他说的绑架是指非官方行为，但问题是，官方把人抓走而且不留下字据，与非官方的绑架在形式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市安全局的一个头目王健在释放杨子立的太太时说："你虽然无罪，可以走"，但条件是要杨子立的太太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杨子立夫妇被拘禁之事。"否则，不放杨子立的太太走。国安局这种明目张胆非法剥夺公民有申诉、控告的合法权益、明显带有黑社会恐吓的色彩，国安局的违法行为不但令人发指，也使人们不能理解，难道是国安局的主管领导，教给自己的下属去违反中国政府制定出的法律吗？如果不是，国安局为什么目无法制。

杨子立先生被秘密绑架已事隔一个月有余，根据法律规定，国安局早就应该向杨子立先生的家人送交书面通知，但令人吃惊的是，国安局至今还想隐瞒秘密拘捕杨子立先生的事实。国安局这种不留下任何字据的不光采的行为，与文明执法格格不入，与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更是背道而驰。不留下字据就把人抓起来，就把人家的住宅给查抄了，这种事只有在文革年代才发生过。此类不文明事件希望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注，纠正其错误。

杨子立先生是 98 年毕业的北大研究生，也是网络高级工程师，软件编程能手。他制作的《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在青年人当中较有影响，这次杨子立先生落难，很可能与他的网站有关。

杨子立是农民的儿子，他对生养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有着深厚的情感，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华本可无忧无虑地过上舒适地生活，但面对八亿农民兄弟现今农食住行的艰辛，他深感自己有为之改变的责任，在他的网站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深刻论述有其独特之

处，同时杨子立先生也明白民主政治在我国没有实现之前，农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不可能得到改变的。故此在《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中，探讨政治改革，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目前杨子立先生的家属没有见到国安局拘捕杨子立先生的书面通知，也不知道拘捕杨子立先生的原因，家属对杨子立先生的危险处境十分担忧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全国人大通过后，其精神本应在我国有所体现，哪怕是表面上的敷衍也算中国政府作出点姿态，但事与愿违：国安局、公安局把自己代表中国政府的牌子不但贴在脑门上，而且张嘴闭嘴均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而自居，以其名义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对杨子立先生这样的进步青年更是出重拳给予镇压。

今年以来，中国警方频繁对知识分子下毒手，浙江、安徽、四川、北京先后有数百人士被投入监狱。杨子立先生一案是中国政府打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新举措。

杨子立先生是进步青年中的代表之一，中国政府选择杨子立为打压对象，是想抑制住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在政治改革道路上的探讨。

抗议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秘密绑架杨子立！

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同学！！

2001 年 4 月 16 日于北京

附錄9：楊子立《辯護詞》

楊子立辯護詞：言論自由不是罪

諸位法官：

感謝能給予我再一次開庭辯護的機會，在此，我要對自己做無罪辯護。

我們四人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所以我首先想闡明顛覆罪的基本特徵，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是指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後盾不經法定程式，強行改變國家憲法規定秩序的行為，通常表現為暴動或是政變，因此，顛覆罪的兩項重要特徵，一是暴力；二是非法。所以那種“和平顛覆政權”及“合法顛覆政權”地說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我想證明，如果公民發表的觀點和憲法的某些條文相抵觸，那麼這屬於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自由的範圍，而不是違法犯罪。因為包括憲法在內的一切法律都是人為制定的，並且是允許通過合法的途徑進行修改的，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和法律原有條文不一致的新建議，立法機關才有可能討論，通過新的議案，從而完成對原有法律的修訂或制定新法律。提出議案固然是人大代表才具有的權利，然而議案的內容卻來自學術界的提議或民意的表達，因此，公民有權對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原則以及具體條文提出不同意見，這正體現了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原則，比方說：幾個人在玩撲克遊戲，每個參與者都有權提議修改遊戲規則，但在遊戲規則被更改之前，每人必須按原有規則出牌。提議修改規則和遵守規則是並行不悖的。

再舉一個事實上的例子：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中國應該實行市場經濟，而當時的憲法卻規定“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鄧小平當時只是一公民，他的言論並非違法，而是在行使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經過後來人大的討論和決議，憲法原來的條文被修改。所以

說，即使有人提議的觀點如三權分立，和憲法的具體規定有不一致之處，這也是合法的言論自由，如果言論中沒有提倡暴力或非法行為，那麼這種言論就更談不上是顛覆性的。

再次，我想講清楚犯罪未遂和非罪的區別，犯罪未遂是指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但未達到犯罪的目的，而非罪則是根本沒有任何犯罪行為，就顛覆罪來說，一般都是未遂犯，因此區分其有罪和無罪的關鍵是看，有無犯罪行為，而不是看犯罪目的的是否達到，犯罪目的只是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此即便能夠確立犯罪目的，如果沒有任何犯罪行為，也只能確定無罪。

現在看看起訴書所指控的事實：

起訴書指控其他五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學會”組織，以及後來我和他人加入。對於“新青年學會”的成立以及我的加入，我對此不持異議，但起訴書指控的“非法成立”一說，卻不能成立。因為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我們的自由結社因此談不上非法，那麼，是不是違反了《社團組織法》呢？首先《社團法》用來規範各類正式社團，正式註冊的社團可以做為法人開展社會活動。而“新青年學會”僅僅是一些互相熟悉的青年朋友組成的小圈子，既沒有經費來源，辦公地點，專職人員等正規社團的基本存在條件，也不准備以社團名義開展什麼社會活動和對外交往，因此，“新青年學會”如同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棋牌、外語愛好者自願組成的小團體一樣，不是什麼非法組織，另外，即便我們的結社行為不符合《社團法》的規定，那也不是違反刑法，因此不屬於犯罪。還有，“秘密結社”和“秘密聚會”地說法，除了營造一種玄秘的犯罪氣氛外，並無實際意義，難道為了避免“秘密”嫌疑，所有的活動都必須大張旗鼓的宣傳嗎？

闡明一個基本法理：只要言論中沒有宣傳暴力和非法行為，我發表自己的學術觀點就是行使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不是顛覆行為。

起訴書繼續指控我們四人提議“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首先自由化是我個人的觀點，而不是四個人的一致觀點。其實，

如前所述，“自由化”的觀點是學術觀點，屬於言論自由而不是犯罪。至於“重新建立”四個字則是強加的，按我的觀點：“自由化”指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樣“法治化”是指法治程度的提高，不能因為“自由”、“民主”、“法治”等詞語後邊有一個“化”字就理解成推翻現有法律制度並重建一套新的法律體系。

起訴書指控我們四人“主張在全國設立分會，通過互聯網發表文章，籌備創辦互聯網站和刊物，擴大組織規模和影響”。設立分會確實有人提議，但也不是全國都設立；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並非某人主張，而是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的興趣愛好。我的個人網頁早在1999年就建成使用了，發表網上文章是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一個合法的、有效的途徑，進行網上學術交流，是很正常的。籌備創辦互聯網站確實籌備了，但這是公民文化權利的一部分，到2000年底，包括我個人網站的各類民間網站不下十萬個，這並非是違法行為。後來國家出臺了一些互聯網管理規定，但是我們籌備的網站由於學會解散，後來並未建設，所以也談不上違法，創辦刊物則是根本沒有籌備，只是有人提議而已，擴大組織規模對任何一個小圈子來講，都是一種正常行為，由於沒有對外宣傳“新青年學會”，所以擴大影響是不存在的。

起訴書指控我們四人“規定了使用暗語等策略”。那麼，使用暗語怎麼回事呢？是不是為了掩蓋已有的犯罪事實呢？並非如此，這是因為我剛加入"新青年學會"。在學會還沒有進行任何活動的時侯，秘密員警就找到海科進行調查，並且海科正常的地質工作也受到影響，為了防止其他人也受到不應有的傷害，新青年學會就宣佈解散了。同時有人提議，如果再有新青年學會的麻煩就使用暗語通知，以防非法竊聽，實際上暗語根本沒用上，可見，使用暗出於政治上的恐懼，而恐懼本身不是犯罪，必須承認政治恐懼症是廣泛存在的，任何一個正常的人被秘密員警找上門都會恐懼，即使他沒有做任何違法事情也會如此。所以，在沒有其他犯罪事實的情況下，使用暗語也不過是公民的通訊自由罷了。

起訴書指控我們四人“在互聯網上發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等文章，提出“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首先，這兩篇文章並非集體決議，而是作者個人的觀點，其次，整篇文章的內容不應只根據其中兩句來判斷，再次，這兩句話固然包含著一定的錯誤觀點，如民主應當是程度問題而不是真假問題，但是學術觀點的是非並不等於犯罪，這兩句話中既沒有宣傳暴力，也沒有提倡使用非法手段，所以這也並非顛覆性的行為，還有，如果不把這兩句話看成學術觀點，而看成是個人抱怨或牢騷，作為國家主人的公民對作為人民公僕的政府發發牢騷和抱怨也是正常的。

起訴書最後指控我們四人“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首先，這裏指控的“推翻”和“顛覆”就不成立。因為前文已經論述過，“推翻”、“顛覆”成立的必要條件包括暴力性和非法性，由於在所有的證據中都沒有涉及使用暴力和非法的手段，因此不能認為我和他人有“妄圖推翻”和“妄圖顛覆”的企圖，其次，既便不用“推翻”和“顛覆”而用“否定”也是難以成立的，在我的文章中確實有批評馬列主義的觀點，但是不能把否定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同於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把否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等同於否定現實的中國特色，否定階級專政理論等同於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其根據是中共16大提出的“與時俱進，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思想路線，16大報告指出，一定要從對馬克思主義僵化的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一定要從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要有創新精神。既然要創新，就必然要提出和老觀點，老思路不同的新觀點和新思想，假如動轍上綱上線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那就不可能有創新，公民的言論自由也將不復存在。既便“妄圖”後邊的語句能夠成立，前邊已經論述過，單純有目的，而沒有行為，不能算是犯罪。

綜上所述，新青年學會是我們幾個有愛國熱情的青年共同的業餘興趣和愛好結成的小團體，從其名稱和宗旨“積極探討社會改造之道”來看，也是學術性的，並未危害國家政權的安全。我們幾個人的學術觀點和認識層次各有差異，比如：我信奉自由主義，而徐偉信奉馬克思主義，但我們共同關注國家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也正因為認識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討論，在起訴書所有的指控中，沒有一件屬於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

我們四名被告人從被拘留到現在，已經兩年多的牢，我在此仍然要做無罪辯護，因為這不僅牽涉到我們個人的清白和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這件案子能否公正判決，關係到憲法對公民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保障能否真正得到貫徹實行，關係到憲法的尊嚴能否得到維護，關係到我國政治文明建設能否在法治的軌道上順利前進的大局。法律之所以要限制公民的行為，其目地恰恰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權。因此，法律的正義和人類的良知是一致的。在被拘禁的兩年多的時間裏，我常常想，假如隨便找到一個人，無論是精通法律的專家，還是不懂法律的平民，讓他看過我的文章，並讓他瞭解我的全部行為，然後問他，“這個人是犯罪嗎”？我堅信他一定會說“不是”。如果再問他，“這個人的全部言行對於你的自由和幸福有任何潛在的危害嗎”？我相信他一定回答：“沒有”。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心，我堅持自己和其他三人的清白與無辜。

諸位法官，你們是良知和法律的代言人，我相信你們的判決應當並且能夠體現公平和正義。

楊子立

2003年4月17日

附錄10：楊子立的辯護人許萬琳、李和平：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們受本案被告人楊子立的委託，作為其辯護人，參加本次庭審活動，在前一次開庭中，我們已經發表了辯護意見，認為楊子立不構成犯罪，本次庭審公訴人又提交了一些所謂的證據，我們仍然認為楊子立不構成犯罪，應依法宣告其無罪，具體意見如下：

一 本案審理程式上嚴重不合法

1．對被告人審而不判，嚴重超期羈押，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本案被告人楊子立自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批捕，期間只是在2001年9月28日開庭審理了一次，當時合議庭已經宣佈案件審理完畢，擇日宣判，但時間過去了一年零七個月，超過法定期限十六個月，宣判決定卻遲遲不能下達，嚴重違反了該法的規定。同時，被告人在此期間被羈押應該沒有法律依據，屬於超期羈押，同樣也嚴重違反了該法的規定。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是社會正義的最後維護者，是法律的代言人，但本案在審判階段不能依法宣判，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尊嚴，破壞了法院在公民心中的良好形象。

2．本案今天重新開庭審理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本案在2001年9月28日開庭審理了一次，當時合議庭已經宣佈案件審理完畢，擇日宣判，公訴人沒有提出補充偵察，合議庭也沒有提出或批准任何延期審理的動議，辯護人認為，此次開庭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是不恰當的，也是非法的。

二 關於本案證據——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報告及李宇宙的彙報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1．公訴人的證據形式上不合法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包括（1）物證、書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的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5）鑒定結論；（6）勘驗、檢查筆錄；（7）視聽資料；公訴人提交法院的證據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報告，和其工作人員李宇宙的彙報材料，此材料不屬於上述證據的任何一種，不能作為法定證據使用。

2．公訴人的證據不是偵查機關取自偵查機關以外的他方，其來源不合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是本案的偵查機關，偵查機關可以從犯罪嫌疑人處得到口供，也可以從第三方取得證據，但不能自己給自己出證明，試想，偵查機關自己給自己出證明如果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話，偵查機關辦案時自己給自己出具不就可以了嗎？何必勞神費力去調查，去取證呢？但實踐證明，偵查機關自我出證是不可靠的，是冤假錯案的源頭。

3．公訴人作為證人的李宇宙，他也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目前已經推翻了以前的證詞。

辯護人已經向法院提交了關於李宇宙目前已經在泰國申請政治避難，並向外界發表聲明，表明其以前為國家安全局工作，現在其在沒有壓力下已經推翻了前面的陳述，否定了其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出具的證詞。在此情況下，公訴人將李宇宙的證詞作為指控被告人的證據使用顯然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具有證明效力的。

4．公訴方的證據不能形成證據鏈，屬於孤證，據此不能定案。

目前，公訴方的證據只有李宇宙的證言，及其工作報告，但此證據與本案被告人的陳述相衝突，根本不能形成證據鏈條，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後方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為查實本案證據，證人李宇宙必須出庭作證，否則，其證言不能采信。

三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楊子立的罪名不能成立

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下麵從犯罪構成要件上加以分析：

1．從主體方面看，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主體雖然是一般主體，但主要是指一些竊據國家重要職位，具有較大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人。但本案中，楊子立只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只是一個軟體工程師而已，根本沒有任何社會職位，也提不上有什麼政治和社會影響，與本罪主體是有很大區別的，根本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

2．從主觀方面來看，楊子立也是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楊子立寫文章，做網站，參加“新青年學會”，目的只是搞學術探討，進行學術交流，探索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從來沒有推翻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3．從客體上來說，楊子立的行為不可能危害本罪的客體。楊子立的行為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行為，他的學術研究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是我國憲法依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權。楊子立參加了“新青年學會”，其目的仍然是切磋學問，砥礪意氣，為國家的繁榮昌盛獻一份力量，其仍然是依法行使我國憲法保障的公民的結社自由權，不可能對國家政權造成危害。

4．從客觀方面說，顛覆國家政權罪要求行為人有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但本案被告人楊子立沒有任何組織反政府的行為，也沒有策劃反政府的行為，更沒有實施反政府的行為。

所以，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楊子立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

綜上所述，本案公訴人出具的證據從證據形式、來源、證明力、真實性方面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不能形成統一的證據鏈條，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從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要件上講，被告人楊子立的主體不合適，沒有該罪的主觀故意，也沒有組織、策劃、實施推翻政府

的具體行為，更沒有危害本罪的客體，所以，公訴人對楊子立的指控不能成立。

我們請求法院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早日宣告楊子立無罪。

另外，鑒於本案被告人楊子立已經被超期羈押了一年多時間，嚴重超過在審判期最多羈押兩個半月的法定期限，本辯護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依法要求法院對被告人解除強制措施，或者變更強制措施，依法對楊子立取保候審。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參考、採納為盼！

辯護人：

北京市長安律師事務所律師：許萬琳

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和平

2003年4月20日

附錄11：張思之、閻如玉：張宏海“顛覆案”一審辯護詞

合議庭：

我們參與法庭辯論，完全是基於對諸位法官的尊重，這決不表示我們認為今天法庭調查的程式合理合法。

我們擔任張案的辯護律師，時在一審庭審終結宣佈休庭定期宣判之後，當時主要是考慮到法庭會因案件的特殊而請示上級，需要時間，故除了依法與被告人交談兩次外，未再履行其他辯護職責，以免對法庭形成干擾。不意休庭15個月之後，法庭並不宣判，卻以控方有證“需要進行法庭調查”為由，通知開庭進行“質證”。其他三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一致指出：這是程式上的“回歸”，屬於合議庭的專斷，於法絕無根據，僅僅是出於維護當事人權利的考慮，參加了法庭活動。我們支持這個觀點，贊同他們的立場。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次重新開庭調查質證的新證，只有一份書面材料，即國安局2001年5月31日形成的《工作說明》。這怎麼會是“新證”呢？我們有理由要求公訴人回答：既然你們認為這是一份重要證據，當年9月28日第一次開庭前為什麼不移送，開庭時為什麼不出示？公訴人說：“按照法律規定，我們什麼時候提出證據都可以。”不對！法律哪有這種規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辦理各類案件有關證據問題的規定（試行）》中明確規定：“訴訟各方向法院提交證據應當有時間的限制”（13條），“舉證期限，…… 最遲不得超過開庭審理的日期”（100條、68條）。對此，另有重要“說明”，內容要為：“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或指定的期限內拒不提舉證據的，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相應後果”。該“說明”還著重指出：“若無任何法律後果，舉證期限將形同虛設。”我們在北京轄區內辦理案件，參加訴訟，誰都沒有理由不執行這些規則。

關鍵在於：控方舉出的《工作說明》根本沒有作為充當證據使用的條件。分三點詳予說明：

第一、該《工作說明》是說明者與接受者之間工作關係的解說或詮釋，它只能起著他們之間一致認同的某種作用，並不適用於其他任何“第三者”。進一步說，說明不是證明。任何機關（即使有特殊的許可權）的《工作說明》，不經有權機關依法認可，對外都沒有約束力。

第二、從內容上說，這是國安局寫給檢察院的“工作說明”，意在說明被告人有犯罪活動。其中涉及5次“聚會”，但只有三次有國安局“線人”的書面彙報可“證”，其餘兩次則只有“說”，並無“證”，檢方全盤收受，又不要求補偵，這不僅說明其內容決非真實可靠，而且證明著檢方起始並未視之為可信的證據，因而直至開庭也未移送法庭。

第三、從形式上看，如果把它作為公文性書證，則因其不符合製作公文的規範性要求，缺乏書證要件，故失去了證明的效力。

總之，這份《工作說明》不是書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至於作為“說明”附件的李宇宙“書面陳述”中涉及的內容，因受到四位被告人先後一致的拒絕，斥為不實，我們要求傳喚李宇宙到庭質證。否則，這種未經合法質證的孤證，當然不具有證據的效力，對此無可爭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認為有必要指出：李宇宙陳述中，有指責我們的被告人張宏海污蔑共產黨、攻擊解放軍的言論，藉以表明“顛覆罪”能以成立。但是，起訴書未作指控，一審審理終結15個月之後，檢方卻舉為“證據”，意圖證明張宏海有罪，這豈不是“欲加之罪”麼？請問公訴人，您們為什麼這麼做？

審判長，借這個機會，我們要對起訴書的內容提出辯駁，為張宏海辯護，分三點說明：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有罪的核心問題是，張宏海等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學會組織，制定了組織章程，宗旨為‘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恰恰是在這一核心問題上，我們與公訴人存在著尖銳的分歧。事關重大，申辯如下：

第一、泛指“新青年學會”非法，卻舉不出一項視為或可以定為“非法”的根據，僅有空言，憑什麼給人定罪？如此羅織，還怎麼能使公民享有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的結社自由？

第二、“新青年學會”的性質，體現在該學會的章程和它的宗旨中。這個章程，既沒有非法的提法，又沒有違法的規定，從它的“宗旨”中更找不出“顛覆國家政權”的動機與目的，怎麼可以據以定罪呢？應當指出，把“探索社會改造”作為犯罪的指責，近似荒唐。只要有社會，不管屬於哪個類型，就需要改造；改造社會使之趨向完善是項永恆的任務，張宏海等持“積極”態度，應加以鼓勵而不該無端指控！

第三、案中材料表明：“新青年學會”草創後，儘管有人提出過“在全國設立分會”的“主張”（引文均見〈起訴書〉），但它一無人員，二無經費，三無辦事機構，四無會址，五無任何團體與之聯絡支持，純屬一個自學、自律、極其鬆散的學習性小團體的雛形，與一般的“讀書會”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更何況它早在有關方面立案偵查之前已經宣告解散，“分會”之議也化為煙雲，有什麼理由還要對這樣的“組織”定性為“非法”而要對其成員治罪呢？退一萬步說，就算有錯，例如有人會說“沒有註冊”之類，但錯不是罪，有錯改了也不行麼？

起訴書說：“該組織進行了分工，…… 張宏海為幹事”。即使如此，也不構成犯罪。問題不在於有“分工”，而在於幹什麼事。從整體上說，“學會”從草創到解散，無人幹“顛覆政權”之事；就張宏海而言，他作為一個“幹事”，據靳海科的陳述，也僅止於“召集開會”，會議內容與罪無關，召集者又何罪之有？

二、據起訴書，張宏海等人“通過互聯網發表文章，籌備創辦互聯網站和刊物，……規定了使用暗語等策略”，“妄圖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這段話其實就是“新青年學會”的全部“顛覆”行為。其中的發表文章，擬辦網站、籌備刊物，都是公民應有的合法的正常

的活動，與罪行毫無關連，無須申辯。關於“使用暗語”一節，似是驚人之筆，說穿了無非是三、四個青年想使用化名、筆名寫點文章，不願張揚而已，起訴書以所謂的“策略”冠之，企圖造成一種確有陰謀暗藏的印象，真的是“何患無詞”了。公訴人以國家檢察機關的名義，用這樣的內容和言辭，強行加罪於無辜，太過分了。試看上述的四種行為，有哪一種能與“顛覆政權”沾邊！

三、起訴書說，張宏海等人提出“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對此，也有三點辯駁——

第一，這條指控的第一個論據是“實施……假民主”問題。請允許我們冷靜地理性地結合現實政治生活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這些年來搞過“假民主”沒有？我們搞得還少麼？遠的不說，三天前，本月18日，《讀書週報》轉發了本期《炎黃春秋》刊發的遲澤厚的《我親歷的中共‘九大’》，具體地揭示了“九大”公開地大搞假選舉即“假民主”。遲文寫道：“各代表團受領任務：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面的票，落實到人頭；各代表團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後，必須以三忠於的高度，以黨性保證，按照要求投票。”結果毛澤東以1510票全票當選，朱德809票，陳毅867票……。面對如此嚴酷的事實，回顧當時的歷史，能不感到震撼。當代有志於民主的青年學子提出批評，即使語含刺激，難道不該予以認同，怎麼反倒弄成“推翻黨的領導”了呢？

第二、這條指控的第二個論據是“結束老人政治。”公訴人不會不知道，“結束老人政治”是鄧小平的一條重要思想，因其正確，故為“十六大”全盤接受，付諸實施，如果硬要說宣傳“結束老人政治”就等於“顛覆政權”，試問這是把矛頭指向何人了呢？起訴書的指控何其荒謬，還用證明麼？

第三、指控涉及的兩條論據與“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沒有牽連，亂湊罪狀，硬加上了。這樣的指控，已是不值一駁了。

概括地說，新青年學會成員的上述言論，反映出他們對現實問題進行“探索“的朝氣，當權者的責任是積極引導，使其對“改造社會”起到更加良好的作用，而決不應該予以扼殺，甚至意圖以法繩之。即使其中有人說了錯話，不是也應施以教育，使其糾正麼？而每個個人可能發出的“錯話”，又都不能視為“學會”的意思和意志，這是無須說明的。

諸位法官：我們的辯駁有理有據地證明：起訴書的指控，扭曲了、顛倒了事實，通篇沒有一點可信的“有罪證據”因而指控不能成立，理應予以駁回。張宏海無辜被關押已長達兩年有餘，超期羈押，超越審限，相當嚴重。審判長指示我們：再次延期審理之後，已向高院“備案”，按高院規定，“備案”之後可不以超期論。我們對這一“備案”之說不敢苟同，因為它實在沒有法律根據。我們籲請合議庭還他以自由，讓他享有憲法賦予的基本人權吧。宣判之前，請求允准我們前已提出的“取保候審”的申請。

辯護律師：張思之　閻如玉

2003年4月21日

附錄12：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1）一中刑初字第2206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徐伟（笔名徐鲁平、周汉），男，28岁（1974年8月12日出生），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捕前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2号宿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朱久虎，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子立（笔名羊子），男，31岁（1971年12月10日出生），出生地河北省邯郸市，回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5号楼604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许万琳，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和平，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靳海科（笔名剑瓦），男，27岁（1976年5月26日出生），出生地河南省鄢陵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甲2号院内1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

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刘东滨，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宏海（笔名江鸣族），男，29岁（1973年11月1日出生），出生地浙江省缙云县，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住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东路2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阎如玉，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检一分刑诉字（2001）第2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李磊森、代理检察员张晓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伟及其辩护人朱久虎、被告人杨子立及其辩护人许万琳、李和平、被告人靳海科及其辩护人刘东滨、被告人张宏海及其辩护人张思之、阎如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他人，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

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四被告人犯罪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技术鉴定结论、侦查机关工作说明、被告人供述等有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徐伟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证据，其行为没有推翻中国现政权、建立自由化社会制度的目的。

徐伟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徐伟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告人杨子立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其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学术观点，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杨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新青年学会“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的宗旨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无必然联系，公诉机关指控杨子立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不足。

被告人靳海科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靳海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靳海科等人成立“新青年学会”不构成犯罪，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靳海科实施了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

被告人张宏海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张宏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张宏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证据。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并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在此期间，上述被告人等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范二军证言证明：靳海科、张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学会，后共同讨论了组织宗旨、章程，举行仪式成立组织。靳海科提出由徐伟担任总干事，他和张宏海为干事。该学会成员的一些言论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张宏海全盘否定共产党，在聚会时的言论中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杨子立认为在经济

上应该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靳海科说现在的政府是集权政府，国民缺少民主意识。徐伟和他赞成用暴力的方式，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中国。归纳起来，学会成员有两种观点，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现在中国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学会应建立一个网站，要求大家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进行网上交流，并将会员的观点、思想及学会宗旨进行对外宣传，由徐伟负责，杨子立提供技术支持。2000 年 10 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杨子立的个人网站“羊子的家园”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2、证人黄海霞证言证明：徐伟负责学会网站的设计工作，杨子立负责网站的技术问题，杨子立说在学会的网站成立之前，可以把文章先放在他的网站上。徐伟是总干事，徐的观点是用农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来武装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经济等援助老百姓，让学会获得民心，徐伟趋向于用暴力方式，尤其是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社会。学会章程中规定要在天津、西安成立分会，要介绍、发展新成员，目的就是发展学会，壮大组织，改造社会。新青年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建立新型的民主体制，动摇共产党领导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威信。

3、证人李宇宙证言证明：杨子立明确表示实行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张宏海、靳海科提议要建立分会，且比较积极，靳海科联系这方面的事比较多。学会网站的申请工作由杨子立负责，在学会网站运行前，先以杨子立创办的网站做为学会的宣传性的窗口。学会要求每个会员都要写文章交给靳海科，靳海科负责《学实交流文集》的编辑工作，再将收集到的文章交杨子立上网刊登。在集会时，会员曾提出过使用化名等。

4、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获取的有徐伟、张宏海、靳海

科、杨子立等人签名及指纹的“新青年学会誓词”证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杨子立等人加入了新青年学会。

5、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碎纸片拼接而成的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复印件证明了誓词的部分内容。

6、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明：“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是徐伟所写。

7、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证明材料、查询结果证实：2000年8月22日，杨子立以北京伟恒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申请注册了会员身份，并以其个人身份提交申请并注册成功域名（qingnian.org 青年）。

8、从徐伟住处查获的“对新青年学会章程的修改案打印件”证明：该章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会员、组织、纪律、会议、经费、附则等，并规定该会定名为新青年学会，总部设于北京，分会分设各地，以探索“改造中国及世界之道”为宗旨。

9、从徐伟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打印件及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无标题议题记录”等书证证明：网站是新青年学会的宣传阵地及外围组织；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斗争策略及成为执政党的近远期规划。

10、徐伟给张彦华的信件证明了徐伟的目的是要将对现实的不满变为寻找和开拓出路的行动，探索出一条道路，最终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方略，通过搞活动扩大队伍。

11、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证明：新青年学会对现政权不满，并煽动广大青年要有所行动。

12、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章程（草案）”证明：“章程”内容包括名称、宗旨（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纲领、入会条件、组织机构、会员纪律、会

费来源等。

13、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中国新公民读本”文章手稿复印件及其日记中内容复印件，证明了靳海科对现实社会政治、民主的不满。

14、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实：署名靳海科日记本，黄色本第 145 页，绿色本第 31、49 页上的字迹是靳海科所写；《中国新公民读本》序手稿是靳海科所写。

15、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西安李党帅与其联系的信件证明：靳海科联络李党帅加入新青年学会的情况。

16、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电脑硬盘中破译调取的羊子网站的有关“羊子的文章”、“杨子立的通讯录”、“《学实交流文集》”等书证证明了上述文章具有推翻现政治体制的目的。

17、从徐伟、靳海科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第一、四、五辑的复印件证明：《学实交流文集》登载的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杨子立《选择自由主义》、于魏（靳海科笔名）《怎么办？》等文章有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18、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电脑主机、硬盘、芯片及调制解调器的照片、存有杨子立个人网页内容的电脑硬盘照片、杨子立个人主页中登载的文章照片，从“新青年学会”部分会员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的照片，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靳的日记本照片等物证、书证证明了上述相关证据的存在。

19、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说明证明：经侦查获悉，各被告人在几次集会时的言论及观点；2001 年 3 月 13 日，将四被告人分别抓获的经过。

20、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身份情况。

对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关于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的辩解以及各辩护人关于指控犯罪证据不

足的辩护意见，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现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实施了非法成立组织，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通过互联网发表有关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章等行为，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体现其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故四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的罪名成立。四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和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二、被告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8

三、被告人杨子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09年3月12日止）。

四、被告人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09年3月12日止）。

五、在案扣押之证物予以没收（清单附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柏　军
审 判 员　贾连春
代理审判员　赖　琪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庆华
　　曹　铮

没收证物清单

1、软盘	4 张
2、笔记本	2 本
3、手稿	47 页
4、纸张碎片	4 张
5、芯片	1 张
6、电脑主机（含硬盘 1 块）	1 台
7、电脑硬盘	3 块
8、MODEM	1 个
9、文章	若干
10、电脑	1 套

附錄 13：靳海科：上訴狀

上诉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冤！！！！！！！！！

我是被告人靳海科，对（2001）一中刑初字第2045号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判决认定，我和其它三名被告（徐伟、杨子立、张宏海）"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是缺乏充分证据和依据的。我将结合我的情况和我所知道的情况加以阐述、论证。

说与客观事实不符，是因为客观事实是：

一、我是一个异常坚定的马列主义者，长期以来深受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没有颠覆三者的主观意图。证据如下——

1. 高中时期（1992年—1995.6）我就游爱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国，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追求者，在此期间，我对理论学习很认真，被学校师生推选为县团代会的一名代表，我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组织参加了党课培训。这些河南省鄢陵县第一高中的党组织、团组织，我高中的班主任（92届4班93.3班 94.3班）陈纪勋老师，以及我当时的同班同学可以证实。

2. 大学时期（1995.9—1999.6）我热爱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国，坚定地追求马克思主义，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马恩选集、毛选、邓选等），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积极组织和倡导同班同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95061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追求马克思主义。我连续多次被推选

为本班团干部。期间由于我和其它班干部、团干、团员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各种学习实践马列主义的[illegible]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班曾被评为校优秀团支部、市标兵团支部，我也被评为校优秀团干部。这些我大学的同班同学（4495061班）、中国地质大学团委可以证明。从当时填写的团支部工作记录也可以得到证实。

三大学时期我认真实践马列主义，坚定追求马克思主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又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常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积极参加党组织组办的各种活动，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并经考察后接收为（1997年）一名党员。入党后我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继续坚持追求共产主义，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而且曾给系党总支负责的入党积极分子做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座。这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党委、地球物理系

党总支、地球物理系金胜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郭萍等可以证实。

4.上大学期间，我不但自己深爱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祖国，坚定地追求马克思主义，而且推动了布朗同学去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更并且为推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同学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持续的努力。

我在担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青年论坛协会负责人期间，多次勉励会员认真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我积极组织了推动地大同学学习马列主义，积极了解社会主义现况，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系列活动。我们多次邀请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教育专家林泰、刘书林老师给地大同学做报告、讲座；我们邀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王臣给协会员座谈；我们组织去

员和地大同学观看电影《小花》、《某营镇》、《较量》等；我们组织了"学习党的十五大"系列活动；我们在学会承办的刊物中《校风》中刊载了由我起草的《地大邓小平协会告地大同学书》，刊载了江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讲话；我们和清华大学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会结成友好社团，经常相互交流……这些情况地大校团委、清华大学林泰刘书林老师、当时TMS的会长王臣和TMS其它骨干、当时地质青年论坛学会的骨干会员王颖荣（地大人文经管系97级学生）、阳结南（地大人文经管95企业管理专业学生）、张宏远（地大能源98学生）、地大校团委老师李冬云等人可以证明。从地大刊物《地大青年》（97.98年）、《校风（98年）》（一、二期）也可以得到证实。

在1998年下半年，我向校党委、团委递交了《筹备成立地大邓小平学习协会的建议书》，强烈建议为了推

动地大邓小平理论学习，经快由校党团委组织筹备成立地大邓小平学习协会。校党团委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且委任我和另外两名同学筹备此会。我不顾当时任务繁重，时间紧张，毅然接受了任务，并且和姚素峰、董爱国书人一起在校党团委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了任务。当时离研究生入学考试已不远。我为学会起草了《地大邓小平理论暨研究实践学会告地大同学书》，我还在学会全体会员大会上做了题为《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发言演讲，号召地大同学和会员积极行动起来，做一个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把每演讲整理成文稿，投发在地大团刊《地大青年》(大概是98年的)上。除此外，我还邀请人大马列所的张新副教授为会员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座。这些情况地大校党委、团委、当时的党委副书记

余际从老师、团委副书记章冬云老师、团委王××老师、姚孝峰同学（当时为地大研究生，地大邓小平协会会长）、董雷同同学（地大材料系96级学生，邓小平协会骨干）等人可以证明。《地大青年》98年的刊物也可以证实。人民大学张翰老师也可以证实他的讲座。

5、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一生投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我在大学临毕业之时，毅然决定不报考本专业研究生，而报考人民大学马列所的研究生（2000年研究生），并且为此做了大量学习准备工作，参加了考试（没能考上）。这些情况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可以证实。

6、从我的笔记本、日记本以及我写的任何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没有过否定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任何言论。

——包括《做新公民.赢得中国》等文章。事实上不仅书面上，口头上我也从没有过这些言论。从这些事实完全可以判断出我没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意图。把我不满社会现况，积极探索改造现实道路的良好愿望和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无法解释长期以来我对马列主义的执著追求，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祖国执著的爱。以以上这些，可以从我的笔记本.日记本.我的文章中得到记录，也可以通过经常接触我的人了解情况(比如说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老师们)。事实上，认真阅读我的日记.笔笔记.文章，可以看到我只不过对目前腐败现象那严重、农民收入提高慢、农村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不少地方民主状

况堪忧（主要因为公民缺乏对民主的深入认识）等情况深为担忧不满，并想找到解决之路，想尽份自己的努力，我是深爱劳动人民的，是深爱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的，我深恶痛绝的是腐败官僚，是一些地方的伪民主，是人们对民主的不了解，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党的领导，不是人民政权。

什么是社会主义？记得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本质特征是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生产者（劳动人民）所有，即公有制主导；②社会主义中生产者间的关系是平等的；③社会主义主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民主自由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对劳动人民（工农）有着极深感情，完全赞同社会主义的所有

莫名其妙，为什么说我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呢？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是我完全拥护的，我的文章笔记无处不体现这一点。为什么说我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呢？有任何根据吗？

说我妄图颠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同样找不出任何切实的根据。翻遍我的文章、日记、笔记，只能找到我对工人、农民等广大劳动人民挚深火热的爱！对人民的爱！

同样，说我否定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更是无稽之谈。我的一生中只有对党入骨的爱！

综上六点，我挚爱社会主义、人民政权，没有任何颠覆它的主观意图。

附錄 14：楊子立《上訴書》

上訴书

法官先生：

对于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我不再做无罪辩护，但我觉得量刑似乎过重，所以上诉。

我不做无罪辩护的理由，首先是起诉书写得好，令我无法辩驳，既大体上符合事实，又让人看了就觉得我们有罪。但对这些指控，我毕竟还有些疑惑和想法，故此赘述一番。

起诉书指控我们秘密非法成立组织并秘密聚会。"秘密"一说我无法反驳，因为确实没有贴海报、搞宣传，虽然每次聚会都有他人参加，讨论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仍避免不了"秘密"的性质。既然是"秘密"，那肯定很可能私是非法和犯罪。对于成立非法组织，我原来以为既然是学会，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旨和纲领，加上宪法中结社自由的规定，学会不是非

法组织，因此我才参加，现在赵纾的内容全都被判决书认定，看来只要没有正式登记注册，都属非法组织。假如我们组织的是一个"围棋学会"，那也是非法组织吗？我们的是违宪。是不是结社自由应理解成"申请结社自由"呢？

赵纾书指控我们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变革"。对此我很难反驳，因为我们几人确实讨论过，希望国家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对这八个字还进行了争论。怎样造成这种变化大家并没讨论，因为不言而喻，国家的全局性变化只能通过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来完成。学会只是会员学习、讨论、提高认识的工具而已。但对于习惯了"革命思想"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指控（很违背）使人误认为我们几人要学习二十世纪早期的革命党或共产党，要搞什么革命。我无论如何大傻和平，理性的精神也是枉然。

赵纾书指控我们提出"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

3

制度”，这也被判决书认可。就我的理解，“自由化”就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变化，如同“软化”指变软，“硬化”是变硬，“人性化”指更具人性，“恶化”指变得糟糕。在新闻联播里看着国家一项项改革措施出台，民间投资领域扩大了，行政审批减少了，户口迁移限制放松了，公民申请护照随意了，现在去海边不要边防证了…。总之人民的自由程度一天天都在提高了，也就是国家正在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变化，也可以说正在自由化。那么我党因提倡自由化并为现实的自由化而欢欣鼓舞怎么竟成颠覆国家政权了呢？从小学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告诉我们，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什么时候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了呢？后来看着“自由化”三个字很面熟，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时我们几个人还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对那场运动只是有点印象，但并不深刻。如果把现在

的"自由化"理解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简称，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因为提倡自由化就等于提倡资本主义，就等于反对社会主义，就等于意图颠覆社会主义，就等于意图颠覆现政权。这种演绎可能是错误的，但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自由化前面"重新建立"四个字。"自由化"的"化"本身就是指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重新建立"后面应接一个描述状态的宾语，"自由"就是表示状态的词汇。假如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去解释"自由化"，那为什么不说"要重新建立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呢？这样，我就说服了自己，因为我理解的自由的社会在经济上确实表现为资本主义。但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提倡"法治化"的观点就很可能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法治化的社会制度"，提倡民主也是类似。现在我才认识到国家大事还是少关心为好，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犯罪的泥潭。以前别人劝我总是不在乎，现在悔之晚矣！

5

起诉书指控我们图推翻和颠覆，这也是在
被判决书认定。对于主观意图，我也知道自我辩解是
没有用的。虽然我的文章里没有一句推翻现政权的话，但
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总是[redacted]在某些地方有所流露。
我自己认为我的文章是理论分析，客观论述。没有煽动
推翻和颠覆，但判决书认定了我也没办法。唯一可以自慰
的是这些文章不会永远消失，后人还可以看到，[redacted]
[redacted]只有历史的判决才是最终最后的判决。

起诉书指控时，第二段是一个大长句，主语是我们
四人，也就是说句中指控是四人共同所为。但从证据中
可以明显看出有许多个人观点、个人行为、个人言论被当成
全体的。主要的混淆之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自由化观
点，是我提出的观点，徐伟新并不赞同，其他人也并不很
理解。另一个是指控的事实部分提到的《做新公民、重塑
中国》、《怎么办》两篇文章。根据判决书后面的证据

是新闻的个人创作，其他人并不知晓，更谈不上赞同。为什么要说成是四个人的共同行为呢？法律问题有细节有粗犷，这可能属于粗犷问题吧，这么一想，我也不觉得有多冤了。

法庭上我曾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学术观点，但判决书不予认可。自由主义在政治法律思想界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其本身还有许多分支，还有翻译、介绍和研究自由主义的书籍，刊物到处都是。可我毕竟是理工科出身，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只是业余爱好，可能观点中还有不少错误，也难怪不被认可成学术观点。需要的时候请教专家的头衔就好了。

对于判决书认可的证据，我的律师拿出李宇宙近来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反驳的证据，但未被认可。我个人更拿不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这是我不做无罪辩护的第二个理由。虽然我没有新证据，但对现有证据的怀疑

7

还是有一点。按说证据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怀疑没什么用，但我还是不吐不快。

花二军的证言说，我们四人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说没说，他说说了，当然法律上只能以他的话为准，我没有任何办法。他还说当时讨论用两种推翻共产党的形式，根据法庭宣读的证词，应是指2000年8月19日下午在北大未名湖畔的那次讨论。当时除了8个会员，另还有三个其他同学参与讨论，在人来人往的大庭广众之下，我们竟然公开讨论起了用哪种形式推翻共产党！甚至公然宣称发动农民起义！我们的会员现在不是胆小鬼，但胆子也不会那么大呀。花二军的话要是真的，光凭这么大胆我们就该判罪。

黄海霞的证词除了说徐乐的"农民起义"主张，还说学会的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从哪里得知学会这个目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跟她谈过学会宗旨，也没见过有

8

谁跟她谈过学会目的。我和黄海霞、李宇宙加入学会的时候，我除了望河，连家旨和章程是什么都不知道，想等后来有空再好好完善。后来学会解散了也没讨论章程的事，直到被刘翔的捕。事实上现在的章程草案中没有危害性内容，起诉书是纯点明了。

范二军和黄海霞都曾说徐伟鉴同用暴力方式改造社会，可我都从来听到徐伟说过有过种意思的话。我想起我入会那天在地大的讨论中，我介绍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包括和平非暴力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徐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我的观点表示不赞同。[redacted]范二军和黄海霞对徐伟的观点的看法可能由此而来。

李宇宙的证词说我要推翻共产党，可我的律师找到李宇宙此次之后写的文章，他说了他做了伪证，并承认自己是安全局线人的身份。[redacted]回想起人大那几次聚会都是他积极的，难怪我们这个书呆子会轻易入彀。

7

证据第17条说我的文章《论新国家主义》有问题，但到底此文是否进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呢？只有毒函看了文章才能判断。

证据第19条是全局的侦听记录。既然有录音为什么不当庭把关键部分进行播放呢？这种工作记录的真实性只能凭记录员自身的良心了。

从刘映[illegible]书认定的事实到罗列的证据，我无法辩护，因为该说的在辩护词中都说过，毫无作用，全都不予采信。

那为什么我觉得量刑有些过重呢？我自己当然不懂量刑的法律，而是看了电视剧《彭真》之后有了类似心理。

彭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地下党省委书记身份被判刑九年，后因大赦政治犯减刑三年。当时国共内战期间，地下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彭真

判九年，王佳[illegible]释放。今天我们这个学会也不是政党，宗旨、章程中也没有推翻政权的内容，凭着证人的几句话就判我们四个人八年到十年徒刑，所以我觉得似乎重了些。

另外，处理这件案件还涉及到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公平问题。根据李可留的证词，范二军也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既使范二军认罪态度好，但他毕竟也是学会主要成员，我们判八到十年，他家受惩罚，这是距似乎也太大了。事实上，我们四人在被审阶段也有在暴指称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保全自身的机会，但毕竟不能违背良心，编造事实啊，学会会员一共八人，除王涛一人无关外，如果七人中有三人指称刘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得以开脱，而不愿证陷到人的四人则要陷囹圄。

噢！该说的都说完了，我最相信的，还是历史。

上诉人　杨子立

2003年6月2日

附錄 15：徐偉二審辯護人莫少平、高峽：關於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等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徐偉的委託及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指派，由莫少平、高峽擔任徐偉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二審的辯護人，我們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依法維護被告人徐偉的合法權益。

接受委託後，我們認真查閱了全部卷宗、多次會見了被告人徐偉，並進行了必要的調查，辯護人認為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一中刑初字第2045號刑事判決書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程式存在重大瑕疵，判處被告人徐偉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不能成立，二審法院應依法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被告人徐偉無罪。具體辯護意見如下：

一、 一審判決認定的證據不能證明徐偉在主觀方面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和目的。

1、成立新青年學會（以下簡稱學會）的目的並不具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性質：

通過《章程》、《誓詞》可見其宗旨"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這與中國共產黨所提倡的宗旨及要求並無矛盾。（＜組織部統一下發的黨員教育材料＞中指出：黨在全國執政以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一方面，執政地位能夠使黨更好地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千千萬萬有志於改造社會、振興民族、造福人民的有識之士吸引和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不斷地把其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共同為實現黨的歷史使命而奮鬥。）引自組織部天津工業大學黨員教育網、瀋陽教育網——＜以實際行動爭取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教育材料。

綱領"組織起來，通過自我磨練、相互幫助、相互促進、積極實踐、砥礪品行，努力做一個道德高尚、體魄強健、具有社會科學常識和獨立思考能力、富有責任感、獻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新青年"，這些都是中國現在的道德教育所宣導的，是與國家、政權的穩固相輔相成的；通過《宣言》也能看出他們對現在中國的根本評價是一一現在的中國是"繁榮富強的中國"，在看到現實中不利於進步的一面時，他們要做的是改變許多地方青年的落後、腐朽的作風，成為富有獻身精神、責任感和追求真理熱情的，自由、民主、文明、有勇氣和信心的新青年。"新青年學會誓詞"、"新青年學會章程"、"新青年學會成立宣言"，從其內容上看，只能證明青年人的熱情向上、積極進取、改變頹廢的作風、為國家作貢獻，不能證明徐偉等人有"顛覆國家政權"的主觀故意，所謂的"煽動廣大青年要有所行動"、"具有推翻現政治體制的目的"等等都是有關工作人員的主觀臆斷，是靠曲解文字來做的主觀引申，而不是客觀材料所能證明的。如此意氣風發、積極進取、朝氣蓬勃的青年，何罪之有？有如此宗旨的學會難道會被顛倒是非地說成是"顛覆國家政權"？

證人範二軍、黃海霞的證詞也證明學會的性質並不具有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

2、徐偉等人的供述及證人證言均證明徐偉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主觀故意。

當徐偉等人感到他們的學會不見容於國家安全機關後，就主動解散了學會。（見範二軍2001年3月27日談話記錄，"2000年10月份，靳海科提出來要解散新青年學會，我和張宏海都同意"。黃海霞2001年4月15日談話記錄，"最後一次聚會是2001年2月，在人大西門的餐廳，我們聚了一次，學會解散。"）當徐偉等人被審訊時，他們的回答是愛國的，是愛黨的，可安全機關的工作人員非要威逼利誘地、拉攏打擊地勒令他們承認自己是叛國的、反黨的、反人民的、欲顛覆國家政權的，何其令人哭笑不得！最初進入學會的五個人中，有四個人是中

共黨員，欲反黨的人，會去入黨嗎？這不是反而給自己設下反黨的障礙嗎？假如徐偉等人真想如共產黨建黨、建國一般，重建一個黨派、一個國家，他們也會選擇"英勇就義"，也會有"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的氣勢，也會為了自己的真理"拋頭顱、灑熱血"而義無反顧，也會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言壯語"。可事實上，儘管他們再三申明自己是愛祖國、愛共產黨、愛人民的，可有關工作人員卻置若罔聞，非要代表人民、代表黨去將這些愛國者"繩之以法"，何其令人痛心疾首！

二、 一審判決認定的證據不能證明徐偉等人在客觀方面具備顛覆國家政權的能力和實施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1、不具有顛覆的能力：

徐偉等人，一無經濟地位、二無社會地位、三無政治地位，全部會費只有不足二百元人民幣，吃飯用了一些之後，只剩下一百元左右（見範二軍2001年3月28日談話記錄7—8頁）。他們憑什麼去顛覆國家政權？他們既無兵馬，也無糧草，更無裝備，手無寸鐵，誰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理論"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徐偉作為研究哲學的研究生會不知道？

2、不具有顛覆的行為：

一審判決認為成立新青年學會本身就是在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但是，在新青年學會不具有顛覆政權的目的的前提下，成立新青年學會這一行為也就不能等同於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一審判決認為寫出《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等文章就是一種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但是各人發表自己的觀點，一方面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另一方面，其中也沒有徐偉的所謂"反動言論"，更不能證明徐偉有"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所謂的"新青年學會"是一個非常鬆散的團體。徐偉儘管被定一個總幹事的空銜，卻不可能約束其他人的言行，更何況證人證言及供述均可表明徐偉及"新青年學會"的其他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觀點，並不是一致的。在這種前提下，

讓徐偉去承擔他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而引發的後果，勢必對徐偉造成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公正的結論。

徐偉他們關心農民，幫助農民，他的休息時間不是象有些當代青年一樣去"蹦迪"、去"追星"、去"搓麻"，而是"走進農村，關注農民"，周濟民工、針對民工子弟支教、捐建民工子弟學校圖書館、到農村進行村民自治宣傳以減輕人均負擔、義務為民工子弟學校服務、積極探討社會問題、將自己的所學積極實踐等等，凡此種種，難道是壞事？難道是犯罪？試問面對這樣關心國家的青年、無私無畏的青年，我們不幫助、不指導、不鼓勵，卻反而扣之以"圖謀不軌、顛覆政權、心術不正"的帽子，我們有何顏面去面對父老鄉親？難道那些一天到晚渾渾噩噩、自私自利、毫無責任心的年輕人倒應該表揚？就因為他們什麼都不做、無所事事？徐偉等人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使國家文明、科技領先、經濟強盛、政治發達的探索中（見《宣言》），看到他們有些方法、思想不正確，我們不加以點撥、指正，卻將他們置於"極度深寒"之中，于心何忍？因為個人能量有限，他們成立了學會，積極交流、探討，由於學會未經註冊、討論問題過程中言語過激，於是，我們的安全機關不但不引導他們走正確的路，反而無視《憲法》規定的結社、言論自由，咬文嚼字地大興"文字獄"，甚至在徐偉等人的學會解散後，仍然冠之以"顛覆政權"之名，意欲置這些熱血青年於"死地"，敢問，此等行徑，會給中國的人民什麼印象？會給意欲瞭解中國的他國人民什麼印象？他們會問：中國的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到底是為了國家的安全，還是為了自己的飯碗而顛倒乾坤、為了自己的一次誤斷而絞盡腦汁地欲蓋彌彰？

因為徐偉等人中有人欲辦網站而未辦、有人欲辦分會而未辦，就被上綱上線為欲和平演變、欲招兵買馬、欲星火燎原，誰都知道的一句俗語"光說不練-嘴把式，幹不成事"，徐偉作為經常去社會實踐的人不會不知道！

徐偉等人無論是自身基礎、還是自身行動，既然客觀上既不具備顛覆國家政權的能力，也沒有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就不符合"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要件。

三、 一審法院沒有依法出示對徐偉等人有利的證據，程式嚴重違法。二審法院應依法採納對徐偉等人有利的證據。

證人範二軍、黃海霞、新青年學會的另一成員張彥華以及對新青年學會及徐偉等人非常瞭解的何忠洲等人，今天全天均等候在法院門前等候被傳喚作證，四上訴人及六位辯護律師也均表示請求法庭傳喚證人出庭。儘管經合議庭評議，最終採納了檢察員的意見，證人未能出庭質證。但經過庭審，亦足以得出結論：一審判決所認定的三個證人，均針對自己所作的對徐偉等人不利的證言的形成方式和背景作瞭解釋和說明，這些都是對徐偉有利的證言，完全可以證明徐偉無罪。其中黃海霞、李宇宙的信均複印自一審卷。一審過程中，有利的證據不出示，甚至故意隱瞞，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

範二軍：2003年11月1日主動寫了一封信，請楊子立的律師交給法院，主要內容為：1、學會章程沒有形成過定稿；2、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學術討論的平臺，構不成一個秘密組織；3、來到這個學會的人必須是真正有志於中國社會進步的，真正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青年，而不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庸俗青年，所以要有一個嚴肅的儀式；4、學會的活動非常有限，而且沒有超出學術探討的範圍，完全符合學會的宗旨；5、新青年學會的非法就在於沒有在民政部門註冊，沒有得到法律許可。但是不存在"顛覆國家政權"的問題；6、學會更不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和徐偉都是明確堅持社會主義的，都是支持共產黨領導的；7、北京市安全局工作人員多次跟我談話中，經常採取一種威逼的態度和引誘的做法，特別是最後一次把我帶到北京市行政拘留所預審室談話，故意製造環境氣氛，給我施加心理壓力，並在談話中誘導結論，用他們自己的推測來作為定性的結論要我承認。在那次談話中，在他們的威逼和引誘

下，我出於恐懼，對幾個朋友的學理觀點按照安全局工作人員的意圖進行了推測，這些都是我在非常情況下對他們的個人主觀臆測，而不能作為犯罪行為的依據。通過範二軍的這份說明，可證實徐偉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

黃海霞：2001年10月24日給一審審判長柏軍寫了一封信，黃在信中提到自己在面對安全機關所給的或者七年以上徒刑、或者沒事的兩種選擇之間，無法實事求是，她說："我以為這些對我用準確而完整的詞語表達我的真意有一定干擾"，"我的證詞是在工作人員們循循善誘的問答過程中記錄下來的。比如在限定的似是而非的A和B之中選擇一個作為答案"，"證詞從某種程度上引起我的真意被曲解"……這封信的內容，完全可以推翻黃海霞的違心之證，也足以證明公訴方出示的黃海霞以前曾做出的不利於徐偉等人的證詞是在其真實意思的表達受到干擾、真意被曲解、被威懾誘導之下做出的，對學會這一組織的定性也不是其本人的真實認識，而是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學校領導、老師的認識。由此可知，黃海霞這一證人證言根本不能證明徐偉等人有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行。

李宇宙，本身就是為國家安全局工作的，卻將他作為證人。而且其"舉報材料"中的人稱不一，時而稱我，時而直呼李宇宙，不但不符合一般人的語言習慣，也不符合他自己的語言習慣，其證言的真實性極為可疑。但一審法院卻將該證言作為定罪的重要證據。一審期間，律師曾提交過一封李宇宙在2001年9月10日親筆簽名的給一中院刑庭的信，信中說："新青年學會雖然沒註冊，但她算不上一個正式的社團，我們唯一稱的上活動的事情就是一起吃吃飯聊聊天，發發牢騷，議論議論。即使有個別人在網上發發文章，說過一些過激的言論，那也是個人行為，與其他人無關。我們的願望只是希望中共作為執政黨在執政時作到公正平等，清正廉潔，使中國的民主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我所知所做的不多，因為我參與得既晚又少，但我敢說關於我的兄弟，他們為我所不知的事一定也是關於為國為民的好事。"由此可

知，李宇宙也有另外一種證詞。足以否定李宇宙先前所出具的對徐偉等人不利的證詞的真實性及可信性。

另外，一審判決依據的對徐偉等人不利的證言，許多是斷章取義的。一審階段，每一個證人均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證言，而一審庭審中只截取了某些證言中對徐偉等人不利的幾句話來宣讀，卻未出示證人所作的筆錄或所寫的交待材料中對徐偉等人有利的部分。如：李在2001年4月6日的談話記錄中提到，"每個人談的內容比較平和"，"徐偉的觀點還是不要過激，主張與基層民眾接觸，這是徐偉一貫的觀點"（其他證詞在本辯護詞其他部分及質證意見中已有說明，不再贅述），這些難道是"暴力"行為或煽動使用"暴力"？顯然不是。

四、一審法院未能依法酌定徐偉等人的無罪或罪輕等情節，定罪、量刑不當。

未依事實確定徐偉在新青年學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黃海霞，在2001年3月20日的親筆材料中，把所謂的職位、頭銜依據當時的情景定義為"男人間的遊戲"，在排列會員重要性時，把徐偉排在第三位，在2001年4月5日的《悔過書》中，評徐偉："其實他根本在裏面說話不起作用"；範二軍，在2001年3月27日的談話記錄中說："徐偉在其中（學會）作用不大，沒幹什麼"；通過二審的開庭審理過程查證的事實情況，也能證明徐偉在新青年學會中並未占主導地位，也未起主要作用，而一審因"總幹事"這麼個空頭銜，就將徐偉列為第一被告人，顯然未以事實為依據。

新青年學會在徐偉等被拘捕前就已經解散了，屬主動中止。換言之，即使新青年學會真的有什麼政治傾向，也已自行中止了。對於已經中止的行為，依法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

新青年學會的成立未經登記註冊至多是違反了社團登記條例，而不是犯罪。違規、違法與犯罪是有天壤之別的。一旦偷換概念，就可能鑄成大錯。而且，在新青年學會存在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權威部門將新青年學會定性為敵對組織，更沒有任何部門告知過徐偉等人

"新青年學會"是敵對組織。因此，因徐偉等人成立並參加"新青年學會"，就認定是犯罪行為，要"顛覆國家政權"，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正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五、二審過程中，證據已發生重大變化，應依法根據新的證據重新審查。

通過出示一審中未出示的證據、核查對徐偉等人有利的證人證言及二審庭審中四上訴人的陳述，可查明，儘管新青年學會中每個人的學術觀點不盡一致，但即使如楊子立一樣持多黨制、自由民主主義等觀點，也只是學術觀點而已，沒有任何人想"顛覆國家政權"；至於徐偉，更可經庭審查明他一貫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制度，更無"顛覆國家政權"之意圖。

六、關於檢察員支持公訴的意見。

檢察員當庭發表的二審出庭意見稱："一審的判決定的犯罪情節事實清楚，定性準確無誤、量刑適當，二審法院應予維持"。辯護人認為：檢察員的出庭意見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出庭意見"所依據的證據經過庭審質證程式已證明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檢察員未依據二審的變化，仍堅持使用一審確認的片面證據所支持的觀點，未能實事求是。

2、檢察員所提關於章程有無一致同意的終稿；關於章程中"保密"的約定；關於入會為何採取介紹、宣誓等嚴肅儀式；對徐偉等不利證詞作何解釋等問題，經過庭審也分別從範二軍、黃海霞等證人提交地說明以及法庭調查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因此，檢察員的意見是不應得到二審法庭的支持的。

綜上所述，徐偉等人的行為不符合"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法律特徵，一審判決所認定的證據也不能證明徐偉的言行是在"顛覆國家政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定罪量刑不當，程式存在重大瑕疵，辯護人懇請二審法院依據事實和法律改判徐偉無罪。

面對這樣的熱血青年，既然他們的初衷和內心是愛國的，那麼就應該將他們與"敵對勢力"區別對待。如果我們是真的熱愛祖國，真的在悍衛祖國，就應該愛惜這些有愛國熱情的青年，看到他們有偏激的想法，就應該引導、教育，而不是將他們的熱情扼殺，將他們的思想禁錮，將他們的青春葬送，如果我們真的出於愛國，就絕不應該這樣！

希望二審法庭能依照事實和法律，給予徐偉等人公正的待遇，宣判徐偉無罪，讓他感到，他所熱愛的國家、熱愛的人民、熱愛的中國共產黨也關愛著他。謝謝！

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

莫少平　律師

高　峽　律師

附錄 16：張思之、閻如玉：張宏海顛覆國家政權案二審辯護詞

合議庭：

一審判決不顧法庭審理的實際情況，不考慮控方的所有主要證據經質疑或被否定或被推翻的客觀事實，居然大體上抄錄“起訴書”的內容改為法庭的“審理查明”，認定張宏海等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學會’組織”；此後“多次秘密聚會，提出改變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該判決斷言：“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我們反復地研究了案卷材料和一審庭審的實際，結合今天的法庭調查，統觀案情，認為一審判決對案件事實的描述摻雜了臆測，所持的理由充斥著武斷，所謂證據經質證之說，更是在基本方面遠離了庭審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對該判決持否定性評價。以下詳予辨析，為張宏海辯護——先說證據。

一審判詞列舉的證據包括手稿及日記（證據第13項、14項）及“戶籍證明”（證據第20項）共20項，詳盡無遺，我們僅就其中的主要幾項再次提出以下質疑：關於三份證言（即前三項證據）：

（一）黃海霞證言。她的證詞據判詞所引除敘述了楊子立、徐偉的個別言行之外，重點交代了“新青年學會成立的目的是要改變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變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權，建立新型的民主體制，動搖共產黨領導的地位，動搖共產黨的威信。”這裏暫且不論個人的言行與“學會”的言行應加區別，也不論黃海霞所說的“目的”不見於該“學會”的章程，我要著重說明的是：她在作證之後，不久就向一審主審法官發了題為《關於我的證詞》的聲明，指出：“我的證詞中提到的他人思想的內容，都是我根據個人印象作出的推測。”請注意，是“推測”，而不是親見、親聞的事實。她還說：“我們中任何一個人從來都沒有在公共場合下明確地說要推翻政權的原話，我們從不用‘推翻’這個詞。”這就從根本上推倒了上述證言的內容。

然而這份重要的關於本人證詞的修正聲明，一審始終隱而不發，從不出示，更未質證，待到一審案結，方在卷中發現。我們可以不問一審的違規與不公，但問：依據這份聲明，一審確認的黃海霞證言，除了說明控方在取證方面的瑕疵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對於前證涉及的情況和問題，還有什麼證明力呢？

（二）李宇宙證言。李作為“線人”，他對於張宏海等人的揭發，自始有他明顯的擺脫自我、戴罪立功的傾向，當庭受到4名被告人的一致質疑與徹底否定。李宇宙證言與黃海霞證言互不一致，大有出入，也暫且不論。他本人在逃亡國外、異國避難之後，就一再通過互聯網發表聲明，推翻了他前此對國安局作出的一切證言。我們一再要求李宇宙出庭質證，辯明真偽，一審法官避而不答，未置可否，二審予以否決，令人遺憾。可是，未經合法程式質證的證言，怎麼能作為證據，據之定人以罪呢？

（三）範二軍證言。據控方提供複經一審判決確認的範二軍證詞是：“張宏海全盤否定共產黨，在聚會時的言論中有推翻共產黨的意思。”這個證詞，不僅被方才宣讀的範二軍今年十一月的新證和黃海霞的聲明所否定。細審檢方所舉的這個證詞的內容，更不難發現問題。人家言論中有什麼“意思”，是否有“推翻”誰的意思，見仁見智，是聽者按照個人的領會或推測而發出的一種感悟，即出自主觀上的斷定，怎麼可以用感悟所得的“意思”加罪言者處以嚴刑？範二軍還證明說：“歸納起來，學會成員兩種觀點，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中國現在的道路。”哪兩種觀點呢？範二軍沒有出證，他那“都是”的判斷又證明著不存在兩種觀點。哪些“不同的形式”可以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呢？範二軍也沒能出證，證明著他自己或者說不清楚或者根本沒有其事。用這樣的證詞來證實“顛覆案”的成立，有什麼證明力呢？這樣的證詞毫無證據的價值顯而易見。必須指出：範二軍當初之所以要這樣作證，與他在案中的身份關係密切。他應屬“另案處理”的同案犯。至於是否另行立案，如何處理，或者

是否立案處理，判詞並不涉及，也與他的“同案”的身份無關，那時有沒有被人威逼或者急於立功、擺脫自我的情況，請一併予以審查。

綜合一審判決認定的上述三份證詞，無一能夠作為證據證明張宏海有罪，無可爭辯。

二、“工作說明”。

這是一審判詞列舉的一項重要證據。我們在一審列舉充分理由詳細說明該“工作說明”不是書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控方對此在法庭上未能作出哪怕是一語的辯駁，一審判詞也未能作出哪怕是一句的否定，但卻列為證據之第19項，證明“各被告人在幾次集會時的言論及觀點”，什麼言論，哪些觀點，又統統不能實指，這是在證明什麼呢？我們更有理由質疑：即使發表了言論。闡釋了觀點，又何罪之有？難道在與時俱進的今日又恢復了“思想犯罪”、“以言治罪”的極其落後的刑事制度了麼？這一點，相信合議庭不會准許。

三、涉及“新青年學會”（下稱“學會”）的證據，分列6項，綜合申辯如下：

（一）判詞給“學會”定性的證據有章程草案、宣言未定稿和誓詞，主要是前兩項。關於章程，判詞只有一句話，即“宗旨為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研究章程，宗旨問題當然是關鍵。卷中另有一份《章程草案》，其宗旨是“解放自己，改造社會。”內容多了自我解放一條。客觀地考察這兩條宗旨，這既是公民對自我的積極要求，又是對社會承擔並力圖實現的責任，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構不成對政權的“顛覆”。關於宣言，判決書與起訴書一致，在它的那段“經審理查明”的主要斷語中都不涉及，而在證據的第11項中指出：該宣言證明：“學會對現政權不滿，並煽動廣大青年要有所行動”。對此，有四點質疑：第一，控方在一審中並未出示宣言的原件進行質證，卷中材料又不見宣言全文，顯然是胎死腹中的未定稿，不是正式宣言；第二，該未定稿中根本沒有涉及對現政權好或不好的看法，不涉及滿意或者不滿意的問題；第三，所謂“有所行動”，是判詞強加於人的空

帽子，而據該宣言未定稿的文字無非是要“從自身做起，解放自己，解放青年，勇敢地擔起改造社會，建立新世界……”。試看這些行動果然實施有什麼不好，又何罪之有呢？第四，判詞中的“煽動”之說，不知來自何處，根據什麼？列舉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煽動青年”的罪行，而又寫不出“煽動”的事實，於是不得回避“煽動”的罪名，使證詞與判詞完全游離，這怎麼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呢？

（二） 關於所謂“討論議題主要包括鬥爭策略及成為執政黨的近遠期規劃”，列為證據之9，檢方名為“無標題議題”，認為出自張宏海。這份“議題”，原件上沒有題目，張宏海方才也斷然否認看到過，當然更不是他的手筆。查其內容，應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可是，問題在於：其中的所謂“鬥爭策略”與“遠期規劃”看似驚人，與“學會”無涉，與張宏海無關。應當指出：本案在起訴之後一再退偵，不知何以對它不作筆跡鑒定，卻硬要強加給張宏海，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建議二審補救。

（三）關於“規定了使用暗語等策略”。這是一審判詞的認定。但暗語的符號、標識及其內容都是什麼？何時規定？又為何在20項證據中竟無一項涉及？證據中只有李宇宙一句“會員曾提出過使用化名”的證詞，即使該證成立，“使用化名”與“使用暗語”作為策略豈不是風馬牛？怎麼可以用捕風捉影的手法形成判決治人以罪！

（四）一審認定，張宏海等人於2000年5月“非法成立新青年學會組織”，“8月以來多次秘密聚會”，對此有兩點申辯：第一，非法成立組織，與成立非法組織有原則性的區別。一審判決認定張宏海等人非法成立組織，無非是指他們的學會未經註冊登記，然而這僅屬違規，構不成犯罪，這是常識，更何況學會存在不足五個月就自動宣告解散，違規行為已自我糾正！第二，“秘密聚會”之說與實際不符。學會僅有的5次聚會，無一沒有非會員參加，其中大多還在會上就研討的學術問題或社會現象發表了意見，僅據卷載的就有熊晉仁、何忠州、劉軍寧等十一人，如此鬆散的、群眾性的“聚會”，從哪個角度

說都沒有理由稱之為“密”，這是常理。兩種情事都易判明，諸位法官定會明察。

以上是關於證據問題的申辯。應當補充說明的是：一審不將被告人的辯解作為證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請二審予以補救。

再說案涉的被告人言論與觀點等問題。分四點：

一、首先應著重說明：判詞中涉及的“言論”與“觀點”，除學會的章程與宣言外，都分屬於各被告個人，不是也不能視之為四被告人的統一的言論與觀點，更不是“學會”的言論與觀點。舉如判詞提出的《怎麼辦》、《做新公民，重塑中國》兩篇文章，出自個人，第一篇甚至不是學會成員的著作，至於文中的觀點，四被告人並不一致。卷有記載，2001年6月14日，預審員問作者：學會會員對你的文章中的觀點有什麼看法？他明確答道：“楊子立對此不是很贊同。”這就充分證明我們的立論符合實際情況，判詞的斷法不合事理。

二、關於“積極探索社會之道”以及“假民主”和“結束老人政治”等三個觀點與言論，我們在一審辯詞中已詳予辨析，說明被告人的無辜，不作重複。

三、關於“重新建立一個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所謂“自由化的社會制度”，是一審判詞的概括性提法，語出第17項證據之中。而張宏海、楊子立等人的提法僅限於自由主義，並非“自由化”。他們是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來探討的。眾所周知，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學說，又是一種哲學思想，或是一種經濟觀點，有時也用來說明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總之不是一個局限於政治範疇的概念，更不好引申為政治上的“自由化”而視為異端邪說予以討伐，甚至加人以罪。富有激情的青年人，對這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大理論性問題進行研究，即使在探討過程中有其失誤，即使他們的觀點不能為人所容，似也應予以鼓勵與引導而不宜約束與懲治！陳寅恪大師宣導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是治學的圭臬，做人的準則，至今熠熠生輝，光照後代。

多少代人嚮往著、追求著自由！幾個青年人追求一點自由，主張一下自由主義，怎麼就該訴諸法律，予以嚴懲呢？相信各位法官能以明鑒。

四、關於“提出改變現政權”。這個提法也出自一審判詞的概括。所謂“改變”與“顛覆”決非同義。“改變現政權”更是意思含混、極不明晰的一個沒有確切含義的概念。“顛覆政權”則不同，它在法律上有著確定的含義與法定的條件，一審判決任意換置概念假人以罪，是真的應予推翻的。請求改判，理在其中。

最後陳述本案焦點，提請審查。

審判長：根據全案材料客觀地研究案情之後，可知本案焦點在於幾個青年草創了一個學會即“組織”，又曾在網上和5次聚會中發表了關於社情與國情的言論，此外別無行為或行動。這就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該學會始終沒有一個正式的章程，因而還不能認為是一個正式的社團。第二，一個學會是否能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危害，應從其宗旨與會員構成和他們的言行中具體加以分析，方能得出實事求是的判斷。考察“新青年學會”，是幾個青年基於熱情而成立的、以學習與研究為主要活動方式的、極其鬆散的小小團體的雛形，他們在成立之後總共有5次聚會，討論關於社情、國情的學術性問題，目的在於“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眾所周知，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舉國上下，正在為實現“振興中華”的目標而努力。振興的提出，說明諸事待興。而在這“待”與“振”的過程中必然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探索。試以本案為例，憲法明定的結社自由不正需要人們去探索實現之道麼？因此，被告人的行為構不成對國家安全的危害。第三，各會員即本案被告人的言論是否危害國家安全也應從言者的動機、目的審慎考察，有些言論、有些思想觀念，有人有權斷為“反動”，但退萬步說即使是“思想反動”，也還是思想性質的問題，畢竟同犯罪無關，按照政策，只能予以教育或者批判，決不該繩之以法，嚴予鎮壓。這是在研究本案的犯罪構成要件時必須把握的原則性界限，萬萬不能混淆或者偏離。一審判決的錯誤明顯，懇請糾正，另作明斷。

合議庭：本案超期羈押、超越審限，極為嚴重，至盼二審對此給予關注，切實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我們更指望二審能夠排除干擾，秉公執法。

張宏海辯護人：張思之　閻如玉

2003年11月3日

附錄 17：李和平《二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是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和平，是楊子立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中被告人楊子立的一審辯護人。楊子立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已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2003年5月28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楊子立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一審判決宣告後，被告人楊子立不服，已提出上訴。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的規定，我接受上訴人楊子立及其親屬的委託，受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的同意與指派，擔任其二審辯護人。擔任上訴人楊子立二審辯護人以後，我查閱了一審卷宗，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和法律研究，今天又出席了本案二審法庭，參與了法庭調查，從而對本案的事實，證據和有關法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現根據本案事實、證據以及相關法律，主要針對一審判決中存在的問題，並兼及二審法庭中檢察員的訊問與舉證情況，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我們總的辯護意見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一中刑初字第2045刑事判決認為上訴人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判處刑罰是完全錯誤的。該判決是在捏造上訴人主觀動機，適用法律嚴重不當，認定事實錯誤，程式違法，證據不足，嚴重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證據運用原則，強行作出的違法悖理的錯誤判決。根據本案的事實、證據及憲法，應當依法宣告上訴人楊子立無罪。

我們的主要辯護理由如下：

一、認為上訴人楊子立非法成立組織，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一審根據上訴人2000年8月19日參加“新青年學會”，因而認定上訴人非法成立組織。一審判決認為“新青年學會”是非法的，卻沒有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新青年學會”違法，更沒有提出違反了什麼法律，僅僅憑空言，就給人定罪。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一審法院認為楊子立非法成立組織，違反了我國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則，這才是非法行為，楊子立參加"新青年學會"是一般民事行為，是我國憲法保護的，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結社自由，本案所指的"新青年學會"無論是把它看作是一個學術性的團體還是一個政治訴求的團體，都是憲法所保障的，而非非法組織。恰恰相反，在物欲氾濫的今天，成立"新青年學會"是上訴人楊子立等人積極行使公民政治權利、關注社會民生、探索完善社會體制的可貴行為，怎能被視作犯罪行為。

二、一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楊子立無視國家法律，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經構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我們認為一審法院的認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一審判決證實的證據不充分，不能推定上訴人楊子立有罪。

我們理由如下：

1、一審認定的範二軍的證言，受到四被告一致否認，認為不實，範二軍是"新青年學會"的骨幹成員，與本案有著直接的利害關係，在一審時又沒有出庭質證，這種未經合法質證的孤證，不具有證據的效力，所以範二軍的證言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不能采信。

2、公訴方證人黃海霞在一審時曾給一審審判長寫過一封信，說明自己在作證過程中被誘導使其真實意思受到干擾以致證詞被曲解。但黃海霞的信在一審中卻沒有被出示。為查實本案證據，證人黃海霞必須出庭作證，否則，其證言不能采信。

3、公訴方證人主要證人李宇宙，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在校學生，也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目前已經推翻了以前的證詞。李宇宙目前已經在泰國申請政治避難，並向外界發表聲明，表明其以前為國家安全局工作，並推翻了前面的陳述，否定了其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出具的證詞。在此情況下，一審法院采信李宇宙的證詞是不合

適的，也是不具有證明效力的。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後方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為查實本案證據，證人李宇宙必須出庭作證，否則，其證言不能采信。

4、一審認定的第4、5、8、11、12證據，是“新青年學會”的誓詞、章程、宣言。

國安局偵查獲取的、提供給一審法庭的“新青年學會”的章程、宣言（附章程，宣言）中既沒有非法提法，也沒有違法規定，宗旨中也沒有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一審法院把探索“改造中國及世界之道”作為犯罪的認定，近似荒唐。只要有社會，不管屬於那個類型，就需要改造；改造社會使之趨向完善是項永恆的任務，楊子立等持“積極”態度，應給予支持而不該扼殺。

第8項證據所指的分會，則沒有設立。

5、一審認定的第7，9項證據，只能證明楊子立以個人名義申請了 qingnian. org 功能變數名稱，申請功能變數名稱屬於個人的一般民事行為，是受法律保護的。而且第7、9項證據所提的網站，則根本沒有建立。

6、一審認定的第16、17、18證據，是楊子立的“羊子的文章”，從“羊子的文章”透露出的是有志青年回應國家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思索。是受憲法保護的。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7、一審認定的第19項證據，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工作說明。而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證據使用規則，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1) 其形式上不合法。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包括(1)物證、書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上訴人的供述和辯解；(5)鑒定結論；(6)勘驗、檢查筆錄；(7)視聽資料；而控方遞交的工作說明，即使把它作為公文性書證，其卻不符合製作公文的規範性要求，缺乏書證要件，因此其不屬於上述證據的任何一種，不能作為法定證據使用。

(2) 其來源不合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是本案的偵查機關，偵查機關可以從犯罪嫌疑人處得到口供，也可以從第三方取得證據，但不能自己給自己出證明，試想，偵查機關自己給自己出證明如果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話，偵查機關辦案時自己給自己出具證明不就可以了嗎，何必費神勞力去調查，去取證呢？實踐證明，偵查機關自我出證是不可靠的，是冤假錯案的源頭。

(3) 從內容上來說不可信，工作報告是國安局寫給檢察院的“工作說明”，意在說明被告人有犯罪活動，其中涉及5次“聚會”，但只有三次有國安局“線人”的書面彙報可“證”，其餘兩次則只有“說”，並無“證”，檢方全盤收受，又不要求補偵，這說明其內容沒有經過查證屬實，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一切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原則。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第19項的證據從證據的形式、來源、證明力、真實性方面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不能形成統一的證據鏈條，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因此辯方認為一審法院認定的證據漏洞百出，根本不能證明上訴人楊子立在主觀上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更沒有提出一項證據能證明上訴人楊子立在客觀上有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楊子立“參加新青年學會”其目的是切磋學問，砥礪意氣，積極探索現實問題，為國家的繁榮昌盛貢獻一份力量。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

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而楊子立等的行為正是回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積極參與政治，探索解決中國的政治腐敗的途徑，即使有些過激的言論，也屬於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僅僅因為楊子立等在積極參政，議政的過程中，有過一句兩句過激言論的，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就將之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不是會讓所有關心政治的知識份子，不敢參政，議政，生怕一不小心說錯了話，就會鋃鐺入獄。這樣何談憲法保護言論自由。

三、一審法院審理程式嚴重不合法

1、一審法院對上述人立審而不判，嚴重超期羈押，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本案上訴人楊子立自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批捕，期間只是在2001年9月28日開庭審理了一次，當時和議庭已經宣佈案件審理完畢，擇日宣判，但時間過去了一年零七個月，超過法定期限十六個月，判決書卻遲遲沒有下達，嚴重違反了該法的規定。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是社會正義的最後維護者，是法律的代言人，但本案在審判階段不能依法宣判，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尊嚴，破壞了法院在公民心中的良好形象。

2、一審法院重新開庭審理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本案在2001年9月28日開庭審理了一次，當時合議庭已經宣佈案件審理完畢，擇日宣判，公訴人沒有提出補充偵查，合議庭也沒有提出或批准任何延期審理的動議，辯護人認為，一審法院重新開庭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諸位法官：我們的辯駁有理有據的證明，一審法院的判決是程式違法，是認定事實錯誤，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上訴人楊子立是清白無辜的，是一個關心國家時事、思想進步的青年知識份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希望二審法院能夠維護司法公正，排除干擾，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撤銷一審法院判決，宣告上訴人楊子立無罪。

辯護人：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李和平

2003年7月9日

附錄 18：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3)高刑终字第 350 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伟(笔名徐鲁平、周汉)，男，29岁(1974 年 8 月 12 日出生)，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捕前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2 号宿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 22 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 2001 年 3 月 13 日被羁押，同年 4 月 20 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莫少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高峡，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子立(笔名羊子)，男，31 岁(1971 年 12 月 10 日出生)，出生地河北省邯郸市，回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 5 号楼 604 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 2001 年 3 月 13 日被羁押，同年 4 月 20 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李和平，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靳海科（笔名剑瓦），男，27岁（1976年5月26日出生），出生地河南省鄢陵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甲2号院内1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刘东滨，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宏海（笔名江鸣族），男，30岁（1973年11月1日出生），出生地浙江省缙云县，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住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东路2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阎如玉，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于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作出（2001）一中刑初字第220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韩晓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徐伟及其辩护人莫少平、高峡，上诉人杨子立及其辩护人李和平，上诉人靳海科及其辩护人刘东滨，上诉人张宏海及其辩护人张思之、阎如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并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在此期间，上述被告人等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范二军证言：靳海科、张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学会，后共同讨论了组织宗旨、章程，举行仪式成立组织。靳海科提出由徐伟担任总干事，他和张宏海为干事。该学会成员的一些言论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张宏海全盘否定共产党，在聚会时的言论中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杨子立认为在经济上应该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靳海科

说现在的政府是集权政府，国民缺少民主意识。徐伟和他赞成用暴力的方式，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中国。归纳起来，学会成员有两种观点，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现在中国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学会应建立一个网站，要求大家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进行网上交流，并将会员的观点、思想及学会宗旨进行对外宣传，由徐伟负责，杨子立提供技术支持。2000 年 10 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杨子立的个人网站“羊子的家园”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2、证人黄海霞证言：徐伟负责学会网站的设计工作，杨子立负责网站的技术问题，杨子立说在学会的网站成立之前，可以把文章先放在他的网站上。徐伟是总干事，徐的观点是用农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来武装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经济等援助老百姓，让学会获得民心，徐伟趋向于用暴力方式，尤其是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社会。学会章程中规定要在天津、西安成立分会，要介绍、发展新成员，目的就是发展学会，壮大组织，改造社会。新青年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建立新型的民主体制，动摇共产党领导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威信。

3、证人李宇宙证言：杨子立明确表示实行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张宏海、靳海科提议要建立分会，且比较积极，靳海科联系这方面的事比较多。学会网站的申请工作由杨子立负责，在学会网站运行前，先以杨子立创办的网站做为学会的宣传性的窗口。学会要求每个会员都要写文章交给靳海

科，靳海科负责《学实交流文集》的编辑工作，再将收集到的文章交杨子立上网刊登。在集会时，会员曾提出过使用化名等。

4、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获取的有徐伟、张宏海、靳海科、杨子立等人签名及指纹的“新青年学会誓词”证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杨子立等人加入了新青年学会。

5、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碎纸片拼接而成的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复印件证明了誓词的部分内容。

6、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明：“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是徐伟所写。

7、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证明材料、查询结果证实：2000 年 8 月 22 日，杨子立以北京伟恒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申请注册了会员身份，并以其个人身份提交申请并注册成功域名(qingnian.org 青年)。

8、从徐伟住处查获的“对新青年学会章程的修改案打印件”证明：该章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会员、组织、纪律、会议、经费、附则等，并规定该会定名为新青年学会，总部设于北京，分会分设各地，以探索“改造中国及世界之道”为宗旨。

9、从徐伟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打印件及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无标题议题记录”等书证证明：网站是新青年学会的宣传阵地及外围组织；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斗争策略及成为执政党的近远期规划。

10、徐伟给张彦华的信件证明了徐伟的目的是要将对现

实的不满变为寻找和开拓出路的行动，探索出一条道路，最终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方略，通过搞活动扩大队伍。

11、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证明：新青年学会对现政权不满，并煽动广大青年要有所行动。

12、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章程(草案)”证明：“章程”内容包括名称、宗旨(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纲领、入会条件、组织机构、会员纪律、会费来源等。

13、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中国新公民读本”文章手稿复印件及其日记中内容复印件，证明了靳海科对现实社会政治、民主的不满。

14、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实：署名靳海科日记本，黄色本第145页，绿色本第31、49页上的字迹是靳海科所写；《中国新公民读本》序手稿是靳海科所写。

15、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西安李党帅与其联系的信件证明：靳海科联络李党帅加入新青年学会的情况。

16、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电脑硬盘中破译调取的羊子网站的有关“羊子的文章”、“杨子立的通讯录”、“《学实交流文集》”等书证证明了上述文章具有推翻现政治体制的目的。

17、从徐伟、靳海科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第一、四、五辑的复印件证明：《学实交流文集》登载的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杨子立《选择自由主义》、于魏(靳海科

笔名）《怎么办?》等文章有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18、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电脑主机、硬盘、芯片及调制解调器的照片、存有杨子立个人网页内容的电脑硬盘照片、杨子立个人主页中登载的文章照片，从“新青年学会”部分会员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的照片，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靳的日记本照片等物证、书证证明了上述相关证据的存在。

19、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经侦查获悉，各被告人在几次集会时的言论及观点；2001 年 3 月 13 日，将四被告人分别抓获的经过。

20、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身份情况。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故判决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杨子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清单所列在案扣押之证物予以没收。

徐伟上诉提出：原判证据不足、虚假，定性错误；其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事实。

徐伟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不能证明徐伟在主观方面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和目的；在客观方面也不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议二审法院对徐伟宣告无罪。

杨子立上诉提出：其无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定性错误，量刑过重。

杨子立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不能推定杨子立有罪；杨子立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要件，建议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杨子立无罪。

靳海科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其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靳海科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靳海科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能成立。

张宏海上诉提出：原判与事实不符，量刑不当，所依据的证据不是事实，而且有混淆。

张宏海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张宏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意见：原判认定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徐伟、杨子立的辩护人分别向法庭出示和宣读了黄海霞、李宇宙、范二军的书面材料，经查，该材料与本案证据不符，无其它证据印证，本院依法对此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书所列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关于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的辩解以及各辩护人关于认定犯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案现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策划、实施了非法成立组织，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通过互联网发表有关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章等行为，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体现其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故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

宏海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应予采纳。各上诉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金　星

代理审判员　林兵兵

代理审判员　张永忠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佳珺

十二　探監

新青年學會成員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自 2001 年 3 月 13 日，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2003 年 5 月 28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刑，2003 年 11 月 6 日，北京市高級法院裁定維持原判，已近三年不允許與親屬見面。2004 年 2 月，他們被送往北京市大興區天宮院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處，4 月 12 日才通知親屬可以會見。

接到通知後親屬們陸續來到北京，張宏海的父親年歲最大，將近 70 歲，身體患動脈硬化、心臟病等多種疾病，是由女婿陪護來到北京，渴望與三年沒見面的兒子見上一面。他是從浙江省縉雲縣趕來的，是四位家屬中路途最遠的。

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的父親不顧花甲高齡，專程從家鄉赴京，長途勞頓異常辛苦，但這是親屬三年來首次獲得探監的機會。此前 3 月 15 日，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因在北京打工，已申請與楊子立見了一面。

遠道而來的三位父親，年齡都在六十歲以上，楊子立、靳海科的家都在農村，四人的家庭經濟都很拮据。他們四人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後，均在北京工作，是各自家庭經濟上的頂樑柱。其中楊子立已婚，妻子路坤在北京打工。楊子立為家中長子，下有弟、妹生活在農村，母親長年有病，生活不能自理，全家生活全靠六十多歲的父親種地為主，家庭生活非常困難。

三位親屬探監僅被監方安排 10 多分鐘，時間非常倉促。探監時隔著厚厚的玻璃，是用電話交談的，室內密密麻麻的安著監控。探監的人很多，環境很噪雜，許多話雙方都來不及談。張宏海的父親說：“三年沒看見兒子，似乎變的不認識了，人變得很瘦。”張宏海早先

患有輕微癡瘋病，在拘押期間沒能得到救治，現在已發展到嘴唇周圍，手臂、其他部位出現大面積白斑，並且出現肝炎症狀。由於長期拘押審訊折磨，變化太大，致使他隔著厚厚的玻璃認出了父親，而父親卻認不出他。

楊子立與妻子見面時，一直軟綿綿的趴在案子上，無法坐直與妻子通電話，顯的力不從心。營養不足，經常見不到陽光，四人的膚色顯得異常蒼白。限於會見管制，也可能免得家人擔心，他們沒有透露在監牢裏的詳細情況。但據他們關押早期遭受刑訊虐待及精神和肉體摧殘，再觀他們目前身體現狀，所謂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純系虛構。

在會見時他們四人都向親人表示，他們是無罪的。

靳海科手握電話，目不轉睛的看著父親，三年沒見了，父親蒼老了許多。看著自己的父親為自己長途跋涉而來，悲傷之情油然而生，潸然淚下。

靳海科的父親見到三年沒見的兒子，心裏更是百感交集，有多少痛心的話要說，卻很窒息。很長時間由於憤慨，他們竟說不出話。

靳海科含著眼淚氣憤的對父親說：“我們沒有罪！不要擔心。”

靳海科的父親當然知道自己的兒子沒有犯罪，便趕忙安慰說：“在裏面要好好照顧好自己，十年時間很快就會過去。”

靳海科悲傷地說：“我知道家中情況，請家中不要掛念。”

靳海科的父親已悲憤地說不出話，只重複著：“在裏面一定要好好照顧好自己，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靳海科看到遠道而來的父親，很是可憐，便抱歉地說：“我欠家裏的太多了。”

他們原先準備的千言萬語，卻悲傷、憤慨地說不出來了。

靳海科知道家中的困難，也知道即使問父親也是不肯說的，也就不問了，最後他對父親說：“新青年學會是我宣導創建的，我介紹子立入會，我連累了子立，一定向路大嫂道個歉。”

徐偉手拿電話久久的看著自己的父親，長達三年沒見到自己的親人了，他要仔細的看。

由於憤慨很長時間竟沉默的坐著，此時無聲勝有聲。沉默了一段時間，徐偉便對自己的父親大聲說：“我們沒有罪！這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強加給我們的罪！這是個冤案！”

徐偉的父親沒有回答什麼，只是在靜靜的端相著徐偉，看他的額角，因為在宣判那天，徐偉一頭撞上法官的案桌，表示抗議。徐偉的父親在看留沒留下傷痕。

徐偉的父親端相了一陣，便說：“你知道人生的最大悲劇是什麼嗎？”

徐偉靜靜的聽著沒有回答。

徐偉的父親便心情沉重的和他說：“人生的最大悲劇是白髮送黑髮。”

徐偉的父親看徐偉在平靜的聽，他時隔三年和自己的親人對話，很是悲切。

徐偉的父親又心情沉重地說：“以後情緒不要太激動，不要再幹那絕食和傷害自己身體的事了，給我製造最大的悲劇。”

徐偉聽到這裏，睜大了眼睛，拍著臺面大聲喊：“我沒有罪！就是押我一千年，我也不會承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強加給我的罪！我寧肯把牢底坐穿！”

徐偉的父親看徐偉激動的樣子很是傷心，從前的徐偉是一只溫溫順順的小羊，從沒見他發火過，怎麼被關了三年性格就變的這樣。這個從念書就被評為校級、區級、市級的三好學生，這個大學期間年年都拿一等獎學金的學生，被保送的公費研究生，這個被大學系裏全票通過的黨員，畢業工作才一年，就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頭，真是匪夷所思。看到徐偉冤屈的吼叫，眼裏不覺含滿了淚水，強忍悲憤勸著說：“我知道你們是無罪的，是混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敗類，貪功乞賞偽造政績強加的，如果新青年學會是個

犯罪組織，為什麼這個組織的骨幹人物範二軍、張彥華什麼事也沒有，連黨藉都沒被開除，黃海霞也是什麼事也沒有。從現象上看就可以看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敗類，喪盡了人間天良，泯滅了人性偽造政績做升官發財夢。以後不要再為有罪還是無罪傷腦筋了，歷史定將宣判你們無罪。”

徐偉情緒仍不平靜，仍想喊什麼。

徐偉的父親便勸慰說：“這只是個時間問題，聽我一句話，健康第一。”

徐偉聽父親這麼說，心情平靜了下來，問了一句：“姑姑家和叔叔家知不知道這個事？”

徐偉的父親便告訴他：“他們還不知道，到現在我還沒告訴他們。”

徐偉的父親又關切的叮囑著說：“聽我的話，健康第一。其他的一概不要想，保重自己。莫少平律師也和我說，勸你不要幹絕食及傷害身體的一些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徐偉動情的看著自己的父親。

徐偉的父親又關切地說：“在裏面要學好鄧小平理論，過去的事你就不知道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挨鬥，劉少奇強嘴，被紅衛兵打的鼻青眼腫，肋巴條都打斷了好幾根。鄧小平心眼多，紅衛兵讓他認什麼罪，他就認什麼罪，少挨了不少的打，還說永不翻案。現在鄧小平成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什麼案也叫他翻了。”

徐偉聽了微微發笑，問：“你現在身體怎麼樣？要注意保重身體。”

徐偉的父親便說：“我現在身體很好。沒發生這個事，早晨我在被窩睡懶覺。出了這個事，我一大早就起來去爬山，鍛煉身體。我要等著看北京市國安局這一小撮小丑，偽造政績的下場。這幾個卑鄙無恥的小丑，天津市國安局無罪釋放了張彥華，張彥華誇天津市國安局對此事處理的好，雙方成了朋友。北京市國安局這幾個痞子貪功乞賞，羅織罪名到處樹敵，決沒有好下場。害人害自己，他們搬起石頭，最終要砸自己的腳。”

徐偉默默的聽著。

徐偉的父親就說：“你自己不要申訴啦，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申訴也沒有用，我告訴你自有人幫你們申訴。”

徐偉默默的聽著。

徐偉的父親又說：“我也沒什麼對你好說的，就一句話，健康第一。要以看北京市國安局那幾個政治流氓、痞子的下場為動力，好好活。健康第一。”

徐偉仍默默的平靜的聽著。

徐偉的父親便重複著說：“不要為有罪還是無罪，還是什麼冤假錯案的傷腦筋啦，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所捏造的那些罪狀，都是些屁話，這些屁雖然很臭，總而言之還是個屁，屁的命不會長！”

徐偉仍平靜的聽著。

這時監管人員提一個大提包過來了，遞給了徐偉的父親。裏面裝著徐偉在看守所的一些衣服、食品等雜物。

徐偉問：“你看見判決書了嗎？”

徐偉的父親便說：“我沒看見，我旁聽時聽到了，污染了我的耳朵。”

徐偉說：“判決書在我提包裏。”

徐偉的父親從提包裏翻出一只臭襪子，判決書揉搓著放在裏面，又塞在臭鞋裏。

徐偉的父親拿著判決書說：“放這裏面幹什麼？別讓他臭了你的襪子。”

楊子立、靳海科、徐偉都是北京戶藉，按理說他們是北京居民。張宏海告訴父親，他可能要在最近分發到浙江原藉服刑。這是北京對待政治犯的慣用手腕，畢竟北京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外界關注高，當局擔心影響穩定局面。

他們的刑期還有五至七年，如果服刑期滿，他們將從二十多歲的青年，變為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人生最美好最豐沛的年華，都將在監獄白白消耗掉。

四個人都出生在七十年代以後，不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那樣遭受過社會動盪。可以說在 2001 年以前，他們的人生都是一帆風順的，他們勇敢的標榜自己是新青年，往往被一些同齡人視為異端。四人言行按現行憲法規定，並沒超出言論、結社自由的範疇。他們是無罪的“罪人”，合法的“囚徒”，罪在執法者。

傷痛不僅覆蓋著四人的身體和心靈，更纏繞著親人的每個白天和黑夜。

新青年學會思考的深度觸及社會的許多方面，他們自費下鄉考察三農問題，幫助城市弱勢群體，為農民工學校擔任義務教師。不能不承認他們思想前進，他們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但與有些人普遍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相比較，他們又顯得很不入世。他們都是社會精英，學有專長。如果他們像大多數人一樣，只為自己的家庭奮鬥，肯定會豐衣足食，過體面的生活。然而他們沒有選擇這條道，他們身體力行追求社會公正、法治、人權，足顯出彌足珍貴的高尚品質。

徐偉、靳海科、楊子立被轉到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張宏海因是外地戶口，仍被關押在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處，長達九個月，在裏面受盡了折磨，關押條件惡劣，身體狀況惡化，下身生瘡、化膿、潰爛，受了很多罪。

在監獄裏面，管理、監督等都不受任何限制，對政治犯比對刑事犯管理的手段更狠毒。他們用刑事犯、變態狂來折磨思想犯，通過老犯油子管理，這些犯人為了討取獄警的歡心，想盡各種各樣狠毒的方式折磨人，張宏海在監獄中不准站立、走動，唯一站立的機會，就是幹完了活，去拿新的活時，因為張宏海是重點犯人，所以連這個唯一的機會都沒有。不許站起來，整天被強迫坐在小板凳上做奴工。大腿

根部反復生瘡、化膿、潰爛，和褲子粘在一起，褲子被血一遍遍浸透，都脫不下來了。

張宏海沒有機會放風，不讓見陽光，連上廁所、喝水都受限制。長期見不到陽光，放風時間也沒有。生了多種疾病，包括白癜瘋，臉上、手上都是白癜瘋的症狀，現在發展到嘴唇周圍，手臂等其他部位，也出現大面積白斑，並且出現肝炎症狀。長期營養不良，見不到陽光，膚色顯的異常蒼白，都是因為脫離了正常生活產生的影響。

遣送處還是一個剝削人的地方，把犯人當作廉價勞動力，張宏海在裏面被強迫用紙和繩子做手提袋，一天做上千個，手都磨破了，從早上起來做到晚上睡覺。有時趕工時一定要做完，才能休息，每天如此沒有休息日。

遣送處還把人當東西買賣，浙江警方要人，得先把錢送過來，這也許是北京遣送站超期關押的原因。張宏海後來被遣送回浙江喬司監獄，被強迫編羊毛衫，勞動強度很大。一些大工廠經常來聯繫利用犯人做繁重勞動，監獄由此取得利益。監獄旁都是工廠、企業。

張宏海本來很強壯，但經過這些折磨，變的非常虛弱，走路看上去就要倒了，弱不禁風的樣子，不像三十歲左右年青力壯的人。

家人在痛苦中熬煎，曾幾次從家鄉赴京以期見到兒子，但都沒能見到。張宏海的母親身體本來很好，因想念兒子身體也出現各種病狀，剛剛因為癌症做了手術，現在已是一身的病，六十歲不到眼睛已經昏花，耳朵也似乎聽不見了，不能提兒子的事，一提身體就垮了。

張宏海的哥哥心痛地說：“我們真是無法想像，對良心犯如此狠毒的手段，我父母思想上根本無法承受，這麼大年紀還要遭這個罪。”

在浙江喬司監獄，張宏海的家人一月可探監一次，只能送內衣、內褲，其他的都不能送，尤其是食物。見面時旁邊就站著獄警，通常只能聊聊家常。

通信要經過審查過濾，有一次信中有一句話“在這裏勞動很繁重”，被監獄的人用筆劃掉。十天才能寫一封不長的信，因為沒有多少自己的時間，繁重的勞動很殘酷。

入獄後訓練一個月，然後寫認罪書，張宏海一直說：“我沒有罪，沒罪可認，沒犯什麼錯。”探監會見時張宏海曾經說：“國內這麼對待思想犯，我感到很痛心，對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很氣憤。”

張宏海的家人表示深深的無奈，他們曾呼籲過多次，想盡各種辦法幫助希望儘快出獄，但是無濟於事。現在他們不抱什麼希望，但仍堅持呼籲，呼籲當局對思想犯要人道些，呼籲國際社會繼續關注。

天還沒亮，星空芒芒，寒風瑟瑟。

在河南省鄢陵縣柏梁鎮大路王村一條土路上，蹣跚的行進著三個人影。他們艱難的走著，走走歇歇，歇歇走走。他們相互攙扶著，走的很慢很慢……

這三個人是靳海科六十多歲的父親、母親和年近九十歲的奶奶。

炎炎之夏，烈日炙烤著大地，頂著酷暑。寒風凜烈，風雪交加，冒著嚴寒。靳海科的奶奶日復一日，月複一月的坐在路邊的大石頭上，向遠處張望，巴望著她日夜思念的孫子海科，能從那邊走來。她等啊等，已經等了四年。

殘雪已慢慢消融，匯成涓涓溪流。嫩芽已悄悄爬滿樹杈，又一個春天來了。春天並沒有給她帶來暖意，因為她的心被獄中的孫子海科牽著。

近些日子靳海科的奶奶感覺身體有些不適，出現了異常症兆。按照中國人對年齡的評述：六十歲後便一年不如一年了，七十歲後便一季不如一季了。春夏秋冬季節的交替，都會對身體造成不適，引起疾病。八十歲後，便一天不如一天了，在世上的日子便以天計算了。靳海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又被投進牢獄，總共有四年多了，思孫心切的奶奶近九十歲了，感到身

體不行了，不知什麼時候就能倒下去，再也站不起來。她要去北京監獄，見海科最後一面。

淩晨，冷風瑟瑟，寒氣逼人。他們要從自己的家，摸黑走到鎮，再走到縣汽車站，從縣汽車站坐車，再到許昌火車站，從許昌火車站才能坐車到北京。

靳海科的奶奶是小腳的，從沒出過遠門，需要靳海科的父親攙扶著走。靳海科的母親本來就疾病纏身，遭此厄運打擊，更是雪上加霜，也病體蔫蔫。

他們培養的兒子靳海科讀書以來，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出席過縣級三好學生代表大會。他的足跡是，小學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一年便被開除了黨藉，捉入中國共產黨的監獄。

靳海科的父親在村裏，自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分的承包地不管多麼貧脊，從不問為什麼，對各種農業稅、費、捐、攤派、提留、代扣代交、集資等等，從不問為什麼。上級叫退耕還林，就退耕還林，從不問為什麼。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辛勞苦作，種地繳納名目繁多的稅費，農作物上市又要繳納名目繁多的稅費，遭此苛捐雜稅層層壓榨、盤剝，擦幹淚，從不問為什麼，只是默默的忍受，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老農民。

靳海科的父親身上背著個大編織袋，手裏提著個大塑膠袋，裏面裝著路上吃的東西——大蒜、蔥、乾糧等一些自家產的食物。他們起早貪黑儘量步行，為的是省下車費去看靳海科。即使這樣，這三個人的路費等一些花銷，也耗去了一年辛勞苦作的大部分收入。

靳海科的奶奶，這個年近九十歲的老人，在兒子的攙扶下蹣跚步行，一路顛簸行程一千餘裏，為的是在有生之年，見海科最後一面。他們長途顛簸一路艱辛，終於到達北京，暫住在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的租住房裏。

在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的租住房裏，靳海科的奶奶與徐偉的父親說著話，說著說著，她便從塑膠小凳上艱難的站了起來，她兩手扶著塑膠小凳，慢慢的坐在了水泥地上，她年歲大了坐凳子累，便佝僂著身子席地而坐。

她心身疲憊、茫然，抹著眼淚對徐偉的父親說："這是我和海科見的最後一面了，我活不長了。"

徐偉的父親靜靜的聽著，心裏很是酸楚。

她又說："靳海科念書，年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也能被抓進去？！"說著就傷心的抹眼淚。

又說："海科這孩子從小沒享過福，在監牢裏會不會挨打？"

徐偉的父親看她悲傷欲絕的樣子，便安慰說："事情也就這樣了，不會再往更壞的地方發展了。"

她佝僂著身子，不斷的在那裏自言自語重複著說："這是和海科見最後一面了，我活不長了。"

她不住的重複著這句話，一面說一面抹眼淚。

徐偉的父親看她傷心，在不住的抹眼淚，就安慰說："抓靳海科的那些人，都是些賊，做賊心虛，不敢把海科怎麼樣。"

說著說著，她突然兩手撐地的跪著，想努力站起來。反常的動作，使徐偉的父親愣在那。她還沒站穩身子就倒了，接著又努力的重複先前的動作想站起來，還是沒有站穩就又跌倒了。徐偉的父親理解不了，這突如其來的反常動作，便想去扶她，也不知說什麼好。只見她第四次跌倒後也不站了，就往門口爬，爬到門口扶著門框，佝僂著身子站了起來。徐偉的父親也不知她想幹什麼，看她戰戰兢兢的樣子怕她摔倒，就站在她的背後張著雙手。她摸索著門鎖不會打開。門外有敲門聲，徐偉的父親便將門打開了。原來是靳海科的父親站在門口。

孩子是娘身上的一塊肉，真的是有感應，一百歲有個娘，一畝地有個場，一點不假。

第二天他們就要探監見靳海科了，靳海科的父親是提前去打探路，去監獄怎麼走能近些，能方便些，免得探監路上有麻煩，使老人受苦。

在候見大廳，靳海科的奶奶戰戰兢兢的坐著，她滿腹的心事。千裏跋涉一路顛簸來到這裏，已交驗了身份證，就等見面了。

“海科現在會是個什麼樣？會是個什麼樣？”她誠惶誠恐，不住的問坐在身邊的兒子。靳海科的父親其時呆呆的坐在母親身旁，他不能回答。此刻他的心情與海科的奶奶一樣，不知兒子會是怎樣。

靳海科的奶奶坐立不安，等半小時就可見到日夜思念的海科了，可是海科會是個什麼樣呢？能見到一個什麼樣的海科呢？滿腹的心事有誰能回答她呢？

“出來集合！出來集合！都出來集合。”一個獄警向坐在侯見廳的在押人員家屬招呼著。

靳海科的奶奶由兒子攙扶起來，邁著小腳恐慌恐慌的隨著探監的人流，來到監牢的門口。大鐵門，高高的牆，高牆頂端架設的電網，高高的瞭望塔，門口站著全副武裝的崗哨，戒備森嚴，靳海科就在這大牆裏面。

獄警逐個點名，查驗著每個人的身份。查驗後逐個通過了電子掃描安全檢查，他們三人隨著恐慌的人流，進入會見大廳。

靳海科的奶奶雙手緊緊抓著窗戶的鐵欄杆向監牢大院張望，心口啊莫這麼厲害的跳，淚水啊莫把眼睛擋住了，我的孫兒海科……還有十幾分鐘就要見到海科了，這是一個多麼難熬的時刻啊。十分鐘後能見到一個什麼樣的海科呀？十分鐘後……十分鐘，已失去了時間的概念，是恐慌、焦慮、恐懼、不安……

等待會見的人群噪動起來，望著窗外，遠處一長串在押人員被員警押著，緩緩向會見大廳走來。那一長串人中，就有自己朝思暮想牽腸掛肚的孫子海科，這個近九十歲的小腳老人、這個土生土長從沒出過遠門的老人、這個身體佝僂的老人，雙手緊緊抓著窗上的鐵欄杆，

一張蒼桑的臉緊緊的貼在上面，掙紮著遠望那長長的一隊人，企圖尋找自己孫子的身影。淚水已模糊了她的眼睛，能找到嗎？能找到嗎？她只能將臉緊緊的貼在鐵欄杆上，緊緊的，緊緊的……

她的這個孫子靳海科，關押前曾經賣血籌錢，捐助北京市郊外來務工子女學校籌建圖書館，義務授課，因為同情農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投入監牢，是個中國特色的良心犯。

“奶奶！奶奶！！奶奶！！！”當靳海科看到會見的親人中，竟然還有自己年近九十的奶奶時，止不住的哭喊起來。

“奶奶！奶奶！！我的奶奶呀！”靳海科哭喊著。

“這是我的孫兒海科嗎？”靳海科的奶奶迷惑的張望著。

“這……這……這是我的孫兒海科嗎？”驚恐的奶奶望著四年多沒見著的孫子，面色煞白透黃，面容瘦削憔悴，已經認不出來了。

四年的牢獄折磨，尤其是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刑訊逼供了二十六個月，心身受到非人的殘害，她怎麼會認出來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這部號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手通過的法律第 124 條寫著：“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竟然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

這事竟然發生在一個標榜法治的國家裏，這漫長的非法超期羈押的二十六個月，竟然沒有一個具有法治觀念的衙門或具有法治觀念的人物出面管管。法律形同聾子的耳朵——擺設。

這事竟然發生在一個標榜以德治國的國家裏，這漫長的非法超期的二十六個月，竟然沒有一個具有德治觀念的衙門或德治觀念的人物出面管管——太缺德了。

這事竟然發生在中國共產黨的行政中心北京，黨中央的眼皮底下，黨啊！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啊！你不是領導一切嗎？二十六個月的超期羈押啊！你為什麼不管呢？……

這事竟然……

勿須再竟然了，那些司空見慣的口號，僅僅是口號而已，那些使人聽了天花亂墜、心花怒放的口號，卻原來是騙子伎倆，愚弄人民的魔咒。

不管你怎樣強詞奪理，都是蒼白無力的。這非法超期羈押二十六個月的事實，就是鐵證。

不管你怎麼把依法治國的口號喊的多麼響，重複多少次，這非法超期羈押二十六個月的事實，就能把這張畫皮撕下多少次。

不管你怎麼把以德治國這張商標描塗的多麼逼真，這非法超期羈押二十六個月的事實，足以顯現出你卑鄙無恥的缺德的本來面目。

“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說的是何等的動聽啊！這是江澤民題寫的。而腐敗的司法造就出的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案，這一冤假錯案就發生在北京，而題寫這詞的江澤民就在其中，是個領頭羊。

腐敗的司法就發生在北京，這二十六個月的非法超期羈押事實，就是鐵證！鐵證！！鐵證！！！

身心倍受折磨的靳海科那張蒼白的臉，那張瘦削的臉，那張被“司法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張畫皮擋著陽光而見不到太陽的臉，使靳海科那可憐的奶奶，已經認不出來了。

“海科！海科！你就是我的海科……我的……”當她被靳海科揪心的哭聲震醒後，當她認定這就是海科時，已是泣不成聲了。

她顫顫巍巍的掙紮著站了起來，撲上了海科……隔著一堵厚厚的玻璃牆啊！一堵厚厚的玻璃牆啊！

隔著厚厚的玻璃牆，顯現最多的是悲慘的哭聲。

“海科！海科！你就是我的海科嗎？”奶奶不住的呼喊著。

是的，厚厚的玻璃牆檔後面，就是一個從讀書就被年年評為三好學生的靳海科，就是使你朝思暮想魂牽夢繞、睡夢中呼喚的靳海科，一個賣血籌錢捐助北京市郊打工子女學校的靳海科，一個還有良心的中國青年，新青年學會會員——靳海科。

隔著厚厚的玻璃擋牆，他們只能用電話對講，傷心的對望，會見室內牆壁上，密集的安裝著監控。

“孩兒不孝把你們拖累了。你們辛辛苦苦把我供到大學畢業，應當盡孝的時候，孩兒卻進了監獄，不但不能報答你們，反而連累了你們。”靳海科一面抹眼淚，一面痛苦流涕地說著。

悲傷的奶奶多麼想把孫兒擁在懷裏，再仔細的端相啊，再能撫摸一下自己的孫兒啊，可是隔著厚厚的玻璃牆啊。

“奶奶，我很幸福，您和爸爸媽媽千里迢迢來送給我溫暖，送給我關愛，我有最好的哥姐，全家都很愛我，我感到很幸福，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靳海科強打精神，安慰已泣不成聲的親人。

信教的母親看著眼淚汪汪的孩子，祈禱著：“我的主，保佑我的孩子海科，他行的正、做的正，他品學兼優，愛國、愛民、愛家。主啊！我的主！多多保佑他。”

“媽媽，奶奶老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她這一輩子太不容易，為兒女、為子孫，辛勞苦作一生，沒享過一天清福。你們有一個好媽媽，她有一個好兒媳，我有一個好奶奶。”靳海科手握電話，淚眼望著信教的媽媽安慰著：“有萬能的主，你們要把心放寬，要堅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海科，你在裏面要好好照顧好自己，不要牽掛家裏。”靳海科的父親想像不到獄裏的實際生活，在不住的囑咐著。

“爸爸、媽媽，你們還是不放心我在裏面的生活，這沒必要。雖然這裏一切都不盡人意，我也儘量保持自己的思想活力，我會調整心態鼓勵自己。”靳海科安慰著說。

奶奶、父母傷心的聽著，靳海科又傷心地說：“爸爸、媽媽，你們那樣勤勞樸實，善良正直，那麼深愛著自己的孩子，閉上雙眼，就浮現您們飽經風霜的容貌。您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披星戴月，辛勞苦作，供我讀完了大學，總是鼓勵我，要好好讀書，不要有思想負擔。

您們用行動愛我，而如今，我只能用話語表達對您們的愛了，對不起，多保重。”

年近九十的奶奶，痛苦的隔著厚厚的玻璃擋牆，望著自己心愛的孫子，她已傷心到了極點，千言萬語只化成一句話：“海科，海科，我的孫兒海科。”

靳海科望著憂心衷衷的奶奶、父母繼續安慰說：“爸爸、媽媽，你們不要為我擔心，雖然監獄人們視為地獄，我儘量把它當天堂。雖然十年刑期很殘酷，我心裏很坦然。你們應該直起腰板，挺起胸膛，燦爛的微笑，心懷坦蕩的面對社會上的一切，因為你們的兒子沒有罪！他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監獄雖然很殘酷，兒把監獄當學堂。”

信教的媽媽，支撐著病弱的身軀，仍在不住的祈禱著：“海科，我的海科，你做的事是主讓你做的，不要背叛主，主會保佑你的。”

一個獄警看到這樣，已破壞了會見紀律，便走了過來。靳海科的母親抬頭看了他一眼，便替他祈禱：“主啊！我的主，我乞求您，寬恕這人吧，他看押著我的海科，可他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乞求您，我的主，寬恕這人吧。”

短短三十分鐘的會見即將結束，提前五分鐘電鈴急促的響了起來，催促著會見的親屬，預示著會見時間將結束。還有千言萬語怎麼說？苦在心頭。電話中斷了，會見結束。靳海科的奶奶手握電話，久久不願放下。她望著站了起來的海科，即將被押走，依依難舍，久久凝望。淚水洶湧的流，魂牽夢繞的海科啊！我的孫兒，這是奶奶和你見的最後一面了。

“爸爸、媽媽，你們要把心放寬，往好的方面想，並要堅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在電話中斷的情況下，靳海科仍繼續大聲安慰著他們：“你們要照顧好自己，保重身體，讓孩子出去以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你們在一起。”

“奶奶！我考上大學，您顛著小腳把我送到車站，而今，您偌大年紀千里迢迢來，只為見我一面，我卻不能把您送到門口。您傷著心走，淚水淒慘的流，我近在咫尺，看在眼裏，揉碎了心，淚水往肚裏咽，痛苦的忍受。我只能悲傷的揮著手，目送您走。我揮著手，不願您走，可這達不到。對不起，我的奶奶。”

“您支撐著家，養育著我，你把今生的愛都給了我，不圖回報的給了我，刑期還不到一半，可憐的奶奶，今生我還能回報您嗎？”

奶奶依依難舍，不願離開，臉緊緊的貼在走廊窗戶的鐵欄杆上，看著一步一回頭的孫兒海科，和一隊關押人員被押走，直到消失在視線中。

走出會見室的奶奶，心還被海科牽著，她蹣跚的走著，神色黯然，離監牢越來越遠了，她又站住了，默默的回過了頭，凝望著監牢的大鐵門，高高的牆，高高牆上的電網，我的孫兒海科就在裏面。她停在那裏久久凝望著監牢高高的牆，淚汪汪，心茫茫，淒慘慘，悲切切。默默的念叨著：“海科，我的海科，今生這是奶奶和你見的最後一面了。”

她黯然的，默默的回轉身，一步一回頭的漸漸離去……

靳海科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裏面，就是因為賣血籌錢捐助打工子女學校，籌建了一所簡陋的圖書館，罪名是：用農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來武裝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經濟等援助老百姓，改變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路坤是楊子立的妻子，出生在河北省農村，從小失去父親，是母親一個人將她們姐弟四人拉扯大的。路坤與楊子立相識、相戀到結婚，楊子立給路坤的結婚禮物，僅僅是一臺二手電腦，他們是一對貧困夫妻。

楊子立被捕入獄，路坤四處奔走營救，被新青年學會親屬稱為天下第一功。隔牆好比千層山，痛苦中的路坤，通過筆書寫她的愛意，

她整天都在想他，從白天到晚上，從晚上到夢中，就這樣沉浸在對楊子立的思念之中，在這樣的日子裏，她寫下了心的情詩。

子立：

在沒有我的日子裏，你要珍惜你自己。

子立，在沒有你的日子裏，使我懂得了思念，每一秒都在思念中熬煎。思念是時間流動的伴侶，是證明時間存在的唯一信念！像你呼吸的空氣無所不在，逃也逃不掉。我現在也不想逃了，如此心中受折磨，還不如讓它把我淹沒。溶在其中，痛苦也罷，幸福也罷，全寄語在自己的思念中。

我深深的懂得了我只是一個女人，以前從不知累，不管做多重的工作，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拍拍身上的灰塵，甩甩頭一樣會精神或是睡一覺，就象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重新充滿信心，面對世上的一切。以前堅信通過自己的努力會無所不能，總認為一切都會如意！！可現在我的心支離破碎，我不再是我，沒有了心跳，沒有了大腦。也不再有春、夏、秋、冬四季變化，不再有美麗的鮮花和象徵生命、浸人心肺的綠色。整個世界變的髒兮兮、灰朦朦一片。想吐可又吐不出來的感覺侵蝕著我的心。北京也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首都，這裏有太多的罪惡讓我不安，在這裏心靈受到了折磨。我多麼想逃離這裏，或讓痛苦把我碾碎。我只想不再有我，只想離開，可又離不開，因為這裏有你。我關愛著你，牽掛著你，滿身心都是你。

原來我能夠坦然的面對生活，面對工作，主要是你在我身邊，讓我對此有信心。重新高考的勇氣來源於你，工作的驕人成績來源於你，包括你對我的稱讚，都來源於你……我的愛人。我一直被你的愛所包圍，可我不懂，至到今天，我才明白，你的愛對我有多麼重要。你的愛已經溶入我的血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不在的日子裏，我沒有了靈魂，心離不開你，被你帶走了，去和你做伴，你感覺到了嗎？

我的心每一秒都在和你一起跳動。希望你現在不再和我一樣，在痛苦中掙紮，我的心和你在一起直到永遠。

親愛的，你過的還行嗎？我知道你的心比我還焦急痛苦，你是那麼的想往自由，宣導自由，可你現在自由沒有了，一切都被人為的剝奪了。你很寬容，我知道，我也許做錯了事，但你一定會原諒我，以前我不懂我，更不懂你，以前總是在你面前爭強好勝，總不甘示弱說你強，剛認識的時候，我還曾對你說，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只要努力也能趕上你。你面帶笑容對我說，以你現在的速度，五年追上我是不可能的。我還不服氣呢？當我看到你以超過研究生錄取分數線近100分的成績單時，我一下子明白，我這輩子是追不上你了，但表面上依然不服氣。還記得我們在北大草坪的椅子上，我們又一次談起我們，你看到我總想和你比時，說：我們雖然在知識上有距離，但離近了很多，很多了。我當時是這樣嗎？我現在才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在我們相融的日子裏，我對你的關心也很少，很少。記得九八年冬天你發燒，在醫院打針時打暈過去了，可我卻沒有感覺的去上班，幸好有人照顧你，幫你做的午飯，不然你該餓肚子了，當然難受的是你在發燒，更痛苦的是我沒有照顧你吧？我當時不懂，不是藉口，是真的不懂，不是故意的。

親愛的：分離的這段日子裏，我懂了，是在淚水中泡懂的。以前會因為你對我的粗心、大意，去和你吵架，現在我會把你的家人好好的對待，並把他們全部放在心上，好好敬愛他們。

親愛的：你知道嗎？傷我最深的一句話是："你的事，我得和我朋友的事去比，我朋友的事，比你更重要。我一定先辦朋友的事。"我把它刻在了心上，讓我作痛。因為我當時不知道你拿什麼做標準，我的事重要，還是你朋友重要。這麼久以後，我才知道當時的情況，如果你當時給我講清楚，我也是懂得的。為什麼有些事你瞞著我呢？不交流的話我怎麼懂呢。如果你告訴我，你的朋友在監獄裏，就在這幾天需要你幫他請律師，就不會讓這句話傷我自己，更不會記恨你這

麼久。與你在一起的多少個日子裏的痛苦，你知道嗎？你懂嗎？為什麼我們不能無所不談呢？我們是床上兩個人了，你這句話我記了這麼久，就因為它刺痛了我的心。每時每刻坐在公車上時，希望車子永遠不要停下來，一直帶我走。只要不回去面對你就行，的確是止不住的，一次一次……無數，要不是這場災難我怎麼會理解你呢？也許這一切一切的痛苦和不愉快，對我來說在我們分開的這段日子裏，已不重要了。我只要你平安歸來，我的愛人。你的朋友告訴我，你是一個一塵不染的孩子，我不懂還暗地笑你傻是白癡一個。在此我向你深深的表達我的歉意，對不起，是我的卑微玷污了你的聖潔心靈。還有一位年齡大你許多的朋友對我說“佩服你的人品”，我也不懂，還有朋友對我說：“不管男人和女人一見到你就會愛上你”，我更不懂了。經過這近一年的苦水中的掙紮，還有很多朋友都在為你為擔心、為你操勞，我現在懂了，我的愛人，你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你有如此高的榮譽，是我原來所不理解，所不懂的，雖然在受折磨，但我慶倖，讓我懂了你，懂了我。

我們這份感情一直讓我心情鬱悶至今。是我剛剛寫稿子的此刻，我終於明白了你……我的好丈夫。在你出事的這段日子裏，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不，還有更多的陌生人來關心你、幫助你，如果你知道的話該多麼的幸福。

此刻，我又想起幾年前的一件事來，不、是僅存我記憶的一件，那天有你和我，還有我的家人一起玩麻將結束時，你對我說：“以後別玩了，別上癮了，多看些書比這有意義。”你知道嗎，就你這一句話，我當作美好的回憶，這是你對我的關愛，接觸這麼多年了似乎再也沒有值得我回憶的事情了。我是一個多麼容易知足的女人呀！

這段苦熬的日子，我也得到了你朋友們的幫助，是他們的幫助和關心遠遠大於我的痛苦。所以我一直很堅強。你不知道他們對我有多好，比你對我還好，也許是他們不在我身邊給我溫暖我就會感動並牢記的原因。的確他們很好，是他們讓我明白我們作為夫妻，正義、責

任和義務之間的關係。讓我明白“真誠”二字是可以感天動地的，可以感到的。我突然明白了你的魅力所在，你在我心中變成了……不，你一直都是一個魅力無窮的人，只是我不懂。突然明白了你的那句話，傷透了我心的那句話“我不屬於你，我屬於社會的”。我懂了，我的愛人。你的心胸太寬闊了，以至於我以為沒有你的懷抱。你的心裏裝的事太多了，我以為你的心裏沒有我，現在我懂了，雖然心已經破碎，但真心感謝上天，我用了近一年分分秒秒痛苦中懂了你，感謝神靈！我在五臺山一步一個頭共一千零八個磕上那高高的岱螺頂，我們同行的共有五人，其中馬強就站在我的身後，我一個臺階一個頭，馬強緊跟在其後極其耐心的跟著，當時我還很生氣，不希望他跟在我的後面，因為是夏天我只穿著背心，我磕頭時，就會露後腰，我感到不雅觀、難為情，所以強烈對他說：“不要跟在我的後面，否則我就不磕了。”當時馬強也急了，他說：“磕你的頭，管我幹什麼。”我拗不過他，只好不理他了。當我磕到頂點時，馬強對我說：“我更加佩服子立了，他有你這麼好的一個老婆。”回憶到此處，我才明白馬強是為了保護我才耐心的一步一步緊跟的，他擔心我會磕暈或其他的意外，我呀——笨，常常是事後才明白別人好意，明白那份感情。我磕到一半時，同伴劉玉巧眼裏含著淚再三對我說：“路姐，不要磕了，不要磕了”，我知道她在心疼我。

子立，我懂了我自己！我願意五體投地跪下來為你消災，為你祈求平安！祈求你能快點歸來！那份沉重的愛，連我自己都要窒息了。

為你奔波、為你勞累是我的幸福。有時到凌晨我還在馬路上，有時到天亮我還沒有合眼，但已不覺得苦了，這一切的一切證明我們的愛還在。

你的胸懷像宇宙無邊無界，懷抱像太陽般溫暖。我們自相識至今已經風風雨雨走過了七年，我一直不懂這份感情。以為我們像其他人一樣成了家。其實我對家的概念也不清晰，更不懂了。自從你離開我（雖然是被迫無奈的）這段日子，我懂了我們這份骨肉相連的愛已經

深深地紮根在我心底。不管我們分開多久，我依然愛你。這份愛不是最初戀時的愛，也不是熱戀時的愛，它是在這場災難中，在我們分離的漫長日子裏，在痛苦中昇華了的一種愛。

這段日子裏，我有了生死離別的感受，我們之間的不愉快都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牽連，無私這時才是真的。

原來我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我不懂我！不懂你！！不懂感情，不懂家！！！！也不懂生活！！！！

現在我要說感謝磨難！感謝痛苦！感謝佛！是你們讓我懂得了該珍惜的一切，包括我的愛。

我在等你，快回來吧！我的愛！！我的子立！！！我的愛人!!!

你的路坤

2002 年 1 月 5 日

子立：

讓我癡迷的。

最近好嗎?

我們一起走過這麼久愛的歷程，有心心相印的幸福和快樂，有相互體貼關照，也有過誤會和爭吵。你說過，世界上沒有不吵架的夫妻，所以我們很少的幾次吵架過後，反而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和感情。我們是那樣愛對方，既怕失去對方，又一心想能夠讓對方開心，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或許你更加在乎我，因此你總在乎我的一言一行，害怕我迷失了回家的路，迷失了回到你身邊的路。你願意我總在你身邊，圍繞著你，所以總囑咐我不要亂跑，記得回家。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正是這樣，限制了我的視野，加深了我的寂寞，我開始變的脆弱，變得嘮叨，終於有一天，你會發現，我再也不是以前那樣神采飛揚，也沒有以前的開朗大度。我太愛你，也感動於你對我瘋狂而深切的愛，所以我不願意你有任何不開心，只要你要求我做的，我都按照你的意

願去做，去安排自己的一言一行，只要你開心快樂。也就在這樣的願望支配下，我漸漸失去了我自己。

終於有一天，你開始說我的不是了，我記得以前不論我做什麼，你總是誇讚和感歎的，是我自己退步了？還是你開始挑剔我了呢？記得以前我也曾招呼不打就出去了，那時你總擔心我生氣了，總會追出來問我怎麼了？而現在，你卻說我不打招呼出去實在不禮貌。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不是故意挑剔，而是在相處中我們沒有好好處理一些事，所以我開始脆弱，而你卻渾然不覺。我這樣說不是指責你，愛是雙方共同的事業，是我太遷就你，遺失了我自己。這樣下去，我們總有一天會把對方弄的傷痕累累。

親愛的，好在我覺悟了，你覺悟了嗎？親愛的，愛是一種很簡單也好複雜的事情，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這句歌詞說的很有道理。就讓我們在這個簡單而又複雜的路上，好好的一起走下去，跌倒了我們好好攙扶，走錯了我們相互商量，再去摸索正確的路徑，好嗎？

親愛的，我要做回我自己了，但是我不會遺忘我對你的愛，我正是為了能夠好好愛你，才讓自己走出你劃的圈子。

親愛的，我知道你會擔心我的，而且有點大 man 主義呢，可是我也知道，你是快樂著我的快樂，幸福著我的幸福，所以，我想即使開始有點擔心和難受，這很正常你也會接受的，是嗎？

其實，或許當初你的囑咐，只是一種關心和愛護我地說話，而我就把他當聖旨一樣去聽了，結果迷失了自己。我們是愛的太深，為對方想的太多而犯下的一點錯。

親愛的，當我聽到你哭泣的聲音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在顫抖著啊，以至於我對你說話的聲音，也帶著顫抖。我是那樣愛你，那樣渴望著給你幸福，所以，我要堅強的站起來，找回自己原來飛揚的神采，只有這樣，我才能給你更多的幸福和快樂。

親愛的，理解我嗎？

祝生活美好！

你的坤
2005 年 11 月 8 日

兒行千裏母擔憂。

徐偉的母親早逝，只有父親痛他，和他相依為命。自從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徐偉的父親每月都去探望一次。

從山東煙臺乘車，在天津半夜下車，再從天津換車到北京，早晨六點下車換乘地鐵，再換乘公車顛簸兩個小時左右，八點前到達北京第二監獄，準備著辦理會見的各種手續。會見結束，緊接著買票趕回山東煙臺，連續坐車往返近五十個小時，只為和徐偉會見半個小時。

徐偉的父親很清楚，新青年學會案是個大冤假錯案，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動機不純、官令智昏的跳樑小丑貪功乞賞偽造政績炮製的。

徐偉的父親總是第一個到達，在監獄門前徘徊著，心很是淒涼。他望著監獄大鐵門頂部橫額上，北京市第二監獄大字，真是感想萬千，獄字真是生動，兩條狗夾著言，狗不讓人說話。北京市國家安會局內一小撮敗類，不讓人說話。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打公務私、偽造政績，泯滅了人性，喪盡了人間天良，陷害了這幾個青年人。

徐偉因言獲罪真是咄咄怪事，他說的話寫的文章，都在國內報刊上公開發表，在電視臺現場直播。淨說些為工人、為農民、為教育謀利益的話，與憲法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並不矛盾，也被關進監牢，只能說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內一小撮官令智昏的跳樑小丑卑鄙無恥，喪盡了人間天良，泯滅了人性。

會見接待室上班，徐偉的父親將一些書送給徐偉，這些書是餘傑送的，書名叫《鐵屋中吶喊》、《火與冰》。監獄負責驗收的拿起書看了看，說："這些書不能送。"

徐偉的父親覺得挺奇怪，便說："這個叫餘傑的是個中國公民，在國內正宗出版社出的，還有書號。"說著還指給他書號看。

驗收獄警說："這也不行。"

徐偉的父親再看書名，也服了，應該不准送。這"鐵屋中吶喊"的鐵屋寓意監獄，三個代表可以將它翻譯成在監獄裏吶喊，在社會上為弱勢群體吶喊被關進來了，再在裏面繼續吶喊，顯然不行。這"火與冰"也挺激烈，水火不相容，這火與冰更不相容。新青年學會在外邊與腐敗勢力水火不相容，與之鬥爭。進來了，變成了火與冰，又上了一個臺階，更不相容，鬥的更厲害了，是挺有寓意的，所以送不成了。

徐偉的成長一帆風順，從讀書就被評為校級、區級、市級的三好學生。讓他到處宣講先進事蹟，一路鮮花掌聲。小學加入少先隊，中學加入共青團，大學加入共產黨，保送的公費研究生。畢業一年左右，就被開除黨藉、公職，投進了共產黨的監獄。這過程本身就是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一個莫大的諷刺、揭露。

每次會見，徐偉總是隔著厚厚的玻璃牆，一手拿著電話，一手拍著臺面怒吼，痛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他的迫害。由於聲音過大，常常被旁邊監視的獄警制止："小聲點，不要影響旁邊會見交談的人。"

徐偉的父親拿起了電話，看著隔著玻璃牆的徐偉說："我每次來，都在監獄小賣部買一些食品，他們轉給你了嗎？那些食品是我挑選的。"

徐偉說："我不知道，我沒吃到。如果吃，要付出認罪的代價。"

原來監獄裏有分級處遇的規定，罪犯級別依據既往犯罪史、犯罪性質、原判刑期、服刑時間、現實改造表現等綜合情況確定，分為五個等級：一級嚴管、二級嚴管、普管、二級寬管、一級寬管。不同等

級的罪犯，在通信、會見、文體活動，購物、離監探親和與親屬團聚等方面，按規定享有不同待遇。由於徐偉不認罪、不悔罪，也不服改造，享受不到購物待遇，親屬所購食物轉不到徐偉手裏。

徐偉的父親說：“要保重身體，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個案遲早要翻，我們去上訪，最高法院的人看了訴狀說，這個案沒有時效，可以一直翻下去。紙是包不住火的，最終要真相大白。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幫小丑、那幫痞子，笑不到最後。”

徐偉在默默的聽著。

徐偉的父親就說：“毛澤東有句名言，說：‘不該發生的事為什麼發生了？可見還是應該發生。’事物有它的兩面性，監獄也不是白蹲的，監獄也是一座學校，是一個濃縮的社會，在那裏可以領略非常知識。”

徐偉接上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說我關心三農問題是發動農民暴動，農民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何談暴動之說。”

徐偉的父親就說：“我去旁聽了，那個法庭就像國民黨在白公館、渣滓洞審判共產黨。起訴書根本不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一小撮靠權力富起來的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新青年學會為工人、為農民、為弱勢群體說話，遭綁架、遭起訴、遭審判，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徐偉的父親又問：“你在裏面幹什麼活？”

“不要問這個。”徐偉不願說獄內的事。

徐偉的父親又問：“我看監獄的獄務公開手冊上，把在押人員分寬管、普管、嚴管好多等級，你是哪個級？”’

“不要問這個。”徐偉不願回答。

徐偉的父親又說：“你是研究生學歷，可以在裏面給在押人員當老師。不要和監獄過不去，監獄是個監管機構，這個禍根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政治流氓、痞子炮製的！”

徐偉輕蔑地說：“沒有可能，這要付出認罪的代價。”

徐偉又憤怒地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我的迫害，遲早要大白於天下，我沒有罪，這是迫害。”

徐偉的父親看徐偉又激動起來了，便安慰著說：“不要說這些了，要面對現實。這個我知道，過去日本鬼子掃蕩，抓一個八路便可得到賞錢，日本鬼子為了得賞錢，便把無辜的老百姓也抓了起來，北京市國安局也是玩的這一套，為了貪功乞賞，便偽造政績，把新青年學會無辜抓起來了。新青年學會正式的七個人，只抓了四個，還有發起人和骨幹都沒抓，就說明瞭這一點，你們沒有罪。”

一提罪徐偉就激動，握著電話拍著臺面喊了起來：“就是押我一千年，我也不會承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強加給我的罪。”

徐偉的父親很是傷心，便安慰著說：“我知道新青年學會不是個反動組織，如果是，天津市國安局為什麼把張彥華這個骨幹無罪釋放了，張彥華釋放後，又通過政審考上了研究生。如果新青年學會是個反動組織，張彥華能通過政審嗎？你不要說了，有了抓人的跡象，為什麼不快往家跑，張彥華在天津，離北京百十裏地都沒有事，你跑回山東老家，上千裏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幫小丑，還敢來抓你嗎？他們還敢流竄作案嗎？！”

新青年學會的五個發起人，四個是中共黨員，畢業剛一年左右，從沒做壞事，根本就想不到還能有牢獄之災。

徐偉的父親又說：“人家靳海科每個星期都往家裏寫信，你怎麼就沒寫過一封信？”

徐偉默默的聽著。

徐偉的父親又說：“靳海科所謂的反動文章我看了，是替農民說話也成了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一小撮敗類，官令智昏，為了升官發財，已墮落的不認娘了，不食人間煙火了。沒有農民他吃屎長大的？連自己吃什麼長大的都不知道了，已不通人性了。”

徐偉又憤怒地說：“我寫的文章既講弊端又說成績，都是在公開報刊上發表的，何罪之有。”

徐偉的父親默默的、傷心的聽著。

徐偉看父親傷心的樣子，又安慰說：“你是我的精神支柱，注意身體，別經受不了打擊，別想不開。”

徐偉的父親聽了有些好笑，怎麼能想不開，便說：“你以後也別太激動了，既來之，則安之。沒什麼大不了的，所有知道這個事的人，沒有一個說你壞的，還都佩服你，說你做的對，做的好。”

徐偉學生時代品學兼優，踏上社會關心社會，關心出了罪。

徐偉的父親說：“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體，人家靳海科和楊子立也這樣嗎？我看靳海科給家裏的信，說挺好，把監獄當學堂，多樂觀。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是靳海科在安慰他家。”徐偉馬上說。

徐偉又問：“這個事你都和誰說了？”

徐偉的父親說：“新青年學會的事已傳遍了天下，互聯網上、無線電廣播裏，連篇累牘、充溢天空，把你們稱為四君子，都在批駁北京市國安局那幫小丑，說他們喪盡了人間天良，泯滅了人性。貪功乞賞偽造政績。你要面對現實，保重身體最重要。凡有良心的中國人，都站在新青年學會一邊，口誅筆伐國安局那一小撮敗類。莫道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徐偉對外面的事知之甚少，監獄有許多規定，像對罪犯處遇的規定，罪犯減刑、假釋的規定，通信、會見的規定等等。罪犯可以與他人通信，來往信件應當通過檢查，發現有礙罪犯改造內容的信件，應當扣留。因此外面對他們的聲援、對當局的抗議他不知道。

徐偉看著父親和藹的面容，又說：“我看新聞聯播報導，北京開往青島的列車出了事故，翻了車，你可要小心些。”

徐偉的父親便說：“列車晚點，出事故，我小心點有什麼用。”

“那以後你就別來了，還是小心為妙。”

徐偉不往家裏寫信，其原因是信不能封口，要接受檢查，如果寫認罪的內容，認罪服法接受改造，這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如寫不認罪

的內容，則是對抗這樣又怕父親擔心，所以也就不寫信了。他也不知道我們在外邊不斷的申訴，便憤怒地說：“是不是怕安全局把我當人質，用親情恐嚇你，使你不敢把事情揭開，你不要怕，新青年學會做的事，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們沒有罪，讓我認罪！休想！！我進來，就沒打算出去，押我一千年，我也不會認罪，我要把牢底坐穿！！！”

電話突然停止了，沒有聲音了。

徐偉的父親還想繼續說下去，會見時間尚沒結束，怎麼電話就中斷了？

徐偉握著電話不知所以……徐偉的父親還以為電話機壞了，一看其他的會見親屬還在繼續交談，方知電話被人拆斷了，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原來徐偉和他父親的通話都被監聽，徐偉的父親無可奈何的坐在那裏，徐偉也只能隔著厚厚的玻璃牆，目視著自己的父親。

兩人面對面的坐著，相互對視著，此時無聲勝有聲。

會見結束了，在押人員被押走，會見的親屬也陸續走出會見室。徐偉的父親被叫住了，一個監管人員對徐偉的父親說：“你是徐偉的父親嗎？”

答：“是。”

監管人員便說：“會見時不能說對罪犯改造不利的話。”

徐偉的父親聽了很是疑惑，便說：“我沒說呀，我在宣講黨的十六大精神，構建和諧社會。徐偉沒有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偏說他有罪，這怎麼能和諧，這怎麼能構建和諧社會？這怎麼能體現黨的十六大精神。”

徐偉的父親邊說邊拿出了一份申訴書遞給他，新青年學會的申訴書家屬到處散發，新青年學會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做的事不怕人。

監管人員看了看說：“可以依法申訴，他們犯沒犯罪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只是個監管單位。”這個人依法說話，還算公正。

徐偉的父親聽了便說：“既然是個監管單位，那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在押人員逃脫，徐偉沒有逃脫的念頭，沒必要讓他寫認罪書、悔罪書，他沒有罪，我們家屬也正在替他申訴。我可以向你反映，他決不會認罪。他不能認沒有的東西，認沒有的東西是唯心論，如果認沒有的東西，不是改造好了，恰恰相反是改造壞了。改造壞了，這背離了監獄的願望。”

監管人員聽了，也不表示態度。

徐偉的父親便繼續說：“徐偉自己就說，押我一千年，我也不會認罪。我既然在替他依法申訴，就要實事求是，就不能和他說相反的話，站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執法犯法的跳樑小丑一邊，也當小丑，也跟著犯法。”

監管人員只是聽著，也不搭話。

徐偉的父親就繼續說：“會見前我看了‘獄務公開手冊’：監獄是國家刑罰的執行機關，規定罪犯有辯護、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既然有這種權利，就說明瞭可以不認罪，所以我與他說的話，與監獄的公開手冊不矛盾。”

徐偉的父親又強調說：“恰恰相反，我如果說他有罪，還與監獄公開手冊產生了矛盾，我為了配合監獄的工作，貫徹獄務公開手冊才說他無罪。”

一些會見的家屬都在旁邊看、在旁邊聽。其中一個說：“我的孩子被人當傀儡涮了，一個高幹子弟出資，讓我的孩子當法人代表，除幹正常業務，還幹一些走私的事，賺了錢是人家的，出了事那個高幹子弟什麼事也沒有，幹賺了錢，我的孩子進來了。現在那個高幹子弟又投資物色了一個法人代表，還搞走私大賺其錢。執法的如果公平、公正，那個高幹子弟也該一同進來。”

一個在旁邊聽的問徐偉的父親：“你的孩子犯了什麼法？”

徐偉的父親便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說他反黨，其實他沒反黨，他反腐敗。”

那個人嘲笑著說：“共產黨腐敗了，反腐敗當然就是反黨。腐敗等於共產黨，共產黨等於腐敗，人家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實事求是，沒有錯。”

徐偉的父親便說：“是的，沒有錯，有罪。”

徐偉的父親又對監管人員說：“現在有個佘祥林事件恐怕你也知道，公安局刑訊逼供屈打成招，釀成了一個佘祥林殺妻案件，判了佘祥林死罪，多虧沒執行。幾年後佘祥林的妻子又回來了，案子才翻了過來。我看監獄方面不要再在徐偉身上搞什麼認罪了，別再搞出來一個佘祥林事件。徐偉也決不會認罪，你們執行公務保持中立就行了，否則將來翻了案，你們也臭名昭著了。”

監管人員看很多人圍著看，議論紛紛，便拿著徐偉他父親送的新青年學會申訴書走了。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開飯的哨子急促的吹著，張宏海如同聾子一般，仍滿頭大汗堅持在操作崗位上，在拼命的勞作。他知道，如果不能保質保量完成生產計畫，便會招來擊打，他顧不得吃飯，他必須完成生產計畫。

犯人們急急的蹲在操作間吃，狼吞虎嚥的快吃，生怕延誤了時間，吃完了好快快幹活，速度快的吃這頓飯只用五分鐘。吃完了飯，便把餐具扔在了地上，沒時間洗刷，延誤了時間完不成生產計畫，便會遭到擊打。

操作間裏還有負責檢驗的牢頭、獄霸，這些牢頭、獄霸都是給管教幹部送上好處的，才獲得了檢驗的差事。一個負責產品品質檢驗的牢頭，為了討好管教幹部，在張宏海縫製的羊毛衫上，偷偷撕開一條裂縫，他拿著這件人為的不合格產品，報告了管教幹部。管教幹部表揚了這個牢頭，誇他對產品品質認真負責，答應給他加分獎勵。

按監獄的規定，產品實行代號制，誰生產的產品都打上代號，這個代號與給囚徒編制的身份代號對應，以便事後查找。在下班時，管教幹部拿著張宏海代號的羊毛衫，將張宏海喊到了面前，指著這件殘品羊毛衫厲聲喊道："這是你幹的活？！"

張宏海膽顫心驚的站在那裏，驚恐萬狀。

"伸出你的笨手!"管教幹部向張宏海命令著。

張宏海戰戰兢兢伸出了手。

"握住警棍!"管教幹部瞪著張宏海又是厲聲命令。

張宏海的手剛握住電警棍，電源開啟了。張宏海"啊！！！"的一聲被電倒在地，接著便是一頓拳打腳踢。張宏海被踢打的滿地亂滾，打夠了，管教幹部又厲聲命令："給我面朝牆站著！站直了!"下完了命令便逕自走了。

張宏海面對牆壁站著，直直的站著．．．．．．

獄內沒有娛樂活動，除了幹活就是幹活，牢頭、獄霸為了尋求刺激，尋求開心，便經常在張宏海幹的產品上打洞撕口，使合格產品變成不合格產品，這些牢頭、獄霸都是給管教幹部送上好處的，管教幹部是對他們無原則的徹底信任的。一次牢頭、獄霸為尋開心、刺激，又在張宏海幹的產品上撕口。下班時，管教幹部拿著張宏海代號的羊毛衫，喊住了張宏海，厲聲責罵："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屢出殘品，屢教屢犯，罪不容赦!"

張宏海看著打有自己代號的產品，望著管教幹部握著的電警棍，膽怯的打著顫顫不敢靠前。管教幹部惡狠狠的一步一步的把張宏海逼到了牆角，用電警棍在張宏海身上亂擊，張宏海無路可退，被電的大喊大叫，喊叫沒有用仍然電擊，張宏海被電擊的拚命掙紮，順著牆角的暖氣管子就往上爬，爬到了半空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到這又酷又刺激的場景，牢頭、獄霸開心的大笑起來。

唯一令張宏海得到安慰的是，在監獄內可以買一些食品，監獄裏為節省開支，伙食是定量的，根本就吃不飽，為了使囚徒能有一個好的體力，完成超負荷勞動定額，所以允許囚徒在獄內商店購買一些食品，然而這些食品比社會上貴出兩倍還多。張宏海在獄內被強制超負荷勞動，要靠親屬給些錢買昂貴食品，才能在獄內維持溫飽。

張宏海的親屬和同學給他送了一些書，張宏海也打算讀點書，可是一天的強制勞動，躺在床上就癱軟了，根本就拿不起書了。

監獄內沒有休息日，早晨睜開眼就幹活，一天干十二個小時，致使這樣一些囚徒也完不成生產計畫，有的囚徒被這繁重的勞動逼的自尋死路。一天囚徒們開會，在會場門口一個囚徒向管教幹部提出，忘記帶了一件東西要回去拿，這本來是不允許的，可是這個管教幹部竟鬼使神差的同意了。這個囚徒回到宿舍裏，用編織袋做成一條繩子，上吊自殺了。囚徒自殺這是常見的事，每逢有囚徒自殺，便會開半天會整訓，這半天不幹活，算是囚徒們放了半天假休息。

每過一段時間便要開一次總結會，這個會被囚徒們稱為訓誡。將囚徒們集合起來，把沒完成生產計畫和產品品質不合格的囚徒叫出佇列，管教幹部便讓這些囚徒，用手握著電警棍，然後開啟電源，將囚徒電的嗷嗷大叫，殺一儆百，這樣用來訓誡那些囚徒。

張宏海在北京被逮捕，羈押在北京罪犯遣送站處，按規定張宏海的戶口在浙江，應遣送到浙江服刑的，可是北京罪犯遣送處就是不遣送，因為張宏海在遣送處吃最低廉的伙食，每天都是吃不飽，但卻要幹繁重的體力勞動，這光幹活不掙錢的勞動力，北京遣送處自然就不遣送了。

張宏海在北京遣送處，浙江監獄屢次要人，要這個光幹活不掙錢的勞動力，北京就是不遣送。在浙江監獄派員親臨北京，才將張宏海這個光幹活不掙錢的勞動力帶走。

在浙江監獄裏，張宏海經過幾年的煉獄，不知挨了多少打，總算可以完成生產計畫了，而且有時還超額完成，這就少挨了體罰，按規

定還可以加分獎勵。根據監獄內減刑的規定：根據罪犯在服刑期間的悔改表現和所獲加分獎勵，依法對罪犯減刑。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方面情況：認罪服法；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勞動任務。張宏海在總結時，雖然超額完成了勞動任務，但是不認罪服法，堅持自己的信念，因此算是白乾了，得不到減刑的獎勵。那些殺人犯、放火犯、搶劫犯，只要同時做到四個方面的情況，都可得到加分獎勵而減刑，唯獨張宏海這個良心犯，卻得不到獎勵，只得煉獄八年。

十三　申訴

2005年11月2日，徐偉的父親突然接到靳海科他父親一個長途電話，靳海科的父親是輕易不打長途的，這次打長途電話肯定有急事。只聽靳海科的父親傷心而焦急地說：“快來申訴吧，我已來了北京。”說話的聲調很是淒涼。

徐偉的父親估摸著，可能靳海科在獄中出了事，否則他不會這麼傷心焦急。

靳海科的父親又說：“住宿的地方我已找好了，你坐20路車到永定門下車，這是終點站，我在那裏等你。”

徐偉的父親很高興，有做伴申訴的了，放下電話就趕緊到火車站買了票。經過十八個小時的顛簸，來到了北京。按照靳海科他父親指定的公車線路，到達了終點站永定門車站。靳海科的父親已早在那裏等候了。一見面靳海科的父親就說：“海科在裏面不認罪，被調到了嚴管區。”

這北京市第二監獄，有一項分級處遇的規定：罪犯級別依據既往犯罪史、犯罪性質、原判刑期、服刑時間、現改造表現等綜合情況確定，分為五個等級，即：一級嚴管、二級嚴管、普管、二級寬管、一級寬管。

可憐天下父母心，兒行千裏母擔憂。靳海科由普管改成了嚴管：做父母的能不擔憂嗎?

按照這條規定：不同等級的罪犯，在通信、會見、文體活動、購物、離監探親，與親屬團聚、同居等方面，按規定享有不同待遇。這就意味著靳海科在獄中的待遇降低了，靳海科是向來報喜不報憂，愛說一些好話，讓家裏年邁有病的奶奶、有病的母親及日夜思念操勞的

父親寬心。這次報憂，肯定是在獄內處境太難了，靳海科的親人能不傷心焦急嗎?

徐偉的父親跟著靳海科的父親來到了定好的旅館，徐偉的父親一看，這“五星”級的賓館太高級了，高就高在除了窗戶不透光，其他地方都透亮光。原來這房子是旅店老闆在自家房子平臺上搭建的，用半截磚頭、木渣板、破鐵皮、石棉瓦疊了個方框，用木頭杆橫在上面當梁，用一根木頭棍子豎起來當柱子，頂在木頭杆中央，再在頂上蓋上塊大篷布，大篷布上又壓了些石棉瓦、木渣板，瓦上、板上又壓了些半截磚頭。

門是蓬布做的，在一塊挺厚的長木頭板上，釘了一塊蓬布掛在門框頂上，又當門又當門簾。徐偉的父親站在那裏，不敢掀這高檔門簾，害怕把房子也一塊掀倒了。

進得門來“咚”的一聲響，原來徐偉的父親長的高，碰在一根橫樑上，多虧戴著帽子，否則可能頭皮就碰出血了。

窗戶用破紙箱板釘死了，冬天釘死保暖，夏天揭開透風、透涼。大概這老闆沒有建築資質，牆疊的不齊，牆縫透光，用塑膠布、廢報紙塞著，塞的不嚴，透著光，像星星。屋頂與牆接處銜接的也不好，也透光，也用廢報紙、塑膠布塞著，也是繁星密佈，有些縫很大，透的光也大，像月亮，好多個月亮。五星級賓館才五顆星，沒有這裏的多，這裏繁星密佈，還有月亮。

徐偉的父親以為這裏一定很冷，其實還真不冷。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於，用長板凳架上木頭板，搭了四張床，其中還有兩張床是雙層的。六個人住，相當於六組暖氣片，相互自然取暖，綠色環保，要是冷也就怪了。只是走道間隙太窄，得像蟹子一樣，橫著走。

床上的被褥就像油條攤上的抹布，地上、床上丟棄的塑膠袋、煙盒、破報紙、亂七八糟的雜物，好趕上被褥厚了。

屋裏散發的味，誰也說不上來個味名，連三個代表也說不上來。說廁所味，不像，還渾。說餐廳味，更不像。只能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味了。

老闆看來了新客戶，便殷勤的過來掃地，剛掃了幾下，徐偉的父親便說："你歇著吧，沒有事幹想個別的辦法，你不掃這些東西還在地上，你這一掃都飄起來了，都飄在床上了，都飄在空氣中了，鼻孔眼就堵死了。"

還可怕的是下榻在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統套間裏，要走一個樓梯，這樓梯八十度坡，半米左右寬，也沒有扶手。從底部到頂部有三米左右高度，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樓梯，得像雜技演員一樣往上走。徐偉的父親沒當過雜技演員，不敢走。老闆看客戶在猶豫，恐怕客戶不住了賺不到錢，一面恐嚇一面安撫地說："我這客店在這裏可是一流的，離上訪接待處最近，一出門就到，你不住可吃了大虧。"

徐偉的父親怕吃了大虧，表示一定住，老闆便笑咪咪的拉著徐偉他父親的手，順利的通過了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樓梯。

還別說，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旅館還真有住的，徐偉的父親剛上去，底下又有好幾個等待的，並逗趣的向老闆說："你這樓梯功能齊全，可當運動器械用，可鍛煉身體。你可以去申請國家專利，去申報奧運專案，去申報吉尼斯。"

另一個客戶也向老闆嘻笑著說："你這樓梯是不是聘用三個代表釘的？幹這個活，你給三個代表喝的什麼酒？"

這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小別墅，外面下大雨，屋裏下小雨，外面不下了，裏面還滴嗒。晴天漏下不夠，與大自然融溶為一體。晚上睡覺時，外面刮大風，把蓬布屋頂刮的呼噠呼噠的響。徐偉的父親很害怕，害怕把房子刮倒了砸中要害，砸中要害殘疾了，就不能申訴了，趕緊坐起來用大衣包著頭，在那裏迷糊。

第二天吃飯，徐偉的父親便對靳海科的父親說："我們吃飯得找個衛生好的飯店，食物中毒了，就不能上訪了。"

靳海科的父親提前來兩天熟悉情況，領著徐偉的父親來到一處飯店，並介紹說：“這裏的服務好。”徐偉的父親看這飯店雖不大，但衛生條件挺好。靳海科的父親便問：“吃什麼?”徐偉的父親說：“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靳海科的父親將服務員招呼過來，點了飯，是兩元一碗的麵條。服務員剛走了幾步，靳海科的父親下了命令：“拿水來，喝水。”徐偉的父親有些納悶，兩元一碗的麵條，是該店最便宜的一種飯，她能伺候你嗎? 只見服務員將傳飯單送進廚窗，很快便端來一壺水。靳海科的父親掏出一個瓶子就往裏灌。還挺好，水還帶色，是茶水。靳海科的父親喝足了水，瓶子也灌滿了就放進了提袋裏，接著又下了命令：“拿紙來，揩嘴。”徐偉的父親坐在那裏約摸著，這次服務員不能伺侯了。只見服務員很快拿來兩份餐紙，一人一份。嘿! 靳海科的父親還真行，真是神通廣大。接著服務員又端來了兩碗麵條，這兩碗麵條也就是開水把麵條煮熟了，又加了點蔥。水、麵條、蔥加起來共三樣，也算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三鮮面了，說不定還是慈禧太后相當年的禦膳。靳海科的父親還沒端起碗，又下了命令：“拿蒜來。”徐偉的父親看在眼裏悶在心上，你吃她的蒜、醋、醬油，加起采恐怕比這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鮮面還貴，她就沒有賬算了，恐怕也就不伺候了。唉! 服務員很快又拿來了蒜。花兩元錢能得到全方位服務，還是有錢好，有錢能使鬼推磨。

“席間”不由自主的又談起了各自的家事，家家都有難唱的曲。靳海科的父親說：“海科念書年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當班長，出席縣三好學生代表大會，真想不到出這樣的事。”

徐偉的父親說：“徐偉念書也是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當班長，還被評為區級、市級三好學生。大學期間都享受一等獎學金，還是保送的公費研究生，真想不到出這樣的事。”

靳海科的父親說：“現在退耕還林，承包了地種了樹，把樹賣了錢要不回來，要賬得說好話，得送禮。”

徐偉的父親說：“這年頭就是這樣，倒置。欠債的成了老爺，要債的成了孫子。新青年學會也是這樣，不過是幾個學生在一起議論腐敗，在學校裏，在書本上學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畢業後到社會上接觸，看了很多的腐敗現象。他們那個新青年學會宣言，也可叫作反腐敗宣言。腐敗的抓反腐敗的，也是倒置。”

靳海科的父親又說：“海科念大學的學費是貸的款，還向鄰居借了些錢，到現在還沒還。”說到這裏歎了口氣，又接著說：“又出了這個事。”

徐偉的父親接著說：“徐偉念大學，就第一學期帶了三百元錢，他會寫文章，靠寫稿賺錢，還當家教賺錢，維持自己的生活，還攢了一些錢。暑假回家給了我兩千元錢，寒假回家也給我錢，我一分也沒花，給他存著。念研究生是保送的，是公費，還有補貼。參加工作應該掙錢了，出了這個事，不但掙不著錢了，我還要貼錢。學生時代掙錢給我，參加工作了我倒貼錢給他，是倒貼，倒貼也是倒置。”

靳海科的父親若有所思的聽著，傷心的又說了一句：“真沒想到海科會出這樣的事。”

徐偉的父親又說：“我也是倒置，人家是下崗再就業，我是退休再就業。我現在在農村幫人建個廠，當個技術指導，多少掙兩個，維持這個局面。退休應該清閒，可現在比上班還忙，也是倒置。”

停了一會徐偉的父親又說：“徐偉把自己的工資、稿費除自己吃飯外，還包了兩個農民工子弟，給他們交學費。落了個收買農民的心，以農村包圍城市，推翻共產黨。我現在後悔死了，當初我就該說我有病，詐他的錢，給他詐淨了，就沒這個事了，就沒有用經濟和法律援助農民和老百姓這條罪了。我現在真後悔，可惜沒有賣後悔藥的。”

最高法院來訪接待室位於豐臺區永定門18號，以此為中心，向四周幅射500米，這便是全國最大的上訪村。用髒亂差、破敗不堪等等詞不管怎麼形容都不過份。加上這裏要拆遷建一個火車站，斷牆殘垣、

建築垃圾、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就像日本鬼子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留下的。

這個上訪村駐居的上訪戶，大略可分四個等級：在旅館睡大通鋪的每人每天十元，冬天沒有暖氣，乾冷乾冷，夏天都脫鞋，屋內臭氣熏天，這算一個等級。住兩人一個房間的，這是個別現象，也是一個等級。找個角落鋪上紙褥子，披著自己的衣服，倒頭便睡的這算一個等級。將兩根一米多長的木頭棍，用塑膠繩紮起來，然後分開形成一個三角，做兩個這樣的三角，頂上再用一根二米左右的木頭棍橫著連起來，紮結實。再用些塑膠布、破紙褥蓋上便構成一個三角形小屋。由於小屋過於低矮，面積也就是2米 x 1米，只能在裏面坐著或躺著，這又是一個等級。

平時他們在破磚頭疊起的小桌上寫訴狀，寫了念，念了寫，都是些自學成材的律師。

他們吃的飯還行，是些包子、餃子、米飯、饅頭，雞鴨魚肉各種菜肴也挺豐富。他們享受部長級伙食標準，不過這些菜肴是從飯店的垃圾桶裏撿的。他們用兩塊磚頭，將飯盒放在頂上，也有的在工地上揀三根鋼筋，紮個三角架，將飯盒吊起來，在底下燒火把飯菜加熱。

他們轉過身就小便，脫下褲子就大便不講衛生，三個代表一個也沒有來管的。

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過去沒經歷過官司，也不知走什麼程式，他們便打聽一些老上訪戶，又商量著是否應到全國人大，因為在報紙上、電視上知道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任命法院院長、檢察院院長。國安局、檢察院、法院合夥造冤假錯案，就應該到全國人大去告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信訪局人民來訪接待室座落在北京市宣武區永定門西街甲1號，這家辦事機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同在一個大胡同裏，老遠望去，上訪的人群算不上人山人海，也像個集貿市場了。這些機構和最高法院，是北京市三個最

大的上訪村。走進這個村真是別具一格，這裏有上訪經濟，一些北京市的當地人，在那裏打地攤，賣從報紙上剪下的中央領導關於反腐倡廉的講話和一些法律法規的書。一張複印的16開“中央國家機關通訊地址”十元一張，還真下貨，外地來京的都很快買一張，也不講價。

還有賣小馬紮、小板凳的，一些老弱病殘的上訪戶買一個，坐著挨號排隊等接待還真方便。

還有做嚮導引路的，告訴你中央一些機構的地址、坐幾路車等等，是有償服務。

還有賣盒飯的，一些上訪戶一頭午沒領到號，中午買個盒飯就地吃，免得下午又得重排隊領號。今天排不上自己，還有明天，天南海北來的上訪戶，都是抱著希望來的，就在那裏耐心的排隊等著。

通向這個上訪村村落，老遠就可看見有坐輪椅的，髒爛的輪椅。有拄雙拐的，有拄單拐的，還有走姿一瘸一拐的。大部分都蓬頭垢面，髒兮兮的。有三五成群互相交談的，這一般都是集體上訪的。還有單個的。

他們大部分手裏都拿著一些法律文書和自己的冤情材料，有的呆呆的站著，有的在不住的走動。大老遠一眼便可看出這些人恰似路標，通往上訪村的路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道風景，一道民怨沸騰、冤聲載道的風景。

依據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修改憲法，監督憲法實施：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解釋法律、監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等等。寫是這麼寫的，究竟是不是這麼幹的誰也不知道，所以上訪戶都滿懷希望、長途跋涉不遠萬裏來上訪。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每年三月份人大代表們都聚攏到北京來開這個會，這些人大代表中，各色人等都有：有以權謀私的；

有貪污盜竊的；有行賄受賄的；有挪用公款的；有包二奶的；有養情婦的；有故意殺人犯；有黑社會老大；有奴隸主；有吃喝嫖賭樣樣俱全的；有為富不仁的；有說瞎話的等等等等。總而言之：社會上有的惡劣犯子，這裏都有。唯一區別的是，這些惡劣犯子大部分都在黨內。

也有社會賢達，慈善人士，見義勇為的，疏財仗義的，勞動致富的。總而言之，也不乏一些好人。

另外，這些人分佈的層次也不一樣，分佈的面也很廣。有中央一級的，有省一級的，有市一級的，還有一些基層的。

在中央一級有個叫成克傑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還是廣西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還是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他靠賤賣國家地皮撈好處，貪污受賄四千多萬元。他把髒錢用情婦的名義存在香港銀行，辦完了存款手術後，就跳到臺子上，還坐在臺中央，講："反腐敗鬥爭，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從源頭抓起。通過深化改革，減少和逐步割除滋生腐敗的條件和土壤。"然後，又調過頭對著中央電視臺的鏡頭說："想到廣西還有七百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啊。"

中國有句俗話叫著：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他睡不著覺老百姓算是倒了大黴，淨在那裏惦記搜刮老百姓，賤賣國家土地。睡著了，老百姓還能少遭罪。

省一級的有個叫杜世成的，是個人大代表，還是個山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他把貪污受賄的錢，用二奶的名子存起來，把存摺卷成筒，藏在鋼管椅子裏，藏嚴實後，趕緊跳到講臺上講："同志們！要反腐倡廉，不要貪污受賄，不要包二奶。"他貪污受賄600多萬元，還賺少，心裏很不平衡覺得太冤，他要揭發比他還多的，不讓他揭，如果讓他揭，他越揭越多，沒有幾個好的了，揭來揭去就把共產黨連鍋端了。所以他心裏很不平衡，整天价喊冤叫屈。

市一級的有個叫段義和的，是濟南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還是個黨組書記，包了個十八歲的二奶，是個賓館的服務員。他

給二奶一套房子、一輛高級轎車，還送給二奶很多錢。又把二奶的父親、母親、姐姐都從農村調到了濟南市，還把二奶的姐姐安排在一家事業單位，要知道，事業單位都是國家撥款養活的，旱澇都保收，吃的是老百姓的稅金啊。

這個人大主任和二奶玩，褲子剛提上，褲腰帶還沒紮緊，就躥到臺子上講："同志們!要反腐倡廉，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貪污受賄，不包二奶。"這個二奶看他在電視上露面講話，心就不平衡了，就沒完沒了的要錢，二奶知道，這個人大主任的工資也就幾千塊錢，他有那麼多錢，都是貪污受賄來路不明的錢，都是黑錢，不要白不要。

人大主任在臺上講話，講反腐倡廉不包二奶，手機就響了，是向他要錢的二奶打來的，向他要錢。這個人大主任沒有辦法，找了他的親戚，商量了個辦法，在二奶的轎車座位下放了些炸藥，又安了個遙控爆炸的裝置。在大街上看到二奶開車過來了，一按遙控轎車爆炸了，二奶被炸死了，還炸傷了幾個附近走路的老百姓。這個市人大主任財產來源不明幾百萬元，是個爆炸犯、故意殺人犯。

這樣的事比比皆是，俯手可拾。

還有一些代表是說瞎話的，這些代表在民間一般稱作吹喇叭的，或者稱作抬轎的，簡稱喇叭匠或轎夫。總而言之，這些代表的主要功能就是吹和抬。

他們能當上人大代表主要靠說瞎話，溜鬚拍馬、脅肩媚笑。這些代表的代表作就是：張家有錢一千萬，鄰居九個窮光蛋，他用筆頭一平均，十個都成富百萬。讓瞎子一聽，就成真格的了。如果張家有財一個億，被他一平均，九個窮光蛋立馬又成了千萬富翁。如果張家有財十個億，被他一平均，九個窮光蛋又成了億萬富翁。弄不好這九個窮光蛋被他連吹帶抬弄到《福布斯富豪榜》上，還不知哪來的賬，聘看家護院的保鏢還沒有錢。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恰恰相反，在中國絕大多數低於平均數。

如果上司把羊和狼關在一個籠子裏，把雞和黃鼠狼關在一個籠子裏，他立馬拿起喇叭，蹶著腚躬著身子對著籠子吹：“和諧、和諧、真和諧，和諧極了，和諧了——和諧了——和諧和諧和諧了……”

如果上司以權謀私，貪污、行賄、受賄、包二奶、養情婦，他便會說：“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避免的。這是法律不健全造成的。”相映之下，這些殘害老百姓的罪行，法律還涵蓋不了，自然也就不犯法了。

有的乾脆就說：“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些代表在一些雞毛蒜皮、狗屎貓糞問題上大作文章，興師動眾、口誅筆伐，讓瞎子一聽，真勇敢。而對於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人民群眾受到侵害，這等大事就沒有勇氣了，保持沉默。

每年三月份，下個通知把他們從天南海北集合到北京。人大代表舉一次手，政協委員拍一次手。散了會，就不該他們事了。貪官該怎麼貪還怎麼貪，包二奶的一個也不能少。物價該怎麼漲還是怎麼漲，工人該怎麼失業照舊失業，農民該怎麼破產照舊破產。那些當兵的拿了幾個錢複了員，在地方上不能玩槍了，該找不到工作，照舊找不到工作。社會治安狀況該怎麼惡化，還繼續惡化。民怨沸騰照舊沸，冤聲載道照舊載。

開會的時候為弱勢群體說的話特別多，散會了，辦的事特別少。

開會的時候為權貴們說的話特別少，散會了，辦的事特別多。

這一多一少就是“兩會”的顯著特點。

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聽了別人這些介紹，很失望。要到這些地方上訪，心裏很窩囊。窩囊也得窩囊，病重亂求醫。

第一次上訪，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像是陷於了迷魂陣，在小旅店裏經老上訪戶指點，瞭解了一些上訪程式，又事先去看了接訪機構的工作時間表，是早晨八點上班，便提前一小時趕到了。在那裏一看，發放申請表的窗口前已排成了長蛇陣，人頭攢動、婉蜒曲折。兩人也跟著排在了後面，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接待人員說：“今天到此

結束。”說完就把窗口關死了。原來每天發的申請表都是有數的，排在後面的也就白排了。

經打聽，其他人都是在淩晨二、三點鐘，就提前等候在大鐵門外，這樣八點上班開了大鐵門，才能擠到窗口前。

第二天，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也在淩晨兩點多鐘起床了，淩晨還是挺冷的，天上繁星密佈，兩人在三點左右就趕到了。剛接近大鐵門，被一個陌生人叫住了，他端相著徐偉的父親問：“你是來上訪的嗎?”

徐偉的父親答：“問這個幹什麼?”

陌生人說：“你是山東的吧？我勸你不要上訪。”

徐偉的父親說：“問這個什麼意思?”

陌生人說：“回去保證給你解決問題。”

徐偉的父親答：“我們的案子不是山東的，是北京的。”

陌生人聽了還不放心，便問：“聽你是山東口音，告誰?”

“告江澤民。”徐偉的父親回答。

陌生人一聽笑了，說：“到那邊排隊等著吧。”

真是各人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以後才聽別人說，這是截訪的。上面有規定，哪個省市上訪的人多，便扣哪個省市的分，還扣獎金，這便派生出了各省市的截訪團。說告江澤民對他們沒關係，他便指點你到那裏排隊。

八點鐘大鐵門一開，上訪的人群就像參加國際馬拉松，猛往前跑，跑在前面的能領到申請表，後面的只有等第二天參加下一輪比賽了。

這次來的早才領到了申請表，按表上的格式填寫完畢，下一步是排隊遞交申請表。靳海科的父親，已提前在遞交申請表的窗口排了隊，所以應花近半天辦的事，在一個多小時就進了接待大廳。

徐偉的父親遞上了申請表，又遞上了訴狀。接待人員在那裏低著頭，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到電腦上列印，列印完了又回到窗口，重新仔細的看。徐偉的父親看他在那裏，看了那麼長時間也不表態，心裏

挺著急，但也不便催促。接待人員大概對訴狀很好奇，訴狀寫的新青年學會五個發起人，有四個是中共黨員，歲數都是二十多歲，還有研究生學歷的。

接待人看著看著便問徐偉的父親：“你是誰的家屬?”

徐偉的父親便說：“我是徐偉的。”

接待人員看樣最多三十歲，他對訴狀很感興趣，又問：“他們都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徐偉的父親便說：“有北京大學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有中國地質大學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

徐偉的父親看他問了些與案由無關的事，人也挺年青，長的還挺面善，便想介紹他加入新青年學會。就誇獎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實際上也沒算誇獎，他們在校期間都是班長、支部書記、學生會幹部、保送的研究生、三好學生，不過是如實和他說。

徐偉的父親看接待人員感興趣的翻看訴狀，感興趣的聽，便說：“如果你認識他們，也能參加新青年學會。”

接待人員在那裏悶著頭笑了。

談著談著接待人員把話切入正題，說:“這訴狀應該先向法院遞。”

徐偉的父親便說：“我們告法院，到法院去告法院，等於與狼謀皮。”

接待人員說：“這是程式。”

徐偉的父親便說：“有關程式、許可權，一些長年來上訪的都向我們介紹了，法律也是這麼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監督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工作。現在法院和檢察院都在枉法，我們要求監督。”

接待人員說：“還是應該按程式辦。”

徐偉的父親說：“北京市高級法院在庭上宣佈‘不准證人出庭做證’違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他當庭犯法我要求監督。”

這時候一個保安以為出了什麼事走了過來，徐偉的父親側頭一看，這個人工作服穿戴挺整潔，弔唁時胳膊戴黑布那個位置上還有標籤，仔細看上面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員警，不是保安。保安的工作服色淺，員警的工作服色深。

徐偉的父親看來了個員警，便從口袋裏掏出一份訴狀遞給他，讓他看。新青年學會這些人光明正大、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做的事不怕人，有良心的中國人看了，都會站在新青年學會這邊。那個員警也不看，又自動走開了。

接待人員又說：“上訪有程式，你應該先上法院。”

徐偉的父親看接待人員的許可權也很有限，主要功能也就是擋駕，且早已編排好了程式，在這裏根本就無濟於事，便和他說：“立法如林，執法無人。過去有紙上談兵的成語，現在又創新了個紙上談法，立法的天天在那裏開會立法，執法的天天在那裏執法犯法，井水不犯河水，娘倆出嫁，各人忙各人的。”

接待人員低著頭微微發笑，拿出了一張小紙，像煙盒那麼大，他將小紙遞給了徐偉的父親，說：“按上面標的路線先到最高法院。再見。”

靳海科的父親在外面翹首以待，抻著脖子往裏看，看到上訪戶不是哭著出來，就是被哭著拖出來，接待時間也就三五分鐘，看徐偉的父親從容不迫那個樣，接待時間又那麼長，還以為有什麼好事。徐偉的父親走出來，他趕快迎上去問：“挺好的?”徐偉的父親將那塊小紙片遞給他，上面印著到最高法院的路線，他一看心也涼了。

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這次有了經驗，不能等法院幾點上班幾點到，要提前。一大早兩人便起了床，天還很黑，滿天都是星星，挺冷的。兩人來到了最高法院接待處，來的還不算早，那裏早就有人排成了長蛇陣。兩人站著看了看，徐偉的父親便對靳海科的父親說：“你先排著隊，我去看看幾點接待。”

徐偉的父親走到前面接待室窗口，看牌子上寫著：早8點至9點30分，下午1點30分至2點30分發接待表，便回來對靳海科的父親說：“我們能領到表，排隊等吧。”

靳海科的父親在窗口排隊，遞上了兩張身份證，領到了表，看上面接待欄寫的是靳海科父親的名子，應該是他進，徐偉的父親便說：“是你進？還是我進？”

靳海科的父親便說：“你進去說吧。”

徐偉的父親便說：“好，他們也不知誰姓靳誰姓徐，我去說吧。”

在接待室門口，經過電子掃描安全檢查，便上了二樓對號坐在了窗口，那個接待人員看了看接待表和訴狀，又看了看徐偉的父親，問：“接待的人怎麼沒來？你來了。”徐偉的父親說：“他病了，我可以把他叫上來，俺倆是一起的。”接待人員說：“你談也行。”他又仔細的看訴狀，看了一陣便逕自到電腦前列印，打了一陣便回到了窗口，問徐偉的父親：“他們都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徐偉的父親便答：“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接待人員聽完了，便低著頭在那裏沉思。

徐偉的父親端相著他，等他繼續問話。

那個接待人員也不問，徐偉的父親便說：“這個案件的當事人共七個，只抓了四個，要抓都抓，要放都放。這個案件的當事人張彥華在天津，被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無罪釋放了。在北京，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卻不放人，還有當事人範二軍、黃海霞，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學生，根本就沒立案。被抓的四個卻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嚴重違法！最後還判了刑，強姦了憲法，強姦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是一本刑法，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些玩弄法律的玩家，玩出了兩個花樣。天津市國家安全局說不是個反動組織，把張彥華無罪放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卻非強加個罪名。”

接待人員又拿起了訴狀仔細的看，又看了看徐偉的父親，說：“刑事案件是沒有時效的，不是民事案件，過了時效就不管了，這個案件沒有時效。”

徐偉的父親看他有難言之隱，又想繼續說什麼。

接待人員又問：“他們畢業幾年了?”

徐偉的父親便答：“畢業一年，成立新青年學會半年，自動解散三個月後，又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幫官令智昏的跳樑小丑逮捕，又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又判了八年、十年的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痞子，在陰溝裏杜撰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版天方夜譚。”

接待人員也不作聲，徐偉的父親便說：“他們在學校都是尖子生，都是班長、書記一類學生幹部，都是學生時期入的黨，還有保送的公費研究生。誣告者李宇宙是一條瘋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臭味相投、搖尾乞功乞賞炮製了這一假案。”

接待人員看了看徐偉的父親，又重複先前的話說：“刑事案件是沒有時效的，你現在可以替他們申訴，以後他們出了獄也可以自己申訴，這個案件是沒有時效的。”

徐偉的父親靜靜的聽，也不答話。

接待人員又說：“到最高法院來得有地方高級法院《駁回申訴通知書》我們這裏才能接待，這是程式。說著將桌上其他上訪人的材料拿了起來，指著對徐偉的父親說：“你看，他們來上訪，都有地方高級法院的《駁回申訴通知書》。先到地方法院，有了通知書才能來這裏。”

徐偉的父親便說：“楊子立的家屬不斷的替他申訴，還聘請了律師，訴狀遞上去都石沉大海，不給駁回申訴通知書。”

接待人員沉思的聽著，等徐偉的父親說完了，便又重複著先前的話，說：“還是先到地方法院拿駁回申訴通知書吧，這是程式。”

徐偉的父親第一次聽說還有這種程式，看接待人員還算和諧，便站了起來準備走。

接待人員也站了起來，把徐偉的父親送到門口，又說：“這個案件是沒有時效的。再見。”

靳海科的父親看徐偉的父親從接待室出來了，趕忙迎上去問：“怎麼樣?”

徐偉的父親說：“不怎麼樣，得先上北京市高級法院申訴，有了高級法院的駁回申訴通知書，才能到這裏來。”

靳海科的父親聽了，喘了口粗氣，說：“咱們去吧。”

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打聽了去北京市高級法院的路，急匆匆的上了公車，一路擁擠又來到了北京市高級法院。去那裏一看接待室的人已塞的滿滿的，他倆排隊等接待，等了好長時間，接待室又下班了。本地申訴的人都走了，只有他倆人無奈的孤零零站在那裏。

第二天他倆早早趕到了等在接待處門口，大門也沒開，街上行人還不多，他倆心裏很是淒涼。門開了他們第一個遞上了申訴狀。那個接待人員看樣六十多歲，大概是個退休返聘的，只見他翻來複去的看申訴狀，就是不說收還是不收，徐偉的父親便側頭和靳海科的父親說：“是不是他不想管，不收?”靳海科的父親說：“不是。”接待人員翻看了一陣後便問：“你是誰的家屬?”答：“徐偉的。”接著又問：“其他家屬為什麼不來?”答：“其他家屬太遠，有病不能來。”又問：“這些名誰簽的? 你代簽的嗎?”答：“對，都是我代簽的。”又說：“你怎麼好這樣代簽，要負法律責任的，知道嗎?”答：“知道，我負法律責任。”接待人員便解釋：“這也不行，要有委託書，也不能全代簽。”

後面排隊遞申訴狀的很多，徐偉的父親便讓出了位置，退了出來和靳海科的父親說：“是不是刁難?”靳海科的父親說：“不是，可能就這樣。”

徐、靳兩人商量後，徐代簽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的名子，靳代簽張宏海的父親張瑞慶的名子。又打了長途電話和張宏海的父親述說了當時情況，路坤在國外電話打不道。

徐偉的父親拿著新製作的申訴狀給了接待人員，並說：“我們兩人每人代簽一個，委託書馬上補辦，已同委託人聯繫了，一星期內送到。”

這位退休返聘的接待人員還算和諧，收下了，並說：“按程式不該收，你們得趕快補辦委託書。”退休了看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他仍在仔細的翻閱徐偉的父親遞上的訴狀，翻來複去又發現了問題，說：“還少一份材料。”

“還少什麼?”徐偉的父親問。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判決書。”接待人員回答。

徐偉的父親說：“我們告的是北京市高級法院，不是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

接待人員說：“兩份材料都要，這是程式。”

徐偉的父親退出了位置，向靳海科的父親說：“這是不是刁難?”

靳海科的父親說:“不是,你在這裏和他說,我去找高峽律師要。”

也不知換了幾乘車，靳海科的父親回來了，累的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說：“材料要來了。”

徐偉的父親接過一看，怎麼還有起訴書一些文書，便說：“怎麼還要了其他一些，這麼多。”

靳海科的父親說：“高峽律師說，你們真不容易，像這種案子受理的不多，多準備幾份吧，免得再來跑。”

高峽好，高峽想的周到，高峽是個好同志。

徐偉的父親按接待人員的要求，將申訴狀又遞了進去，這接待人員拿著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判決書和北京市高級法院的裁定書反復對照。徐偉的父親在看著他，看他怎樣在雞蛋裏面挑骨頭，挑了好長一段時間，還真挑出了骨頭，只見他嚴肅的一本正經地說：“判決書和裁定書案號不一致。”

徐偉的父親便說：“這兩份文書上這兩家法院的大印是真的，這兩份文書就是真的了，我們還能造假嗎?”

接待人員不作回答。

徐偉的父親又說：“這兩顆印章是真的，裏面的文字錯誤、案號錯誤是辦案人員粗枝大葉造成的，只要印章是真的就該收下，不能因為法院的過錯轉嫁到我們身上。”

接待人員說：“你找他們證明一下，改一改。”

接待室和法院兩處辦公，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又坐車跑了半天，找到了北京市高級法院，把案號改一致了，當趕回來時，接待室已下班了。

第二天即2005年11月8日，又將申訴狀遞了進去，接待人員又在那裏翻來複去的看。徐偉的父親很難，便說：“這兩份判決書和裁定書原先就是臭的，你翻來複去的扒拉，越扒拉越臭了，有什麼可扒拉的。”

翻弄了一陣，最後還是收下了。

回家後大約過了一個星期，靳海科的父親突然給徐偉的父親打來長途電話，徐偉的父親以為又出了什麼事，因為平時他一般不打長途電話，打一次長途承包的地算是白種了，便問：“又有什麼事?”靳海科的父親便說：“我做了個夢，夢見海科他們放出來了，他們這次能放出來。”可憐天下父母心，放出來談何容易，但願這個夢是真的。接著他又說：“法院還給我一個電話號碼，告訴我辦案人員的姓，叫我打電話催。”徐偉的父親說：“也告訴我了，說要是不抓緊催，案子就拖吧。咱倆都催。”

一天下半夜一點多，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從美國打來長途電話，一開始就問：“申訴狀是遞上了嗎?”

徐偉的父親便說：“遞上了，你怎麼知道的?”

路坤說：“有人告訴我了。”

徐偉的父親便說：“你快收集、準備證據材料吧。”

路坤說：“證據材料我都有，不用收集。”

徐偉的父親說：“太好了，你快回來吧。”

路坤說：“不行啊，簽證沒到期，提前回去手續太複雜，不好辦。”

徐偉的父親問：“還有多長時間到期?”

路坤答：“還有四個月左右。”

徐偉的父親便說：“四個月太長啦，快想想辦法吧，我等你快回來，越快越好。”

漫長的等待路坤終於回來了。接到她的電話，徐偉的父親與靳海科的父親立即趕到了北京。這次路坤的派頭大啦，烏槍換炮啦，租住的房子月租3000元，家俱一應齊全。玩上了筆記本電腦，和楊子立給的結婚禮物二手電腦是天地之差了，挎著高檔照像機，也不用以吃速食麵、掛麵為主食了，飯店送飯上門。

徐偉的父親將申訴過程和她說了，又把申訴狀給她看，她說：“我不看。”又說：“我不同意這種觀點。”

徐偉的父親急了，說：“你為什麼不看? 你不看就不同意，叫我等這麼長時間，我也代你簽了字。”。

路坤死活就是不看申訴狀，並說：“不看我也知你寫了些什麼，我不看，我也知道你能遞上申訴狀。”

徐偉的父親說：“你在北京聘了好多個律師，申訴狀都沒遞上，寫的信都石沉大海，白忙了好幾年。這次我和海科他爸遞上了申訴狀，你為什麼就不看，不肯拿出新證據?”

路坤坐在那裏就是不作聲。

徐偉的父親清楚，新青年學會案發，國內外正義人士聲援、抗議，捐款都集中在路坤手裏，便說：“你不肯配合不肯拿出新證據對不起楊子立，你現在這個經濟條件是楊子立給的，沒有楊子立這棵樹，你不行。”

路坤聽到這裏眼裏含滿了淚，說：“我對得起他。”說著一使勁擼起了褲腿，腿腫了。接著又聲淚俱下地說：“為了楊子立，我跑了多少腿，爭取了多少好處，過去監獄從不讓吃醋，我去上訪改善了生話，可以吃醋了，吃醋可以軟化血管，全監獄的人都沾了光。”

徐偉的父親說：“對楊子立、對新青年學會你出的力最多，天下第一功。”

路坤只在那裏思考，不作聲。

徐偉的父親又說：“現在就得用這種觀點申訴，新青年學會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反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反黨，北京市高級法院也反黨，還反社會主義，都反。就新青年學會不反。就這個觀點。”

路坤在那裏聽，在那裏思考，說了句：“我知道你這是權宜之計，我沒有證據。”

徐偉的父親看她還是不肯拿出證據就說：“你可以和你圈子裏的人解釋，不是你的觀點，相信他們會理解。”

路坤說：“你的觀點，你寫的東西，我給他們看了，都笑你。”

所謂別人，指的是民主精英、人權鬥士，這些人也就是一些“以吐為快”的人士。理論道是一套一套的，不接觸實際。在當前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工人失業，農民被各種稅費壓彎了腰，進城務工還討不到薪，白乾。那些當兵的復員，給個萬兒八千的就打發了，復員後有玩槍的地方嗎？等於失業，這是中國的主流人群。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看不起病，有病等死，能“快”得起來嗎？飽漢不知餓漢饑。當前中國老百姓對黨派鬥爭不感興趣，什麼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還是狐朋狗黨，都他媽扯蛋。誰能打倒腐敗，主持分配公道，就叫誰爹，就喊他萬歲，就投他的票，不管什麼黨、什麼色的主義。三個代表貪污受賄得那麼多錢，你喊兩聲他就掏出來了嗎？他們反腐敗的口號，喊的比你還響，報紙、電臺、電視連篇累牘的喊，震天的響，頂個屁用。不過是把貪污受賄的錢，從這個代表口袋掏出來，又裝到另一個代表口袋，掏來換去，還是在三個代表的口袋裏。需要陳勝、吳廣把贓錢給他們掏出來，還給老百姓。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路坤在國外拿了三項“受難家屬獎”。她要服從這獎金，不以申訴是否有效為准：要看國外那些“以吐為快”人士的臉色行事。那些以吐為快人士的理論，是些方向性的東西。在中國十年八年恐怕實現不了，現在是申訴，遠水救不了近火。徐偉的父親和靳海科的父親，是爭取能申訴成功放人為准，寫的材料讀者對象就是老百姓，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

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是些良心犯。在物欲橫流、良心跳樓價、虧血本大拍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青年學會勇敢的站了出來，為弱勢群體呼籲、奔走、吶喊，新青年學會沒有罪，新青年學會做的好!

路坤又解釋說：“在西方國家，可以喊打倒共產黨，沒有罪。在中國不行，沒有言論自由。”

徐偉的父親便說：“你說的很對，喊共產黨萬歲不行，搞土地改革不行，搞公私合營不行。這是政治，咱不談，你快拿出新證據吧。”

所謂新證據是李宇宙是個誣告者，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沆瀣一氣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

路坤便說：“李宇宙也很不容易。”

徐偉的父親便說：“在你眼裏李宇宙成了好人，那麼楊子立、靳海科、徐偉、張宏海是什麼人？是壞人？李宇宙誣告的對?!”

路坤默不作聲。

徐偉的父親便說：“既然李宇宙是好人，那麼他誣告的人，相當然的就是壞人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申訴。”

路坤最終不肯拿出關於李宇宙誣告的證據。她自己另寫了一份申訴書（附後）寄給了北京市高級法院。

這樣原先遞上的申訴狀，沒有新證據支持，實際上已報廢了。

第二天北京市高級法院一個李姓法官接待了徐偉的父親、靳海科的父親、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在一個簡易的法庭裏，李姓法官帶著一個記錄員坐定，對面坐著靳、徐、路三人。

法官說：“現在法庭調查。”接著朝靳海科的父親問：“你是誰的家屬?”靳答：“我是靳海科的。”又問了徐偉的父親。問到路坤時，路坤答：“我是楊子立的家屬。”法官拿起一個寫字板，指著寫字板上一頁紙說：“你是楊子立的家屬嗎? 你沒有資格發言了，楊子立已認罪了。”

法官這突如其來的一個聲明，使路坤驚慌措亂了，失聲的叫道：“完了，完了，性質變了，性質變了，完了，完了……”

徐偉的父親側頭一看，路坤臉色變的煞白，白的嚇人，額頭上流著冷汗。

法官開始向靳和徐問活，問了一陣說：“你倆說的話我聽不懂，不會說普通話嗎?”又說：“接到案子我們就抓緊時間辦，你們快回去準備新證據吧，不要讓我催你們。”

出了法院的門路坤失魂落魄，靳、徐沒精打彩。路坤只是言語失措的念叨著：“完了，完了，性質變了，性質變了……完了。”

這事確實添了難度，楊子立真的認罪了，國內外那些同情人士、正義人士將斷了資助，沒了資助路坤又沒有工作，不用說再租三千元月租的房子，連吃飯都要精打細算了。萬一她棄楊子立而去，對新青年學會案也是一個損失，儘管遞上的狀子她堅決不看，總而言之是同一戰壕，同一條船同舟共濟，而且她身處北京，知道的消息特別多。

靳海科的父親對徐偉的父親說:“楊子立認罪對這個案不利了。”

“沒什麼利不利的。”徐偉的父親說：“新青年學會沒有罪，認沒有的東西，沒有用。”

靳海科的父親惦記著家裏種的地，在北京也沒有什麼作為，便回家了。

2006年9月20日，北京市高級法院原先就應付差事，便以沒有新證據對該案的申訴不能成立，申訴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的再審條件，原裁定應維持，下達了《駁回申訴通知書》。

靳海科可以說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黨腐敗了敗絮其中，但宣傳還是為人民服務的，看到黨章上那些為人民服務的華麗詞藻，才努力加入共產黨的，這本是抱著一顆為人民服務的赤誠之心。畢業後看到社會上黨內作風與黨章所寫格格不入，便在網上發表了一些文章，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些文章都是實事求是的，無可厚非。通過這些文章可以糾正黨內不正之風，為整黨建黨提些建議，這也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即使有偏差，也是從人民利益著想，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只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貪功乞賞偽造政績，才將靳海科逮捕，用靳海科十年徒刑，染紅了自己的烏紗帽。靳海科不認罪是自然而然的，是理所當然的。在獄中靳海科不認罪被進行了嚴管，繼而又被折磨的得了病。海科得了闌尾炎，一直拖的不行了，才送到醫院做手術。醫護人員也不盡心，馬馬虎虎刀口很大，海科很不滿意，也無可奈何。整天价遭著罪，最大的麻煩是從此以後，海科開始腹瀉，吃什麼拉什麼，人迅速消瘦下去。原先生龍活虎的一個青年，精神狀態也變的很不好，後來又患上了腸粘連和腸動過速，身體很快垮了下來。

得知靳海科在獄中患病，靳海科的家人急了，便打電話給徐偉的父親，到最高法院申訴。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敗類，為貪功乞賞偽造政績炮製假案，把這些善良的人們折騰的。

徐偉的父親成天滿腹心事，退休前在單位是搞技術的，自認為是個唯物主義者，自從出了這個事也迷信了，愛上了上街紮堆，看人家算卦、相面。徐偉從小學到大學到保送研究生，一路鮮花掌聲，剛畢業就進了監獄，這太使人難以理解了，自從出了這個事，便把這事當作下半輩子的工作了，明知在腐敗氣氛籠罩下申訴渺茫，該申訴還得申訴，接到靳海科父親的電話，就去買了車票，第二天便趕到了北京。算來自從徐偉出了這事，行程已繞地球轉好幾個圈了。

因為兩個人申訴過有了經驗，按程式拿著北京市高級法院的《駁回申訴通知書》來到了最高法院。兩人在熙熙攘攘的上訪人群中，領了申訴表填了表。徐偉的父親被叫到接待室時心裏很淒涼，在街上看

過人家相面，便隔著小窗開始給接待他的那個人相面，蔔個吉凶。這一相面，心就涼了，接待他的那個人好象見過，好面熟，再一想，想起來了。在電視連續劇裏見過，像《西遊記》中的兩個小妖“精細鬼”和“伶俐蟲”。唐僧、沙僧、豬八戒、孫悟空師徒四人西天取經，路過一個地方叫平頂山，山上有個洞叫蓮花洞，洞府中有兩個大王，一個叫金角大王，一個叫銀角大王。精細鬼和伶俐蟲便是倆大王手下最得力的小嘍啰。越看越像，心不得不涼。此人既像精細鬼又兼像伶俐蟲，心更涼。

在小窗口前，見接待他的那個人坐在椅子上，椅子底下還裝著小軲轆，像美容院那種。她接過訴狀後小腳一蹬，椅子“刺溜”一聲，就溜到了一個電腦旁，果然伶俐。她“吧噠”、“吧噠”的在那裏悶著頭打字，那麼厚的狀子短時間內肯定打不完，徐偉的父親很著急，便小心翼翼的問了一句：“你別在那裏磨洋工了行不行？那麼多字，你這輩子能打完嗎?”

接待人員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是在打字。

徐偉的父親也沒有辦法，便說：“先看看行不行？我複印一份給你行不行?”

只見她不聲不響，還在鍵盤上亂砸吧，徐偉的父親估摸著她不是在那裏打字，她是在那裏磨磨蹭蹭的想辦法，想不受理的辦法。只見她也不知打完沒打完，小腿一蹬刺溜一聲，又溜到了小窗前，徐偉的父親估摸著她，不受理的辦法想出來了，只見她低著頭翻弄著訴狀，好長時間迸出一句話：“這個案子我們不能受理。”果然“精細”。

“為什麼?”徐偉的父親問。

“判決書那二十條罪狀都是有根據的。”接待人員說。

“有什麼根據?”

“這二十條都是從安全局卷宗中摘錄下來的，不是在那裏胡編亂造。”

“卷宗中那些材料，是安全局刑訊逼供搞的。”徐偉的父親說。

接待人員說：“這個要有證據，拿出證據。”

徐偉的父親說：“楊子立每夜罰站八小時，不給張宏海飯吃，一個月只吃一包榨菜，用煙頭燙脖子，算不算刑訊逼供？對徐偉、靳海科電棍擊打，算不算刑訊逼供?”

“這個要有法醫出證，你說不行。”接待人員說。

“法律規定羈押幾個月?”徐偉的父親質問。

“兩個月。”、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非法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就是刑訊逼供。”

“拿出證據。”

“證據就在判決書上寫的，‘羈押一日，折扣一日，羈押二十六個月，折扣二十六個月’，你自己看。”

接待人員說：“超期羈押是檢察院管的事，你可以到檢察院告他們、揭發他們。”

徐偉的父親說：“這個結果法院默認了，法院也不是個好的，法律規定：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而法院超過了兩年。”

接待人員不談這個話題，另說：“法院采信的有人證、物證、有鑒定、有當事人自己供述。”

徐偉的父親說：“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在這非法的二十六個月裏，所得的一切都是非法所得，非法所得的，法院為什麼要采信？為什麼不推翻?”

徐偉的父親看她不回答，便拿出了張彥華、範二軍、黃海霞的證詞對接待人員說：“他們三人都是新青年學會成員，最有發言權，這個證據好不好用?”

“好不好用?”接待人員反問著，接著又說：“他們在拘留所說一樣，出來又說一樣，你說應采信哪種？安全局一份材料，你們一份材料，執法是公平、公正的，憑什麼要聽你們的。採用你們的，對安全局顯失公平。”

徐偉的父親說：“宣讀了判決書，事實上就單方面采信了安全局的違法材料，這也是顯失公平。”

“我提醒你，”接待人員說：“證人在安全局說一樣，出來後又說另一樣，他們怎麼解釋?你們又怎麼解釋? 聽你們的，對安全局不公正。”

“現在咱也不用爭論公正不公正了，”徐偉的父親說：“以法律為準繩吧，刑訴法規定：證據只有在雙方當事人當庭質證，才能做為判決的證據。範二軍、張彥華、黃海霞都願到庭質證，那就到庭質證嗎? 以法律為準繩辦。”

提出以法律為準繩辦，接待人員就沉默。

徐偉的父親看她不回答，就說：“我從山東一千多裏來，好壞總得給個答復嗎?”

接待人員說：“你山東一千多裏，還有雲南一萬多裏的呢!”

徐偉的父親看她素質太差，根本就不講法，以權代法，便說：“你這句話只能說明司法的腐敗蔓延了一千裏還不夠，繼續蔓延了一萬裏。腐敗蔓延到什麼裏數，才算到了地頭?”

“我再說一遍，”接待人員強詞奪理地說：“這些證人在安全局說一樣，出來又說一樣，你先給我解釋解釋。”

徐偉的父親說：“讓我解釋我只能這樣解釋，他們原先在安全局做的證，把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都抓起來了。現在證人在外面又反了證，這樣就該把這些人再放出來，以事實為根據，讓證據指導一切。”

接待人員聽了，表示沉默。

徐偉的父親看她不說話，就說：“咱們說話，說根據法律上這一條那一條行不行? 別摻和自己的看法。”

“沒必要，還有很多等著接待的。”接待人員說。

徐偉的父親看她一提法律就沒必要，便說：“進電影院的門看電影，進動物院的門看動物，進法院的門就說法，就看法，怎麼沒必要。”

接待人員說：“我再告訴你一遍，到原審法院把那些材料複印一份，看明白了，再來。那二十條罪狀都是有根據的。”

徐偉的父親便說：“那二十條我早看了，除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和北京市高級法院那兩顆紅印是真的，其餘全是假的，聊齋、演義。”

“假的?!這個你得有依據。”接待人員道貌岸嚴的反問。

“對！假的。判決書第二條徐偉的罪狀是‘用經濟和法律援助農民和老百姓’，這也算犯罪嗎？憲法寫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農民不是敵人，是聯盟對象，援助他們不是資敵，不犯罪。中國有九億農民，誰把農民看成敵人，誰就成了人民公敵。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向法院提供這種證據，恰恰證明他們在犯罪，他們在與農民和老百姓為敵。人民遲早要對他們實施懲罰。”

徐偉的父親又說：“判決書稱：‘在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處，搜出了電腦硬碟，證明了他們的犯罪’。電腦硬碟能證明犯罪嗎!?硬碟這些東西百貨商店、超市、大街小巷打地攤都在那裏賣，都在那裏犯罪嗎？硬碟有進口的，還有國產的，進口罪惡國產罪惡嗎？搜出槍支、彈藥、毒品一類東西可以證明犯罪，硬碟全世界都在那裏用，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一小撮奸佞小人的邏輯，全世界都在犯罪，罪惡世界！悲慘世界。”

接待人員避而不答，提出另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成立新青年學會這個非法組織?”

徐偉的父親便說：“所謂非法，就是沒到民政局登記，這個由民政局管，與安全局沒有關係，管轄權在民政局。”

“他們為什麼還要秘密?!”接待人員又問。

“強調個秘密就犯罪啦？我的工資卡就編的密碼，在家裏還放在秘密的地方，就犯罪嗎?我每月去領一次工資，每月去犯一次罪？那些領工資的人工資卡都設的密碼，都是些罪犯？他們在那裏排隊領工資，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這幾個小丑的邏輯，就是在那裏排隊犯罪。”

“雷鋒所做的一切好人好事，都是秘密做的，是在他去世後在他的日記中發現的，他做的很秘密，他不犯罪！他是全國人民學習的好榜樣。”

“全國人大是個公開組織，成克傑是這個組織的副委員長，他貪污、受賄那麼多錢是犯罪，儘管全國人大這個組織是公開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個公開組織，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吃喝嫖賭、貪污、受賄也是犯罪。犯罪與不犯罪與公開秘密沒有必然聯繫。”

“這是他們個人問題，與組織沒有關係，你說話要注意分寸，亂講是要負責任的！”接待人員瞪著眼嚴肅了起來。

陳希同、成克傑貪污、受賄報紙上電視上都登出來了，她還在這裏假正經說人家亂說，這個貪官腐敗的保鏢簡直可憐、可恥、可笑到了極點。

徐偉的父親看她沒膽量接這個案，還想用歪門邪道往外推，便說：“個人問題？什麼個人問題！就是個組織問題。他們不在全國人大，不在政治局這些公開組織裏，會有人給他們行賄嗎?!除非行賄的人有神經病。”

“你不要牽扯的太多，不要談與本案無關的事。”接待人員又強調說。

徐偉的父親又繼續說：“說徐偉和靳海科發動農民暴動，通過農民起義來改造中國。發動哪個農民了？把那個農民找出來讓大家看看。李宇宙和範二軍證明他們發動農民暴動有什麼用？我也可以證明你殺了人，連個人頭都找不到，判你的刑你服嗎？要講唯物主義，混進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幾個敗類在貪功乞賞，炮製假案！”

徐偉的父親又說：“說靳海科的日記本，還稀奇鬼怪的描寫成黃色的日記本，證明了靳海科的犯罪。日記本怎麼能證明人犯罪？法律沒有這一條。如果日記本能證明靳海科犯罪，也不該抓靳海科，先抓那些生產日記本的廠家，再抓那些銷售日記本的商店，輪不到靳海科頭上。你的親屬也有日記本，你為什麼不去舉報？你也有日記本，你

為什麼不去自首？在中國可以說家家產戶都有日記本，家家戶戶都在犯罪嗎？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那幾個跳樑小丑、敗類的德行，中國都成了罪犯家庭，十三億人，成了十三億罪犯。”

徐偉的父親又說：“判決書、裁定書說：證人範二軍證言，楊子立認為在經濟上應該搞私有制。這算什麼罪？目前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就是私有化進程。就你們北京2003年7月就宣佈：把資產252億的10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推向市場，向外資和民間資本尋求資產的並購重組。而且還宣稱，這些資產全是優良資產，經營狀況良好，也不存在資產負債率。往外賣股權，甚至全部賣給外國和民間，這就是私有化。”

這個接待人員不動聲色的聽著，實際她心裏很明白，現在中國正在加速私有化進程，這是大氣候。

徐偉的父親又繼續說：“現在全國各省市都在這樣搞，國有企業改制是現在最時興的名詞，改制實際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可以說改制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行動上的表現。”

“楊子立算老幾？他認為在經濟上應該搞私有制，僅僅說在嘴上，就被判了八年。而北京市做在行動上，應該判幾年!?行動上不犯罪，嘴上說說就犯罪，這叫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法情理難容。”

“還有張宏海的‘結束老人政治’也成了犯罪。這話不是張宏海說的，是鄧小平說的，是鄧小平理論。1985年9月23日，在黨代會上鄧小平強調說：‘這次三個委員會的進退，工作做的很好，特別是中央委員會的年青化，前進了一大步，這件事在黨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代會開幕詞中說：‘我們幹部老化的情況不算十分嚴重，至少有九分半嚴重，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黨缺乏活力。’在黨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在北京市國安局卻是犯罪?”

接待人員不動聲色的聽著，插了一句：“你是徐偉的親屬，你就說徐偉。你無權說別人，你有他們的委託書嗎？你沒這個權力。”

徐偉的父親看她一直的都是想往外推，不受理，便說：“我雖然沒有這個法定的權力，但我卻有這個法定的義務。刑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凡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做證義務。”

用法律條文說話，接待人員就沉默。

徐偉的父親又繼續說：“一審的判決書和二審的裁定書都是非法的，不具備法律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做為定案的根據。’一審和二審都沒走這個程式，因此是違法判決裁定，不具法律效力。”

“我再告訴你一遍，到北京一中院，把卷宗中那些材料複印一份，看明白了再來。”接待人員以此為藉口，只想往外推。

徐偉的父親說：“你乾脆告訴我你沒這個膽收就行了，這個案有很多行政頭頭做了批示，那個都比你大，比你這個衙門還大，他們批示是干擾司法，也是犯罪。我料定你也不敢接這個案，我們很明白。”

這個接待人員竟火了，說：“你快走！不走？我喊人把你帶走！”簡直可笑，聒不知恥，上訪的人擠的滿院子，滿胡同，滿大街，除了哭的就是叫的，冤氣沖天。貪官污吏如過江之鯽，如同蝗災鋪天蓋地，把老百姓折騰的這樣了，你還在這色厲內荏，外強中乾，還想嚇唬人。

“料定你不敢！”徐偉的父親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沒有權力問我的名字，我也沒有義務告訴你我的名字。”對方說。

徐偉的父親說：“連名字都不敢說，說明新青年學會這個案，就是個冤假錯案，非法超期羈押了二十六個月，不敢讓證人出庭做證，不敢讓媒體採訪，不是依法辦案，而是迎合上級的旨意，不過是些混飯吃的。”

對方又指著門上那個號說：“門上那個號你記住就行了，沒有義務告訴你名字。”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徐偉的父親說：“我記那個號有什麼用，就這個水準，下次再來，說不定你也進去了。”

徐偉的父親站起來，悻悻的走了。

靳海科的父親總是抱著幻想的心態期待著，看徐偉的父親那麼長時間沒出來，又以為有什麼好事。腐敗的司法，司法的腐敗能有什麼好事？靳海科的父親在院子裏等著，凍的發抖，看徐偉的父親走出來了，趕忙迎了過去，面部還帶有欣喜的表情，趕緊問：“怎麼樣？挺好的？”徐偉的父親說：“好什麼好，都在應付差事。”靳海科的父親聽了，臉上馬上沮喪起來，歎了口氣說：“下個月我還來，我進去說。”徐偉的父親說：“這個案遲早能翻，只是時間問題，是一場持久戰。”

在接待室出口，一些律師就圍上來了，這些律師都有一套，能看出當事人的案子是否收理。一個律師看著徐偉他父親的面孔說：“怎麼樣？是不是沒收理你的案子，我幫你寫訴狀，我經驗比你多。”

徐偉的父親說：“算了，不申訴了。”

“怎麼能不申訴，你不是本地人吧？大老遠來一趟多不容易，我替你寫訴狀申訴。”

徐偉的父親看圍攏的這些律師，硬要幫忙申訴便說：“算了，算了，不申訴了。”

一個律師說：“你申訴不成就是經驗不足，一些法律方面的條文知道的不系統。我替你寫訴狀，花不了幾個錢。”

徐偉的父親說：“我們找律師得有條件。”

“什麼條件？”一個律師問。

徐偉的父親說：“膽大。多少也得有點名氣。”

這些律師聽徐偉的父親說的有點玄，便要看徐偉的父親寫的申訴狀。徐偉的父親也不回避，就給了他們，這些律師看後，都沒聲的走了。

徐偉的父親說：“膽不大不敢辯護，這是個集體案，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沒點名氣弄不好，律師自己也進去了，連累了他自己。”

還有一個律師在那裏仔細看，看完了就發表評論說：“你這個訴狀誰也不敢收，哪個部門也不敢管。”

徐偉的父親說：“不收就不收吧，我們也不申訴了。”

律師說：“你們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勾結反黨分子反對共產黨，還有領導批示支持，這樣的案誰敢管?”

徐偉的父親說：“修建了一些橋，修建了一些公路，是豆腐渣工程已司空見慣，北京市國安局勾結反黨分子，陷害新青年學會這些青年，辦個豆腐渣案、腐敗案，來攫取政績。”

律師說：“我說不管你還不信，1989年六四事件就是一些人以反腐敗、反官倒為名搞起來的，成了個全世界都知道的政治大事件。你們說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勾結反黨分子破壞國家安全，新青年學會這些人捍衛國家安全，正不壓邪而因此被逮捕，這是政治上的腐敗，可以說這樣的事被老百姓知道了，被別有用心的人知道了，以此為藉口趁機造共產黨的反，也能鬧出一場麻煩。”

徐偉的父親在那裏聽，律師就問：“你什麼歲數了?”

“你問這個幹什麼?”徐偉的父親反問。

律師說：“看你這歲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兩派鬥爭都打著紅旗，打著紅旗反紅旗。”

徐偉的父親說：“我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實事求是。”

律師自言自語地說：“沒這個意思也能達到這個效果，國家安全局勾結反黨分子破壞國家安全? 這種提法我看是唯恐天下不亂。”

徐偉的父親說：“我們實事求是。”

律師又接著說：“不要申訴了，你們說的是真是假都沒有用，有領導批示是個政治案，哪個部門也不會接，別和共產黨過不去，在家等著他們吧。”

徐偉的父親寫的材料，楊子立的妻子路坤拿給她圈子裏的人看，被改的面目全非，從根本上否定。

法院裏的接待人員看了表態說:“你要注意分寸，說話要負責任。”也是否定。

律師又這樣說。

這些申訴材料遭各方反對，真不好辦。

按最高法院的規定，一個月後還可以繼續上訪。過了一個月，靳海科的父親約徐偉的父親又來了，靳海科的父親很不服，排隊領了申請表，按以往程式填寫完畢，被叫了進去，又被無理地推了出來。

兩個人去找路坤聘請的律師付可心，付律師說：“以後不要親自往北京跑了，太遠了，太辛苦了，寫個狀子郵給他們就行了，這有法律規定。”

付可心在北京寫好訴狀後，按法律規定寄給了最高法院，六個月沒有回音，至今也沒有回音。

附錄1：張彥華的證言

張彥华的证言

我叫张彦华，山西人，户籍在天津市。对"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四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我愿意做如下证言，以证明他们无罪。

一、关于新青年学会的成立

二〇〇年的五月一日，我和靳海科、徐伟、张宏海、范二等在北京市地质学院靳海科的工作单位的宿舍里成立了新青年学会。新青年学会的成立动意是为了让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的朋友能够一个固定的互相联系的组带。在五月一日成立时，我们五个人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因此在确定学会的宗旨时，大家格外注意宗旨的包容性，即不要求有某种很明确、模糊性，而不要非常具体地表现为朝一确定的方向的前进。因此宗旨确定为：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之道。这个宗旨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探索"，一是"中国和世界"。"探索"即是摸索、非确定的意思，所指的是理论的探讨而非朝某一确定方向的努力。在新青年学会的成

发言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大家在很多大问题上的看法尚没有趋于一致，更不用说具体的问题了。有的人主张自由主义，并写出篇文章来阐明他的观点；有的人主张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总之，这种探索是没有边际限制的，大家所谈论的除政治观点外，也会涉及到其他领域，如文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与世界"，也许是年少轻狂，但无疑大家当时所希望的不仅仅限于中国范围内，而是突破国别，特别关注了世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从这两个关键词可以明确地看到，大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理论问题。这种关注和颠覆国家政权根本就沾不上边。

在当天的讨论中，关于其他方面大家也有激烈的争论，但都无果而终，毕竟大家的想法都很不一致。试想这样一个各方面都不一致的组织如何去颠覆国家政权呢？

二、关于我所参加的几次聚会

作为新青年学会的成员之一，我见有很大

的参与热情，因为心中存有很多的疑问需要向朋友们请教，也有很多想法想和朋友们分享。因此我每在天津工作，还是常常地参加数学学会的活动。

所谓的活动就是几次聚会。就我所参加的几次聚会来看，除二000年八月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一次稍具正式外，其他就是普普通通的聚餐和谈笑，没有确定的主题，也没有形成什么确定的结论，更没有因之对参与人的生活和工作有任何指导。对此，有的朋友有意见，认为这样的聚会没有什么意义，并一度有解散数学学会的想法。我想这种"解散"的想法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有的甚至私下就提出过退出数学学会的意思。只是这种"解散"或"退出"的想法还未实现，安全局就采取了行动。

我记得有一次聚会是在杨子立的家中[illegible]时间大约是二000年的六月份。当时参加聚会[illegible]八个人，聚会没有固定的主题，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了许多事情。其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李宇宙在人大被当局的纷扰，据后来子立转

块牌子在人大校园里游行的事情。

八月份的那次聚会是在北大东门外张宏海所租住的小平房内。当时的主要事项有两个，一是杨子立、李宇宙、黄海霞三人入会的事，二是又讨论了学会的宗旨。三人的入会各有介绍人，我是黄海霞的介绍人。介绍人先介绍入会者的基本情况，然后大家表决。三人入会后在一张纸上签了名，按了手印。第二事项是讨论学会的宗旨，最后大家勉强同意将宗旨定为"探索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道"，虽然加入了自由、民主、公正、平等这四个词，但并不意味着与我们时代所追求的目标相悖。自由、民主、公正、平等是近代以来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人更是视民主为生命，正如小平同志所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聚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到北大未名湖的湖心岛散步，在湖心岛又讨论了一下将来的发展，但没有形成什么决议。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人大的学生食堂，当时新海科因被公安局审查，心里恐惧，于是几个

人在一起讨论一下怎么办，记得参加的人有李宇宙、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和我。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讨论。最后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公安局审查就由他审查吧。

最后参加的一次活动是在2001年的二月份，在人大外面的一个小馆子，也是边吃喝边讨论，讨论的话题除了靳海科被公安审查一事外，还有几个人寒假搞社会调查的一些情况。当时视在知道，这次聚会是李宇宙为了安全局的工作需要而刻意安排的，在我们所在的包厢隔壁便有安全局的人在窃听。

三、对"新青年学会"一案的几点看法

1. 新青年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若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四人被定的罪名来看，新青年学会便就是一个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了。但就我所经历的来看，事实决非如此。无论是从新青年学会的宗旨，还是它的几次活动来看，都看不出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不妨从反面来考虑一下，一个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组

织又会是什么样呢？首先它应该具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尤其是政治上，有自己政治上的纲领性文件；其次，它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第三，它应该具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活动场所。

综合这几方面，新青年学会一样都不具备。新青年学会充其量只是一个探索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理论性社团，虽然没有经过注册，但它决不会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看一下现在的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新青年学会正是这样一种非政府组织。只是由于李宇宙的幼稚和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穿凿附会，才强拉硬扯地将其打入反动组织一类。

2、关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四人的"犯罪"问题

关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四人是否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想我本身便是一个明证。在2000年五月一日新青年学会成立时我便是成员之一，其后又参加了学会的几次活

活动，可以说我是新青年学会的主要成员之一。2001年三月十二日我被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经过安全局工作人员的仔细调查，四月初我被取保候审，一年后取消了取保候审。我认为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对我的处理合理、合法。作为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义务调查这一个组织是否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自然也有义务协助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查明事情真相。若真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严惩不贷，但若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当无罪释放，最多批评教育后释放。为什么我没有犯罪而那些人却仍在高墙之内呢？

3. 关于李宇宙的行为

李宇宙作为安全局的"卧底"和我们交往，能为国家工作自然是很光荣的。但李宇宙在新青年学会中并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旁观的角色，有几次活动就是由李宇宙召集的。如果说新青年学会的活动是犯罪的话，那么李宇宙的行为又是什么性质呢？李宇宙所代表的国家安全机

关的行为又是什么性质呢？

四人被捕后，李宇宙良心发现揭发了自己作为"卧底"的真相。李宇宙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这四个人是冤枉的。

四、几点要求

1. 强烈要求主审法官排除法律以外因素的考虑，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审判该案。

2. 强烈要求法院公开庭公开审判，并让证人当庭作证。

3. 强烈要求法官能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上正确判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还这四个人以清白。

律师：[redacted]
身份证号码：[redacted]
手机号码：[redacted]
2006年3月22日

8

附錄2：範二軍《我所知道的新青年學會若干情況

我所知道的新青年学会的有关情况

一、 新青年学会的性质

我认为，新青年学会不是一个具有“颠覆国家政权”性质的非法组织。在我的理解中，新青年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论坛，而不是严格的政治组织，其成员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张，而是具有共同的社会关怀和爱国热情，大家在一起只是进行思想理论的交流和探讨，不乏诸多激烈的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争吵，其宗旨含有“探索改造中国社会之道”的字眼，另外的内容是描述目标方向的，只记得有“自由、平等、民主”字眼，这部分内容大家意见不一致，这个宗旨决定新青年学会仅仅是进行理论上的交流和探讨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一直没有注册，如果说具有非法性质的话，这是唯一可能有瑕疵的地方。事实上，新青年学会成员的思想政治主张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系统，大家曾经围绕着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农问题进行过交流和探讨，而且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新青年学会从成立到解散，存在不到一年时间，发起人 5 人，后加入 3 人，总共 8 人。自始至终，新青年学会没有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正式的章程，更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纲领和行动，也没有对国家政权产生什么危害。

二、 我参加的新青年学会的几次活动情况

（一） 立水桥成立会议

2000 年“五一”假期前夕靳海科约我“五一”期间去他单位见面，我按时去后方才知道他们要我一起参与发起成立“新青年学会”，我们围绕宗旨问题讨论好久，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确定了宗旨，

范二軍 3.26

章程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当时说以后再讨论，实际上以后就不了了之了。这次会议上有个“仪式”，在写有宗旨的一张纸上我们五个人都签了名，按了手印，并合手共读宗旨，以表示我们大家是严肃的。

（二） 北航交流

成立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在我宿舍有过一次聚会，大家进行交流，期间谈到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朋友谈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素，他说他要致力于梳理这个传统，以求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基。这个朋友我并不认识，好象是杨子立带来的。

（三） 北大东小门三人入会及此后的分工商议

时间记不清楚了，在北大东小门张宏海的住处，杨子立、李宇宙、黄海霞三人加入新青年学会。印象里好象还有学会之外的朋友在场。

午饭后大家到北大校园里散步，而后到未名湖中心小岛上停留。大家停下来商议一些事情，杨子立提出可以办网站；有人提议徐伟当会长，徐伟再三推脱不下，最后勉强应下；靳海科提议我和他当干事，我负责收取会费。当时还有一些学会之外的朋友在场，印象里好象是杨子立的朋友。

（四） 人大会议

2000 年夏天一个周六上午，徐伟、黄海霞、地大几个同学、张宏海、我应李宇宙约请到人大小聚，开始我跟地大同学围绕他们农村调查得来的情况进行交流。后来，张宏海带来一群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朋友跟徐伟进行辩论，争论的情况很激烈，弄得很不愉快。徐伟可能有

些生气，先走了。我对此也十分不满，觉得张宏海对徐伟搞围攻，也就提前退席了。

以上是我所参加的几次活动。

三、 对该案“一审”中所谓我的“证言”的说明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在跟我谈话时采取诱导和恐吓的手法，询问我一些细节情况，我记不清楚，他们就威胁我，说我不老实，给我施加压力，还提醒说是不是说过什么什么话，只让我回答是还是不是，不允许回答不清楚，而且在记录时完全没有这个往复询问的过程，只是按照他们的意思重新整理之后连贯起来让我接受。这样，我所谈的话仅只是在工作人员压力下的自己的一些主观臆测，对他人的思想认识和事件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和“特定情景”，我以为这些话在没有跟其他当事人取得对质的情况下不能用做所谓“证言”，毕竟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理解。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颠覆政权的行为，我只是在不同场合听到过他们对国家社会现状不满的议论，我理解个别人可能会有过激的思想情绪，就连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情绪，我认为这在爱国青年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国家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来教育和引导，而不应当将他们推到国家的对立面去，让抱有一腔爱国热情的青年在监狱中浪费大好时光。

四、 我对该案审判结果的认识

我认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名给四位爱国青年结案是一个重大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冤案。虽然我对四位朋友的思想观点和个人情感各不相同，但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我认为他们都没有罪，我们



在“新青年学会”的活动都是进行思想理论的交流，从来没有共同商议过如何颠覆国家政权、怎样进行准备等事情，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当然也没有对国家政权造成任何危害。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冤案，“颠覆国家政权罪”不成立。

五、 我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期盼和要求

我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按照宪法精神和刑法内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查该案，本着爱护爱国青年和维护国家正义的精神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爱国青年。

该材料撰写人：范二军

身份证：110108197708129 71X

联系电话：13910426398

2006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附錄3：黃海霞《關於新青年學會一案致法官信》

关于 “新青年学会” 一案致法官信

尊敬的法官：

您好！

2003 年“新青年学会”一案宣判前的庭审我在法院的门口，不论当时我新提交上去的致法官的信，不论当时律师对我出现于法庭作证的愿望，也不论当时我本人希望出庭作证的愿望，我还是只能在法院的外面得知，我之前的话的笔录被用来证明我们八个人中的四个人有罪，即后来的宣判结果：他们需要进入监狱，其中有的是十年。 其根源是我们一起创立的“新青年学会”。我们中四个人失去人身自由，三个人自由，另外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是不知所之。

享情过去了五年，宣判也过去快要三年。现在听说是重新立案，所以奉上此信——本人写在纸上的字以供参证。上次宣判前的审判我和其他证人在法院的外面等候一直到审判结束，但是最终并没有被允许出庭，我这一次也是愿意出庭作证，所以如果法官认为需要，烦请一定发出要求出庭作证的通知。如果我们的法律是允许我们说过的被记录下来的话可以由任何人来断取任何部分，作任何解释以达成一个审判的结果，而不需要本人的真意，那么这是我们的法律。

关于我的证词

我有很多话被作笔录要求签字，并不知道是什么是哪一部份被用在法庭作为证词。

但是要很清楚地声明，我本人并没有在所有笔录过程中受到武力对待。

别外也要说明，每次问话的时间持续不断比较长，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有的问题被记录，有的问题不被记录，有的回答被记录，有的不被记录，最后下来人会很疲劳，签字的时候是大体浏览一下，就写上自己的名字。问题不是如记录下来的那样被简短地问出的，问题的方式也常常是被限制在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之间。问题的内容会涉及到“你觉得他们中哪一个的想法更倾向于 A 思想？”而这个“A 思想”和选择的范围是既存的条件。还有我会被问话人告知学会里其他人做过的事情或者被以学会名义做过的事情，并基于这些“被告知的事情”来作出我的关于这些人或学会的结论，而这些事情是在我被告知前从不曾知道的或听说过的。

关于新青年学会

我最近在旧书堆里找到了从前的《新青年学会成立宣言》。因为全是打印的，不知道这作为证据的可用性有多少，但是这的确是成立前的准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当初的所有人的所想，所做和所要想，所要做的事的最恰当表述。因为事易时宜，我现在的想法与当时的或有不同，也因为经历和各方面的情况的变化，我肯定现在自己无法用这样的话来描述新青年学会，而且我也觉得不会有比这个更接近当时学会的描述，因为它就是这个学会存在的源头。其他人或许也和我一样改变着，所以用现在的人和他们的话来描述新青年学会，无论如何是有所偏差吧。

就如《宣言》里说的，学会是要认识和思考我们的社会，要求每一个成员进取（至少这样想），并推己及人，就我力所能及的记忆里的内容来说，学会所做的所有事情，无出乎此。如果说学会没有经过审批就成立是需要受到处罚的话，那么所有过错的回报止于此，至于已经受到了的刑罚和罪对于学会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欲加而来的。所以如果言开庭，不论是否我们的法律限制证人出庭作证，都请求法官们会重新公正地对待新青年学会。

此致，

敬礼！ 黄海霞

黄海霞

2006-3-28

附錄4：何忠洲證言

尊敬的法官：

在所谓的“新青年学会案”案审之初，我即已向当时安全局调查取证的人员做过以下陈述：

1、“新青年学会”只是几个青年朋友为聚会而起的一个名字。它由最开始的“学实斋”（靳海科、张彦华毕业后在郊区租了一间平房住，在正常上书“学实斋”四字，熟悉的朋友们有空了就来聚聚，次数并不多）演化而来，压根就算不上是一个团体，经常在一起的人员都是在读大学时因为组织学生社团活动而认识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因为共同关心社会、愿意在一起讨论时事而聚在一起，人员总共不超过9个。

2、我是所谓的“新青年学会”最开始的倡议人（当时目的就在于大家能够经常性的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只是因为当时打算考研而名义上没有参加后来被靳海科命名的这个学习组织。但是他们组织的所有活动我差不多都知道，而且参加了其中一些。

3、这所有的活动都只是对社会发展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更多时候就是在一起吃饭聊天。压根涉及不到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这实力（就是保持联系的人也不超过9个，没有一分钱），也压根没这些想法（这些人员有的刚毕业，大部分还在校，都还没有基本的社会历练）。

4、所谓的“新青年学会”从思想上来讲，差别很大。其中大家所认同的兄长，徐伟与杨子立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

这些陈述在安全局调查取证人员到北师大我所就读的学校审讯我时（当时我尚在读），我即已经一一讲清，而且当时录有口供并签名、按有指印。但是随后事情的发展却表明：同样是审讯，司法机关却只采用了在他们“逼迫”下所得到的另外几人的不实口述，并以此为据对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人判处8—10年刑期，而我的口供完全没有被提及，相关证人对受害人的有利证据也完全没有被提及！甚至在2003年11月高法开庭时，作为直接当事人的我及另外三个证人要求出庭作证。但是，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尽管有律师的一再要求，法庭却始终将我们拒之门外。当时在被迫的情况下作出“污点”证词的证人也写了书面材料，并明确地说出以前的证词是在司法人员的逼迫下所写。书面材料虽然交与了律师，并由律师交给法官，但法庭却在当事人律师的一再要求下宣布所有到场的证人证据完全不予采信，对所有能证明当事人无罪的证据一律予以否认。法律竟能被如此操纵！

作为整个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所谓新青年学会案完全是某些部门和个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制造的冤假错案。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涉嫌在学生中发展线人，混进毫无社会阅历的学生所组织的活

动中，故意编造犯罪假证，有关部门就以此为据对无辜学生判刑。新青年学会当事人之一李宇宙在逃往泰国之后，最先向我承认了他为安全局所雇用。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无耻的事件之一！一些人与部门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伪造事实，置他人青春与生命于不顾！

在几次开庭与庭审期间，我都赶到现场，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未能够进入法庭。我也一直表示我愿意出庭为四人作证，但是，这些表示，连同我们多年来几次三番所找的证据一样，都毫无例外完全无法进入法官的眼帘——难道法官比我更熟悉我们几个在思想上一起长大的朋友么？判四个人 8—10 年的监禁凭构陷者的证据就可以么？

只要中国还有一点文明，还讲一点法治，那么我希望，判案者是否可以听一听真正了解真相的人的说法？

事情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五年，四位在当今中国绝对杰出的青年已经在牢狱中无缘无故的服刑五年，原因仅仅在于他们在上大学时关注时事！

这些年来，我与狱中四位朋友的家属们一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无比的愤懑。然而，我们在现有的框架下似乎看不到一点希望，感受不到这个社会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

我只是希望，涉及到四个人的青春与生命，相关部门应该考虑作为当事人的我对事情来龙去脉的陈述。

在案件开始调查人员对我进行调查时，我就已经表明：我会对我所讲的一切承担法律责任！

我希望审判者也能对他们的审判承担最起码的责任！

我再次强烈要求开庭重审，要求法律能够维护最起码的公正，给四位青年恢复自由，还之清白！

我愿意并希望能为此而出庭作证！

我的电话是：13141297007

何忠洲

2006 年 3 月 30 日

附錄5：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申訴狀》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尊严法官：

我是杨子立的妻子路坤。

作为一个已经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五年多的青年杨子立的妻子，因为你所在的法院决定为我丈夫杨子立一案“再审”使我盼来了为我丈夫所蒙之冤昭雪的一丝希望。你作为主审法官，我们家人及在监狱中服刑的当事人强烈要求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强烈要求法院让证人出庭做证，期盼着你秉公执法，还我丈夫杨子立及徐伟、靳海科、张宏海自由与公正。

我知道你手头有全部的案卷材料，这便你对“新青年学会”案件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我十分知道案卷里的材料不是全部的事实，它们只是案件的一部分。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当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李宇宙所造成的。他为了得到钱，为了在安全局邀功，经常撒谎并编造了四、五份学写骚乱陷阱刚走出大学校门一、二年的青年人，随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就开入因为个人升迁心切，就先抓人后取证。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执法机关没有对我丈夫等人真正的负责，换下来就是超期审理并严重超期关押。

我很强烈新青年学会之事，那时这几个如今在监狱服刑的年轻人刚刚走出校门，他们延续了三次对的思维，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高校都组织过学生社团，所以成立新青年学会这个学术性协会并不是他们主观的刻意，更没有客观的行为触犯法律。新青年学会非常松散且于2000年12月份已经实际解散，由于李宇宙用心不良，不仅欺骗政府而且还陷害了四个青年导致共36年的牢狱之灾。造成这么大的冤难，不仅给中国司法机关形象抹了黑，还害苦了我们三个家庭，特别是害苦了我这个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与自己心爱的丈夫分离的妻子。如今距离青年已被关押五年多了，我们急切希望法院还我们亲人的清白并恢复他们的自由。

于2003年11月10开庭时，愿意出庭做证的证人范二军、黄海霞都推翻了以前的证词，并有书面材料交给了法庭，并且有证人范二军、黄海霞、张宏海、何志洲愿意出庭做证，并好言劝导庭们二审庭一天，却被法庭拒绝在法庭门口。

于2001年9月份，李宇宙写了证词证明四青年的无罪，在2002年李宇宙迫到暴露后，李宇宙非但没当他所做所为，如今真相大白，是事实是李宇宙。如果他不蛊惑乱造欺骗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如果他不主动积极地召集这些青年人每一次的集会，四个青年就不会入狱，冤案就不会发生，我们四个家庭请北京市高级法院、请法官还我们亲人公正，还我们的亲人自由！

及律师说的那天我就在其中，我对此事十分清楚，我知道案卷里的材料是不完全的，也不是真实的材料，对当事人无罪的证据，法庭既没有采纳也没有在法庭上出示过，我特别强调的是证人的证言，特别抗议的是北京市第一中院不让证人到庭质证，这是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违法，这等于是对我们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剥夺。今天，证人连起以前证词的材料及此次再向法院当证人重新写的新的书面证词，随此信一并交给你。

证明材证人是：

张宏海（电话）：13718950667

范二军（电话）：13910426398

何志洲（电话）：13141297007

黄海霞（电话）：13527694335

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人员杨子立的妻子：路坤

2006年3月7日

13717561438

十四　出獄

2009 年 3 月 12 日，楊子立踏出了監獄的門檻，那一瞬間感到的不是脫離牢籠的喜悅，而是青春、健康、家庭久遭蹂躪之後的憂傷，以及徐偉、靳海科兩位兄弟被無辜關押的悲憤。楊子立和張宏海被無辜關押了八年，而徐偉、靳海科被無辜關押十年。回想八年前，他們四個愛國青年，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惡意陷害，卑鄙的羅織罪名、泡制政績，在腐敗的政治和腐敗的司法下，他們愛國愛民，聚會討論國計民生，考察農村現實，幫扶弱勢群體，卻被定為是推翻現政權的罪行。

此時的楊於立悲憤交集，因為還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員警嚴厲警告他，不准在境內外發表有損國家榮譽、利益或者其他有社會危害性的言論，不得接受採訪、發表演說等等。可是受了這麼大冤屈，如果不為徐偉、靳海科訴說的話，是不是還會有更多無辜的熱血青年，再次白白喪失多年的青春呢？想到這裏楊子立憤然拿起了筆，冒著再次入獄的風險，和張宏海一起，又在網路上發表了為新青年學會平反的文章。

2010 年年底，獄中的徐偉已度過了將近十個年頭，在這十年裏，徐偉始終堅持自己無罪。

2010 年 12 月，獄中的幹部找徐偉談活：“徐偉，又到年底了，你在這裏已近十年了，在這十年裏你始終堅持無罪。按照法律的規定，監獄改造工作的任務，是轉變罪犯的犯罪思想，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成為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心理健康的守法公民。你始終堅持無罪，你應該認清形勢，這是關係你前途的大事。”

徐偉冷靜的聽完了，說：“首先我不是罪犯，我做的事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監獄幹部深知在這十年的年終總結、思想彙報中徐偉始終不認罪，且在簽署自己的名字時，從不寫罪犯二字只簽徐偉。獄內各種處罰都用上了，終不見效，再加重處罰徐偉便以死抗爭，不簽罪犯兩字也就算了。

監獄幹部看著徐偉還想說什麼，徐偉便慷慨激昂、高風亮節做了回答：

為人進出時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
爬出來吧!!
爬出來吧!!!
——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裏爬出！

獄方幹部無可奈何地說：“你寫個聲明吧。”

徐偉立刻拿起筆，氣吞山河，從容不迫寫下聲明：

年終總結和對不認罪聲明的再次重申

2010 年年底已經來到，坐牢的第十個年頭的年底也已經來到，與從前同樣，不認罪。理由也象以前—樣，判決背離事實，所用的偽證也很早已被證人所推翻。

徐偉

2010，12，11

2011 年 2 月，監獄幹部又找徐偉談話，說：“司法所已對你談了話，我們已通知了你的父親，讓他三月十二日早八點在門口接你，現在就不認罪問題和在監獄的情況寫個聲明和總結吧。”

徐偉聽了這話並不感到心釋，氣憤滿胸，幾個共產黨員按黨章上寫的去做，竟然十年冤獄，這個黨已腐敗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黨章上那些為人民服務的話，全是在欺騙老百姓，騙子的伎倆，一排胡言！他拿起筆奮然寫道：

對十年堅持無罪的聲明和總結

監獄要求就不認罪問題進行聲明和總結，十年來，我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無罪，道理是清楚的，判決背離事實，所用的偽證早已被證人推翻。

徐偉

2011，2，24

2011 年 3 月 7 日，獄方和北京司法所通知了徐偉的父親，說：“三月十二日早八點到監獄接待室。”徐偉的父親接到通知，從山東坐車按時到達了監獄門口，等待著與獄方及司法所會面。一個獄方幹部帶著一個扛攝像機的還有徐偉來了，徐偉的父親看著徐偉，這十年來第一次近距離自由的看著徐偉，攝像機在不停的錄影。徐偉的父親看徐偉臉色黃白，這是多年不見陽光造成的，看精神還算挺好的。

徐偉近距離看到自己的父親，看了一陣便問：“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早來了。”徐偉的父親說。

獄方幹部看著徐偉的父親便說：“徐偉自由了。”說完又指著徐偉對徐偉的父親說：“你看，我們給徐偉買了套新衣服，穿著多好看。”

徐偉的父親看徐偉以前就不胖，折騰了這十年身心受此折磨，比以前瘦多了，便上下打量了一陣說：“不要監獄的東西，我什麼都帶來了。”

“這是我們監獄長特批的，監獄開支，要著吧。”

“不要。”

監獄幹部重複強調說：“還是要著吧，特批的。”

徐偉的父親說：“請諒解，我迷信，看著這些東西不吉利，請理解。”

監獄幹部聽了笑笑說：“我也迷信，不要就不要吧。”

徐偉迅速脫下監獄批給他的衣服，換上了他父親帶來的衣服。

監獄幹部又指著一個提包說：“這是徐偉的日常用品，我們都收拾好了，帶走吧。”

徐偉過去翻弄著提包，翻出幾份獄內寫的聲明、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判決書和一些信件，裝到自己口袋裏，把其餘的東西推在一邊說：“這些都不要了。”

由於徐偉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以及徐偉在獄內寫的不認罪聲明，北京市司法局派遣社區司法所兩名幹部，還有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一名警官也來到了監獄，與徐偉和徐偉的父親交談，簽署一些防範的書面材料。

整個過程中，攝像人員肩扛攝像機，不停的從各個角度忙碌的拍攝著。

人員坐定了。

司法所幹部：“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向你傳達有關事宜。”

徐偉面無表情的坐在那裏。

司法所幹部鄭重其事地說：“根據上級指示，你雖出獄，但還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所以你被安排在我們社區矯正。我奉命傳達《社

區矯正須知》，要配合我們的工作，我們是秉公辦事。”說完了拿出一些材料準備讀。

徐偉：“不用念了，我自己看吧。”

“還是我念好，這是規定。”司法所幹部不由分說的念了起來：

第一，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於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和社會的相關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願者的協助下，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徐偉的父親聽他念“矯正”、“惡習”、“罪犯”等字眼很是刺耳，徐偉和新青年學會這些人都是正人君子，走的正，做的正，小學加入少年先鋒隊，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大學加入共產黨。年年都享受一等獎學金，保送的研究生，都是三好學生，班長、團支部書記，這還不算正嗎？再怎麼矯？再矯就矯歪了，朝真理的方向再多走一小步，真理就變成了謬論。要說“惡習”，他們雖然入了黨，但出污泥而不染，何等的難能可貴，哪來的惡習？何況已被開除了黨藉。至於“罪犯”二字與他們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們以實際行動支農，支教，怎麼能和罪犯兩字掛鉤，如果黨內有這樣的罪犯，也不至於搞的民冤沸騰、怨聲載道，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徐偉的父親嫌刺耳不願聽，也不願看怕刺眼，就說：“我看材料挺長的，不用念了，我簽個字你們能交差就行了，我們想快回家。”

“這不行，有些事我還要解釋。”司法所幹部執意要念：

第二，社區矯正工作的任務是，按照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和監督，確保刑法的順利實施，通過多種形式，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會公德教育使他們悔過自新，棄惡從善……”

聽到這“悔過自新、棄惡從善”這字眼徐偉很反感，這十年煉獄在裏面強制“悔過自新”都沒悔，無過可悔。悔過就等於和腐敗勢力同流合污了，太可怕了，這樣就成了真正的人民罪犯了。“棄惡從善”

何從談起，義務給農民工子女授課，捐贈圖書，建了圖書館，這都是善舉，要棄也只能是棄善從惡了。歸根結底，就是非叫你和腐敗勢力同流合污。

徐偉的父親看著徐偉，念大學就頭一年帶了三百元錢，以後全靠獎學金、稿費維持生活，放假還往家裏帶錢。參加工作了還替兩個農民工子女交學費，這樣的人還算個惡人，還要棄惡從善，奇怪，奇怪，真奇怪，見怪不怪，共產黨已腐敗到如此程度了。

徐偉的父親便稅：“什麼也不需要你們幫助，工作早有人安排好了，別念了，我們要快回家。”

司法所幹部不由分說，繼續念：

第三，社區服刑人員在社區服刑期間，與普通公民平等的享受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不受侵犯，以及辯護、申訴、控告、檢舉和其他沒被依法剝奪的權利。

徐偉聽到這裏便激憤地說：“我控告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幹著卑鄙的勾當，違法辦案。”

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官聽徐偉還想控告就說：“你已經坐了十年牢，已經坐了，還申訴什麼，還能申訴回來這十年嗎?”

徐偉便說：“我當然要申訴、控告。”

徐偉的父親在旁邊聽，看徐偉和他們辯些沒有用的，便說：“申訴、控告也不用他們出面，我們親屬出面。”又朝徐偉說：“別和他們說了，這個案是北京市國安局內一小撮流氓、痞子貪功乞賞炮製的，與這些人沒有關係，他們奉命辦事，吃這碗飯，不要說了。”

司法所的幹部又不厭其煩，一份又一份的念，徐偉的父親急著早回家，便說：“太多了，不要念了，我全簽上字就行了，我保證徐偉兩年內不搞政治活動。”

“過兩年還搞啊?”司法所的幹部不念了，朝徐偉的父親問。

徐偉的父親便說：“只揭露北京市國安局這個冤假錯案，而且是我們家屬出面搞，這就與你們沒有關係了。”

司法所幹部聽了就不說什麼了，就轉向徐偉說：“不要和原先在一起的搞聚會，這樣對你不好。”

徐偉面無表情的坐在那裏，腦子還不知在想什麼。

徐偉的父親便說：“聚會肯定是要搞的，只是不談政治，只在一起吃吃飯。”

“好，這我就放心了。”司法所幹部說。

司法所幹部又對徐偉說：“肯定還有一些國內外的人採訪你，你接受採訪就不好了。”

徐偉坐在那裏冷冷的面無表情，徐偉的父親便說：“這個由親屬出面辦理。”又重複說：“以後上訪、申訴、揭露、控訴，都是親屬出面辦，親屬可與你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了吧，請放心。”

2011 年 3 月 12 日，恢復了自由的靳海科重見了天日，他望著自由的天空心潮起伏、情感迸發，十年煉獄，彈指一揮間，十年冤獄，又像是過了幾個世紀。十年並沒有使靳海科屈服，也沒有動搖靳海科的信仰。恢復了自由的靳海科恰似那齊天大聖跳出了八卦爐，蹬倒了八卦爐，煉的思想更加成熟，信仰更加堅定，意志更加堅強。

由於靳海科還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北京市社區司法所在獄內向他宣讀了《接受社區矯正通知書》，與他的父親簽訂了《監督幫教協議》，又對靳海科傳達了《社區矯正須知》。

眾多的記者、民間同情人士及靳海科的同學好友，一大早便聚集在監獄大鐵門前，迎接靳海科。看到這聚集的人群，靳海科氣宇昂揚有感而發，大聲迸射出一首詩：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十年煉獄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回頭。
我面對著死亡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哈哈哈哈……

看到這聚集的人群，看到這扛攝像機和手擎採訪設備的人群，北京市司法所和公安局派出所的車在獄門口剎住了，他們遙望著人群無計可施。他們怎麼怕起了人民？因為人民的眼睛是亮的，他們一開始便看出靳海科沒有罪，是政治和司法的腐敗，造就了新青年學會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一冤假錯案。他們強制讓靳海科坐在車內，不准與外界打招呼。他們怕人民，襯托了新青年學會站在人民一邊，有人民做後盾。歷史定將證明，我們的新青年學會無罪!他們判新青年學會有罪，不是因為新青年學會犯了罪，而是因為新青年學會做的好，做的對。

政治的腐敗不能讓靳海科留在北京，留在腐敗的政治中心，這將影響所謂的穩定，他們加快車速，風馳電掣般逃離人群，載著靳海科向他的老家河南省急駛而去……

2000年5月，北京五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徐偉、張彥華、範二軍、靳海科、張宏海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叫新青年學會。三個月后又有楊子立、黃海霞、李宇宙等人參加。其中，李宇宙是系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之命前來卧底的內鬼。這個學習小組關注弱勢群體，辯論時政熱點，還身體力行地幫助農民工子女解決教育難題。2001年3月13日，他們分別遭到北京市和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綁架。由于江澤民等人親自過問，該案件在政治上被人爲地拔高。經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26個月違法超時限關押和刑訊逼供，最終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徐偉、靳海科有期徒刑10年，楊子立、張宏海有期徒刑8年，演繹出了轟動海內外的世紀大冤案。十幾年過去了，四位身心俱傷的青年精英都已刑滿出獄，告密有功的李宇宙已在海外生兒育女，理想幻滅的範二軍倒向毛左，以烏有之鄉麻醉自己……但這樁世紀冤案還有很多黑幕尚待揭開。

9 780201 379624
US$25, HK$110, N.T.$320

